穀城山館文集四十二卷

（一）

〔明〕于慎行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于緯刻本

穀城山館文集卷一目錄
送大宗伯平泉陸公予告南歸叙
賀制府晴川楊公晉南大司寇叙
賀大司空黃涯郭公考績叙
賀開府中丞範溪鄭公考績受策叙
送直閣吳卿致仕叙
壽趙左山封君七十叙
壽倪南望先生五十叙
壽節軒貢翁七十叙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一目錄

送大司空鎮山朱公致政叙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一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發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送大宗伯平泉陸公予告南歸敘

平泉先生以　上卽位之元徵入爲大宗伯其明年遂以病去當先生行時朝士大夫高其風節相與嗟嘆曰賢哉先生鴻飛冥冥翔於寥廓矣漢所頌說疏太傅父子孰與先生咨曰不然彼二疏者禁師儒非有公卿之任一旦以老自罷固賢而先生者舊臣也上以冲年踐祚維是二三股肱調護委裘之理大夫卿士夙夜朝夕不遑啓處此亦人臣盡節之秋也洎焉而去之何心哉夫慕縣車解組之風者庶士之名高而非二事之義也倏賜金祖帳之榮者仕籍之美談而非闕廷之覲也遵大易老子之訓者貴身之上策而非憂國之謨也先生奚取焉魯生聞而調之曰甚善矣客之談先生乎雖然請爲

本原其義夫鳳凰翔於千仞其聲中軒轅之律呂不可馴而用也翠黃驥裹一日而千里如燄電焉極而不返則佚矣此二者聲實不相中也不覩夫神龍之蔓略乎驤首九天之上則沛然霖澍膏潤羣生戰於九淵之中則以尺蠖爲神而居身乎不宰之域故測者以爲變化不可執而易獨言龍德正中夫正中之德不幾於世者唯有欲也無欲則無邪曲故能變化而天下目以爲神則古黃不足爲珍而鶩鶩無所爲用矣古之大臣不得已而出出則天下沐其澤無所爲而去去則天下仰其風故其出也爲國之棟廈而其去也爲士之軌儀斯之謂龍德正中而先生之大節所爲卓犖今古不可企及與先生自起家成進士修業秘苑則以病自罷進爲左右史則又以病罷進爲大司成則又以病罷進爲少宗伯若少宰則又以病罷三四十年之中其振佩而朝者數歲月耳餘則高臥海上與漢陰丈人遊也　今上卽位首慕先生玄纁加璧

強起諸其間先生思一見　新天子第受命來
來不解裝也則又以病罷嗟乎先生何其視圭
組軒冕如蜩蠓之浮空也天下之望陸先生在
重雲倒景之間若隱若見而不可睎其光彩不
以其翛然無欲也與昔者唐虞之世皐夔稷卨
布在一堂而巢父許由者方且偃息乎箕山頼
水之間聖后帝臣不得接下風而語此其所緣
異道矣然非皐夔稷卨不能成二后嘉猷之理
非巢父許由不能扇二代清穆之風比功絜德

則均焉今先生一出而　聖主有尊道之名朝
廷以爲憑倚先生一退而大臣有高舉之節士
大夫以爲矜式則是以皐夔之業爲巢由之隱
自唐虞之際不能兼焉所以潤色熙明翊宣景
化何其宏哉始先生求去疏至五上不俞則使
使奉牢醴珍饌臨問尚書服食狀勑太醫令進
藥趣出視事而先生志竟不回乃予告去於是
先生嘆曰嗟乎臣誠負　上顧自念犬馬之齒
有矣子又甚少老憊不能無顧念愧懼柰何則
爲書謝　上奏時事十餘條皆老成長慮之言
所指陳密勿語多人所不能道者往者少傅松
谷陳公以病罷亦奏時事十餘條大指與先生
埒此大臣去國之義數十年來所再見者彼疏
氏父子直能保止足二語烏知此哉是故跡遠
而心通者貞臣之勝軌也身隱而言章者鴻人
之偉圖也此又先生之大節也

賀制府晴川楊公晉南大司寇敘

御史大夫上郡楊公鎮劒遼之三年　天子念

公久在兵間勞苦擢爲南京刑部尚書且得代
行矣所部長吏相率詣公府致賀而介密雲邢
令受言行書生非習兵事獨幸以章句備近從
凡　上憂勞邊具知狀又嘗紬蘭臺牒記數十
年虜情大槩可隱約談也竊以爲地有緩急常
互爲難易任人者因之異日者虜訌酒泉張掖
之間浸淫至安定北地其難嘗在陝以西矣已
黜普鄭代雲中浸淫上谷倏騎薄都亭者再其
難又在宣大矣賴　先帝神靈虜回面內嚮剖

符開關自上谷達於隴西數千里而漁陽在郊牧與東胡隣遼左介烏桓鮮卑日與之搆他諸鎮吏士纍戈兵射獵爲樂而漁陽遼左不解甲是其難安在夫地以時輕重而人以地低昂天子之任公意乃如是矣往公兵備永平直遼左道上知遼事嘗而撫薊薊昌熟公約束及受命開制府獨念以爲薊於京師背也背當厚衣被以自防而遼爲左臂臂可以搏人決勝負是故以薊守而以遼戰建衷之擾東州大入邊城

殘殺一尉遼將吏奉公方略批亢擣虛首虜至千以上環其穴祭京觀焉諸夷震懾因縛酋杲以獻　天子爲之御樓受俘懸其頭蠻夷邸公於是有左司馬之晉已而東胡又乘其郤左右建衷大入平虜將吏又奉公方略與戰敗之首虜駝馬以千百計遼水爲之不流公於是有望書之褒世廷之賞初譚襄敏之爲敵臺以爲勢可以無垣而公謂力可以垣也於是薊昌之間金城千里望之如雲山樓櫓虜非從天下決不可入而又以其閒飭邊事若繕兵詰戎衆不可舉　天子使郤中丞視之還言狀下詔褒勞而會公以三年滿報績於是有御史大夫之命當是時虜以十萬鳴鏑邊巡於遼之左右而不敢入而黃花古北塞上士見障不見虜是公伸其威於遼而享其成於薊也都城左輔優戈息燧乃始與諸鎮等矣或以爲公立功名要塞任天下至勞今擢而卿留都不太逸乎行竊明其不然古之鉅臣出而鎮撫方夏建絕世之功入而

委蛇廟朝爲士大夫儀則閑劇固不必同而其負天下之重不可以齷齪尺寸計則一也辟之於金範而爲刀劍鈎矛以之截鳧鵠剸犀兕是其用也範而爲夏敦殷彝五父之鬲庚於明堂之序以爲寶器亦其用也顧其爲金良不耳有如公之才在內則內重在外則外重在遠遠重在邇邇重非有二也　國家簡任六卿多由制府召拜至大司馬尤注意焉以往及今諸公可屈指數公今假道南中計不朝夕　上且以元

樞待公亟召而北問邊計便利唯所擘畫自宣大陝以西皆賴其休茇獨薊遼哉公關西世族起家曹郎郡守至今官居北邊且十年其爲人寬大有容不爲斬岸部吏樂其簡易而賦政行法動有紀律莫之能撓其不可以尺寸較甚明向之所爲建殊績不偶耳密雲令曰檀民嘗苦賦馬公爲奏減其百以爲有大造于檀嗟嗟是辟之膏雨然谿者知其爲谿壑者知其爲壑忘乎其不崇朝而雨四海矣

賀大司空黃涯郭公考績敘

萬曆甲戌少司徒汶上郭公拜爲大司空後三歲丁丑滿考奏績天官上狀　上以璽書褒勞遣中使奉羊酒卽賜私第仍爵其三世如所居官恩至渥矣里諸大夫仕於朝者進而賀公屬余致詞嘗惟大司空之職於百工山澤之政令卽郡國遐遠無所不當問然其難常在內何也上有不可已之役而下有不可繼之財而緩之則不度所守者在乎法之內而所應者在乎繩之外而巽之則不立此所謂難也自公在事三歲中　天子嘗以珪璧牲牘謁款天帝修禮羣神矣嘗幸東序舍采問道矣嘗詔修帝籍之典以俟三推矣壇宇廟室無弗飭且新者大司空之績也都門之陰　列聖之玄宮在焉垣墉有剝且陊者乎無弗修矣郊甸之中溝池川梁有弗不可行者乎無弗繕矣大司空之績也兩宮列在鈞盾閣道相屬廈屋崇嚴恢舊制矣椒寢甲觀先六禮而飭矣大司空之績也夫此

諸役者動與貴近相涖可謂不易矣然自公爲之瞽御左右工爲金鑄之行者終不得以浮淫之蠹撓情其間而都官水衡以令甲賦功費簡而工不楛事集而用不詘自近者如此況其遠乎夫久而不可渝者材至堅也素而不可飾者質至美也故千仞之松負欽崟而立雖有露雷雪霜之感無以改其柯矣千金之璧剖璞而出之雖有銀黃藻綠之飾無以雕其素矣何也其材彌堅其變彌遲其質彌美其守彌定也公之

爲人舡而不堅廉而不劌行惇實而去貌居厚而厭薄自通籍禁門積而至卿座餘四十年所矣覩其狀與魯國之諸生不爲寒素而漢陰之丈人不爲淳龐也故世以松栢良玉比焉夫左右人主矩度百僚非誠長者不能今之俗皆道辨說文麗之詞炫其華而忘有用崇瑰異之迹而不裁于古幸而有公者在吾猶及見古人也天子方將寵之統率之任俾以敦朴無華爲百辟卿士風軌用紬羨一民使上下交樸以今之

知公卜之矣夫執鈞繩矩度以錄功於盤盂圖史而不阻其難公之績可見者也操精白誠一之德以翊　冲聖而固國之命脈公之績不可見者也夫功至於不可見則古所稱帝者之佐社稷之臣矣

賀開府中丞範溪鄭公考績受策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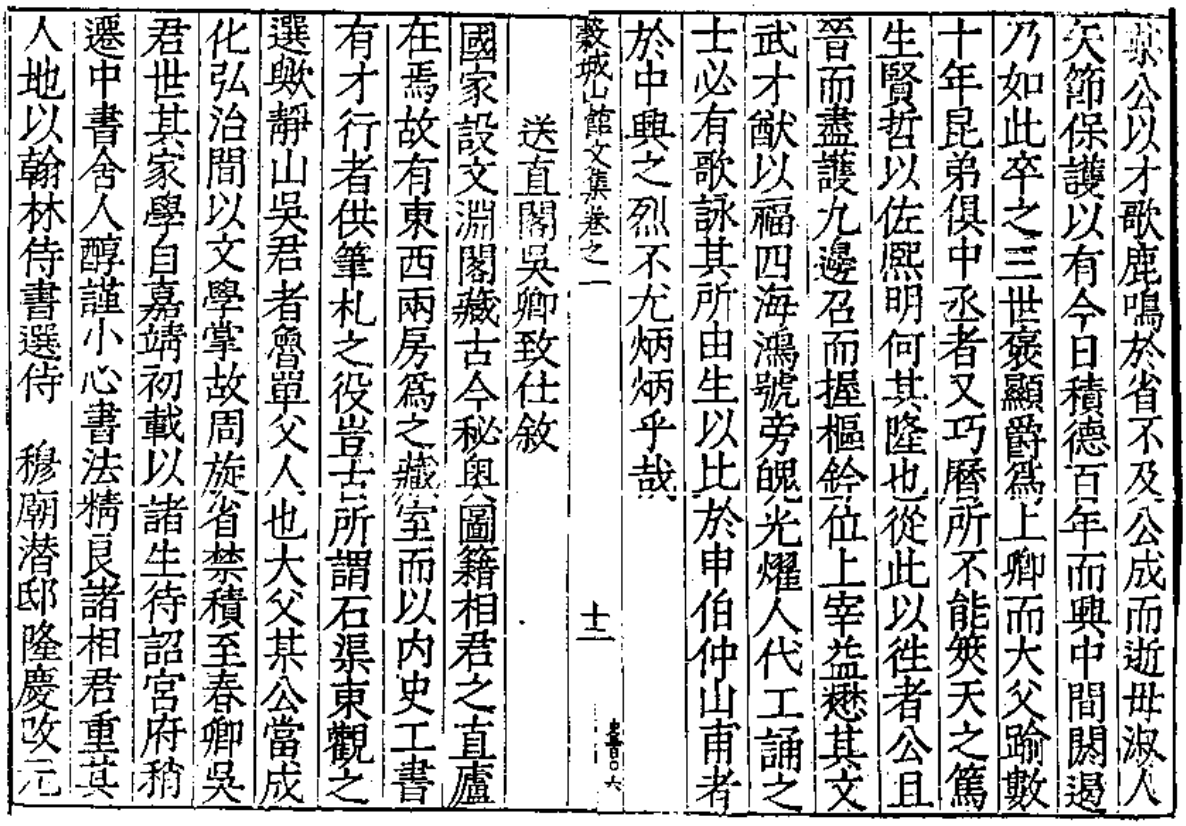
天子受命六載嘉禮告成廼薦號　兩宮錫貺股肱之佐殿中丞範溪鄭公方奉璽書出鎮雲朔乃賜之策命三用褒序其勞績而班之爵祖

考兩世皆封御史中丞公拜稽首以受門下將吏謀前賀公胥來受辭竊睹今邊胡九大鎮延袤萬里如蟠率然雲中其要脊也而又直虜王庭疾馳之騎不移日景而臻往諸鎮均中虜而雲中與其王角及虜朝請邊均之剖符除關而雲中與其王市兵久且弛武吏恬嬉猝有意外從此起九鎮士操戈植立矣以故中外談者西望代爲門閫輒庶幾得古李牧魏尚其人云而歲甲戌鄭公方以憲使入見會晉中丞缺廷臣

輒於　　公上即以公往至而雲中中丞缺　上熟念以雲中視晉重又以公往當是時直不得兩鄭公耳公舊嘗治兵上谷及至晉移雲中軍吏士無不喜相告而虜中故聞公名又讋伏鹵指戒毋敢近邊公至則審規錯慮度時適宜操縱闔闢莫知其所還大事斧斷小事理解其隙關市也召虜入貢者厚慰勞飲食之而陰攝以威虜喙息受賜去毋敢持刀弓入市惟金益矣往吏卒以敗繒絮紿虜虜數蹄而歸我馬今以

鮮好幣易胡名馬雲錦遊龍先後以數萬矣自天城以西六百里之間大築亭徼却笠羊腸之險一如薊虜矣又以其間開官田斥塞令民業其中以充餉故戍既脫地貍者且二萬頃而司農輸貿矣其士伍列營而居投石超乘氣如飄風案籍而數之不至十萬無幾矣三數年來虜君長仰我乳哺以歲時請邊諸鎮皆臥鼓橐甲目不知虜以公鑰國門故也此之爲績寧與牧尚諸人守一國之邊當一路之塞者同

日談乎夫崧高烝民之雅著申伯仲山甫之功與德而詩序以爲美宣王能錫命諸侯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天子知人善任委閫以外授公既已有成效矣而褒之訓辭章之物采以風勵勞績之臣與古聖隆典同符合瑞不亦甚盛美哉嘗謂天佑人國往往生魁壘雄俊之臣以弘濟艱難然必奕世載德施而不究而後靈氣所甄引而彌茂非偶值也公故燕南世家大父同產其公嘗爲御史中丞而大父不顯及歿考



恭公以才歌鹿鳴於省不及公成而逝毋淑人矢節保護以有今日積德百年而興中間閟遏乃如此卒之三世褒顯爵爲上卿而大父踰數十年昆弟俱中丞者又巧曆所不能筴天之篤生賢哲以佐熙明何其隆也從此以往者公且晉而盡護九邊召而握樞鈐位上宰益懋其文武才猷以福四海鴻號旁皖光耀人代工誦之士必有歌詠其所由生以比於申伯仲山甫者於中興之烈不尤炳炳乎哉

送直閣吳卿致仕敘

國家設文淵閣藏古今秘與圖籍相君之直廬在焉故有東西兩房爲之藏室而以內史工書有才行者供筆札之役豈古所謂石渠東觀之選歟靜山吳君者魯單父人也大父其公當成化弘治間以文學掌故周旋省禁積至春卿吳君世其家學自嘉靖初載以諸生待詔宮府稍遷中書舍人醇謹小心書法精良諸相君重其人地以翰林侍書選侍　穆廟潛邸隆慶改元

用從龍恩擢爲鴻臚寺丞其後凡再晉爵遂至
尚寶卿得準四品服金紫蓋居禁中四十餘年
矣　兩朝國史玉牒皆得參修經筵日講儒臣
所奏義皆爲代書　國家有大典禮若懸牓樹
石署書皆薪其筆蓋匪頒句匾之賚府無虛時
自列卿大僚不多得也萬歷乙亥吳君自以爲
老思歸奏書請骸骨上廉其情許之然當是時
其子亦已爲中書舍人矣子與吳君同郡又同
遊禁從數與談語吳君爲說　先朝故事歷歷

指掌皆今耆舊大臣所不及見又能道諸相君
風儀自永嘉以下無慮二三十人以爲皆如旦
暮余締其言感焉古之隱者皆於深山藪澤之
中而東方先生獨自陸沉金馬以爲勝居蓬蒿
之下子雲一老執戟給事黃門至四十餘年今
觀其人皆有以爲也彼其時將相貴臣嘯咤風
雲傾洞海嶽烟沉電滅相代乎其前者不知其
幾矣而二子曳半通之綸裹手而旁睨之若不
足當其一瞬其爲避世不亦深乎吳君遊長安
久矣今歸而畫車丹綏展謁丘墓出所餘賜金
爲父老取酒高會爲歡已而坐河梁之上漁父
自娛追憶平生所歷數十年間滄海桑田之變
皆在目前念無可與告語默而一咲亦自快也
蓋適而稱小隱矣

壽趙左山封君七十敘

左山先生者嘗在青衿儒生也舉明經不第仕爲
曲逆博士而有子第仕爲御史世號之繼山君
繼山君第而先生在曲逆則喜曰吾無以博士

爲也自吾衆髮受書嘗有志青雲之上矣然終
已不顯今孺子儼然造廷號爲帝臣自邑里所
朔見吾歸而漁釣海上快足矣何博士爲立白
長吏罷去繼山銓爲行人三奉　命出使取道
謁先生會隆慶壬申上　兩宮尊號覃恩近臣
法得貤封遂賜先生璽書褒其行誼爵如子官
又越一年而繼山爲御史出按河東又取道里
門則先生滿七十春秋而配任夫人者長先生
一歲皆矯矯健甚矣御史擁六乘傳持斧服

衣方領伏謁先生前奉觴起舞邑大夫以下亦
長老諸生皆來爲壽車騎羅門延御史再拜謝
客去則從容侍先生語先生卽問廷中所見御
史具爲道說　天子冲聖廣精思道日坐路門
公卿百吏以次列兩階御史立文石陛北面羣
臣秉圭入見若郡國所遣使伏章面陳卽有不
當御史輒前劾奏矣退則開石渠邇英之筵延
見師傅前說詩書至日中昃乃罷諸御史又直
日侍具見狀若　朝會大禮　上御正殿御史

侍立殿中在青蒲左右也於是先生問使河東
者何御史又言故事使河東者自河洛關陝之
區方數千里皆使者所部使者伏軾行郡邑問
民疾苦及所便宜輒以讀奏及代則三省監司
守令賢不肖狀皆得傳白簡不斬斬持牙籌較
鹽官錢卽已耳先生少而治經固欲以儒術自
顯今聞御史扈聖選時潤色三五之業將必怡
然一咲而曰幸哉有子如是爲之大醻一觴又
以御史所稱說爲夫人本原其義夫人亦爲一
觴矣嗟乎田父之課其子臞宴滿簋汙邪滿車
卽喜而相賀賈人子出入風濤涉瞿塘灩澦之
險少有刀錐之贏則父母喜豫若夫儒者之所
爲式穀貽燕又紹絕矣然而聲聞顯融榮鏡當
世生平韞抱借以發揚豈不快哉何者少而習
之其所期者在焉不可以虛辭借也齊語曰黃
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幾謂是乎當御史行時
同里諸君圖所壽先生使予生述其意于生謝
不文也然御史歸而侍先生狀其大都如此矣

壽倪南望先生五十敘

嘗博觀古逸民至漢梁伯鸞之隱會稽亦嘗不
灑然易容焉士有遺世高舉之心固欲蟬蛻囂
埃鵠立雲霞之表幸而得椎布操作之侶與之
長往深林銷聲物外無所顧返不謂難哉余生
不遊吳越觀采遺風俗不知頗有其人與否而
倪子談其翁南望先生事何使人嘆慕不已乎
南望先生者會稽儒儒生也少而受書爲文辭
醇雅潛心道業越故古鼓然皆屈指先生謂取

高第易爾然先生數奇七謁有司不第顧年不遲暮也而輒發憤稱曰夫所貴乎士者謂能博綜古今修辭著義以自見於世也假而齷齪無奇徒以帖括片語獵得一第自致雲霄之上與春華等榮何足道哉於是乃揵關下帷盡取諸儒所論著及石室蘭臺之編日夜伏讀讀已輒筆志之於經史之奧多所發明可以傳世而故所治博士家言皆束以受倪子曰兒好為之吾與青紫絕矣倪子者俊辯都雅博學能文天下

士也以歲甲戌第名嶽嶽起長安蓋乃先生緒餘云先生既以盛年高蹈不求世名而其配曰陳夫人者又能從其所好不以聲榮生產汨亂其心斯先生所由隱矣彼伯鸞夫婦正以志意相成流耀千古而先生夫人身隱不試又能式穀其子使之効用清時發其所未盡揆諸凡跡為名高硜硜自持往而不可返者何殊絕也初先生夫人以癸酉之歲同騐五十諸知先生者皆為歌詩以獻倪子謀具牛酒以客為壽先生

曰兒休矣第入對大廷幸荷一命歸而視我倪子入則成進士於事天官欲謁白尚書求以使事出取道沈泳修癸酉之缺以謂子子于子進語曰子欲壽而詔乎子越人也知干將鏌鋣之造劍乎夫干將鏌鋣之造劍也鍛赤堇之錫鎔若耶之銅拔髮斷爪夫婦遂遂鑄而成劍以之切玉如泥易之駿馬萬戶之都未嘗一顧天下靈其劍遂名以為干將鏌鋣因其所自成也方其冶鑄之勤玉女下冶神龍守護天地之精固

鍾於此劍矣得而服之奚道而用之而可乎吾聞聖之不可見聖之無所幷者上古之神劍也藏之若虛出之若流上士之大略也子之所為用者若是可矣夫道成於已則榮歸於親干將鏌鋣豈得與先生之名壽其久遠哉於是倪子瞿然曰夫言壽者如此乎請書之牘歸以獻吾親

壽節軒貢翁七十敘

余讀漢史二千石令長歲時循行阡陌辟見三

老孝悌問民所疾苦民行義有狀三老孝悌白吏表其閭即有媮惰不率二千石令長輒讀三老孝悌矣三代而下漢俗淳汐近古蓋有由然自敎化不行吏治以名法相矜尚鄉曲長老與者率與俗浮沉能督其子弟不負公家約以共暇廢著轉徙操錙銖之贏不至涓滴即善矣間有一二里父雅陳說古今令諸少年少年凱日攝之謂此何等語不則輾然相顧笑掉臂去是嗟此何以令俗長厚也江南故多大族若

城貢氏貢氏世儒胄也其先故宋時有尊王封侯若官尚書者兩世國初訪問江南舊家召拜貢氏一人爲郎郎子仕至司業故貢氏名益大著世居宣之南湖其宗數千人皆樸愿好禮不奸有司自令宣城者未嘗見貢氏宗人操束矢謁吏蓋其長老有節軒翁云節軒翁者司業曾孫也生七歲而孤又寡兄弟從里師學經久之釋去以獨子當戶慨家世中落刻苦自樹大父所遺皆多捐之羣從不較平生喜施予務振人之窮郡中無小大皆誦其賢宗人化焉久之名稍稍聞吏翁固伏田中不入城郭長吏有緩急輒請節軒翁翁即出身佐吏已事復遁去郡邑以牒褒者數矣建昌羅公爲守日集士民宣敎化問郡中父老有可爲士民矜式者乎皆前言貢翁長者也羅公慕之遣使奉冠服束帶請爲約正常以月旦聚民讀法子弟皆來聽聞所解說愈然輸服談者謂翁以敦德質行爲子弟軌儀有漢三老孝悌遺風羨焉嗟夫此豈末世所

可多得哉

余所舉玄忠博大端方嚮學慕古蓋恪士也爲余道翁梗槩如此會翁七十誕日諸遊玄忠者皆爲歌詩述其意琅琅盈牘予得從觀覽焉古人有言以善養不以祿養余嘗頌法其語顧人所遇不同夫親狃於聲利自束書課子固萬一冀幸如當世達者一旦起爲吏高大其里門華屋耽耽衮馬爍奕其故時等夷皆羸貽健羨不敢幾望則緩帶而遨曰幸哉子也此以祿養爲

悅者也其以道義勗子自操觚濡翰固萬一與幸如古名人一旦起爲吏能以聲節自表見即迪遵下僚固未嘗不快其汨沒於紛華所爲不合古即寄興未嘗解顏此以善養爲悅者也翁自老田里其妻所蓋積見謂賢豪幸而有子如是乃其所期者安在可不問而知矣玄忠固自大器異日者進而柄用能如古名人所爲即謂翁姑射之仙不足敵翁之壽何乃道七十春秋爲古所希有乎古者膠序之中尊事老更皆有

尊史翁且受寵命被章服郡守丞以下迎之學官執爵祝哽備尊賢憲老之禮則諸君子之歌詩在今弟子員歌之必欲比古尊史予言在是

送大司空鎮山朱公致政敘

今上二年吾師鎮山先生以病在告上大司空印綬請歸田里　上以公耆舊臣不宜去左右下詔固留者再疏請愈力　上不得已晉太子太保賜乘傳歸蓋異數也先是宮中有詔召大司空以內帑金起萬大發三輔丁卒築嶠胡良公以爲脩朔津梁職在有司將作無與也疏白其不可已召大司空爲肺腑貴戚起家長安貲可數萬公以爲戚畹業有賜第營建非法又白其不可已又召大司空建元君祠涿郡元君祠者都士女所爲建醮祝釐者也公以爲此不領於太祝非所以訓又白其不可於是駸駸忤宮中意矣會公今年六月滿尚書九載以爲考績奏狀當白上求去而屬太宰缺有恐公得之者輒先期爲流言上雅知公忠不入其說而公志

已不可挽矣六月十一日陛辭出都門卿士大夫相率出祖輿馬填塞巷陌至不能行公車過去則咸咕嘩耳語曰奈何從大司空去也大司空社稷臣繫天下之望有日矣　主上春秋鼎盛正欲如大司空者處百僚之上壓塞海內奈何從其請令去乎予生曰固也然公之志固快無所負矣夫古今公卿輔弼之臣左右人主者非少也然身退而名銷至閭沕不聞於世者何功不加於社稷而澤不膏於萌庶也公束髮登

初歷四十年矣卽毋論其他卽言大司空事出則穿渠二百里建萬世之長策入則奉公節約歲省少府錢鉅萬萬至請臺諫監核爲留餘樓貯之則是公之聲實已流而志大行也直飄飄然遊於千仞之上何所不足者哉夫肥甘穠脆之調有口者之所嗜也然一飽則厭矣苦口之藥奏于前未有不裂吻而辭者一旦緩急索而用之而不得則泰楚之路不爲遠也夫人臣亦如是矣公一日在朝廷誓御近習之人皆憚以爲芒刺及其不在左右而綴戀無可倚廟堂之上徬徨四顧以爲非公莫屬任者繩以爲上且召公也自　世宗皇帝以禮樂文物陶鑄天下四五十年之間所得社稷重臣如公幾何積之數十年之久衆而加諸百寮之上正爲今日爾乃使之自遂其私而不與國家之憂辟有梗楠豫章之材樹之深山大澤之中出之露雪霜之後歷數十百年而以棟大厦及至風雨漂搖之日乃徹而去之也　高廟神靈所以治相宗社不如是哉于生曰昔者信陵君好士門下常三千人其著者監門屠者之流然其殉報主情感白日至今其風烈士大夫不如也門生故吏半天下至如生者魯之賢儒耳而公所爲延埠之天下莫不聞今公之行生獨能戮不得意而不能出一言半辭爲公重輕曾不如監門屠者之流烏用是喋喋牘上語哉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目錄
魯藩三錫頌叙
壽座師宗川殷相公六十叙
壽宮保鎮山朱師七十叙
送撫臺汝泉趙公召晉少宰叙
壽外舅秦翁六十叙
賀藩參蒙泉趙公分守東宛叙
壽圓峰宋公七十叙
送撫臺本菴楊公晉右司馬叙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魯藩三錫頌叙

高皇帝分天下半衆建諸子爲國支輔魯之先王實胙白茅青土以有周公之宇世載明德八葉而至 今王益以仁聞天下稱天潢師表矣往 肅皇帝時魯宗室吏民上書言 王體行

至德被服儒術歲時虛藏金錢存問耆老佐縣官拊循百姓屬歲大侵弛湖利千頃令貧民業其中比有軍興輸祿千金奉邊戰士臣等以爲王志行卓茂宜褒顯以厲宗藩 天子以爲然使使奉璽書即國中勞 王表其宮門示寵異焉及 莊皇帝時而大司農言宗人日衆郡國租稅漸不能給下九卿廷臣議意以風諸侯王使自計之而莫肯先應 王輒請辭祿二千石以予宗人貧者 天子嘉其意允之又使使以

爾書勞　王如一命禮居無何　今上嗣服詔諸王若王子侯有行誼者守臣具以狀聞於是中丞御史備述　王積德累行服膺不怠狀如前二疏　天子嘉之又使使以璽書勞　王如再命禮於是魯受三錫矣宗室長吏父老諸生相率詣府稱賀而魯人仕於朝者又咸徵文爲頌時行在禁近無暇操筆然每私心慊焉比歲己卯以病賜告走伏山中　王使郎謁者以牒問曰不穀獲守藩服維是境內二三大夫在

上右左掌及門敬勞從者行乎舜受命未有以報也行不佞叨官藏室紬繹國史又以經筵侍　上理刑嫡述日記言動凡　三朝所爲寵靈　王者皆已牒而藏之石室中矣嘗惟三代以下帝者莫不疆土建國分立子孫以蕃京邑然保祚艾民令聞長世如漢所稱東平河間者寥寥無聞焉　王以明德淑問祗承　天眷宗恩盛烈史不絕書豈非　高皇帝之遺訓　聖之漸摩使然哉然南北諸藩茅布星列而

以令德芳名三受嘉命則周孔之遺風固亦不可泯與魯自禽父受封有赤刀大訓山川附庸之錫奕世濟美至於僖公以文武仁孝之懿昭格烈祖其國人誦而祝之曰萬有千歲眉壽無害又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孔子述詩列國陳風而魯獨有頌居然與商周並簡則秉禮守義光荷天王之寵命豈與諸文昭武穆同乎哉今王之行義視魯人所頌不啻過之而聖朝展親崇賢之典方諸周室有加隆焉行也生在邦域之中膏沐有日又治博士詩習聲歌竊慕而擬魯頌十二章以爲　王祝其辭曰爾爾　高皇紹天立極光宅函夏九有是式物肇規以開萬億乃建天潢藩屏帝室其一藩屏維何俾王於魯四牡龍旂世作東土宣聖之墟周公之宇率東諸侯爲　天子輔其二明明我魯世有哲王本支千億俾熾而昌王纘厥武朱紱斯煌昧旦丕顯令德彌彰其三其德維何恭儉誠一茂質淵冲英姿玉立友則因心孝睦外飾夙夜

虔共修時貢職其四　修時貢職以奉　一人從
軍供賦辭祿均仁山澤弛利帑藏捐珍恩覃翔
泳惠洽臣民其五　穆穆　世皇臨下有赫金簡
玉書以章懿德　穆考嗣服恩綸載錫奕奕閎
門煌煌聖策其六　我　皇慕曆道化旁流奉揚
先訓明德作求三命而俯辟曾在周勉勉　賢
王荷天之庥其七　荷天之庥對揚成命野旟風
馳都莊雲動百辟觀式羣流仰鏡惟　王之賢
惟　帝之聖其八　維　王之誕月在嘉平幔帷
蘭殿醴設丹屏卿雲承旒祥風載興侯王吏士
雍雍造廷其九　王在華堂豈樂飲酒冕弁服
藻集於左右上下悅欣小大稽首於千斯年遐
不眉壽其十　維汶之陽泰山巖巖　王壽似之
於千斯年俾彼東海化爲沃田　王錫難老不
可記旃其十一　予忝帝臣實生王國敬續詩歌
王之澤於赫賢王爲諸侯則奉我皇獻與國無
斁其十二

壽座師棠川晁相公六十　叙

少保棠川相公當　肅皇帝之世登於大廷置
在左右羽儀國本　莊皇帝御極實翊六龍以
升又越二稔爰立作相歲辛未年甫五十即上
書請告歸於濟水之上以憑冲虛遊塵之外儻
僊乎適也又且十年爲萬曆辛巳壽六十矣部
使臺有有事東土者布幣式閭而壽門下士吏
長安者合辭緘書而壽後生學子遠在下邑者
稽首及門而壽門人行方且伏穀城山中脩葆
生之術而竊欣欣相與斷焉嘗以爲國之有相
臣猶天之有二氣今夫天襲二氣之毋以亭毒
萬品必更出而迭運之俾互濟其所不及以成
歲功辟如隆冬沍寒以肅洌嚴凝之氣整齊百
物而陰以嫗煦孳育之氣斡轉於中以濟其所
不及而成歲及暑而又更之夫相亦若是矣進
而受命則以其職布國家之典憲厲諸羣工以
輔翊主之明聖處而邊晦則以其意調護於繩
法之外以植國之命脈二者皆相道也夫一命
之士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伏巖窟語及之

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至如輔弼之臣與主同休戚寧可以遠遜異意乎　今天子接神聖之統二三揆路相與潤色鴻茂登諸至理考憲修令綜實核名以厲中外中外之吏日夜兢兢惟奉行之是亟而吾師以三朝元老海內屬而望之豈其在遠而有遐心獨念以爲今綱維已張八紘寧壹舊臣擊壤而歌安所效萬一惟是奉法之吏急於奏成或以一切取集澤不宣究朝廷明下令禁之而未止也此不可以法齊而

可以心喻於是出故所編監懲錄大指譜古往今殘報應示吏所繇以治及考　祖宗造律之原後吏漸失其旨者論著其故以爲之防書出而域中遍矣吏受天府之紀靡敢弛於文法而陰以吾師意指裁緩急相假貸毋與民爭一旦之勝者往往有焉第毋論其他而氓之蚩蚩庶以生活固不可勝數此於國家命脈其所和調培植功亦不細矣哉門人行脩葆生之術竊聞之人身亦有二氣所謂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

肅本乎天赫赫發乎地訓人之元神二氣互根也夫人之神辟如火矣楊子曰夫火用之彌明宿之彌壯明於不用之用故彌壯用而出於不用故彌明蓋肅肅赫赫更出迭運而萬化生心焉以之壽國則爲大昇以之壽身則爲大年故曰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比於列星豈以道之精者無與於土苴糟粕而不以感其心與諸壽吾師者以是說進門人行敬贊謁焉或曰陰德陽報之

說古蓋傳之卽有利澤生活民命　帝錫之算貴其子孫咸可指數以相君之仁心慕義無窮帝錫之算從以孫子無涯涘矣或曰崧嶽降神生甫及申故申甫者中土之國也相君降於東方東方生物之府其嶽爲岱傳曰天孫岱嶽萬物之所始相君豈其神與此其說近漫不敢以聞然味夫子仁壽之旨而象三公於嶽也倘其所稱術有據與

壽菅保鎭山公師七十敘

詣行垂髫而事吾師大司空於濟以至吏長安十有六年而吾師去楚又八年而稱七十壽也行方且投簪海岸閉戶以息登高眺遠望鶉火之垣彭蠡豫章之野心搖搖如懸旌而不能自發涉江泰尼酒堂下於在三之義何哉竊嘗聞之自古國家弘泰寧之期衍永昌之曆則其元氣所毓多黃髮耆舊之臣而祚之久遠因之列子窮言藐姑射之山上有神人仙聖爲之使元命苞以爲老人星見則天下治平若昔芒忽

不可究然以此上下載籍徵其似可指陳焉當成周之時太和之氣布濩區宇故公望公高之徒弼亮佐理至於數世壽踰期頤逮其中葉衛武公以大耋茂德稱爲睿聖而曆數之永莫過於周蓋不必有儻聖之使及弧南一星兆其禎祥而國家之氣脉與人臣之壽祉相疑而成爾三代以降名臣鉅卿垂耀當世者固不爲少至稟奇鍾異都名壽之榮惟漢之張丞相蒼宋之文潞國一二而已豈其氣化日漓而至和不凝耶何古之多老成人後無幾見也我　朝接千聖之統際一元之會窺其氣運紆徐容與如旭日之方旦而其大臣舊老備顯名上壽之全爲國榮懷者較之前代不啻倍蓰第舉所習聞八座諸公

章皇帝時則有若大宗伯胡忠安公壽八十九歲

純皇帝時則有若大冢宰王端毅公壽九十三歲

敬皇帝時則有若大司馬林文安公壽八十六歲

毅皇帝時則有若大司徒韓忠定公壽九十歲

肅皇帝時則有若大宗伯湛文簡公壽九十歲

此五公者皆所謂上應四七下當五百揚震代之煇而垂聲盤盂者也與吾師而六矣國家仁壽之祉融爲熙盛孕育耆德與景祚並久何其盛與吾師當嘉靖初弱冠登廷由郎署岳牧游歷卿輔垂五十年出而眞懷襄之沴躬擐眷錪

跋涉山川以爲國家建永世之利入而掌大司空惟筦鑰出納之是謹以與貴近爲難而不恤其私迹其忠誠體國詘伸龍變類王公其勤勞中外多歷年所類胡公其毓和萃祉遺燕垂休類林公其守正不阿身可抑而法不可撓類韓公而其學問淵源本之心得又嘗與湛公同遊夫以五公者符其一二直將與國作朋爲岡爲陵而況欲兼之哉南伯子葵問於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聞道者

虛而猗移其神無卻故巫咸之相壺子由地文天壤至於未始出吾宗而後巫咸反走弗敢應也謂之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真人之所以曼衍而吾師所與湛公服行者歟曰　天子上號兩宮敦禮耆舊使使問大司徒方公於湖南問大冢宰王公於江右問大司寇應公於浙此其年皆九十餘且百歲且將軼往諸公而上之其以八十令有司即問者又甚繁矣嘻其盛與以吾師歲數其去存問諸公尚二十年二十年之中出而秉成翊代凡杖而佐昇平處而舍和抱一偃息而藩社稷是太公望畢公衛武千載接踵而張文比肩也獨近代哉小子趨侍左右操方尺之簡紀流功德尚有辭矣

送撫臺汝良趙公召晉少宰敘

汝陽趙公由中丞撫楚入佐臺政而會東開府缺以河漕輸輓之是亟特命中丞出撫東人士交相賀也撫東二年海岱濟河之間頌聲大作而會天官少宰缺屬且大計羣吏乃召公入佐

太宰朝大夫交相賀也夫　上以公有助庸於時而內外交倚重之以爲羣工式明至遠矣藩臬諸君進而謁賀謂史宜辭行書生也不習世故然嘗有慨於古之談治者云夫明作有爲之政所以章軌壹民也而尅核者爲之至於崚嶒緻繞而不顧其安惇大無爲之理所以導和固本也而迂恢者爲之至於因恬惰弛而不耍其成此皆於治道遠矣今觀公之治東又何其兼出並用而不測厥　郤乎方公之下車濟上以爲

撫臣奉命省方當以時巡行郡邑觀覽風俗得
安取坐而論之於是駕而行三齊之郊按十二
之險東臨海岸返而歷鄒魯之墟考賢聖之遺
風折而環宋衛之間觀漕輓之艱難與河流之
決涔蓋百有八城皆將有車轍馬跡焉於是議
保障之防而名都巖邑皆有成城廣闢殖之方
而斥鹵磽确之田墾者以數萬計布招撫之令
而民無轉徙脩門閭之禁而戶不外閉清積貯
之法而邑皆有萬石之藏核吏治之得失而奏

職無狀甚者不待時而罷才地不相中者互更
而浚民以媚上者疏其狀摘而然上之不數爲
奏請以煩尚書中之不多爲恐教以撓民之耳
目下之不使以文法相蒙炫觀聽而失真以爲
惇大而民樂其所以成以爲明作而民忘其所
以迹公蓋處乎兢綵張弛之間而以陰陽互運
者與夫守官有體在政有宜運化有機彼撫者
與按異也按之體主於劾裁糾適以其法爲秋
霜而撫之體主於噢咻濡煦以其澤爲冬日之

不可越俎而謀也公所謂識其體者也撫勞民
者又與沃土異也沃土之民逸辟之病殫閼者
其法宜導瘠土之民勞辟之病虛羸者其法宜
滋故不可膠柱而談也公所謂適其宜者也語
曰石秤文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善
乎襄城童子之論牧去其害馬者而已至東野
之御馬力盡矣而策之不已故無以爲而得其
機牧萬馬而有餘有以爲而撓其羣駕四馬而
不足此政喻也公所謂握其機者也持是三要

以運於兢綵張弛之間而不測其端此公之殊
尤絕迹而不可及與抑願有以獻公昔曹參治
齊以清淨安集爲質及入而相漢所推擇郡國
吏寧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而吏之言文刻深
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民是以有寧一之歌今
太宰進退百官埒漢丞相公入而大計吏其毋
忘所以治齊使太和溢益而治化畢臻此則救
時之急務海內所默望於公公念之哉

壽外舅秦翁六十敘

邑之舊族爲秦氏秦氏之先三世令長博士其子弟多豪有材力而老多眉壽外舅於其族屬最尊稱爲宗老而年甚盛也外舅生而席先世之蔭貲用饒足少年慕俠節好客有游閑公子之名去俠而儒列諸生無所知名又去儒習談兵挽強超乘數舉司馬倜諸少已又去兵習吏奉檄爲衍聖家丞有所說於主君主君讓未遑也則又去吏以推瀔老焉而學官弟子因請爲鄉飲祭酒正憲老之席矣外舅無子有女子一

人生而以字史行今封爲安人者是也外舅之愛女異甚自行仕長安日夜望思女歲以秋冬夫婦輓輅擔簦走長安視至閒關踏氷雪不辭其情悲矣徒維之歲外舅年滿六十其誕七月望日宗人長老在者多號爲從子若孫皆皓髯龍鍾稱觴其坐里子弟亦相率往賀而行爲子壻不得效一卮則從楮先生受簽云外舅之言曰人之生於世猶萍之浮於波也隨所至而止耳又如石火日未晡而滅矣故知命則不憂知足則不累吾以此游於汗漫芒然彷徉而無所滑其靈府又何暇計天地之委蛻爲又曰往吾少時好以氣折人今者里人有爭訟吾居間爲解率不言吏而決又嘗以歲時釀金酤酒與欲卽有病貧不能藥吾又以湯醪拯之起而頓首謝者戶外之屨滿矣而里少年舊嘗睚眦我者皆求交如平生驩始悟處世徒豪舉無益也行聞其言心善之以爲皆壽徵也夫人生而有欲馳騖於貨利聲名而不得休息以焦枯其形神

如此者制命在外不憂則心逸無累則神全如此者制命在內夫肥然如春則近陽凜然似秋則近陰故和則氣王此二者皆壽徵也又有子徵也何也心神佚者本固而保和基德者其末必昌天之道也彼秦宗諸長老無乃盡得是邪其外舅有所受於僊神人之屬而秘不傳乎其於道有合矣嘗記先君在時與里中五六大夫結社會飲是時別駕郭公年八十餘最老其次博士郭公可七十餘其次問丞李公刺史陳公

皆六十餘中丞侯公幾六十間一來先君五十餘最少外舅年四十餘而從諸老人游在末坐舉觴相囑咲歌竟日至相扶而歸行時尚少每從旁窺之常欲求工畫者圖其狀以比於耆英洛社之事而先人旋棄諸孤今去之殆二十年舊事猶在目中而諸老皆無存者惟獨外舅在而年又甚盛若此來日無窮從此皤然如諸宗人狀使里子弟長見舊老之儀形豈非鄉邑盛事哉

賀潘參蒙泉趙公分守東兗敘

東兗二郡苞春秋魯衛曹宋之墟而盡全齊之西境方二千里之間名城以四十五而河漕之大政兩京之衝山海之險皆在焉　朝廷使藩大夫一人守之以掌其人民田賦而使憲大夫一人巡之與之合符齊契以令郡邑惟兵也分而爲四沂泗瑯琊之間府山海之藏故使一憲大夫治兵於沂曹單鄆濮南與豫梁爲境河則淄陸故使一憲大夫治兵於曹河之能利害淄其會在汶濟之交河臣南徙軍吏無所要束遥制於淮故使一憲大夫治兵於濟漕北而得清源百貨居之爲戎所瞰故使一憲大夫治兵於清謂之四兵道四兵道之地形如錯繡皆當兩京之衝南北之行李出入其中吏卒衛之惟守與巡也於兵無與焉萬曆庚辰有詔裁監司之不急者於是省東兗之巡合其政於四兵道使畫地而巡之化而爲四巡道四巡道者環二郡之境而以一守道居其中左提右挈與之合符

齊契以令郡邑是以一應四也夫使一人畫方一人畫圓此兩人之難也聚四人而畫或爲方或爲圓而使一人應之此一人之難也故此一人者非有博大精深之力而練於世故則上不使也代郡趙公僉東省憲政巡濟南之屬積勞者三歲矣及有改道之命而東兗之守適闕所司推可者兩人名　上俞公而用之晉以爲藩議使開府二郡治焉蓋知其有博大精深之才而練於世故者與往公爲御史持節出按遼左

其時數有大捷匿不聞敗公至而與虜遇輒具狀奏以為向言不敗者謾也自漁陽以東大修亭障歲請司農錢穀鉅萬及告厥成皆以為金城千里公至而視之半垝垣爾又具狀奏以為向言險固者又謾也於是薊與遼之將吏嚙指相戒毋敢為巧文以隱而公因出臬齊矣齊古之建國地廣而民不一公視身爾軌奉三尺從事鮮所縱舍而大指取寬博不為小治辨以采名聲非博大精深而練於世故固不若是以是

批卻導窾指使機發以一應百可矣何有於四夫所謂應者辟之庖然以水應火辟張咸池以宮應商蓋言濟也故法之必行在巡而民之可使在守夫沂泗鄒鄆之間民非不馴也異日者赤土千里灌莽極目以礦為田起而蜂聚法胡以施故招而存之非巡事也夫曹單以往河水時至漂流蕩析民棲木未去則壞其沮洳以食吏從而役之百室嗷嗷比於再溺奠而乂之非巡事也夫自清源至於滕沛丁壯日具畚鍤以

事河隄而莫敢告勞老弱輓輅而給之撫之使不怨非巡事也夫南北之行李出於四道之地陸則轂擊水則檝接帶索而牽百丈者兩岸如蝟毛民罷極矣蘇之使不困非巡事也故四道者以陽治其標而公以陰培其本四道以法強其幹而公以惠實其脢公四道以日計而公以歲計此為應之而已矣嗟夫世之治者多緣飾小文以覘一切而志不勝其銳故有媮敝能反裘示忠鏤脂為巧鞟革取大其敝徒文具而不

核於理故非博大則澤不究非精深則事不立非練於世故則不能淵思玄覽而要之萬全上所為擇公而任之者以此邪然則二郡直試之耳矣公之遷也潘黍諸公以不佞與公同舉介春門嚴公徵言為賀然公與嚴公同在臺諫其相知深於不佞且公之巡濟也而嚴公守之試於巡之應守則燭於守之應巡矣而使不佞言之是伯牙子期相得以音而令吹竽者調之也

壽圓峯宋公七十敘

大夫宋君以萬曆庚辰來令於穀明年辛巳大人圓峯先生壽七十之歲也大夫乃介阿侯朱君請於翰林主人曰大人以文學起家鴻漸兩邑且諒悃愊不工遲時甫遷別駕懸車請老僕竊不敏幸荷國恩奄有大邑惟大人之訓是夢是行罔敢佚越靈承天隲大人壽茲茂矣願以八月二日誕辰稱觴呈下政徵惠史氏之辭主人曰於戲錄狀大夫之慶也竊聞禮有備物之

養詩有介壽之文今南陽宛葉之間實有漢之樂都楚國之上腴居處游息可以娛耳愉目動心快志者多有瓌絶弘麗之觀請述以爲先生壽而大夫擇焉曰唯唯幸甚敬聽嘉音主人曰唯仲之秋日紀懸弧華閣風清彤軒暑徂先生乃設樽俎於堂上也孫子在列嘉賓是將三揖而陞晏於玉箱則有華鄉之秬滍皐之秫橘采於鄧橙出於穰商山之果浥露漢皐之榛含霜露鵠晨鳧之臛蘘荷蒲蔆之芳糅以甘谷之菊

調以帝臺之漿芳旨萬選狎猱圓方擸鴈吹笙舍宮吐商楚盤鄭舞鴻翥鳧翔翠羽華袿隨風飄揚爛百枝之膏浮九醞之觴起而爲壽欣欣樂康於千斯年其歡未央斯亦天下之至娛也以壽先生奚若大夫曰否否世爲儒吏門庭如水即有田家斗酒以勸黃髮安所取鮮麗而稱之弗敢聞也主人曰夫豐壤神皐百貨所殖寶麗珍奇其多萬族故有金華銀璞紫英翠綠景山之觴丹水之粟太一餘糧中黃穀玉佩之永

年服之辟穀亦有天封具茨列眞之宇神人周旋于焉晏處吸日凌霞御風嘆雨遨子晉於洛濱邀耕父於神渚采三花於崑丘解雙珠於漢女斯亦寰區之極瑋而生人之上圖也以壽先生奚若大夫曰否否夫仙靈華說儒者不談服食僻方上士所笑雖梓里傳說弗敢聞也主人曰夫桐栢之山跨躡窅冥葉能耳雒衡拱挹巖辟峻嶺鬼嶷欹巇岸嵁上干雲虹內韜霜雪日月

歷千萬歲而如斯吾不知鴻濛之爲結斯先生之年與夫長淮之水經於太復吞澤納滋貫而爲瀆赭陽東陂泓澄淵滀汪汪若頃提縢相屬淺滴瀺灂滲淚滅汩投濊流湍矢馳雨疾三光濱其中百靈洿其域瀧瀧淅淅入於東極汴濼長邁萬里一息斯先生之澤與夫壽命之基如山靜則不渝慶澤之流如水遠則不匱先生結廬乎桐栢之下而臨泳乎淮汝之間此可以曼衍而膺祉福與大夫曰韓哉敬拜貺矣雖然竊

有思焉往大人嘗令武陽以課最褒遷不俟後若干年綰綬穀邑維大人之舊域居然在疆場之間不勝瞻岵之私且將掃除堂室奉御軒車以遊甘棠之蔭應騎竹之迎而恐其不至也況敢稱舊鄉之山水以繫其思哉於是主人援琴鼓之爲岱山之歌歌曰岱之山兮穹崇表三靈兮馳六龍響仙歌兮綠水睇白雲兮出封五花兮瑤草枝萬年兮春祚登天門兮四顧與桐栢兮長無窮又爲海水之歌歌曰海之水兮漫漫三神山兮飄且旋璇宮兮彫堂氣金鐵兮藝瑤玕丹霞兮絳露仙之人兮翩翩望淮水兮如帶澤瀰瀰兮世延大夫受而稱曰渥矣恐矣多受錫矣酌言獻之服無斁矣

送撫臺本菴楊公晉右司馬敘

天子茂膺景祚思周萬方惟岱宗主東諸矣爲國股肱圖所以救寧綏奠迺詔御史中丞本菴楊公自鄖陽開府移鎮東岱至而布宣圭書勑厲百吏迺屬諸藩大夫而告曰不俟服役茲土惟是旬宣之政與二三大夫共之夫山以東故磽壤也而又綰轂衝道供億行旅以威之不時民毋乃寡然隕於饑勞以荒穀土願與大夫圖之藩大夫受命迺屬諸憲大夫而告曰不俟服役茲土惟是紀綱之政與二三大夫共之夫大國之風奧而多奸瘠土之民勞而不可訓吏毋乃操持太甚以興其無良而刑辟多有願與大夫圖之憲大夫受命迺屬諸闔卿而告曰不俟服役茲土惟是戎馬之政與二三[illegible]卿共之夫

齊東南山海之間厥壤可馮得無有揭竿而啸
齊之西境五方同軌得無有聚人於崔浦願與
軍帥圖之閫帥受命於是核其算賦廣其儲蓄
闢其澤鹵豐其委積越歲藩政成於是簡其器
牘繙其鬱急慎其比讞申其禁令越歲憲政成
於是聚其屯伍平其踐更講其卒乘審其干陬
越歲軍政成惠鞏法行較如畫一山以東稱慕
治矣　上嘉公勳勩有國慶酒錫之策命三曰
予有世臣實能弘厥考之丕緒以庇元元其益

篤忠貞庸簒烈爾考之秩迺爲右司馬俾佐元
樞公拜受書以行大夫閫帥相與爲祖道之饗
訪贊謁之辭於史史乃簪牘對曰夫辭有懷往
謁有彰來懷往者須彰來者祝今羣侯不釋於
公之德教而瞻然顧懷亦將頌其往績以慰我
東人士之思則既已習聞而闡繹之矣意者亦
上體　帝心弘其替祝以對揚公之寵命蓋上
古有道之國迓承天貺以永其胙福厥有受姓
賜氏之臣奕世載德修其典訓以列在朝廷然

後厥寨海內之望而鞏固邦家之基其在有司
則有若伊摯實爲阿衡以左右商王克享天心
厥子涉用能簒烈考之秩以相湯孫於亳廟其
在成周則有若公旦實爲冢宰以勤勞王家覲
文武之烈厥子禽父用能簒烈考之秩以啓於
魯爲周室輔三代之隆夫豈惟其典則謨訓可
以長久亦以國有世臣輔之者重而無敢捄也
國家接千歲之統紹商周之烈至於　世皇神
聖御宇茂簡元卿知太傅襄毅公之忠立以爲

司馬使董邦政又立以爲太宰俾正官常至於
務考紹前之光寵而攝以戎禋至於　今上益
崇其班爵而總於初政文功武烈榮鏡　三朝
冠冕當世與商衡周宇齊徽比邵矣乃其受宏
施博鍾爲華閥煒然以文武上第大啓其族而
公爲元嗣都其豐烈是能淳耀明德顯榮長世
以爲國華詩謂式穀似之公其有焉吾徵其往
以俟其來又安有不似者　天子實曰庸簒烈
考之秩將無稽二代之令典以胙世臣而永其

既賛是伊陟再鏤金版而禽父重鐫玉牒也昔
太傅公敷教齊魯作人斌斌其入而宅揆所取
材於東者皆其所樹也夫教之在政一而已今
公保釐東土維是藩憲軍府之政生聚彰癉以
爲民衛者咸已播之謡俗永有遺愛矣即晉而
端流平衡夙夜在公豈其忘我東人則亦豈惟
羣侯在事奉其庶德自海岱河濟之區百有八
城其莫不永有庇依以熙於景化則公之不信
宿於東甚未遠也夫克肖前烈以光燕翼孝莫

隆焉緊率世勞翼亮帝室忠莫懋焉無忘去思
以綏舊土恩莫湛焉君子有此三者則名與五
辰並耀而澤與八風俱翔矣文史未學無亦采
諸訓方以藏石室又何申辭之有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目錄

賀制府廬山張公晉太子太保叙
壽太宰夢山楊公七十叙
送開府近臺李公入掌内臺叙
賀大司成棠軒李公叙
賀制府春陵王公入爲大司馬叙
送中憲使子冲備兵薊門叙
壽詹錄少溪吳君六十叙
壽葛太夫人八十叙

壽谷太夫人八十叙
壽王太安人七十叙

穀城山館文集卷三目錄終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賀制府廬山張公晉太子太保敘

前歲西蜀張公以左司馬出靖越亂進御史大夫蒞鎮無恙會勳門虜入疆臣告嚴念非公莫可任者召拜大司馬開幕府漁陽提衡三鎮至則有築邊之役指授吏士畫地而作不踰歲而

功成左起盧龍右屬上谷列障千里如負屏扆矣其年東胡酋仰奴大入遼左公授略大將出師走之獲虜首千餘級　上御路朝受提晉公太子少保官一于入宿衛明年東胡酋兎又入遼左公授略大將出塞掩擊獲首虜數百級　上御路朝受提晉公太子太保錫之九命之服進子秩一階六道治兵大夫則同詰軍府揚觶　上謁材官彀騎講闐和壘歡聲如震於是客昌郭君于君進曰惟二道爲國北門以二三騎邑屏護陵京幸從畚鍤之餘覩茲成功自漁陽以北實受公賜敢不謁賀於是勳永顧君葉君進曰惟二道在國左輔壤界三韓烽火交於眉睫幸從畚鍤之餘覩茲成功自盧龍以西實受公賜敢不謁賀於是易霸田君余君進曰惟二道在國右輔西扼常山之尾緩急是視幸從畚鍤之餘覩茲成功自長城易水以南實受公賜敢不謁賀公乃前諸大夫謝曰司馬不佞幸御瘖犍從大夫於此以大夫之福獲再遼功於遼申

受名寵惟不能奉　上之鴻庥是懼況其敢居厥成以辱將吏敬不舉大夫之觴諸大夫不得請退國公功以告內史史受而質諸府有之報曰公之樹績於遼則信煒煇豐融無與匹矣而亦嘗其待成於勳乎　國家設三大幕府苞制九邊勳門近在郊圻操遼之重地勢形便天下弗如也異時勳歲中虜白羽若飛遼則裹徊蠕望靡有寸矢遺鏃加於樽罍寧其材力於今相懸甚邪則一絃莫鼓而獨拊無聲矣自　莊皇

帝從之二首事議築臺於薊　綦置千里今者公又終其緒業益爲崇城巨防厥險造天虜不敢嚮而牧也雖而東出以網遼將吏因是礪刃貫甲以待其入無不立靡故薊之守日盛而遼日奏功安謂不相待也亦觀變之猋雲蒙乎野火絳天旒旃彌野設罘置罦狂兕駭鹿以入於陷虜人之守也張弓發矢徼幸受詘一發燁輪其獲若甬射夫之能也繳發其機於射而忘其待於虜非知獵矣諸大夫孰亦何自引遜薊不

稱而簡重遼乎頃者　上御法筵一二儒臣進說采薇以下　上靜聽終篇有所穆然深思焉其時邊捷適至廷中無不酒然相慶者蓋昔周室中興光大文武之烈其臣若尹仲以車馬旂旐出而城守亦惟地險是憑故其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周都鎬京朔方乃甘莊戶辟如漁陽矣朔方既城猃狁駭喙時有橋巡匪茹則厲師以禦之故其詩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考仲之功在戰其權在守及秦滅六國欲因蒙恬北逐

猃狁于襄也有以夫周室安攘之勳以仲爲首不亦偉與　上憂勞邊事日與二三大臣按圖計畫風占小異輒馳諭邊臣申儆修備英明聖武何讓周宣而公以股肱上佐翼弘丕烈與仲比功論德不相軒輊要以控御三陲蔑馳霆激若有難焉公負文武儁才聲施當世所至皆有奇節　上甚慕公故倚以北事成效又若斯矣旦夕召入元樞九塞之畫與公共之豈功盛名方馳於無垓之宇何薊與遼之云行曾書生不

習世故無能揚厲公功以贊大夫之謁無已則所進說出車之雅在公歸而覲　上則奏其六章矣

壽太宰夢山楊公七十敘

上御極之十有四年太宰夢山楊公賜鳩玉於朝之歲也往公當　莊皇帝時以中丞開府歸侍母夫人比　上初元龍起諸閒以爲少宰文請扶侍以歸前後里居十餘年省臺部使疏請召公以數十上天下之望海岱間隱然東山洛

陽毓秀生之命而母夫人度世百餘歲仙矣會上有所滌除思得耆碩大臣與之更始廷中咸首推公則起爲南大宗伯至不數月則召爲大司空又不數月則徙爲大司徒又不數月則立爲太宰歷試而及以政如恐後焉公感 上特知益務單誠畢精與二三鼎揆協心夾輔以率百僚由是吏治孜孜海宇禔福太平可覩矣久之公蕭尚書奏狀 上嘉乃勳錫之策命爵爲宮保及是歲大計以年至請 上下詔固留公

公乃就位諸大夫相與函采薦觴及降岳之辰登堂以祝則有進而稱曰夫影無衰正植表則端矢無枉直望鵠則樹其所儀者然也古之稱天官冢宰式是百辟豈以名寵赫奕能董正之則有儀而可則矣公升爲卿佐且二十年居而耕於岱畝惟是環堵之宮畝丘之園讓畔於田夫均席於野老非養名也起而位羣公之上門無掃除庭無覩謁衣不重采食不重味非閉情也凡以不言躬行默先羣吏使之祓濯其心以砥於羔羊五羖之節而汚慢不衷之行逆鋪於邊方與近而毋敢萌芽此之爲表與鵠豈與中令挈法者較名實隸文間邪鳲鳩之詩有之正是四國胡不萬年爲公一祝又有進而稱曰夫厲廉直之操者多刻核之心葆潔白之衷者少寬博之度虛已難也公禔身守官兢兢尺寸藐然絕俗而其立論微指則取調適性情毋滑其天甄量人材惟持大體贏於善善訓於惡惡不以已長格物方寸之地虛矣虛則集和和則凝

福古之謂美意延年南山之詩有之樂只君子保艾爾後爲公再祝又有進而稱曰於都哉匠石之功在材陶人之績在器徵其實也異日者老成弁伏正人播越有識憂之矣公出而及大政日夜吐握求天下之賢人而登之列蓋今者六官之長貳無非耆老遺逸先朝之所栽培而法從近僚亦無非謇諤夸節前政之所留蹕褒材畢登利器咸就業流於邦家功歸乎荃宰豈不踔哉小明之詩有之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爲公三祝內史于生進曰懿夫諸大夫之辭天將篤佑人國衍厥景祚則太和所孫胙蠻全湧亦越股肱之臣並臻胡耆與國並茂鋪觀　祖宗以來名卿哲輔都穹崇之算曷奕後先諸先太宰如王文端之在正統王忠肅之在天順王端毅馬端肅之在成弘皆以豐勳元節秉均握衡臻乎黃髮炤爛史籍於今爲烈斯何故天爲國家生諸公使閎大化卽爲國家　諸公使有大年理不誣也繇斯亦談公之筭無疑矣不可以數策矣無俟蘄矣烝民之詩不曰保茲天子生仲山甫閟宮之詩不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然則何敢私公敢以爲國家祝公乃肅諸大夫前曰敬謝大夫之貺貺以三善敢不拜嘉抑　上不以愚無似使待罪銓衡歲茲邁矣俯而循牆懼隕越　天子之耿命況敢邀諸先大宰之福惟大夫以里閈之誼寵之其不以祝而以規無以一日長而舍我諸大夫迺拜手言曰於都哉此衛武公之警也有抑之詩在更二

十五年進而祝公詩賦以獻

送開府近臺李公入掌內臺敘

蓋往者歲在甲申御史中丞豫章李公實奉簡書出撫東夏一日　上御路門召二三宰臣議所興起吏治令自今諸開府卿非滿二歲毋得輒遷於是公擬遷南少宰矣以有新命復借東人一年已南部使者或屬爰書而大夫中丞皆闕　上欲求廉愼大臣董正羣吏主爵疏當拜大夫者名至五上乃得請疏當拜中丞者以公名奏詔輒報可其不佞日操筆陛楯間竊窺　上任人圖理神靈獨斷乃其用公不於南而於北召不以一暮而以再踰歲豈惟是東方一二赤子勤　上仁恩亦將有以待公也可謂盛遇乎哉夫河濟海岱之間古齊魯之域也昔者太公治齊五月而報政伯禽治魯三年而報政爾公策魯之誚於齊也固曰不易不簡民不有近而仲尼志在東周又欲變齊使至於魯謂揖讓之禮則從矣政俗之不侔如此然周公建魯而

不能得所尚於齊仲尼思以易齊又不能變而之魯勢不兼也若乃兼二國之勢而能調其政與俗則其權莫如今之開府乃往往束於文法不得以其意爲治異日者廟堂班下科條務在繩飭郡國三歲而質成行其殿最開府以下求所塞尚書問狀安能毋急諸吏吏恐上之負殿皐有所歸亦安能毋急諸民民乃始囂然愁慍無所藉賴即齊魯舊壤無亦惟是惠文三尺以相彈治烏覩所謂易簡之政禮讓之俗哉乃者

上益明習國事破瑚璉觚汰苛蠹惟所以康息元元謂公博大長者安重股肱之地假之歲月以觀厥成公以是奉行麻德孳孳不怠與諸藩臬大夫申討章程下之列郡使治賦之吏時其衰征而毋敢盡利使執法之吏以令典平決而毋敢爲苛與胥使候望之吏以班送迎罔滯賓旅而毋市私使守閭之吏干掫不虞而毋騷啓閉察吏之墨與苛以上諸司冤而毋諱與殛察征斂之無藝以請於司徒而毋避譏讓行此二年國吏不煩師徒無聳年穀豐登黎元浸福東海奏泱泱之風而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蓋亦操易簡之理以與禮讓之俗而厥効爛焉可覩矣今者奉　上詔召奏厥成績紆於齊之五月而擢於魯之三年總二國之成以登閎大化蓋先聖儒之所不能得也簡在　聖心焜燿士民之望有以矣哉公茲入掌中臺綰轂六卿之政以賦詘郡國緩急煩簡得以劑量調節而默示以意意者岳牧長監亦各以易簡相先飭成禮讓使返哺裔海挹齊魯之流風變而之道庶幾於公見之公之還臺諸大夫以故事上賀使走長安徵內史辭某不佞無能鋪張公之懿鑠然竊從里父兄後沐公之澤有日敢無以獻蓋談士之議有以曹相國之治齊象公之寬簡以公儀休之治魯擬公之廉讓者以爲似之而未既也於是徵二國之志以揆公所繇成功而受知於　上者自是以往公勳名益盛治象郅隆登周道而上之行誠東人敢復以齊魯間語進

賀大司成崇軒李公敘

予既從宮諭李元甫先生典南都試竣而還報
[illegible]明年先生以父次晉太子庶子居無何大司
成缺廷推以先生往相距甫閱月耳始先生以
少傅有文望震蜀都第爲太史宏覽博物冠冕
羣流其後再進爲殿講三進爲宮諭第十有九
年不離五品衆若見以爲滯而先生由然曰奉
職文史不能爲國華政知淹速及師太學尊
[illegible]得行其志衆莫不愉快之而先生又曠然曰

蒙被[illegible]不能[illegible]模範政知榮寵則成服
先生有[illegible]爲而予[illegible]謂先生曰夫仕宦者辟
之游水然虛而不私涉無弗利矣君亦記疇昔
南遊邪方其泛舟浮而下經於汶濟之間渠迴
舟膠帆幡揶北百夫荷鍤千夫唱于雷音一雨汗
窮日而不能以寸志沉乎哉及其絕呂梁之淵
蕩濁河之險長濤拍天洪波蹴地舟如[illegible]
風回旋莫知所底色怖乎哉及其至於長[illegible]
湖亭謳按櫂順流靡風撤如翔鴻澹澹如浮鷗

寥長邁頃刻而纔於岸矣意滿乎哉夫險夷萬
端日陳乎前而無所沮怖與滿者何蹈水之道
而不爲私也蹈水而不私謂之虛舟彼舟之不
虛有故觭居左則左重觭居右則右重觭重而
卻覆應矣何也則心有所繫而與水爭也虛舟
者非必無人有而忘於水耳險亦如是夷亦如
是累日而寸尺亦如是一瀉而千里亦如是是
故視舟如車視澤如陸何卻與覆之有此虛已
涉世之道而吾與君之所共適與先生大噱曰

唯唯否否子非計若是也竊有所習往者先大
宗伯嘗爲太史於成弘之間十九年不進其後
無幾而至上卿先大父父爲臺史郎吏有聲廷
中皆不大顯安望今日夫利鈍疾徐亦有數焉
已不虛何營予則慨曰嗟異哉善遊亦有習邪
即如是先生之韜汪洋浩滌如載萬斛況於溟
海有人亦虛無人亦虛桓鯤之淵不爲深天漢
之流不爲遠矣予何知哉予何知哉南都門人
守官闕下者十有七輩將前謁賀先生胥來受

辭繫人之蹤跡亦有絕相類者曾蜀相去且萬
里遡矣然先生生而與予同年月以泱辰爲兄
同以歲辛酉垂髫借計吏上同以戊辰第爲史
其後遷講讀官僚如向所稱無不同時去年又
同校南試士者先生捧命予亦於其月叨轉今
秩而先生[illegible]共回視三十年中獨先生之
家世與其名大下舉莫敢望自其餘子若不
避影者亦甚矣然而非所以同所以同者志行
相符至於不言而喻其涉歷仕宦如前所舉蓋

舟之說是也日月往矣仕止聚散亦復何常惟
願以此志此行與先生勉之要以末路不負初
心亦願諸君勗爲異日更端以進無它辭矣

賀制府春陵王公入爲大司馬敘

主上鴻明圖理加意鹽場之政慎簡樞鈐重臣
叅畫帷幄意至隆也今年春主爵上大司馬缺
詔集九卿臺諫博舉名德以聞時御史大夫曲
梁王公都制漁陽漁陽在薊都肩背間地最重
於他制府廷推上五人名以公爲首再推再首

公三推三首公　上既重公詮耆亟欲得之本
兵顧若不能釋諸漁陽者而相君從中畫曰夫
本兵制府重均也然制府不能有本兵而本兵
可以有制府　上悟稱善立召公爲大司馬談
者曰天下有鄰大之任而有所不得不用之臣
懸於人之耳目如此者其人重見以爲不得不
用也越獨知之契而暴之天下如此者其官重
夫使人重官亦重而職未有不舉者也行比年
在告未得從公於朝然竊聞公魁壘雄俊大臣

也嘉靖中金陵兵亂戕殺計臣公爲司馬郎授
秩而起簡鋭授甲臬其僄悍泱辰而定之名大
起矣備兵密雲屬譚襄敏公刱築臺之役首謀
建筴多出公所卒成永利以御史中丞填撫薊
門虜讐公威名益斥遠塞不聞鳴鏑而上谷與
虜市殷於薊門乃移鎮上谷公外脩要束益務
綏懷所予虜潤鬻食物必善美中量以啗之而
陰綴甲厲兵爲備間有猖獗不遑甄目材官傳
箐矢外嚮虜震驍請死毋敢有它上谷亦寧而

公竟以在薊門久三輔吏士欲得公甚久之漁陽制府缺公方以兵侍居憂計日而召之公居漁陽塞上前後十餘年至是盡護四鎮會遼左與虜角數有勝負公輒以便宜馳羽書告大將軍莫府攻戰方略虜小入小挫大入大創鎮夷之役捷首虜數百千級　主上爲之告廟薦勳百僚畢賀公御史大夫錫之金帶薊昌中山諸鎮日修城障守禦車轂交馳以其間綏輯屬夷使毋敢奸約以憂彊吏歲終上功再錫公象

龍之服至是而召入也公御將士有恩威其自奉廉儉無所奢汰宅衷悾款一出於情實而大指不自有其功則公之重於天下所謂桃李不言其下成蹊豈與抱鼓烽燧之間積日累伐以邀尺寸者同乎　主上威稜遠暨辦髮雕題請吏奉職元樞委蛇居中從容謀畫視軍興有間矣而議者猶若難之以爲有所舉措而軼於繩之外則無以厭士大夫之心而名不白卽引而入於繩則左右爺鬷之口且嬈其事敗之而不

不立無已而權正相生陰陽於名實之際以幸百全又未必當人主指也而身不安矣則此豈其始願然邪亦由用之者易也卽如公者博選疇咨熟覩深謀而卒不得不用士大夫於是翹首注目而視其所不爲貴近之臣於是斂手屏息而不敢撓其所守　主上於是虛誠委已而惟其所出則任安得毋重而樞鈐之地豈復稱難哉　孝宗朝馬端肅公爲司馬造郗陳暮比於宅揆卒之功施西陲至今爲烈以　世廟之

神武股肱累積而楊襄毅公圖事揆策如石投水兩公名實加於天下以本兵不以秉銓　主上英明仁厚兼法　二祖慎用本兵與銓臣等以公之望實摧校前烈且岐而三之則愈益稱重矣哉公入而邯鄲張公以御史大夫往代張公者與公同里志行相孚嘗後公數年開府薊門竟代公爲制府今且以一德協衷中外相應讐諸造父御戎王良爲右馳輕車駿馬而遊於九軌之衢也大夫軍帥謹衣鞅靮以從方在公

之宇下姑相與祝辣乎

送子憲使子冲備兵劔門敘

自子冲之郎司馬未浦歲而出備昌平兵也車駕以三歲中四幸山陵六飛雲從百官象物子冲傅辦繕隨奉吏卒供張馳道未嘗不辦治也書曰作與公卿郎吏往來行視車轍組織以子冲主北道莫不如歸居則從村官吏士畫地爲堂教射戲馬行其殿最有小倭盜若賊邊生日輒從健兒抄之取當函止皆鳥獸竄毋

敢有它居五年所士氣大振陵邑重關若增而險矣會劔門兵使闕當事計子冲久勞苦陵下不盡所長而劔門號當路塞屯戍重兵非子冲不可請以爲山西副使移鎮而東一軍將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擁不得行而戶部謝君元戎張君與子冲同事久皆若難於離者求子冲素所善謂莫子若也來受辭爲祖道嗟夫予於子冲安取辭哉且又不能予自總角受書從子冲遊三十年矣而終不敢送子冲子冲大也方少時所見子冲風神韞藉固已橫絕一時而子冲獨不以予無當而兄事我子冲壯而登朝名譽日進一時講藝之士無不折節嚴事以爲李先生之後東方有人而予不謂盛也夫夫吾子冲也及其治民當官批卻中窾提如迅霆燥如激電集如風雨而予不謂敏也夫夫吾子冲也時而傲弄睥睨於酒人劔客之間耳熱眼白奮衷起舞亢音悲歌旁若無人而予不謂放也夫夫吾子冲也子冲當爲魚麗鶴列蘇韋附注立於

桴鼓之間白羽蔽空三軍股弁而子不謂壯也夫夫吾子冲也人不知子冲子不爲慍人知子冲子不爲欣遊於子冲之大而忘子冲如此安能爲辭然子冲第毋論其它政獨以文章名家今當漢建元元朔間待詔殿門稱文學侍從之臣高可長卿下乃莊助而奮迹州郡握符行問至今世以刀筆吏器子冲之材見謂兼資文武豈不淺哉及觀長卿以四乘傳略定西南夷印筰冉駹之君入爲臣妾東甌之難天子遣莊

助以飾發會稽兵莅誅閩越以威南海此皆能爲文學士而用武節見功暴於天下迹亦奇矣向使二子徒以詞賦應對不出承明則有較飢飽於侏儒擊技術於卜祝耳何以自振燿如是哉嗟乎此予所爲慕子冲而心壯之者往與子冲可大遊燕舉視類皆有以相期今五六年間人過四十往可大亦近矣可大儒術吏治超軼時流而子冲以功名才略顯如此予官雖少進而猶從陛楯之間歲其不省一不能有所建畫以當

明主匡時遂世之仕何以文學侍從爲乎子冲行矣薊門在永密之間左提右挈連數道之衆以護京師至要地也譚司馬之城臺戚將軍之技擊隊而不衆其故安在隴脫屬夷首鼠出沒從之如搏影其敝安出也此自子冲所素具豈顧問哉幾輔諸兵大夫往往即拜開府再晉部護入棣元樞當事且以此待子冲子冲盡精厥氣以報縣官使　主上拱挹清穆無北顧之憂帷幄大臣甘寢秉羽而嚮太平古所稱敵愾

徒之歎在是矣彼長卿莊助仗一使之任稱一劒之雄烏足爲子冲道子冲勉之三君無謂爲阿其所好士固有真品亦有真賞不可以虛辭借也

壽詹錄少溪吳君六十敘

蓋予俯仰古今而嘆游閑處士之義不並於世也鄭莊以俠自喜其慕長者如恐不及至置驛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此與原嘗異趣矣而身爲大吏務庸交游巧宦之士托焉至如

仲長統卜居清曠良田廣宅背山臨流遊戲平林蹴蹋畦苑不羨遊帝王之門矣而任情縱志邈與世絕以稱善閑可耳乃若以仲氏之隱而有鄭公之遊茲豈非世之所謂賢豪長者哉少溪吳君者毘陵隱文人也性倜儻慕義博通藝文嘗仕爲青宮從臣出入禁近揖讓宰公之前雍容其都而不樂久宦無幾輒自免去隱於陽羨山中家故饒貲有千石魚陂之封而不急生殖以爲士生代間修禮義之行而不能游大人

以成名徒窮老邑屋閭門握算適爲達者嗤耳於是傾身交士尺蹏造請連騎四出自吳越諸公慕其操行爭與之游而四方賢大夫士聞吳君賢亦無不願交驩者即使者行部有所停車市門伏軾而問者必吳君也而吳故大族自世父文肅公以下門閥日盛羣從子弟多以文史致身仕爲貴吏若今侍御君等顯於當世吳君亦不自多也爲人朴而好文被服質素不爲華侈亦無音聲弋獵之娛惟是畜鍾之田以奉公

家租稅即有羸餘輒以購古書畫彝器陳之几席游衍其中不知有塵外事矣吳君年如商瞿舉二丈夫子今皆岐嶷玉立工爲藻詞必能世其家者以是吳君益務布德脩行惟恐不足名聲日進矣夫有結駟之遊而迹遁於丘壑有鶺居之佚而名重於公卿吾以爲莊與公理兼之者君也茲非世之所謂賢豪長者而士所願游邪或謂吳君年六十所矣而膚澤粹然有凌雲之氣似聞道者予曰固也君自有壽道焉夫養生者適也有所滑則不適不適何以盡年吳君仕而知足富而好行其義身愉而心逸迹晦而名彰兼人之所共樂而不與其憂享人之所難全而不攖其累此至適矣適則形神不敝完化在我不壽何之吾慨夫世之沉酣於富貴而戕其天年於吳君何如也抑吾聞鄭莊生平好黃老言而公理著論欲以呼吸精和求玄虛之旨皆有得於深根固蒂之道其游與隱迹耳吳君賓客日廣所聞道術甚博豈亦深於二公之指

邪夫外適於人已而內休於天均此非徒壽於年也故著其大槩以俟傳游俠隱逸者考焉

壽葛太夫人八十敘

往太夫人稱八十壽也長孫尚書郎葢以使事歸上觴竣而再入長安屬國有大役郎輦蹶成不敢更以私請又越三歲仲孫太史君奉命齎璽綬封諸侯王道出里下再上觴太夫人諸遊二君者則謀介筐篚因太史以祝使行修辭行不佞竊俛仰端肅公之烈而嘆太夫人之克賢

也夫士君子砥身効節垂聲當世豈非所自樹則然顧使志分於內顧而化睽於壺閫則有閟而不彰者斯以喻同德之難矣吾聞太夫人之象公也公孝而嫺睦太夫人亦孝而嫺睦公儉且慈太夫人亦儉且慈公和而能肅太夫人亦和而能肅其事姑夫人也伉儷老白首矣而恭輯上食朝夕必供洎今其似嬰孺也其莅公之三弟若弟之子孫也受祿於朝均產於室衣食數十百口以終公世無有間言其居處則服無

紈綺器無彤髹室無重膠食無兼豆蕭然椎布時耳其撫贈郎中公及二君也日討古之訓典提而誨之以使有成名蚤卽悟慢其庀闔以內聲無詫諠亦無咲嘻色無慊悒亦無惰媮意益如也凡太夫人志念廢不與公合者凡公所欲爲太夫人靡不先也然後公出而在位得以精白一心竭誠夙夜而無所旋顧故自樹若是僾矣同德之助亦曷可少乎哉繄天將佑人之國則錫之老成不貳之臣以賛其化褫其佑人之家也亦然錫之齋淵靜惠之主以襄其內政故葛氏之有太夫人猶國家之有端肅公公於

聖代稱貞臣而太夫人於茂族稱令母皆天啓也太夫人之享有上壽而歆其後福亦天也樹之桃李秋取其實旣勤菑畬必有豐歲豈其邀而有獲自藝之而自食之司契居其間矣故曰天也昔桓少君以儒家淑媛相鮑司隸宣能屏去侍御服飾提甕出汲以成其美傳子及孫三世隆貴進爲上公從容問太夫人寧復識輓鹿

車時否司隸之著顯烈爲漢名卿與其澤之長世蓋少君與有助焉而身享其報若此天所爲大啓鮑氏而昌厥後者固在行汲輓鹿時矣端肅公之名德無謝司隸二君才儁博碩顯庸當世將庶幾太尉昱等則偶太夫人於少君奚啻兩之彼鮑氏所由盛亦天也天之所啓鮮不全昌無論年矣卽太史君歸乎無亦羞其嘉言以奉歡怡而何祝之加然吾聞太史使秦秦在陝以西公故所分而治也太夫人卽問使狀具箱

持節入關駐車咸陽坂上諸矣王擁篲守吏屬
案鞮以迎咸陽長老多大父時吏民縱觀使者
威儀竊相與指目之有嘆息者其前終南太一
即詩人所謂如南山之壽者及其東二華崤函
之間有王跡祠漢武時栢數千年物也質太夫
人異時所見然否太夫人則訢然一加匕箸哉
以是爲壽

壽谷太夫人八十敘

蓋嘗讀潘岳閑居賦庶幾覩其人云世道之降

士生而揖於進趣或競一命之寵以華其親謂
之順志而奇偉倜儻之倫又盛稱叱馭絕裾爲
顯揚之大而不顧其私則北山白華之詠胡以
稱焉安仁徒以太夫人羸老不能違膝下色養
至絕意榮寵抗志浮雲斯不亦士之所難與顧
其仕不遇合八徙至郎博士屣脫其官宜若甚
易而世猶以其故高之假令致身樞近號爲名
臣鉅卿重於當世而能塵芥軒冕以安一日之
養斯不尤士之所難與少司馬岱宗谷公固今

所謂名臣鉅卿也生十九爲令長以神明驅力
慴伏姦宄三十爲岳牧大夫樹績焯燿所至有
赫赫聲四十爲殿中丞獨楚兩浙三開府焉以
能紱靖氓黎藩固江山之險進而爲左右司馬
蒲用益隆顧其年未五十也一旦上書乞致仕
去則以母夫人在堂故而至於今十有餘稔矣
廷臣部使者爭上言司馬大器可任使不宜使
遂其私而公則謂太夫人老矣不以釜鍾之
養闕於昕夕比歲甲申太夫人春秋八十頌益

康和不少衰而司馬公亦已滿六十歲顏丹髮
鬢彩服翩翩以奉板輿之遊方甚適也家嗣參
軍服官闕下因求爲奉使取道里門上兩世尊
人壽至則太夫人珠襦霞綺擁坐堂上瑤漿瑰
液列俎在前司馬公夫婦從諸弟若子若孫男
女以下進而觴太夫人奏王母玄雲之謠北向
拜者四諸弟若子若孫男女以下又進而觴司
馬公歌魯侯燕喜之章東向拜者四里閈親戚
咸以其日奉羊酒趨賀小大畢集擊鮮酌醴

御賓客人之望司馬公聞如丹霄神嶽俊絶人
寰矣不知潘氏所賦席長筵列孫子浮杯樂飲
抗音高歌其事亦頗同不邪今世皆以司馬公
三朝耆舊勳名磊磊而盛年處曠若爲惜之顧
安知司馬公之樂若此邪卽令司馬公出而在
列光輔大政太夫人安土不能就則其志何從
夫仕宦者人樂也至如司馬公者謂之邀樂於
天以較諸河陽長吏去一郎博士難易何如矣
司馬公子壻曰起部葛君以參軍之行請於太

宰楊公合東人士之吏長安者馳幣爲太夫人
祝而藉手不腆之言蓋楊公與司馬公同邑其
少時同舉於鄉仕又同貴往者楊公爲少司馬
亦以母夫人老陳情終養而會司馬公亦歸其
時又同後萬曆戊寅以上　兩宮大號存問高
年守臣奏楊太夫人壽滿百　詔賜米肉勞焉
當其時東人士吏長安者亦嘗馳幣祝楊太夫
人也其後六年而有是役四方聞者相與嗟嗟
異之而葛君又稱往先太保公之以宗伯歸而

奉曾大母至家食二十年蓋其時曾大母壽幾
九十云爲公家德平遠海豐百里而近聞者愈
嗟嗟異之以爲自古公卿大夫居鼎豪之位而
得壽其親者絶爲稀少乃今三公之邑相去不
朝食而壽者鍾於一時又甚相似其說何也綜
其故則兩邑者皆在平原無棣之境河出崑崙
經積門砥柱醲而爲九以入於海則平原無棣
爲之歸墟至今其故道輒湊甲拆隱然可指融
結回伏鬱爲壽祺地文有之三公者當爲天三

公非皆世所謂名臣鉅卿者耶則從此以往宜
無弗同者太夫人壽且較二母上之百歲千歲
以至無疆而司馬公又將接踵兩公以垂耀當
世是海一國之奇聖時之瑞也奈何稱河陽吏眇
小者爲矣

壽王太安人七十敘

王太安人者司空郎周君啓明母也考曰柘溪
處士啓明以萬曆甲戌捧檄漢中司理母壽六
十介史行言稱祝頗槩柘溪平生矣其後三

司理滿考奏狀上嘉其績以璽書二贈考漢中
司理毋封太孺人啓明奉制詞命服進太孺人
太孺人曰比先君子之庥子其敢當一命又後
三年司理召爲郎值兩宮上號尊恩又以璽書
二贈考工部主事毋封太安人啓明奉制詞命
服進太安人太安人曰此先君子之庥子其敢
當再命又後三年乙酉月正孟陬太安人七十
誕矣啓明肆筵稱觴頓首上千歲壽太安人則
於邑曰嗟乎兒何以觴我爲也往而翁以一介

羈旅越在漢陰翦時荆榛蓬藋以有寧處儼然
垂耋之年以是藐諸孤遺未亡人蒭焉如綫惟
隕越顛覆無以報先君子地下孺子一旦爵爲
王臣邀　上寵靈褒及泉壤未亡人亦藉餘榮
躬被爵服是天啓先君子而植其孤也孺子欲
光而世其夙夜恪共圖報　上恩以無墜厥
考之問未亡人不亦永有辭於世何以觴爲啓
明頓首受命退則謀諸史行史行曰太安人之
志念深哉儒者言天人之際若應影響是操右

合之吾於太安人信焉夫敬姜之訓以爲辱
土之民勞而思善沃土之民逸而忘善此言人
事然天道禍福亦各以類臻此無異故凡物勞
者必堅堅則茂逸者必華華則零此天道也人
夫桃李植根中園流耀九春豈不菲芳然遇鴆
一鳴而萎霜從風上逐飛蓬何哉沃也松栢在
嵓巖之上臨百丈之谿湍流之所澹漱烈風之
所撞拟輪囷鬱結貿不得與朝華比秀及至增
氷飛雪百卉具腓柯葉青青長於百木則得之
年不凋者亦曰松栢稱枝葉茂衍相承毋譬者
亦曰松栢此天道也彼太安人亦然方夫君即
世孱啓明伯仲而授之內無強近之親外絕枌
梓之援維是孱然一身當周氏之百六陽九而
存其宗祊獨鵠晨號離鴻夕操孤鉤寡珥歔欷
摧心亦甚悲矣乃今顯膺渥貺錫有徽稱霞蜺
垂衣珠翟結佩又甚愉矣天所以勞苦太安人
而報之福豈不彰彰著邪而太安人曰此天憫

先君子而植其孤也又何其冲挹不自有也意者以是勗啓明俾無忘先志啓明其尚念之啓明才儁博雅爲世文儒而益以吏治且日進在上列翊贊熙朝流聲垂燿考公之名永著琬琰而母亦與有榮施綿於西池之算而渥於九命之褒太安人之志念深哉啓明唯唯入以告太安人太安人霍然喜曰史乃知天道邪兒趣鯽我吾志畢矣

送大宗伯龍江沈公予告南旋叙
賀撫臺對泉李公入爲少司寇叙
送冢宰夢山楊公致仕叙
賀開府中丞理菴屈公晉陟廷尉叙
壽御史大夫印川潘公七十叙
送撫臺月峰孫公入爲少司寇叙
送藩伯楚築傅公上南京光禄卿叙
壽別駕玄圃吳公七十叙
壽封君枉山賈翁八十叙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從大宗伯龍江沈公寻告南旋叙

今大宗伯龍江沈公當萬曆初載以從龍禮字日侍啓沃已乃請告家居至八閱歲不出　上思公甚下尺書召還講幄擢掌邦禮且及大政公念受　上特知入曹嘆曰臣無似以章句備

講讀未有分毫可以稱塞而拔置六官位在百僚之右　上之遇臣渥矣所不矢節首公而徇人阿世以便已私有如日於是召諸郎吏歷問積習宿弊有當釐革者次第奏請報可以行至事涉書近格於令甲輒如金石不可嬈咄故公在事五年南宮之政煥然一新其大者可二舉焉初潞府名爵主在儀部往復核報胥史並緣爲奸多所枉濫公乃簡郎吏校閱於月日名爵桥及臺芑歲終籍所覆奏布在列藩後有陳請主者按籍以復無事核報爲也諸藩故多横乞且有與主引緪爲難公一切按成法以請即上意所欲寻不爲更牘如秦以支子嗣封請王其弟唐諸姬非詔所選子請名封公至手條例奏覽詔報曰宗伯議是第一許王請後不復然也諸藩心憚公毋敢有横乞者當公初拜時言者請增從祀下九卿儒臣議議多有所主公毅然爭之以爲俎豆賢聖之側爲世立教一不當典論有遺議於後人非所以爲先正光寵也乃

酌羣議以請雖不盡用而談者是公　太廟時享諸王功臣配食殿上　至尊祼獻其前公以爲非禮乃按舊章議奏遷諸兩序使勳爵獻焉郡國用文學典校直指明操其權所錄上藝文名出士子其實主司爲也公謂此近於謾夫額儁盛典士方委質自獻奈何以謾進之請如嘉靖初故事遣内吏出校郡國部使毋有所與錄上士文具以質奏毋有飾也又以近時文體日趨奇譎使士習不衷政化抏敝慨然念之乃爲

疏請取弘正以前經義純雅者班諸學官使以爲
摹式學使歲上所校禮官郎評駁即有浮詭不
經以差次奏行其詞而四方士翕然回嚮諸所
論著寖彬彬有古風矣間嘗質公大宗伯之職
難在宗藩重在祀典要在學校三事舉而他可
坐收也公曰不然有大者在今儲宮未建中外
企踵吾嘗力請而未獲也又潞府告成之國有
法而燕趙之郊野有與草附卑殷厥胡以供命
二事弟舉於職事無缺吾乃敢言歸矣蓋公天

性冲淡於世俗紛華一無所嗜强起至今官不
樂久仕君帝輒嘆舉世營營在得失誹譽之間
算計錙銖數十年後皆成塵土何爲役役不休
其志念如此公在位一歲中嘗再三請告告輒
滿數月至不得請乃出故論三事語云云未幾
公有私戚茲鬱鬱無聊稱病乞骸骨因白之國
故事制曰如請已又以建儲言制曰須詔於是
公曰吾事畢矣乃後爲奏求去至五六上不止
上不得已乃予告歸賜乘傳及道里費詔守臣
偵尚書起居少間以聞且發使往迎矣公又爲
書辭　上惻惻於保和慎德早定國本曰臣誠
無以報塞幸　上一聽臣言臣伏在田間沒齒
不朽以拜爵之日行公爲人言有壇宇行有防
秉取予辭受嚴於一介而和粹冲夷吉愠無迹
蓋純然金玉君子也延士大夫以　上與建大
業有清操鯁辱之臣師表一世而使之瀟飛鵠
舉翔於青冥則相與咄嗟嘆惜以不能留行爲
恨而不使行解之以爲大臣之義有去就而無

遠邇夫得時則駕不則肩隨此小臣之節也乃
若股肱腹心與主爲體精神志意無之不通即
從容密勿斡運化樞其誰謂近朋迹山澤以其
高風直節陰衛社稷其誰謂遠況舊學親臣捧
虞淵之日者哉昔裴晉國在洛每大臣入見上
必問度安否趙平叔退居睢陽以憂君愛國爲
事至集古今諫疏奏之覩二公雍容田里與人
主呼吸相關如此何有遠邇公家雖洛之間二
公遺事有可倣矣旦日　上且下璽書授公大

政與築岩鈞渭之老比隆埒迹不亹漢唐之盛則豈以今之時論爲快邪故事大宗伯出祖僚屬致辭諸大夫以請行從公館下親炙有年邇得事公於曹習知公所建置皆關大計可爲後法故不敢以熟語進而即所覩記以代贈言且令諸大夫有所考質以無忘公功於是乎書

賀撫臺對泉李公入爲少司寇叙

嘗讀漢史記曹相國之用齊也遭天下初定以清靜不擾安集百姓如齊故俗入爲漢相循鄰

侯約束無所變更卒成寧壹之化愚以爲善治之臣要在培養國家元氣而不馳於名迹故平陽之烈爲漢宗臣而世之議者異是守土之長以綜核見稱靳憲之吏以文深取最此溺於名法而治體昧矣天下有事隽苻之藪未靖五刑之籍無所擾而受成則資綜核文深愉快一時譬之揚湯救火非其質也及臻明后御宇四極安瀾典章頒一雖有聖智無所施材頁技不試以爲約結乃始紛綸布厝繁稱文詞多其條教志在一民民乃滋擾爽鳩之署奉司空城旦之書文致周內容於凝脂毒於秋荼而民益遁矣夫綜核文深牧乃如此於曹相國之已事何如也　今上德澤鴻厖湛浸萬宇歲丙戌大計對

泉李公以晉左使入覲治行醇茂有長者風舉爲第一即拜殿中丞開府東省自闕下受策以往故事方岳二千石以下奉中丞要束事從關決不得有所出入公始爲寬大提綱挈要備而受成使上下諸司皆得從容展布各以其意奏功而徐責厥効即有不任輒以時白罷不使敗羣故吏奉公之法廩廩相戒毋軼於鉤繩而深山巖巖之氓日膏沐於公之澤而忘其所自其引大體若此公至之明年秦晉三河方數千里民無半菽齊之西境如之秦人飯石晉人飯埴汴人之殍以車量以谷受而齊之西境無轉徙者又明年江以南大水既而大旱吳中太湖盜起江黃之民揭竿而踴豫章之民譟而遏糴而齊之西境鳥不夜鳴戶不外閉做道于振之

卒把臂而遨然則臨淄以東轂擊肩摩衣履天下固自若也茲豈非清靜不擾之福哉三載報政　上賜國書褒公爵其先世無何右司寇缺以公爲右未代左司寇缺又以公爲左代至公乃入云或謂公治齊之政豐矣入佐邦刑職在糾慝懲奸以過寇雪意者清靜之理有所不入乎愚謂不然方今　主上仁明垂神聽斷大府之憲信如四時法吏謹奉三尺足稱明允無用煩急爲也夫大國大都之中譬之滇海珍怪萬

狀無所不有受而容之奸乃不作曹相國之以獄市爲寄也至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得大體矣公守此意致而行之使肺石無隱棘林不冤國家元氣可以滋培豈特河濟三州饗清靜不擾之福已哉公之入也侍御傅公實按東省爲祖道濟水上徵贈言焉傅公誠長者與公同志公行而傅公留如公在也或謂撫職保釐按職糾適其體若異此又不然塤篪異音同於調律鹽梅異味均於和羹奈何其二之也傅比

海之語暴公子與甯公之說曹相國其指亦豈異哉敢以贈公因以爲傅公獻

送冢宰夢山楊公致仕叙

聖上勵精圖理茂延耆碩乃召宫保海豐楊公立爲太宰使翊化樞羣工勸職庶政咸和太平之業炳焉公以年至請老連章累牘數歲不允今年春月掩關堅卧疏請者三詔留者三若曰朕方倚毗舊德以率羣僚君無舍我公伏枕頓首謝又上疏言臣老矣妻子憂臣病憊曰趣臣

歸幸　上哀憐之　天子見其誠懇報曰朕重以職事勞君其從君請以成厥志使中謁者臨賜寶楮爲道里費使封人給大傳以行使長吏致車徒稍廩歲以爲常使内史賜之策書爵其四世一品煌煌乎完名茂烈震耀前聞已九卿寮寀進而賀公因曰昔周官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治萬民故六官之職分屬四時而宰獨稱天以能備四時之氣而成歲功也公以三朝元老陟爲天卿日惟孜孜奉公簡天下之材賢而

布諸中外惟我二三卿士與百田閒亦罔不和衷一德以佐下風緊惟公之功是賴若在司徒歲比不登民無渙志則有綰符之吏布宣德澤綏其懸庶亦惟公之功若在宗伯典秩三禮上下以和則有俎豆之吏班敘文教同其風俗亦惟公之功若在司馬邊鄙不聳戎車罔駕則有舟楫之吏握鈐秉鉞參於卒乘之間亦惟公之功若在司寇糾虔天刑肺石無愬則有比讞之吏滌除煩苛崇用輕典亦惟公之功若在司空

啄興大役民罔告勞則有熙工之吏祇慎經營用不靡於天府亦惟公之功若在內臺總六官之要以贊邦治則有執法之吏觀風郡國恪脩典憲無或麗於文罔亦惟公之功不寧惟是治之將興必有黃髮之老不二心之臣執物樹聲以衛社稷使嶽泉之上見先朝之耆德有所欽容而禮使班行之間覩前進之儀刑有所不言而化蓋詩謂保茲天子式是百辟維公有焉崇勳駿伐榮鏡寰宇既已順四時之序以有成功又能斂而藏之以息乎爽宴而納于冲虛是謂亮天之工是謂執天之道公曰唯唯否否不佞奉　上神靈受諸公之成以免于戾今老不能事事幸　上寬假賜之骸骨使有海上之廬灌園種樹釆薇蕨而食之以脩然忘其出處何成功之敢知羣卿進曰不然蓋聞伊摯爲商阿衡克有成功而不居寵利是陳一德之謨召公以太保請老同列之臣述天命以留之爲作君奭之篇降古之世臣主相得元首股肱會爲一體

無有離而不合之時故其宗臣耆耇有進退之禮無去就之名其邇不昵其遠不忘進不益邇退不加遠何者其交固其義深也自世之降上以名爵御臣下以寵祿事主鮮有登延之禮止足之規乃始後掛冠之榮紀戀輿之盛談都門之供帳誦綠野之遊遨以爲覺千仞而凌萬頃矣盛世君臣之義其不如是吾聞上有所倚信之臣不得已而成其志則常有不盡之眷下有所知遇之主不得已而虛其意則常有不盡之

忠　上既不能奪公之志而隆其寵數以示不盡之眷此三代聖王之御臣也有如商之阿衡周之師保一日去樞機之地比於解懸釋負泊然忘之大義謂何公必不然公即涉乎不宰之域而慙於無營之守顧瞻周道睠懷闕庭意必有不盡之忠焉朝廷設有大議遣使臨問受所欲言公得不耆舊條對如膠東相國家有大利害莫所適從公得不便宜上奏如富鄭公無已上思宿德元臣迎置朝堂與共軍國之重公得

不奉詔入見如文太師維我二三卿士亦惟公之陳告是訓是行以終率六官之職公豈其歸而與世忘也公曰幸甚諸公之賜　主上聖明諸公同心爲國共保太平之緒老人擊壤而歌如在階墀豈其敢有遐心以忘　上賜諸公就舍矣厥明公出都門褒衣大帶杖而登車蒼頭二人左右夾轂畫師一人野衲一人騎而隨其後驅二鶴二鹿以從都人空市走觀相顧嘆息謂長安道上數十年來無幾見也羣卿既取祖道

以行主石室史使書諸壙以藏

賀開府中丞理菴寇公晉陟廷尉叙

國家建都北平漁陽盧龍在背肘之間正統以後始命御史中丞開府薊門控二邊之險隆慶間制府譚公朔建敵臺部十二路將畫地列屯戚將軍練越兵戍之二十餘年寢兵休士無烽舉燧番之憂矣而越兵剽猾工爲前郤守備或弛議者因歸過二公爭敗其事而兵又卒不可遣自制府以下日夜借箸籌者不在虜在兵亦竟

未有決也夫越兵信多無精既已用之可無更駕而御假如磐控失筴即幽燕突騎寧足賴乎今遼左日脩闢具與東胡鳥先爭一旦之命上咎雲中以徃歲出金帛啗虜幸朝夕無敗乃東北引弓之民獨愛隻矢於薊者二十餘年斯其效可覩已法有所敝而無以善其後徒舉而委諸權首焉豈勝算哉　天子憂勞邊事思得才望大臣與共匡攘之略於是中丞理菴寇公以三吳兵使開府薊門萬曆乙酉秋也公既宣布

詔書申明要束使軍士大夫各有程式因而不
共則以明年春出行塞上按譚公所建臺堞東
西延袤萬雉相望踰而嘆曰是金城千里之險
也何謂難邪問兵食守禦狀臺設越兵千夫長
一人百夫長一人旅長一人執戟二人千夫長
月食錢三千減其六之一以食旅長減旅長三
之二以食百夫長減百夫長六之一以食執戟
之士邊卒給薪水二人月一鍾如故公曰此乃
所以不御也千百夫長技能何以遠過執戟之

士而倍食如此使三長而共二卒何但十羊九
牧而以爲中都官漏卮也于是議汰之千夫長
一人主敵臺百分而爲兩旅長主之析而爲十
百夫長主之而以所財餉金增募越兵足五人
之數使得指相得而首尾無銜決以爲便計輸
具疏上其事未及竟而會主計郎告詘以他餘
金假越兵一月食頗不復其額諸越兵當汰者
咸甲而譟以爲且減其餉也督帥提重兵壓之
邊人震恐公夷然不問第令所司發見金錢給
諸越兵如故不得有所侵牟而檄諭諸越兵趣
還乘障吾無所問不將盡醢之無難諸越兵聞
命立解散乃爲密記授部將其使禽其魁四人
懸首轅門下越兵闃然帖伏無敢仰視卒如公
所畫矣公持法嚴無所假貸居常謹烽火遠斥
堠慎於興作即有鋒鏑喜事指畫居間終不得
用在鎮三年虜不近塞即甌脫屬夷小侵盜邊
無所亡失裨校以下則已反接請效諸將士第
以春秋習射獵逐獸兎爲飲食相勞苦無他恐
彼智能才辯之士世非乏也惟事有大壞極敝
勢所必更而首鼠相仗莫能專決以至於敗至
吏卒不嫻三尺小繩文罔輒又狼顧鹿駭猝與
事端不可收拾既已動搖欲歛利害如反覆手
則澘然喪魂惟不得徑竇而伏焉平時鳴劍抵
掌口吻當世竟何如則是無他故識有所滑而
事昧其機也夫識涵於堅瑕之際而機發乎動
靜之間扁之於輪甘苦疾徐得心應手口不能

言垣之於牛批郤導窾奏刀騞然以中經首之會此得之動靜而蹈于堅瑕者也其中無滑其外不眯故識全而機不傷公深於是道故能善二公之後而救其敝如此薊門去京師近公所安輯杆禦聲援如馳　上益習知公才思大用之會廷尉平缺九卿推可者以公名上有詔召公矣嘗以爲豪傑之士欲任天下之重施諸不朽必有所暴於天下以試其才而後卞文信之不置自所覩兩大司馬如銅梁張公定武林兵

民之亂兩浙按堵曲梁王公爲南都郎吏振武之役勳在盟府以是受知　聖主畢免褊而畀之若出獨斷非素有所試烏能乎兩公皆試於南而考成於薊公茲於薊試矣　上爲公久暴露兵間故召公且登九列用三尺法持平少休息之出而制府入而司馬有兩公故事在非公誰屬任邪兵使郭君子君將取祖道丞之言也以獻

壽御史大夫印川潘公七十叙

蓋天將篤佑人國茂逐隆平之理則必有老成者舊之臣以敭歷中外匡濟時艱使其望可以壓塞羣志銷不然之萌其才可以捍禦大災垂不世之績此其人皆氣運所鍾非偶然也然非積以歲月閱以勤勞艱出於備嘗而業更於屢試則其才亦未易就而望亦未易成蓋所謂將降大任而拂亂勞苦之者誠有徵乎當成周之隆有太公望者入爲尚父出而賜履於齊以主五侯九伯之征有畢公高者入爲太師出而保

釐東郊以輯成周之衆此皆所謂老成者舊之臣也漂說七十歷年四世其所備嘗而屢試者蓋已盡夫人之所遭以至黃髮皓皓爲國元老豈偶然哉太子少保潘公當嘉靖之末以御史中丞與朱大司空同治河隄開南陽之渠其後再起行河築隄淮口瀹海門之壅維是一葦之流舳艫相繼灌輸天府盡潘公之功也而公入爲大司寇當故相受法才豪並進頗有蜚揺之語震於有位人用洶洶公手疏具奏爲　上白

其不然至爲他語所中策讓司寇司寇頓首受書退而待罪田間不自白也然　上竟如司寇指於煩言多所報罷廷中賴焉久之河決梁豫自白馬金隄以往驟然震動茶城之渠塞舟膠不前　上遣使者持節從四部吏民周爰行視皆言司寇習河司寇誠來功乃可就也使者具以狀報上乃大悟立發使起公於家即拜御史大夫建節河上在廷之臣無不洒然變色易容稱　主上聖明若有天啓者而公頓首受書曰

臣不佞不能適於時議今　陛下棄過錄用起諸田間念無以稱塞惟是躬操畚梮以從波臣之後敢不惟力至則以舟爲廬以檝爲馬往來河淮汶濟之間視所當開與所當塞條列以聞朝入朝報夕入夕報間一歲所而河之上流決者以塞茶城以下塞者以通萬艘北上疾於迅矢　天子嘉悅下詔勞御史大夫以金府金帑賜焉而公以歲庚寅年滿七十矣東省四道大夫治齊之南境皆有職事於河將以公之誕日稱觴登堂爲公祈年使問言焉不佞魯豎儒也家於河濟之間習聞公之休烈其敢辭大夫之命謹公自[illegible]爲御史執簡　肅皇之世歷歷中外餘四十年以至於今儼然賜杖於朝稱老成耆舊之臣固非偶也四十餘年之中其樹勳建書半在河漕綫則入列兩都委蛇樞斗之地急則奉尺一之書以與天吳水伯爭元元之命於風濤決溺之間而中間所遭際經時事之多艱如此可不謂更於屢試而出於備嘗者邪可

不謂天之所錫以佑我國家而迓其隆平之治者邪而又何以祈爲請言其微今夫泰山之阿秦帝之松在焉嵩高之陛漢武之柏在焉皆數千百歲物也彼其竦於造天之峰臨乎無地之絵雨露霜沃之猶是霜雪漂漉之猶是烈風迅霆呼號而震撼之猶是湍流遡波澹澹而推移之猶是而後能有其大年以並壽於喬嶽此何故物不凝不貞不久蓋天道也今夫中園之兔李舍芳唱華芬鬱猗靡聯於春陽之景濡於隆

露之英非不嚌然茂也列風興而華猶龍火流而葉隕其能與千雲之姿較脩短之量乎公既已更於屢試而出於備嘗可謂艱且貞矣擬修年於壽類是且爲宜盡是且大楷豈特二嶽之松栢然哉徃者　主上以一簣之流歸重於公賴天之靈四濱之水隨公而　之海上　主上憂不在河而憂在廟朝之間遂揆未壹流風未醇計且進老成耆舊之臣以表正百僚鎮浮返朴則任將有大於此者焉諜公之年比於公

堅公高其猶未也天其以公佑我國家使比隆於周道則陰持而默相之以介其壽祉無俟祈矣雖然詩有之樂只君子殿　天子之邦以爲公頌以爲國家頌又有之正是國人胡不萬年以爲公祝諸大夫其謁焉

送撫臺月峰孫公入爲少司寇叙

方公爲御史中丞總領郡國而值長公晉爲太宰也其年島夷擊并三韓烽舉遼陽震動燕齊之境東省撫臣以兵事召廷議請遣素貴重臣

能安輯元元者往撫其地因修負海之防　上乃命公曰予有世臣克祇率祖考之烈其往視朕師公奉圖書以行駟至濟上則屬諸大夫而謀曰蠢茲島夷敢行猾亂　不爲三韓也齊之東部直逢萊海上時維附腋之區其西部控扼漕渠是號吭喉之地事且急矣中丞奉璽書來無亦一二遺黎不能安輯以負任使豈惟折衝是爲大夫其圖焉諸大夫受命惟謹乃下記二千石長史勞苦又老一意勸勉子弟從事南

畝疆場之事則有司存于是周爰審畫圖上方略置稗帥一人焉與之淄青之卒使介吳越之余皇屯於東海之濱置稗帥一人焉與之河濟之卒使雜郡國之技擊屯於漕渠之會置稗帥一人焉與之六郡良家之選使奉公之桴鼓屯於麾下之營八朝文選卒練而練焉閒門之政軍吏無煩有轅門之政文吏若罔聞者則公所安輯者也已而島夷潰師青海之烽告息公乃以少司寇召入公蓋公嘗佐主爵柄銓當

嚴政之後而沈滯之賢畢進又嘗佐內臺受計
當寬政之後而浮淫之蠹畢除一時風采聲猷
固已暴著朝野而懸隆替之符矣　上獨以東
方之急借公期年幸而海波不揚又若不釋於
太宰之去而亟收於公者其將使阿衡之地顏
行而賦常華豈惟是司寇之政急於東方而以
我公歸乎明興二百餘年所稱公卿世族貴顯
盛於一門則中丞公之閥實爲弁冕談者謂其
父子貲行似西京萬石君而公於行爲丞相慶
其祖孫風節似東都楊太尉而公於系爲太傅
賜蓋篤論也　天子實曰予有世臣克祗率乃
祖考之烈意非在司寇矣旦日師錫在廷進而
居二君之任公豈有所念哉漢當元朔天漢間
朝廷多事璽詭立名之流輻湊並進慶能審謹
守法不言而治此真救時之宜不可謂非大略
也建寧熹平以後嬖寵在官災異數見賜能竭
節盡誠極言匡救有激於安昌之循默矣夫當
人之皆能爲而有所不用者貴當人之不能爲

而無所不盡者難斯二君之長也方今風會所
趨士之鋒銳喜事恢詭務名未必如元朔天漢
而竊有其萌法官深禦之中雖微投蜺貫虹之
兆如建寧熹平所紀而不可不防其漸此其憂
不在疆圉矣有如進而居二君之任意亦從容
鎮重端軌示儀以默息羣囂而偕之大道乎豈
其以明作爲材也即有大議大政係國安危無
亦發憤輸悃以圖社稷之利而進退以之豈其
以敦大爲體也故兼乎二君之長則明於廿苦
之機而操乎闔闢之紀惟公能之繄　上意有
進于是昔者君牙之命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
貞今命爾予翼纘乃舊服無忝祖考烝民之雅
述王　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
保世臣馮翼周道所由隆也公入爲股肱喉舌
將光大烈祖考之明德以對揚　天子之丕顯
休命詩書所稱胡以加焉何漢臣之與有

送藩伯楚築傅公上南京光祿卿敘

國家既罷中書之權則分其都省爲六以受方

國之政於內而改其行省之在四方者爲十三藩司以總郡邑之政於外故今之藩伯卽前代所謂平章左右丞之職而非若刑法兵戎一司之任也撫臺未建藩伯入爲部卿撫臺旣建藩伯次爲開府蓋其甚重如此而近事乃有稍不然者臺省貴要之臣進列棘寺則部卿開府如取如携十得六七間而及於藩伯十乃得其三四卽又以談兵自效者參焉以古方岳使相之重視內吏若少滯者　祖宗設官之指其不然

哉其不然哉愚嘗以爲郅隆之世其論官升賢貴在紓徐容與而不迫於歲月而其仕人之俗亦若樂於遲鈍安恬積資累勞以待其至而無厭苦欲速之心此非矯也誠以爲公卿大僚任天下之重必出於閱歷而後可耳何也事經於聞見則耳目易周遇習于繁難則機宜易運故其進而任天下之重動有所考據而毋能困之以所不知事有所匡持而毋敢搖之以所未試則非出於閱歷爲能乎而世之君子官遷稍滯各徃徃憚於煩卽而有不屑之容鶩於修德而有不安之志故雍容之風日鮮而老成之効罔幾也此何但關於人材而已耶愚嘗執此以陰求天下高明遠見之士其必有不樂於速化而自期以天下之重者焉徃者楚築衡公爲天官子部之長且內轉矣一日出歷監司徃來江蜀之間可數歲月而晉爲東藩之使又歷數歲月至滿考奏績受八命之錫於朝而猶未遷也雖其登籍之日尚新而資則已久談者每致嘆焉

然吾聞衡公懷朱握圭立於百執事之上秉燭治書戴星昧事而無有不屑之容以歲之不登水旱虫蝗之災周流六郡一以爲振貸一以爲均輸而交卿其利乃者興師海上閒左七科飛輓載道赤囊白羽颺馳軍府霧集省門又一一補苴而酬給之而無有不安之志益公之以久次爲益已而不樂速化如此所謂高明遠見而自期以天下之重者於公覩焉癸巳五月南光祿卿缺主爵上當拜者名乃詔公徃行有日矣三

司寮采取祖道齊城門外而疑其執爵之辭走使而謀諸野野人何知獨嘗詞參無險艱循執則至形無織巨觸目爲真世不患處難患非所更耳昔者絳侯釋織蒲之業百戰而賜執珪平津脫豕牧之羣六十而奉大對於天下之故宜熟也及其進爲丞相問錢穀決獄之數至於汗流浹背不知置辭而曰君獨不素教我對朔方之役爲其言生所難十發而不得一謝曰東齋郎人不知其便若是此二公者於大體則云爾矣

而不可不謂困之以不知摧之以未試也彼其起于文學武功之間以取貴近固未嘗披簿書之勞積歲月之資其有所不知與未試誠無足怪而後之君子苟欲徼旦暮之聲榮而不計深遠之便豈　國家之福哉以公之閱深歷遠進而任天下之重出制一方則坐照吏民之上而郡國受其福入參政本則拱挹廊廡之間而朝廷享其益何也以其無有所不知與未試也蓋欲致雍容之風收老成之效則莫若使部卿開府皆更治民以考效而勢有所不可則置之

列內外之員而亭其淺深多寡更迭而用之

拜某官內用一人焉暮拜某官外用一人焉常使其淺而少者與深而多者相當亦足以處內矣何至爲之三與七而猶不勝哉傅公故爲銓曹又內轉無所避旦日詔闕幸與故僚友謀之必有爲人材治道計深遠者若夫留卿之拜其義若假道然未至白門且有再命毋庸致辭可也

壽荊駕玄圃吳公七十叙

往余遊宜興吳詹簿君習其家世而知其伯兄玄圃先生長者也始吳爲晉陵鼎族自文肅公昆弟以儒術貴顯益昌其閥先生爲公猶子垂髫受書與萬大宗伯王荊駕同事荊川先生多所聞於性命天人之韞以其餘爲經生語諸治經生語者則遜謝先生弗敢均茵席矣而先生從京兆舉顧數不利以明經貢入太學一試爲令城楚之嘉魚民有寧宇楚使者麾諸朝再試

爲東萊別駕能佐其守丞治負海之民歌舞之然先生有母夫人春秋高矣於是稱曰夫背親遠遊豈不爲祿養哉今壽母在堂不得朝夕上食視其寒燠即宵顯乎何居則投劾白免去奉母夫人以九十終焉先生業既不究則取平生所論著以授諸子而侍御君輒第以貽諸孫而文學正志輒舉先生亦不爲滿志而益適其適翛然游於塵壒之外矣去年丙戌侍御君以豐城令召拜今官今年奉璽書出按河東鹽筴而

值先生伉儷壽咸七十以十月誕辰取道里門觴焉詹薄君使其弟秘書請曰以不佞兄弟托在群從之末仲伯兄之友弟今伯兄幸荷天靈享有眉壽侍御持節歸也維不佞兄弟亦與其庶光敢請佐觴之辭余旣與詹薄遊而又辱交侍御君父子固甚願祝先生而無從則受贖而進秘書君語曰君亦稔先生之所以壽乎夫造物有所不盡予於人則其祐必永人有所不盡取於造物則其受必豐先生之爲儒可以第而

不第此不盡予其爲吏不可以止而止此不盡取如是者天有以益焉乃今其子孫壽祉何如哉而先生方且吸精禁和慕至人之遊號其宇曰玄圃玄圃者閬風方丈之都列仙之所居處先生蓋庶幾遇焉不知其寓言也請言其真今夫陽羨之山接乎洞庭荆溪之流號爲脊畫蘭舟桂棹容與嘯歌何異於結瑤構瓊之宇羨魚飯稻取諸陂塘升越蕉葛出諸村軸何異於明霞流霰之餐月佩霓裳之服越趨吳歈采菱淥

水音極要眇技單曼羅何異於玄雲之歌秦臺之管一札一行綠綈方底褒進世德垂之篆素何異於金泥石檢赤靈絳闕之文目夫列仙者古不朽之名也子爲寶臣孫爲國士崇勳茂樹釀郁鏗鏘何不朽如之是堂耐爲壺嶠而林藪爲蓬瀛也亦無必挹陵陽之衷拍洪崖之間啖棗安期受方羨門乃稱憑太虛而躡四遊矣且吾聞先生步屧輕趫神采克盈飄飄然有凌雲之骨此非夫不學引而壽不輕舉而仙者乎必

書君曰甚善祝巳豈惟伯兄其兄弟亦受其寵

壽封君柱山賈翁八十叙

同館同年之相為親壽而佐以辭戊辰例也殿中丞嶧陽賈公自遊翰苑則奉其大人柱山翁若太夫人以從巳翁為博士而中丞以諫大夫使也為六十祝翁封廷尉而中丞以大卿歸也為七十祝今又越十年翁晉為士命卿矣而中丞歌南陔白華以居甞不肖某亦以病免諸同館兄弟在闕下者閣輔王公趙公宗伯李公韓

公詹尹陳公司寇邵公則咸就某舍謀為翁八十祝而使代致之某也受其猶以歸逾年而入翁之誕為辭往焉蓋同館三十三人之中具慶而祝至三者惟翁然矣某里子也既從諸兄弟謁翁而私所遊從尤數憶翁顏色敷愉綽約有漱玉餐雲之容其骨體輕舉飄颻御風乘雲而履空虛其抵掌鼓頰揚扢古今評駁文史如懸江河而注之豎汩汩如也以為年及中壽而猶盛若此固已心異之矣及後十年問之顏色

體談說如故也又後十年問之顏色骨體談說如故也問其飲食遊處則方與故人長老上下滄浪凫鷖之間為新聲變徵擊缶鳴瑟引滿浮白相和而歌入則偕太夫人擬甕盎之酷擷澗沚之味中丞率其孫子祝哽噎而進之歡甚未厭也從此而百歲千歲以至無窮奚有異者三祝云乎哉昔者嘗觀榮啓期之歌而知翁之壽有道也彼其行年九十鹿裘帶索所述三樂類皆生人之常非有快意愜心之事而欣欣然彈

琴歌之若不勝其適者此有所以樂也故水不逃於泉觀而惟智者樂水山不逃於群眺而惟仁者樂山非山與水之足樂而仁智者之心無之而不樂也無之而不樂故無之而不壽然則樂者壽之道也嗟夫世所為擾擾而不樂者寧獨貪極氣狐以壽為戚乎富者戴星出入苦身疾作侅溺於馮氣形至罷也大貴之生思慮善否馳騖虧成之域勤心戚醮怦忡而不止神至殫也多子孫者猾猾而營堂搆布菑畬猶且嗜

然焦然憂其不閑念至許也以是凝水火火其天和無壽類矣翁則不然膺素封之殖而志不留於生產都三旌之寵而色不華於服御享千鍾之養而口不問其出處三仕三歸恬然安之若將終身焉故時而蹝屐荷策而眺於山其樂猶是時而垂竿鼓檝而觀於水其樂猶是夫是之謂遨樂於天夫遨樂於天者物莫能累焉故氣不吐納而調燠不詘信而固不采練而列石室不服食而紀丹臺即且爲大彭即且爲少

廣三祝云乎哉故吾謂翁非能樂故能壽也吾又聞之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能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庚桑楚之居畏壘也三年而畏壘大穰感於和也今河濟諸州歲比不登而葛繹之野獨稱穰熟四方就食者趣之毋亦翁居在焉夫山水扶輿之氣薰成太和在人爲大年在歲爲大昇翁其益加七箸永熙純嘏以遊于不老之庭而以吾鄉人樂以吾鄉人壽乎榮啓之所稱不及遠矣或曰方時事多艱穆清側席中丞璟材亮節身係安危翁得無念乎哉且暮詔書且至意者强中丞一出戡亂解紛以紓　君父之憂是亦擊壤之遺志也蓋向所受諸公之指如此而其也甫入山中漫爲里語忘所懷以進矣

穀城山館文集卷四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五目錄
再壽宮保印川潘公七十叙
送大司空中陽舒公治河功成奉召還朝叙
壽座師大宗伯瑩東林公七十叙
賀大司空後山楊公加太子少保叙
賀詔封少宰趙翁九十雙壽叙
送薄黍雲石岑公轉苻嵐兵憲叙
贈郡侯趙庭盧公叙
壽方伯鶴皐周公七十叙

穀城山館文集卷五目錄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五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燿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緝重梓
再壽宮保印川潘公七十叙
越歲戊子河隄告警有詔召宮保印川潘公於家予御史大夫印馳之河上次第興築既奏厥成 上嘉予績昭登景昳公乃上言臣無狀蒙被殊渥無以報塞頼 陛下神靈守隄之吏幸無它虞今臣年滿七十願從 陛下乞其餘齡以嚮太平之賜 上溫旨褒答若曰朕方倚任舊德將有後命君其毋請公拜稽首退而就列卿大夫士咸爲公稱慶且有祈也時公駐節淮陽淮陽守倪君將率吏士上謁轅門走使長安問所宜稱不佞唯唯公自 世廟末年秉玄圭蒼玉行於四瀆之濱前後幾三十禩矣以書河渠且累闌臺之簡以圖山海亦盈册府之函而不佞胡以益焉然公河臣也淮陽河郡也請以

河與淮喻夫河之出於崑丘懸圃歷龍門砥柱之險荀絡雍梁踰徐兗而注於海夫淮之出於桐栢繞大復之麓挾汝泗睢潁之水而入於河此其來或數千里甚者萬里遥遥遠哉風過之無損焉日過之無損焉惟有本也公自冠柱後惠文出入階陛以至於今歷事三朝更歲四紀可謂遠矣計四紀之中其身之所遭與其才之所用固有順風而招迎刃而解謀無不符發無不中如水之淙漫靈湧雷奔電舒瞬息千

里無所壅滯者乎是謂流水之淵亦有舒徐容裔洋與夷猶迫而後起倡而後和如水之瀲淡澄渟淵潾黝深錦縠皺風波不興者乎是謂止水之淵亦有事機齟齬塗轍詰曲周旋以濟難遵養以俟時如水之湊趨盤渦瀲灩溢溥圓旋成珠方折成玉而始沛然若決者乎是謂桓鼎之淵夫水有九淵此處三焉其幾曰虛而猗靡夫虛而猗靡者蹈水之道而不爲私也解在呂梁丈人之遊矣生於陵而安於陵生於水而安於水蛟龍魚鼈俱入與汨偕出然後名其淵曰陳於其前而中無所滑焉虛故也夫惟有本者能虛虛者能遠以是涉乎沆瀣之津流乎洪洞之渚兼利萬物而上善歸焉公之歷遠而成功如此非有本而虛烏能然哉今夫連雲七澤旁流橫潰巨浸滔天霧雨鼓蒸二儀沃盪馮夷之所宮鱗蚪之所處一朝而涸厥壤可游惟無本也亦有山谿之潦湍流疊浪飛沫激水若將扶天河而上之其爲泉陸其爲原隰曾不移若木之陰此二物者洪纖則有間矣其於無本均焉以公視之豈直吞八九於胷中曾不芥蒂夫易之言試險曰涉川書之言懋功曰濟川詩之言禔福曰如川之流公所繇於易書之指其有合也欲祈其年則天保之三章在倪君亦頌焉客有聞予言曰是游於公之津涯而未既其廣也亦知河淮之歸於海乎夫河淮之流合而入於海瀁乎湯谷包乎濛汜輸于無底之谿是謂歸墟歸墟者百川灌之不知其止而不爲溢尾閭洩

之不知其止而不爲竭此北海若之所以小河伯而公之量似之方且綱紀四瀆比于百谷之長豈惟是河淮之流故曰汚彼流水朝宗於海此之謂也不佞慄然意下欲手謝客曰是可以壽公矣吾方從兩崖之間望洋而嘆豈涉其末流哉苑述以報淮陽使代祈焉

送大司空中陽舒公治河功成奉召還朝

叙

國家定鼎燕京歲漕由江淮上濟城當兩都之

中綰轂汶泗以通南北之流故遣河隄大使棟鈜旄而鎮焉四道監司畫地訓兵環禦節制無不以河政受職者故非素貴重臣不任即任不滿一二歲所輒召入當樞覺矣萬曆壬辰桂林中陽舒公方以大司徒督漕　天子簡其夙望改大司空經理河渠駐節濟上維時河淮之交水不相受震及陵邑公乃南浮於淮至於鳳泗詳議興塞之狀以白於朝遂定兩利之畫用息羣讙究之北上而潦羨衍漕渠隄隔塞民失作業

公乃北浮於汶至於東原開岡城之防疏戴村之堰以洩其濆滕薛諸山之泉西趨吕孟魚單諸邑之滙東趨昭陽夫渠也以距河閉牐甘爲水壑無可誰何公乃中浮徐沛之間往來相度河渠莊之役與職莊渠者即異日所議泇河口也自陸慶迄今數議數勘見謂難成而公毅然任之以有成績于是　天子曰予有勞臣實克捍除大菑以利國計其書於旃加賜之官保之爵與御府之金幣會大司空國[illegible]書召入爲四

道監司相與齋沐奉筐詣庭爲賀公謝弗當也而揖諸君進曰以大夫之勞幸不辱命今入而在事責乃滋艱大夫何以益我濟道梅君進曰惟汶泗諸水會於濟郭以利漕渠某也司之賴我公之績疏源決流毋有壅潰敢忘公賜漕道李君進曰惟河流播於大陸經亦南境以出梁楚之郊某也司之賴我公之績洪濤順軌波澤不汜水濱之民象於龜龜之衣敢忘公賜滑道吳君進曰自汶以北達於御漳某也司之[illegible]我

公之績魯衛之郊澤無滛溢敢忘公賜沂道載
君進曰自泗以南達於河淮其也司之賴我公
之績魚沛既播沂沐亦導民不告凶敢忘公賜
公曰此諸大夫之勞不伐曷敢專焉雖然何以
光我於是諸君合辭進曰盖聞有淵覽之識然
後洞必然之畫有一定之見然後規非常之原
皇佐帝臣功施由夏聲浹于茲胥是道也頃二
三歲間西有朔方之師九邊將吏頓刃堅城縻
大農金錢以數十萬東有遼左之役玄菟樂浪

之垌兵車殽挐縻大農金錢以數十萬計臣方
握算躊躇食不得下一旦聞開渠之請其誰不
曰此又當數十萬也濟汶之間惴惴焉若將有
壁壘之屯與朔方遼左而三者乃公獨秉計謨
力持確斷以爲費可五萬而足役可踰時而罷
我二三守吏甘誰不高目鍰心以憂其不速卒
之費不及額爲公不忽期避沙如批郤導水如建
瓴而公私兼利國與民交賚焉此非有淵覽之
識洞於幾先一定之謀建於事始亦奚以審於

是惟是二三守吏不至以河爲兵而奉一綫之
流効諸天府是公之有大造於我也昔者堯以
玄圭賜禹命作司空內宅百揆外陂九澤以一
人之智効一官之能神功茂烈萬世永賴至公
而再覩矣往者河渠之政責在司空廷臣有所
條上艱於險度有不下河臣核覆者乎河臣有
所建畫遥於徧斷有不請廷臣行視者乎盖自
是談說稍衆觀聽日淆橈椎或傾築室罔就如
泇河之議是也則是無故百閒不博一見耳目

閡而同異形矣今公出入河濱閱有歲所南則
江淮北則汶濟莫不顰若指掌視如列眉入而
見　上明言泗之利害以定廟謨河臣有請策
之便否可毋使近臣視也廷臣有議築之便否
可毋使遠臣決也孰若批郤孰若建瓴孰若鑿
氷孰爲畫脂指顧而明矣而況公以精忠宿望
簡在　上心方且參鼎鉉之司正保衡之位以
比於禹之百揆二三守吏其猶日在宇下敢不
竭其猷爲以終公績公乃抗手謝曰敬拜大夫

之賜　天子聖明比隆唐虞之際波臣幸而告成敢稱雷績抑備官邦土未弛擔于河事其猶與諸大夫爲塤篪乎魯史于生乃次第其事與語以授諸大夫取祖道焉

壽座師大宗伯璧東林公七十叙

蓋昔者三代之盛其公卿大臣年至而尊於國也不得請而在位則有安車几杖之禮以寵之於朝不可留而歸老則有俎豆執饋之儀以饗之於膝序是故古之大臣其出亦重其處亦

重此不獨其年之邵也蓋必有端誠廉讓之德超然於出處之際而後天下之望繫焉世之既降尊賢養老之典既已化爲靡文而其號爲大臣者乃始以進爲得以退爲失操之則慄舍之則悲一日而去乎位也高者後賜金之榮以耀其里閈卑者懸署門之語以謝其交游而天下之望之亦若因其進退而輕重焉則貴德尚齒之風微而古道幾不覩矣若我師璧東先生所謂超然於出處之際而兩關天下之重者非與

先生以經術名家發跡海上當三世廟臨軒大對稱旨褒居首第遷班詞苑豪筆史局歷南北辟雍之長所埏埴天下之士幾盈主爵之牘參陪春省七更歲事所周旋郊廟　朝廷之禮宮闈藩國之儀幾溢蘭臺之簡計其地望旦暮襄大政矣然先生以虛澹世以正守已其於私也穆然其無營也其於公也翛然其不滓也方江陵棟政薰燎赫二三纓緌相與驚奇闢捷以求一當而先生以館署舊遊地聯禁近在官言

官在朝言朝終未嘗私交一揖間進一語若不可得而親疎者無已而以久次南遷列在斗樞之位則已浩然決策鼓楫度江上言求罷矣及江陵之敗平時人地疏逖無故而忽前與指目居間有故而不得不遠者又皆自危於異同之形妄意於倚伏之理蓋連翩而進者紛紛濟濟疊跡乎赤墀文陛之間矣而先生方且堅北山之盟理東皋之業築居郊野掃軌長林以與田叟里父遊歌步屣其間頹然若忘淵然若默

故式閒行部之使雖皆浮慕其名借光荐剡而亦無能知其故者以先生出處之際觀其所養可不謂有端誠廉讓之節者耶方諸與世浮沉悲慄於得失之境相去何如也蓋自先生之歸十有四年而仙臺之筵已開八棗之第一門人于生亦已謝病自罷隱于穀城之山南望闔天且將萬里勢不得縮地而掃門焉獨幸居臨大道日聞車馬之音間從海上來者敬問先生無恙爲道先生顏日益渥神日益王上下山阪不

懈而馳談說通夕不坐而立猶之三五少年人也則爲之躍然飛馳歡然忘暗以爲　聖天子方博延耆碩尊師重傅用建醇釀之理又間以守臣請廷遣制使勞問舊老以弘優禮之仁此三代之盛也以先生之風軌爲海內所想望如此進而儐論道之官以崇列大夫之瞻仰退而當憲老之席以示諸子弟之矜式是出處交重而太平之偉觀也蓋三代以下七十而居位則漢之韋扶陽七十而謝事則唐之裴晉國庶幾

所爲進退交重者而先生之年德且與之爲三矣過此一紀則師尚父進丹書之歲又過一紀則衛武公陳抑戒之年敬義之訓淑慎之謨上可以傳帝王下可以惠庶士先生所蘊藉則然以之胙鑒明時而兩闢天下之重寧可以數紀耶門人不佞以魯詩舉於先生請以詩進於是南嚮布席逆風而拜賦南山之首章取邦家之基也以靳先生於國賦鳲鳩之四章取國人之正也以靳先生於里賦有斐之首章取穀之遺孫子也以靳先生於世世已乃次第其語因弟子之問俗於閩者獻焉

賀大司空後山楊公加太子少保叙

天下之事莫難於兼圖其利而無所容其害兩要其益而無所受其損此非才智之所盡也事未有萬全者也利有所主而或不能無害吾從其利而規之益有所歸而或不能無損吾從其益而謀之輕重多寡惟其分量才智可爲也惟夫事機衆會職守錯陳彼亦一利害此亦一利

害彼亦一損益此亦一損益衡其輕重則約而
不相懸量其多寡則區畫不相盖於此而建兼
利之畫奏兩益之績使上下皆宜公私咸賴此
古之聖臣皇佐所爲懋平成永賴之烈而不盡
出於才智者與　國家定都燕冀漕轉東南盖
其禮唆之會故在河淮之交嘉隆以來二三鉅
卿躬棣畚槿以有事於其土至殷賑也戊子之
役今大司空楊公實鎮淮浦固已抗疏借箸請
濬河導淮使泗上陵園免於洪潦時弗能用也

其後數年河流日填淮流日閼陵園受水左洫
爲池于是泗人告急請浚其壅而淮人防患請
固其陂轉漕之臣憂其病運而煮海之使慮其
瀉塩甲可乙否左方右圓發言盈庭莫之能執
主上側席而咨是實儆予疇其往又廷臣舉公
前畫乃從南臺大夫晉大司空建節河隄公因
日夜疾馳環視陵泗周涉河淮廣詢博諏條上
便益以爲泗所爲溢者淮不能出也淮所爲閼
者河無所殺也誠闢海門之口則河有所殺流

黃河之流則淮無所閼而陵下無恙矣便一二
瀆循軌不相凌軋運艘踰淮易於逆輓便二河
淮既分遊波寬緩三洲之間百城萬居民毋昏
墊便三河通海口鹽舟出場道里徑易國課宜
克便四疏上是者五六疑者二三而　主上獨
曰司空議是也其遣給事一人往視厥役使亟
成之四部吏人聽於司空惟所調度公由是有
成功矣其洩淮也建五壩之牌壩高良之澗開
周橋之隄濬金灣之渠以達於湖其分河也淪

黃壩之決通魚灣之瀆會鮑王之口下五港之
波以入于海作不踰期費不踰額而陵壩運道
民居鹽筴無不如始畫焉公乃北向稽首秉玄
圭以告　主上嘉悅爲之舉萬年之觴璽書褒
勞進爵太子少保錫之世延之賞徐兗吏士相
與吟嘆鼓舞而曰偉哉公之績乎兼利而兩益
何其無遺策也夫陵壩國之根本也運道命脉
也民居腹心也鹽筴肪脥也此可以利而彼不
可以少害彼可以益而此不可以少損孰能脥

而成之而無所枘鑿於其間此非有蓋世之才絶人之智其將能乎倚畏生曰固也公之所縣底績其不在是夫勢之輕重才之短長數之多寡智之小大皆有所極皆有所限惟精誠之至神天神地無所不極解在呂梁丈夫之厲水矣其言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于波流而不敢用私故不必巧而有道術也彼才智之士世豈少哉其所謀慮經營雖出於公而不免有用私之心巧婚

於金注力嬋於墨守故弗全也惟精誠之至知國之有利害而不知利害之在己見事之有損益而不見益損之在人故能定必然之畫礪百折之鋒兼利兩益而計出萬全也天下尊大禹之功目以爲神若弗可企矣及綜其實亦惟克勤克儉勞身焦思非真有珥蛇乘龍役鬼沉符之助也用志不分疑于神焉爾矣此公所爲續禹之緒以有成功而豈才智之所盡哉東省藩臬大夫分司兗土皆有事於河功快覩盛美將

旅進爲公賀聞之言也以爲有當書諸大帛庭告典謁備外史焉

賀詰封少宰趙翁九十雙壽叙

大翁海上耆儒以經術名家官終博士二子受其學以顯長曰見亭公爲殿中丞仲曰吉亭公爲大司寇皆世所號忠正儁瑋臣矣而太翁优優享有壽祉三受封誥兩公追於靡盬之義更出更處中丞領遼陽司寇居侍司寇踐台斗中丞歸侍於是天下稱　主上曲體臣子之情而

兩公兼備忠孝之道尹咨談焉無何太翁年且滿九十高矣有詔蜚司寇不暇有詔起中丞中丞不出爲書謝曰臣兄弟誠負　上然報國之日長也郡大夫王君舊出兩公門下將以孟陬誕辰躬率吏民奉觴及門修憲老之典使來問辭于子辭然而作曰於戲哉大夫之展禮於達尊也海邦之盛際昭代之榮觀乎夫古人稱壽至於杖國之年以爲稀矣再決旬而九十號爲耄耋此至稀也九十而优儻具此又稀

也具而兩子並躋卿座同時歸省此爾稀也彼
太翁者悳乎托業以久此年耶嘗讀古史及列
仙傳以爲海上有蓬萊方丈珠宮絳闕安期羨
門之倫棲於其中是爲不死之庭至今負海二
郡風氣淳朴民多老壽耆百歲如近時鍾直
指所圖繪可覽視也何以故東者萬物之始其
德喜生海者百谷之藏其道多益故方外之眞
得之以呼吸精和而遊於靈境域內之恨得之
以保完太璞而究其大年故夫太翁之所爲壽

者地也且夫海之所以稱大者以其虛也虛則
含出食有故萬物生之不知何時止而不息虛
則食內食閱故百谷輸之不知何時滿而不溢
河伯之所望洋而嘆也吾聞太翁之生平矣以
道義植身以貞白基訓以嚴正率家以子諒御
人三錫於朝號爲天卿都綏晏之榮御金鍾之
養不自耀也非矯俗也居無夏屋出無軒騶跡
不及公門刺不通長吏非避紛也施於宗也傾
其豪施於里也空其囷困者以解懸釜者以塾

火非市仁也出惟讓路坐有爭席倏然而諸生
逕然而里父非匿情也琴尊自怡遊歌取適陶
然而醉嗒然而醒而已矣非慕逸也不知其所
以然而然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虛也抱一
炀和以遊于天地之樊而物弗得攖之是之謂
虛而委蛇夫虛而委蛇者神巢而道舍之可以
曼衍可以窮年此安期羨門之所以遨於大鑒
而太翁有之故不呴呴而厚不厭食而延何也
能自爲生也此其所爲壽者人也踖然非其大

也自古　國家鍾天地之泰和以有鴻麗淳固
之祉陶孕區宇導迎元禧則不惟其老成弼亮
之臣多受福祉而遡其所出各往往都穹隆之
算以培厥本根而厚食其報久遠不可志已耳
目所接嘉隆之間則有若淮南李公以元輔具
慶則有若吳門嚴公以宮保具慶則有若安陽
郭公以太宰具慶此皆重封累秩黃眉兒齒而
諸公者又皆承恩賜誥親奉滌灑故海內望之
眞若蓬萊方丈然者而未有兄弟並貴如趙氏

之盛也豈非天地交泰之氣首鍾海上之間以衍國家之景運哉故夫太翁之所爲壽者天也夫若木之華秩於懸圃寘靈之幹植於介丘故甕之在地膏之糞於缸也後於迎風露之晞於陰也遲於向日故養之在人祥颸應律則萬品咸熙時雨泥塗而百嘉具殖故成之在天此至理也豈其以非常之瑕而出於偶值必不然矣仰子又有所記在嘉靖中安福有兩王公者兄弟並躋卿座同時考績奉其尊君入都兼封二

秩左右扶掖拜恩於朝江右士夫至今猶能述之有如主上以時事多艱必不釋於兩公而兩公亦必不釋於膝下則王氏故事在焉其爲兼忠孝之道愈大而報國之日固甚長矣大夫江右人也其以所聞於里者頌而爲之篇

送藩參雲石岑公轉岢嵐兵憲叙

薊門雲石岑公以萬曆甲午由起部大夫參藩

[illegible]撫魯衛之郊法行惠覃百吏祗肅兆人[illegible]用臻于寧又暨歲丙申岢嵐兵使闕主爵歷選刻藩以公名請時　主上慎重官遷報可猶豫及是朝入夕命不愆於素若有當也公拜手受命趣裝戒行寔屬大夫相顧咨曰惟茲濟河之間控帶二都幅員千里寔帝股肱之郡其視晉關軒輊謂何而罔俾我明使君信宿於茲毋論東方赤子若離於懷即我二三長吏其何所稟式以奉官常舊史氏勞曰大夫一何固也先王設邦建都樹之岳牧豈其人是爲無亦以地有輕重時有緩急因而宜之量乎其材無成

心也國家定鼎燕冀九塞爲屏一經萬里左則上谷雲中漁陽遼左東屬於海右則上郡北地安定金城南屬於秦各遣御史中丞一人建旄秉鉞以董熊羆之旅晉陽一鎮居其中間如樞如轂中丞歸重會府兼理兵民塞上之政屬諸兵使使代行焉秋高月滿授甲登陴監市和戎延見旃裘之長與交閘故五原樓煩之虜知有兵使不知撫中丞也暨告成績率以中丞持節入居會府矣此其地亦重與否匈奴左方王

將以貢食我我亦以市啗之右方部落以兵嘗
我我亦以威懾之晉陽居其中間惟所向背以
爲張弛左提右挈制其要約呼嗡異形俯仰異
狀其時亦急與否惟公博大疆毅練達精明
折衝萬里之具第令雍容內服委蛇吏民之
上必不其然大夫相顧而咨如史氏言使君將
建旄秉鉞終惠西土東何望矣史謂否否國之
調劑中外譬諸俞跗膠疾因其輕重緩急以爲
分劑針虛則周其衛中實則滋其榮衛之不周

榮將安附中土幸而邀天閒里夷寖有援枹
之警田畯告登亦勘縣耜之憂榮少滋矣周其
防禦以固肌膚在彼猶在此也誠使三晉無虞
燕南不震邊衛之郊罔識羽革不其尚有利賴
柰何以山之東西自爲秦越乎緊願有以獻天
下事本無險夷亦無難易患在鋒銳之士以無
事爲有事夷之夫以有事爲無此釜炙僨轍而
謀鮮成畫也夫惟具博大之器持彊毅之材富
練達之猷懷精明之識靜如萬斛之舟容而不
激動如千鈞之弩發而不撓然後戡難定傾爲
社稷之隸則公眞其人乎哉大夫曰史誠知公
獨不知宛今者中涓緹騎奉尺一之書穴山鋤
澤瑯琊嶧嘗之間地不愛寶民敢愛命是腹心
之虞也假令俞跗膠之必不謂輕且緩矣而以
肌膚之憂安公於晉亦或不然請書諸大旆以
俟節旄之至焉

贈郡侯趨庭盧公叙

史傳所術古今循吏在二千石治行最者則無

如西漢矣甘時上所委重宣布德澤以成大化
明與二千石共之而詔旨飭厲第在政平訟理
庶民亡嘆息愁恨之聲不望以奇能異效也即
賴川治課聲爲天下第一亦惟用寬和爲名務
在成就全安曰治道去其泰甚耳至渤海太守
之官自謂治亂民如理亂繩非使勝之固欲安
之也太較期于名實相應有德讓君子之風已
矣而後世牧守長吏企其聲迹若視爲不可幾
及此非才謂不足正在好奇慕異設爲名高務

以過之而反不逮耳上者鋒銳進取厭薄因循
廣作條教繁稱文辭強吏之所不堪而以爲興
舉奪民之所甚便而以爲化裁欲治之亟成而
其究或至于隳下者矯虔祟飭以眩一時之觀
而不顧其後至或深文容罔越職踰法竊高第
之賞而民不知恩則名浮而實日虧凡此皆非
才謂不能也第令如黃次公龔少卿以誠長者
處官而政平訟理民無愁嘆可施至而效矣安
用奇能異效爲哉傳稱次公明經內敏習于文

法少卿爲吾邑郎中令以剛殺大節著聲此兩
公才謂何如流謹蓋有所不用以爲能也譬之
如水淵然黝然墳漫而平流此其餘也激於風
而爲濤軋於石而爲瀨則不足也又如寶玉溫
潤精瑩含光潛輝而川澤不枯此有餘也流離
珂琰望之炯炯就而察之黯焉則不足也是故
知廉平悃幅奉職循理之爲有餘而苛察繳
繞好奇慕異之爲不足可以論吏治而提衡之
哉我兗州使君盧公往以才能卓茂改令吾邑

慈和明允休養生息兗之諸屬慕東阿之政莫
不願徙而從焉居不滿朞月而召爲內吏去不
滿五年而來爲吾守兗之諸屬無不歡然而望
曰是二十七城皆將有東阿之政也而公前爲
邑時以節春秋受事大府固已習其規繩又從
諸郡邑大夫遊一彼一此無不悉也於是修隊
典舉宏綱釐弊蠹稽章程府以內胥史輿臺凜
凜如也於是申要束嚴期會省文法核功課封
以內長吏佐史穆穆如也於是問疾苦裁冗遝

簡逮繫緩催科閭閻田野戴髮含齒之氓熙熙
如也燕燕如也屬歲之有大禬秋而巨浸滔天
龍蛇起陸春而赤壤千里野有螢蓬惟其所乳
哺顧復而民不告凶屬國之有大役海上之師
加賦以數萬計上之工發帑以數萬惟其所劑
量財省而民不告勞行之三年舉二十七城之
境皆若遊華胥之庭憩建德之埜而踵公所爲
致理一惟廉平悃悃視民如傷無改于爲邑之
舊而濟之晝一以式羣吏固未嘗以文深奇異

自引於繩墨之外也而效乃若此矣假令好奇慕異之流騁其才諝幸旦暮之愉與公算記見效以誰爲賴川渤海此不待巧曆乘也抑又有難者漢法州統郡國刺史監二千石以責而有渤海以讓而有賴川州部中一郡耳至於吾兖名雖爲府實古之一州部也漢使二千石數人焉分之而以一刺史臨其上今使二千石一人焉兼之而以兩臺監司十餘人者交錯而臨其上廣狹煩簡相去何如也今次公少卿以一守

相之權兼數郡國而代之治能使政平訟理民無愁嘆如詔書所稱漢天子何以褒焉乙未正月明堂肆覲公薦皮幣以朝天官御史大夫群吏奏上兖州治行爲郡國最如漢史所稱天子嘉之圖書喪勤俾終厥績以俟後命於是秩且滿矣屬大夫上舘賀公謀諸于子于子謝不敏三因述所爲追跡古良吏者如此而屬博士諸生歌閟宮泮水之詩代魯頌焉

壽方伯鶴皋周公七十敘

洲[illegible]先生以萬曆己卯視學齊魯之間文化大洽士斐然嚮風其後八年以江右左使上計念親踰大耋踈請歸侍其後十年從子益我君來爲吾郡司理從直指行部車馳齊魯之郊以先生之教爲治不佞得望見于旄焉一日介書來告賤子生而顓昧惟伯父之埏埴以有成名罔敢失墜　肅皇帝之七祀伯父以生四百三十有四甲子矣頼天之福服食甚健凜凜家訓之嚴不敢効鍾金爲壽敢請饋爵之詞不佞唯唯

異日在告里居睹先生造士狀先生誠長者也今上初服柄臣箝事盛欲廣厲學官與士更始勢不能毋責成使者意本非苛也二三大夫銳於取合揣微象指各奏厥能惟是挾策之士所以汰損摧挫窘於凝脂烈於秋荼猶恐不勝若然者多受上賞少有縱舍課殿瞻之斯何時哉先生再爲學使南視貴陽中視河洛皆以寬和敷教不尚廟切比三受命而東深惟先型之墟文學禮讓豈不斌斌有如操法家三尺繩吾

弟模範謂何周士貴之而貴秦士賤之而賤齊魯之間可爲東周毋爲東秦廼稍緣飾初令班爲科條純用德化爲先輔以綱紀躬校六郡品隲藝文因其高下以相哀益間核行誼純駁施其激勸故化洽而士鄉風二三大夫憒焉受賞於朝先生以大體見稱課亦居最因知柄臣之指未必求多而奉法者過也夫當烈風蹴地長濤拍天鼉作鯨吞萬夫震駴而有鼓枻微吟躊躇四顧者此長年舟師矣層氷峩峩積雪千里

朝旭出海以蘇萬物冬之日也假令遭寬大之政雍容奉官其誰不能惟上下爭爲嚴急以赴權寵而紓餘鎮靜不大聲色坐收老成之名此非閎識定力超然物表其誰能之以此算計見効視二三大夫孰爲贏縮矣故曰先生誠長者也夫不怵于威則無所可畏不偎于利則無所可趣趣舍不滑其和方寸虛矣謂之至人至人之視軒冕圭裘若遺土也是故仕歷三紀位躋八命將膺大簡畫爲七卿而一日之養不與易

爲此其於世事何如矣今使君謀先饋爵以代釜鍾將奚操以進夫齊魚豈之間襟佩負海天下之山水宗焉而先生爲其士師士且以爲日覩士且以爲滄溟使君奉尺一之書問俗舊額請援以祝可哉夫岱之爲山穹窿峯矹上干玄霄日月蔽虧雨雲倏忽凡峯巒巖壑之奇如見如藏數之無有而後爲羣山之長海之沱涵滉瀁吐納萬彙江河之澎溟入焉而藏潢潦之涓滴入焉而受故百谷之委無所遁也此無他其體

虛矣海嶽之體虛故與天地同壽至人之心虛故與海嶽同壽此先生之所叅而立也意者使君以日覩爲杯滄溟爲顯奭而獻諸庭俾以天保之雅其庶幾焉即不能致者圖而俾之以告可也

鼓城山館文集卷五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六目錄
送大司空楊公入掌部政叙
賀中丞丘澤萬公征倭功成叙
賀大司空晉川劉公治河功成叙
賀姊夫都督侯公六十雙壽叙
壽封君梅岡陳翁八十叙
賀郡理益我周侯考績叙
賀邑侯小泉張君考績叙
送別儀楊侯改官東都叙
送張晉臺司訓為給諫令叙
送郡理周侯上民部郎叙

穀城山館文集卷六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送大司空楊公入掌部政叙

粤歲乙未河淮汎溢蕩泗及漕　上命楊公爲大司空持節踰治明年丙申黃壩渠成二潰順軌明年丁酉河決黃堌公乃導睢及徐以濟漕輓明年戊戌公入掌司空政矣方河事之殷法

宮有警將作受事而冬官之長闕廷臣請補至再　上弗俞也命其貳攝以聽已而三殿復警工廷益劇廷臣又請至三　上弗俞也命其貳攝以聽衆恇且震不測厥繇及是隄徙告息運艘載上始越五六人召公衆廷大讙謂嚮者慎於報可蓋虛以待公功云而東省諸道大夫分治魯衛之間以河受紀相與扑手動容慶公之以洪勳偉烈昭格　宸衷是有特達之眷而曰聖主善任人哉于子曰唯唯　上善任官故善

任人邦土之職在天爲北宮之宿有營室閣道以象宮室有天潢江水以象河渠盍一官云世主殿於居重忽於圖遠故或嬖極土木窮壯麗以示威而溝洫之政委諸波臣若罔訾省非任官也　聖上緩臨御之安急懷襄之奠後揆景之役先奄樸之勞以爲疏鑿不可必諸地而修管可必諸人舉其不可必者倚公而留其可必者待公不憚側席避寢以勤天下於本末之宜至密慎也洛水警予疇咨往又土階棬桷往戒

垂工大聖人之任爲古今同符一何盛哉且有所欲倚而倚不於他有所欲待而待不於他此非有精忠碩畫昭信　上心惟是沉璧秉圭薦其勳烈而人無異辭必不其然嘗諜公所興建於河而知　上之信公有緜也夫河之緩急如庖丁之於牛批郤導窾理解有餘運斤騞然乃中經首之會至於髖髀大軱芒刃難爲詠然熟視奏刀甚微法不同也惟河亦然可順而就而以有事爲事可徐而施而以無事爲事轉如游

環特如砥柱其法異也然或狃於難成之勢有所卻焉而沮惑於易躐之言有所搖焉而動此內無不貳之精而外鮮必然之畫其誰任之公自塗手胝足以與操蛇珥龍之神爭一葦之流彌歷寒暑備極焦勞而終不以天地萬物易水之尺波法在必遵而以毋道撓者萬端公弗爲動故沮法在毋塞而以必塞撓者萬端公弗爲動故其不貳之精可貫金石必然之畫如數一二上所爲唫察而獨契也舉邦土之全而內外付之是善任官因善任人矣嗟乎主之於臣無所不欲任也而有所不敢信豈其始願固然有不必信之志則上弗任有不必信之功則上弗任積於歲時發於瞬息試以芒杪成以丘山下迺日塞上迺日勞至於虛宅授之官也密雲之雨國事將如何矣昔者遂古之世主含淳德以御其臣臣懷忠信以事其主一堂之象辟猶一身聚精會神不言而喻信之至也孰使下之以文揣情而呈不必信之貌孰使上之以察行智而

不敢信之心兩相激而至此極乎夫張洞庭之樂神物下降晝長平之笑星昴應徵精誠之至上通於天不可假也故陽燧非鑽木之煇而景炎自柄方諸無旋淵之潤而明水潛滋物之精能徹日月而人之誠不喻尊親豈有是哉唐虞之世禹爲司空出荒九土入宅百揆五官之業統於一人其任如此不惟其精一之衷祇承於帝而獨以功能也公起河山之間鍾靈禹之都邑而纘其緒業將以司空進而端揆豈惟夢

卜是爲地文實式靈之故願公之總率羣僚咸秉不貳之精操必然之畫以陳信於昊蒼激精於日月而使上世一德之隆燭然復覩也於宗社兆人不其永有利賴惟公念哉諸大夫聞之曰旱哉由前善頌由後善祈頌不爲諛祈不爲昵思深哉舊臣之義乎受而獻諸公以代祖道

賀中丞丘澤萬公征倭功成叙

日歲壬辰以來島夷秀吉憑怙其險僭爲封豕雄虺荐食朝鮮之壤主臣播越請命於　天

遣文武大吏盛徵師徒深入其阻倭徒再北不支陽爲請款陰濟厥師整居海堧驟不可去必得三韓之宇而甘心焉廷議宿師有年請且寢罷　上猶赫然憑怒以是蕞爾蠢蜮不亟殄遏予無以子萬國乃命御史中丞萬公佐大司馬邢公出討賜之節斧以行公既受詔馳渡浪水陳師王庭得檄四路將吏各殫乃心力鋪敦熊彪之旅致罰之大罰敢或有不共命以干常刑亦會僉渠秀吉伏天之誅戎心方憮望風而靡

乃使將軍一元要其酋石曼捉諸泗川使將軍貴璡其酋清正棲之島山使將軍綏琦其酋行長踣之栗林使將軍璡呼餘皇而進薄其水軍蘭之海上繼焉樂浪玄菟之間廓然夷清復爲完國其王若臣庶震服感悅稽首稱萬歲頌再造恩上爲告廟荐勳御明堂受捷以策書命公晉爵右副都御史賜之御府之幣世延其賞客有乘軺而過以告于子子于子曰偉哉中丞之伐則信霍耀鴻龐丕勛未有之烈於鑠盛哉部人

伏在藪澤竊聞島夷之難星紀欲周矣變緯宵
樞之佐所爲周章衡決借前箸而躊躇擁旄
飾之臣所爲執掌驟屑從白羽而四聲慷慨憂
天之士所爲抗毫頰而陳遊談喜事之儔所爲
敝舌吻而議皆是物也　聖上超然曠覽毅然
獨斷盡格首鼠之謀選於有衆得公而任之遂
使蜂屯蛇引之徒靡於嵎夷之阻鼉作鰐吞之
衆燼於海若之都懸梟徼於蒿街築鯨鯢於狼
望此其殊尤絕迹砰砢橫朗繡青鍛玉之儔不

能鋪銘鼎銘之酬無以槩矣客曰唯唯子熹
公功未覩其大也夷之披猖而來豈爲濊貊高
句驪彈丸土哉朝鮮既食必軼而入遼海遼海
既踞必制而入盧龍則憂在左輔矣爲左輔肩
背勢不得無遼海爲遼海羽翮勢不得無朝鮮
是故功懸絕域利歸都輦此其爲宗社之福與
于子僥而惟曰客言似矣雖然徒大公功豈踰
所以大哉夫鴻均之播萬品肖翹靡遺非慮而
施也大親之咻孺嬰痌瘝必應非利而仁也王

者之覆華夷除其疾苦遏其寇虐非有爲而爲
也故曰大德不德是以有德而以統壹之盛借
唇齒於項尾之墟以太上之恩摧便否於臣僕
之國非所以爲號矣且自三代以降撻伐四夷
代不絕書如漢建元之定朝鮮則納其地爲四
郡唐顯慶之平百濟則納其地爲二府莫不因
窮黷之威遂并苞之計惡有壞已墟之社城既
覆之墮取而不居爲而不有如今日之盛與而
猶以利害商之何其狹也且揆諸倩勢抑豈其

然國家際天極地經緯萬里吳越閩廣之郊以
海爲池與魚服之民共之倭從俘廓登陸如出
竇穴誰則爲藩而卒就殲夷靡有遺育即遼左
盧龍之塞一堞垣爾東胡鮮卑鳴笳盈耳旃裘
匝地又誰藩之而自受縛縶蠶縻至今也奈何
山海無閒之險九泥可塞而必以屬國爲藩乎
彼其疾痛呼天何音之擇我弘字小之宜亦安
得不借聲屏翰以厲士心其實未必然也　聖
上爲華夷共主寵綏四方亦越箕封之國世在

懷保比內諸侯蠢玆島夷敢爲蠆尾以螫我邊
服傷鴻明之化故不憚倾庾掃境拯之鼎鑊之
中豈有較計哉夫患切同舟則胡越明其一體
鬩關異室則比鄰重於纓冠此人情也而於此
施不報之恩儒無心之澤起白骨而肉之此汤
鹿之征讓狂譎煜而有苗之格謝其鑒匈矣故
知今日出師之名義而後　上之威德益弘明
上之威德名彌後公之勳庸益大子何算其渺小
而捐夫赫赫者哉客聞若言惆然告遽會漁陽

諸道大夫來請謁賀之辭因次所與客語以塞
使命

賀大司空晉川劉公治河功成叙

粤歲戊己河徙單砀之間運渠梗塞　聖上閔
然念之下九卿臺諫舉才望臣往又咸稱前少
宰晉川劉公時兩都卿座慎於揀簡虛或經歲
及是立賜命晉起公於里命總河漕之政兼制
東南七部古所謂半壁天者自朔設河臣權任
便宜無出厥右而公不爲華亦不爲懈亟馳至

河上大集諸大夫吏士博求故實以爲治水如
醫急而拯其敝則無若治標緩而圖其成則無
若治本且緩且急而不可偏治則無若標本兼
治今運渠塞矣病在喉嗌不拯其標惡可而河
流上流病在腎腸不圖其本惡可故必兼而理
之　天子以爲然使終厥緒則先鐫支渠自三
仙臺至義安山作三月竣則疏徐邳運河自鎮
口至宿遷作三月竣則開新集故河自東鎮至
兩河口作百日竣夫取諸名募與河隄之徭計

十萬而贏費取諸鹽筴與漕折之羨計十萬而
縮而三百里之流隨公前箸如建瓴焉乃秉玄
圭北面告成　上曰予有清貞之臣克成厥績
以釋予南顧其進大司空予一子官命以玉函
之冊先之衮錦及諸大夫吏士差受金爵公拜
稽首對揚　上之至休命徐揚兗豫之郊則無
不歡呼吟蹈厥成功東省撫臺劉公按臺楊
公使謂舊災以是邦之隘敝迫在河隄催不能
贊襄大役是懼賴司空之成得免於罪竊不

厚幸以吾子之習於司空敢請善頌之辭行也拜命之辱仰而三嘆二公之爲東人戴公則有以矣竊怪今者之役以功烈鴻鉅如彼而成何易也往讀漢宋諸史所述治河之難膾中語爾嘉靖乙丑河決飛雲橋以北朱大司空鑿夏鎮新渠盧居野次方岳大吏駭涉沮洳車轍如結三省發閭左奔命裹糧荷鍤肩摩於塗如貫蟻也再更寒暑乃有成績萬曆初載潘大司空崔鎮高堰之築所費物力俱倍前功而以河淮二

瀆闔於海口歲日兩時僅乃克之猶不輯於盈庭之議此皆親所覩記近在封壤可指數也夫動衆勞民爭於不測之淵其艱危乃若此矣今公所勘鑿豈減築事哉新集故河伯勝國賈魯所開壅塞有日潘公嘗欲復之以無所措四百萬而止今雖賚塌自決遊溜成渠而趙莊以下可四十里計猶不下百萬傃何以數萬就也漕渠疏淪豈不亦運之掌中而兩洪淺涸業已褰裳而涉一旦飛水三千濊[illegible]三百惟春葦之所指六丁之闢不駛於此矣然公始而規畫若取若携無夷猶之色既而告成若遺若忘無矜詡之貌何其易也夫才智果敢能然乎哉夫天下事無難易以人處之則難以事處之則易以人處事者其箅在人以事處事者其機在事呂梁之遊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生於水而安於水與齊俱入與汨皆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從水之道而不爲私是謂以水治水順事之理而不爲私是謂以事處事無心故也夫事有心

則難無心則易能忘勞逸矣而不能忘利病則難在利病而不在事能忘利病矣而不能忘誹譽則難在誹譽而不在事能忘誹譽矣而不能忘巧拙則難在巧拙而不在事彼以事處事者終日爲而未嘗爲不以心與於爲終日用而未嘗用不以心與於用古之至人以此執其環中以應當世而公所以成功之易與行也束髮而從公遊固甚習公公之才於鉅細夷險無所不宜其學於百家六籍無所不窺而其精神志氣

之寄則邈然托於象帝之先含於太素之始而不涉世之滓垢豈嘗從至人遊而有所聞於道與吾聞有道之士心如淵泉形如處子不偎不愛而人爲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故其視數百里之洪流猶堂坳覆水而芥爲舟也其視數百年之永利猶石火電光不移晷而移也何者其心不與焉平成永賴之烈直應迹爾不知其易況知其難嗟夫有成與虧昭氏之鼓琴也其心有也無成與虧昭氏之不鼓琴也其心無也明

於鼓之不鼓而公之所爲應世豈惟是二瀆之流今天下滋多故矣以難之形劾而不信於上以易之形劾而不重於上惟有心也　上且不能忘其心以洩疑貳下且不能忘其心以釋憂危何論難易公既以清貞之履上格宸衷進而宅揆柄樞必能有所感動以成虛已之功世豈有難事哉夫憂在內者不言外憂在遠者不言遠故吾於公有望焉二公報曰所爲邀吾子之辭以公之有大役於境上而齊魯宋衛之間吏

無星駕里無夜呼事成若罔聞焉是公功在朝家而陰有造於吾土也吾子儼然棲於丘園曷不惟閭里是念而洗及當世非所聞矣行也回然自失不知所對而曰信也二公之爲東人

公則有以哉

賀姊夫都督侯公六十雙壽叙

原夫饋漿撰杖禮敦崇老之文酌斗稱觥詩備靳年之典非以導迎景瑞保合元和遊禮讌之津涯闡仁壽之鑪冶哉近代以來斯儀彌縟譬山指海之誦盈作者之綈綃鏤金囊錦之囿滿豪家之堂牖子弟非此無以事其父兄閭閎非此無以洽其姻婭斯以煩而不厭華而近情協諸義而可行有其舉而莫廢者也其在吾黨一何寥寥與享豐鍾鼎有嵩於洗腆之歡年逮耆耋或闕於壽祺之介此豈獨土風樸茂文巧未開亦云生業之凋殘交情之凉薄爾矣欲以勸孝禔福熙融化日不亦遠哉予嘗念此竊有慨焉歲在實沈之次姊夫都督侯公旣周甲子文

越二祀日月邇於降婁伯姊夫人亦稱耆壽孳
瑟在御孫子盈廷瑞旭卿雲紛綸庭戶恢人門
之上福宇內之至娛也一介毋弟纍然艾矣羨
齊年之康吉感同氣之蕭疎歷鶴算以馳欣河
鴈行而增懌乃率闔門子侄二十有二人款公
門而壽焉苞匾既陳簫管備堪猱纓攝袂登自
阼階載拜而稱曰嘻吾兄吾姊宜茲純嘏哉夫
洪範之福五淑於壽康攸封之祝三成於儗似
此吉祥可願不必得於天乎然嘗觀之谿谷之

喁非無飴耆之箄而弗自愉也閭巷之族匪無
羨錫之祉而弗自華也壽必居榮其饗乃逸子
必克樹其澤乃長而不然者所謂多辱多懼方
戚於厥心何福之能爲今君矣稟芳土之華貫
備文武之鴻猷奮迹章逢致身金紫撫劒抵掌
則銘勒燕然秉鉞擁旄則兵銷越嶲至乃鳴珂
環衛應文昌上將之階珥貂彤墀在帝座諸矣
之列斯已馳光寰宇流耀鄉邑矣暨我伯姊地
居內主爵稱小君御褕狄之華修圖史之訓不

亦匹庥鼎閥鍾貴儒宗者哉至乃慶流子舍
龍翔鳳翥之材瑞衍孫枝森瑜珥瑤璟之秀並
將藹葵天苑策足高衢續蕭國之崇勳繩中丞
之舊武矣而吾兄與姊方且恢燕翼之謀進鼎
俎之養丹嶺並渥玄首同華儀東海之木公儼
西池之金母踆蘭家之兩鳳騁呼氏之雙龍猗
與都哉其遊於姑射之庭而嬉於丹臺之館者
邪夫榮啟氏之大年負薪在野此壽而弗榮也
彭澤氏之衆子盃酒自寬此多而弗樹也信夫

鴻鈞之播今古不能値其全大塊之吹鉅細無
以均其量矣吾兄吾姊之純嘏求之當世可幾
睹與自今以始其勉進七鬯夷愉樂康以逆九
命之褒迓千齡之祉一介孤弟其尚有所庇依
以華宴歲厥惟寵哉於是以夜光之犀汎洞庭
之醪進爲大椿之歌歌曰彼廣莫兮無垠睡環
材兮大椿上扶踈兮敵日下軋芴兮干雲狹鄧
林之曖蔓卑若木之箭蔘砥九霄之巨棟拂萬
里之遊氛願大年兮無數歲八千兮爲春以爲

兄祝則又以紫霞之觴酌瑶池之醴進爲護草之歌歌曰彼護草兮卒儔樹北堂兮孔幽兆宜男兮蘼蕪佩明德兮嫮修葉淒淒兮綠曜華扈扈兮丹桑蔭椒聊兮蕃衍縈葛藟兮相樛歷千秋兮百祀長娛樂兮忘憂以爲姊祝則又爲叢桂之歌歌曰望小山兮嶽岑桂連蜷兮布陰橫五枝兮蓋廡挺八樹兮成林寫衆香兮郁烈落丹實兮芳芬折瓊柔兮天路迫采瑶華兮月宇深爲兄姊再祝則又爲蘭漪之歌歌曰蓀曄曄

兮揚揚綴朱榮兮四香滋九畹兮服媚藝百畮兮含芳轉光風兮曖曖流麗日兮堂皇紉幃裳兮未沫垂奕葉兮無疆爲兄姊三祝子侄族姓歷階並登或抱璠玙之美或把瑶臺之草或羞度索之桃或攬丹山之棗莫不考松厓而稱算徵崑閬以爲期協氛雲溶歡聲雷磕者矣主人乃率孫子降階致謝曰承君之貺貺以四瑞敢不拜嘉繄玉樹青青兼葭是倚常華曄曄枝葉攸依敬舉大弟之觴福祿壽豈偕之無斁

華之詩而酢焉乃命染綃之士屑丹塗粉爲四瑞之圖幕諸其堂而退

壽封君梅岡陳翁八十叙

予子曰余紬漢書史而得二高士於豫章也梅福當西京末造以南昌一尉掛冠自免陶彭澤福當西京末造以南昌一尉掛冠自免陶彭澤爲貧而仕到官八十餘日不能爲五斗折腰賦歸來之辭以去清風亮節世至今皆艷慕焉夫岑毘均利華首忘歸軼路馮權虞淵不返古有之矣今無盛滿之累茂止足之規而芥脫風塵

飄然遐舉此何人哉然子真既隱數假軺傳上書條對急政所譏切王氏鼎鎛耳之淵明耻仕異代而集錄古今羣輔以寓思治之心後儒謂其欲有爲而不能此其人固皆用世才也惟其遭逢阨會不能涉世未流又無能發其未盡于嗟默默有托而逃爾若乃處平明之世既無所感於時弘垂裕之澤又有所伸於後如我陳太公者豈非高蹈真隱名實並茂者哉陳太公者瑞之世家也瑞在豫章之西溪山環峙風氣淳

雁稽其地志盖有稱陶令之里與梅尉之宅者而太公之居近之太公世受戴記爲代儒宗經術行義似子貞文雅風規似淵明徵詣公車受吳州博士以其學爲師燕南之士化之而攝匊邑印綬又以其學爲治燕南之民若吏翕然向風矣乃新令者至而以供張不辦望之也太公捧腹咲曰此視而公何若以優衣老生爲他邑令長擁篲蹴蹠若丞史而公緻故篋行爾即日上書自罷終不返顧去而隱於鳳山錦水之間

徙所謂梅岡者嘯傲弋游倘佯乎塩笑之表里第目爲梅岡隱人不稱故博士也夫以文學之秩在今與尉之間去而隱於二君之域左顧右招若可友千古者此不稱三高士哉太公歸無何時而吾宛君矣豫華公以其經奉大對郎比部有聲廷中居又三年而郎用秩滿課高第太公亦爵爲郎也居又一年而兗州上太守闕朝廷以比部賢能治劇剖符而遣之居又三年守將秩滿且以金章赤帶爵太公號爲守比古諸矣秩矣學士聞太公者則慕而稱曰彼陳先生知天道哉以斗食之奉留其所有餘而以千乘之封收其所不足知太公者曰不然彼陳先生萬觧舟也去之豆與區之水而不爲輕加之鍾與后之水而不爲重其受弘也然吾觀太公遭世鴻明以耆儒大師橫經囿丈稱說先生非有履霜介石之感徒以一語不中輒弛其半遍之綸棄若管蒯而君矣操其世業効諸朝家舉太公所蘊崇憤邑撫孥而不得施者盡象指而

出之方諸去妻子而遁若責子而歸之天何寥絕也夫始而遯於世無二君之所有繼而取於世有二君之所無而以稱三高於里域有餘不足之分宜何如論哉太公益封之歲壽且八秩君矣以其誕辰布席恭觴上千歲之觴於舍宗室吏士聞而謁賀者聲殷於庭君矣謝弗入也屬郡之長若東平劉君等屬邑之長若滋陽楊君等謀無以觴獻請以辭獻訪諸子子子謝曰懿哉諸大夫之舉夫以君矣之貴貴太公太

公弗謂餘也以君侯之賢賢太公太公弗謂倫
也則請無祝太公而誦君侯以祝又請無誦君
侯而徵兖以誦夫兖大國之餘也天下之郡固
無劇於兖者而兖之政亦無劇於今者當君侯
甫至而海上之兵未解取經賦之所未殷以填
巨浪而不甚費則惟君侯繼而河溢里父陂南
境之民以相宣房瓠子之歌而不甚勞則惟君
侯又其間礦使者出東州之吏與爭職而不勝
至以瑯琊之壞為磐而兖有礦而無路於礦則

惟君侯又其間稅使者出西州之民與爭命而
不勝至以衛漳之水為膏而兖有稅而無間於
稅則惟君侯嗟夫民當其憔悴時易德爾深巖
窮谷黃髮稚齒方且屢五袴之謠與麥秀之詠
而以諸大夫之籍併而効之太公行也願賦七
月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言羞老也曰稱彼兕
觥萬壽無疆言親上也以代祝辭可哉夫以君
侯之貴貴太公是以有涯壽也以君侯之賢賢
太公是以無涯壽也且夫二君子之年固至今

在焉況其長世者哉

賀郡理益我周侯考績敘

司理周侯以萬曆乙未稱子大夫於廷特銜佐
兖是贊觀風之使兖人雖曰是衛湘世家也伯
父方岳公視我學政仲父侍御公視我馬政至
使君三矣使君疏通而惠濟速而誠栗而不殘
寬而有制其始至也科條既布部之吏肅然嚴
之少選也紀法既張部之民帖然安之少進也
政成譽達上下遠邇翕然孚且繇焉三年奏績

乃受綈金級玉之命發其治行而錫之爵及其
二母謂太公吏秦中別有錫也使君拜稽首受
命兖部大夫以謂北鄙人鄙人故魯諸生仰使
君之聲教敢徵舊故傳曰孔子為魯司寇設刑
而不用國無奸民三年而童甫歌及綜厥實行
者別於奎婦者不飾賈豎者不彫奢倭踰法者
越境而徙道者不拾至者如歸夫豈無以致然
且夫兩觀之誅何嘗弛刑而曰不用與夫設而
不用者非無刑也有先刑刑者也曰寬猛相濟

政是以和夫寬則民狎狎則玩玩則有刑猛則
民怠怠則佚佚則有刑夫惟寬以濟猛則有所
懷而不忍猛以濟寬則有所威而不犯民之無
辟將焉用刑古者列國之卿謂之司寇化而為
郡執法之佐謂之司理寇故魯也奉先聖師之
官而祕者其訓使君懋哉使君在理三年矣二
十七城之政無不察也而或無麗於文罔二十
七城之條無不問也而或無納於調刺夫以舊
魯之遺愠潰氏之侈公慎氏之悁沈猶氏之謁

與夫少正氏之偽而擾羣豈其盡無而令行禁
止應衆不作亦幾於刑設不用矣斯何修而然
哉使君才有所能為而志有所不欲為力有所
可盡而情有所不欲盡蓋純然以仁人長者之
心調寬猛之宜釀太和之氣三年有成荷天之
寵不亦稱哉嗟夫今之魯猶昔之魯也其勢有
不同者理之長曰守其上有監司焉錯而臨之
者以十餘數又其上有部使焉錯而臨之者以
三五數又其上則主爵執法之卿待其殿最以
復於朝即欲操縱張弛自取於繩之內外其將
能乎此一時也寧獨勢然政亦有不同者河渠
之役不問諸水而問諸陸海外之師不徵諸裔
而徵諸國山澤之藏麗於地中而衷於地上關
梁之稅舒諸境上而刻諸境中夫民也睆睆然
在纏綿呴呴然蹈湯火其散久矣噢而咻之猶
不知命奈之何其以刑也故以司法之權寓長
民之畧斯使君所為繼二父而大造東與抑司
法之難也已操其名而人居其實長民之難也

已累其實而人制其名不相入也要以平心賦
政調寬猛而釀太和其軌一爾孔子試宰中都
政成而四方則之陟為司寇所施於魯不愆其
素蓋是物也故魯君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
如曰天下可乎請以童甫之詿衍而為頌頌曰
衮衣童甫公憲於魯纘我聖師綏此舊土其惡
如風其膏如雨允也神君實獲我所又曰童甫
衮衣惟民之儀三尺常懸百城是師政既成止
皇則命之允也仁父實獲我私成而授諸大夫

采以爲獻俾觀樂於魯者聆焉

賀邑侯小泉張君考績敘

邑侯巖海張公理邑三年奏最於朝　天子登其治行賜策命而寵之君侯拜受於廷無小無大胥相變也有澤官之儁若而人謁于子而請曰諸生荷父師之教日摳函席斐然向風今逢天之錫慶式歌且舞宜有揚觶之辭是在長者于子懽然動容曰君侯之承寵邑人士之休也微二三子命之固願有辭然古者陳詩紀政職

在內史講德考風俗諸鄉校二三子何以稱焉諸生曰唯唯君侯之政長者飫聞矣書生亦何知竊聞巫馬期治單父以星出入而單父治益其勤也宓子賤彈琴不下堂而單父亦治益其簡也夫勤則近於刻厲而不失之煩簡則涉於因循而不失之易其必有本乎君侯之治益兼而有之勤於衙石而簡於牒訴故庭少爰書勤於聽覽而簡於將迎故旅無豐纍勤於公家之賦而簡於徵發故閭左不勞勤於胥吏之程而簡於條教故刀牆罕試出而簿書入而鉛槧秉燭而理竟燈而吟此兩單父之政並時而程也三蜡之間兩臺諸使薦賢至天官御史最其大凡以復於朝而寵渥降焉彼二子之於單父有是乎哉子子曰善哉二三子之議雖然牖中之蚤可覆視也君侯有異政子知之乎曰者主上以內藏日詘小用日侈不忍索諸民而索諸地礦使者出不忍厲諸農而厲諸賈榷使者出共在吾省東自海上放於瑯琊西至九嶷北

至安梁坏墉之阜無不穴也且及室廬且及丘墓吾邑有之乎河津關梁蜂屯蝟集名城大邑百室之聚貧販檇不無不搜也吾邑有之乎夫椎鑿徧山海而不及阿之林麓者非愛其土也胆驗滿關梁而不及阿之塵隧者非愛其民也曰彼實有神君焉必且爲元元請命必且不事中人故睨而去之爾此其福德吾邑何啻天覆以較諸賢聖之時雍容而理何啻壤也昔人稱

今羨焉令有蛟蜃攫挈軒鬐鋸齒懸人以嬉腹不厲鬻者此夫乘輅傳而娆者也駑駘佚佚實煩有徒蒙茸跋扈灑野蔽天此夫受稍稟而蠢者也假令一入吾境其所吮噬其所躁躪何可勝道而以良吏之名折之疆上可第稱長者之言而曰偶然耳乎嗟夫吾邑則誠庶矣今縣寓之內方制萬里無地不虎無地不蝗民將柰何繼此疏君侯者誠以虎與蝗爲喻而白其異政於朝　上且亟召東阿問何以致此君侯必無

請也請以蜓該爲脞秉若蝗也者而盡祛之太平幾可睹矣一言悟主宗社之福君侯念哉諸生曰異夫長者之言此非諛也比者歲嘗大旱稼且盡槁君侯再雩再應遂不爲菑誠所感也誠能動天必能悟上吾其須矣請從羽翥之末頌中和樂職之詩爲君侯慶

送別鴈楊侯改官東郡叙

黔陽維斗楊侯以文學高第簉仕吾兖別鴈三

周攝提歷綰郡邑之符有惠政焉兩臺交慕其賢使攝府篆兖人大讙河院劉公亦慕其賢表遷東郡使主河隄兖人大戚諸屬大夫介寧陽徐君問言北鄙之農以先五馬竊惟朝家體國建官郡五服而疆理之立之守牧佐以丞史別鴈參焉州邑之長北面惟均體非弗崇矣仕者趨蹙額就之何故哉二千石秩重視古君公大吏改容下之在禮然也丞位亞守月計有餘埋官奉直指三尺周行列郡是惟紀綱之僚而別

鴈以元士之秩介在季孟之間俯不勝仰慶不浮讓事上則難諸邑令長舊軒翥之翮蹀騰驤之足眉端常若栩栩別鴈以分臨之無節制也或者進而鞠曲退而抑揄陽爲蹙折陰爲強項稍着睚睫報不移瞬御下則難同官爲僚誼若昆弟名位鱗次瑕釁易生輕於自用見謂虛憍工于得民見謂市寵園則波芽方則枘鑿此又難之難者自南北諸郡府大抵然矣何論東與兖哉抑聞之秩無崇惟才是運地無散要惟

望是成君矣通敏士也學博而贍識高而朗談說世故沛若縣河聲畫政機觀若指掌豈尋常繩墨人哉君矣佐兗三年爾其莅城武與曹則西土也莅鄆及沂則東土也居而莅琅丘則四郊也三分全兗奄有其一矣況進而守大府哉比者年穀日儉誅求日豐猰貐飡毒夷羊滿野一二遺黎剝膚及骨舐糠及米重足累迹以望更生哀哀始矣君矣墝礦鹽之鋒財稅征之額簡供需之費增驛騎之直又以其間存問老疾

綏戢流亡恤民有婚寒士有養所莅之地若拔茅宅而翦清颸出陵陰而就冬旭留而鼓舞去而悲吟以時政之繹騷而免於隕越實惟君矣之功使者行部曰良叅佐也改容而肅之如守州邑之長曰良府君也北面而嚴之如守守丞以下曰良僚友也傾心而洽之如鴈行焉此非有瑰奇邁衆之才特達絕羣之望而徒操空頭以格於上下必不然矣大司空得於歷試奄有兗而與東夫豈有所軒輊於二郡亦惟是一準之流億萬之命脉計非才與望不可爾君矣行哉兗則魯墟東則衛境兄弟之國也難易等爾由兗而東亦猶在堂庑之間豈但駕輕就熟所借前者漕乎夫漕則苞絡羣流而效之都輦如貫珠也彭城以南二濆之喬滙而入海其勢必多故矣北則爲兗汶泗諸水境之所出也其制在委一有沉璧之役兗之吏士躬環奄檝與淮分功東郡徭卒偃息滻亭之上時其堙塞而導焉爾逾年御漳大涸北流如綫清河廣川界上舟膠於塗檣倚於岸間諸水濱兗無聞焉東之吏士謝過主臣何嚮者之逸今勞憧也大司空之亟借君矣而不暇爲兗計幾以是哉異時淮兗河吏歲有土功幸而告成金紫高蓋操契而取東郡則否惟其逸也今者東之河政不甚後淮與兗矣豈其選於有衆而進以常格亦必不然漢之吾丘壽王都尉東郡以文學爲九卿宋之后有道出判濮陽以經術列侍從皆以是

與是官也古今品地雖不必同職守均焉以君矣才望爲國宣勞超乘而比於往哲如電鑠矣君矣行哉諸大夫幸在同舟無亦公家之急是爲豈其私於邦域

送張晉臺司訓爲徐聞令敘

往余聞閩海諸邑多卓修鴻碩之儒心竊慕之而頃者張晉臺先生以文學高等捧博士檄爲吾邑師其人容與都雅瑩如玉樹探其韞蓄殷

百氏而出之正席而詔士端模飭範肅而有只介而不峻老僕從子弟執鞭竊心醉焉以爲先生經行品地視集英一第直故物爾而辛丑入對報罷如前又不能用部使者請分東膠一席也剖符而命之使宰粤之徐聞徐聞者古合浦之境三面距海而南與儋耳隣此其去長安萬里矣士獻鱣而色項然先生曰否受爵於朝如金在冶爲鈞而鈞爲戟而戟顧所鑄爾且南海珠崖之徼終陸二大夫不思叱馭往哉何謂萬里余曰都哉張先生信卓修鴻碩之儒其志廣矣今海內學士射策文石之陛紆朱荷槖列爲近僚豈盡出先生上者然而不得與比遇爾夫鉛刀呈寶純盧沈淵款段受纓騄黃伏櫪物固有之人獨不然咄咄稱怪何哉老僕荷蓧林中不卹官師而卹農圃請劾所習夫吏之養民師之養士猶農圃也勤其播蔾去其蟲蜮而毋戕其天是謂上農謹其滋培周其籬落而時登材焉是謂良圃吏與師其道一爾先生既宜於士不宜於民乎哉且先生之於士先奬進而後督

程右行義而左華藻旌淑而修其慝挫銳而植其羸父母之道也施於有政轂轉機旋亦運而已矣夫洚水懷山嘉禾不蓺疾飄振野茂卉具腓即田於東皐之沃場於南山之苑無歲功矣況直區區負海邦哉彼負海之邦其先固樂土也今珠玭砢戍之奏列肆而命鮫人流離果布之輸交關而織錯繡斗大一邑浮游島嶼朝夕之哄耳此惟不能撫而有之尚可以文法科條束縛而振聾乎夫金石不焦則膏雨之施寡河

水未沍則旭日之煖微民方罷極固易德也先生念哉又吾聞之令亦師也士於四民之中其桀桀者爾辟之樹蘩其翹翹者爾非有二也今之良吏固不無丞進時髦以明典勸至儒生休戚忽若秦越間亦有之蒸羣或弗充而召之往役環堵或不蔽而懸之守閭辟雍學宮則仰而視蜚鴈塵折道左則謝而命車驅其視青青子衿若將浼焉而曰吾以為民也士之為吏子弟安所異於民哉夫與化作人循良上課文翁常

衆永有令名願先生之以令為師也滋生於民成材於士其為農圃豈矣今制長吏治民有狀詔詣闕庭上者臺諫次得郎曹先生行矣旦日披金閨之籍有從海邑入者必詈臺先生也士毋為先生慨政少集英一第內吏等爾司訓李王二君率諸生為祖道謂予言有徵述以洗爵

送郡理周矣上民部郎叙

周公以楚世家司理魯郡屬時政方艱吏如沸湯救火日不暇給公佐直指按部一用寬大行法詔瑣細毛舉堅直不問即有巨蠹宿猾縄以三尺毋假貸也淵然惠和凜然肅栗郡邑之政咸質成矣壘丙迄辛六更歲旦兩臺暨諸使者頌言治狀且二十餘今歲簡法吏之最次補省郎公將民部諸屬大夫悚然而慨指有兩端習魯政者曰　天子堅久任之令即執法之佐近不下五六暮勞倍疇昔魯方二千餘里勞倍他郡矧他郡之政參焉公之績茂矣第令內召一人釋公焉往何民部也習朝政者曰不然邇所

徵郡邑諸吏待詔都門三雛寒暑惟不得半逼之綸以當縣官若便宜補省郎者滿考奏最且紆朱拖金出矣即公徵而入都門淹速之度洗能揆之東原守君質諸北鄙之老對曰善哉諸大夫之議為公慨者惟不得侍從為公幸者亦謂侍從不啻得也總之少民部邪　國家折衷舊典司農之職寓之地官號為民部夫不以金穀之政民之自出也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民得有其天以奉大君而後王者得有其天

以享大物則部所由名矣今且奈何夫諸司之難難在有可爲而莫與爲民部之難難在無可爲而莫與不爲也礦使嗜人膏血以代山海之藏割其十一輦而輸諸內司農不有也稅使張四面之網羅人於塗割其十一輦而輸諸內司農不有也區區守陳藏之餘握算卦觔間爾官中小用與國之大禮動以千百萬不取諸內而曰司農九塞軍需若海裔山陬之旅飛芻輓粟動以千百萬不取諸內而曰司農司農之長若

屬能鞭螭駕虹蒸爲雲霧而雨之金穀乎此其平爾有如天不過亂揭竿烈帛唯於閭左毋論安危所係而私家之賦日且益盛公家之費日且益衍司農之長若屬又能厥泉闕地勺不竭之淵以注之乎大夫曰民部民部談何易也主爵盖亦籌之故及徵召之間先簡循良列在地省以寬國民之厥任豈出臺諫下哉今臺諫惟無言爾有則以水投石格而不入甚者以石投水沒而不出即有爲國與民之志安從効乎朝

之大政具在部司以其閒補苴罅漏猶幸有萬分一及民保所謂天之天者故民部子今滋要矣惟是鳥繹濟河之間當時政之艱免於阽危而保有家室一旦奪而去我使稚稺之嬰呱呱而號無告大夫毋亦戚乎守君曰然公陟而在列膏雨之澤施及垓宇宛猶首被焉竊聞故與省郎有地望者得改臺諫今直以待詔踰時微道先登爾九軌之塗既闢鳴鑾超乘而前公其首路哉北鄙人曰唯唯有之夫非公志也受命

飲水惟國與民是念皇及其他大夫取祖道

穀城山館文集卷七目錄
上大宗伯裕春表宗師七十壽叙
賀憲使瀛陽李公考績叙
賀滋陽武矦三年考績叙
代兗部大夫上府王劉公生辰叙
郡丞劉矦署沂德政叙
莒州牧徐矦入覲叙
送邑矦見庭張君入覲叙
賀鄒令梁矦考績叙
賀魯藩務本王孫勑奬叙

穀城山館文集卷七目錄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七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上大宗伯裕春表宗師七十壽叙
吾師裕春先生以萬曆癸未起家南太常卿歲
中遷御史大夫再晉至大宗伯又明年乙酉年
滿七十上書請老 上降詔留至再若曰鼎
梁虛席旦日且有新命而先生嘗校士齊魯齊
魯諸生吏長安中者十有七人謀所爲先生壽
謂某當致辭行壺髡則執業先生辱國士之遇
忝錄錄無以稱即不嫻於辭攻無以爲諸生先
嘗念自古有國光啟隆平茂慰景化必有老成
耆碩之臣列在周行暴於天下豈惟借其聲施
以熙化理亦謂其操之潔白貞一足以廉頑靜
躁而德之敦大平直足以朴彫寬鄙使人主有
所嚴憚而廷士大夫亦有所矜式也此之爲益
寧可以名數求乎 主上獨秉神聖冲齡御宇

而異日柄國者不惟深根固本至計使　先朝豐芑舊臣越在田里不與國家之憂則識者慮之以爲一命之族樹以宗老百年之邑莅於社木今　主上富於春秋而無黃髮之臣面槐列棘圖治之謂何頃之　上自親政屏除祕法一與天下更始乃用廷臣奏薦大召端清久舊之臣延置有位於是　世廟以來數十年長養培植之材一旦英俊雲從儼然百僚之上四方聽聞則罔不震耀驩欣下太平之治豈非千載之

一時哉先生當　世廟末年以直聲著諫垣坐劾權相私人出歷藩臬可十餘年入而田翔卿棘往來二京久之以病請告棲遲里閈十有五年乃後起至今官平生廉直儉朴不滓世氛以九卿之重歸臥閭門處於紛華鉅麗之都而家立四壁出無車徒角巾布袍蕭然寒素不名其貴臣也其視躬高潔超然絕俗乃如此而其與人游處即又和平寬濡不爲崖異能使野老爭席海鳥忘機陶然於無町畦之宇故天下仰先

生之操而飲其和沈之如泠風而飫之如醇醪則豈非所謂廉頑靜躁朴彫寬鄙上見憚於主而下爲士矜式者乎行受博士詩嘗有感於周道之隆彼其疏附後先之臣號爲腹心干城至於空迹中林而上與唐虞埒烈乃其謳臺之辭則以羔羊素絲數語盡其大節而不及其他蓋當時所以品士者如此及觀劉邵人物志所列十有二流以清節家爲第一謂其可任師保次則三才純備德厲風俗且爲國體斯二者士之

標也俯仰成周以後求清節之流於漢得貢大夫禹唐則楊中書綰庶幾近之貢公以儉直立義至賣瑯琊之田以應辟命人主稱其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公權居無第宅出無車馬一受相璽元勳貴臣屏騶減樂至今以爲美談則邵所稱也而清節之士往往磏直局拘不能弘恕以語於國體則隘矣乃先生高風素節潔逾秋霜瑩如白水而遠心厚度直若吞雲夢負大鰲無所芥蔕則所謂瓠而不堅

淡而不醨二公遜烈焉羔羊之詩固云委蛇委蛇自公退食夫惟厲素絲之節而又弘委蛇之度所謂清節與國體兼焉者與緊成周多材貽謀翼歷世滋顯如公高公望夾輔王室越有年數莫之與儔故其蔚爲聲詩稱以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蓋其氣所凝也先生　三朝舊老儀刑百辟以勤相我　國家億萬融樂之運且與公望公高比年較德何言楊貢不佞之謂先王有南山之什在請以爲諸生贊祝

賀憲使瀛陽李公考績叙

歲在辛丑明堂大覲禮成時洛陽李公以東郡守滿也兩臺奏言充之左部實維山海之交民勞弗康請以東郡守某佩憲大夫印綬且兵且巡制曰可公既受命乃莅瑯琊之都班序條教討究訓典以與吏民從事三年甲辰政有成績兩臺報狀制下天官御史言臣等竊見憲臣某所部吏稱民安四封大治課最東郡時　天子曰俞咨爾憲臣惟兖介在河濟實股肱我京邑疇俾我洞瘝赤子有所懷保以奠攸居時維爾能予嘉廼丕績賜爾策書改其爵秩爰及所生咸有顯號以懋爾庸尚勉終前緒以休我元元將有申命於爾公拜手稽首受書曰臣不敏叨領使節無能有所興除以稱任使敢不夙夜於是兖郡長吏胥相與慶而稱曰　天子維元元之故褒進我公以耀鄒魯之宇恩侈大哉廼介沂牧郭君訪於舊史史乃槀筆對曰懿哉諸大夫之請吾邑兖右部也而密於東郡之郊飫公

之政夙矣惟瑯琊則有大難者焉東郡者何爲齊西門爲衛東境左直孔道中貫河漕陸有結轍之輪渠有啣艫之權穰穰乎煩哉然而俗淳士沃伸縮由已惟休息相循與民相保澤易覃也兖之左部南控淮壖東臨海濱萑葦蒲蒹間巷輕挾額外之征日閩奔命境上之役人勘息肩而又歲星將周灾氛遍有蜚羊潛野臭草不除此何如齊衛間乎以是邦之不易而孑然建屯尺之旄懸百萬之命率之吏稱民安四封大

治厥道何繇吾聞公之爲政宅心平易御下寬
和惟是三尺之法與長吏共守而無科條之擾
日夜勞苦小民求所安輯撫字而不事繹騷聽
斷明允片言取裁理者斯而入牒訟而受記不
寄橐於逆旅自奉廉儉一疏一盂出自稍稟不
勤吏人與學右文增置名田三百以佐膏火董
率兵吏干捍四境大慕淮陽銳士編於卒乘之
間羽山之盜幾三百人不移日陰而解此其章
章者矣聞之惟簡御煩惟靜理劇惟敏剔奸惟

廉裕賢文事武備胥是焉成政之善物也我公
備是四德以照臨吾土行之三年釀化熙洽醇
風郁烈歲有苗渰而民不病國有苛政而民不
傷蹙流於逖通而實孚於上下有以然哉諸大
夫喜公之教列在官常無亦惟公之所繇適治
以朝夕訓行而錫福於士庶奚以頌爲抑考天
府之憲藩臬大使率以勞逸險夷差歲月而瑣
爵以兗東之難而公有成績如此豈惟策書之
褒　天子實曰將有申命於爾其必不信宿於

東也意者方岳虛位部請多留兩臺其爲東人
表公再命以受節鉞而臨之東人幸哉諸大夫
進而觴公幸述斯言以獻

賀滋陽武侯三年考績叙

間從吾邑大夫聞武侯之成政而天下之治廓
如也昔國氏之論推寬于德而謂政莫如猛孔
子善之又思於蒯緤剛柔之治以爲猛糾而寬
施政是以和用克桑遠能涵百祿是遒焉日
讀孰轡如組之詩則曰斯言也可以爲政于天

下以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去組之爲言
柔也力如虎而執如組則開而柔濟之調於操
縱之宜而適於勒御之用寬猛糾時而寬猛
皆德之善物也故可以爲天下倫也岐而二之
見謂衆人之毋猶未忘於江湖矧今侯之政成
在鄆城者什六七在滋陽者什三四左右宜之
亦何彼此之有而薦剡歲無虛牘與人之誦詩
於塗也靡不並舉而縷稱之弼中虎外侯之文
也不既大乎夫鄆居魯之西鄙故嚴丘也懷民

而順多卓矚之豪陰與胥爲市而陽抗三尺藩府之湯沐公之食邑士伍之屯倍版章而錯繡之即有所急輒軼而之他不可蹤迹以果布之湊四方遊賈綿轂其間採赤白之丸者麇至而豕突守吏又見讓矣滋陽則郡治在焉魯藩樹國其中王子侯以百千計珠衣寶玦從奴客輕俠扶彈走馬交於都埴吏不得問又直長安大道四方輪蹄之所寄徑而二十七州邑之氓所還趨而居也紛挐狙獪無如此兩邑矣矣自南宮捧檄趨符於鄆至而覘其利弊洞若觀火六月而出教民有隱沒名田者各以實自占不則有法閑諸猾胥於署使正其籍得田六十餘頃里大夫士以等衰優復不得踰越謝罷德藩中貴毋駕而收責于邑邑則入其租也浹暮而汰比閭之徵裁供應之役總丘爲之賦減輸粟之徑所條上七議次第盡見諸行上不得以意格而下不得以私賕故吏畏而民安之其令滋陽酒夫鄆也強宗大猾有犯輒取毋赦以身試決

王宮臣僕歛手而避彊項征稅之使垂橐而過無惡聲於鄰人友邦家君兄首邑之治如宗盟焉大都矣之爲政不猥托於所聞謬以寬和自解而務乘狎詭之後壹以惠文三尺彈治而填壓之廼其元元本本則歸於節用愛民以惠利小弱爲質一切治理威名流聞蓋以輔德化爾夫庖丁之目無全牛以理解而已矣誠非寬解安用斧斤以矣之批大郤導大窾會枝經肯綮之未嘗而謂釋鉏亦以浦志必不其然彼所以視止行遲怵然爲戒則鄆與滋陽譬之族也俟乎天理謖然而委地則亦猶之輒爾快哉侯之奏刀而有餘地乎蓋昔者相魯之政要在正名定分振浮靡之俗使上下有紀而疆弱不踰誠審于寬猛之宜以弘其德化夫是以三年而有成今之魯猶昔之魯也昔其遊于夫子之敦率而不服且和焉矣既合二邑之政告成於朝兩臺交以最上制詔天官內史下尺一褒令疇其爵級光昭於所自生壽毋慈喜寶錫其貺百祿

之道夫孰非和民之徵也自此進而立于庭優優敷政對揚王休不更端而議矣邑大夫聞余言犁然有當於心也遂載于牘往以爲庆賀

代兗部大夫上府王劉公生辰叙

郡庆劉公受符之明年朝有錫命孟秋廿有一日是逢覽揆之辰屬大夫集于府門公戒謁者毋入承筐於庭大夫及階而請公曰否否以守之年甫及強方在子舍敢啐羞耆之爵毋亦共事茲土而思交儆之則願敬聽左部大夫進曰

維郡之東方由沂費瑯琊而北得郯宿穀盧之境皆山國也日觀之陽龜蒙鳧繹東飲于海二三下吏奉公寵靈以賓代嶽維嶽視公敢以其封爲祝公曰否否穴山之使日尋谷斤坤祇實愛其寶以告我民守吏懼及於讓敢聞他語大夫更辟右部大夫進曰維郡之南方滕邾曹宋連及鄆鄄是爲西門皆澤國也經以洪河南屬於淮緯汶泗而達諸漳泥舟之役通爲二三下吏奉公寵靈以望大河四瀆祝侯敢以其委爲祝公曰否否珥蛇之神罔敢軌道使者負璧而臨之轂擊於疆守奔命之不遑敢聞他語大夫更辟四郊大夫進曰維戡丘之畛被於鄆奄旁連厥鑄四達於提封聞其善敗願有謁也問者時政之亟歲不告穰無小無大日惴惴焉虞邦本之不寧以階亂略今公受命之年民得歲矣歲爲木星宿在東方之位兗實主之來牟不逝登六七而耕二三亦有獲也及臻秋成萬寶告備芃芃旆旆環二千里如一塍焉歲星在天疇

實應之而不稱胡考乎夫歲星於時爲春於德爲仁在天爲元精在人爲元氣人欲葆合元氣以迓天和豈惟藥食是以必將整攝其神情使無惰窳運動其筋骸使無壅閼而後一氣周流得積精練神之道也推之土苴緒餘陶鑄堯禹亦猶是矣充大郡也辟之于人肌豐而緩脉閑而關公日奮迅而聯屬之風聲意氣散一而爲百城輻轂綱維合百而爲一體二三下吏各受一洞亦猶附歲而爲光也爾雅壽星之位起於

九則太平政以其鑾爲祝公曰否否益非敢
當也雖然奎婁之墟號爲天倉列宿環之以及
有歲俾此維星之羣免於流亡守實賴之大夫
其夙夜同心共福一路受祝弘矣瑕丘之長揖
我邑君子其訪諸舊史史曰唯唯識地德者察
法考天形者觀象非吾所及也向爲諸君贅辭
頌及魯頌未完厥詳夫魯之國於大東周公之
胙遠矣數傳之後政化漸弛前也滋甚及僖而
後興之修其兵甲車馬以從九伯之盟魯於是
乎復振國人愛而祝之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
魯也魯世有頌而僖不刪其繇可測矣化國而
郡則名曰兗今公之治不亦炳然合符乎哉我
公實曰年甫及強方在子舍則燕喜壽母之章
亦魯頌也盍舉以觴公邑君曰諾

郡丞劉侯署沂德政叙

國家畫野分疆裒益近代之制建諸路大郡爲
府樹之長貳以統其屬而疏其支郡爲州樹之
長貳以屬於府無不若網之在綱矣州之長闕

府貳臨而攝之如行部而稍親其於吏民未遽
然也然而威靈雖燀德澤或未洽焉豈其居固
然與吾郡丞澶淵劉公以瓌才碩學起京兆高
第抑而謁天官選品爲第一以比二千石之秩
來丞於兗兗於列郡猶國之齊晉也郡伯江夏
劉公以丞正位方大振其紀法公實協衷而左
右之盡刮磨舊時媮靡之風以合於陳殷盩輔
之義若吹塤篪而奏咸韶焉所部諸吏攝弭而
趨府門罔不改步則守與丞之以明年沂守吏
闕以公往署四月而代明年沂守吏又闕又以
公往署兩月而代沂者古之瑯琊介在泰山東
海之間綰轂東南之要故雖一日必以屬公公
以府君莅郡前後計不及期而吏民如在卯翼
即代而府中居猶之守下其泰何若去阿保而
靡嚮依也沂人之議曰郡故後賦筦庫稱艱公
之出納也平受記而輸于府官給耗費得毋益
以私財書社之地凡百四十有三魚貫而料其
民莫生未決而竣所登下增減皆中厥實郡頌

於訟公持衡而待之率以虎言取直垂槀入對不移日景而畢諸生倚席不講文業少衰簡其秀楚舉而肆諸館以朝夕課其文藝不見異物而遷鴻層四封之大波濤且有礙所置地而捨金以七十計所施樓而收數以二百計澤及枯骨矣州牧以廣柳南旋祠賜二百餘金皆出所自節縮不及官民仁聲四聞於道天如有意吾沂何不假以暮月而亟去我爲丞倅以下及府史輿皁相咨於官二三博士及綏掖弟子相咨

於校武衛之卑及其士伍相咨於閭里諸大夫咨於門衖老婦稚咨於市廛咨於疇隴咸曰公何去我亟也相與重趼裹糇走五百餘里稽於北野之農報曰毋崩然也夫府之與州則何間矣公臨支郡則若境專其施公居大府則闔境蒙其澤而境獨不在邪夫溝澮之水溉及一畞一畞知之膏雨既零無此疆爾界既優既渥夫孰一畞而不霑也客燭之荫周於一室盈月懸輝萬宇如晝夫孰一室而不耀也公代而府中居夫且爲膏雨夫且爲盈月奈何從一畞一室而私之若等休矣政之敝也州有所興革不以時達于府府有所施布不以實逮于州故上下閡而民不親公以府而臨州既有所宣其壅自州而居府復有所通其欝辟綱之在綱自振而自理之無結目矣如必一畞一室之爲快則公掌撫鄆所節適調劑不下瑯琊豈鄆人而能勿思也又安得胳而有之吾亦有意乎沂人之請也公以瓌才碩學一命而受牧伯且告成矣

日且報最於朝題名御屏進秩太府以去二十七城之民若吏若將如沂若其若之何葢項者劉太公以丞正位今公治行似之比太公之內召而公資深矣部伏用兗故事表其名上請以紓王爵兗不失兗沂亭失沂君等須矣

送州牧徐侯入覲敘

今三歲一開明堂方岳大府率州與縣之長獻計書而受紀古謂述所職矣縣者盡百里而爲社元元之所宅生其職專而任已積而爲府以

縣之政爲政無所不問而無所親也其職兼而任人惟州不然分土而理似縣聯縣而領之似府其職內任已則實外任人則虛而處於倡和事使之際此何以述哉夫獻計於朝猶之文法也如曰以實奉其官而以虛總其屬疇不能之陳疆場而設吏無寧使以名有之而曰我毋與知乎東平在魯之北境　國初建爲大府五邑屬之改而爲州邑之屬如故而制則更焉維是品式章程以率先五邑而不有其政五邑之長

簪筆釐折奉如大府而無所請事三歲獻計即又贅旒五邑以屬於大府而曰亦是率從也其號則然矣臨江徐公以亦縣良吏擢牧東平三年而以介圭覲五邑大夫將取祖而後從于子爲贊祝曰維公之德澤綏於四境以逮我下邑維我下邑人士其亦式歌且舞矧五大夫五大夫之於公其猶衣裳之有弁冕以肅瞻視如樂之有鼓鐘以總其音節疇不依公之光烈其率以入見也惟州之所表儀而質厥成其政曰以名有之而無所請事乎竊嘗聽聆公之爲政簡重而威精明而練討成法而損益之問民之所便安而除其蠹敝以資旅之不時火晨覲而除道數焉於廐數役於津無弗親也而至者如歸兩稅之後爲軌則而命吏魚鱗比而登之羨則歸之長府間而念四功之未康表農桑種植所宜率爲令而布之以勸本業即日不暇給恩意浹矣禮下士大夫無修揖讓而毋敢請問以私羣澤官之子弟橫經問難官師之訓修焉其識

與材之所運發軔可的而無所枉橈駕輕就熟行千里而不軔此非所以示五邑而表儀之與今入而集象魏九賓在前　天子親臨問狀得釐所欲言尚以民之利病與所繇失職而敷奏之所爲惠於四境有豈不亦推而被之以及下邑而曰皆有民社而臨長之吾能庇之以封植焉豈所望於師帥也繄州與五邑繡錯其壤而兼其政俗計書所陳秘在府史里士罔敢與聞惟是時政之棘此疆爾界無不有封豕雄虺操

國權而爲暴水陸之毛蟊矣河使者屬蒼玉而出秉璧與馬以令守吏民奔命而厥矣天猶若不悔禍而假手雨師以功水伯之虐晨懸邦而集於木矣毋論其他即民之利病與所繇失職若此計書中豈詳之哉公於入對其亦猶是不忘具以白之闕下所以鎭撫我人而大芘蔭之孰非公所遺之職而曰惟四境之爲憂乎其曰曜良長吏之績表而列之屏扆且有顯命則

上之訓辭在維公與五大夫均受其福我人士亦日以蕃矣

送邑侯見廷暨君入覲序

張公以歲辛丑受命而蒞邑政粵二期會朝正元乃奉敭璧入見上其計於宰司用昭受　皇之景貺博士先生將率諸生出祖敬請贊辭之辭老生以魯詩進里之子弟皆善稱詩請以詩繹公於博士則官長也於諸生則師保也其在邑人則父母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愷以強教則惟盛克有父道焉悌以悅安則惟愛克有母道焉豈其慈和之以而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也意者強教悅安皆發於至誠子諒順理而平施之故剛柔並用而民交樂乎公束髮舉於南宮退而修業三年而對於廷猶之儁少爾天官簡其才能以爲可任煩劇請以爲吾邑夫邑也則誠望縣乎哉子午之交衢也供億之殷在中貴車徒之絡繹而俯仰之難在使者客之過而問北道主一不譴而讓矣賦故易完自其俗馴樸亦視政爲緩急幸而無纖市

門之稅其細亦弗堪也河之興築魯衛之間無慮騷然敝矣民不工訟亦不知法閭門輕俠少年根株窟穴未易窮也獨此數端業稱盤錯矣況其他梦胃者哉公爲人粹穆淵冲狀若不勝衣然至登堂據案則吏盤辟股忭不敢旁睨其與人語如恐傷之然至剖疑雪冤不數言而立折其撓大夫士折節禮下之已甚然儀公嚴於操修覿若氷玉無或敢以私瀆賦則懸軨於廷與爲期而受之率不及程而集既塡飾厨傳崇

大使賓之館又度民田多寡募充驛騎給其直而役之庶於是乎無佚馬執輿之夫籍其金於凭庫縣至而賦之毋使其長得操子母以權河上之荷重者千有五百身乘橇而護之履冰履如挾纊故旱竣而稱堅稅金五百弛以與民而以公美代之開門之暴邑人若罔聞焉善良服習而安其教悟慢淫佚之羣跳伏而不敢出迹其操縱翕張批郤中窾一何易也此非有武健精明之才惡能致在必行如臂之使指乎然

聞吏民小大進而見公泠乎拂於春颸遠而望公杲乎熙於冬日何其愷悌而樂若此將所謂家人嚴君非父母斯民之道與辟之治絲一經一緯皆以成文辟之匠斲甘苦疾徐得心而應手何威愛之云乎尹大夫子奇未冠而爲阿令儼然抗強國之師君使視之則所與共載者皆白首也夫少貴而君百里禮黃髮而下之其中虛矣虛中則能循理循理則能守官此其所以治也今公之入覲　上所使視公數輩皆前以治狀聞有如奉詔臨問子大夫之年茂矣長於尹子幾何胡治而聲赫若是爲告太史傅之循吏而石室藏焉不賸陵谷之邑其尚有榮懷於古昔乎於是博士進爵顧諸生賦械樸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嘉公之陶育久也再爵命賦騶駒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送公之于役而有懷思也三爵賦采菽之八章曰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胡之祝公之受錫于於朝而蒙祉福也公乃謝曰敢拜明師友之貺惟是父

母之義其敢不夙夜訓行以成樂只于子遂書諸牘

賀鄒令梁矣考績序

兗之南郊有奧邑焉故邾奧氏之域也地在子午之交號爲周道征輸使節秩連轂擊靡有夜旦城門之軌如流水也鄒有鄒國之宇客裸將而展謁主人奉之以罍坫有秦碑之岫客躡焉而登臨主人承之以槃惟毋見讓敢告勤乎嬴左亢右汚甬暘失時橫潦無際山則爲石

爾民俗樸愿剡木之餘服牛負販跡不踰境當
者訾僅中人貧極無聊輒賦陽桑而逆吏懸石
而受賦十得七八筭爲中程矣此不亦民勞政
劇之區與萬曆辛丑　上大策士於廷固陵梁
矣以文學入對擢居高等翩翩儁少年也廟堂
異其才品欲試以政計東省當道惟鄒爲巖非
矣莫可任者則剖竹而命焉矣至而考政問俗
修憲布令度吏之所避趨而爲之操縱體民之
所便偕而爲之聚施無硗确以厲亦無泄泄以

弛無察察以核亦無容容以慢庭有清麐閒有
杲日邑有疑霜野有膏雨窮至如歸而館人不
匱租輸滿品而官刑不施甲辰之歲報政成矣
監司部使條其最狀以聞天官內臺綜其最狀
以復允奉爲書若干褒書若干質之月旦符焉
天子曰嘻時予良吏實克綏我元元以寧賢聖
之宇召內史以　璽書勞及其二親咸受顯號
以光厥家矣乃出道於郊北面稽首稱萬歲三
奉而獻之堂上邑之旄倪衿緌欣欣相告歡聲

流浹魯有玄同王子三十之友亦矣之友也以其
最牘來視微爲屢頃者矣之入覲嘗過而相
覿也精彩溢溢如出匣之鍔不可縈遏而性度
冲和謖然德讓又如在櫝之璧可挹不可含也
予倒屣而心醉之及今觀牘中語或稱媛玉生
烟或聲青萍射斗或擬寒蟬鳴鳳或喻珠瑩氷
清又何其肖貌之符如出一口乎哉夫治有因
革機有閎闇御勞民者利寬民勞而棘是操烏
輩而起虛靡也理劇政者利猛政劇而紓是舍

鞭笞而驟驅遽也是故善治者調甘苦之節適
緩急之宜一弛一弛不兢不絑則惠澤下流而
誦聲上徹斯以遊盤錯而有餘試羊腸而不軵
矣矣所爲獲上得民荷天之寵其兼出而並運
者與　聖上軫念元元與勤吏治久虛侍從以
待循良王爵上請數矣旦日徵書四召首及鄒
魯之邦矣入而日操白簡侍青瑣赤墀之塗其
能忘鄒人哉究之四封敝矣矣將入白　天
大布闓澤以蘇我東土女豈惟邾婁之域始

佐洗爵云

賀魯將務本王孫勅獎敘

今諸藩稱多賢宗魯國爲最魯多賢宗鉅野爲最鉅野多賢宗務本公其最也公爲人敦朴軒舉折節爲恭博學通古今善屬文辭工漢隸書法兼精圖畫畫稱神品徃諸王孫生貴甚即執大親喪不能如禮公之葬其父則徒跣號泣行自餘里已又爲寢苫宮門三年不入鉅野家丞以其事白王吏民諸生又皆詣守臣言狀於是

王及兩臺制使皆上疏奏公孝義　世宗皇帝嘉說使使賫御書羊酒臨門勞問告守吏表宅里焉其後公益修身潔行名益大起賓客日進又二十餘年　今天子即位詔天下守臣察宗室中年高有行者以名上於是兩臺制使又舉公賢狀　天子又使使以御書羊酒勞公如初自所賭記諸侯王以下受褒書再三者至希有矣于生曰徃余爲諸生遊魯魯城中多修巷長衢朱扉銀牓樓閣金碧門前列樹施行馬則盡

諸王孫第也間賭諸王孫出行遊皆曳綺服錦帶躡文履乘千金駿馬從騎奴遨市中鬬雞蹋鞠或挾彈弋吏不敢問即又出入狹斜吹笙竽歌舞拍浮五白六博間日夜爲歡未厭則竊喜嘆以爲　聖天子在上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諸王孫自適甚也乃徃諸務本公　甲第吏壯麗過於諸府以　天子表其閭故出則冠顏偉姿神采盈溢而不爲華服服一故錦袍翛然其談說抵掌上下今古刺刺如懸河矣而又見中立

君中立君者公之元子博雅與公埒著述更富然其冠服益朴儉然如玉非復塵世中人矣殿屋四壁多陳圖書彝器下植蘭竹他鍾鼓帷帳之具皆屏不設則又惆然竊嘆曰嗟賢哉向所見諸王孫之遊徒豪舉耳今公家奕世濟美又何其閟雅彬彬君子也　上之所爲尊顯不虛矣當是時諸宗人賢最著者周有西亭中尉曾有公父子自開府大使入東土皆使使奉脩問公即行部邑至兗又皆駕而過公公爲設杯酒

皆留驩飲罷去門外使者車日相望也四方賢大夫士常不遠千里以書通公即得公所作書盡皆藏而寶玩之其名重如此然魯諸王子侯以百數欲効公所為不能也昔漢世人主憤諸侯之不法而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則不以賢聖遺封詩書之澤在邪今　魯君方以賢聞而麟趾磐石之宗有公父子者出斯以徵漢王之言非過激矣　本朝宗室封爵責俾食租衣稅不試為吏即有殊材鬼能約結安施藉

令公當漢世詔不能如卬父　丁校書天祿吐青黎杖頭火而莽得尚方一札褒其行誼已乎余既慕公之賢又嘆其束於時制為紀而藏之柱下以俟纂世家者考焉

蘂城山館文集卷七終

蘂城山館文集卷八目錄

賀太宰夢山楊老先生大司徒尚叙
賀制府大司馬瑯琊寒公晉位宮保叙
壽大宗伯棠軒李公六十叙
賀撫臺鍾梅黃公考績叙
送司空大夫蕭君報代還朝叙
代冗部大夫上府王石侯生辰叙
賀滋陽武侯六載考績叙
賀肥城隨侯考績叙

賀邑侯見廷張君考績叙
送金鄉任侯內陞比部叙

蘂城山館文集卷八目錄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八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賀太宰夢山楊老先生九十存問敘

夢山先生之致太宰而歸也越一紀爲歲辛丑上以冊儲大慶薦號慈宮而值先生年八袠之五齡乃命兩臺部使奉玄纁羊酒稱制臨問太宰又越五年丙午上以皇孫生再薦聖號覃

恩而先生以九袠聞乃遣從臣奏謝書而東卽長吏三老臨問太宰如初有加禮焉海岱之野榮光浮空歡聲載路而魯老生加額稱曰此非先生之年也蓋　國家氣運靈長鍾爲仁壽而先生得其盛耳然吾往者侍先生於朝嘗從列卿後修辭爲先生壽第能術其統均表率之槩而不能名其功今從先生遊於野十有六年而知向者先生之功之大也一日先生以書訊予曰自吾與若之歸田朝廷有十大事皆治亂所關君知其解耒予河漢其言思之累月未有獲也念獨有最要且鉅者一端豈卽其十之一與夫自古立國固必有相而本朝獨無何也有而不以名也執政操宰相之權於內而不能行之下太宰任宰相之職於外而不能得之上二官者合而爲一則有相之重而無相之難夫二官者合而爲一則相比而爲重不可也兢而相輕不可也畸有所重畸有所輕不可也故必相有而成其重然後上可以得君下可以得衆而朝

廷之體尊先生之爲太宰八年而與二三執政恊不然乎哉先生之爲太宰八年也天官之政有默斡於政府者乎政府之權有顧試於天官者乎政府天官之所請有不荅於上不信於下者乎政微有之亦其渺小者耳柰何今之高蹇甚也天官所進退十而寢其八九政府所陳請十而報其二三有億其必寢者報而人疑之有億其必報者寢而人又疑之此無他天官無政府政府無天官也然至制閫臺察承流宣化之

臣今日請一監司制曰可明日請一守相制曰
可朝入夕報夕入朝報主爵者憚其失於此而
便其得於彼姑詘其職而就焉則吾虞其漸已
昔者東漢之季方州割據之雄互相表奏不命
而稱牧伯唐之中葉藩鎮擅兵各自辟置參僚
與其支郡之守所謂自諸侯出也今豈有是萌
與夫天官不能得密勿之要領而顧欲廢其體
不中而以職隨之政府不能伸銓衡之請而又
欲寄徑焉以紛其塗不中而借辭於上共為浮

湛求得簡以既報而朝廷之體遂輕安得不歸
於下而使倒持乎故自先生之歸而後予乃知
先生之功大也先生之在朝舉非無補蓋先生
以和調之風非無淮比先生以正矯之夫所謂
和者非晛姝也以異成其同所謂正者非刻峭
也以中引其偏蓋先生所與二三執政相有而
成其重如此自　聖上登極今且三紀所存問
八座舊臣以九十間者已五六公甚者幾百歲
而及先生先生顏日益丹神日益王成然而策

邁然而覺喀然而示濕灰杲然而象初日即于
百歲不已非　國家靈長之運鍾為仁壽何以
有此昔商之盛其臣有伊摯者為阿衡而壽百
餘歲周之盛其臣有公望者為尚父而壽百餘
歲二代之曆數因之故阿衡尚父之年商周氏
之年也然阿衡告老而歸一德有訓尚父受封
東海丹書乃陳者舊重臣與君國通其休戚豈
必在朝今者　上使使問先生先生當上書謝
因疏前所槩十事者最要切者為　上精言之
以黃髮之重偃息而轉璇璣太平有道之曆且
與商周比隆且將過之古之論其君曰三壽作
朋如岡如陵故先生之年一國家之年也　上
得朋因得年敢賀

賀制府大司馬聖巷婁公晉位宮保敘
襄公之由撫薊而入為大廷尉也不伐業已受

薊部諸大夫簡謬修不腆詞以贈稱銅梁曲周
兩司馬故事以公且出而制府入而莞樞如兩
公云而無何果歷司徒司馬之貳以御史大夫

出爲漁陽制府盡護薊遼昌係諸軍事屆三年而以請告歸又十年所而會漁陽制府闕至者屢　上復起公田間俾護四鎮如故屆一年所按臣條上閱邊狀　上嘉公功特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飛魚服薊門督劍使者張君倫兵使者邊君將率四鎮將吏上謁軍府稱賀以憲使杜君不佞里人也紹而言揚觶之辭不佞自惟久伏田里無從聞軍國大計又屈指去曩蹈公言時餘一紀而踰邊政當益新公所拮据

軍書益繁且盡護四鎮而兼倫倭此又銅梁曲周曩所未有而公全肩之出奇制變又未易可思恍惚端倪輕泚筆進也雖然薊部大夫之牘在公以修邊膺上賞則請姑言薊修邊事當銅梁之晉宮保也則不佞稱詩聚於出車之城朔方而咨嗟歎服以其崇城巨防造薊天險而遼旦奏功功雖在戰而權在守曲周之棟樞也則不佞多述其日修守禦車轂交馳以其間綏輯屬夷使毋敢奸約以憂疆吏三徵諸六月之詩

公時則撫薊蓋咸厥功者而薊故有越騎萬人皆戚將軍所練歲久貪緣爲奸不能無敝楚公因裁其冗濫節縮他費益多募材官健兒悉隸諸帥而值校有挾卒譁者立懸首轅門南軍凜凜奉約束無所苦侵牟而蓋感奮當實用薊至今賴之不佞往嘗舉以稱公功今諸大夫牘尤以此津津公意　上特起公田間猶若念曩誰爲我決此策者中丞也公駕輕車而就熟道即衙重較臥謖之無慮不望塵奔軼矣乃公顧宣

布詔書援桴鼓而督勵之左屬橐鍵右屬鞬弭罔不惴惴慄也申令入衛之卒以間大修亭障而盡使越卒乘之有不乘旦修而它役者法敢占員者法營無虛伍伍無虛餉有朘削而誅求者誚無貸奇兵統以閫帥備策應以秖候他帥者罪其帥東征師還而有濫廁轅門以雜技分騎士食者汰文武兩學既設田餘五百畝以業諸貧生而密雲新城又特置倉廒歲計幕府所入自椎牛饗士外所樽節幾何盡畀守藏以佐

興而時賑救甲辰之歲左轄大侵賴公全活若萬計公益曰吾操其權於守而相其機於戰城障守禦脩則屬莫可折挫使閭閻長子孫士馬飽而不嬉則可以控制虜坐收捷伐之烈以此東而策遼西而策昌保即且夕入而莞元樞所爲安攘大計具是矣寧獨劄之始終賴哉姝榮茂祉三錫而未艾有以也噫乎當嘉靖間西北諸邊無歲不中虜至竭天下力以奉戰士而敵所殘傷蹂躪骨白盈野抵今談之猶爲酸鼻

自王襄毅開互市於西潭襄敏與戚將軍建敵臺於東宣大與薊昌保之息肩幾四十年豎誰力也二三輕剽少年耳食邊帥之勳說謬欲哆譚以兒奇日齮齕劄與宣大是惡用守戎索歲委數十萬啖虜而勞入衛諸卒修邊無已時也二祖世度慕型庭無敢逆前行者何乃諱言戰當事者意頗緩宣大而上谷五路之變告矣夫以周宣之中興南仲之車馬旂旐豈不可以一月三捷而僅僅地險之是憲城朔方而獵狁蠢

即六月之師薈鉞而授之吉甫亦惟遏其侵軼至於太原而止猶之畫地而守也則禦戎之策當無踰周者此　上所以大賚公之丕績而不俟憸憸欲効於公亦惟曩所術兩司馬者以爲公獻有如一旦輕剽喜事之流復言稍緩劄事如宣大公且入而莞樞當益持之曰漢臣有言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臣不敏之領四鎮久矣其所見事如此敢身任其計則公之所爲社稷臣也惟公以　岂朝耆舊敭

歷中外餘四十年而志慮精神折衝俎几之上猶若銛之新發於劒以節鉞韜鈐之重控制萬里而輕裘緩帶不廢嘯歌孔碩肆好穆如清風益恢恢有餘地云偉畧崇勳永肩軍國之重幾所謂元老壯猷文武爲憲以埒迹治古中興之烈寧獨二三先司馬之間哉

壽大宗伯棠軒李公六十敘

益余與李公同典南都試去之且二十年而以甲辰之歲同稱六十也門人在闕下者相與欣

盛其事乃徵學士唐公辭走千里爲余祝而復徵余辭走萬里爲公祝夫唐公之文而醜余固不能當也吾之於公含情萬端則何從修文語哉常記乙酉九月南都徵闈出遊燕子磯上其日值公生辰余醵江水而壽公已而方駕北征行至雲龍山下值余生辰公指河水而壽我益洋洵中事爾今去之且二十年矣而皆稱周甲不知公之顏貌何似而齒危髮墮余則一衰翁矣俯仰疇遊百年一瞬可熟念乎且吾榜同庚

者三嘉陵陳公與吾兩人是也其始固無不大同已而吾兩人官稍先陳公稍遜其後陳公拜相而吾兩人致爲卿而爲則始終無不同者吾兩人耳今陳公已有鐘鼎之畫勒太常之紀稱先臣於廟矣而吾兩人方及耆而相爲祝又可不爲自幸與夫既六十年來始終無不同則吾兩人者形影也誦公疑於自誦祝公疑於自祝故難其辭而可書諸紙者平生心事萬里如面談爾夫鄧林之茂羣材所都崑丘之限衆寶所聚輪囷磊砢歌狀不侔其盛一也　國家以禁林秘館萃天下之英而自設科以來惟吾榜爲盛蓋珥貂鳴玉而遊於蓬山藏室之間其數止十九人而此十九人中拜相者六爲正卿者五爲亞卿者五其未至卿相而天下屬之目一二人耳此不謂士之鄧林崑丘哉然其登而在位天下不羨其榮而羨其同心一德輔翼太平之業居而在野天下不稱其逸而稱其謳吟者涕發揮太和之風淹速動靜其時與遇不同而至於鍾運會之隆荷陶育之恩其盛一也今欲以蒲輪加璧之與相爲照俞此則塗人語矣且吾方有所念不知公之同與否與何者化無兼工物無並茂羲輪不能宵燿望舒不能晝蔽陰厓之植及夏而零陽園之柯望秋而悴天道乘除之數不然乎哉方吾之早達而世咸榮之吾未嘗不懼也及吾之先退而世咸惜之吾未嘗不訢也爲虧盈計也今者幸及耆矣從此以往有所挹彼注此詘於遇而信於年而又迫於焦勞

之苦若其恣睢之性居有圖史之玩出有湖山之適此刖跪之所蹉跼而岑支離之所攘臂而詡以是窃快之若享太牢祝文錦焉公卽而遁而之鳳閣麟臺之上吾猶將呼而薦之況與吾同有此也則相與祈乎哉泰山之阯有黄石之皐焉吾之所據梧而瞑也蹙眉之曲有玉華之窟焉公之所抱膝而吟也涼秋九月清風徐來長天一色素雲萬里吾杖而陟出日之巔西向嘯而壽公公杖而躋積雪之厓東向嘯而壽我

與乙酉之臨江河而命君揖和也不亦交遊之盛事寰宇之佳談哉雖然吾則過矣平生固多與公同而亦有異者舍其異而言同公得無聽然笑之曰吾自與嘉陵稱鼇擘耳安事魯生乎夫辨如淵泉聲如綸綍賁如鸞龍標如瓊玉此二公之才質韞抱吾不能問也七葉仍貂一床疊勞蘭芽寶樹輝華階砌此二公之門閥慶祚吾不能同也末路之執其品尚遥吾又安知公之與我同乎與陳公同乎今吾已謝絶世緣屏除家累與遊方采眞之徒棲於汗漫之宇而公且以其方將之力出而從二三兄弟建匡時名世之勳吾則爲雲間陸公更三十八年待公之歸而復相祈也則所爲頌公而祝而亦自祝者與

賀撫臺鍾梅黄公考績敘

聖上御極日久慎簡大僚擁旄建節之臣師錫報可十僅得其二三及歲辛丑東撫臣關維時温陵黄公方爲左使以忠勞祗愼簡在　聖衷

衆咸推公且日卽奉詔旨拜御史中丞錫之斧鉞俾撫海岱河濟之郊公旣受命布綱陳紀綏輯吏民越三載甲辰遂秉桓圭奏績闕下　上乃賜之策書俾率舊服曰將有大命於爾藩臬諸大夫暨二三軍帥因徵舊史之辭以贊上謁史方放於巖澤逖沐公之聲教爰從黄髮蒼髯采謳歈之萬一於都哉我公三載而告厥成何諸難之備也受命之初礦稅二使跋立南北之境夾而虎視民幾無種矣公爲平亭奏請吏代

之受其成事則有瓜距之雄時假內勑乘六飛而授人權以白簡彈治請尚方劍誅也及奉德音停罷俄而復徵公先諸部上疏以爲屯膏不施其望猶淺爲恩不竟其怨更深信不可知義無所立何以保有元元　上爲感動温語報聞

若曰行且爲中丞寖矣河之決而浸豫豫請假道於兗假度其地高不可開也議曰古有疏河不聞徙河有塞其決無塞全河豈其能使逆流而以我爲輕與侵者持弗肯下發徒十萬鐇之

河成而壅潰而北出將爲濟害廷議乃始服公或言河既病漕請開膠萊通運復使表而視之其春陵也成而無泉猶之蕩陰其首尾沙也成而無岸猶之鏤脂安取水鴈錢鉅萬填渤海波乎以狀奏寢罷之此三歲中天灾代有始而東究大水既而濟青大旱既而濟部內雨水兗部內河水方數千里民懸耜而樓沮洳公前後條上蠲恤改折及以便宜振貸所全活財省可鉅億計而民更生矣中涓詭奏蠲司積羨金並二十萬可佐公家急也公言此皆貧人貧極不能中納所踣徙有其券在耳遼左上谷方以空質待餉割之柰何無已請歲借萬五千金具供將作約以三年盡罷時雖未盡如議亦稍寬減焉異時朝鮮軍興加賦四十五萬金兵解而屯如故公謂島夷所從入道故不在北海海濱蕭條入無可鹵亦必不來徒坐而敝東人無謂也則以便宜稍減屯兵而請裁其將因罷餉金留足供防汛而已　上嘉納使伏天之誅條上所乾沒若

所漁獵可數十萬皆具其窟穴主名　上雖以計寬之亦頗收其二三人心稍快云蓋虞設四岳以典諸侯三載考績周以大夫爲監監於諸侯之國三年而慶讓行焉今之法固猶是也然觀公保羣之宇廣於周之侯服而經營之勞劇於虞之岳牧以是而奏厥成其益有當於　上心矣則何以錫予之乎今之開府自九邊至於內地其重均也軍府三年奏績輒進一階久或累至宮保其在內地直以尺二綈酋寵及先世

品高得任子爾斯不以外勞而內佚耶綜其實不然自虜葆塞以來寢戈臥鼓相與爲日中之市軍府緩帶輕裘托於將吏之上以時核其修守擢戚黨而獻功不甚爲文法制也與內地之焦勞相提而論固有未易言者請以舟與車喻今夫遊車鑾鑣獵於雲夢之藪千乘萬騎駿然在雷奔電激之間豈不稱勞徐而察之左旋右抽六轡在手固無難也若乃夫萬斛之舟汎彼中流望之則甚佚矣倏焉而膠於塗脩焉而蹴於波長年三老嗥櫓與槳而不得又或掣其左肘難易何如及至論功錫貺舉烽命酺乃豐於執御之饗而嗇於捄柁之疇非所以核名實而權分劑矣虞周之法豈有是與方今六官長貳太半虛席而會公之報政廷臣且首推公必復奉 命音立可進而列樞筦阿衡佐成二代太和之盛所爲錫圭釐瓚勒尤鼎而書大旆固不以歲月論矣諸太夫其須焉

送司空大夫蕭君報代還朝敘

盧陵蕭公以司空大夫出理北河分省安平三年而代郡邑之長班謁而取祖道胥來受辭國家漕漢河隄使者分遣水部正郎出莅漕渠之政持節而臨吏民與部使等安平介兩都之要南疏汶泗以達於河北蕩御滮以屬於海延袤幾二千里徐淮諸使不得與挈長焉斯已重矣大夫以名德宿望特奉 璽書至而值陽侯之難總河大使躬率三部吏士一空郡邑之藏以與珥蛇之神鬬不勝而以身殉內自大司空以下借前著而畫甲乙盈庭猶不得其要領此若帶之水所關善敗幾何徙爲漕渠重爾而渠在魯衛之間南以沛爲首無難於入者北以滮爲尾無難於出者大使歸重於河而不以高自之餘睇及渠之尺波以有大夫在也三部監司長吏僉襄役賑跋涉奔馳之間頭不及沐饋不畢餐惟對簿之不遑而大夫雍容省閣日望徐淮津口惟不得其五兩而馳焉彼月而進一艘此以一夕彼日而進一艘此以一瞬豈惟是若

帶之水避北道而遠之安則所爲疏濬其流蓄洩其瀦厚其隄防滌其濁垢日夜區畫以有此寧宇勞不在荒度下矣珥蛇之神實轟然蹲踞夔魖蔽食徐淮之塋而不震其隣夫非大夫之爲保障與徐淮諸使歲有河役往往借緋晉秩受錫於廷北河大夫如期入報復於舊列彼以其動此以其常也曲突之酬緩於焦額自古然哉吾聞水部之職出則佩玄黽之符以臨郡邑入則掌玄鳥之署以贊邦土終不得專渠而舍

河也 國家方制萬里畫兩都之地形如機如衍以渠爲經以河爲緯縱而守常橫而御動所從來矣河之徂徠變不旋踵在景泰弘治間環安平而邑者不猶今曹單哉徐劉二公前後董十萬之徒彌歷歲月僅乃再克以至於今沙灣龍潭猶隱然有搴葽沉玉之迹比閭銅馳上流守隄之卒捧土而窺蟻穴有如軼金龍而北曹單之病將復移於安平後使者至即欲挈幾二千里之流而効之析木之津惡乎得神巧而營之願大夫入署亟爲大司空圖笑以有終惠於東土也諸君唯唯河事則然所爲祖大夫者何以則謝不敏而申辭鄙人艾而耕於野大夫數使使存之不敢釋耒謝也亦時數於行言其士人講德謂大夫鴻儒也學韞淵博辭華姍令而不耀其美修能姱節藉甚人倫之表而不挾其長鄙人服其虛丘里之議以寬簡稱謂戴星出入問水而不言他部省之重超然宴處如舍客焉鄙人服其靜大夫入而贊於朝蕘在上列以

益弘厥施其亦惟是之以夫水稱上善靜且虛也惟虛則受可王百谷惟靜則瑩可燭須眉故能利萬物而不窮大夫以水德興是之取爾敢酌以爲獻

代宛部大夫上府主石侯生辰敘

夫禮之生其本諸人情乎凡人之情固必有所愛慕而不能自已先王因而文之於是有稱慶之儀以飾其鼓舞有祝嘏之頌以聲其謳吟此禮之所由生也昔者周之先公以農桑之業

食其民而懷保之其民終歲勤動各食其力以奉公家之約而至築場納稼之日乃相與爲朋酒羔羊磨公堂而稱觥以祝其壽亦猶家人之於嚴君歲晚務閑斗酒曲醴而斷其黃耇也此非出於人情之所不能已假以法制束之能使然哉三代以來封建既廢王公之號寄於茅土不得與其民相親而惟岳牧師帥代君子民有父母之責得以職之所班撫摩愛養其民使其享稼穡之成以自食其力而上下之分亦甚遼

絕即被澤而愛慕之不過謳吟鼓舞俎豆而爲之社而不能身至其庭以觥觴爲獻於是長民之吏代其赤子而効之君公故有稱慶祝嘏之禮而官常之分又有所不敢遂則惟間其懸弧之辰相率登堂以成一饗而祈之以辭蓋其情有不能已反束於法制如此幸而一饗又未必當穡人成功之日如豳風之所歌也則時與事之相值抑又有奇遘而不可幾得者與我郡侯石公以癸卯冬剖符莅政迄今將暮月矣科條

既班膏施丕邑環二千里之封如登春臺如遊華胥北境恒暘暨春夏而雨若以有麥告南境恒雨暨夏秋而暘若以有禾告左則開泇之役竣運艘不滯於境右則導河之工舉緜袤不盡於境於是諸屬大夫各得悉其猷念以撫輯小民使其盡民於南畝歡欣交通無有越志而享厥成功竊欲効之君公而未有聞也仲秋既望之七日值其覽揆之初則相與敬詣府廷舉稱觥之禮而恐無辭於典謁乃介舊史先焉余惟

慶祝之禮本乎人情而使君之辰適萬寶告成之日則天時人事若懸符者可謂奇矣考之仲秋之月天地成物之府於卦爲兌兌之氣陰然以爲物之悅於德爲義義之體方然以爲利之和何者爲其成也周書有言凡民生而有好小得其所好則喜大得其所好則樂享其成而得所好於是悅懌歡和而頌其長上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也民之於父母終身之所怙恃無不願爲之慶無不願爲之祝於是致其洗爵之辭

曰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禮生於願願生於樂故曰本乎人情民有是情而不能自通於上長民之吏代其赤子而慶且祝其大父母亦人情也大夫其行焉抑吾聞太古之時民自爲生及其後也上導之生及其末也上戕之生及其吏也有代其上而衛之生民自爲生則其樂忘矣上從而導之則知有樂矣又從而戕之則知有苦矣或戕之而又或衛之則苦而得樂矣夫從苦而得樂則其悅而和也不滋甚乎哉嗟乎今之

時政幾於戕民矣惟是鄒魯之境苞數郡國之墟橫目之民以億萬計孰使當流金爍石之焰而拂以冷風孰使值巨浸滔天之流而蘇以息壤皆使君之衛之也有戕之而苦有衛之而樂非此之爲父母而誰慶且祝與客曰在禮月令以秋分之夕饗壽星於南郊壽星者弧南老人也其宿角亢應亮之分野而使君之辰交值之亦大奇也史敬謝客惡知天道徵之人事云爾

賀滋陽武矣六載考績序

滋陽大夫武公以戊戌上第剖符廩立察能而進首邑越三年辛丑合而奏績是受錫命於朝又三年甲辰滿六年再考詔率舊服以待蓋是時諸臺部使數上滋陽最狀主爵以考選無期亟欲優以名實而會　主上慎重官遷疏不時報蓋以待召選云魯老生聞而喟曰勞哉大夫之理也凡稱邑者百里爾而居孔道是倍一也而又居郡城是倍二也如是而再者其積勳累伐何但六暮不太遲延乎哉客問考績之令曰

客毋告遽請爲吏僕昔者虞之官牧九載陟明周之五服六年錫慶斯所從來矣漢初久任良吏至長子孫以官爲氏後魏孝文守宰六暮爲斷然皆易世而更唐宋之法一年爲一考三考爲一任任滿輒遷久者至四考爾惟我　二祖立法致用虞周之典內外羣吏皆以九載敘遷彼其時能積行之熙洽既久漸有更移自予所睹見嘉隆之際甲第令長率不滿一考輒召入爲臺諫若遷省郎然其時得受恩錫者亦少矣

萬曆初元始歲久任率四年六月以上乃得召及遷雖若少淹而循良之政無慮皆得受錫光及先世上下則交便之顧安知今日之淹至有九年未召者況六暮哉客曰然則久任便否曰民則便矣於吏則否何者元元之命係於司牧惟不得賢者而奉之有即終身懷保豈知厭斁吏治則不然一任之規模一人之精力大約以三年爲準則獨行其意可毋改絃若以六年計之則又不同必以其半爲威以其半爲惠文武

相濟乃能持久不然如緩囊鼓急則裂矣盍觀大夫之政前之三年爲神君後之三年爲仁父此非前銳而後緩也張弛闔闢互出迭用正如四時之氣一陰一陽相待而成歲爾雖然天道無倪故周而不已人道有紀故成而不變再考而率舊服何以益之將終爲惠乎下無乃玩將復爲威乎下毋乃怨是亶適而續厥脛蛇成而畫之足也客曰國初何以行之曰彼一時也上之耳目頗簡文法尚寬下之勁奸黠民蠹孔弊端亦未盡鑿其竅賢能之長各以其意爲治稍有成効與其民坐而守之如家人父子上下相安而無有扞格故能久也今一長吏之身上而臨且察者以十數而不止案牘尺檄握管而應之如飛羽焉用自銖兩以上罰自鬼薪以上皆有部使之檢押寓於其間不得撓手而胥史之奸與閭巷輕訾之徒根鉏窟穴日益月增牢不可破治如揚湯救火精神視聽急與之接而力不得暇如是而再考是居而倍數邑也況孔道

郡城間哉竊謂　主上神聖間有操縱下愚所不能測第計詹遷太滯無問吏治便否於朝廷政理損益何如蓋本朝以令長卓異召爲臺諫誠欲責以王德治道匡救繩補故必乘其銳而用之又使其得之不難則自爲之志輕今也困之簿書刀筆之間役之奔走伺察之會至於五六年而未已使其鼓舞之力倦得失之念生一旦進而爲臺諫磨之既久則發之或紓得之既難則持之或重故長厚之風易覩而寡誖之効尠

哉也辟之水輪乘其峽而激之電奔轂轉可使在山若乃浚而分之瀦而蓄之容裔洸洋不能飄芥何以退六鷁而瀉千里客曰不然大夫強毅而和練敏而執其所張弛其所開闔甘苦疾徐得心應手而非有所倚辟之宿火久乃爾壯矣柰何稱激水乎予謝唯唯會曹守吳公合友邦之長徵辭爲賀因述所與客語以報

賀肥城隋侯考績敘

天生兆人而樹之后使父母之其能惠養而莫厥生天錫之福福及四海后有兆人而樹之國邑之長使父母之其能惠養而莫厥生后錫之福福及二人皆惟予畏之以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樂與豈仁之象也仁者天地之心而后王體之國邑之長承焉所繇保赤子而有之矣世之吏者豈不亦明於所保而徒上覩下獲取繩約期會毋負大吏以藉歲月之資節而稱卓無不有所興建規畫以新民之耳目至閭閻墟里扶老長幼罷隆疾苦呻

吟之狀年穀豐凶賦更增減之故原隰增衍墾闢樹藝之方風俗美惡之原百里之內遠於異域矣三年而告於朝王爵按籍而請下尺一而褒之其辭無不甚後問諸在野而民未有聞焉父母之於我何也宛丘隋侯以晉文學史推擇爲肥城長下車而延父老問政所宜分委博士諸生條集境內利病及所興革里凡三十有二其所博狹幾何壤地饒瘠制賦高下何等山谷風土何若里爲之圖圖爲之說受而握其凡念邑之有流亡捌宮莊十餘區招集復業給牛種器具墾田數千畝東作既興課民以牛馬糞遣吏行村落問蚕桑麤緻以稽婦功邑之西南厥壤沮洳築隄禦水可十餘所潦不爲菑春和穀價踴貴躬率里士大夫勸境內富民各以多少出穀附諸社倉以賤振貸所不及礦稅之使所遣廉從睚眦虎而冠也侯爲亭平其閒不編其須而撼其頤使不得嗑胥史抱弄牘背或以緩急低昂抑之使不得行奸民乘時政之苛往往

與寇攘交關引狠入室過之使不得逞而以其
閒省刑薄斂與民休息月朔三老孝弟聚會讀
法教之興行焉當水火之交而千室之婦子有
所清燠若在枕席此非有豈弟樂只積不忍人
之心惡能然哉矣豈觴予於斯而自道云少而
慕文史寒不及於大對長修養生家言谷神之
籥亦泛洋乎未聞晚而進於道也學一先生之
言施於有政幾無得罪於赤子若茹荼而飲
氷矣余領其言藏之今觀邑人所誦述莫孳孳

爲民合於古之良吏君子學道則愛人其不諒
哉肥子之國蹲代宋之右壤錯乎齊魯之疆其
故可考也齊政成於因變而後至魯魯政成於
革變而可至道惡問淹速豈惟宣聖之於中都
即高第弟子爲武城單父皆以禮樂教化行其
豈弟樂只所謂至於道矣矣之治泰以齊魯而
本在學道豈與世之吏者同乎哉既滿三歲上
功天官御史咨賛其最　皇乃錫之誥命曰予
有良吏實代予子養元元稱民父母予錫乃父
母爵以酬厥庸僚佐以下率邑士民謁賀矣謝
不敏予因講德而請更端一邑之長能子其民
人主疇其爵而世之恐不得當焉不惟是一二
赤子之故而然與　聖皇憂勞元元以歲之多
艱避宮側席所以訓飭長吏不啻三令五申征
求之令誠不忽而亟罷之以應天之愛民豈其
鑒觀有赫而不建厥福也蓋古之勞臣受珪瓚
秬鬯之錫於王必稱其令聞萬年祈天以報而
勒鍾鼎焉矣拜稽首祝矣

賀邑侯見廷張君考績敘

蓋夫子觀於武城而得言游之所以愛人也絃
歌成化禮樂之所由興豈非文學之顯効乎哉
他日過蒲未見其政而三善是稱由也升聖人
之堂矣豈不學而能無蔽也斯文學政事出於
一原而名不同科爾今博士諸生於我矣之政
獨稱其興文右學好崇禮讓若將俎豆而歌舞
之豈謂所肥膺而埴垣者與矣以辛丑奉符君
臨吾邑厥在九軷之塗乘軺之客憑軾結軨而

過有鉦鐃喧以生其耳者矣使懸象布常而莅者旅旌接於目不入其境乎草萊何以闢溝瀆何以治南北海澹千里汙萊蕞爾土而何以不炎也斯知其蒸敝以信矣不入其邑乎墻室何以完館舍何以繕權稅之使蠲而詆人何以民弗震也此知其忠信以寬矣不又莅其庭乎僊牘何以理輿圖何以戒車馬煩役無息偫賓何以如歸也此知其明察以斷矣矣復博通經術緣飾文雅聽政之暇躬御學舍召前諸生而弟

其甲乙之品以時大修澤宮陳設禮器鄉射飲酒之禮世則武城之化蒲所未備矣要以仁心愛人施於有政前所稱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寧從諫也諸生以興學禮讓推德於矣此樂其所自始矣夫三善之成出於仁心愛人而本之學道彼以絃歌飾之耳不能兼二子之長而以稱古之良吏非其質也嗟夫治之敝有日矣高材捷足之士當世取舍養交市寵以揚名聲而竊上第之賞卞者憧憧無辨求牧與芻而不得

而以休養爲藉究且梏竅而無功銳者厲精盛氣以操切尅核見長欲治之急成而不顧其安虛文相冒無所底績深者匿情權性秉尺幅以臨下暴鄙民之志而恐其刑法示親仁之迹而虞其責重此投綸錯餌而盈尺之觚逸也此豈其智能之不足本之遠於學道而志不在民矣我矣之爲人瑩然如玉淵然如水施而不有肅而不遂興建奮華勤而不雄成俯仰酬接恭而不踰禮蓁粹然學道之君子也謂之慈父謂之

仁君稱善豈惟三哉今長吏滿考部使監司列三年中治狀墾田若干頃畝積穀若干斛厩振業流亡若干口斷獄輕重若干名捕盜賊得者若干築亭館若干所城堞延袤若干步武及興學校何狀造士幾名具在牘中而先是諸部使者常以事竣報命遍上其績至是而合符焉如侯三年中諸部使者所薦上公車童櫜櫜滿御几上矣　天子取而披閱之其境邑與廷具在中與聖師所倚驗而覽稱三善而筦爾之豈

殊指哉

送金鄉任侯內陟比部敘

國家置郡國縣道長吏子育元元盛大夫使者歲列殿最以告於朝而王爵受之即有治民異等輒召爲臺諫若郎從官所以尊顯風示法郅隆也間者吏治烝烝煜耀圖史而海隅萌庶見謂閭澤不宛有愁嘆無聊之聲此何以故意者上之所求與下之所應不相中與上之勸吏何嘗不求誠心惠政懋循良之理而不能不立之

程程不可虛塞則標迹以赴之迹不可立取則設文以營之文不可獨具則厲民以成之民不可徒使則藉法以賊之愈棘愈緩愈密愈踈故恢奇之績奏而悃愊之風涉矣即尊而顯之以布諸有位何以風焉若乃以安靜和平爲理而聲實卓茂如金鄉任大夫者豈非吏治之良而上之所宜尊顯而風示者與邑在兗之西部古山陽高平之墟僻不當淺壤斥而民愿故易理也大夫以進士升朝簡畀是邑至而考覽謠俗與邑之故實知政所宜一維是簡柬子諒保乂綏懷與民休息輔以教化陰消逆折防其不然即有麗於三尺法亦輒行而未嘗鉏距深索以急於繩之外曰夫治何常之與有故有盛氣擊斷刻廉以爲烈而束濕徑之民搤手相戒何恣睢之敢蔓而流辟爲此誠深督窮治取一日之愉快矣然必其民羯獍疾悍若都會龐駁之地不可純用德化以一切健武勝爲今邑皆無之可以誠長者治也已而政流民康漸漬融洽上

下交孚俾反出赴核者右豈非所謂誠心惠政日不足而歲有餘者與嗟夫以子觀世所由理亂及吏迹興壞之由未始不成於寧一而以操切反繆也漢史所紀令長若魯恭之治中牟專用德化不任刑罰而政號爲異劉矩爲雍丘亦惟禮讓爲先使民無訟皆嶷然爲良吏首位至三公稱漢名臣何嘗有殊功異能惟是安靜和平與民休息故政成而名不沫爾假以赴核爲理固無不厲精奮銳火馳電騖以震流俗而莫

爲持久之計俄而精銳漸消鼓舞易倦智日以窮民日以玩故不可三年淹也惟是德化禮讓與其民相忘而不相勝其始若疎積之益無滲漏其衷若緩叩之益無梏窒故久而名益烈爾哓哉譬求之郊圃市之譏四面設罾鳥飛不越溢以爲隄之役行齋居送十九爲空雨師水伯復相助而爲雲民接沮洳而呼癸庚設復從而迫阨之一二子遊安歸命而稱邦本乎吾以爲上所求於吏治必如所尊顯大夫者而後太平可幾覩也大夫且行友邦寮寀將祖於魯城之闉吾張君侯爲徵贈言故得論著其畧以比於中牟雍丘而徵諸異日不直爲比部賀也

穀城山館文集卷九目錄
贈太醫朱子叙
送山東藩參禮齋宋公叙
送雲南副使張公叙
贈王錦衣叙
壽封君蔣翁八十叙
壽顧君六十冠帶叙
送賈枉山先生司訓内丘叙
送孫鴻臚出使叙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發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贈太醫朱子敘

天下治黃岐家言以太醫令徐公爲宗而徐公之徒有朱子者能得徐公之術吾鄉祕書田君嘗病痿痺不起乞命徐公徐公使朱子療之不踰時而瘳於是朱子之名大譟長安若將繼徐

公而興者于子曰懿夫徐公之爲天下醫也有國工之道矣能得人能用焉夫扁鵲治虢太子也使子陽施鍼石子豹爲五分之熨而太子立起故扁鵲非親藥石也然而名聞天下者得人而用之也抑吾聞之下醫授方中醫授意上醫授道朱子親徐公甥也而徐公子育之其授宜無不盡者然徐公爲太醫令供奉餘四十年其道非直醫也朱子豈察之乎夫醫非小伎也至謂與良相等疑其太過雖然操鍼礪石聞乎一鄉一國之中即盡人而濟之以論於舟楫鹽梅利溥四海何言賓壤至國家設太醫令率侍醫之良日直內殿　主上起居服食節宣得聞狀即大官之膳疑於先嘗必遣問醫令此可進否令考方書以對故醫令者得人則調護人主之身而節宣其陰陽以平其志意六氣鈞和而淫戾不作以坪乎燮理輔導大小不倫至其筦天下之本澄源而綿祚益亦有符焉矣　世廟臨天下久居法宮決事即禁近諸大臣不得如徐

公數召見也一日顧問徐公方士不必藥竟何如假他人阿旨對不阿者立斃矣而徐公直稱臣所受黃帝扁鵲之書令人不病爾他固不習上爲默然自是雜用徐公言諸金丹燥烈之藥輻湊並進不損齊天之算則徐公調護之力居多嗟夫古有杜舉曠絃藝諫悟主茲道近之彼一時寨諤之談比功紮德豈有是哉朱子受徐公之業得是道而存之可與論於醫之外矣

送山東潘參禮齊宋公敘

禮齋宋公以觀察大夫治兵昌平三年擢參東藩所部長吏將率其屬送公介順義曹令徵言余嘗涉燕市之臺踞北眺羣山矗矹如龍翔鳳舞自天而下諸陵峙列其間鬱勃陰森蕭然有風雨氣其下昌平在焉黃花古北之陰胡馬之所悲鳴而旃廬之所枕藉也疾馳之騎朝食而達郊關則慨曰嗟嶮巇乎危哉九邊之險莫要於薊門薊門之衝莫近於是鎮矣其孰爲之開鑰而可無何報虜至塞下烽火照長安門

朝廷北顧而若立遣本兵大臣提兵出護陵寢至則昌平之兵具矣而所謂黃花古北諸口劍戟弩甲士如雲虜不敢嚮而去問之則宋公在焉斯非所謂折衝禦侮之臣與國之所恃非才不任國之藩屏非績不登公之擁旄而來也任且有大於此則柰何曰是奚問哉百鍊之鉾格盤錯如削杞則析薪何難射能仰接飛猱而問穿札之度非知射也夫東與薊門其地可知已藩參與臬其職可知已治兵以守土其政可知已公此之易而彼難乎哉雖然薊門有形之險也東土無形之要害也公入其境覽焉慮有不蔽風日突且不黔田有茂草而不除民有裂布堰渠而鬻諸市其聲咨其色鬱此何爲也則憂之儻昌平者也士有揷羽而譟免胄而馳老稚裹粮而趨之其聲咨其色懽此何爲也則喜之戍昌平者也公睹之何如哉夫兵者火也民者膏也火盛則膏銷兵者士也民者水也水涸則土燥必然之理也然則公之東遷以其勞於

戎也息之乎將使之滋其膏而明濬其源而潤乎公加之意耳矣

送雲南副使張公敘

隆慶辛未春郡國長吏覲集京師天官大計如法有詔二千石賢能著者即闕下擢拜寵異之於是兗守禹江張公晉雲南副使兗部之吏將爲祖道君大夫田君儼然造余曰公去魯矣公之政魯人類能道之史氏謂何余曰唯唯君子屠是邦也其上有美而不知閟也知而不揚隱

也言之無文而扇赫焯譚汪滅僭也吾寧僭可哉夫兗者斥鹵莽蒼之壤鼓擊肩摩之道而劍夷靡敝之民也公也爲之四年而兗非故兗矣何者魯宗人以千百數祿不時繼急則脫巾裂冕呼癸庚於府門今也給不後時無府門譁矣府故多豪舞文吏著綺刺肥纍纍然虎而冠也今也羣而聚之舍不得顧銖兩之贏甚者以貧罷矣里胥之役十年一更百費加之今也金出諸帑役出諸官里甲勞而不費又得更直閒矣

驛馬取之淄青馬或不來西人日困今議不淄青取也而令淄青代吾轉輸吾出馬而民不困矣沂費滕薛之間汗萊無際民多轉徙今化爲膏壤禾黍芃芃行者歸矣於是稱曰公居兗四年而兗大治非故兗也豈非諒哉夫吏治非行之難守之難非守之難誠之難非敏之難靖之難公之爲郡也其操持清而不刻其行之呉悃幅而無文具其政綜核而不煩具此三善六課乃臻不治何爲田君曰俗哉夫滇亦兗治乎曰

嗟遐哉險也滇乎古所稱六詔之墟于閩大夏之隣也於兗何如哉然聞之君子不易民而化仁人不擇地而施守之所貞無遠不流誠之所孚無頑不格精之所察無理不解持是道也以往鬼窟不可夷乎雪山不可煬乎菰茭之田不可賁而人鬼之獄不可鞫乎編面之酋不可揖讓爵跪于前而啖椎結之民不可子乎所素所蓄積已有試矣兒夫滇者樂國也壤沃而豐

俗淳而簡蒸哀也之隙臥而護之者餘地耳事有不可行于齊魯而可行于蠻貊者公思之哉

田君曰史氏知公亦知政矣請述以代驪駒

贈王錦衣敘

錦衣王君者長安賈人也世隸禁旅爲錦衣校尉校尉之稱曰金吾郎即古期門羽林之流王宿衛禁中刺察吏民奸利佩木符徑數寸所甚自喜也王君之爲郎當嘉靖末年刺事吏任用然王君爲人敦朴謹畏不爲其曹所爲而有中貴人用事籠冠禁中王君即求居門下委婉善

俯仰中貴人大驩王君即解遺笋器食中貴人
輒喜常握手與咲語王君因以其間有所關說
稍稍顧銖兩自益居有頃乃大饒因治產居積
與時逐卽又爲大賈傚人任公家之約亦時時
有奇羨則以貸雄都市矣王君爲人任俠有心
計材技傾諸少又以酒自豪一飲輒盡一石則
稱曰夫貧不能自見卽伏里巷不恨今食飲饒
足被服足以自通而不事賢大夫則無所比矣
於是因紹介造請通長安諸公諸公慕其質行

多與之遊或過問其家則擁篲祖謝自下食禮
甚恭王君有四子皆善爲俠曳紈綺出入巷陌
鼓鳴瑟跕屣者從之翩翩然皆和衆自愛不如
諸俠邪少年矜慢放好氣也王君年且六十顧
猶服陛楯郎衣終不欲以貲謁選會御史大夫
劉公出鎮劍門得自辟置將吏雅習王君賢又
以同里閈故輒檄王君爲軍尉不任職
然得高冠束帶揖讓長者之前旣容可觀矣徙
予聞京邑富人比千戶封者甚衆逕今往來長

安中大氏蕭然靡敝與所聞大異卽王君高刼
辟廢居埒如古賣漿酒徒者流已稱閒右不多
見矣況其著者哉此無異故法門客也邑屋居
民築室一二區中閭之卒已潰而記之卽有所
居偵尚未遽去意吏已捷詰其間何以使自操
從乎王君嘗語余曰夫市人仰機利而食者與
矣然不大昌阜者持之急也吾之賈則異出貿
錢常若棄不以苦雜良卽入子錢又不以日計
取盈也故吾之賈行如流水而廛得溫飽令子

織齊家者以吾藏之于人也嗟夫此其言有概
所謂廉賈五之者邪故善爲賈者藏之於人善
爲國者藏之于賈

壽封君蔣翁八十叙

雲崖蔣公者吳中名儒人也父曰感慈先生以
隱德聞里人尊爲祭酒蔣公弟已未進士累至
司馬大夫隆慶改元　天子覃恩近臣以覲書
貴其父母品如子秩先生拜命於家吳中人華
之因號曰蔣封君云已而蔣公爲高州守剖符

南入粤而會封君且八十春秋蔣公自念大人
老矣南粤去吳數千里晨昏柰何乃上太守印
綬請得歸而將父即終槁田里無所不願　上
憫其志許之於是蔣公歸而曠然適也內史氏
曰聲祿之於人甚矣哉夫辭親而仕規以榮親
也而至於輟白華之詠訓子而成之是愛之道
也而至於與倚門之嗟此世之所同也然有越
國而遊三年而返室其親不望之而懽者希矣
有仕宦數千里一旦解而入門其親不望之而

戚者亦希矣思子之情非異而懽戚若此者榮
名之所使也豈不亦過矣哉今蔣公蘭省名賢
聲實茂著仕至二千石達官一旦解其三尺之
綬投之若敝屣者徒以封君老也假使封君非
聲利不華非榮祿不悅蔣公即欲修晨昏左右
柰何爲一日之養而以傷親之心必不然矣子
不以祿爲養而得全其私親不以仕爲悅而得
遂其子故蔣公者服其斕彩有綿繢之華薦其
茂菽有牢醴之味若此故壽乃可述也竪吾聞

之福莫大於知足道莫尊於無欲故恬憒而不
競者葆生之樞也濡泊而無營者引年之术
琴也封君余昧其生平跡其脩然世俗之外能
使其子高蹈若此豈亦聞老氏之規者與江淮
之南吳爲都會古之憲者撫尉東方生之流往
往混迹其中封君倘有其遺意與何其與俗殊
指也蔣公嘗校春官所錄有侍御王君者欲合
同門諸子及封君之辰爲壽俾余述其意如此
而儀部錢君從余受言爲道說封君生平果絕

所言梅尉東方生者流也
贈顧君二十冠帶敘
岐山顧君者濟之齊東人而以尺籍居長安其
人整慤修儀愾有氣雅遊賢士大夫以行義
顯往先君偕計公車友顧君甚習至歸老常口
道之先君沒日十年而余始通仕籍京師則求
顧君家謁之顧君驪履披衣出見余握余手坐
爲語先君遊狀屈指同時諸長老道其顏貌行
藏問某今在否子孫何似皆余所不記也爲之

慷然而悲顧君居長安東城家非有居積也客常滿座青瑣金閨之僚往往鳴珂回轂冠蓋而過顧君家呼酒酒輒具輒對語良久去或至竟夕乃顧君不以客自豪亦未嘗異遇客坦然布衣交耳後有嘗爲金吾郎已更罷去山人服以居所善中丞李公使使輸六十金爲顧君請爵爵得爲太學吏目吏目朝官也于是顧君製美冠服長帶過謁所善客客咸喜贊之而顧君年六十有四矣蒼顏素髮雅稱其冠服客因以其辰

爲壽顧君日夜爲具市市牛酒張樂大饗客余從其後慨然稱曰嗟夫古所稱閭巷韋布之雄遊大人以成名者何可勝道哉然俠節好立義千里藉其名聲至將相皆爲之地而或扞公家之罔五陵鬬雞走馬之徒朝貴人好奇亦樂之上下然少年無俚人耳儒者皆難交之顧君風度洒然不爲小文而又砥節好修有孝悌淳篤之行議論常依儒雅可異焉夫掉背駢肩過市之情也俯拾仰取庶人之意也而梯突滑稽

聒聲利都會之風也顧君不三者居乎何其行義較然有賢豪長者之槩如此豈燕市擊筑悲歌之奇流風遺迹千古不泯與抑齊魯之俗敦樸長厚即遷徙百年未散與夫孤學僻處或抱只尺之義無聞於世而顧君以賓客顯學士大夫無不慕與之遊即弗官與壽也吾有取爾矣吾有取爾矣諸客大噱曰知言哉史也稱人而不溢於是罷酒

送賈枉山先生司訓內丘敘

行故與嶧陽賈君德修遊及同舉進士肄業詞林則益習德修然竊異德修一何風神磊落含英咀華又何飄然淩雲氣也而德修稍露淵源則知由枉山先生而先生又遠有淵源云於是先生以需選至則從同輩往謁之風神視德修而更魁岸讀其所爲詩賦和以德修之固義然在陰之鳴也則曰嘻曩奚異德修哉堂枉箕裘之緒所從來矣予嘗徑滕薛道中望見嶧之西境氣佳哉靈淑之會乎山則徂徠皀繹而南蛇

蠻遙遙蟠蜿乎孤桐之麓泗水逶軒轅故丘挾汶洸南下睨滄浪之流而抱之則延竚踟躕意必有匡衡二疏其人者復生乎其中乃在先生父子哉無何又謁先生固已委貌褒衣捧檄爲中丘博士則日行曰嘻予且坐青氈稱人師也對曰先生薄師耶師正自不薄得先生彌重耳夫求輪人者觀其輻求場師者觀其植維有徵也天下稱魯諸儒舊矣至先生明經五世魯中亦罕其儔正獨爲文學博士士猶將求其淵源

而師之矧有德修德修方璧英藝兢振其瑴琚珮玉之文以衍式穀之訓先生即不爲人師士猶將訪趨庭之問而徵其異聞矧儼然師也師不重乎哉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空其馬羣歷塊逸塵之駿固待人而見也中丘非古冀北與古稱燕趙多忼慨悲歌之士今豈有異與乃又得先生而師之辟之蒙伯樂之枝而執策乎雲錦之羣不按圖而索矣先生行也旦日教中丘有狀人將稱曰是能以[illegible]顯其子又遡雅經

徐之訓於士羣無留良焉而　天子且以制書錫先生褒其世家爲魯國儒術勸是匡衡二疏所未有也先生之行吾師榮川相公將率里士祖之而曰于生爾其辭焉伏曰諾退而書諸策

送孫鴻臚出使敘

自予游嶧陽賈君而賈君有友曰鴻臚孫君者識予於賈君會予覩其人樸茂而文章吐周旋咸有準度則嘆曰長者哉孫君也而賈君爲予

道其平生則有有足述者孫君者嶧之故家服田居積頗以貲稱閭右乃顯爲恂恂篤行無輕華豪舉之風里中舉愛慕之大人嘗爲府幕宗人子弟多操觚結綬之倫而孫君以祖褐居則奮而稱曰丈夫當通籍金閨觀廟朝文物之盛從賢士大夫遊安能落落老田舍間因輸粟助邊入遊太學選而得鴻臚序班序班古之謁者今秩即不大顯然其職最親謦咳乎大廷決咫左右陪衮儼然棡近臣矣而　天子式新[illegible]理

曰親近士民負轅哀路門之下孫君從其僚宋趨跪擯相以習禮闕廷中廷中賢士大夫慕孫君長者則多與之游云無何孫君以久客長安鬱鬱有歸思上疏乞假得賜洗沐因使持節荆府即命士子矣名於是賈君邀所嘗游者出祖都門道上予則致詞曰嘻侈哉孫君持　天子節稱使者過里門也則居然駟車擁傳之風哉今薄海人士得覩至尊之光靈億兆無一焉而孫君親捧貂垂魚容與乎丹塗紫闥之中至榮

遇矣乃又得持節歸歸且置酒揮金召親戚父老日夜高會爲稱說瓊宮絳闕之麗衣冠劍珮蹌蹌濟濟之容玉帛琮璜釣天韶濩窮奇瑰瑋未嘗聽見之觀親戚父老且嘖嘖相顧而嘆夫孫君起隴畝中兩乃遭逢若此國恩豈有量哉孫君歸矣視田廬無恙有司以孫君內吏必不苦以更繇親戚父老又得高會爲驩無所靡懷抱者幸趨入京師以禮儀事　天子報優渥之恩豈不偉與宜曰吾業已觀廟朝文物之盛得

列士大夫間衣錦衣畫行足矣無所謂夙夜靖共之念則長者不宜有此

毅城山館文集卷九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十目錄
太保毅文莊公文集敘
少保朱公工曹奏議敘
河南鄉試錄敘
山東鄉試錄敘
應天鄉試錄敘
太師李文定公文集敘
河防一覽敘
伐史敘
場光祿詩集敘
濟美堂集敘
穀城山館文集卷十目錄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十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太保殷文莊公文集敘

往不佞行請告里居歲謁吾師棠川先生濼上最後先生出書一編命曰此吾平生存稿也生為我校之將藏其副行也受而卒業讐訛芟煩存其七八以復於先生其年冬先生微病遽為

書報曰歲在敦牂吾其有龍蛇之厄以身後累生行也瞠不敢對明年六月先生薨於里第馳往伏哭因請諸嗣君畢發篋中遺書則行所手校在焉携之以歸將謀諸同門友圖永其傳居八年邵大中丞在楚走使長安問先生藏書安在行也齋沐三宿拜而効之中丞越一歲殺青竟矣中丞還臺請於雲中相君暨汪司馬公弁其簡端而行也謹跋其後曰夫所謂公卿大臣之文者以其學術韞藉所以經綸當世之具可

載而傳也幸而得盡其用則其文有不見於書而見於金匱石室之藏即詘而有所不盡則其經綸之業有不施於當世而可考於著作之間者此公卿大臣之所謂文也今夫禹咎繇之謨伊摯之訓傅說之命周召之誥與雅頌渾噩典則爲萬世文章之祖然天下不指爲禹咎繇伊傅周召之文而編之詩書以備一代帝王之制則惟其學術韞藉與治道通而非一家之言也降至漢代齊魯名儒帝長孺匡稚圭之流皆以

經術發迹致位三公有所敷陳建白不出師說而史傳所紀亦不名爲一家之言則亦以其關於世務而非自爲文焉爾自六朝之敝以至於唐爲公卿大臣者乃始務爲閎侈鉅衍之辭與文人學士爭長於毫顚之端如蘇頲李嶠以下各以其文自私而不關於世之治忽則學術韞藉幾無可載而傳矣古人有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獨柰何隘若此哉先生以大戴世經早列翰苑傳　穆考於潛邸養成聖德遂翊六龍以升晉登揆路僅滿一歲輒上書辭去金匱之下爲蒐裘焉而其時年始服官矣則先生之於世可謂遇而不盡其用者也先生之才無所不宜其學無所不窺逸經外史汲冢禹穴之編玄宗內典金經玉笈之言陰陽醫卜百家技藝之書當世典章文物錢穀甲兵山川阨塞之要法家比讞之文一時士人流品山澤遺逸之材無不蓄諸胸中握之掌上而其藏若虛其朴若未兆所謂爲天下谿谷者焉以此盡其用

於世庶幾翊贊昇平比烈三代何論漢以下哉乃其學術韞藉經綸當世之具既有所不盡其用而發之敘述歌咏之間本原道藝體畫事情往往露其緒餘有可考而知者此所謂公卿大臣之文也先生所著其要者金華啓沃之篇有經史直解別行於世大者內制代言之文以絲綸之重弗敢洩也南宮奏牘不可盡收收其艱且鉅者故今集所刻於生平撰述十之五六耳蓋所謂不見於書而見於金匱石室之藏者其

秘如彼而其不朋而可考於文者其盛如此即古帝臣王佐與舜魯經儒所載而傳者固無以過也辭章云乎哉濟南自邊宗伯廷實以文雅翔始先生與李于鱗氏生而承其後相與左提右挈力挽澆漓之習而求復諸古雖其中各有所負未必相下而有以相成李公業已用歌詩顯名當世先生進在大位無暇以藝文自標世亦以為承明著作之臣自其職業弗為異也今觀先生之文上緣六籍下浸兩京沈思入玄鑛

音中律蓋能挽末世而復之古者即降而與文人學士定從於騷雅之壇猶將執牛耳而命之況公卿大臣經世之業章章如是也豈造物者將靳其所欲用而永其所可傳耶嗟夫先生即世十年墓之木拱矣而未有片言麗牲表其爵氏則銘鐘書旂之外所可流布人間者惟此一編在耳使復湮滅而不聞乎彼侯芭李漢何如人也故行也甚愧於先生之托而於中亦之高義深有感焉

少保朱公工曹奏議叙

往吾師鎮山先生以大司空治河入掌曹政總之十餘年所而奏牘至數十百通議河漕事者兩省皆已梓之矣獨司空曹奏藏於家久之乃稍流布行也得論述焉方河漕奏議出海內傳誦以為先生當天下重任嘗百險以成功不知曹政之難有甚於河者河之難難在有所為而無與為曹政之難難在有所不為而無與共也夫人主之左右與肺腑之親此能以間得所欲

於主者也所欲者常在繩之外而所執者常在法之內繩之外與法之內不相受也故大臣不得信其職矣往　穆皇時朝廷清燕數為珍臺閑館以備遊豫乘輿六官所需服玩器用珍琲瑰異動以千百如取如孳罔問贏縮一不中程瞽御之臣起而格之臺諫上書論奏皆觸聞罷而先生徐以片牘措陳數語　天子輒曰尚書言是也其罷毋造　今上即位以儉約率先天下盡減大官不急之供即有服用不煩將作而

孝養　東朝承歡惟命故嘗欲建元君祠涿鹿以爲　聖母祝釐又詔所司爲貴戚治第長安貴肖鉅萬假令踰合內顧者當之宜何以應而先生坐曹嘆曰吾備位大臣垂四十年終不以一言求容上累　聖主手治疏陳其非法　天子報曰尚書言是也其罷毋嘗嗟夫左右貴戚求所欲於內而大臣撓法於外從古然矣先生獨何道以取信於上豈非其誠心體國見知於　聖主而才望之隆爲左右近戚素所畏服者哉

夫養由基之射也在乎調矢正弦之間而發無不當有先中中者也夫臣者惟望先之今有同事而異功同行而異効者非其功拙異望不同也嘉靖數十年中賢哲並起才儁如林而六卿大臣歷事　三朝係海內之重者惟推先生與蒲坂楊公楊公久柄大權所畧措天下將吏咸當其用至於紛紛盤錯動而之險先生所處有難於楊公而二主信之不疑至拂意忍性惟其言之從　先皇帝及　上之德至矣先生爲人器度汪洋才識超越其上下古今治亂興廢之故及臧否人物歷歷如指諸掌自撫綏伤瘵以至荒度大工惟仁恩惻怛結於民心樂爲勞力可赴湯火其風聲所詖天下之士仰之如泰山嵩嶽而先生吐握倒屣賓客如雲宜其服左右之心而受知　聖主也然其見疏忌於時固亦以此已矣先生方居豫章之野游於恬漠其用與不用係　國家之氣運至於奏牘一傳使天下士大夫知君臣相與之際而後之司曾政者有所考稽故實以決難處之事則又豈非　國家之益也哉

河南鄉試錄敘

萬曆壬午秋天下當比士於鄉　上以士習文體日趨於媮復用言官議詔有司取士務在淳雅即有奇詭不經宗伯核奏於是監察御史某實按河南監臨試事徵某等爲考試官某等乃同考試官而提調官左布政使某等監試官按察使某等而下洎諸百執事以期入闈祕宣明

詔內外約束罔弗虔肅以共成憲乃進擬學副使某所掄士三試之得八十人藉其文以奏某乃酌選士而進之曰於鑠懋哉多士之邁昌期而膺茂典也固嚴然離疏釋僑蹈風雲之會熙日月之光矣　國家設網布紘招延儁乂山阪海裔遐逖奧突罔不思呈材貢藝以附景炎而河以南密邇闕廷苞羅方部士之獵纓操觚遊澤宮而講藝者不可殫數三歲而一簡之僅得若而人以往斯已難矣乃詔旨申勑又若是有

如萬一不中鉤繩以干文罔何辭之與有故某等入閣咸嵩目竭思夙夜怔忡恐不得當以報及縱觀多士所為文固已鑿琱為璞返澆成淳根極理要而不涉虛恢聊於當世之務而不為連優蓋斌斌渾厚爾雅有先民之程庶幾不詭於詔旨則相與竊嘆士之翟然頴化何其速也已伏而深念　天子中和建極涵萬有異區殊族焜耀明德而士或檢押澗畧談說曼衍馳而與世競化日軼於瓌異而不揆於經則豈其文詞固然習俗已成而聲實戾也故文體與士習亦若不相掩焉孔子思從先進欲得中行而與之而劉邵品流人物以為人之材質中和最貴是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士習所繇隆汙可考鏡矣今豫士搢紳嵩河實惟天地之中而入文之所兆志稱豫者舒也其人士稟中和之氣安舒重厚多君子以其都五方之風會而六氣均調矣今夫北里靡靡之聲俶詭殊現蕩心愉耳而不比於律及至清廟之瑟朱絃疏越

有進乎音焉八珍九醞充溢圓方而大饗則太羹不和有進乎味焉何也聲出於宮而味齊於淡也今豫士之俗固亦士之朱絃太羹矣苟出而驚於紛華奏折揚黃琴而甘海錯陸珍是口耳坐馳而初終睽也士必不然則請畢陳其趣夫神機倏閃陰閉陽開士之殊巧而非智府哆辯雕談離堅別白士之聆論而非言樞矯情違性以游名轂若揭日月是士之伉行而非世程鑿空蹈塙違踔絕之勳工於累丸是士之絕材

而非物軌夫何故以其諄中和之經而不可爲量也故智與其宕毋寧守顓言與其華毋寧持訥行與其徼毋寧引繩材與其僞毋寧守墨俾毅實相中而文行合符以之垂鴻烈樹茂績鏗鉤炳煥榮鏡圖史亦綽然矣是則　聖天子陶世作人之化自豫人士始不亦永有辭與繫其聞之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識其利鈍易牙合淄淫之水嘗一哈而知甘苦向所得於士者非特狐甲一哈水之多也然猶不能盡士人

之難知亦甚矣奈何敢取必於士多士其最之毋使校文之吏程功量能出薛燭易牙下也則幸亦大矣是役也都御史某某綏寧疆宇謏宣文教御史某某振揚法紀茂樹風猷叅政某某副使某某內外襄勞咸有成績若某某以奉使至某某以入賀行樂觀盛典於法咸書

山東鄉試錄敘

萬曆壬午東省大比士於鄉某叨校文之役從諸大夫士吏日夜惴勅以克有成事既載賢書

當屬一言其後某聞徵物於府徵士於儒物聚則良士博則儒其毅使之然也自孔子以文行立教孟軻氏遵而脩之由是齊魯之間於文學若出天性而史稱諸儒質行謂其治官民皆有蕭節稱其好學豈非先賢聖之遺跡而人士之儒與　國家以明經脩行陶殖天下而網羅其材僻陬窮土稱說孔孟之術六藝之科晻然若合符節矧齊魯經術所由興於古昔豈異焉嚮者觀多士所論著咸各綜述訓典原本性命類

道德之統而皆王伯之塗於文則斌斌矣顧士有豫辨者蓋孔子論學先志而別白君子小人之分決諸義利孟軻氏于說世主皆以仁義與利洮汰其惑而論士亦曰尚志子多士所熟數也今　主上儲精太平右文嗜士有司群吏執鉤繩而求之如恐不及得則藉之賢書函采聲詩推轂勸駕榮耀道路雪煜閨閎此先賢聖所不逢於世也士即塵芥聲榮亦安有不洒然自適者哉顧此其時意念何居耳於乎此志隆汙

所由辨矣曰士之所不朽者名居則好脩強學
蚤夜不解幸而遭際明盛載質服官効尺寸之
功於世殽流鐘鳴而烈著乎春秋以是爲愉快
固亦有之其伏在蓬蒿居約處阨一日倏然名
列天府即且縲紲影纓都華猶冒險施先世慶
流支屬爲之滿志固亦有之嗟夫此所謂義與
利之間也而效可前睹矣蓋使志規於義則其
出也進不敢比周以事主退不敢營私以自殖
奉官守法不論短長國事揆策不慮夷險恥實

不懋不恥不工恥纖不脩不恥不捷若此者即
未必盡非卓絶世之材然顧志一節脩實而効
之上猶將有得士之益焉何者則其所志者義
也假令希世階寵追趨逐嗜曲學以偶時飾褒
以受衆巧文以規便漂說以養交矯性以博名
鑿空以合變睆然在纓緌之中而不知所止若
此者即有瑰奇可喜之迹而積習所生使天下
陰受其敝元氣損而不知何也則志規於利而
純白渝也然則路岐於咫尺而迹懸於秦越故
志不可不蚤辨矣　主上念士習日靡傷乎中
之化詔有司校文計吏胥用淳和爲質返之素
樸乃士所由趣舍起於一念藉使義利之辨不
審即隨時雅化猶之迸甬無之而不濡故在辨
其志而已語有之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繅
之質黃染之以丹則赤性非好漸也其所豫者
鮮也乃若玉生而堅蘭生而芳素有其質久而
愈彰物惡能渝之故志誠蚤辨即日囿於敝利
而無所紛華涉世之态态而不沒溺此孔孟之

要眇而　上所欲與士更始也忘曰一夫挽強
百夫決十一人持罟千人臨淵貴其倡也爲天
下倡宜莫如東人士其相與蚤辨之毋寧使人
謂齊魯經儒信能有其文質脩先聖賢之業不
攻而自聲實不中以示於四方何以稱焉

應天鄉試録敘

皇上纘服御紀十有三禩有司論士於鄉應天
府臣以請　上命左諭德臣慎行脩右諭德臣
長春乘傳往主試事是歲也　上采禮臣言官

議用　先朝舊典遣從臣出校郡國兩京北詣
脩故事先之諸所條畫科指亦少密焉至則等
同考知縣臣登瀛臣圖臣國欽教授臣廷相學
正臣中立教諭臣榕臣徵麟臣紹英臣淳
臣與臣志伊臣治之訓導臣南翰申諭要束矣
而即次府尹臣三接府丞臣友蘭實司提調御
史臣維城臣傑暨臣王學曾臣田一麟監闈內
外咸祗肅矣廼進諸曹六館暨提學御史臣房
寰所選士五千一百有奇三試之得百三十五

人籍所為文具以質奏毋敢飾也臣慎行器能
淺薄幸以章句日侍講幄無能少效尺寸裨益
聖明今復誤承任使掄才名都誠得當世英賢
以奉奔走臣亦藉以報塞萬一甚上願也然臣
竊覩　皇上敬天愛民懋學勤政日與二三丞
弼講求理道與建太平一時莊士耆儒畢延在
列煌煌微烈登閎三五矣士操咫尺之簡見錄
有司即進而奉對　大廷顧安能稟仰神聖燿
日月之末光臣不勝祗惕及錄既成諦觀士在

收者莫不含景吐奇湛漸道德抒經世之謨懷
願忠之志則相顧色喜嘆吳之富於才也於鑠
哉思皇多士生於王國維　天子使固欲以政
業期之使自效於國耳豈惟是聲帨之脩而實
之不知謂取士何益文章政業皆本諸心術不
可岐而二也心之聲為言精之則文成焉心之
迹為事恢之而政立焉文益有矩在脩明先聖
之指而不溺於雕華政亦有矩在遵守先王之
法而不馳於利巧要使衷理粹白無有頗陂然

後聲實相中舉一而百可知矣故以孔子之聖
智猶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遵脩其法恨
極於心而推諸政事至欲距邪說詖行以正人
心則文與政信不可岐而二矣頃者士脩博士
家言無不獵豔掇奇矜為侈麗究之支離曼衍
漂而不歸世病其侈也為累黍而程之則盡洮
沙而聞尋微索罔以為神解其極又至於虎穿
獨於此甚者浸淫異端洸洋適已盛稱引六家
諸子之辭以緣飾經義錯而成章當其操觚惺

管之時精神志念俛仰規隨固不耻雜經阿世矣以此推諸政業於世道何如也故今者臣等所錄大槩博雅宏達和平純正原本經術鎔裁典則以爲脩詞之矩不越是矣如嚮所指陳第令華辭秒論斐然盈牘亦禁而不敢收焉故所得彬彬若此卽因以揆其心術宜無不可知者乃何疑政業哉然嘗觀唐虞官人之法以三德六德等其列爵周稱灼知宅俊亦惟恍恂於九德之行古所謂才之盛者如此至乃背軼典常

崇飾商宇以掫徒黨衷匿智養私卽負斯跐之奇亦詘於聖世矣何也則純白不備而本先撥也士宜何所從焉且　朝廷設百官庶職以待天下賢俊法制科條纖悉具備崇卑迭遞皆有司存塤篪各奏其音而庖俎不相爲代藉有奇能絕詣核以官常未必稱也何暇外絕墨而談平日者臣辭行時聖方進講讀諸臣繹洪範皇極之義有意建大中之極示天下矩矱百官庶職象指承風之日也士出而策名錯質毋論所遭第能矣節首公勤脩職業遵王之道而毋敢頗僻即其器畧才猷豈必皆贍要以衷理乾純於九德之行多少異槩各有所程輻湊並進畢忠於國亦稱浮於言矣安在才長短乎夫責士以奇能絕迹誠不可強至於寒職砥行中正無邪卽純然茂實豐融貴名韙爍於道甚簡而世豈難之嗟夫亦觀於觴深之淵乎清泠黝澹瀇瀁淳藏而不盈出而愈有風動之而爲波則滉泓淳藏而不盈出而愈有風動之而爲波則至文以渙坎流之而爲澤則善利無方惟有本

也及至秋水灌溉百谷涔潦雨涯之間不辨焉半海若望之而笑矣無本故也臣誠不敏欲士之爲有本故敢以心術之說相與勗焉古人有言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臣謂士必因言考求究其原本亦何容易如此而得之用亦不難也士茲往矣　上且試而用之難易未可必臣敢謂不詭於知言無亦邀榮多士以遄於不明之罰斯厚幸矣

太師李文定公文集敘

先師李文定公自　世宗朝廷對第一用宿學醇德上結簡知晉參大政及　穆皇眷任復陟首揆公感兩朝知遇殫忠竭智經紀化樞益所爲注曆非一要歸於和平寧靜與天下休息未嘗爲殊尤瑰異有所更張也而行竊從左史後考覽朝政嘗謂公有大功於世顧世未能深識之焉當嘉靖末一二棟事之臣襲用嚴峻以奉威靈天下凜凜莫知所措元氣幾於斲削矣白徐文貞公以寬政佐我　穆皇民稍稍恬愉休

浴德澤公繼其後益用博大優柔和輯中外天下熙熙如履華胥而遊化日迨公罷相繼者銳於治功更操名法之指繩約天下天下又幾重足一跡益先後數十年來政俗之大較如此而方內晏然安若覆盂以迄於今之蔡盛則公於其中三四年間休養滋息之力也辟諸四時之氣有風霆之擊搏有霜雪之肅殺而益然有陽和之氣遊於六合之間以嫗育萬物不使凋脆

國家之元氣以成太平之業也功不細矣卽如庚午秋虜大酋長款關請吏舉朝猶豫莫敢決筴或乃逆詒不然有所沮敗公從帷幄中造郤借箸以片語定畫使椎髻之長回面內嚮九塞吏士寢甲秉耒烽燧不警若今且二十年矣夫不出樽俎而折衝厭難萬世之長策功宜何如論也顧公燮調之以無形之德而彈壓之以不猛之威故天下受公賜而莫知其自乃於公之汪度粹履天下無異辭而猶或不能究術其才才亦難知矣哉當公柄政時所與同事二三鉅公皆天下英傑各有所挾持不能相下而公雍容鎮肅其上垂魚紆組不動聲色而二三鉅公亦且輸寫心腹韜鋒斂頴於公未去之先稽令無以詘之第如石丞相醇謹未必能也且夫人臣之功至於享屯開泰福被羣生以茂無疆之問亦可以知其才矣雖然相安施才水不以味用以五味爲味相不以才用以羣才爲才此書所爲頌斷斷兀休休之烈也而公之功所以不可及與公卒之六年門人少

司寇延津李公從公嗣尚寶君兄弟得遂集若干卷梓之東省使慎行書其簡尾慎行亦人也無能有所纂述以發明先師之德美而使寇專之愧其不敢也集中諸疏具備各有所裁總之本原理道識犖言金相玉質燁然光輝而不爲剽飾海蓄川流冲然靚深而不爲剽剝斯大雅之制經世之略也夫不及事公者讀公之文可以想見其彷徨矣而其相天下之功與才世固有蘊而不察者門人小子敢蠡測其

萬一以白於後使知我 國家有休休斷斷之臣佐太平之業如此云

河防一覽敘

河防一覽者何宮保印川潘公志河防之績也潘公自乙丑迄今奉 三朝簡命從事河漕之間前後二十七禩矣其功艱而鉅其畫詳而深其耳目之所徇精神之所寄皆與水相忘者 國家萬萬年大計在焉志之以示後也無漕而專言河者何防河所以治漕也河者漕之藉也然則古之防河也避其害今之防河也資其利乎曰唯唯否否漕之藉河禹貢以來有之匪自今也禹畫九州冀爲都會河流碣石以入於海兗浮濟漯青浮汶濟徐浮淮泗揚浮江漢豫浮於洛梁浮潛沔以入於渭雍浮積石至於龍門未有不通於河者也漢唐皆都關中漢渭山東粟百萬更砥柱之險以達於渭唐漕江淮之粟由汴入河由河入洛以達於渭亦未嘗不藉河也獨今日哉然則公之防河也奚若曰二十七

年之中有大役於河者三其功皆成於因始而飛雲之決則開南陽以徃新渠二百里以避河之險因而避之也已而清口之役則合河淮之流以趣於海因而合之也其後銅瓦之決則隄大名上流以防其潰因而隄之也凡公之成功皆因也而淮河之績爲最即萬世不能易焉嗟夫古之聖人見轉蓬而爲車覩落葉而造舟察列星而分四時視月行而推晦朔未有無所因者也況夫四瀆之流呼吸吐納天地之性關焉

者乎禹能通九道陂九澤播九河疏九川東注之海而不能使水西流因其勢也故曰三代所實莫如因因則無敵此之謂行所無事也蓋自河淮議興而謀夫盈庭或以爲當淪海口不思海口之壅河淮分也則以爲當開故河不知河淮之分隄防潰也是故高堰之隄成而淮不東崔鎮之隄成而河不北以河予淮以淮予河而以河淮予海又安用淪海口而又安用復故河爲此所謂因也因者水之道也漕渠之要在河

淮之交而公之績亦以此爲最故特著焉後之防河者第因公之成勞而時修脩之則智亦大矣故曰志之以示後也

岱史敘

岱史者何志岱宗也志何以爲史岱者萬物始生五嶽之長古帝王之所受命告成而東諸侯主焉志之而曰史以尊岱也岱故無志乎有而繫諸州且不備也侍御南海譚公巡行考覽謀諸鹽政大夫查君以爲州不得有乎岱故別而爲史也爲史奈何革虛而爲新因畧以致詳旁搜遐考以備人文而標名勝作者之志也夫圖經者觀察之符契也恢而弁之以爲綱紀故作圖考天之精曰星地之精曰山嶽其大者也降婁玄枵之次歲星位焉其應廣矣作星野考岱者中條之所底也河濟不得無以障害宛不得無以填畿輔不得無以屏故曰齊得十二焉作形勝考記曰岱宗周迴三千里東方之山皆其裔也然而綿亘二州不可勝識惟是七十二峯

岩壑泉石神怪儻詭化工備矣作山水表在古錫魯其後隸齊更姓易制畫野分疆經紛綺錯名實相參而岱猶故岱也作疆域表省方之後廼脩玉帛暨乎明堂王政敷布安所云七十二家之封而以奉泰皇漢武爲乎其失至我明然後一洒之此亦古今得失之林也作狩典紀然自　聖祖開基躡正嶽號國有大慶使使奉璧告焉亦柴望之遺矣作望典紀介丘之勝久矣城邑壇墠或爲虎豹探奇懷古之士有所顧望

而踟躕焉作遺蹟紀夫山之守爲神三宮空洞之天百靈之府也神房阿閣可謂侈麗矣作靈宇紀遊展之所登臨星軺之所陟降有廬舍焉作宮室志夫岱君子於是觀土德也芝草玉石寘棲之侶鳧鴈焉作物産志夫自燕秦河洛之間奔走奉祠絡繹絃歌其麗不億洋洋乎神之爲德也有司稽其名數以備不常又以當他賦焉作香稅志夫岱者一州之鎮也然而吉凶之應於國有關焉作灾祥志操觚之倫登高望遠原

本山川勝志無垓之宇於遊得之颯颯乎可以觀已作登覽志總之十有七卷博該寥廓苟舉珍瑰繽紛浩侈洞心溢目閎哉遠矣故曰革舊而爲新因畧以致詳旁搜遐考以備人文而標名勝作者之志也於乎天下之以山名者衆矣至於巉削刻畫之趣欽奎窈窕之觀咸具體於宵崇若鍾技於鈔巧亦皆標奇史諜侈美聲詩矣況夫秩視王公功侔造化風雲之所吐納萬品之所育成者哉何其宜有史而亡未有也岱得侍御而後尊於史岱尊於史而侍御之名得以不朽於岱此不亦金簡玉策之藏而縣寓之鉅觀乎不佞家於岱竊嘗有意斯舉而力不能也嘉公與大夫之志而書獄之有以尊爲敘諸簡端云

馮光祿詩集敘

嘉隆間齊列大夫脩騷雅之業者於歷下有李滄溟先生於北海有馮少洲先生李先生所爲歌詩力追古始以調高一代而馮先生所論

網羅數百千載以富雄一代海內觚翰之士無不望李先生之鵠以爲騶虞貍首而亦無不蒐獵於馮先生之莞以爲陸海藍田於是齊以二先生重於天下然馮先生所自著歌詩獨藏未出世莫得睹也以爲先生吐納萬有放之亳端必且鉤深索隱九緐高張以凌厲當世而予從太史用韞受其一二顧又淵然閒靚粹然莊瑩浮聲切響投之無郤而有所不欲盡於音豐葩儁藻紬之愈出而有所不欲竭於辭不乃與李

先生與邪益嘗以爲古之脩辭者積閎而用裔其神常應於有餘後之脩辭者入少而出多其力常操於不足有餘者得諸心故不厭爲醇雅和平之調而自不能已於高華不足者怵於目故愈務爲瓌奇亢厲之音而終不能脫於纖靡此不可不辨也且夫才有所出而趣有所極李先生致在不能不爲而馮先生致在能之而不爲皆所謂應於有餘也譬之於水水之發源長而積也厚時而爲洞庭彭蠡汪洋淵潨一碧萬

頃不見其波而弗謂平時而至於巴東之峽呂梁之津砰磕洶湧傾洞天地而弗謂險何也其所以爲之者皆有餘而已矣乃且有技於此激行潦之水出諸旋渦堙窴之間極其力之所操使之懸騰疊躍以騁陵滴之觀豈不亦洞心駭目而大智以爲鑿文無有矣此無它不足之効也以此衡之二先生之指趣亦必有不謀而合者顧世無能深識之耳馮先生者其兄有三先生繼其先中憲公之業並以博學工文爲齊魯

諸儒討覓而太史綳仲公之武益光大其家學以雄於著作之府故馮氏之於藝文若裘氏治氏世治其官而天下以其閥閱方漢前將軍奉世父子則甚類矣然考大鴻臚野王於兄弟中名獨著尚書品第列卿推其行能第一而時亦不究其用以先生揆之又何睘然特也信於才而論於用自古然矣彼夫道於名實之際其酌損何如哉先生文賦稍多尚未及梓先刻詩若

干卷

潛美堂集敘

原夫人文既兆作者雲興含章司契者握筆而腐毫單精研機者抱笈而華首豈不欲凌厲往哲馳騖林府使文與星漢凝暉而名與金石等敝哉然或學淹群籍而辭非高儁或華窮藻繪而理泰純駁原其命志氣倍前人及課成功半折心始其故何也文沿器象而志意管其樞機理寄縹緗而性靈爲之甄綜故必陶鎔經誥澡渝神心榮悴不萃其懷得失不纏於慮然後酌

理以富才積學以儲寶故能策不羈之輪軼埃塩而遠御秉燭照之匠閱意象而運斤追琢其章彬彬可述者也今之君子兢騖朝華束髮受經翱翔青紫之塗珥白紆綬睠戀聲利之場故有志沉圭組而汎咏林皋身錮市朝而虛托翰墨貞宰既以不居才情亦復難運斯以撫陳編而嘯咤感隙駒而踟躕者矣豈不悲哉至乃絺綌閥閱之英既以瓌麗喪志山澤韋布之儁又以枯槁傷神其有銳精道藝鏤心著述欲以百

齡之燄而附於不朽之林者不亦艱乎漢惟我朝文化丕興徽烈遐布詞宗哲匠蔚起寰區乃至銀潢貴遊朱邸華胄莫不工北海之書慕河間之誦至於高步藝苑虎視詞壇希蹤九代之文單思千古之業者則我魯中立王孫褒然最著者與惟公秉淵粹之質躬孝友之行夙承庭訓厲志前脩世累桐封燔膏而攻鉛槧名都蘭坂擅篁而賓荊緜故其沉涵典藝經理玄宗按瀋大雅之場探寶群言之府凡名山大都之藏

禹穴汲冢之書莫不鉤冶於胸中陶鈞於筆下是以腴辭雲構儁采虹摛思沉九淵辨雕萬品鮮煩而味納珠玉操翰而卷舒風雲丹文綠牒之善蟲書鳥篆之品固已盈溢館之函溢西崑之庫矣乃其傳布人間則濟美堂集炳炳章著者焉邇覆快覩披以三復群哉具備衆妙互臻莫不含紅紫之華窮鏤畫之工足使時英韜筆群才斂袵望稷下之談而絕鄒中之和者矣昔淮南著書於漢年陳思工文於魏代尚多遺行

或冒煩言未有被服儒術典則光民以金玉之相倫綺之采如公者也豈非宗姓之麟趾文苑之鳳哉或以公才美如斯世罕儁儷而坐食茅土不獲登庭良王有在璞之嗟伐檀有河千之嘆斯言誠矣然使其追逐於風塵棲遑於仕進又未必專精一志長駕高舉以此易彼知其不償也益慶父之爲鏃不懷爵賞栗林之承綢曾無異視業顯而工神分則遯物固有之況於文乎魯國諸生濫竽內吏辱公提誨積有歲

年比惠斯編使敘諸首余雖不文敢虛高誼然操數寸之琯而睇豹變之文懷尺缶之音而嘆朱絃之奏豈能盡其彩縟發其音聲哉

穀城山館文集卷十一目錄
明儒叙
閒雲館集叙
宮保揚公總河疏議叙
宮保李公奏議叙
河漕通考叙
伐山獻圖經
安平鎮志叙
鄭司理文集叙

馮宗伯詩叙
朱光祿集叙

穀城山館文集卷十一目錄終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明儁敘

明儁者何北山先生所輯本朝諸名家之詩也先生博物宏覽爲世儒宗留滯官遷不究其用乃遂拂衣長歸老於濮水之上閉門掃軌遊心竹素之林圖所爲不朽於世以爲明興二百餘

年景化醲郁人文熙朗發爲聲詩凌躒近代追軼古初不可弗之傳也於是采國初郊廟朝會樂章應周詩雅誦析兩畿十三省歌謠比十五國風命曰明儁而以風體先焉胡爲風先曰礼觀樂由風而及雅誦孔子刪詩首風而次雅誦何者風發乎性情其感人也易雅誦協於禮樂其化人也深故里巷謳謠采諸侯國而廟朝制作肆在王官難易之劑殊淺深之體異也且夫列聖相承鋪鴻初鉅承明著作之庭有所珥彤

而應蘭臺石室之府有所繩金而藏流聞人間亦十之一二爾矣誠懼其未備故不敢先而先以風也其先江以北何也曰序也風者上之化下下應上而作也神京定鼎祚弘萬祀彼都人士誦播康衢燕趙之間青蘋始肇左披齊魯海岱發其雄飈右拂秦晉河華流其逸響中苞高洛人文抉其淵源南被淮濱豐芑揚其芳烈而後江以南暨焉遡風之自以北先也夫自二南以下十五國風皆江以北地也降而春秋吳越之歌吟乃出降而戰國荊楚之騷賦始傳故江以南之聲則歌吟騷賦之流而風之餘也非始音也原音之始以北先也故曰序也然則南北之風同乎曰惡知其同惡知其異總之北方之音以氣骨稱雄其敝傷于樸露南方之音以才情致勝其敝流于綺靡此其大較也雖然登歌之奏既和且平治世之音貴安以樂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此風之正也及夫荆卿擊筑之吟指冠流涕師涓清徵之調飛廉飄帷則激而爲

變聲矣非詩教也是編也直而不肆曲而不撓大而不亢細而不窕密而不底疏而不越抑而不沉揚而不泛颯颯乎僾僾乎足以返和平而象安樂不詭於先王之教矣不亦詞場之陸海藝苑之青丘也哉夫銓次品流則高張之絃駭耳穆括體制則和鳴之管會心故作者不解于仰追而來者無疑于俯就也執此以論取予之樞可得而概矣惡問南與北哉先生年且八十餘閱世之日深矣其文雅聲名海內無不知者

而其風規韜碧海內有不知者觧在達生道人之自叙也要其已傳者二三而其未傳者八九世豈有卒其緒業者哉

周雲館集敘

漢人曰儒者博而寡要此不知儒者也儒者通天地人之稱夫天地與人相參而立其事不爲不博而以吾心之理會而通之以立三極之矩不有要而可乎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所謂博與要也及門之士有所得聞而尊以爲要外望之觀無所得要而疑以爲寡故曰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自晏子猶然況司馬氏哉彼司馬氏所指者漢世之經儒也漢儒於聖人之道豈惟不得其要而亦不得其所謂博宋儒得其所謂博而因求其所謂要近世之儒慕其所謂要而欲棄其所謂博故言益華而道益隱矣顏安得通方之儒而聽瑩之夫所謂通方者通乎方之內外也方之內以有含無該所以經世之具方之外以

無顯有標所以出世之宗皆所謂天地人之精蘊無不有博無不有要無非是博無非是要也執其要而御其博則可以揮斥八極磅薄六氣而超然於方之內外即衆派群流併苞而兼總之不啻易矣奈何以寡要爲博乎夫非要固無以爲博而非博亦無所爲要則豈獨漢人之昧於儒也若今豫章張洪陽先生之學則近於博而有要其可謂儒之通方者與先生之學沉浸百家吐納萬有目所披覽殆窮二酉之藏心所

經營將周六合之際然且睨其竅妙極其指歸況易簡之航快玄同之綸其論道之大原即宏覽淵識之士有所不及鮮而其論學之實用將使佩韠操几之倫皆有所循而入焉故可編而有要者也魯國貶儒從先生金華石室之間餘二十年乃徒以經術藝文資其所謂博而不能以道德性命窺其所謂要至於今私竊恨焉日月往矣先生以其學出佐化元應具茨空同之訪而行也懷土梗之餘求益於病燭之光而

日以不逮即先生之所謂博者已不能得其塵粃矣況其要哉國學胡君孟弢豪儁人也遊於先生之學而謀廣其傳所善中貞王孫服禮好文慕先生之高義則相與校其全集梓諸魯宮蓋以其繕性達天之談編而爲內而以其詠歌著述之文編而爲外正所謂博與要之分也二君之於儒亦可謂識其大矣嗟夫世皆誦先生之言未盡知其所以言先生幾至人也其狀熙然似春慘然似秋居如委衣行如負局藏乎窈冥之淵而遊乎曠埌之野葆乎泰定之宇而涉乎委蛇之塗嗒焉似南郭之隱几窅然類壺丘之杜機故望者不得而相焉而謂其得於玄宗內典之秘此彌不知儒亦愈不知先生夫二氏之學雖其言幻渺汗漫自托於有形之表而其本宗歸趣蓋亦不出於吾儒之書故博之物雖殊而要之理不二也儒而誠得其要可以立於方之內亦可以遊於方之外其爲通天地人之事一爾柰何以二氏爲敵矻矻然角之哉夫以

二氏爲敵而不敢有之者古儒之所謂要而狹也以二氏爲宗而陰欲內之者今儒之所謂要而離也皆於儒無當也執吾之要而受彼之要御吾之博而容彼之博是之謂通方之儒而先生之所聞於洙泗也與

宮保楊公總河疏議敘

孟子曰禹之行水水之道也夫水安有道哉順其性而柔之斯謂之道水之性就下因其所欲就而導之趨斯謂順其性也故曰善爲川者

之使導禹貢導河於積石導漾於嶓冢導江於岷山導淮於桐柏至於濟沈洛渭莫不曰導不曰壅而防之也曰疏曰滌曰排曰決皆導之別名而緩急之劑有不同焉爾矣夫因水之性而導之非以人治水也以水治水也以水治水而人無與焉謂之行所無事水之道矣善乎賈讓之言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尺尺之地夫不與水爭禹之所縣稱智也而天下亦不能與禹爭功能焉今大司空楊公之於河其得是道

者與益自河淮之交閼而不相受也上嚙陵園下溢運道水維幾於潰矣而欲守隄防之舊以固扃鐍是醫中滿而實其腹也公於是釃黃壩之渠導河而注之海鑄周橋之堰導淮而注之湖而陵園無恙黃堌之決單父芒碭之間巨浸滔天而欲囊沙聚土以障其瀾是止兒啼而塞其口也公於是通睢水之派導河以入于淮復汴水之渠導河以入于徐而運道無恙此皆所謂水之道也何者河之於四瀆至暴伉也而亦

不能毋下既決而旁趨必得淮而怒始殺以去而反溢必得海而滯始宣此其性也逆其性而使吾之從則與之爭矣自神禹所不能況後世乎夫河性如虎以虎之暴而媚養已者順也懼其殺之之怒不敢以生物與之懼其決之之怒不敢以全物與之順之而已矣虎必順其性而馴之然後不能爲暴河必順其性而柔之然後不能爲災所謂得其道也楊公持節河淮三歷寒暑再舉大役皆有成績所部諸大夫請其奏

牘彙而梓之徵言史行昔趙營平之上屯田以爲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誠使後之治河者知水之不可與爭而惟無事之行則公之功能固將續禹之緒以爲後法而是編也方且藏之石室與古委宛之書列而爲二矣以爲不信問諸水濱賤子曷敢讓焉

宮保李公奏議敘

蓋古所稱大臣者必其有博大之器可以任天下之重而不搖有卓邁之識可以洞天下之故

而不惑然後望實相副功烈茂宣而世之所謂才與智者不與焉天下之士用其偏至之才固亦可以剸煩理劇辦人之所不能而至於事變之猝臨或不免怔忸而失守此其器不足也智數之所捃摭發微中窾非不有絶人之筭而至於事機之從違則豉猶豫旁皇莫爲筴決識不足也故器運乎才而才不能蓋器識出於智而智不能該識以此程品人物多少贏詘之數有可量者行也脩官侍從越有年時事當世之名

卿鉅公而陰察其器與識則御史大夫涇陽李公庶幾古之大臣而非近代所多見者云公自嘉靖末載簡列銓曹以衡鑑無私流聞海内萬曆初拜御史中丞監撫東省歷河漕大使晉貳天官出入兩都翱翔八座幾四十年揆路宇衡之命金甌待發而公累疏歸矣其爲開府日脩紀綱條教與吏民相守而不爲因循之政如挼佐史之賢更賦役之法寬輓輅之卒蠲罷荒之役濬岱河濟之間至今嚮之然不可一二道也

往者柄臣喜事入鑿空之說試諸膠萊公抗章力爭以爲膠河在兩海之間舟不相通海不相及中資泉水又苦淺澁即百萬之金可填諸海而舟不可操諸陸浚民膏以事無用非便策也有詔如中丞議竇應湖隄歲漂公私舳艫以千百計支渠既開舟師唱櫂而過之如枕席焉則公有大役于河矣及掌邦禁平允詳慎上下咸服常以灾異清寃奏言方今傷殘民命干天地之和不在鬼薪城旦中也王公貴人若牧民長

吏常乘一時之怒搒掠下人以箠代刃此皆不傳爰書誰爲奏當災疹之生殆由于此時　主上嚴於瞽御而公有隱憂効晏子踊屨之諷焉滇南邊臣報首功而後爲執法所列　上欲援殿門牓禁坐罔上典公謂奏事失實律自有比象魏所懸蓋以警惕臣工刑書不鑄也而引以斷獄非　高皇帝意矣疏至數上竟如公請時舉朝寃訟邊臣皆言其有功無罪不當致法以是　天威益震將不可解公獨斟調於輕重之

間以全　聖主之仁而出其人於必死于廷尉之於趙蓋有是乎哉部使行郡國率用愎鷙相高訶刺史民過失以見風采閭閻大猾緣爲窟穴中傷良善公建令御史按部第以六條察吏民間罪過懸三尺待之毋從奸窟探也即又申明憲典布諸中外使兩臺大使毋得交相問遺若疏薦下吏亦毋令執贄及門違者皆論如法而負筐之使不織于塗此皆要害所關非文具也臺省諸臣爭請建儲及銓曹守官忤旨一時

寘適至十有八人公言諸臣奉官爲國固不求名然上能容之則美歸于上而臣下無名惟疑其姑名而罪之則名即以罪而彰非所以止諫也蓋自是建言諸臣間有蒙優假者夫公立朝所建豈具在奏牘炳炳若此矣公爲人豪岸端凝持論侃侃正而不激通而不隨因以窺公之器博大雄渾如萬斛之舟載而行於江海愈遠愈平而不知波濤之險其識見卓邁高出流俗如乘千仞之丘以眺堄奔尘皆天倪衆目徊徨

不知其所觀也此古之大臣所爲社稷之衛而非猱才曲智之所幾與蓋公嗣民部君權關清源彙公奏議而使不佞跋之如此嗟夫公去而時事益艱人望亦切公尚無忘憂國以天之靈元元之福且迎而授以政所建白規陳將有當於此者海峩之漁庶幾得耳剽焉

河漕通考敘

嘗觀禹貢紀水道云九州既別九川涇通任土則壤從衡轉輸以達於冀斯河與漕所繇並論

矣及睹司馬班氏書異焉河渠以年爲敘倣自洪水迄于乾封方河條漕方漕條瀆文如斜纓豈不亦倣詭瓌奇若滅若沒而使讀翁之故必紬繹而得之鑿地德矣班志溝洫多所增損蕪采治河諸疏屬而成篇其體無能改焉世舉目爲文之玄解而不要諸法非篤論也宋元諸史河漕始析而分附疏畧艱于考覽後王之法亦未備矣　國家都燕開渠屬河以通漕輓先後茲議之臣爲河志以數家而不權漕之利病爲

漕志以數家而不脈河之源委使行水治粟之
吏視若秦越不瘉其相資也即有鳴于朝廷又
胡以稽焉夫合之則其緒棼而病于史難之則
其勢渙而屬于職然必且析且併需為一書而
後傳信守官兩相待而為用此可無成書歟余
部大夫黃君奉命分司駐節汶濟之上陳紀務
夙夜有恪守隄無虞運艘罔後時乃博求掌
故徧獵群籍左摭右采門分類別以總河漕之
要踰年書成請諸大使命曰通考班之有司使

共守焉余觀其書則信鴻麗典則成一家言矣
錯而陳之為目二十有二比而屬之為卷五十
有四綜其大要乃有四端其始則言河道夫河
天地之紀而水之宗也遡厥源流以正疑信識
厥變遷以表災祲歷代之策以揆從違術本
朝之政以示率守故自負新沉壁以迄于茲讀
之猶喟然有慨也美哉淵而博哉其次則言運
渠今之運道羅絡四漕遍相灌注達于都輦如
貫珠然總標沿革以會其經分敘流別以宣其

紀股引泉澤以苞其利旁存膠海以豫其防而
勞臣耆哲之所經營可考鏡矣美哉周而遠哉
其次則言諸水夫運之踰江而北也總百川而
為渠在梁則湖在徐則河與淮在齊魯之郊則
汶與沂泗趙則漳衛燕南滹沱其北白河與潞
而支流赴焉譬之車輿衆輻湊而輪成譬之置
眾萬目聯而網舉比紀之浸無遺利焉美哉核
而贍哉其次則言漕政夫符籌唱榷法至頤也
章程或數孔賓滋侈是故源以筆其端數以衰

其成例以奠其規變以廣其比而轉餉之法指
諸掌上焉美哉密而整哉于是申其防禁表其
職秩陳其隸役列其舟庾苞舉科條參伍訓典
離之不溺不職合之不病于史煌煌乎泱泱乎
有圖經宛委之遺焉故曰鴻麗典則成一家言
非謾語也曰者　主上念鳳泗之沴命大司空
使者與卒數萬疇河導淮底有成績大夫謀畫
與焉頃又　詔儒臣大發石室之秘暮稟正史
河渠漕政各有專書以示萬祀而是志適成其

有徵于庸公而爲信史據滋不細哉黃氏楫李名家世傳孔壁宮尹先生至以入說金華兼典藏室之籍大夫趨庭受學修而衍之是能引夏向之法以折衷諸史而成其化裁也士經當世之務不有淵源安論述作乎國家大政備在六官陳殷置輔各有司存無非事者今之君子匪其職思而登譽之圖高者負奇吐氣勤其責之所不及以譁一日之聞不則伊吾方尺雕篆不必可辭之語以自附於脩辭之列有如詢其法

守翟然顧後惟不得左右而代對焉建官謂何彼容容尸素者又何有矣大夫少年儁望博學工文其所建白論著業已俯視時流樹聲當世而猶腐心蒿目以極論於職之內惟淚曠爲兢兢此其器識相越何遼絕也大夫所部者水耳其於百谷之流即若沃焦歸墟欲之不溢由此而往任有大於是者其必將腐心蒿目以極論于職之內也嗟乎今之君子舉能職思其居而廩廩於

岱獻圖經

岱宗之山周迴三千里命曰三宮空洞之天古帝王所嘗成也其上有日觀之風有玉女之壇其阪有秦人之松有漢人之栢其麓有嶽帝之宮其陰有黃華之洞玉女是焉脩真岱宗之北六十里爲王符之山上多括栢多椒下爲朗公之谷是有金仙之宇命曰靈巖又北百二十里爲王函之山嘗有王函其上漢帝啓之化爲白鳥是爲王母所使亦曰千佛之巖其下齊州在

鳥中爲湖水多荷芙蕖西爲濼水之源湧出若輪北流入於泺水泺水之北爲金輿之山史謂之華不注孤峰亭立狀如青蓮厥有華陽之館是爲北紀岱宗之南四十里爲徂徠之山汶水經之又東百里爲龜蒙龜蒙之前不足百里爲陪尾之山泗淵之水出焉泉如列星其石五色滙而西流過五老之峯是爲尼山又西三十里逕軒轅之丘會於闕里其別爲洙瀆又南六十里爲鄒嶧之山其山積石孔洞狀如累丸上有

白雲之宮秦人於此立石謂之書門邾婁之國
在其山陽是爲南紀岱宗之西爲仙閭之巖羽
人居之命曰三陽觀其陰多五色芝多赤箭服
之已人風疾又四十里爲傲來之山其山嶕嶢
萬仞有石壁焉黑質而白文如人東向立其名
曰仙人景其下懸流百丈滙而爲淵命曰白龍
之湫出爲漆水又西三十里爲雲臺之山其壤
多黃亦曰黃山多棗栗之實有泉出其顛垂如
白虹流而入于汶水又西三十里爲金牛之山

上有龍淵下有肥子之國又西二十里爲陶山
山有二崦左曰東幽右曰西幽上多洞穴下有
池水謂是種魚之陂志曰陶之朱公浮海至齊
止此居之其野皆沃民也又西南六十里爲大
檻之山厥高千仞狀如觀闕其下狼水出焉又
西十里爲雲翠之山其巔有石焉削成而四方
謂之天柱多木黃精服之不死其坳有玉帝之
閣是爲西紀雲翠之北有洪範之淵北流入於
狼水出於徠城是爲管子之邑城北有山上多
文石經曰縞羝之首北望徠城之山是也秦時
老父是授圯矣素書其西爲虎窟之峯下臨汶
水北爲香山其上多巖有梵帝之閣是邑也舊
山環之其中有畸人焉厥狀徐徐于于巖石是
棲蓬藋之田是食命曰懸解之民其處善卧其
出善遊遊于岱宗之野三登日觀之峯以望滄
海北至於沕南至於嶧無不周也其遊與若士
爲偶左手操盃右手操管其止恒飲其醉恒歌
歌穀中金石之音楮氏之子默而傳之藏諸奚

氏之室是日岱畎行吟萬曆閼逢敦祥之歲十
月既望有是先生自題

安平鎮志敘

安平在勝國時爲景德鎮常置都水分監以居
行河之使蓋亦大聚落也　國朝開會通河特
遣水部大夫一人駐節其地總漕渠之政南北
幾二千里輻輳而受成焉則尤稱要重哉乃其
地籍東阿而錯麗於陽穀壽張之境三邑鬲峙
而有之故其文獻故實亦散見於三邑之志而

猝不能稽則訓方之籍闕也萬曆癸巳水部大夫襦李黃公奉命分司既著河漕通考復以其餘咨諏網羅船操艦翰而鎮志成焉謂于子邑人也請題其簡夫志者郡邑之史也無郡邑之名而有其史則所係有重於郡邑者焉何者漕渠周於齊魯之郊旋之若帶張秋其襟結也北二百里而爲清源而得其賈之十二南二百里而爲任城而得其賈之十五東且三百里而爲滕口而鹽筴之賈於東兗者十而出其六七此

亦過史所稱陶宛邯鄲都會之區也而又當汶濟之交受濮濵之委河伯望海假爲北道景泰弘治間朝廷再遣重臣大興人徒睥塞決口玄圭告成乃賜名安平而復號爲鎮即宣房瓠子之築不啟于是矣柰何視非郡邑而弗之志也志成而更有法守事有章程文物有徵食貨有紀漕渠之要亦因有考據焉此豈一郡邑之所係也哉緊猶有進于是夫上之域民猶制水也水之爲道固必濬爲溝澮遏以隄防而後翕猶順軌以趨於下然其旁出溪溢亦必得巨藪大澤而瀦之使其游波寬緩有所休息而後不至於潰夫民亦然居之鄰鄙畫之經界此大綱大紀萬世不能易也至于五方之遊軼百賈之轉鬻亦必就閑曠四通之地使有所猗靡曼衍而不束於有司之三尺然後其志安焉而利可久故聖王體國經野亦必解其羅之一目而有所不盡則是地也固亦民之藪澤乎哉自余少所覩記生聚繁殖廛閭充盈比年以來日益雕敝

文化爲陋豐化爲嗇若將有索然不足之心其故安在志稱時詘舉贏閭闊煩費及謂新城改建財力耗屈此不可歸之天數也畫地而守者其亦有永思乎夫鎮者重也填之而使不弛又鎮者定也奠之而使不搖域民之道也故夫無郡邑之名而有郡邑之政有郡邑之政而不純用郡邑之法則鎮之義居焉爾黃公之職治水而開府于鎮討典稽常以告有土意在斯乎

鄭司理文集敘

往吾師鄭先生客朱宮保邸也既操博士家言爲二三子講授又以其餘力盡發二酉之藏焚膏視景騁百氏之藪而蒐獵之蓄日益富辭日益工宮保公有所撰述舉以視草倚馬進牘無不象所欲出一時諸公名能文賦者爭相傳覽亦無不易容稱善以爲鄭生著作材也二三子儼然執經鴈行而進間奉而呻吟之則相顧悚身矜奮各有意千古之事矣不佞才最下幸而先登仕爲文吏可大子冲超乘而出之各以文

鳴世之稱說二君津津出不佞上而先生竟未嘗也二三子悵然相語吾曹佩觿事師不失家法顧無柰吾師何昔者汝南鍾興授經禁中論功當侯自稱臣師丁恭入主聽以爵讓唐生諸生誦說有法諸博士驚問何師而王式徵爲漢師稍闊得以師授相推今可柰何相與嘆嗟久之而先生五上公車罷於蹯鬲投牒主爵受文學卒史去稍遷爲郡司理卒矣夫先生能以其學達二三子於朝而不能自以身顯其學於世

斯則命矣然余竊怪造物者既已擲川嶽之珍綴爲才賢而效諸當世又若有所甚不能舍而陰軛其施且亟收以去者此何心哉雖然古之才人不遇于世者衆矣獨其著爲文詞多所流傳於後則或不至磨滅益司命者能使之不遇而不能使之不傳抱有所藏而仁有所顯也夫以身後之名而代其生之遇已足爲才者悲矣而又使之不得造物之心哉於是思爲先生褒所論著以圖不朽奪於退食之晷十年未

就頃者謝政家居稍得理藝文之緒而會郎君承武手校遺編重研萬里訪不佞而屬焉嗟嗟丁鈍庸愚之事已矣桓譚李漢於師云何而予安得愚墨乎因爲參讐編次刻成十卷以付承武使過而與可大謀之其必有以稱云先生於世之作者好關中王氏慕北氣者又好溫陵王氏法其鉤繩放其所爲文風容遒雅珠聯玉貫外足於色而內足於神若將也二氏之長而出者固褒然秀茂之雄也設令早脫輗軛束司三

城亘之背肆其力之所能而究其才之所至即以步當代名家追蹤二王之後奚不可哉然亦若或限之抑又何也是歲也子冲已以修文之業受職地府求其藏書家無應者矣嗟嗟以彼所遘視先生何如命茲難言哉

馮宗伯詩敘

今天下名能詩家在大江以北有學士北海馮公公之詩以神情會者也夫自三百篇以降至於漢魏及唐體裁不同要以裒然意象之表不

可揩梯正在神情爾世人不知則求多于辭辭不能超而求助於氣大歸高張急節愈費而愈不足窮嘗譬之以詞與氣求工者如畫師寫照衣冠色貌細至眉髮無一不似令人蹴然而悚迫而察之了無生意何者其君形不在焉似之而失其真矣以情神會者如摩詰平遠山水間以人物濃淡榮枯在有無明滅之際而望之躍然洞心若將身遊其中而不能已則得其真而不必似也公之為古體淵源漢魏而軼出於唐其為近體沈浸盛唐而致極於杜兼備衆美而發於一竅其究華而若斂冲而若餘大而不陵細而不底神在象先而輔之以氣情懸物表而運之以辭此所以勝爾嗟夫物未有不得其真而勝者也彼以境而合人以人而傳事不怒而髮上指無悲而涕橫流於神情何所出焉而欲以高馳絕死凌駕詞壇不其左與余遊公二十餘年相與極論久之欲一涉其樊而不可得今老矣焫燭之光其與幾何望洋而嗟而已矣吾

大夫瀛海張君出公門下雅有詩名偶出公草一帙視之大夫捧而醉心曰吾師乎吾師乎一代作者其在是與小子何莫學焉亟付梓刻將與同志共之而使余題其端余惟自古儒林文苑皆有世家經術之效莫盛於韋氏之祖孫著作之業莫盛於班氏之父子而公實兼之況且以典謨風雅之猷弼成景化望高夔周召流風哉故公之學不盡於文其文不盡於詩而詩亦不盡於此就大夫所次著其槩爾

朱光祿集敘

倚畝生曰嗟乎天之難言也夫有負高世之華而望不符其實蜚振代之響而用不副其資此品庶之恒嗟孤林之永嘯矣既已疏川嶽之靈洩星鼎之秘而又獨繁華於中齡促騷裘於長路天何心哉天何心哉吾益悲吾友朱可大氏云朱可大氏者宮保鎮山先生伯子也先生在嘉靖末年填撫東土可大總角受經出就外傅于與濟南于子冲氏比肩差長造同筆研相與

命牘劄瑣倪仰千古固各超然懷不羈之圖矣已而先後成名仕爲朝吏可大及于相從更久所與追琢文雅究極鉛素之業垂四十年如一日也夫曾門越徼兩海相懸而娩變之交迄于華首自有友道以來斯希覯矣可大爲詩清英儁麗藻采爛然玉潔珠融霞輝星耀其孤規架構在高岑錢劉之間而尤工近體文詞雄深奧衍切理中實商鼎周爰蒼然古色而出于獨匠一時學士名家慕說可大雅豫章廬陵之野稱高步矣可大臚傳上第荷索清曹初以持論忤楚出官郡邑再以抗疏適吳斥居閭里庭臣部使方日列其名爲請賜環之命而可大不少待也可不惜與夫藝文之緒亦難言矣近代士宗工倡爲復古大振先秦西京之業豈不斐然而末學小夫依傍影響醯醯鹽酪大者摸擬篇章細者剽剝字句以爲作者之劑盡于此矣然而形肖神索表澤中枯遡之無源挹之立涸矣以稱於世焉吾可大則不然迹其博稽羅志貫

穿百家則固不涉津涯而猶林數及至含毫匠意搦管命辭勺於不竭之淵量於無窮之府固不盡其十一二也而又少從遊宦習知當世之宜自　世穆以來人材政體因革舉措之畧輶軒之所未訪耆宿之所未詳莫不臚列胸腹河縣圖頗視夫握數寸之管步一家之塵博然何如乎予嘗謂可大之才與其韞負使居蘭室石室之間紬繹　先朝之故實君雍容侍從備清宴之詢誠必能究其始卒爲傳信之具討其訓

為立政之資而今已矣可不惜與可大氣節
政業同遊君子多有能悉之者文則是集備焉
世所不盡知者其博綜之學可備國典而不獲
少試故為表而著之要以位不勝其名名不勝
其實則天之生才幾於能作而不能成而吾無
從問矣耶以郎君大夏之請校定遺草題諸簡
端云爾

穀城山館文集卷十二目錄
兗州府志自叙
宗伯馮先生文集叙
顏氏家訓叙
李中丞撫淮奏草叙
雲山家譜叙
玄同館草叙
汪敬仲遠遊集叙
刻太上感應篇叙
穀城山館文集卷之十二目錄　七
龐眉生集叙
冲白齋存稿叙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兗州府志自敘

于子隱於穀城之廬屏擺觚翰息於玄默之圃郡侯渤海易公命駕及門訪曰維兗肇域光宅舊魯降周迄孔誕啓文明爰及　聖世襟帶二都厥號股肱之國而方書或闕典故靡紀無以

塞輸軒之問時維守吏之責執事以蘭臺舊史越在田間豈亦念梓里之文獻而圖之墨卿敢奉故牘以請于子對曰幸甚君侯之訓嘉會我魯以邀福于二聖里士將與其榮敢不受命是年公陟晉臬以行魏郡盧公下車復駕及門申前之請于子敬對如初公乃命縣令許昌王君延文學四人使分討閱簡昏史四人使供繕錄于子閉關掃軌摛管抽笈取別駕甬東包公所裒舊志錯采百氏之籍旁參郡邑之史探頤鉤

淵提要鉤玄析爲二十八部析爲五十二卷三越寒暑乃克成編盧公受而閱之因檄鉅野博士鄒君與明經二人校定鋟梓摧費惟裕弗惟省鳩工惟良弗惟亟八閱月而告厥成中丞漁陽張公按臺檇李姚公咸嘉二侯之勞各錫品陽以光簡首使班布島敘曰維奎婁之墟郡國更建州部錯分時衍代庚雖翕靡一委而不源名實安究故志沿革稽古疆理天下建都樹邑厥有城郭位著廬舍關梁公私以陳政化繇出

故志建置龕棠皂繹疏自岱宗沂泗汶洸歸諸左海鍾美洩惡庶士作乂原本流別表鎮是崇故志山水尊賢尚親惟魯報政一變至道是有厚風物土制用食貨所因織文漆絲厥產維茂故志風土四志既列方輿倫矣乃原統紀軒昊開天此惟輿宅炎漢咨梁乘運膺圖景命攸鍾故志帝迹五百之運考於素王集厥大成配乾象坤經緯萬古故志聖里公旦之勳俾侯于魯鄒滕曹薛版章錯綉咸在提封後世建侯殊軌

胙土繫號亦不可堙故志國紀　聖朝廣樹藩屏實爲上國施及後昆支葉衍茂麟趾之慶望著尊親別於前史以崇景胄故志天潢四志既列統紀彰矣乃稽政典匪地弗官匪官弗政帥以守丞承以令長斷自本朝並列里氏以示勸綰佐史文學畧差秩號故志職官登賢興能籍在天府是實材藪森聳景集其麗不億故志選舉賦則於壤役簡於民上有巖詘下有登耗叢爾茲土倍蓰他方竭澤反裘漆室所嘆故志田

賦戶役文學天性儒術彬彬遠哉洙泗之間蒸乘治戎以固疆域並用之術故志學校兵戎究四達之途也乘軺之迹旁午道塗汎舟之役繹騷境土民弗堪命矣故志驛傳河渠牢筴之政昉於鹽絺牣牧之頌賦維丘井東方之故也是建二使監於有土畧舉大縣以榷盈虛故志鹽法馬政十志既列政典陳矣乃標景迹大庭有庫小顥有丘芒芒邈哉自茲以降山經海諜弗考旃故志古蹟陵墓帝圖聖域秩祀有經鉅典鴻儀榮鏡宇內二氏之宮曼衍靡麗有其舉之名勝攸存故志祠廟寺觀四志既列景迹闡矣乃綜文獻夫自三代迄今吏於茲土者史傳可稽也有懋庸樹軼名著旂常有興利便俗愛遺

黍域甘棠或剪景德謂何故志吏迹魯君子之國也周開聖作漢傳儒林六朝文物唐宋碩哲他州莫望矣　昭代之興鉅公名流光紹後先景行尚論廸茲矩模故志人物六籍既登虹書表端暨分四部縹素雲典炳道煥章飭德郁郁盛哉秩識勘窺流傳或軼作者之勞亦可懷也故志典籍伐石有紀含毫成詠單辭斷簡邈在山澤滄海一珠崑丘片玉亦以光華地紀裨益博聞故志鑒文四志既列文獻徵矣乃鉤隱顯觀象望氛有國之典春秋災異漢儒所稱幾於瀕矣然而祗儆惕衷明威匪遠舉厥占應以告咎徵故志災祥齊諧語怪巵言解紛稗官之識識其小者此滑稽龜策列於金匱之編也

故以善談終焉總之右賢而左文正矣而傳信務詳而思恭崇雅而黜誣有臧否之文無褒貶之例右忝伍之變無隱見之詞蓋云括地之法若此其矣若乃猋起翰長奪浮競艷盛粉澤之具俗觀素之觀則有博物洽聞之彥摛華掞藻之士唯余所任也矣或曰事有體裁文有意義

浮記總錄各不侔吾子珥筆橫經從容帷幄蓋亦稽古之藏纂輯　兩朝之訓錄考大府之宏綱參脩一代之章程皇皇制作閎且侈矣今茲遁於耕牧而僩然侵小史之官銳思乎土誦之所陳極意於訓方之所載懼非近臣之事也于千曰唯唯否否夫脩詞之軼多端而立言之徒匪一君子進而在列則謨謀獻納展錯國華退而在野則著述討論優游藝術皆以發揮明盛藻飾太平所遇雖殊其志一也君實屏居洛上史鑑乃成平叔歸老睢陽諫林是著莫不扞乎生之志勒一家之言黼黻當朝摧揚千古者矣況乎河海名區聖賢舊里三千餘年之文物二十七屬之封疆明使君之所勤渠里人士之所矚望雖勉竭駑鈍固未足稱其萬一也而子乃云云則山海之經不蔑于神禹九州之志不列于丘索矣何以徵宛委之藏發圖書之奧哉若乃虞卿窮愁而著書韓非幽憤而漂說司馬留滯而成史揚雲寂寞而草玄此皆賢者不得志於時憶約鬱結者之所爲爾僕雖不敏生逢景運身荷湛恩幸得完名奉身令和鼓腹考舊邦之典故光聖世之輿圖窺寸管於璇璣增螽

測于渤澥固亦詞林之舊業報國之涓忱矣如其偃仰溪山流連景物而使儇朝之埏埴鬱於靚聞仁里之聲明沉於紀載僕雖不敏固竊恥之比於數子志亦相懸矣爰綴末簡用表厥終且告不恪於里士云爾

宗伯馮先生文集敘

北海馮公者今之雄儁實臣也束髮升朝早躋八座弘慕雅度光映周行大政要機多所參預世方需其輔理以兆昇平而青髮韶顏奄然將

箕上矣此則天地精靈國家氣運當之夫何言哉方公病亟其友侍御康君請其遺書以梓遞謝再三出而付之曰必也東阿爲敘益行也徵公於朝相與上下藝林頗稱莫逆而公之政業識畧有王沈二公誌碑取信萬世毋庸更辭則以侍御之請綜術其文云爾敘曰古稱不朽者三言居其一要以圖功績德非文曷遠則尤其載而不朽者爲天壤之間有形有質之物未有能不朽者必化而後不朽金石之堅沕且蝕焉

而朽土木之贍靈且穢焉而朽惟毋化也水之洋洋代而不息朽乎哉火之炎炎傳而不盡朽乎哉何者化也人心之精吐而爲言言之倫要敷而爲文此必有變而之化者無所變而之化而欲高魏虎踞樹千載之標豈其質哉近世名家輩出非先秦西京口不得談筆不得下至土苴趙宋之言目爲卑淺而眉山氏家法亦若曰姑舍是云鄒人少而操縵亦謂爲然久而思之不也蓋先秦西京之文化而後爲眉山氏眉山氏之文化而後爲弇州氏眉山氏發秦漢之精蘊化其體而爲虛弇州氏攬眉山之杼軸化其材而爲古其變一也世人不知一以爲趙宋一以爲先秦西京徒皮相爾且夫先秦西京之世有以文自命者哉溱園之洸洋則論著之書也韓非之精切則長短之策也長沙之宏贍則陳對之牘也龍門之逖蕩則紀述之史也皆眉山之所醞而爲文者也盍嘗取而紬之廊之宏編約之單語安所尋其軌迹安所索其斧痕故能

不爲秦漢者而後能爲秦漢此則不可朽爾何者文以神化者也不會之以神而合之以體不合之以體而模之以辭則物之形質也方與方竅方新方故不朽何之今觀爲公之文色澤膚肌惡乎爲秦漢乎而精神脉絡惡乎非秦漢乎其儉學博而不濫其抽思深而不誦其綜藻華而不雕其稱名與而不晦其議論辨說邈探恍惚冥造希夷愈入愈深愈出愈奇而不可端倪有莊而無之也其指畫政體陳說機宜密策決

於一言碩畫陳於萬里名實必中權正相資有韓而無之也其奏對之疏獻納之章辨官敦典考古究今理後而核辭亮而悎可以納牖宸衷光華玉度有賈而無之也其鋪敘事理操縱闔闢虹流波滀而絙尺森然無少遏佚有遷而無之也軼而至於百家之說六代之體皆有而未嘗有皆用而未嘗用滔涯吐納訓創瀲滌衡之不得其堺縱之不得其首故夫眉山之後化秦漢而爲盧者吾獨以馮公之幾之也蓋項者先

正諸公亟稱擬議以成其變化豈非名言然擬之議之爲欲成其變化也無所變而之化而姑以擬議當之所成謂何夫酒醴成於蘗而麴糵非酒也湯液成於藥石而藥石非湯也有如以酒醴爲澈澹而醨其醴醨以湯液爲清泠而咀其渣滓文而肖是乎哉無論秦漢立言之家視爲何若政使趙宋諸賢誰不捧腹何言蘇氏故吾謂馮公之文可以不朽者謂其幾於化也所未盡者蘇公之文如走盤之珠肆而不得流而馮公之文如出匣之鉾抑而不可遏此則時未從心年不待力者矣噫乎天之喪斯文乎慨世道者爲一代惜九鼎之材而商秩文者爲千古揭天球之寶均也掩袂太息不知涕之無從矣侍御能傳其著述爲楊氏之君山而行也無能發其流別爲左氏之玄宴則甚愧而不得辭也至若有韻之文則古出建安而下逮於唐近出高王而旁薄於杜又當世所不幾者嘗別爲之敘故不重論

顏氏家訓敘

余觀魯顏氏譜記復聖之先世有爵邑於國秦王既作及門之徒顏氏入人斯已盛矣晉宋隋唐名人顏士垂殼載籍不可勝數北齊黃門侍郎之推其著者也侍郎博雅閎達爲六朝人望著家訓二十篇博士顏君藏而付之梓曰此吾家夫球赤刀也願綴一言于子受而卒業則愧曰嗟淵哉颯颯乎其有先賢之遺耶非令德之後言固不能若是然其說著者先儒各徃徃采

掇之矣夫其言閫以內原本恩義章敘內則是
敦倫之矩也其上下古今綜雜文藝有倫要而
不華是博物之儲也其論涉世大指曲而不詘
廉而不劌有大易老子之規是係身之詮也其
擬南北風土儁俗具陳是論世之具也統之有
關於世教其粹者考諸聖人不謬儒先之慕用
其言豈虛哉然予竊怪侍郎當其時大江以南
踵晉宋遺風學士大夫操盈尺之簡日夜雕繪
其中窮極綺靡即有談說先王則裂眥扼腕塞

耳而不願聞江以北故胡也其民控弦椎髻王
公大人擁氈裘飲酪而居士流名裔且將裂冠
冕而從之此何時也侍郎故遊江左已又棲遲
關洛之間廼能不沒溺于俗而秉禮樹風不隳
先世之聲問豈不超然風氣之表者哉余竊又
悲侍郎以彼其才毋論得遊聖人之門第令遭
統一之主深謀廟朝矩範當世即漢世諸儒何
所多讓而揣越戎馬羈旅秦吳朝綰一綬夕更
一級其志不已戚乎夫河自龍門砥柱而下天
下之水皆河也濟獨以一壹之流橫貫其中清
濁可望而辨夫濟固不能不河也然能悠悠泠
泠毋失其濟則可以稱瀆而朝宗於海故曰瀆
者獨也侍郎之所遭亦如是矣昔虞卿去趙困
于梁不得意乃著書以自見故虞卿非羈旅其
言不傳侍郎倘亦其指與抑以察察之跡而浮
游世之汶汶固將有三閭大夫之憤而莫之宣
耶侍郎他所著書甚衆藝文志所紀有爾雅注
一卷集靈記一卷徵應集三卷筆墨法一卷證

俗音字四卷稽聖賦三卷類皆博物洽聞可資
考證而逸或不傳傳而不及盡見爲可惜也侍
郎之後思齋師古咸以經術流聲真卿杲卿兄
弟節義並著皎如日星至今在人耳目謂非晉
訓之方烏乎可哉博士名嗣慎兗國六十四代
裔醇雅而文動無違禮能守其訓者也

李中丞撫淮奏草敘

夫主之於臣有抱獨知之符而示不測之御者
此其人有不得不重也語曰知臣莫若君此所

謂知者獨知也獨知而不以人則信之不貳不貳而後不測嘗有概于季布之言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心誠知之何有於譽毀此所繇窺淺深矣夫惟明聖之主群忠鯁之臣而任之羣而譽之至於國人之公而不加親群而毀之至於左右之私而不加疎此所謂獨知也知而欲遂親之而又若有所憚憚而欲遂疎之而又若有所倚且憚且倚而不可親疎則其人不得不重而又不欲以重之情示

然後不測之權寓焉誠有不可親疎之臣而國亦重矣吾友李中丞道父貞姿亮節束髮登朝平生慷慨扶義言論風旨凜凜以名節自持所交遊海內英流用意氣相矜許見宵人媚士白眼酸鼻若將浼焉自爲郎署以上書陳言有所觸忤斥補外吏遨延且二十年卒被特簡以御史中丞監撫淮陽四郡已而爲稅使所構屢疏乞身　上第爲一許而不聽也主爵爲請更則不報請蕪漕則報臺諫部使請留則又不報

請行河則又報依然節制七部分東南之半俾而委成焉自已亥至今且五易歲所擘畫指陳無慮百十餘疏其職事大者於撫則率作羣吏與之共憂元元而濟滌其災於漕則渝淮渠之塞轉百萬之舳艫而致之天府於河則窮源疏委別白所宜塞與通之故以授豫兗而其最要而偉者則止廬江之鑰以保　二陵之地脉發徐碭賴皇之盜以翦楊竿之萌而其乱艱危險阻出萬死一生之計則禁稅使之虐而與之搆

難彼其張弼天之罟漁獵徐淮之野鞭驅虎而驟徘徊磨牙吮血甘人肉而談酣之烈已逓矢不與共生危言苦辭極陳禍福興亡之故冀天聽之一回而陰以其間假便宜禽制以漸消其爪距吳楚江淮之民仗中丞之彈壓幸有寧居而憑社負隅之徒貪緣釜鬵所以媒蘖齮齕窮萬道而無餘　上獨察其繇而不爲動也於中丞之言示不欲受而卒不忘於其身示不欲用而卒不舍於所彈擊根柢示不欲盡法而卒

潛消默遏稍除其十二三天下遂以顛倒鼓舞頌不測之恩威而不知　上之於中丞乃若有所甚倚而不肯遽親又若有所甚憚而不肯中疎者辟得千金之藥餌畏其苦口又畏其蝟病餌類眉而卻之又裂吻而啐之爾夫人主之情無論勤逆疇不欲國之輯寧亦疇不欲志之順適今忍其情之所不堪制其欲之所必遂以饗貞臣之利於國無已而姑爲不測焉　明主之爲社稷亦勞矣臣而見知若是亦何必三錫九

遷乃稱過合乎往余從道路傳言得中丞保障江淮之狀固已動顏而喜及今讀其奏疏句風霜而言金石直欲爲蒼生哭者毛髮悚慄三擊節而服焉而中丞以書來言時事棘矣一介孤臣仰已無親俯幸有子不以身負吾師必報國恩有死無二嗟乎中丞之簡在　聖心有以也孰不爲臣而言何獨痛與嗟夫中丞於君臣之際奇矣鑒君之知臣欲容而臣之受知欲顯顧誠何如信則爲不測疑則爲不斷不測出乎不貳不斷成於貳夫不測與不斷之形非相遠也則奈何抱獨知而不貨信乎武帝知汲黯爲社稷臣而棄居淮陽不得與朝廷議乃曰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爾夫淮陽重則何如社稷重哉　上益曰吾且召君矣

雲山家譜敘

古者諸侯卿大夫因封命氏皆以有土之適世其家而統其族出則爲之政令以奠麗其生入則爲之訓法以聯其倫屬詩益曰君之宗之

矣封建法廢分茅胙土之君有其名而無實岳牧郡邑之長寄所謂君之權而又無其分卿大夫退而處于里亦不得以大宗之法聯屬其族故所謂君與宗者岐而二三而又六焉惟有貴且賢者爲之類其世系氏名昭穆之敘而纂爲譜牒以比於古之小史謂之家乘故雖豪宗鉅閥爲國邑之望非有貴且賢者爲之綜衍固亦無傳也然自漢魏以後晉有羌胡之擾唐有兩河藩鎮與五季之亂宋有金元割裂之虐大江

以北無慮二千餘年連州跨域鞠爲荆棘戎馬之場二二遺黎出沒兵燹仳離流散往往存一綫之息而係其族姓故雖大國大邑亦鮮百室之聚柯言譜牒吳楚閩越之間被兵則後而緩卽不無散失易於生聚故百里之域必有望族或不下千萬餘指而有貴且賢者出焉因得据綴網羅以爲譜牒豈非所謂足則能徵者與子得葉少宰公雲山家譜亟嘆嗟焉葉之居於福清自其代始而少宰公所譜斷自十四世謂其

近而徵也十四世者其祖稱宜與公適宜與而上有爲鹽鐵轉運於宋元之世者具其梁而不詳沿而下之當正德間有舉孝廉爲令長者別爲惠安之派而連欐接棟居於雲山之麓者綿延至千餘衆皆以力田禮讓蔚爲茂宗累而至桂山公以經術起家稱循良吏而少宰公興焉卽不必遠引華胄而彬彬濟濟光啓衣冠之世亦已盛矣家故無譜譜昉於某公更百七十年而本支益衍桂山公雅欲修之未竟其業以授少宰公乃於南都聽禮之暇告成書焉吾謂葉氏之在福唐固赫然百世之宗爲邑望族然非有少宰公父子爲之聲名而後大之卽聚廬而居計亦稱海濱一墟落爾惡能列衣冠之世于宇內若歐蘇氏之族哉故知豪宗鉅閥非有貴而賢者固不顯也大都繁碩殷阜之族必其上世以來積德累行克享天心蒸爲博大之祉而後有貴且賢者出於其間非偶而已然至膺豐嫄之福則貴且賢者居其名而羣都共賓肩

繼承之業則貴且賢者當其勢而羣受其逸猶且人各有心不能共衍明融之胙以光其前人則紱宗合族之舉固卿大夫所最急而甚難者也既不得以宗法施之於族而得考其世系氏名以示一本之誼而稍聯屬之則心亦良苦矣而猶有門胄單薄無可譜而傳如江北之士族者又非難之難者與故吾於少宰公是舉有深羨焉少宰公清姿勁節表表如冲天之鶴文詞典則瓌麗爲當世秘林山斗旦日進筦樞衡光

佐雍和之理則其內而施於宗者四方卿大夫之族皆取法焉且有紀名臣世家以勒於蘭臺之圖史者家譜云乎哉

玄同館草敘

鄒夫哉景雲林塊居斗室巷無朋好可與晤言常欲結同志於千秋偶比隣於萬里不謂杪榆之祉近有文史之英則晁甫王孫其人也王孫秉銀潢之貫總桂苑之盟少頗豪遊長而折節腐心竹素鉛日丹鉛鳴鑾六藝之林頓網百家

之藪命觴成詠矢口爲章郁若椒蘭鏘如球玉清新綺麗妙絕纖塵閎衍淵博深藏萬斛固已遐探闓奧遠迴淵源爾其細律長歌踵高令之妙躅雅篇古體映顏謝之華標且將索備二京陶瀘騷雅詎止天家之麟鳳固亦文苑之珪璋乎然而心賞雖懸面談尚阻只尺踈於交臂無笑聆於比肩緬惟南皮詩酒之遊蘭亭祓禊之會古今之遇何其遠哉斯以遡長風而增愾揖華琭而興思者矣間得玄同新草一帙省以三

覆如獲罕寶素心既愜浩嘆方興何者中壘以經學脩明紬書天祿供奉以詞華豪儁待詔金鑾斯並前籍之後談宗英之盛遇也其在于今何獨不然而使博物之儒比於蓍龜之翼弘文之彥稱爲韞櫝之珍哉嗟夫天之生材代不數見世之衰道文豈在茲而有揚赤幟於詞壇扇清芬於帝胄豈非乾坤之珍異鄒魯之流風與夙願既諧同殼可應寫緇衣之惠好抒杕杜之綢繆聊綴斯言以備觀采云爾

汪敬仲遠遊集敘

休陽汪敬仲氏以稱詩雅遊出其里司馬門而爲李本寧太史客翩翩秩死流也余臥山中久覽賓徑里士亦無可與談者一日敬仲過而懷刺謁焉倒屣出迓如平生驪閱所爲歌詩數種清逸渾雅飄然欲凌雲氣心殊重之別去又五六年復邁吾邑盡發奚囊近草所自名遠遊集者求爲是正因取而銓騭之則其爲古樂府自郊祀鐃歌下遂吳歈西曲無不化裁擬議合變

成文爲辭則有所不蹈五言自漢魏至於六朝又皆拍浮沉酣入其境地而體亦有所不淆此其獨詣之趣詞壇流黨率能儷之近體歌行情采氣韻出入盛中之間若卑睨少陵而欲赴者視向所見桂枝片玉不啻瓊林冊府觀矣敬仲彎筆而請家世閭右嘗號素封先君以文從諸名遊于當世至賤子而蕭然貧也環堵石田無以將毋伊吾一編意常晏如出見豪門右族與

歲誦古文辭壯而偏覽四方盡山川文物之勝而後歸而紬石室之藏也私竊慕之故自束髮受經輒厭薄博士業不爲而慨然有五嶽之志南渡江淮北涉汶泗至於燕趙之閒無不有蹟焉之迹焉此集所由名與予乃徵纓而嘆曰嗟乎敬仲子之遊遠矣何以名爲夫遊遠之賦昉於楚之屬臣而衍於後之樂府大抵懷瑾握瑜之士俠時俗之追陁而不忍離其滋垢則思鴈鵠鶚輕舉遐鶩上極六漢旁周八埏以抽其

伊鬱牢慅之氣而猶謂不足則欲就重華而陳辭依彭咸之遺則沓而至瑶臺佚女洛水虙妃幽而至東皇司命國殤山鬼無不願奔走而後先焉豈其形神羽化能御六氣若此其志則遠爾子之爲樂府古風上下漢魏則即今之咸陽鄴下而與蘇李曹劉遊也及其爲六朝則即今之江左吳會而與二陸陶謝遊也其爲近體歌行則即今二華三川之都而追王孟軼錢劉以遊也彼岳氏所稱仙靈帝妃之倫徒寓言耳豈

有真際哉夫士而蟬蛻鵠翔抱出世離羣之想翛然軼於環中即宴息一室孰云非遠有如解其天弢而與世爲徒即策逐日之杖騁御風之輪舉足萬里孰云非近子之尚友千古而馳於六藝之場則信軼埃氛而撇蜕蠖矣如是者其居亦遠其出亦遠聲而金石亦遠嘿而玄白亦遠吾不知子所適矣殆若士之偶雲將之役與敬仲往矣他日見本寧而質之夫魯之言詩者有以異乎楚之言騷者與則子雖卧遊可矣

刻太上感應篇敘

或問太上感應之編有所本乎曰此道家者流本老氏慈儉之訓而託焉者也然亦聖人神道設教之指也王者之執實以御虛聖人之教徵虛以佐實王者之法曰爲善必賞賞一人而天下勸爲惡必罰罰一人而天下懲此執實以御虛也其道必之於人聖人之教曰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此徵虛以佐實也其道必之於天相待而爲用者也然有愚夫

愚婦於此欵之以爵賞未必森也聞異世之福田則忍性而脩惕之以刑書未必悛也聞冥司之業報則竦志而改何也昭然可見者有時而不覺黙然冏稽者無之而可遁也此聖人神道設教之指也是書之作所以警勵頹風維持敝俗與聖人之道亦有同符焉矣惡問其所本耶然則天人之際若是其不爽也曰唯唯否否天遠人邇吾惡知天人心是已一念向善即種福根一念向邪即開禍竇不罹法網則嬰鬼責天何心哉天何心哉吾邑三尹劉君手校是編請於邑侯王公刋布四境三老孝弟以月旦讀法爲衆演說予聞而善之二氏之教謂人能捧持經典傳布流通即爲無量功德其說未必可信而即此一念亦可以感格玄穹享仁人之報矣劉君之政慈祥恪慎爲民所懷宜其有取於是書也予覩其刻而嘉之爲題其簡端云

龐眉生集敘

嗟乎行蓋從遊吾兩兄云兩兄者仲氏無妄叔

氏無擇皆以博學宏文光大我先君之業然皆服褐以終而行也竊其緒餘以邀寵於世私甚愧而傷焉無妄諱慎思潛於清濟之濱號其齋曰航隱人因稱航隱先生云先生生而磊砢負奇氣始就外傅日頌萬言年十六七從先君入關中過古秦漢陵墓宮闕之墟擊劍悲歌茫然洒涕裴回留不能去不知者目爲狂生先生自謂不狂其學於百家諸子無所不涉尤好談兵聞制府魯石塘公建議復古河南地輒爲

邊十策跳詣軍門上之張中丞南渚時客塞上聞而諭曰部吏子上書於體非便乃止毋上而歸從東省試見陳兵夾索又以爲非待士禮憤不欲入入爲七義故闕其草而出逃于酒間曰吾不從科名進矣已而無擇及行相繼上公車先君未嘗溢喜益深念先生云先生意亦不能無動乃始從中丞鴈泉矣公受經生業服習甚勤竟不偶時以老邑人士至今惜之先生漁獵最博論議最豪然其爲文茹古涵今自立機軸

氣骨本遷史體裁出昌黎氏雄渾淵博蒼然古色寧遠繩削終不肯雕刻字句以兢周容所乏者栗密耳詩善古歌行好常棲居孫太白之調駿發踔厲有足喜者近體不純於唐亦不落宋至傍人口吻齲齒效顰亦薄不爲也少時喜讀離騷其爲騷體甚富然長亦復棄去嘗以數首呈文宗吳靈寰公吳公謂其真得楚聲可霸騷壇非謾語也先生雖遊于藝文志在取世尚論古豪傑人於唐慕郭元振於宋慕張忠定陳忠

嘉議論抑圖又慕蘇氏父子其志趣可知而坎壈蹭蹬白首一經天意何哉無擇學遜先生而才藻過之爲文甚敏倚馬千言多不存草又不及壯室而沒故所藏僅得一帙而先生遺稿自題臞胥生集者尚可二三十卷及行歸田頗多暇日乃從于叢索之亦多散佚於殘編斷簡中定其可讀者若干首付棨梓之家塾使世守焉先生又工爲宋元詞曲深研其聲病謂近代所爲即被之管絃於古無當也而成文之音亦

寡又半從狹邪得之乃其憤邑不平之志借以抒寫有足憐者自宋諸名家皆以樂府入集亦文之一體不可廢爾他所論著有劍術說林兵畧八陣圖解諸家要畧論文博采羣書題跋雖施之當世未必盡合而能捃摭千古成一家言亦必有識之者然不能盡梓也兒謹藏之毋覆醬瓿可矣昔扁鵲兄弟三人皆以醫著及其高實謂伯兄爲上而名不出於家中兄爲次而名不出於鄉越人最下而名聞諸侯若預爲吾兒

弟殁者彼大均揣物其於華實之際亦有所衷益與然使海内賞音之士有能知其才而憐之者即少集英一弟吾兄不死矣悲哉

冲白齋存稿叙

于慎行曰吾兄冲白先生天資穎邵趫軼恒品文考長吉之倫也年甫垂髫即工詩賦才思敏贍握管如飛古有倚馬據鞍無以喻矣少從仲兄無妄讀書東郭草堂相與覃精極思馳騁千古文江學海苞絡人流視芥拾青紫若將俛焉

仲兄既以枘鑿時調白首一經先生幸列賢書復關天壽寒門薄祐不能成材士之名豈非數哉先生才高而儁學博而精發為文辭探源國左托體六朝埒近世黄五嶽皇甫司勳之法然自謂應世之作非其至也歌詩春容遒雅取裁盛中以為學杜不成且落宋人惡趣此固卓有所見非拾人咳唾者而存稿寒寒若此其故難言矣先生平生為文未嘗起草或以卷衮乞言且書且授輒付其人不復省記間有從容削牘留在巾箱及鵬上承塵二子孩幼無為藏之者茲維殘策斷簡稍餘一二爾以先生之才假令僅得下壽有所撰述近則石渠天祿遠則名山大都旦暮古人亦復何有而胡奪之速也嗟夫子羽之壁驚陽侯而波沉豐城之鋏墮延津而龍化天有神物儻出之而儻收之誠何心哉先生長余一紀資亦縣絶然皆以黄慈倾談之歲頌采芹於泮宫皆以李蟠請學之年歌鹿鳴於書省連翩接翼見謂良遊彼一時也先生青髮

長往蕙圃似可材而行也與病為徒以有犬馬之齒髮且颯颯垂矣形影相依俯仰增慨緬維往事若割於心懸車多暇爰蒐遺草畧加是正以梨棗存之掇拾無幾不忍芟也夫天厨寸臠味含七鼎之珍丹穴一毛色證九苞之采顧安知秘林哲匠藻鏡謂何而戚戚在原之私恥存手澤志則悲矣紹也幸謹藏之以示子孫毋褻厥考名哉

穀城山館文集卷十二終

穀城山館文集十三目錄
闕里重修聖廟碑
勑修東嶽廟碑文代
勑建慈壽寺碑文代
勑建新河洪濟廟記
甘肅開府司馬矦公紀功碑
東昌府城重修碑
新建平番堡城記
清平堡新修木口記

東阿縣學科第題名記
東阿縣學歲貢題名記
平陰姚侯役法記
城南別業圖記

穀城山館文集卷十三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闕里重修孔廟碑

夫管窺乾象無以究其崇庫圭測坤維不足明其遠近何者氣昌於形則形之所不運道周於器則器之所難名也況乎德冠生民智苞羣品立三才之樞紐垂萬世之儀形者哉故子貢以

爲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至矣哉擬議不得其形容隨迎不盡其終始上智之所難晰能言之所罕譬矣所謂聖而不可知者其在是與雖然天不可窺而日月懸其象故仰觀者有則地不可度而河山麗其體故俯察者有儀聖不可知而六經傳其蘊故彰往察來者有準也蓋求聖人之蘊則於其粲然者矣無其所謂可得而聞者歟是故二帝三王用六經之實以陶埴天下而夫子著六經之

文以垂憲方來三千餘年之間上而英君誼辟以之總理人羣下而哲佐貞臣以之彌綸丕造近而經生法士談誦於聲名文物之場遠而夷裔要荒遊衍於禮樂衣冠之化其顯而可聞者如日月山河輝朗炤燿靡不宣臻而其隱而不可知者如一元之氣布濩周浹而無有涯涘故曰夫子之道大矣然諦觀三代以降其大經大法固犁然列於六藝而華言小辯猶雜然出於百家妄意儒者之學以爲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至與道德名法陰陽列而爲六故其耳目心志不能陶於醇壹之源而其政教風俗無以鏡於粹清之理此三王靡企而五帝罔幾也然則六經之效其有所未盡白而夫子之道其有所未盡用歟我　祖宗紹天立極握符御宇天下郡邑廣建學宮頒布經籍爲士程訓要以統一聖眞屏斥異說抱策而游黌序則不敢讀非聖之書操觚而謁有司則不敢奏違方之語論學則主苴九流談治則糠粃覇畧是以政教熙明風俗嘉㑹湛恩鴻厖浸潭上下吏緣儒術民樂絃誦方內壹軌殊俗同風爰逮我　皇上儲精垂神執經講藝以宰制六合坱扎萬類於鑠哉聖治之徵蓋將與二帝三王之盛合符而較烈矣是何也以其純用六經之教而百家之說不存也夫德侔太上則謝施之義雖微而潤洽群生則返始之禮有在夫子之道其昭融流衍莫有盛於今日則報本之禮宜其綦隆大備而超軼往牒與是邦也左則滄溟浩瀚百谷之所朝宗

後則泰岱穹崇群山之所環拱於是閎宮巍闕雄峙其中與帝者之居比隆埒麗固宇內之盛觀矣今又從而鼎新之丹艧炯晃棟宇煒煌車器畢陳金絲可聽士而揖讓其中不有低回靈跡慕懷道蘊思以接聖神之令緒宣昭代之洪輝者哉是役也經始於萬曆己卯某月某日至某月某日落成殿中丞趙公賢保薦綏靖文教覃敷侍御史錢公代崖恢儆激揚風聲丕樹以規畫於始則有若分守參議查君志立分巡僉事

栗君在庭沂州兵備僉事劉君應元而兗州府知府周君標實任之以督課於終則有若分守參議南君軒分巡僉事詹君沂而兗州府知府朱君文科實成之專董工程則兗州府同知尹言濟寧州知州掌曲阜縣事孔弘復云夫崇文章軌部使之績也言時稱伐史氏之職也敢叙其始末以丕揚鴻烈而系之詩曰厥初生民混元載闢亦有神聖承天立極王風遐邇帝典弘敷道隨代遠化與世徂大哉素王降而應運用集厥成以彰丕訓丕訓伊何曰惟六經昭晰宇宙如彼日星功高列辟澤流終古配乾象坤實維化主丞營九寓誦習窮遐師之宗之於千萬年於赫我明紹圖闡繹崇禮聖師有加在昔我皇纘曆實克繩武鋪衍文明肆於下土百家屏黜聖統昭明道之未墜於是大行矧時闕里實鍾光嶽厥有寢廟神靈所托有偉中丞觀風下邑翹勤宏宇載懷興葺昭哉柱史詢謀攸同則有司存作于閟宮鳩材庀徒工成不日美奐美

輪匪雕匪飾玉甃彤庭丹楹畫棟堊似藏書堂疑聞樂不改厥制而煥厥文煌煌圭組於焉駿奔東控海門北倚泰岱與此而三爲域中大道於天地與國無疆維此諸公休有烈光況我魯人有不夷懌敢勒鴻名揭之無斁

勅修東嶽廟碑文代

嶽廟在朝陽門外建自正統某年歲久且圮落矣　聖母慈聖皇太后深惟護國佑民緊神是賴不俾有憑依懼其不享以墜休暇又惟答祓詛之諱煩有司乃自捐湯沐田租凡若干金欵以餘舊宇而妥神棲上曰朕其共承嘉命即詔左右近侍勅敦匠臣庀徒揆日益以官帑又若干金經始於萬曆三年八月凡一閱歲而告訖工遣中使諭臣令紀厥功以志久遠臣惟自古帝王建國恪共群神列在祀典太祝領之士民不得私奉至閭黨巫覡所爲號呼歌舞其事誕謾祠官不主也惟岱宗之神自繩契以來通於上下靡不肅祇記蓋曰天門日觀群嶽所宗厥

維天帝之孫帝出乎震在東方之卦故王者受命告成升中昊天於是焉在又周廻左右號三宮空洞之天厥維鬼神之府東方萬物所始人之受生於是焉紀洋洋乎靈祇茂可殫矣　高皇帝受命驅馭百神既正嶽瀆之號配享地祇乃各立廟其地令所在長吏以歲時侍祠壓我

英祖又建是廟於都門專奉岱宗太常典祠以歲春秋奉詔往祀精禋之禮厥亦至哉　上以冲齡膺祚爲百神主　聖母擁佑禁中甚重祠而敬祭　上益朝夕祇奉岱祀于郊宗社稷登降嚴恪冱寒風雨罔敢或怠洎大小百神罔不咸秩乃以岱宗爲五嶽長祝釐之儀加于舊典至捐長樂供奉之藏以爲國與民邀福落成而有司不知太后之仁與上之所以仰成皆出尋常萬萬矣臣竊聞之圭幣壇場以況榮號蓋事神之文至於造福之本其惟修德凝和以迪三神之祉　上自嗣大歷服昧爽丕顯勤勞萬邦協氣旁薄覃禰區宇休符日聞幽靈之類罔不

熙熙懷和游泳聖化維是山川鬼神亦罔不寧又其守以效靈修貢而靡有震悚孰非　天子之洪休大烈而迺其所自則陶埴萬化之源於穆清之上又孰非　太后之功斯其所以造福禮神豈惟是祠宇之修以爲昭假蓋出震之義表帝祚之隆昌生物之仁關黎元之休否其降瑞畣祚用翊贊我　天子御六氣之和衍億萬年丕丕基亦右　聖母享億萬年隆禧以稱上罔極之報維神之貺下則年穀順成庶徵咸若河海清宴兆民恬愉萬國以康亦維神之貺豈不盛哉敢拜手勤辭曰茫茫二儀氤氳迴薄融爲四流峙爲五嶽卓彼岱宗坤儀是托對瞰高華旁臨衡霍維萬物毋位在青陽肇生庶類小大咸章升中告代自彼古皇金繩玉簡邈矣難詳於赫　高皇開天立極乃刊祀典俾祠有式於昭　英祖於此邦域乃搆琳宮是雕是飾我　皇丕哉誕握靈契　文母佑之爰襄而治景化旣寧百神來暨奉言靈宇羊燔祕祝邀

神貺以康兆人寧浚其生而祈於神廼發私蔵
萬億其緡　帝曰命哉以命侍臣將作不知司
徒罔敕浹歲而成匪疚匪亟丹刻璽飛作廟翼
翼玉堦彤庭罔不具飭其飭伊何象設既閑有
堂有廡有寢有延來格來享靈心孔安都人咸
喜奔走以觀都人相告神宇其寧保我　天子
於千萬齡亦垂景祐以福群生誰其假之我
后之誠明明　天子永世克孝洪惟慈恩云胡
以報亦藉神休以彰大造於千萬年昭茲母道

貌貌者宮　后則作之穰穰者祉神則度之臣
拜稽首以志以誌昭示來遠其永有辭

勅建慈壽寺碑文代

今京師內外浮屠之宮雖典制所不載而間有
先朝勅建者其要歸於延禧祈祐非無謂也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與我　皇上永懷　穆
考在天之靈思刱福地以薦冥祉乃命內臣卜
地於阜城門外八里得太監谷大用故地一區
宏敞與敞名稱靈域遂出宮中供奉金若干潞

王公主宮眷內侍各捐湏沐若干仍撙內臣廉
幹者往董其役率職尤工罔敢後時經始於
曆四年二月至六年仲秋既望落成而有司
知也其制外為山門天王殿左右列鍾鼓樓
內為永安萬壽塔中為延壽寶殿後為寧安閣
旁為伽藍祖師觀音地藏四殿繚以畫廊百楹
禪堂方丈十有三所又為園一區及賜莊田三
十頃以安食其衆因勅度僧一寧眞相眞永焚
修祝讚老僧覺淳主之內監王臣等典領焉寺

成　上賜之名曰慈壽蓋以為　聖母祝也而
命臣某紀其事臣謹稽　上之以天下養其孝
可謂至矣母論閒爰祝膳行古帝王之所難即
其承意順志佩服慈訓至於一言一動皆不敢
忘此詩書之所不能述也猶若以為不足至大
建化宮標慈壽之名以報恩祈祝母以冲齡踐
阼負荷維難所以啓佑擁持一維　聖母是賴
豐功厚德雖竭人間可致之福皆不足稱塞而
托之佛乘以寓其無窮之心此亦天下臣民之

所同也嘗繹佛氏之旨大要主於慈悲普度欲令一切衆生解脫沉苦同證極樂而聖母在深宮之中日惟拯濟小民惠鮮煢獨孜孜於懷有可施惠者恒不厭瑣細爲之此佛之所謂慈悲也　上誠以是推而廣之俾海内蒼生莫不飫和欽澤陶冰聖化閭或阽於流離無小無大咸稽首祝我　聖母壽億萬年保我　天子與天無極則是　上以天下祝也其爲利益豈直一刹宇之力哉夫臣庶之果止於一身故有愆罪

種福之說帝王以天下爲身故必普濟群生躋之仁壽而後可以斂福於已此佛之所謂無量功德而亦　聖母之志也歟臣敢以是爲願而系之詩曰於昭我　皇乘乾御極薄海内外罔不承式誰其佑之亦有　文母既啓皇風紹休三五永惟　穆考神御在天思憑法苑以薦精虔我　皇承之以施靡惜永延慈祐其惟佛力乃營梵宇於兌之方左連輿苑右與崇岡力出於傭財出於府費雖孔多民不勞苦厥制伊何有殿有堂丹題雕礎玉甃金相珍衛靚深規模大壯香樂旛幢莊嚴寶相綵以周廊倚以飛閣壹棟垂虹綺疏棲月有湧翠波欱高入雲象彼不周柱乾維坤維大覺尊微言有托普度恒沙同遊極樂辟如我　皇博施群生千萬億國大小咸寧惠露旁流慈雲廣濟如是功德不可思議亦既布德以福我民雖微此宇福其有垠　聖母之仁我　皇之孝恥寄佛乘匪資神教民庶咸祝　天子萬年奉我　聖母既壽且安儒

臣作詩刻特樂石志孝與仁傳之無數

勑建新河洪濟廟記

嘉靖乙丑河決豐沛　世宗皇帝憂之策命大司空鎮山朱公持節臨決河相治粤二年新渠告成　穆宗皇帝嘉焉詔晉太子少保入掌部政都水郎季君膺請于新河之中司空舊所屯處建祠祀河神如顯惠諸廟制曰可賜名洪濟昭神既爲記曰國家歲漕江南給中都官由淮達濟勢不得越河而上乙丑之役則罷家屯而

流塞也而河遂北徙橫貫運道而東丹滕淮不
造矣公既受命馳七日至河上身率四部使者
諸郡長吏以下行河所潰運道自胡陵方與溢
溢數百里杳茫無際從沛城上望河高出民屋
數丈所民走棲木末間有高淤皆浮沙不可著
足挑之栽及沙中不能去而議者言開新集故
道放河使南下宜不病漕則又率使者長吏以
下行河上流故道在平地上鐫之費四百萬河
勢不必就則下令父老吏民有能條河便宜者

悉奏記上于是言河事者日至其長老善策者
曰河之所以東下者利在昭陽湖也而故潜在
河之西即幸而可開為河除道耳於是稍言夏
鎮夏鎮者故中永盛公所欲成河中作而罷公
又率使者長吏以下行夏鎮渠自南陽而東百
四十里而與故渠接在昭陽湖東岸河即美溢
得湖而止可無東出道里徑易較穀亭疾十日
許及權其費發卒十萬人而足公喜嘆曰嗟乎
天作之漕矣立上疏白請棄故渠予河勿通通

今渠大便利報曰司空議是於是集濟南山東
兩畿丁夫若干萬畫地而作推擇賢有才吏各
以所部督工作調金穀藩臬大使量道里遠近
周行雜視而公身居河上以一楹為廬夜則召
集群吏商度利害日來往勞苦吏卒也居無何
渠已有狀而諸魚沛民以漕去無所居貨因詭
曰故渠可開也忌公者以聞　上使使行視至
則一巨匿耳使還白狀下九卿廷臣議又報曰
司空議是遂卒就渠渠長百四十一里西首南

陽東抵留城建閘八座水門十四月河六道土
壩十有二堤四萬餘丈柳十二萬有奇皆平地
上穿所謂新渠也而留城以下故渠五十里稍
鑽廣之更為一閘二壩東岸築大隄一道長與
渠等遮河使順漕而下明年九月中漕舟從南
來繫纜伐鼓不十日過去於是中外咸賀公公
曰未也有三河口三河口者薛沙牛溝三水入
渠口也所從來湍悍善敗渠乃並蓮青山足股
引薛河醮而為兩注之呂孟湖又股引沙河別

注之獨山湖又多爲支河長壩稍近渠口注之尹家湖三河雨水暴至不得更入渠渠涸則入之於是又咸賀公公曰未也夫河者濟之本也則自曹單以上逾月隄王儀莊爲長隄四十里其他皆爲小隄諸防河工利故所未備皆以便增置居久之計者果又請開河上源　上又使視之歸奏隄矣于是言者大阻不敢復談河事而異時濟從沽頭上率八月罷今從留城上過淮泗不泄輒四月罷乃戊辰已巳江淮大

水水溢四五郡新渠無恙也是時言司空渠便者以千百數朝士大夫道新渠上者未嘗不倚舟瞻眺問公治河時事嘆之矣方公治河時行嘗從遊六月大暑望見公緋袍去蓋日中立河隄汗浹涕下面目犁黑又見公夜二鼓棧車行泥淖雨沾衣也當是之時吏士數萬人感公之勤踴躍百倍呼聲震野願爲公效力蹈乎大臣之爲國其勤如此矣古今言治水率稱神禹當禹之前非聞有鑿山開道隳斷天地之險如

龍門砥柱即出入大荒曠日勞遠又非一丁之力也然而規畫素定縱橫九野如運之几席易其易也及宣房瓠子之役所央裁一郡漠　天子親臨河沈白馬玉璧將軍以下負薪僅乃塞之又何難也或曰禹蓋受玄夷之書有神靈焉故曰神禹綜其荒度之迹手足胼胝三過不入其勤至矣河曲移太行滏陽迴白日精之極也禹之所爲神倘以是耶超哉邈乎我公之功精誠之志神武靈之矣祠以勤功大矣哉既綜其

始末乃系之頌曰　世皇之末洚水茫茫漕舟百萬艤舫徐方嗷嗷天吳億萬震惶　皇顧而嘆疇莫懷襄歷選群后公在朝堂誕告有位載錫之章公拜稽首爾爾宵行遄臻於沛於徐於揚相彼故道泮汴洋如奔萬馬莫之敢當廼遷於陸在河之陽龜筮叶吉我謀孔臧烝烝我徙畫地於濟伐材於山徙金於府荷鍤如雲揮汗成雨人百其身聲隱鼛鼓司空胼胝荛而不宇悉心畢力靡有遑所平陸爲渠橫流入浦延

衆二百如拂如取河流如注舟如迅羽乃乘玄圭三命而府　皇謂司空我實績禹何以勗之白金文貝以寵之元公之祖公拜稽首誰知之庸光光朋謨天子之功赫赫神明庶我皇靈左右群吏以奏周公乃詔守土建又河宮有侐其宮於沛之里表以兩觀神逵如砥人吏歲時敬其明祀樵鞀戴玉於焉燕喜於萬斯年爲國之紀兖我　皇祚災不復起九域之貢千艘纜於鑠我公既多受祉民有謳吟國有圖史陋彼宣房在河之沚志之玄石以觀遐邇

甘肅開府少司馬侯公紀功頌

夫人臣折衝扞難樹絕世之勛蓋有所甚難焉方四夷爲孟賊而彊圉之吏執棨鞬以禦之長短之形易見也及其固首而內剖符通關中國不愛金繒之費以休士民而嬴詘之數亦勿摧也惟彼之情忽有不可知而我之算猝有不及用則勞臣畢力而策士殫精矣虜自　先帝時支臂款關歸命下吏比　聖天子威靈燀赫蓋

親附邊保塞惟謹而吉囊故部落居漢所取河南地號爲套虜而西與蕃夷接又徑隴西塞馳之西海以與羌刺爲難至折北不支忿悁失圖欲歸重於大酋乃刱禮佛之議紿之西遊曾久偃兵勢不能無轉徙又慕仙佛欣然冀遇之乃因邊吏以請　朝廷策其無能爲聽以便宜往於是率二十四長悉舉引弓之民並塞而西假道酒泉張掖之間將吏惶愕莫知所出屬少司馬侯公鎮甘肅憤然任之曰人臣職在討彊天使先爲其易而誰當難者乃晝方畧奏狀策其所從入部材官騎士分屯要害以見武節而陰爲備吏具縮絮米粟食物道上之召王將以下畢勞賜而驅之虜勢蜂屯鳥聚前後絡繹公所布遣事有成算竟出境不聞有它　天子嘉其績下書褒勞寵賚優渥將吏咸受金爵矣虜之西也其設變乃有數端初見則請開市甘肅入馬而受中國所與蕃茶公策之以爲虜與番不可使合也　朝廷以茶制番之命而以其柄予

虜是驅番而附之也乃使使謂虜北邊市費以
十數萬甘肅餉萬金耳市亦無爲於是虜謀折
矣酋先使一隊往嘗羌刺汲不出而套虜猶日
夜警說必甘心乃已公又策之以爲虜與羌刺
不可使構也羌刺破則驕驕則我受兵羌刺勝
則憤憤則我受兵皆非得也又使使謂虜今倍
數險越數千里而攻人弦弦之士有一不備而
歸得無如鯨失水語未卒酋色動謀又折矣酋
既不得逞無以自解於諸胡又借媾士魯番以

哈密爲地又懼哈密之小梗則使使出玉關以
中國要之公又以爲關門所以限羌虜柰何示
以扃鐍則露師哈密愒之謀又折矣套虜倚酋
爲重不欲使東酋亦樂西海方且築宮事佛無
歸志公又以爲此非西邊利則委之鎖南堅參
鎖南堅參者烏思藏法王子酋所謂佛也常稽
首而事之公計惟此能操其進退乃詳檄慕其
言風以　朝廷威德使自從其所史酋酋乃決
策東歸上書謝邊吏去而謀又折矣酋去而公

又念以爲套虜修怨之志不可使畜也畜則西
方無寧日乃召其長切盡台吉以下賜以綵綿
比余雜物面尉借之虜感而拜謝去不復以羌
刺爲言而謀又折矣是役也虜以四十萬衆頓
之門巷之間旬變奄忽情狀詭秘呼吸轉移疾
若迅雷而公淵深揣情批郤導窾卒使內無隱
謀外無匿形進退如意語聲何又不請內帑一
金也以鞭之捷甲而圖與金招嚮虜者其勞有
功未可以上下然難易之勢不亦相去遼絕已

哉往漢將定天下之策置河西四郡以扃絕胡
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分匈奴西方
之援國故至宣帝世呼韓入獻見比內侯王也
然郅支以一旅西走擊城郭而臣之易於折挺
況其甚盛者哉國家依漢故事以西域爲屏國
關玉門而護之而爲思藏在巴蜀徼外北與羌
接虜右方或斗辟入其中酋挾數萬而西假使
詐中國之操柄以役使番戎西求羌刺而并之
屬其地於青海而南注之巴蜀徼是朝方憂而

不相有也以之乘利敗約即代雲中安得如今日何言張掖酒泉間哉賴　天子聖神持斷受成一二鉅公相與翼宣廟謨而公以深識遠見握籌制勝一舉而絕虜之要其爲萬世之計寧在戰與媾之間乎諸將軍大夫相與勒石紀功以示來遠乃次第其事而系之辭曰維天降祐皇赫鴻烈聲教覃敷薄海有截彼胡狙獷上古不臻仰漏帝命今爲外臣　天子聖明罔恬於逸大簡廟臣分蕃受戍維丑之秋酋遁西狙將

猟青海苞羌於胡厥衆如雲疾如風甬騎而控弦四十萬弩　天子曰嘻時非我利乃命司馬女其予又桓桓司馬才畧天成謀如淵默斷乃霆聲乃簡材官朱鎏載路虎賁其戈衷而不露乃數璽裘以恩撫輯稽首屈膝我飲我食濊濊其羣垂耳累脅一草一木罔我敢折虜使迺辭其諸萬端公炳沉機應如湧泉虜衆待居厥患將遠公蹴之東如丸丞阪虜歸於穴羌宴於西猺猺別種亦莫敢師彼隴之西寢烽卧鼓重關不鑰公在門戶　天子曰嘻曷酬爾庸乃三錫命秩以上公帛分於笥金出於府煌煌大賚光彼西土公拜稽首臣其何力維　帝聖神群工効職亦有帥臣文武吏士協忠宣力以克有此粤昔炎漢爰叙西戎蓋以制虜折其右肱今虜之支絕羌而有匪斷其要曷善厥後功有不

而利無隄桓桓司馬忱國之基維邊吏士公歌公舞維諸大夫來相告語昔在南仲往城於朔大難克襄頌聲乃作況我司馬武功赫然既勒諸鼎不銘諸邊迺篆貞珉志之罔極匪燿公功維以爲式

東昌府城重修碑

國家轉漕江南通渠兩京之間自淮以北長不下三千里夾渠而治者星羅珠貫不下數十城東郡枕其中間獨號爲府辟河渠以率然則其要云清源綰轂御漳萬貨輻輳江北一都會也而爲之支郡捍其北河隄使者以重兵開府濟上亦一都會也據上游而控其南左提右挈罔

東而兼扼之此其爲形勝較撫齊魏博時奚翅十百故其城不能十里而壯麗嚴整甲於他郡城之中爲樓厥高十仞命曰光嶽從百里望之縹緲雲氣以爲地標自入國朝來城凡三修久之輒圮吏人憂焉萬曆丁丑中丞汝泉趙公出撫東土行部至郡既延見吏民問所疾苦乃登樓循堞旁眺四野儻僊垠恭平皐沃土一嘱于里河流以一衣帶收洨瀠規旋而出則嘆曰壯哉此非漕輓之襟喉天都之肘腋與城而不

究保障云何乃謀諸冶兵大夫艾公可久對曰設險域民重閫待暴兵之職也著在憲典敢不惟命乃謀諸分守大夫查公志立對曰畫圻慎封守有責焉敢不惟命乃謀諸分巡大夫詹公沂對曰禁姦遏虐巡有責焉敢不惟命侍御秀峰錢公行部亦至所與諸大夫謀一如中丞於是諏日鳩工分畫章程會桂林莫侯與齊拜東郡守至而身督課之不數月城成凡修樓櫓二十有五護城神祠五環城更廬四十有七城高八尺厚五尺隍深一丈廣十有九丈隄高八尺厚二丈許長橋虹跨高岸暈拱奕奕雘堊惸惸

宏壯稱金湯之險焉及稽其費用金千有五百工千有二百斯已儉矣侯以告吏行行不佞受博士詩當周宣王中興修明文武之業既命南仲徙城朔方以禦玁狁又使其宰衡保傅之臣若仲山甫者出而城齊其功烈著之歌詩至今有絃誦焉當是之時齊去鎬京數千里不稱要害而重已若此矣今　天子潤色鴻業方內又寧永惟桑土之謀日詔中外將吏慎固城守乃睠海岱之區從帷幄樞機借中丞公填撫東夏中丞乘軺行部宣政問俗山城僻障無不環而視之以令長吏東郡爲齊名勝在襟喉肘腋之間而城是成是中丞能布宣　天子之洪休宏烈而與山甫比隆也彼詩所稱出而賦政於外四方爰發入而式是百辟爲王喉舌又何古今符契如此倘所謂天保者邪不佞幸備園臺吏敢勒之詩以比於采民之雅其辭曰　於惟大

東負海跨代山百有八城以襟以帶岩彼東郡在封之右南控江淮北達京口七雄之代爲齊西門守不可拔射書解紛金隄之決龍蛇起陸皇漢武於焉況玉肆唐中業田氏憑陵兩河怙阻萬里徵兵迫宋淳化卜遷此域以河伯蕭匪疚匪亟　皇建郡邑是號名區匪無哨新歲久則渝中丞受命自　天子所濊澤鴻恩惠我東土顧茲形勝橫扼漕渠有城而敝焉莫民居乃詢監司乃召守吏稚彼美衍興此崇麗小大歡

欣卜筮叶從不日而竣衆心所成嵯峩高墉龍從華觀修堑長堤有梁有岸表以飛樓上規下矩周望原皐俯臨煙雨河則如玦而城如璧巨艦接艫其帆如織行者遊觀居者豫喜赫赫中丞令聞不已偉茲柱史同心計謨卓彼群侯矢力贊圖昔天監周生仲山甫往城於齊聲施振古惟中丞公爲帝喉舌入贊樞機出臨方國明明我后挈美周宣烈烈樊侯公何讓焉公歸在朝公功罔極內史作誦勒此聲石

新建平番堡城記

平番堡城者右司馬宣城徐公建也地當松潘之南故號黃沙壩雪山諸羌葆爲窟穴萬曆十有四年公大發兵平羌取其地城焉詔賜今名旌公伐也兵備副使謝君詔實視厥成以告內史請記記曰諸羌蓋吐蕃種也在巴蜀徼上夾河而北列寨四十有八憑陵絕險狎爲不譾守者取恩慝鬻歲遺金繒食物費無慮數十萬緡率且夕無事養成狙獪莫之翦滅從來久遠

矣萬曆乙酉羌大酋鬥師剌麻剽猾多數與虜右方酋賓兎結稍稍引穹廬自近諸小種豪灣仲占柯壁附之相與鐫石而盟出沒黃沙壩中伺便刼略所戕殺軍尉二人及幾吏卒行旅以千百計而冉駹北道不通矣會公以御史中丞出塡巴蜀有詔議撫勦方畧以便宜從事公至則申布章程預飭士馬傳告羌戎宣示威德冀其解沮使者三反羌怙不悛猶以衆數千嘗我掠得我兵至刲剔腎腸纏牛角而犇之公聞大

奮則進諸大夫將吏議羌惡實盈不一大創兵
不得夬詆言撫也御史南昌陳君瑁議亦如公
公乃與大將軍應祥計發虎符調諸屬國伉健
分隸四校檄右布政使朱君孟震主餉副使王
君鳳竹監護軍謝君佐之因稽功焉文武百執
事咸簡以克明年丙戌正月諸屬國兵至合戍
兵共四萬人集於轅門迺秉鉞誓曰夫羌戎小
夷弄兵盜邊法不得赦幕府奉 上威靈敢留
天誅願諸大夫將吏矢志報國毋縱寇毋讎降

即有追撓叛換齎斧在是有功不敢赦則議曰
黃沙壩羌要地也先據者勝遣故將軍成以馬
叙兵七千奪而營之遣遊擊將軍于德以播州
兵七千營鑼鍋嶺掎其前遣遊擊將軍之垣以
酉陽兵五千營橋壩腦角其後遣故參將文達
以平茶天全兵四千五百營茨溝當其要脊大
將軍居中制焉公乃親御戎略移駐永康商軍
所向謂兩河難並取河東接諸關塞勢亟且險
先定而河西可潰也二月庚寅昧爽李將軍陳

師鎮平分道並進會國師剌麻以灣仲占柯來
寇歸化于德伏兵鐵爐溝北之獲三酋首以歸
殲其六寨而文達成之垣各縱兵勦阿孝龍溪
鹿卜諸寨連十餘戰羌棄牛馬輜重走填崖谷
不踰月河東悉平唯大小粟穀尚伏險覘望未
即下而河西羌半已奪氣祴餽頓顙受言其半
恃河為阻猶恣雖首鼠未決四月辛卯

為浮橋六所夜半濟師諸將畢渡河西諸寨以
次薙絕罔有遺育又以其間回戈東指罕定大
小粟穀諸殘羌走附絕壁俯瞰湍流礮石雨擊
兵不得上師三面而環之土會揚應龍先登殪
其巢穴羌乃潰奔我師疏捕山間畢收為鹵所
跳藉蹂躪水中死者復不可計而兩河皆平矣
始西域有法王通望氣術語所善羌結賽歲在
雞犬中國大勝蠻夷大敗若等毋反至是諸殘
羌震慴始相責數因結賽以請願得葆塞奉貢
職為編氓指故所立盟石踣而捽諸河各軼燒
逆一人吭而斃之以誓謂之埋奴而之垣大文

輪當嘉靖初以指揮將兵爲羌所鹵滌其頭爲
器至是得之以壓邊人嗟嘆異焉六月乙亥下
令班師諸降羌頂香伏道左鉦鼓於旄飲歡聒
野萬衆歡呼聲如震霆御史數俘校獲核上功
狀取寨三十有八禽羌豪酋三十人斬首虜一
千七十有奇焚碉房千六百有奇鹵馬牛羊器
械無算所省歲時犒羌費以若干露布以聞
上曰羌夷逆天貪亂雲我西鄙都御史元泰躬
率戎士克有厥績其進元泰兵部右侍郎仕一

子太學生賜之金綺應祥以下爵賞有差公頓
首受命不自居功則詢於衆曰以　天子神靈
諸大夫將吏之功羌幸平矣不惟所以控其形
便使無生心善後謂何於是堡遂城焉城周三
百六十丈高二丈五尺爲樓者四爲櫓者四爲
敵臺者八奏設守備一人奉直隸行事戍兵三
千五百人自是番蛇引之墟鄙爲夷塗屹成
巨防而松茂間無檮檮矣　主上聖文神武暨
罔殊俗薄海寰裔遡風仰流洞敢不龔已蜀辭

在坤垠一二羌髣馮負其阻時爲蠻蜮天戈所
指罔不糜潰異時建武之役闢地四百南荒綏
靖及茲十有四稔復城是堡而蜀之西北又增
重險以威邊輯圄使蟊叢魚鼈之隩咸嘶于文
明化爲保障是不惟輝赫稱社稷功哉蓋建
武附[illegible]六記時有經營憂在郡邑繫
國家安[illegible]未要鉅也而雪山桃鞏絕徼西直滇
膊連虜北方日者虜大酋長悉舉引弓之民西
猟海上築宮事佛王庭故在也古所稱匈奴右

賢今直稷搜萬里汰三十六國之腹而注之舟
驢邛筰間形勢何如羌獨足憂耶中丞公一舉
定四十八羌使獻書請吏列在版圖又築斯城
以據其吭喉斷其胸腹第令一尉保之以春秋
耀兵講武用戒不虞松山西海之戎其敢有宅
心以憂疆吏因以懾虜右方無緣得與羌合闖
我西境此名平番實以制虜也與建武之役絜
勞程功未相軼越至論折衝厭難勝於無窮此
實倍之猗與中丞公奮其忠慕奚畧以奠安疆

圍而諸大夫將吏咸能翼宣丕猷用集大勳亦何烈也往漢遣徐自爲出五原塞外築城障列亭以蹴匈奴開之光禄塞而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河北以陸回鶻終唐之世賴之皆斗入寇境制其要害以今方之何多讓焉豈惟西關洙若北銘劍門秦都之險哉爰撫蘭室石室之藏得公平虜於不備者於篇使後之籌邊者知城所繇建如此以無忘備禦匪直勒公功云爾

清平堡新修水口記

榆林古上郡地延袤千里清平戍其西方隔絶戎虜所謂百二咽喉之要也自虜大酋請吏詔九邊將士各以閑暇修築城障而榆林大邊叛於王少司馬成於御史大夫張大中丞隆崛隱轔西接靈武包新秦中之壘而東飲馬於河稱阨塞矣獨清平之西有河從虜中來貫墻而入平沙曼衍岸阯屹齧雨水大至堍垣頹圮不可以塞士介而鋭兵穀弩以捍不鑰之關談者危之萬曆辛巳憲大夫明吾文公奉命備定邊兵以暇郎率將吏行視城堡至其地而駭曰此隙不塞虜騎晉變而入如履枕席惡用長城乎里爲者止虜譬能爲金石要耶顧參將李君問筴安出李君曰此其出塞數里有鮮魚湖者水源在焉意可循而導也公立起行視出塞三里得水所從來蓋大石廣輪數丈如布墊席水則瀰漫越之公咲曰此天險也夫堍石而入水出之千寶而城其上以左右屬君其營焉李君曰諾乃度石之徑輪疏爲三寶其堍上出引水而

注之堍如輸甕盎潛而溢於寶如出車轂而壁自若也乃鑿石墻其上以控河之兩岸夾河而垣之東長四百七十丈五尺以屬於邊之東口西長五百二十一丈以屬於邊之西口纚聯迤靡若張兩翼而關於石垣之間爲楹三楹旁列夾室戍者處之信可謂宏規遠慮垂利無窮者矣于生曰天下之事談之則難爲之則易何也夫持籌握算納鑒相消爭驚恢奇罔揆事實談而若是故難也若夫才智之士蹈繁攻瑕與華

利病在所厝注耳雖然事有所必興而物力所
詘憚於煩動即又上觀下獲牽制文義不得扁
信爲而若此亦難也挾不費之資又藉于自便
之勢而有所不能則如五丁開蜀巨靈蹠華神
工倏詭人謀不與焉自非然者玩日媮安不爲
而已矣清平之役羅絡數里不減城一大邑第
令聚衆而諏築舍道旁安所底止及公決筴一
語役止千夫不勤都官之劃畫而行之議不旋
踵又非有所牽制則若甚易然而往時借箸者

不一指畫何也豈天作之險亦有待而成耶夫
才智者之舉事非有韜匿奇譎絕人之巧皆人
力所能及惟見事輒取不後時耳嗟夫以宇覩
於天下事所廢興廢未始不成于能爲而以暇
逸弛也即清平於上郡一尉地耳進而度之上
郡延袤千里有如是險而未城者幾何又進而
度之諸邊起遼左至于隴西有如是險而未城
者幾何一時賢大夫將吏建牙擁旄各思畢力
單精朔久遠之圖以稱　上指因以震悟戎御

耀威靈而講武則豈憂苟效哉文公名作四川
涪人舉隆慶戊辰進士以司馬郎出鎮戚名流
啓虜衆懷服李君名芳以綏德衛籍起家西邊
良將也役且告成往史白公走使數千里請識
其歲月以示邊人余嘉其意許焉

東阿縣學科第題名記

自科目之法行士之以經學致身者不亦難哉
吾邑二百年之中璜學宮而講肄者蓋不可以
數計然進而舉於省試者六十人而已焉六十

人之中進而舉於秩宗對　天子之廷者十四
人而已焉十四人之中進而爲卿佐大臣以功
名顯天下者又不數數可謂難矣然吾邑名勝
之區也伏宗盤迴三千里其西之一大支至邑
而止而汶水東南來環之一匹出東北而去山
水奇而風氣會蓋其間多瑰瑋不羣之士深博
稽古之儒而不拘於名位其乘施分閫典方鎮
之權者其望皆可以爲公輔其策名士籍爲一
命之微者其才皆可以寄千里而褒衣棋劍

盈尺之牘以老者又往往可以博高第拾青紫是宜有不盡之遇焉科目之多少固不得而梁乎然開之位隆而道污者良士之深詬也身閒而名彰者哲人之永懷也彼其拖金擊玉乘堅刺肥赫奕煒煌焜曜耳目而里閈之子弟望見其氣燄聲華至于咨嗟嘉慕矧乎後塵之末及其一旦與物而俱盡則向之所謂氣燄聲華焜曜耳目者固已如朝露之晞陽飄風之過耳而所存者方寸之名耳於是學士大夫從而追議

其滅不旋踵之速哉若異自之不爽其卓有樹立者想見其爲人恨不與之同時而生而其有一言之不合於古者當是之時欲去其方寸之名而不可得士之所以自立其不繫於科名富貴不亦明著已乎科第故有題名歲久圮滅且盈矣田侯修學之暇更爲此石以增其未鐫者而虛其左以俟方來侯之弘獎人流可謂遠矣豈亦覽前修之未逮而有望于後之人與觀者庶有風焉可也

東阿縣學歲貢題名記

古之所以舉士之道何其大備而今之舉士何其隘也古之舉士有賢良方正有茂才異等有孝廉有道有公府辟召而有明經進士故一才一藝之長皆可以自致于闕下及其用之也參互而並進無不可以爲公卿今之法所以官人造士不過乎科與貢耳士之欲求用于世科與貢而不得則巖穴而已矣然國初之制蓋嘗兼而用之雖取之之途隘而士猶以自効通年以

來大都以進士爲主舉於省者蓋已不大顯而所謂貢者養之數十年之久一旦舉以爲文學掌故而終身不遷其高者不得爲郡丞倅牧守乎士之欲求用于世者舉進士與省而不得則一官而已矣夫深山之材養之數十年必以爲棟未有數十年之久出之風雪霜露之餘而折以爲薪者也予嘗以爲英奇豪爽之士固多出於科目之中而其束修好古遲頓不阿之流蓋亦多出於貢舉者常欲復　祖宗之舊兼而

用之蓋亦有深長之慮而非止于惜才也吾邑之貢自洪武創制之初即得兩尚書公屹然爲一代名臣其後臺諫部寺藩臬牧守相繼不絕其多與進士等可謂盛矣成化以來此法不行吾邑遂無顯者然其間率多博物洽聞之士如蘇君則魯張君華齡以下皆卓然稱大雅君子乃竟湮鬱一經以死也豈不惜哉嗟乎國家既以資限天下之士而士大夫之論猶欲以資而高下之是使懷瑾握瑜之士不躋華顯終已無

聞于世也故因田侯之命而論著焉品流人物者得吾說而存之其亦有思乎

平陰姚侯役法記

平陰姚侯莅政三祀法行惠覃吏氓肅和頌聲大作迺眡然念不賚之邑介在岱濟之間惟供億不敷以戚我赤子爲民父母其弗省圖訪於諸大夫士得條編役法亟以爲善因其舊文參以獨見請諸部使行焉邑人歡吟鼓舞若出水火就衽席惟恐其後也博士賈君灑劉君遜業

延賈石山館謁行記石行乃慨然興曰此吾大夫白公法也邑人嚮其利而祝之三十稔矣今迺及於隣邑長世之澤固有待而興與夫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罷有是言也然而以書爲御不盡馬之情膠柱而絃不盡瑟之用故曰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則通變而宜之矣夫條編之良不謂其役於田也彼自有四便焉邑之徭法五歲一更比其贏縮以爲登下固欲均之也及士有請謁民有賄賂籍有飛灑報有低昂長

吏懸空額而御之若射覆焉今也料其丁而算之以口爲率括其田而征之以畝爲準其名可移實不可遁也而民免於均徭便一故事徵入租稅委之閭右受而自輸之廛受而不足勢不能無加羨輸而不足勢不能無賠償故或鬻妻賣子廢產頹田猶不能給以至流徙今也以富室一人爲之司埜征解之任皆出於官而民免於大戶便二比閭之役環迴轂轉十歲而周若甚逸矣然差遣勾攝供需器用其目常一其費

常十吏不肯省也今也置什器以供厨傳募閑民以給指使罷勾攝之擾增傳馬之額而民免於里甲便三賦焉之戶五年一僉中有消減不得告代今也見年僉充通融幫貼鱗次通解物力均亭而民免於頭役便四然四事之便由四事而有也不謂其役於田也第不役於田則更徭不能無審故必田而可耳而役田之法有難比而一者地固有宜有不宜也兩邑之境土無上膏亦無斥壤民無居積亦無流亾計口與田

而役之故甚便也乃若海濱鹵瀉之區千里莽蒼懸耜在室河堧澤陸汙邪蕩析鞠爲茂草即有畝鍾之沃天吳河伯奄有而揚沐之賦之不給役於何有此其不宜者矣以我之便而強彼之不宜以彼之不宜而奪我之便皆目論也故必通於從違之故而法之利病可衡石而程矣要以宜民在法守法在人良工陳其絜矱而拙者易之非其器不適也良農播其菑畬而嬉者流之非其土不腴也使繼君侯者能長守其一而補備之百世無敝可矣不然九則之賞載在天府二百餘年豈其初之不善而必欲更之乎

侯名其寧國旌德人以明經高第捧檄是邑敏慎覓平勤邱民隱今之循吏也更役之政其最較著者云

城南別業圖記

城南別業者榆林杜小將軍日章氏築也將軍世系勳伐才畧奇儁年甫弱冠已受鉞建牙樹聲北邊乃獨好文善詩冲雅有致慕其先少陵

氏之風一日自解印綬奉親家居闢地城南多築亭臺池館雜植花卉日從四方文士拍浮嘯咏其中若將與世忘者東蒙李生客其幸舍因介而走使三千里以圖求記予累幅而閱之烟雲曖藹禽魚上下山若迫而青水若環而碧遠邇明滅之間可揆圖數焉曰懷古草堂者屋而蔭之茅黝深而敞游而息焉以尚友也曰縹緗閣者四壁圖書二酉之藏備焉以博觀也曰棲鶴軒者仙禽宮之風清月上交吭長鳴聲入雲

也曰飲仙亭者醉鄉之社主飛觴命酹無虛座
也曰翠微山房者非烟非霧在乎螺黛之間山
坳之構也曰聞鶯館者花柳之所荫蔚春旭朝
霽鳴聲嘈嘈如歌管也曰曇花精舍者以奉佛
佗亦時與林僧偶也曰松窻者以延大夫烈風
披之琴瑟成韻如澗壑也曰柳逕者雨條露枝
夾道樛互可散步游也石曰橫琴有磐於岩下
臨流水撓槁梧而暝也洞曰三珠闢石爲窟琳
華之木森之如仙居也鑿地成池羣卉環之澄

如濯錦謂是浣芳之塘流水之上皮石而倚竿
焉其釣非釣也謂是垂綸之磯園之某方有山
冠之命曰帶玉取諸形也有畹曰蘭有畝曰蕙
大國之香備焉取諸騷也末幅則爲崇臺其高
臨雲命曰倚劍取諸志也夫窮邊絕塞戎馬烽
燧之間即有名山泉石亦多湮塞埋沒不逢真
賞而將軍敘物覘始妙奪天巧咄嗟而成一方
之勝槩如此可不爲好奇嗜古樓志於大雅之
林者哉吾嘗有慨於是天下有事則詞人儒士

相與忼慨功名抵掌而思遠猶及至晏安無虞
不識兵革則世家名將亦往往濡翰舐筆而豪
於藝文之場固太平之象也唐至開元之盛羣
家咸騁爭以亭館相高即如少陵所遊何將軍
山林其渺小者耳而偃仰溪山流連光景所謂
堂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甬拋金鎖甲苔卧綠
沈槍勝可想矣何氏文事武節不少槩見顧獨
以雅尚清規爲少陵所津津如此令得目將軍
之述作與其交遊相與靜夜談詩石闌點筆所

謂高枕吾廬真不虛乎雖然開元文物之侈曾
無幾時而新蒲細柳已吞聲於曲江之曲況第
五橋邊一塢乎今天下之平久矣方內晻然將
有空虛之漸惟聿三陲鞮戈煙塵無警故世家
名將得以其隙修山林文史之娛此可爲深幸
而亦可爲長思者矣將軍之齒未也伊吾之北
玉門之西皆迹之所必至者一旦烽舉燧燔鼙
鼓門而出節豈得以山林文史之娛自適而虛
報國傳家之業乎哉別業之事十八吾取臺焉

白虹耿耿望在空同之外去天不尺五

隋皇重修三廟記
鄒縣重修孟廟記
太常寺題名記
戎政軍門新刱標兵營記
東平坎河口新建石壩記
湖州潘公橋記
新開韓莊渠記
御史中丞鄒公去思碑
許州重修甕城記
歲寒亭記

東阿于愼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闕里重修三廟碑

聖上膺籙御天二十有二祀山東巡按御史顧川連公標奉命省方至於闕里祇謁孔廟孔林乃進諸大夫而誥曰惟　天子祇若典訓經緯八埏用崇祀於先師孔子我二三執事胥受簡

書以來敷化于東土茲惟聖作之邑亦越廟庭林域自弘治鼎新以迄於今歷載滋久無乃有所頹敝以襄大觀若在元聖周公弘啓國宇以開厥緒若在復聖顏子潛心道奧以衍厥傳咸有丞嘗於茲亦其何可弗飭時惟我二三執事之責乃白於巡撫都御史括蒼鄭公汝璧公曰咨時惟予責中丞奉茲明命撫有大東罔不惟肅若聖靈翊襄文化是圖曷敢曰執事之不勤以勤使者乃相與下記所司使相厥工於是守

分守參政四明楊君德政後攝守參議貴陽邵君以仁分巡副使汝南趙君壽祖具其材役之數以復乃相與下記所司使會厥費於是左布政使中山王君藻右布政使晉陽田君疇計所當用爲金三千具其出入之紀以復乃相與下記所司使簡厥良以任於是兗州府知府東明盧君學禮簡佐史之良具其職名以復則遂使營焉命曰咨爾郡僚其帥丞史以往敬共乃事毋千里胥功期於宏毋堉於省制期於永毋蒸

於巫我其偕視厥成於是策曰揆景庀徒鳩材以其十之三營於孔廟乃新殿閣乃修廊廡乃立重城皐門以象朝闕以其十之五營於孔林乃恢享祠乃飭齋室乃立石闕六楹以廣神路繚垣十里壝垣千步有版築焉則以其一營於顏廟周廟坊諸其閭牖曰元聖則以其一營於顏廟坊諸其閭牖曰陋巷經始於四月廿六日至十一月三日告成乃礱石闕里使魯人于某爲記爰拜手稽首而稱曰粤自昊穹之初肇立人紀

聖神代作咸克左右上帝綏猷兆人以逮我先師孔子乘百王之運闡六藝之塗用能集厥大成以陶鑄萬世厥后英君誼辟罔不尊用其道以建化原亦罔不恪修厥祀以報本始皇綱帝紘之不隊至於今是賴於戲盛哉洪惟　聖朝受命尊師重道國學上聖褒崇之典有加在昔用致重熙累洽之休以及我　聖上儲精三五潤色大業亦惟先師之道是訓是行圖敢軼於成憲剏茲聖作之邑風教所元廟貌寢園肅焉

如在而使椓桷之屬一有或闕以弗稱昭代精禋之禮安所曰執事之不閑以須異日也二公祗承大命昭臨魯國既以綏輯萌隸防遏疆圉庶政畢康褒文咸秩又儼然景仰聖哲以崇大此役允可謂帝臣之上績人文之景運矣於戲懋哉益孔子之道得統於周公而顏氏之子能發其蘊以教萬世惟魯建國實終始三聖賢之迹以有遺烈於此也自漢永平以來典制代更時而奉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時而奉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匪不遡厥源流以昭統緒而揆之秩叙亦少斁焉我朝參稽前代更正典禮既尊聖師之號以尊孔子首配享之位以宗顏氏嶺以二帝三王並稱先聖周公孔子並稱先師而別祀於文華之左室於是道統益明倫叙不紊而聖師之所從授與所由傳可考而陳矣是役

廟貌以致嚴餚寢園以妥祀因而標廣之圖揚紹聖之懿使天下萬世明於斯道之授受而求諸六經之蘊以永太平之烈所以恢弘聖迹對揚丕命實惟萬世無疆之休於戲遠哉既紀其歲月因系之詞曰　泰山巖巖羣嶽所宗洿彼流水亦朝於東海伐之壞會為魯國適降玄聖此惟與宅運乘五百道衍三千江河行地日月麗天列辟是師萬世為士有廟有林於焉終古我明御天興化崇文昭假聖祀跨越前聞廟有俎豆林有雉觀熙洽祖承式增輪奐胡成弗虧胡久弗渝不有鼎彝曷奠神居惟殿中丞保釐東夏侍御省方亦宣文化迺協

素志乃稽合諸經之營之畀諸大夫費不及官力不及役五材畢會衆工麇集乃作於廟百堵千楹重關洞啓屹彼高墉乃作於林爲堂爲室樹之華表石闕是開遐哉元聖實國於東爲溫爲楠有侐閟宮卓爾大賢巍巍宇相望匪雕匪飾毋彼陋巷敝者以新陰者以宏或翼或拱有師有宗金絲既穆蓋孔飭靈之格思終安且慆神明之齋大小駿奔逖遠庶士罔或不欣既闡儒風亦揚帝烈允也二公德聲有嶂泰山若礪

滄海成田皇圖聖迹於千萬年魯生不敏敢勒貞石匪以爲觀永示爾極

鄒縣重修孟廟記

鄒縣城南故有亞聖之宇蓋三遷舊里也我朝弘治間奉詔重建制益博敞岳牧令長時相其屺而修之歷載遂矣萬曆乙未侍御撝李姚公以仁按部至鄒展禮告成俯仰顧瞻俊然嗟嘆乃下郡邑長吏度其經費用圖鼎新邑令曹陽王庚以樸受而營之庀工諏吉鳩材致徒蚤夜

熏勞剪棉區畫凡木之工楹桷檻棼之朽者易之凡續之工藻絲丹漆之黜者飾之凡陶之工甃甓甎甋之缺者補之凡金石之工壁瑞螺首之碑級之刓且泐者更之肇於是年七月明年丙申四月落成乃徵魯生爲記編惟孟子之道至唐韓愈氏而明孟子之祀至宋孔道輔氏而顯著在譜記無闕術矣惟是祀之興隊關乎道之晦明道之晦明兆乎世之隆替有不可不詳者從韓愈氏溯道統之傳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而直以孟子承之則不以周公孔子所傳者二帝三王之道而孟子明之與夫二帝三王之道天地之道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仁義者參三才而兩之上古帝王至於周孔世相授守若鑾圖焉而楊朱墨翟者出以爲我兼愛之說充塞仁義其敝至於無父無君則立人之道或幾乎絕矣於是孟子辭而闢之使其燦然復明如日中天焉遷所謂遵夫子之業而潤

色之者卽進而與平成垺烈豈讓功哉揚墨之說方熄於前而佛老之教復熾於後其號愈後其義愈精其尊信而歸依者愈易且廣自漢及唐浸浸曼延淪肌浹髓與吾儒分道而馳韓愈氏有憂之故推尊孟子而附之周孔之後宋人賴其攘斥異端得以表章六藝講之無窮蓋孟子之祀顯於宋之哲祐而周公孔子之道亦於其時大明矣　國家恢崇儒術盡黜百家納諸聖軌自廟朝論議閭里服習非鄒魯之教

六藝之指曰不得談牘不得書則可謂極純至粹大一統之風矣家傳戶誦漸漬既久見謂布帛菽粟不充嗜好乃始崇慕空玄寘心冢閎閎睪實蹊燭粕訓言於是二氏之教若將復入肌髓而不可救藥高明特達之士探其玄機秘蹟以默鑷於吾儒之閒而不尸其名操觚講業之倫摭其斧藻奚擇以緣飾經藝而不知其非蓋

漢唐之季流派可分而今之頹風主客罔辨則亦吾道之陽九百六也蓋必有如孟子者辭而闢之發而反之正斯聖教中興之會矣故卽孟子之祀大興於今而有以下周公孔子之道將益明而不至於晦周公孔子之道明而不至於晦而仁義之効可幾覩於世也則是廟之新所關於世之隆替不渺小哉且夫孟子之祀周公之祀也周公以文考之昭肇封於魯九世及桓

公之胤也昔者孔子以宋之公族東遷於魯世舉目爲聖人之後而兩楹夢奠亦自曰丘殷人也漢用匡衡梅福上書封孔子後爲殷紹嘉公以奉湯祀至於今世守之夫孔子之祀卽成湯之祀則謂孟子之祀爲周公之祀匪無徵矣海岱之閒天下之山水所朝宗而聚會而鄒魯國於其中夫是以降神炳靈鍾於上古神明之胄以孕爲賢聖而存其道統則其祀之興隊固且與天地元化相爲始終二氏之教惡能與軼一

朝之明晦而亦何憂於世道哉姚公振紀貞猷恢崇文化王庭循良茂異克贊良圖皆能以孟子之學而治於周孔之域者故行也覩是舉而嘉之既述其道之所繇明以尊崇聖緒因而本原其世以詔紀之所繇與使後有考覽焉

太常寺題名記

國家法六典建官統以禮樂神人之政總之春曹又設太常卿佐使率其屬以奉郊廟群神之祀而掌其罷幣壇場儀文樂舞之數以告時於

上而請行之蓋宗伯所掌天神地祇人鬼之禮春曹舉其全太常專其職矣所爲崇明禋之典以協承神休厥惟重哉寺之在北都者初稱行在正統間始定今名則承樂以前故南太常也而題名所志卿及僚佐肇自洪武於建置之實不相中矣萬曆庚寅卿張公作霖以題石且盈將更鐫以待來者則斷自永樂十八年卿蔣公守約少卿傅公震岫以下而除其官南寺者以志實也又準雷大司空年表之法列卿少而除丞以志守也舊記間有遺失又取年表所載頗增入之而隆慶以後續焉以志備也謂不佞承乏禮官請爲之記洪惟我　高皇帝開天殖宇稽古禮文惟是郊廟百神之祀對越將享罔敢逸豫洋洋乎質誤景訓載在典策規于萬世矣列聖相承率由舊章靡有遺闕是致昊穹錫貺百神効職年穀順成羣生熙皞與虞周之盛有同符焉其惟明德之歆升聞于上亦越我聖

皇之臣陳信祝嘏以假于上下神祇與有榮號哉及遡　穆考以前寺之卿佐間或參以宗祝秩之上列亦惟其習于祼將不有常也不佞竊有睹焉古者官不易方材不兼任伯夷典禮后夔典樂各効一職不二其守以終其身故能博心揣志備物會神以逆釐三靈而協調元化也今之太常既以一官兼夷夔之任而備其所不能周又皆出於仙曹瑣闥極當時華要之選垂魚擁佩朝遊乎圭竇暮翔於斗樞即欲精白一心肅祇厥職以揚洪煇而甄靈既時不幾也無

已而委之宗祝曰以其服習有常不忒于儀云爾則無乃以人而棄官乎繄考舜之命夔曰夙夜維寅直哉維清其命夔也以直寬剛簡之德勑之則夔夔之終身於其官者固不在玉帛鍾鼓之間而在乎有禮樂之本也任是官者誠有禮樂之本以考其器數而舉其舞章則一日居職亦夔夔之一日矣由是而後乎吾者一二人焉如之是一二人者其不爲夷與夔乎又由是而後乎吾者十百人焉如之是十百人者其不

爲夷與夔乎有如提空名以自貴而慢厥官常以怨恫于明神卽終其身於玉帛鍾鼓之間何以自異於宗祝之流而稱顯相乎　聖上恪共祀典春秋匪懈祝號之吏或有愆于禮度輒下詔申飭應時更置而於寺之卿佐茂簡名德以冠九列爛焉燦乎於前有煇矣繼自今以往任是官者其有不恭翼翼各率乃職以求踵夷夔之躅而委諸宗祝爲也卽我二三禮官實儆然在庖俎之間亦曷敢不相與敬之以光揚

天子之丕赫命於乎重哉爰弁諸碑首用昭示于萬禩維張公其有令矩于後人焉

戎政軍門新刱標兵營記

自嘉靖庚戌更定營制刱爲戎政軍門以勳臣一人爲帥司馬卿一人協理裨將三十人各率其師屬焉而王帥戲下舊無親兵則闕典也鎮遠顧公始選馬軍一千列于和壘檄材官四人將之號曰隨征千總然士不操練軍無部伍徒取空名應故事耳臨淮侯李公以萬曆丙戌受

命總督簡卒蒐乘百廢具興則召幕下將吏有能畫軍便宜者各以意對千總何子良臣請益標兵五千共爲二營以二將練之李公善其策質于左司馬蒲坂楊公楊公亟以爲然遂具其事上之選備兵步軍二千合前馬軍千人立爲標兵營以何子輩二人爲左右中軍使統而練之謂之標將其法以三千人分爲兩班馬軍四十隊步軍八十隊隊二十五人長槍五人藤牌四人虎戟四人鉤鎌二人號爲鎌八人知書二

人司其姓名而長焉輕車二乘車載弩矢火砲四重左右馳逐往來策應不翼而飛教之二年邊卒成矣二公曰以此爲諸營先鼓行而出可也乃于府之西廡立標將廳勒石紀焉予惟戎政之設乃漢南北軍宋馬步軍之遺制元勳上卿統時能羆之士爲國爪牙應文昌斗魁之象視推轂分符寄任一方輕重何如也乃今九邊諸鎮皆有親兵以備緩急至以逐虜奏功勳績赫奕而戎政大將抗旌秉鉞以統十萬之師獨無一騎自衛此何法也國家無事羽林禁旅供衛帝座雍容自如可耳設有疾雷卒電齊斧而出諸營士馬各從其長主將援枹提鼓以令不御之卒不幾于張空拳乎辟之于人標兵身也營兵臂與指也身不能使臂臂不能使指則病瘁也辟之于木標兵本也營兵枝與榦也本不能發榦榦不能發枝則朽株也且夫京營之兵九邊諸鎮皆其臂指枝榦焉奈何其不能自運乎李公敦詩悅禮世先岐陽王之烈楊公訐謨

頒畫繼先太傅公之勳虛心一尉之言建千百年大計史所稱安平馬服之智不過是矣亦偉矣哉何子者越士能爲詞賦其談兵尤精文武材也以二公之意來請爲記其大畧如此其同事爲茅子國器藉書左方以俟後來附焉

東平坎河口新建石壩記

水經汶水出泰山萊蕪歷奉高嬴博之境而西過剛縣南剛縣者今之堽城又西南過章章者今之章城坎河之泉注之又西南過無鹽無鹽之見與伏不常而汶之西流而合於濟則所從來久矣　國朝永樂中尚書宋公開會通河始築土於坎河之西謂之戴壩以遏其西流之道而南出之汶上以入於運其稍遜而西出者環東平而北承濟故瀆之支號爲大小清河以入於海則所謂鹽渠云會通河成七十二泉皆滙於汶泗轉注漕渠一盂一勺民間不得有焉即

稍逸而西出海王之國竊以行其鹽筴皆漕之餘瀝也而濟之名賴以存焉爾豈能與漕爭哉歷歲滋久壩或圮墜時以全流漫衍而西夏秋伏發南旺以北舟膠不行則漕渠病東原之田或苦炎溢化爲沮洳則民亦病是左泗漕渠右蕩平陸而以利鹽筴也海王之國歲所佐水衡少府幾何而苦東原之民以與漕爭若此乎又有異焉障而不洩漕亦苦溢故斟酌挹損制河渠之盈虛在汶之上流耳隆慶中少司馬萬公

謂汶至戴村勢如建瓴不可復收且以土爲壩疏而善潰乃上就坎河口壩以積石石如累卵沙流其下久之亦潰而坎河遂爲要害矣萬曆丁亥河決病漕詔簡從官行視工科都諫常君奉圖書從事與撫臺李公北行濟汶之間脉漕所由通乃奏書言臣居敬與都御史臣戴行汶上流令兗郡水東平長吏雜視便宜狀皆言坎河口宜爲壩其法用丈許大石夾砌如墉實細石其中釜以堊坿上銳而下豐狀如魚背水高于壩漫而西出漕無溢也水卑于壩順流而南漕無涸也且居民亦不害焉臣等謹與郎中臣之龍主事臣雍臣元命按察使臣子朝參政臣維喬僉事臣震等議皆稱便大司空覆奏制曰可會御史大夫潘公至復率司道往閱乃檄郡邑吏營焉計築石壩長四十丈高三尺上博丈五尺下益尺六之一兩翼之長視壩減五之二厥高倍之左右爲土隄丈之二百三十東岸爲石堤厚一丈經始於萬曆戊子閏六月明年三

月告成費凡八千金有奇諸公不自有也曰茲匪神休其克有濟乃爲龍宮於上伐石紀績用示永久東平守謂行郡人請勒辭焉不佞在里中時嘗遊章城父老指示坎河及宋公廟貌覽眺嘆息謂先臣之於國家功若此其艱也自嘉靖乙丑以來數治河隄潘公一與大司空朱公同開初渠而沂泗之間通再濬黃河築高堰以達海而河淮之間通漕渠所患獨南旺以上時或少涸則其故在坎河世爭言漕輓利病置此

毋談何也一旦 上用都諫言下詔興築潘公受而成之費不盈萬役不踰時而濟與民兼利焉是宋公所刱造疏引以制河渠之盈虛者至是有永賴也國家歲運東西粟給中都官從泰山下阯借一綫泉水爲轉輸計不得以入濟爲解卽今岱畎之民蓄時蓬藋之田以爲水伯假道何辭之與有況兼利哉夫天下事無大小操其本則易修其末則難今世言漕渠便宜大者引河中者豬水小者疏淺不知其本在上源源

之不濬則制其末流非善算也辟漏水之在壺一以爲盈而挹之一以爲涸而注之晝夜不舍無當於漏調渴烏之吻正玉乱之咽則衡渠之水可錙銖稱矣何者得其本也故吾於坎河之築嘉諸公之功而幸宋公之渠有永賴焉是歲也行鹽使者亦於大小清河之間建五閘蓄水其議曰汶逸而西受之可也汶遮而南讓之可也能不與漕爭汶故漕與民既利而海王之筴亦得以其全力佐少府水衡如故矣頃功良畢並出一時豈不盛哉是役也董正考成則兗州府同知陳君昌言建畫經費則東平知州徐君銘庀材鳩工則東平判官蔡忠沂州吏目何一鵬曲阜丞邵賓滕縣丞包揚泗水典史蔡茂魚臺典史王琮壩成使判官汪鳳翔主之法皆得

書

湖州潘公橋記

潘公橋者今少保印川先生奉其先贈尚書僖庵公之命而建也湖之爲郡城於震澤之陰若

雪之水夾焉其一穿城之南門而入而支其流於東門之外其一穿城之西門而入而支其流於青門之外乃北合而入於湖也形家謂之去水去水者風氣不完考卜者忌之而兩崖之間雨水時至不辨馬牛一葦之航歲有覆溺僖庵公戚焉嘗欲橋于二水之會以安里人而齋志以沒少保公每念之甲申之歸謀諸烏程令楊君應聘楊君曰興梁之政職在有司請具奏檜以從公曰不然以里門之有跋涉感我先公豈

其敢勤隸人以及父老祿賜之餘可以弛者毋敢愛也夫人之盛德捐之郎君之珩玦捐之舍人之長租入捐之凡費二千五百金始於萬曆乙酉三月及庚寅十月而成橋長百有四十尺博二十尺下爲五空蜿蜒穹窿抱雙流而東之往來于上者交臂接踵如過枕席蹁然一形勝也而先是楊君被徵且行曰他日橋成名之曰潘公郡人從之于于曰偉哉少保公衍澤濟美以光前烈可謂永孝矣予觀世之君子出而應

用或能激昂馳驟以成濟世之勳而及其退而里居或不能修恕尺之仁以惠其鄉之子弟此非遠者易而近者難也有所勉而爲則不憚銖精畢力以博一日之名而至于誹譽之所不及則比隣之戚視若胡越甚有以簞食豆羹見於色者故名實之際難言也少保公當其謝事閒居之日翛然遊於不宰乃不惓數千金之藏以爲閭閈無窮之利此豈有所勉而爲徒以先君子一言視里人之陷溺不啻由己博施善利之仁此足以推矣昔有渠於鄴者名之曰史公行堤於杭者名之曰蘇公惠澤所存懇爲嘉號有以然也公持節治河前後幾三十年上下數千里間其所荷重而渠如史公之所濬幾何延袤矣其所擁土而堤如蘇公之所築幾何廣輪矣而里人弗之紀也目百尺之橋而號之曰潘公是何褒其細而忘其大乎夫嫫修隱賜潤及枌榆謹俗之所能傳也訏謨鴻績著在圖史耳目之所不能盡也以其進而効于國者如彼

而退而修于鄉有如此蓋公所爲光其前烈而施于名實之際者可以爲世法矣故吾樂紀其事而繫之詞曰泰山之雲合于膚寸魯不崇朝四極咸潤蘭臺之風起于青蘋披拂萬竅砰磕厥音惟司空公其功在水就權輿是施由其里厥施伊何有穹者梁雙流如玦會坎之方形旣不周民亦脊溺匪有輿梁壞其可息肇允者誰烈考之休疇襄厥成內外協謀公處而營公出而就今公之歸覩此崇構崇構伊何見龍在宮

其偃如月而曲如虹三水之交關而不洩如門有壯如帶有結我車我徒罔惕于航罔濡其軌罔或寨衆無小無大咸忭以喜疇遺我安惟公橋梓利饗於衆名歸於公號以況榮謂是公功盍觀於淮盍觀於濟欲以為名其不可紀或施諸遠而近遺旃仁人之利則不其然里有謳謠國有圖史如沛風雲茲焉兆始言時書伐曰勒貞珉誦公雖淺知公則深豈伊一梁維以為式

百爾君子胡不是靚

新開韓莊渠記

萬曆癸巳徐沛魚滕諸郡邑雨潦大作漕隄潰決幾二百里維時總理河道工部尚書桂林舒公日夜憂惟乃與二三大夫相度籌畫議開韓莊支渠以洩瀦水使不病漕詔下兩省撫按議報於是管理河道參政梅君淳會夏鎮管閘主事尹君從教分守東兗參政楊君德政徐州兵備參政曹君時聘分巡東兗副使趙君壽祖沂州兵備僉事邵君以仁偕往相閱對如初議兩省撫按以聞制曰可乃率郡邑佐史以明年正月十日興工開渠自韓莊至彭河長六千六百餘丈凡四十里以地形為差闊者十丈狹亦四丈深不減二丈五尺築隄自李家石橋至萬家莊兩岸共八千四百六十丈高以三尺為率基闊一丈頂半之湖口橫築土壩以為關鍵渠口

疏建石牌以備蓄泄凡役徒夫六百人募夫九千六百人作百二十餘日開渠築隄費凡三萬三千餘金建閘造橋費凡千餘金比原估省萬八千金內帑工直居十之四河隄稅租居十之六民無與也以其年五月十六日告成適值雨潦水不鴻洞湖面減於去歲可三四尺漕舟無阻民得田作具以狀報　上曰河工告成諸臣勞績可嘉尚書應龍建議始事有功爵大子少保賜白金文綺參政淳主事從教參議以仁若監司長吏及佐史有勞者晉秩賜金各有差梅君立石於隄使行為記竊惟國家建都燕薊因元人故道漕於畿衛之郊導汶泗諸泉分流濟

遏北通御漳兩岸夷衍無所敗壞而南流通淮者與河相值自張秋決塞河益遷徙數迫病渠即幸無河菑而鄒滕諸山之泉流爲通川互相灌輸湛於呂孟周回可數十里曹單金城諸邑河濟故道瀦爲湖澤而水很盛相挾而東湛於昭陽周回可數十里皆以一渠受之隄防汜溢其勢然矣嘉靖乙丑飛雲之決朱大司空始於昭陽湖東開夏鎮新渠以漕而隄於湖之西岸以御河水出之泰溝至茶城乃與漕會漕渠自

留城以下牌梁疏闊遊波稍緩有所休息三十年來漕無恙也萬曆己丑河溢茶城反灌漕渠舟膠不進乃徙運道於南改建內洪三牌伏秋雨發河水時至閉而不內保渠如城利在自守非弗稱便矣然泉湖積水南北灌注而以一蒿之渠左提右挈峽其滿悍之流至於三牌爲河所距又不得出欲隄防毋壞而地毋爲壑胡可得也潘大司空嘗欲爲石隄障之度不能成乃穿呂公堂至鎮口爲渠以避湖水及其潰溢合而爲一既無所洩亦不能避則公所由策韓莊矣韓莊渠者即通泇河道也泇河出沂費諸山左合沂武南入於淮自故宋時嘗於利國置監鑿運鐵之渠近時穀亭河徙議者懼漕渠受水數請開泇口通運以避二洪之險朝廷使使視之者三皆以葛嶺爲梗謂嶺高於河渠六丈鑿之二丈所往往砂石塊堝搶泉湧沸不可以鐫梁城以往頗有渠形水底多石鍋之輸沒且其

時計從赤呂諸湖爲隄於水以濶長幾五百里度可用四百萬朝廷謂其費鉅不急遂止毋鑿誠難之矣公謂不然地有險夷可避而規壞有堅瑕可脉而試何必葛嶺也邵君在事意與公合遂自滕嶧至邳宿往返行視以復於公公復躬率河吏登降原隰準其高下避葛嶺稍西得性義嶺地形平衍而當中心溝之南頗有青石又避而南始得所謂韓莊者勢益洿下可疏導也乃爲六井而脉之鑿下數尺小石積礫類如蘇壤鑱之即靡視葛墟梁城堅瑕夷險功相萬

矣公曰此可渠也向之艱在陵今之易在陸向欲以漕故避湖而就嶺今欲以洩故避嶺而受湖何爲不可哉乃具其事以上　天子聖明洞悉利病之原舉以委公諸大夫吏士各奏厥能役不踰程費不及額而固漕渠之防蠲數邑之徭因以廩滕嶧饑民全活數萬信貞臣之碩畫有國之鴻圖也夫治河如醫有人於此病在中滿於法當消而以參朮之劑調其腹腸必無幸矣此洩水之喻也庖丁解牛批郤導窾奏刀騞

然得其間也至於寬髀大軱頓芒及而攻之亦不幾矣此闕地之喻也濟兗二郡舉泰山下阯百八十泉以奉漕渠無敢私其涓滴而二泇沂沐之水出於瑯琊東海之墟瀠然長邁獨不以餘瀝及漕此則汶泗得河他流可謝也夫汶泗之於河豈誠愛而利之欲避而無所耳誠令赤呂諸湖出汶泗而通泇周柳諸湖納泇而合沂沐中間從河伯假道不過數舍即得淮泗故渠川徐呂之險可避而二郡之川澤舉爲漕渠矣豈復乞靈河哉然而數議輒罷者何也事固有可爲而不可名可因而不可驟者故謀始之難也向欲以四百萬金開渠五百里鑿堅於陵覆簣於水計非涸天府之藏殫神丁之力必不可就就又未必漕也毋論發言盈廷莫執其咎即公與二三大夫謂何如矣今直避高就下乘間蹈瑕費不及四萬作不踰二時計如解紛救敗以紓旦暮之急非敢言漕事也而渠水受湖有所推移湖又受渠有所滌蕩庶可省鑿之半

澤可省隄之半萬一河流涓漫徐方告塵此時挈一蒂之渠去而之沂沐匪鑿空矣嚮日行河諸使者假得是而筴之亦謂何如哉嗟夫非當之原或關有國無窮之利可爲之兆而不可爲名可因而入而不可驟而語可使人饗其成而不可使身居其功類如此勞臣之於謀國亦苦心哉其也家於河壖頗從里父老習識水道故不敢爲文麗之詞以諛盛美而惟著河渠利害所繇使後人知公與諸大夫謀國之畫有引而

不發者異日其有徵焉是役也奉命會議則漕
運督撫戶部尚書李公戴巡撫山東僉都御史
鄭公汝璧巡按御史山東運君標直隸牛君應
元功成覆閱則贊運御史李君時華而先後巡
鹽御史直隸姚君思仁徐君元正兩淮蔡君才
吳君崇禮先後屯田馬政御史劉君曰梧曹君
學程山東左右布政使王君藻田君疇按察使
陳君文衡新任徐州兵備參政徐君成位分巡
東兗僉事李君天植皆與其事而觀厥成者調

度工費則兗州府知府盧侯學禮專董工程則
兗州府管河運司同知羅侯大奎陳侯昌言同
知唐侯楨而諸邑之長與有徵發及董工之佐
史皆以差受賞列名碑陰茲不具紀

御史中丞鄭公荒政碑

粵癸甲之歲海岱濟河方二千里遥雨傷稼民
迺阻饑室如縣罄殫以瀆量御史中丞括蒼鄭
公至部親覩厥狀惕然於衷曰　天子全畀我
東土使保釐之有如覩其阽阨而莫之省憂謂
簡書何會前中丞孫公暨僉御連公所疏救荒
事宜既奉德音公乃覃精極思參以三代法爲條
科班布焉其首則議蠲租以其災數差左其租數
十蠲其七九蠲其六至於五六蠲其二三無不
稱焉及民之貸於庾者予之及征之差逐於額者
除之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議改折共輸大農
也以其災數差其折數輕者石五錢共輸臨德
也以其折數差其減數輕者石五錢有司已於
事而竣於是議振給下饑欲金也以錢兩賦中

饑欲粟也以豆區賦上饑不能自食欲就餉也
爲饘以哺之丁男丁女至於旄倪無不逮焉有
司已於事而竣於是議招撫吏爲布令以號於
鄉鄉還而歸里里退而號族已其逋責禁其私
券貰種種以寧其歸歸而有田貸之種若牛
其無田貸之廋穀有田而不歸比閭得受佃焉
以爲之招有司已於事而竣凡兗之境內蠲租
若干石改折若干石賑金若干兩穀若干石粟
之宗人受金於府者七百餘人受穀於庾者二

百餘人民受金若設粲者二十八萬餘口其食於官者四十二萬餘口其在他郡有多寡焉東人以是毋轉於溝而得及有年公之德也宛守盧侯謀勤諸石以徵舊史蓋周禮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而散利薄征緩刑舍禁爲之要領後世衍其遺法蠲賑招徠纖悉具備謂盡心焉爾矣夫弛國租以予民固心至後也即上以名予而下以實取若甲以名山岩而乙以實入欲民之嚮其利不可也毋寧更甘不轉輸少有瘳焉即出公帑

以業之重研而往云得不償其費建誠而集而人不符其食欲民之嚮其利不可也其已事而還定安集以文相雁亦異乎鴻鴈之雅矣鄭公獨操何術以蘇吾土無亦挈其要領有所孚於上下而法不與焉　朝廷張官置吏以是二三元元付諸百里之長其義猶父母然父母於子時其疾痛痾癢而爲之抑搔察其饑寒動動而爲之嘆咻相其喜怒咳啼而爲之從違心誠求之不言而喻睚待教也長吏之職固不異是然使日役其神於催科比讞之勞而不得少休若奔走趨承戴星往返而無須臾暇豫辟奪之乳于而使焉即有誠心力不暨矣公所下記郡邑惟是父母懷保之情反覆諭譬俾其省簿書勉征求停援比節交際搏心一志惟二三赤子若置於懷其感之以誠如此一時郡邑長吏慮無不祗若休德設誠而致行之百萬之命蘇於反掌夫非激勸之効與鄭公才臣也往爲部郎奉規畫事有成法銓省蘭臺至今皆遵用之其

在東土又以惠政得民如此可謂誠於其官者矣旦日　上思公賢召在有位與圖化理其必以誠終始而不有其才也國將有大賴焉

許州重修鄢城記

許爲中州名郡有城而庫嘉靖壬寅先宗伯公作牧實有版築之役厥高倍舊號爲壯險許人載之今且六十年矣雨潦亟潰間有陁頹萬曆乙未今守范侯奉檄下車既已綏柔莫麗以寧厥民蒐剔蠹弊以新厥政廼屬吏士父老謀曰

夫設險域民匪城胡衛以前賢之締造胡不百年惟覆土也吾欲甃而墉之奚若對曰君侯嘉惠我民益鞏厥宇以豫不若敢弗敬從請於部使監司咸報曰可迺召陶人爲甓甓凡若干召庳人峙厥粻粟若麥若干召工師鳩厥材金若木若干侯曰幸哉物力具矣迺歸於四境今日之政疇任厥勞吏視其成不厲以法閭右之氓願受事者八十人侯曰幸哉民力協矣維時旱嘆之餘潢潦皆涸衆以

爲憂關地而得脊井因而淪之有醴泉焉侯曰幸哉神貺臻矣迺以丁酉三月二十七日經始至四月廿九日凡三浹旬而成城周若干里高若干丈八門有樓四角有櫓費鉅而省工堅而速金湯之險列郡無所許人大歡吾王令君來告以郡之丞嘗先使君猶子里也今我侯重建名城以保我疆土用恢先使君之烈子不亦有永懷焉二三大夫敢以記請行也聞之而戚嗟拜令君之辱考之春秋許以大岳之佩胙土

國兵車之會列於諸侯有漢未造九鬯是遷因而改物亦以宅中之勝控制四方至唐中葉汴蔡之郊強藩竊命據爲窟穴諸道之師雲翔其野有戰壘焉豈非中原之要害天下之樞哉國家混一函夏臨制九有郡居衆楚之間左顧陳徐右連嵩洛使軺之所來往賈鬻之所走集土衍而腴民殷而庶斯亦國之與區神皋腹心之地矣厥乎既久閭拓外戶藩垣之備視爲勿急匪許獨然　朝廷北禦疆胡緣邊亭障惟不

能隆之於天東有島夷之警並海城邑罔不縮版歲費大農金錢何啻鉅萬孰何腹心之地而莫之圖也頃者歲在癸甲赤地千里民至易子而食宛葉不逞之徒揭竿嘯聚甸服騷然有如桴鼓之聲猝至宇下即發奔命七科勞餉供需百倍版築之費未必甚也於此有崇墉焉授甲登陴以待其軼就能取蹙弧以詛今之良吏率以自好爲賢毋受勞民之名下者傳舍其官慮不信宿雖有後事我毋與知可也一旦緩急將

受其弊如國事何先宗伯成城之日固亦無虞厥後數年睢陽之寇屬甲士三千於許睨而不攻效可覩矣乃今甕而墉之弘敞壯麗且倍前規以之慎固封圻銷未萌之患梁楚之間倚爲保障鄉其福者豈惟許人且令緣邊並海諸城皆如侯所規畫省而且速如此歲節大農金錢何止鉅萬亦豈憂胡越哉既紀其日月爰繫之辭曰於皇舊許國由四岳襟帶河淮跨連陝洛漢建之都唐師於原　聖朝統一是曩名藩恬

嬉有年閱戍日飛城復於隍遐不有害先君作牧亦既成城五周星紀覆貲其傾偉哉范侯與自燕土庀政寧民廢墜咸舉迺圖大役百雉維新志協於衆謀甚於神附壤以陶代戕以甕莫莢甫周如從地出列陴修堅棨觀飛樓朱荷被沼修楊蔭溝許人豫喜載笑載語式遏寇虐以衛我宇民勞而說費約而康金湯之險於前有光書戒勤塘禮稱築鄭言言許城范侯所作侯澤在許侯功在朝國之屏翰是有崇褒維予小子永懷先績載欽良圖於心有戚言時書伐勒是貞珉無俾城壞敢告後人

歲寒亭記

吾邑蕭國侯公當金源末造身都將相丕著勳烈城東三里冠山之麓其墓田也越三百餘祀裔孫鴈泉先生爲御史中丞開府雲中以軍功著而中丞家嗣少泉君爲樞府都督出鎮夜郎時一時名將閥閱可謂盛矣都督君以萬曆癸

巳解印北旋治第東門之里內列松栢兩行構亭其中顏曰歲寒以明志也一日從弟撫軍遊於任氏得中州集一卷多金時名人爲蕭國題詠隱居有稱歲寒堂詩者携之以歸都督君欣然語予曰吾不謀而與吾祖合也殆有神啓乎予爲記諸予考金史方其去燕還汴國勢已削公以樞鼎大臣董能靈之旅鎮江淮河朔之間元師不得橫決而南厥功大矣中間謝事家居乃於範池翠嶼之交多構亭臺爲蒐裘之所而猶以歲寒名堂固非流連光景諛美聲華者比

也已而狄在國門徵公入相間關師旅得抵
城之中適與亂遇以身殉義精忠大節光耀天
日至今凜凜有生氣焉可謂松柏之貞者否與
天佑仁賢久而彌耀中丞公子世濟令名子姪
彬彬美秀僉甲第之選者且滿階庭可不謂松
柏之茂承繼無窮者邪夫松柏之貞而茂惟有
本也故曰知松柏之有心蓋松柏不凋於歲而
衍其枝葉亦惟其心人之不怵於俗而培其祚
胤亦惟其心所謂本也自予所見侯氏長老以

逮子姓三四世矣大抵忠誠樸茂不染芬華久
而益篤其植本固矣以此承祖考之烈而益昌
其世吾恐知其所底焉都督君二子吾宅相也
故以此期之

穀城山館文集卷十四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十五目錄

重修顏廟碑
曾廟祭田記
宣府巡撫中丞新城王公生祠記
臨清儒學重修記
司空大夫劉君陶政記
平地澡重建龍王廟記
故汶上令趙公去思碑
兖州新建嘉禾館記

永平新建察院記
節善碑記

穀城山館文集卷十五目錄終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重修顏廟碑

夫圓靈上運則七政緯其高明方祇下凝則嶽瀆經其博厚斯兩儀繇之奠位四序所以成功也粤自鴻濛既泮元氣攸分帝籍稱淪皇風益遠則始儲精啓運寄命聖哲而孔氏之統興焉

固以模範百王典謨萬代配乾元之資始儷坤德之廣生矣三千及門七十通藝四科之首位冠羣賢大哉顏氏之承其緒乎爾其陶鑄聖門步趨師矩秉上智之質而發以如愚懸坐忘之符而助以不惰口絶談議而聖蘊畢彰訓闕篇籍而師宗獨著蓋爲道生孔爲孔生顏所以翊贊化原羽儀景運辟在天之懸象則義明爲衆陽之宗方在地之成形則岱宗爲生物之府斯以參玄造而不毀歷振古而如新者與列辟

承代修秩祀制多沿革禮茂污隆稽統業於皇王則孔師而周聖遡淵源於授受則孔聖而顏師固已登布素於握圖續宗祧於主器而表章雖備擬議非倫至首加五等之階特賜元公之號斯則假器名於人爵授寵數於朝章非所以全太上之尊表無文之敬也　聖朝丕膺景曆益闡文明嚴事聖師特崇首配較諸前代典秩有加焉逮我　世祖議禮更化改掫隆儀乃釐兗國之封薦復聖之號徽稱既備明祀益虔祝

嘏被於普天祼獻覃於出日況皇躔降毓之區靈裔烝嘗之地哉曲阜顏廟即陋巷故居子孫所世守也宋熙寧間始構亭於其井而勒以銘元元貞間始移祀於其亭而更爲廟我　朝因其舊址益衍洪基堂寢階墉一如孔宮之制而稍殺以極及武焉歷紀以來部使牧守時有修營載離寒暑圮敝或多越萬曆三十祀巡撫都御史温陵黄公某保釐東夏禮教聿興巡按御史河東趙公某吳門嚴公某肅靖海邦文風丕

扇先後行部至邑展禮廟庭相與矢畫協謀下記所司大加興葺制雖仍舊工則鬥新經始於壬寅某月某日至癸卯某月某日落成於是廟貌彌嚴俎豆有秩丹青上絢黝堊四周賀井覆以雕甍舊巷蠹敝繕闕是使觀風問禮之使肅掾楠而興懷奉璋奠幣之倫駿豆邊而如在囿視闕宮有侐鞠爲榛莽之郊靈殿歸存渝作樵牧之鼓斯以考芳躅之無盡徵聖緒之遐昌者與世子孔君既告竣事乃奉中丞之命求勒貞

碑夫德隣上聖稱謂之所不形道謝羣流名言之所罕喻要以昭德記功言時稱伐假微辭於篆素考鴻構於鼎鍾云爾是役也左布政使沈公某暨某某受記經營兗州府知府某公某暨某某鳩工勸閱曲阜縣世職知縣孔君某躬親督課世嫡翰林院博士顏君某祗奉明禋而董工則縣丞張某也乃作銘曰　皇風既謝聖統斯甄乃命尼父降靈自天大猷丕顯奧旨惟淵不有上哲孰發而傳緬維華胄國分遂古繼別於邾攸服於嘗奕世承家衮衣章甫如何我師韜貞環堵才則王佐位與聖隣博約修道克復歸仁爲邦請益四代華陳邈哉峻軼允冠人倫理會冥詮神符玄奘匪書匪言訓以萬世配孔稱師崇微闡既象日麗天坿嶽奠地　皇明撫運允迪舊章乃睠仁里式廓宮牆鴻名改薦制由　世皇神謀炤煥靈宇煜煌於鑠中丞觀風聖域乃及侍御協謀興葺方岳賦工郡邑効績費不及民成非待日昔稱陋巷今也瑜宮重鑠宿霧畫棟宛虹華堂博敞飛閣穹崇孔維家帝此則王公撤帳孔開雕楹有楚肅穆几遵雍容萬舞誰其尸之雲礽接武誰其相之工祝在俎於昭聖造文化丕彰允茲監使仁風載揚五方翹誦庶士趨蹌偉哉崇構永耀無疆世道交喪彝倫攸斁匪樹風聲曷陳藝極高山是仰璿源可挹嗟我後人永維是式

魯廟祭田記

今上己丑魯子六十二代孫翰林博士承業疏

言臣祖質粹奉　肅皇帝詔自江西永豐歸籍山東守宗聖廟林尋授今官世襲賜祭田廟戶與顏孟二氏比臣祖無祿中遭家難不及受諸有司迄臣始克承襲嘗之將闕然靡具常懼隕越爲先靈羞敢昧死請有　詔下禮官議行適承乏禮曹謹覆宜如承業請覈復所賜以示褒崇制曰可乃下守臣覈議越歲山東兩臺上狀曾廟嘉靖間賜田四十頃在鄆城界內爲軍民所侵沒廟戶二十家出納等者四汶上六鄆

城五鄒縣五版籍具在請先賜承業令供祠事仍爲續增祭戶滿二廟額已復覈出嘉祥賜田十頃官爲履畝歸之具如　詔肯于是曾廟田戶視顏孟埒隆矣博士抱笈而請曰者承業廣墜先緒不揣輒有陳乞幸煩秩宗以徼寵靈俾獲奉盛以答蓋微宗伯之賜不及此願記而勒之石惟宗伯言信而徵且恢弘聖代隆重之典以示來茲太史職也不佞逡巡不獲辭乃受簡竊惟　肅皇御寓惇庸大備一洗前代陋儀崇

以師道尊奉先聖四配俱如今制黜斯淫道化重光此千載一時也而宗聖世裔先丁新莽之亂播越江南歷朝以來未聞甄錄乃于此時特膺明　詔世其爵列廟林掃除錫壤惟豐與滅繼絕遠邁成周　今上復俞博士請勑有司奉行用續宗祧儻于二氏此寧區區掌故之爲禮臣用是藉手以俾公等作考尊對揚休命庶無遏佚明德之緒蓋　上方法祖崇儒游神聖真又以孝治天下細旃之上時御禮經宗聖言

行于斯爲多淵乎穆乎　宸衷符契錫類宏矣博士之遭逢盛典非又千載一時哉不佞襄忝邦禮四方觚墨之士以經術進者咸得與聞其言每嘆孔門如宗聖親承一貫之傳終身誦說斤斤忠恕今之言者抑何洸洋玄渺猶河漢而無極也甚或剽空玄之緒以附儒宗謂秘密始開不可思議學者疑信相參莫之敢指而曾氏之學獨當　聖明備極褒闡所重在此不在彼矣豈非曾得之宗竟不可易天猶未喪斯文亦

若默有所寓以微挽世趨者與不佞敬爲之記且告吾黨共繹思焉

宣府巡撫大中丞新城王公生祠記

莊皇帝朝虜酋款塞迄今雲中上谷寢燧靡兵幾四十年世皆知襄毅王公之略而不知襄毅之後又有二王公其一廣平王公其一則今所生祠新城王公也新城王公者瑯琊之裔閣閱甲於齊魯大父漳川公在嘉靖間以山西參議分守口北其後且四十年爲萬曆己丑而公以

山西參政分守口北宣人大歡乃其時鎮之將吏又狃款而嬉游戎且生心公至慨然曰夫款者緩也本以緩虜乘間而飭武備乃遂狃而忘戒心乎則下令增亭障簡營伍將之智勇者異其秩卒之驍健者異其稟私馳騎而役卒者法請託笮牘一切謝絶行之無幾一軍校吏凛然改觀而會虜平公以中丞開府至而與公相得襲也凡所擘畫悉從決策公益發舒自任遴驍

突爲覘兵躬御臂鞲懸金教射差其良苦以行賞罰得蹶張之士二百與都護校射於郊騶發輒中者盡公部也又念上谷故砂磧地民鮮蓋藏卒有緩急粟價騰踴士且脫巾而呼當秋時先借帑金二萬糴而息之凡再三倚得息金三萬兩羨粟萬六千石用以繕治兵甲召補郵騎堡西路而守之延袤百里以遏虜入而先是襄毅王公之與虜款獨俺酋以孽孫故回面內嚮而老把都永邵卜諸大部直宣府邊故利歲不欲款則屬俺酋要之且啗以厚利乃稍肯來而

歲恫喝要挾無已時與市者懼禍起肘腋率濡忍聽之以爲常萬曆辛卯閔視科臣始議裁市撫歲無過二十三餘萬計畫已定乃無敢與虜言公毅然以身往適屆市期大虜颺集恫喝如故公露冕肘刃坐市臺上呼前諸酋面諭今有旨切責彊吏毋滋釁橫索我來更定約束酋如奉命而盟我則爲政酋償起咄咄誶那顏安得是語穹廬千帳投鞭與漢埒乎可使退乎公厲聲曰酋衆何可詫也虜中事我盡知之今市隧

之傍有鍮如雪有幣如雲聽我則皆爾故物不則我且閉關謝爾而以此募諸隩脫雜夷與爾爲難爾亦安得宴然何可詫衆也酋開色動則呼衆環公而請公故示不測喜則分食啖之怒則叱咤坐而控弦懸鵠二百武外應聲命中酋驚服以爲神市去鎮二舍而遥公晨坐堂皇暮挾二健兒疾馳平明又在市臺虜嘍喑語曰中國殆欲絶我不則何用如此人與關而日摩厲以須爲不亟唯唯漢物非我有矣遂從公盟計

公在事十年所省司農水衡金巳四十餘萬而往者虜馬入市數蹄而與之直公命駑直毋與駿均小酋那戶兒堅不聽命露刃以爭公斥之關外三日不內卒蒲伏受令遂爲成規省亦不貲公又決策收史車二夷二夷者虜之別種故濼川公時所議撫也世葆龍門塞下力能角虜爲我間虜長惡之欵成徙入內地稍爲邊吏所侵而史氏故與虜小酋安兎爲婚兎乘其恚誘之遂挾車夷歸虜相引而鈔寇邊公與廣平公

史酋老於兵諸子皆驍勇敢鬬今爲安兎用邊無寧日矣不制安兎無以示威虜不收史酋莫能制安兎乃因順義王之西徼議革其賞而令縛獻史酋以謝過俘至廷議欲懸槀街公計酋老矣殺之無益其壯子勁兵悉在塞北今日殺酋明日虜騎必厚集塞下且以史夷爲解折而入於虜此失策爲虜咲乃急白廣平公馳書政府請　中旨從末減酋諸壯子乃大感爭拔帳來歸虜始惋悔而安兎數寇邊亦數敗諸降夷又時時鈔掠之窘甚無所出乃因虜王爲請願欵塞如故時公巳代廣平巡撫乃詰諭虜使令安兎悉歸所留史夷部落並送車夷乃許奏復市撫至今屬夷馴服邊藉爲用制欵機權實在於此公既開府益務風厲撫循壁壘一新耕耘藏野所獎拔戲下往往自偏校累伐至上將軍其有異懦貪墨輒以惠文從事無所假貸而日以恩信畜虜虜時從城下問大太師何在能御漣酪黃羊乎相傳報以爲懽而鎮人又津津

頌公抑礦榷事以為布德宣鎮不在榷虜下云宣故有牧馬場歟後無警僧卒稍墾其旁課入當芻秣諸將校亦各闢並塞閑田以給私費謂之養廉榷瑞惑奸人言皆欲藉入少府而畿甸稅額共八萬金宣大居二焉瑞先趨大同大同人曰吾視宣府乃趨宣府盛氣謂公云何公正色曰宣鎮也而鎮城為諸路幟聞貴人將重征於化茄市肆且罷罷而四方來芻皆不至環甲鳴鎖之徒無所得食將蜂起與貴人為難且

柰何它若張家口全道諸處稍有貿易征亦不堪重也貴人如調劑焉毋魚肉吾軍民吾則戒軍民毋敢撓貴人令若牧馬場則有　高皇帝制書在非守吏所敢循也軍中自大將以下皆食其故俸諸榷牛犒士一切供億盡出養廉地中而榷以為稅令此曹枵腹而持兵乎且　上睿聖不測貴人即工為逢有如以飽寨受疑又且柰何瑞無以難竟聽公指揮歲以四千餘額解矣瑞之采礦則先鎔精鏹雜砂中譆言其實

砂一升可得銀如干以令有司必中程乃已少忤輒羅織被逮公約部司及大將皆遣一使偕往谷以砂至面鎔而驗之亦不得逞而去以故礦榷之使驅攫虎搏幾徧天下而宣鎮獨不甚苦以有公也公由分守建節居鎮半有三年會楯州初平以威望廷推權川貴督府去蓋自歎後任上谷事無如公最久先後所當亦無如公最難難者叩將吏之以歎狃也大虜之以歎狃也持文墨議論者之欲以節縮見功也重以

東外叛勅使紛沓哉乎衡石桴鼓之間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倏忽失着局遂更而公徹立淵流因機坐折銷萌欣戢外威內和卒使數十年來厚啖之虜一旦攻諸其懷而定以畫一使之頻首郊關如禀功令又牧吏車之族以制虜死命歎始不渝夫非所謂安國全軍算多而善善者乎至如以備邊之暇刱洋河石橋長千尺而廳廣並五軌利涉捍患以鎖鑰北門為邊防要險具郭少宗伯記中大營萬全學宮建

閣藏書萬餘卷以興文教具葉宮庶記與公所自為記中文事武備於是觀焉迹公英毅慷慨智略韜鞱而沉幾雅度不輒輕發發必中窾用能光昭遂川公之緒以勞定國而貽邊疆數十世之安有以也公去而五路之變告矣宜鎮人之益謳吟思慕願尸祝而無疆與祠在城南五里即公所建濟濟橋址是舉也自大帥以至文武將吏諸生軍校不約而集既落而驩然呼已又愀然思也即廣亦時時問大太師何時來開

制府如廣平故事乎守道張君副戎王君欲勒公蹟於石以壓塞中外為後事師屬行作記行不佞嘗扼腕世儒拘於見聞至不能彰明　國家盛美而猥引漢宋陋規以儗今日疆事又軫材諷說之徒不覩今昔情形第見史車之屬散處龍門意不無勤江統緒論謬欲為徙薪嗟乎邊事蓋難言哉自襲殺和戎後上谷得廣平及公益建無窮之利而公當事更久且處其難功在社稷寧獨邊圻之衛故不辭而論其大俾籌邊者攷鏡焉公名象乾隆慶辛未進士山東新城人今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張君名我續萬曆庚辰進士直隸邯鄲人以山西副使分守口北王君名某宣城前衛人以某官為副總兵

臨清儒學重修記

臨清之號為邑而遷於新城也固已有廟與學而及其進而為州廟學之制乃益廓而大焉則兩陳公之相繼以有成績百餘祀矣萬曆庚戌

潘衆馬公分憲臨清總其兵巡之政條教布宣聲威嚴既逖邇人吏歡訢祗慄悉悉嚮服一日與部司三公肅謁廟庭蹙然謂曰其也幸奉簡書鎮綏茲土豈惟戎與法是職無亦弘敷文教以興化一方今廟學且圮矣亦何敢委諸長吏以勤我穡民請以稍入百金為勸惟大夫命之三公曰其等幸以使事從大夫於此固甚願邀靈先師以嘉惠庶士使有所駿奔以饗今承大夫之命豈敢以客為解亦各捐俸百金為吏民

倡郡之丞史若軍尉若博士醵金有差里之賢大夫及庠諸生醵金有差市之義民及四方之賈醵金有差乃使經歷某董工校師參焉經始於己亥四月七日三旬而成博士王君世昌等道都講二生奉書請記行叨里士之後樂聞盛舉義不敢辭記曰先王御世化民埏埴萬宇固罔不興建學宮以育成材儒亦罔不崇飾先師之祀爲士宗祊遂哉邈乎　國家紹百王之統丕昭文明天下郡邑皆有廟學以修秩祀甚茂

典也長民之吏以節春秋陳其俎豆豈不惟令甲是從而值執事之不閒興廢之故毋敢與知者有之焉公以藩臬大使作鎮雄都惟是法紀兵戎之政以奠我東服且不遑於日昃廟之圮墜則有司存師生豈敢望焉而曰是誠在我不憚多方區畫以恢往圖二三大夫又相與協而贊之以襄大役鴻規偉搆煜燿澤宮豈非文化光昭之會與清源風氣所鍾號爲才藪雲來景合鴻漸上都他郡莫與伍焉而又崇其宗祊以示觀法誠令鼓舞德教而益弘其材以奮庸於盛世斯非士之一時與抑今日之舉有進於是古者教民取士之法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齊八政以防其淫而歸諸一道德以同俗蓋禮樂教化聖數不一皆所爲一道德之具而法紀兵戎則政所由施爲魯頌淮夷攸服本諸泮宮之作而皐陶之淑問亦於是乎質成蓋陽寄其用於兵戎法紀之司而陰握其權於禮樂教化之地斯道德所由一風俗所由同與

蓋嘗考覽方域而有槩焉畫百里而國之其俗無大不同者營十里而城之其俗無小不同者惟茲土也不然會二水之緣脊控兩京之子午百賈之所轉從萬貨之所發居吳之錦綺越之紵穀秦晉之罽毳閩廣之瓊玫陸毛海錯瑰琦鬼瑣列肆而陳後於五都之市玉帛冠裳之會錦帆絳空織文苞品之輸牙檣刺日絡繹隱賑靡有旦夜殷於九軌之衢遊閑輕訾珠履劘縠之客擔簦而聚閶門聲歌伎藝百工巧匠之屬

疊跡而趨里第夥於原嘗之館趙李之場此亦天下盛麗豪華都會之區也而士也操其觚翰以遊且息於其中神情之所游泳耳目之所漸濡莫不備八方之珍奇極四民之婬尚豈所謂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夫風俗之不同未有甚於此地者也且自堯舜相傳至於孔子道德嘗出於一矣孔子既集大成而或以二之者衆之世儒既誦孔子而又以一之者二之故有端見而稱柱下纓綏而諷祇陀居則詮菲聖之書以文

典藝出則奏違方之語以市榮名所謂生於其心而害於政事誠不知所底止焉道德之不一亦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陳風問俗之使誠欲開至一之源定不同之軌非明其所尊何以哉故既修法紀兵戎之政以整齊其細民而又揭禮樂教化之宗以陶鑄其君子此廟學所為新與而公與二三大夫均可謂有衛道之心矣繼自今吾黨之士其益思紹明正學統一聖真居以事先師出以應當世而無負賢君公甄奬至意

即世教民風不其永有利賴豈惟是人才之盛關焉馬公名怡陝西同州人太保文莊公冢嗣也豐材碩望著聞廷中由駕部郎中擢山東參議三大夫者工部郎康公名某江西泰和人户部郎宋公名某直隸未年人户部郎崔公名某河南安陽人皆用芳猷惠問綏靖吏民故樂有造於茲土云

司空大夫劉君陶政記

臨清故有司空分署歲遣屬大夫一人掌凭饒

之政登下其材以輕重算賈人船轉輸都官法甚備也其後胥徒抑習抏敝巧法器多苦惡傚人告匱將作始借前筭籌矣萬曆辛巳念庭劉君以起部大夫分署于此至則召諸陶人問弊所繇安施而可乃稍得狀蓋前大夫恐旗之無良也成而試其堅窳委諸從史陶則有賂又使軍尉別其良楛印而志之則又有賂水陸轉送傭夫升人傚貨出其中則又皆有賂四賂誠具窳即呰窳登也即有所闕窳雖堅白格也計所

寸直不更其本而費若此矣君大慨曰有是哉夫佔溢而器不精是縣官病也作業劇而費不償是陶人病也財詘于縣官而賂出于陶人是公私交病也一事而使公私交病慈役謂何乃下令自今已往試不以從史仰不以軍尉陸不以傭水不以舟使陶人自相占也擿不如法以告匿則有坐陶人自相占以擿無所用賄坐又不敢匿也得以其直盡之於埴而孚其贏餘麕皆益精將作受之無後令矣大夫既還去陶人

思其利相與礲石志之因省進士張君鯉以告史氏嘗觀縣官舉事費往往倍蓰民間而功不能半自古以然第所覩於國家自城郭宮廷下及器用服章無論纖鉅惟　祖宗時所規畫極精良久而毋壞其後所費不啻浮于舊額而磽埆如薄曾不能當其十一何工拙相懸甚也此無異故　祖宗時法修令具上下無敢越即有所興作財力相覆推視惟謹不使奸利賊請得肯其間不精何爲近世士大夫務爲弘度遠心簡薄吏職即有所興作儻然受成不甚嗇省于是蠹弊日滋縣官饗其虛質而民騷然靡費矣既已洞其弊實即又重拂人情取小補葺調劑幸旦夕毋敗以遺後人誰復執其咎哉予觀大夫以文儒名賢優游華省不憚精心虛受釐革宿蠹如此可不謂勤其官者耶夫埏埴之工于國計渺小矣第如君畫使國家有實用所省公私之費歲又不下千萬假役有鉅于此者盡如君畫所省費與其利賴又何如也在昔有虞之

裔爲周陶正維是靡甿之利大啓陳封傳胙奕世古之重報功如此以大夫之利器用於國公私賴之勞不細矣今者位益尊顯聲實丕丕重光竹帛不可涯涘尚何有于陶政然吾執此以俟大夫之鴻樹與其懋賞而又以風世之勤其官者無有益于國也惡可以無紀耶大夫名伯淵浙之慈谿人第隆慶辛未進士今官江右按察副使云

平地澨重建龍王廟記

平陰東北十里有山曰龍骨臺峰璨而拱之如合抱焉山之東南有白石之窟含氣出雲雨則爲兆若龍洞然山之西北有滙水之陂雨則成澤若龍湫然其傍隰曲盤回有百室之聚命曰平地濼濼者泊也山坳有祠謂之龍骨以祠龍而雩焉祠不知所祀始惟其前樹幢之石狀如追蠡則已千百年物而岡阜之間必嘗有龍蛻之迹故以名也父老傳說嘗其香火盛時雨暘時若禾稼如雲牛羊被野周山而田熙然康樂

不逢雩留故亦曰平地樂樂者濼也嘉靖甲寅秋忽有雲雷之異見怪物焉祠遂震裂日以傾圮旱潦爲留澤不時降居民苦之里人孫公時爲文學倡義募緣亟圖修復未成而沒後四十年厥嗣侍御君既第爲貴吏而里中若有神降曰復祠者孫氏也侍御聞之泫然泣曰是先人之志夫子其敢弗繼承以邀神貺遂諏日鳩衆出俸金四十爲里人倡遠近聞之助者雨集公之兄璟實董其功不踰歲祠成像設孔安堂階

有穆周垣樓觀亦肅以整巍然水府之宮矣侍御以書抵予使爲之記夫龍何神哉志曰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故曰神靈之精也然考之典記山林川澤有貍沈之祀風雨雲雷有槱燎之祀而未嘗及龍何與蓋嘗思之上古聖神在位天地之氣絪縕訢合以澤百物而龍者乘陰陽之和上躋下降以神於其間是致風雨順寧疵癘不作帝舜之世其臣有董父者能擾龍而馴之命之曰豢龍氏夏后之

世其臣有劉累者能擾龍而馴之命之曰御龍氏蓋所謂御且豢者固非能真得其物飲食而調服之也惟是嘗其烝嘗掌其祝號以精禋而饗之若今巫覡叚史之流以事神爲職者爾此非龍之所由祀與三代以下地天不通和氣乖萬世之視龍至求之委蛇罔象不得其形而二氏之官亦廢然郡邑之吏猶以春秋秩祀修山川雲雨之祠而田更里父亦時就雲雨之所興山川之所聚立爲廟貌以備不歲之雩而號之

曰龍君則龍之祀固未嘗廢也夫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則雲雨者龍之所馮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則山川者龍之所自即山川雲雨之交而求龍以事之以歲時雩禱而迎其福祥非即二官之遺意耶抑古有之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德也故乾之爲卦取象於天而其六爻之動皆取象於龍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侍御附風雲之會以瑞聖世其[illegible]然豈其且潛且躍徒使天下想望其澤雩

而願利見之猶卒未耶必不然矣書而識之石以爲契焉

故汶上令趙公去思碑

昔者當嘉隆之際而郡邑之治亟也上重於御吏吏輕於使民民無所蘇於政而吏有所軼於法故便於自行其意而難於捐其所便以更民之苦連城列邑去而見思者幾何有時而日更制御史之法密於舊十三使民之三疏於舊十七以而稱惠養休息則其勢然矣於今之所易而忘於昔之所難可與樂成乎哉汶陽之爲邑古魯之中都聖迹在焉今則兩都大道舟車之所縈結敝有日矣趙公當嘉靖末而爲宰明哲而敏宜慈而爾在政四年邑之廢墜與民之疾苦罔不興除河濟之間號爲神君號爲仁父四隣莫望焉蓋余舉文學生所目擊而耳飫今且四十年矣垂白稱齒思慕而謳吟之如其始去夫何繫民之不可解若此哉或曰公之厲精修政聽斷神明不可幾矣乃若法所通變今之

良史率多循行豈惟趙公曰唯唯否否今之循行者易昔之通變者難法由刱始則及民深事出習聞則成功逸若順風上阪之相懸矣盍將數之則壤不均民多散徙公履畝而正之畫野爲區表區爲畛縱而爲衢橫而爲理豪無所幷猶無所隱而賦繇以平矣此故所未有也更繇之規歲爲象魏懸毋之數而匿其千舞文之奸以陰陽而上下公既均田畝始立明編之法以[illegible]權地鱗櫛而爲之差登其子數爲其毋數如

揭日月而役始均此故所未有也方驛禁之未申乘軺之使奔命汗趨不及更罹劳問焉於應門合符而給之即有竊借軋裂其編而厥吏時乎息肩此故所未有也比閭之政布在版章久則渝矣供億將迎一出里胥九歲之息不要歲有整齊而騙無告公謂不調已甚必改而張乃計歲命之需賦入地畝徵其直於官而代之以吏厨傳庀午民無聞焉此故所未有也凡斯極敝由公剏革遠近慕而行之或請諸部使者

而為令宂部州邑且幾半矣東智而民安之至今公之遺愛顧弗逖與且神於聽斷又所獨懸亦舉其凡以告秩史民有抱布而鬻暝於塗而失問地則有澤蘭命翻蘭而訊之邑人羣聽於廷闔扉而議閧入各以布贖所失物在其中解戶受金於府歸而匿之床下厥明亡金命舁床而訊之因詭其婦有私而伏者焉公不出其主名俾復其所則已厥明得金或有失貨於市獲盜而反誣之不能自明也詳責失者以貨寻盜

盜出則飲其徒曰就謂君智尾者獲之富室之婢逸父以殺告責主人以婢屍而繫其父以待誅持肖察為信往紿婢母母以女來則坐其父諸如此類長老傳誦至今凛之夫西門政成河內聊借神於投巫廣漢化行潁川亦擿伏於問馬疏冤雪疑洞如燭鏡不尤異政乎哉耍以更制刱法為百世之利使人不能言則其太上者爾公既召為御史汝人思之祠諸學宮之右萬曆初載禁民之生祝吏者汝人不忍墮也顏其

閎曰讀法而陰短豆之如初不碑以石而代之口暨歲癸卯郡侯劉公問俗於汝謂邑令李君曰濟陰紀裴穀城頌張有金石於吾境今其如汝而獨闕也以公之政冠百城而不記於遠何以為後事師大夫其圖焉令君曰諾爰始以石為碑樹之祠下而徵諸行行俯而再思乃敢受命夫澤無遠近久則彌傳地無隱顯暇乃益信公方以名卿耆輔都將相而秉旄功烈震耀乎殊俗石室之史將不勝書何有於汝且官守不

曾遽廬旦而升朝暮而立社雖信何徵即數十年之廢今而舉之又將以顯而疑也抑豈其然邑之慕於侗不以司農而慶茂之思於容不以太傅而輟何者九成之臺基維覆簣萬里之塗發於尺轅言有所累也即公之勳名爲巫覡直也人亦汶之所累爾民知有令不知有卿若之何疑於顯乎且以今之所易而知向之所難使中都之政禾爲則於四方是碑也無亦衮衣章甫之餘謨而翻望師之教與李君以之言復劉

公曰甚善哉載之室史可也勒之石碑可也趙公名可懷四川巴縣人嘉靖乙丑進士以司馬中丞出鎮於楚劉公名廷柱湖廣江夏人萬曆壬辰進士李君名茶直隸肥鄉人萬曆辛丑進士

兗州新建禾館記

盖古者諸侯牧伯分域臨民固必有崇宮閒館以饗禮賓客示大觀於境內非好爲侈泰亦政體也後之守吏信宿其官嫌幸不煩之名以蕪殿最未必有所節約徒示陋爾夫政在識體不惟其體之博狹而以小文自便亦胡以稱奉公之節焉兗郡介兩都之中使車之轍結於西郊館人不及汎帚而他無好會之所以脩賓主之歡前政蓋咄嗟之諱以動衆爲名莫之經書爲

日久矣吾郡侯劉公守兗之二年政通教洽既備且閑適顧城洫之間有地博敞可覩而營也乃出秩金爲倡滋陽武君受以從事庀工飭徒不敦而具 魯主聞而嘉之亟撤內殿之材以代其匱而館遂落成崇墉千雉障於其左泗水貫而出焉帶於其前闕黨諸泉之水環城而南紳於其右西則驛舍步武數十賓可以報謁主可以肆筵燕友可以宴息吏民可以瞻仰大國元侯之體庶幾稱哉館成莫適爲名武君曰我侯蒞政而嘉禾呈適與事會以紀厥禎焉于子曰此實故也昔者周公輔理得異苗同穎之禾以歸於王而奄有東土春秋之法不書祥瑞有年則書二聖人之教不可以觀與兗實以魯爲

宅而寔有列國之守固海內雄都也以歲之不
良污萊千里民幾無孑矣我侯佐郡六年受符
正位乃大振其統紀以與州邑良吏厲精奉職
日夜拊循其民若翦時稂莠而殖之黃茂滋陽
則隴首焉太和縕益釀爲豐盈嘉穀之獻至數
十本又及年之順成而考卜繕修以崇大肅賓
之館所以弘師帥之模而昭其聲烈不亦郅隆
與侯復不自有也而曰自 會賢王之踐祚布

北面而讓茲惟 聖天子之釀澤膺承昊貺不
穀叨食茲土與二三大夫實褰其麻敢不祇戴
行也故史臣也竊聞民爲化原食爲民命古之
聖王抵璧捐珠五穀爲寶重所天也主之所賤
天無亦閟之以示弗用主之所寶天無亦章之
以示有徵此以答輔相之宜矣況之東部厥有
山澤之藏埏之穴之金氣不守若遁而流無寧
是黑墳之壤賦稱下下一二矛遺之垠負劍木
而攻之居然有一莖五穗之碩以薦嘉祉顧非
昊貺而何抑將以貴賤所繇不言而示以象也
其采而聞于朝 上且南面而讓惟皇降康用
至臻此殊瑞是代寶玉之珍實惟良長吏之績
乃大致胙於侯者之石室後之繼而理者睹館
名而繹思以斯民之美利而有此燕樂之宇所
以勤恤惠養導而布之以永享其成周孔之遺
教爲烈焉豈惟是御寔合衆稱諸侯牧伯之體
然哉館之制正堂六楹牓曰嘉禾所取名也堂
前有池植荷芙蕖洲其中而亭之牓曰君子池

前有塾扉其左右又前有坊堂後小山高若干
尺亭其下曰怡曠旁植竹樹森然成列經始於
壬寅十月明年四月竣工凡費若干帑與民皆
無與焉劉公名廷柱湖廣江夏人萬曆壬辰進
士武君名文達陝西涇陽人萬曆戊戌進士皆
一時郡邑之良會而成是舉可以耀於後矣謹
記

永平新建察院記

今制歲遣直指使者出按列郡郡皆有御史府

使者至監司除道牧守以下郊迎謁伏道左
吏執事以從所過邑不越信宿至駐節大府則
調集諸邑吏民考核功課已事乃去三輔重地
歲凡遣八使者各以事行郡送迎無虛日故館
必飭具云永平號爲左輔前所謂八使者蓋朝
夕臨焉故但有行臺一所使車吏至往往假借
以居卽不遂讓長吏已惶怖深念如有所負
矣今太守辛君故嘗督餉是郡視厥故嚢囊焉
已拜爲永平守乃召語盧龍令曰夫共承大吏

以尊朝廷守土之責也賓至之謂何而館舍不
具以爲使者憂我其圖諸令曰諾迺於縣東北
隅望高樓下得地一區白于兵憲孫公及户部
宋公請建以爲察院皆報曰可遂以屬令經始
於隆慶五年八月迄萬曆元年二月工遂告成
其制門二重門之內爲堂五楹堂之後穿廊長
若干武廊之後寢室五楹府史有居臺圍有舍
庖廚有所更衣有室有廈有除有階有墀前臨
大壑壑深無地毳石爲岸其上右有垣垣以內

屏左右有館監司郡太守謁使者止焉崇規偉
構雄麗尊嚴儼然稱碣石之宮矣夫　朝廷所
爲遣使者行郡國豈直宣布璽書奔走二千石
劾察吏民明法令赫赫者哉卽如是三輔與外
郡等何以使專結軫相望于道是必有以焉矣
夫永平者蔚遼要害地西則漁陽古北甲士十
萬擁護長安北當匈奴左賢部落諸入屯青山
塞者南向而牧其東控山海關爲桓鮮卑諸大
人往結入貢剽猾如羊馬而濊貊朝鮮冠帶國

一歲三遣使薦璧朝闕下皆道永平是其地在
吭背之間矣使者按行是郡臨見吏士帶甲控
弦之卒列屯而居大司農日夜輦輸士不宿飽
退而息於館聞邊聲中夜四起長風嘯噬寒人
肌骨不可以寐登高而望群山自西來隔越大
漠勢如風雨以屬于海其下皆兵氣也不凛凛
有請纓倚劒之心哉天子以邊圉之故日遣三
大臣分行九塞于此有車轍焉大臣法不數遣
簒度兵食以便宜白奏毋拘以故實其使者

蓋聞鼓鼙之聲則思封疆覩干戚之舞而志昭
厲況覩其地者哉第曰使者奉三尺刺姦利毋
與行間非朝廷多遣法臣指也

節善碑記

節善碑者何師相沈龍江先生紀其里之卓行
以爲訓也先生以帝傅元老退居河上維是彰
善化俗汲汲於慕日討古之嘉言淑行以爲里
子弟規猶懼其遠也因采父老傳說及目所覩
記里之孝廉德義一節之合于古者彙而集之

鐫而樹之城闉使閭閻田野愚夫愚婦皆得聽
聞而誦法焉夫巨壑帶地不謝涓流崇獄造天
不辭遊壤先生道冠民宗業隆當代一節之善
卑入蒐羅何其弘哉夫善本降衷烏有小大聖
神功化小善之積也故取節焉辟之曆筴節節
而積之以成一歲辟之肢體節節而積之以成
一身故曰是集義所生非襲取也夫襲之與集
其善均爾然襲出于有爲集出于無心襲者必
不能集亦不成其一節故君子不載也乃若愚
夫愚婦且不披書記身不閒拱揖師友無規鉤
繩無考入而孝友出而廉讓不知其美安知名
實此眞繼善所發矣世之君子高談性命究極
天人至于惚恍玄虛意相俱泯推極其用無不
包絡三極一體萬物皇王之軌皆爲粃糠不旣
太且深哉考其秉彝庸言庸行子臣弟友之間
無所爲而爲者能幾何人夫其精蘊所含聖神
功化皆在坌蹄之表而言行動天地孝弟通神
明或不若愚夫愚婦之爲眞也吾竊怪焉故道

之極致至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其端始于
爲已不言不動之地義之所由集也集而不已
塞乎天地之間參之何其邇遠而近遺乎先生
以眞修之學爲世表正將與天下共之豈惟是
一鄉一邑之善夫由一節之善積之可以成一
人由一人之善積之可以成天下故曰善以天
下仁里之士若珉尚垂永觀法以無忘百世之
師四方將取則焉

棘城山館文集十五卷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十六目錄
遊魯城記
遊泗上諸公記
遊嶧山記
遊雲翠山泉記
登泰山記
遊靈巖記
重修泰山三陽觀記
重修香山寺記
重修石佛寺記
雲翠山天柱觀記
銅城新建福果禪林記
穀城山館文集卷十六目錄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十六

東阿于嶼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李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遊魯城記

余少爲諸生嘗東遊闕里遡洙泗之流而未窮其勝歷歲滋久記亦不甚詳也萬曆己卯從諸幃請告歸臥穀城再涉濟水信宿方山陟華不注絕頂閑則棲雲翠山房從羽人偃息濟北山川大略不出芒碭而闕里在吾郡封內及其東南鄒嶧沂泗山水奇絕顧幃數舍不一至心數數念之如負奮侍御孟君嗣孔亦居里中相與決策偕往因呼二客爲侶召廬山公之胤使當車焉以辛巳四月五日出邑東門孟君冠雲山巾衣都布單衣子角巾白氎以從二客服如余兩童子負劍具負琴皆乘一蒼頭負奉走二人執鞭以驅疇昔風冷冷如馮空虛山閒小徑不逢人跡鳥聲閒關遞相迎送回視大

諸峰合沓蔽虧左右揖讓步異武殊東數十里至廬山之陽帝陶唐之陵在焉因山爲墳不甚高大殿屋摧頹甃甓剝落古松數枝夾階而立相與顧嘆去之山下求廬泉觀之泉清冷黝碧多生藁草高柳數行有牛蹄竅百臼高柳下溪上二白鳥方東向立孟君收柳盃挹泉水飲余亦自飲也又東數里過白佛山山卽古無鹽之墟其下石嶼長畝如羊數百鞭而過河日暮宿田家舍出坐石上田夫數人荷鋤來歸箕踞相

叅指畫道語與孟君殊服問客奚自笑而不答明旦飯於鄒城鄒城者鄒國之墟漢之東平都也又東數十里尠蛇丘而過之風伯掃除永秋飄飄孟君挽強射生二客夾拾在有鳥之際竟不獲一又東數十里入曲阜境再宿田舍厥明至魯主於任子陽氏子陽衍聖家令余里人也任君舍人導入孔林在曲阜城北周回可十餘里松栢楸梓之類以數十種其高叅天大皆合抱入門折而右行可數十步過洙水橋又折而北肅拜祠下階前翁仲華表苔鮮斑剝而規制甚古蓋數百年石也過祠又折而西乃至陵下再拜休於端木之廬孟君取琴鼓龜山之操客調荷蘭之曲和之余學操纔一鳴絃焉去而過楷木下其大數圍枯而不腐瓜之縵然若塗著拊皇覽記孔子冢塋中樹皆弟子各持其方樹來種魯人無能名者惟楷相傳爲子貢植也出登觀闕任氏以酒勞余爲之一釂蓋林之南端卽故魯北門城方數十里雉堞之墟隱隱可數

東南皃繹諸峰出沒皆陰沂泗二水南北交流如拖雙練古之建國大啟爾宇於乎遠哉禽父或曰共王城也日晡入謁聖廟由左門入展禮階下仰視玉磬彤墀金堂寶閣琱帝者之居階左有檜高二丈而無枝其理螺旋記蓋曰夫子植也殿之上下至於門闕碑石自漢魏至今無慮數百不可勝覽攝齊陞堂周遊廊序乃出登奎文閣奎文閣者卽所謂藏書樓也制甚環麗閣檻軒敞松杉千章蔽其前後不能一矚下而

過東堂即魯共王所欲壞宅矣今尹孔君診其
堂下數酹而出行數百武至復聖公廟廟如孔
庭之制其殺以楹而松木蔥倩若或過之博士
顏君設具於家大酌速夜燭三見跋酔出城門
聽雞喔喔矣目睫未交東方已作孔顏二君皆
來就勞導遊文憲王廟廟據大陵居魯城中央
蓋太廟之墟也主人請登伯禽之臺陞大庭之
庫息於尼山以且遊泗上覆盃長揖敬謝主人
而去又東數里至曲阜故城帝少皞之陵在焉

陵如覆釜旁以磚石有壇一成其上不屋古樹
數行枝榦半枯陵前百武有石龜二相向高可
三丈碑趴地下厚亦數尺而長二丈蓋宋祥符
中所修景靈宮遺址非爲陵設也制亦侈矣于
子曰太史公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低回
留之不能去蓋所謂木水本原之思高山仰止
矣足以云堯葬城陽不在東平界內意武王克
商封堯之後於薊薊即濟北蛇丘其去今陵不
遠是陶唐氏之裔葬焉郯子朝魯述建官說甚
具魯去郯僅三百里則少昊之裔近其故都與
今制研三歲遣祠官奉璧祀少昊陶唐氏也

遊泗上泉林記

萬曆辛巳四月予從孟嗣孔柱史東謁闕里展
禮既竣乃遊泗上出曲阜故城百武杜憲伯從
殷從東方來車徒甚都適與客遇客從驢背上
高聲呼下車問主人避客狀從殷大笑君即幸
而過泗上不呼主人安能飛度客第行矣余等
東行愁於少昊之陵杜君從西逕過謂余等吾

且先驅爲客治十日具客毋庸辭薄暮至泗水
投袂而入杜君舍也蓋是日杜君爲客馳百二
十里未敢嘗食而予與杜君別且十年相見道
故舊爲歡若蒙雖孟君憊甚猶能鼓一再行而
寢厥明同如泉林杜氏二從長君太學季君茂
才同行杜君亦舍車跨驢踉蹌欠仰狀如飛鳥
且相顧笑出城十里觴於鮑莊之泉泉出石間
數泓滙山麓下曲折北流得磐石數十武平如
馳道水漫其上可濯胡牀八九置几而飲水聲

哆哆出於牀下固一奇也又東數里觴於石窦之泉其狀上下一坎坎石墻立橫銜一竇水噴其中雪濤如湧如出車轂下與石鬬殆有拆峽孟君懸綆而下取蠡承竇中水一漱而出又東數里觴於趙莊之泉其伏平地爲一石池深廣丈許泉出其中泓渟無聲厥色紺碧流爲石渠曲折宛轉可數十武濫觴而飲援琴鼓之鱣魚長尺有只疑然出聽土人曰泉故無魚異之此其去洌水二十里日已下舂三酌而抵長君別業宿焉蓋洌水之東至於陪尾泉之緐郁水者以數十計其上皆有高柳數行參差縈繞不可徧觀亦不能記也厥明東行期至陪尾道旁諸泉不及矚目日中息嘉樹之陰又東數十里過下子之城乃卞明氏之故國莊子邑焉城東有橋過橋而東沂水三里則泉林也泉出陪尾山下其中爲寺山之左右衆泉夾寺環之一匝泉名二十有五厥數倍之寺右爲山之西面泗淵之泉出焉泉出石洞門高二尺許瀆瀑沸騰如

決渠噴湧而爲池傾溶混瀁折而西流跨突之泉出焉負磯直瀉埒石竇而大又流而西玉波之泉出焉突起平地如濼水之源而小會而爲渠悠然長逝其清見底水中小石平布赬丹縹碧五色絶爛與水鬬奇日光射之如繪如織泉多浏石予皮其一渠之解衣寢其上水聲淙淙欸如鼗輪泠如鳴球懸如匹練人影下窺如入玉壺若有若無木葉蕭森天光沉浮急呼大白痛歌沉冥不知有人間世矣起而過寺之左泉出平地或三或兩布如列星各爲一溪更相灌注縱橫交互綺錯脈分林麓幽窱大木千章非楸非梧輪囷離奇擁腫戕朏如芝如菌如鳥雀巢效奇呈巧務爲相勝而其支幹下垂徃徃如亂龍盤蟠其根上搏又若相噬或橫架溪上以通往來曰浮槎渡或出而臨水房蹲踞時上坐數人水流其下曰鰷木磯予與杜君坐鰷木上二仲與客坐浮槎或臥命僕從上流放杯折枝鉤之夕陽滿川藉以砂石泱泱流與霞相混

而杜君方從一客校射林中呼之不至已而泗酒佛子導余鑿蹄行蔓草中徧走諸泉如紫英白石遠花鳴玉琵琶五星之類皆爲譬其名義至不可記而寺則頹矣主人肅入使館飯而命榻予不能舍泉出臥庋石之上水聲淙淙月光在波如流華燈熒熒煒燁不定返而就寢明旦再酌泉上命僕取文石懷之泝遊而出洲渚合沓出於林中矩旋規曲將窮復有林盡天開回首茫然如出桃花源也過下橋西三十里觴於杜氏

之泉泉即長君別業大水四本可蔽牛馬杜君酌而屬客此吾家泉請供卮酒又西二十里觴於珍珠之泉泉大盈畝其深沒槍汎溢自中出於水上狀如生珠至是醉矣日暮過泗城南宿于季君別業于子曰予讀水經脉水所從來蓋出雷澤云澤方數十里春夏水拍空秋冬則涸其涸也如雷鳴一夕而竭水溢陪尾山下爲泗諸泉常有澤中器物浮出斯已神矣國家都冀泗上諸泉北接汶洸南接河淮通漕數百里厥功茂焉故設都水使者主之然其祗不列於瀆故無秩祀環堵之宇裹於丘臻斯河臣所宜講也

遊嶧山記

予既與杜氏諸仲遊泗上其明日敬謝主人往登鄒嶧主人請從以四月十一日出泗南十里過盧城之山山有異石大如榆莢其角六出中爲旋窩如出一模蓋殊巧也又南數十里入鄒縣界西望嶧山青蓮秀出上插天倪其後六峯

魚貫從之如追如走如恐或後蓋泰山之南支至是而盡以嶧爲華表也暮不能上宿於下趾厥明僕人請登從山東面折而西南螺旋而上山皆疊石相壓餘衍闔闢錯落抵捂如闉闍相穿轉側出入或有竅通天微射日影如在中霤入行石中窈窕嶇嶔十步九折忽滅忽明或失足不能出大叫驚絕上數里至東華宮出糗糒啖之抱膝而瞑稍折而西又上三里至仙人洞洞以一石爲宮廣二十丈狀如覆釜可坐千人

有堂有室其室左右有鉼堋爲漏天穿出洞上洞之後一峰臨之狀如丹鼎丹鼎之上有九峰焉峰頂一石狀如彈子八分垂在外觀之神慄憂其且墜九峰之左有冠峰焉峰頂一石正方五分垂在外諸峰奇絶萬狀大都若此矣由仙人而上道益峻陘石如簷牙或爲圭竇往往三四大石爲壁與屋可蔽風雨其相連綴處不能以尺又上三里至白雲宮宮前爲石壇壇上之石有爐有屏拱而向宮宮負一洞洞中雕玉爲

帝及群神之像其旁有泉仰出不竭可飲千人謂之聖水立壇上望九峰乃在足下使徙視九天可二丈懸而瞰於巖如見之初愈益憂其墜也羽人具胡麻煮石華以進爲之果然客皆倦極布席帝前相枕而臥獨予不能下睫出步壇上觀群石之勝立者坐者倚者仆者揖者伏且拜者撐者拒者龍者馬者群鳥飛者獅象踞者虎豹怒相噬者杯者盂者鼓者彈碁者刀者鞬櫜臥者衆寇相逼各有形似如角觝曼延魚龍

百戲又如瓊林武庫萬寶俱陳急與之接而恐其失也石色黝黑苔蘚附之咸如粉繪而號中又多緋桃蘭草雜花成繡斐壘可愛因嘆造物者之奇胡爲乎雕刻若是羽士爲言往遊者至東華而止稍上至於仙人共達此者不一二耳又上則五花峰嶂之絶頂人迹不及孟君雅閭五花之奇絶欲登之振衣上不返顧杜君素疲亦贊其決予則攝袂以從道險絶不容足踉蹌石鉼一人蝯其臂下引一人肩客足而陟之足

去肩寸許而得蝯臂如是者數所至一石竅僅高尺許羽士曰此上五花道也余等相視而笑一從者岸幘犢鼻以腹履地手如泅水委蛇而過二客慕而從之孟君素臞見其狀奇益欲得五花而甘心焉一躍從客而入余與杜君坐石上待之遥聞其聲如出星漢下而以五花之勝傲予矣五花者以五大石爲峰其狀玲瓏嵌空如盆中所貯羊牡予聞而疫癘羽士爲言右折而至西峰與五花等余輒從客往登西峰至則

平立而攝五花蓋皆嶧之絶頂也五花之下有懸厓如砥石覆其上不盡數尺以一丸石承之如鈴中舌岌岌欲轉又一奇矣俯瞰山後壁立萬仞下臨無地六峰從之者乃如啣嶼鼈觀而山之前後泉流數十道微茫衣帶入於天杪東望連青諸山放於瑯瑯黛色萬重閃爍出沒時日且西冉冉欲墮暮色蒼然長風襲秋爲之四顧蒼悅旣聲而歌忽如羽化已乃由西天門下西天門者磐石爲永巷如出左掖卽秦皇帝刻

石處也亦曰書門書門之下一石中闢謂之劍峰孟君取劍倚之又下數里從者忽喧而入鍾室予懸綆從之上不見明下聞水聲石折數十步豁然中開有石懸焉石之狀豐下銳上如鍾而無蠲下垂至地所不接者尺三石夾而懸之所不接者寸鍾有篆文不敢讀也而視所入窈熒熒天光或見或滅出而東可里許至彌陀庵向月臥磐石上僧進豆飯露坐啜之堂無牀第枕羅漢足而寐厥明下山至鄒肅謁孟廟孟廟之制埒如顏廟而博敞過之亦勝觀也杜君昆季由鄒東返孟君聞任城有奇石欲往購之亦舍予而西余從一客道郡城北行二日抵舍又二日孟君取奇石以歸于予曰予登嶧山其下蓋有故城墟云土人謂之紀城非也春秋邾保於繹水經謂在鄒山之陽卽叔梁大夫之邑孔子生焉此其地矣而史傳孟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將止於嶧墜而覆於孟氏子輿以生又何異也山川炳靈聖哲攸降豈不赫赫烈哉謂

爲紀城者鄒子從孳於鄒卽紀聲相近爾祖龍片石故爲盛蹟然以賢聖之都辱以斯冢野火既焚贋刻徒在安問是非哉

遊雲翠山泉記

吾邑東南三十里有山曰雲翠雲翠之東爲大嶧山其北爲東流泉泉之西爲洪範池池之南爲扈泉其北爲石泺皆一方名勝山水也白予再請告臥邑里日益屐迹其間至不可紀亦嘗

已朱廷尉可大過而訪予相與爲十日之飲以東南山水爲供六月十有七日出邑城行山谷間過楮村別業飯於吾兄仲氏無妄出而倚馬石淙石淙在楮村東磐石數畝中爲畫文水流其中縱橫相貫朱令君有石淙大書磨崖鐫之一奇勝也時大雨初過流水瀰漫無可著足相與立溪邊柳陰數畝而去攜予季無欺侯甥允吉與偕日午至洪範池大木可十圍蔽虧雲日不風而鳴鳴聲如雨池水紺碧玻瓈一色魚數

十頭往來聚散如浮空虛日光下澈鱗甲可數又數畝而去揭溪水二重步至東流泉西坐冷香亭上四顧群山如畫水木弄色鳥聲笙竽泠風小和凜如深秋又數畝而去弟甥辭歸予與可大至扈泉扈泉者山坳一坎坎深丈許如剖大甕石塞其兌水出坎中激流石上懸瀑而下注亂石中勢如遊龍飛虹駕空擊霆與石爭鳴只尺相對不聞人聲珠沫四垂飛霜歛雪洒人衣裾心骨寒悚且一里而瀑乃止兩岸爲壇可

坐食飲可大顧而嘆曰嘻予遊江南名山水衆矣奇無踰此者使移而置之名城大都車馬走集必且以爲蓬壺瑤水而狠在荒山絕境中樵牧遊而魚鳥處則此泉之遭與予曰嗟乎吾所取於泉者正以此矣可大一笑又數畝而去籌燈出山折而西南從丘干坪之陽以登雲翠再折至南天觀羽人許公揖客而入洞口流泉滴瀝如漏巖月吐光長天一色風吹花竹芳香酷烈夜分乃寐有吹洞簫者聲裂山谷倚枕而聽

之厥明乃陟絕頂絕頂之峰有二其一正方高數十仞謂之印峰其北三石壁立中高旁墮謂之筆峰印峰西壁有巖有廈布席而飲西望川原繚繞汶水微茫裁如衣帶巖上一鉢通天登者手如決吻其行蜥蜴一歌兒從鉢中上歌於印紐一人在下和之聲如出空中矣上筆牀不能至至其坳坳有兩石相對各坐其一從者自下舉觴手如橛株猿猱接而飲之東望嶧山含丹吐翠如圖錦屏客歌驪駒返過東流大雨卒

至雷電交作避雨亭上行厨告匱無以佐酒有
鯉浮水而其長徑尺又有鳧鵠浴水過客而鳴
從者皆致之鼎啖之甚甘兩竟不止宿中丞別
館泉聲滿耳如萬馬馳松風颯颯從而和之月
光入牖涼浸枕席又一時也明旦起漱泉水而
出緣山崖北行涉水草之間又至石淙仲氏持
觴而待酒三行謝去夫山水之間不在遊而在
適適者有與適也徃予日遊諸山水無與偕者
即有一二大夫詠歌相從在樽俎吏人之間方

且儼然講賀主之儀即欲裸衣四馳呼水石
之上以發予之狂其勢無與也非吾可久安從
得之然可大非予亦不能發其狂嗟乎是惡知
其解

登泰山記

蓋予家岱山之下嘗再從子充遊其時率在暮
秋若三四月五方士女登祠元君以數十萬夜
望山上篝燈如聚螢萬斛叫鏖殷賑鼎沸雷鳴
澗山振谷僅得容足之地以上而其時水泉多

枯木葉或脫故山之奇麗珍瑰未露其十一二
露又爲人衆所掩意五六月之間水木方盛必
有瓌異之觀而居常以燠暑不能出即出又無
與偕徒側身東望思焉庚歲辛巳六月予臥病
嶽城山中朱廷尉可大俯舟廣川過而訪予相
與盤桓雲翠東流之間望泰山雲氣如在衣袖
於是決策同徃以其月十有九日發東流泉上
行山水之間二日而至泰山下主人肅入館舍
明旦昧爽衣冠謁嶽祠祠在郡城坎方負嶽而

宮垺鈞天之居出登封門三里許至於嶽麓有
雙觀焉謂之一天門下車乘藍輿以上磴道鱗
鱗峻砌逶迤仰見峰勢嵬巍嵂屼如乘天之雲
峻不容屐以爲矣不可至行數里至回馬嶺玉
帝之觀在焉其峰曰瑞仙巖觀之前爲昇仙閣
憑閣望群峰又在足下而其上則又有峻者磴
道益斗絶詰曲偪側而上樹四人以爲竿而中
貫一輿前人之趾履後人之顛後人之趾在予
皆上其後二人知之應邵所謂如畫重累人矣

兩旁丹壁翠屏岑嶺峥嶸雲霞萬色陰晴異態
飛瀑爭下濤翻雪噴流聲淙淙乍大乍細若懸
綆鳴環下而迎客而水簾洞之泉從山上漫漫
下流注於絶壑以入磴磴忽然而没有時復出
石梁水槽互相撑柱間以其耳目與之接惟恐
失之而不敢縱觀然後知此山之奇向者真未
得其一二也又數里過黄峴嶺西行折東北則
下而復上又前數里御帳坪在焉御帳坪者秦
人所從蔽風雨也當嶽半道負中峰而處左右

諸峰兩面環拱石泓數畝泉流其上醽而下注
厥聲砰磕宋真宗駐蹕遺趾有亭亭前松樹二
秦所封五大夫也生石隙中不甚高大而皴皮
龍鱗類數百年物其決不爲秦時松可曉而地
則中阪無疑意好事者即其地樹之從者曰松
有五雷雨壞其三非也五大夫者秦之爵級松
何必五假而封七大夫松又將七耶從者不對
又上則峰厓益險壁立插天其石皆磊砢相承
或圓或方或墮或長巉巖萃襍不可名狀而其
垠堮之間色相種種望之迷離其丹而紺者爲
殿爲屋門牖之間一隙碧而如帶者爲天光翠
而如髮者爲松蒼白而如繪者爲菩萬仞懸而
如鳥巢者爲羽人之居而俯視則谿谷碌碌不
可見丈人又數里爲大小龍口龍口者石峽飛
泉如龍吐也小龍口之旁爲斗母觀自此以上
凡嵌嵓之間爲仙靈神鬼之居者羅而列於左
右蓋所謂神房洞天百靈之府也又數里爲十
八盤古謂之環道望天門如一綫矣括在其

上盤如緣壁矣因謝輿拾級而上踰躍三百尋
汗如雨出天門之上左折而至朝元宮碧甃宮
者所爲祀泰山元君也負玉皇頂而立抱五花
峰於前日觀在其左丈人觀在其右規制狹於朝
宮而金碧煜爚觀闕壯麗頗反過之其西爲使
館玉女之池在焉膏泞蛩蜚蕭有靈氣其旁巖
上即李斯篆也予與可大就館更衣謁元君於
壇羽人贊祝出而臨五花岡巒糾紛合谿懷谷
雲樹宮宇俯在目底下視郡城蓋蓋卷霧汶洸

如線環之數周川原廻合榮青繚白提封百萬不盈一隅由宮左折而上爲青帝宮其後峭壁數十仞鐫開元泰山銘又北上數百武爲玉皇宮宮在絶頂古之封壇秦皇帝碑焉碑石青白高二丈而無文蓋歲久夷滅或曰秦所以表泰山其下有石函玉書於理不誣繞玉皇宮之後倚闌而顧俯見四面群山蝘蛇蜿蟺如盤龍走蛇遶七十二峰之下其支脉首尾歷可指數以至於海而桃花明月石屋諸洞在嶽之背列仙

所紀金牀玉几之勝若將覩焉記曰天孫岱嶽周回三千里以今觀之儉矣乎三州之半矣又折而東可一里許漢之封壇在焉石方丈許碧而瑩臒屋覆其上又東爲日觀以且觀日不往而南登舍身臺舍身臺者一峰斗出其平處可數尺而下臨千丈以三石撑抵博尺有咫謂之仙橋過橋而席於臺日光西沉霞色在壁風吹冠裳聲如裂石於是相對大觴望見西南有千家之聚橫以大堤黝黑無際諦視之雲也蓋雲

如烟火下博上銳平地視雲見其端此見其杪頃之月出羽人吹笙和以歌音極醉而返山氣慄慄枕席皆濕不可以寐出立壇上月光熒熒星斗可拊俯視萬壑烟雲一氣茫茫正白銀海玉波不可辨識道家所謂三宮空洞之天也徃聞人言山以夜半觀日出訪之羽人五六月間平明乃出五更可徃也於是坐而至五更秉燭披裘以登顧見山中雲氣從澗壑吐出如一縷烟稍上而大東西聚散車馳馬奔倏然徃來頃

刻滅没於是可大大呼以爲平生未有從者盡讙東方作矣回而東望有山數峰如臥牛車蓋之狀而又漸没赤霞半天光色婀麗間以碧綠煜耀五色直射衣袂頃之平地湧出赤盤狀如蓮花蕩漾波面而煒煒不可名狀以爲日耶已又一赤盤大倍於先所見側立其上若兩長繩左右汲挽食頃乃定羽人告曰昇矣蓋先所見如蓮花者乃海中日影非日也日且高蓋赤霞與影皆没而下微見一綫白滉瀁明滅羽人曰

海也又頃之日左黑氣隱隱一抹狀如連山長城可大示予此真六鰲所戴矣羽人曰雲也可大一噱走望海石上取酒浮白醉而熟寐從者咸慄且呼予睨而心壯之回立登仙臺西望丈人越觀二峰近在目睫因顧可大往予與子充登嶽倚越觀望君今吾陟丈人峰可瞰太行呼子充也會疲不能往策杖而下氣益舒展每行數里則求嘉樹流泉或峰坳片石拊膺而坐與觴屬可大曰此非伯牙避雨巖乎夫高山流水

於子何逃聲矣由御坪而下憩於巖巖之亭折而左入得經臺峪經臺者石壇斜倚山曲方廣數畝鐫心經一卷字大如斗壇北有壁瀑布從山上來懸壁而下流於經壇瀰漫過之從水上視篆書一一可讀壁上鐫數大字以水爲幕徃予再遊蓋未嘗至以僻不當道爲人衆所蔽故也過經臺而下出一天門左折而得岱嶽觀又東里許得王母池池大盈畝懸流注之倍經臺之瀑已而雨至登車出山涉泉而行天真特

車中聞水聲在足下者數里而至遊旅明日大雨主人請遊三陽觀告遽而行至百丈峰下望山上瀑布數道如從天下蓋在山之西南非舊所見矣岱獻生曰予覽古圖經脈地勢所由高下蓋北紀諸山負地絡之陰並太行王屋東踰常山至醫巫閭而止南紀諸山負地絡之陽連桐栢熊耳入於廬越江淮河濟所繇東下如建瓴矣岱宗獨立海上西向而揖群山汶沈沂泗出其支麓旋之如帶以入於海其狀若負扆云

徃河流燕齊間由岱之北挾濟入海今徙徐方顧反出岱嶽南挾淮入海斯地道所變遷也予登山巔北望九河故迹蒼茫與天際矣

遊靈巖記

予既與可大登岱以六月二十二日由岱之西阯折而北出群山夾道櫰翼連綿桃花諸水由岱之陰南會於汶泉聲瀧瀧縱橫馬足錯如鳴珂終日不絕林木蔽虧谿澗繚繞蓋行盡圖九十里而至方山也方山者岱之北支峰巒圍繞

四面峭絕斗如城郭與世絕境而以西面爲門門之兩旁雙峰突立狀如華表志謂之朗公谷入谷緣北麓行十八里而至寺下仰視山頂正方如筴規蹲踞向面而峴故曰方山細殿嵬起實樓千雲山之上下多松多楸多木蘭之樹多桓與梓一望數里如繪如苔蓋所謂靈巖也予與可大入寺小憩僧室啜茗更衣僧請登山以梵樂導穿松栢之間而上其旁殿閣壇宇多鏟古今歌詞碑石林立其始猶摩娑一二讀之後愈益多不能偏覽也里許至一佛閣有鐵象突立於地上相傳從地中湧出卽不可窺詰而其迹亦大奇勝頃之至甘露泉泉出佛坐滙而爲池淵潭碧綠嘗之洌澹其稍流出微鳴松間聲不甚大由甘露而上至五峰亭亭在山坳南面而立群山環之如拱如抱在南者爲明孔山山之絕頂石竇正開可容大車而人不能上視之窈窈才如甕口左爲朗公峰一壁南向如世尊趺坐前有片石人立而儛狀如作禮其旁諸峰玲

瓏嵷崒如瓶如盂如香花供蓋天所以開佛土也僧曰觀止矣出亭北望見方山之巔削成萬仞絕壁熒熒丹紫閃爍曰此功德洞也有僧處之遊者不至予笑曰嘻吾嘗醉歌題書其壁可大躍然攝袂而上予拾級從之不至數十步厓乃西折並厓而行鳥道斜懸僅容一趾耳如屬垣石壁斗出徃徃如覆盂僂而穿之行三里而至洞蓋爲大士像高可丈許洞門有石不盡厓尺可受兩三人其下則絕壁也坐而觴且歌久不能去東南望岱宗見玉皇峰宮如撮笠僧云此其去桃花峪六十里而抵玉皇峰下因相顧嘆曠昔之遊一何壯矣歌三闋而醉折而西下有砯北出望濟南諸山烟雲溶漾咸在背隙峽西大巖高數十仞與方山並狀如羽士背坐曰仙人巖可大孥一奚童年十一二聳舉而上躡仙人之冠如撇蟆蹙盖方山之盛至功德洞而絕而遊者少置屩迹卽有達官貴人探奇好勝輒爲吏人所阻不得至而仙人巖之勝蓋予徃

所獨探即居者不知也時日已暝秉燭而下火光木影間以笙竽意儽儽乎遊方之外矣晚憩僧室室有別塢竹竿萬箇青翠異色厥明蚤與鳥聲嘈嘈鍾磬並作山翠撲人不可仰視僧導行殿之左角爲白鶴泉泉爲石鏡可鑒眉目石鏡西爲錫杖泉方廣丈許亭居不流僧汲以炊他樓閣塔院爲遊人所稱說者不能盡至至亦不記大都宏麗莊嚴爲梵宇冠而歲久圮曼不治僧可數百墾巖崦之田數區斬茅菅而食之

又數爲有司所括以是僧窘寺且廢予爲三嘆考之水經符秦時沙門竺僧朗居琨瑞山從隱士張巨和遊大起殿舍連樓疊閣故以朗公名谷其泉亦名琨瑞西北逕玉符山又曰玉水而志稱後魏正光中法定禪師於此卓錫有青蛇白兎之異其言亦未必有據總之山形秀絶不類人境蓋所謂洞天靈府之別也金時丞相侯摯出鎮長清嘗宿重兵其地東泰十二之險又居其一矣幸而海國夷晏無有肅聚之奸以

流竇其地可當一校窖之非策也下山行百里至長清東郭揖可大而別

重修泰山三陽觀記

岱宗之陽爲浚漢之峰其下曰香水嵽山坳平壞壇衍如坻俯踞谿谷雜樹翁蔚泉石鏗鏘蓋嶽之奧區也而僻在嶽岑嶺之間遊客居人無能至者嘉靖辛亥東平道士三陽王公窮遊四域徧歷名山將歸而隱於嶽麓乃攜其徒葦陰雲山斜公葺周爰相度得是地而樂之伐木

薙草鑿石爲窟以居德藩常侍甚嘉其苦行捐貲相助稍稍營葺廬居莊嚴神宇未竣而没雲山承之廣結衆緣大興締造彌歷三紀結瑶搆瓊輝映巖壑四方道俗香火瞻祝歲無虛月而是觀之勝幾與嶽帝之宮比雄而埒勝焉可謂非常之初述矣萬曆壬辰予嘗從二三客于蹲殿東遊降自嶽頂沿孫石書臺之後陟峻嶺三里轉而北行遂至觀下入門三重得磴道而上有殿有閣以奉玉帝命曰混元左爲客寮四楹

以待遊鑣階下有泉滙而爲池羽人飲焉閣後有洞方廣丈許俞曰朝元旹公居之由閣左上磴道數曲茅亭三五楹置松間鳥鳴雲飛凜如異境峰之半壁孤亭出焉顏曰木末登是而望忽若飄擻上騰以臨雲霓神霄芙蓉諸峰環之如扆青入天倪商俯川陸勢盡數百里徂徠梁父挹挹左右以朝於嶽汶水出其下茫茫如練蒸爲浮烟長天平野混以迭照丹翠異色爽徊嘯歌暮不得下頃之月出東峰風林颯颯憑闌

上下顥氣迴合如汎銀海肌骨凜慄不可以留信乎仙聖之秘境寰寓之大觀也嗟夫以是地之名勝列在三宮空洞之天歷數千百年莫有知者而雲山之流能得其奇而出之使荒榛灌莽之墟化爲丹臺紫府於鄣四方益山川之蹟亦待人而興與吾曹逐逐利名汨沒白首進而羈於風塵退而牽於家累曾不能探奇選異自卜菟裘於烟霞紛窕之境徒遊而心慕之視雲山之流其亦可愧也夫泰山下阯甚多列眞之迹如傳所稱稷丘君安期生尤其著者雲山之流豈嘗受其寶訣而有所歸與三陽名陽輝雲山名復明觀舊以菴名予爲更之俾其重修山門以峽厥制復度其徒某人爲東道主若將從而樓焉姑因其請而記之云

重修香山寺記

瑯琊邑之三面列嶂如屏而香山一峰突出平地峙其坎方大清之流挾東南泉水縈之如帶出於其左蓋其山最小而形勢獨尊於邑若負

扆焉山故有寺不知其所由始父老傳說弘正之間比丘洪成嘗拓而大之遂成勝境其後稍稍陵廢僧徒散亡過者踟躕三嘆而無有能新之者嘉靖丙午實燈上人性然住邑之南曹寺業行淳修聲聞遠播新橋處士吳君仁與一二里人聞其名德相與禮請至山爲葺茅屋三楹於殿之右又築石閣一宇於堂之南司馬殷公中丞李公聞而慕之各施家棟一具立堂三楹以爲禪誦之所迨歲庚申光祿殷君三禮又捐

金百餘重建正殿鄉進士吳君汝孝克成先志
增修堂宇益奐以麗上人之徒宗璽實綜其任
寺之名勝較洪成時不啻過矣上人者邑楊氏
子少以多病捨身空門具大智慧薰修淨業緒
閱經語了諸妙義今八十餘歲矣而願力益勤
不少退轉蓋利根也予嘗周覽寺宇登涉山巔
近則二水交流雲霞沃盪遠則群山拱護丹翠
繚繞前俯城邑百雉連綿右眺平原千里遼闊
至乃寶樹青蔥金姿炤耀法雲廣蔭慧日流光

信驚嶺之壯觀鹿苑之樂土也夫廬阜跨九江
之流而以惠遠稱勝會稽擅東南之美而以支
遁增高此二公者固皆思入雲霞行潔珪璧而
一時賢士大夫又相與結社棲息其遊乎塵壒
之表故使玄津不竭勝境常存斯蓋人假地靈
地緣人勝者乎上人理懷淵虛故自仰模林遠
又得名卿華胄相與尊禮即此峰之勝參之楚
越名山或亦得其彷彿歟寺之新也上人欲鐫
石紀成以志久遠來徵予言禮惟業緣積習障
生能所詎云不捨之檀能聞無緣之義雖然宅
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傳心者法言顯則法存故
執乎有爲之迹而寄於多聞之指矣乃作誦曰
我於佛宮中白大比丘言今此清淨土云何稱
勝境爲峰因寺顯爲寺因峰見爲復寺與峰相
因成妙域若峰因寺顯而彼諸名嶽高廣萬由
旬具諸丹翠相日月所回薄豈以佛宮故若寺
以峰見而彼王都城以無量珠寶莊嚴如來相
布金成殿閣豈以山水故爲復寺與峰相因成

妙域而我坐佛前峰復在何處矣望峰頂寺
亦復不見是故我當知此峰與寺者皆以智慧
種能修不二法而後成勝境譬人於暗室持燈
索鏡照及至照鏡中具燈光明影爲是鏡照燈
無燈即無鏡爲是燈照鏡云何在鏡中爲復燈
與鏡相因生光明移燈向暗壁見鏡不見燈及
至對燈光鏡亦復不見是故我當知此燈與鏡
者緣人眼根入若使盲者觀故如暗室坐今我
持是語亦非不二法本來虛空中無峰亦無寺

亦無善知識以及諸檀越本以無相空現此有爲相心既無所住相亦何所有我今了是義亦復無言說是故善知識當作如是觀

重修石佛寺記

滹北界中有大佛宮在邑西方二十五里不知何代莊嚴寶相非土非金非大施檀以青玉石造成如來大光明相列諸大士及阿羅漢天龍人鬼種種法相無不具有覆以殿閣金碧璀曜門廊精舍咸有規制一方士庶共所瞻仰隆慶

六載歲在壬申毗邪居士住穀城山偶以行役過此佛宮忽有病厄痛苦呻吟五體臥地不能自起其從行人致諸藥品種說醫療了不能愈時此居士不勝痛苦因自念言當吾此身未有生時本無四大與六根塵指爪髮膚咸所未有則此痛苦又安從生當其未有本非眞無則既有生亦非眞有既非眞有何名爲痛辟如夢中歡喜悲愁疾痛煩惱無所不有若使有人於其夢中推之使悟則此悲歡種種情識忽然無有夢覺無有覺從何立畢竟夢覺皆非眞際作是思惟卽見如來於白毫端放大光明微塵刹土無不照見而此居士忽然安樂凡所病苦一時解脫乃至平生所有障礙俱得開解如居火宅衆苦所燒而聞法開悟忽然投出得清涼境爾時佛宮有大比丘修行如幻三摩鉢提以善因緣度無量衆皆合所愛及諸結習獻財効技以作佛宮萬層庋辰厥功告竟時此比丘白居士言爾豪如來大慈悲念卽得解脫病厄疾苦當以

平生所最愛惜一切施舍而成佛事居士自念我於世間一切色相初無所愛何所可舍欲以無量珠寶黃金丹砂硫磺旃檀紫英穀玉莊嚴佛宮而此珠寶外塵爲體初不自內無益於法法無相故欲以汞丹松煤金泥銀粉書寫佛語雕鏤玉版如貝多葉函以衆香飾以錦綺而此汞丹以及諸品假物所就無益於法法無文故我今惟有無始以來結習口業纂組文字能記世間一切法相乃至毫髮細微無不能具我今

發願於世尊前舍所自有作石佛偈願我自今
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浮想及百千億恒河
沙界一切衆生悉皆解脫病厄疾苦時此居士
對大比丘而作偈曰　我觀世間法不生亦不
滅非有非非有其妄本無際譬如幻夢身非以
青玉石當其爲石時四大俱無有何從異佛性
而名爲世尊及其成寶相趺坐蓮花臺微妙黃
金色普照恒沙界無量亦無邊豈復名爲石成
壞兩無端寃亦非佛本來混闢時石亦非實

相非實亦非空不生不滅故我觀世間人不復
悟是理嘗以顚倒想出沒生死中當其夢中時
常以夢爲覺及知是夢已又以覺爲夢若言覺
是虛夢寃在何處若言夢是虛覺亦復無有非
夢亦非覺不生不滅故我當疾苦時悟此無生
法觀我六根相已如石中火而況身外物石火
亦無有如人遊苦海出沒波濤中而後得明珠
爲無上至寶稽首大覺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
生法脫離諸病苦壽考且安寧同臻極樂土

華山天柱觀記

華邑之東南千巖萬壑環列如壁而其突兀拔
[illegible]峯之巔其狀削成四方壁立萬仞諸
峯莫[illegible]爲所謂天柱峯也以其形似亦謂之
印峯峯之北坳故元時有祖師殿四楹稻池一
區學士李公謙嘗爲之記謂之南天觀南天觀
者以白鴈池上有天平觀此在其南也觀之北
阯有平峯如几謂之丘子坪丘子者鍊師丘長
春也峯之東隅有巖如壇謂之子陵臺蓋曰嚴
光隱此云長春仙于東海之上其徒擇勝而居
稱丘子之派固無定所而漢史著于陵隱於陳
國邑在齊之南境足跡及此理亦有之然皆無
所考據而其峯巒秀異甲於齊魯之交即不必
有仙人隱士之跡而已爲一方之名勝矣元末
既經兵燹臺觀頹圮化爲仙禽野鹿之宮即有
探奇縱觀之士多以無所棲止望而不能至而
峯之秀異著有所鬱而不彰者蓋亦少時所當
慨嘆而力不能爲也嘉靖丙寅悟菴許公道[illegible]

始從濮陽來遊盤桓顧望若有神啟遂誅茅結廬隱於其上許公者磊落有氣節之俠也大司馬舜澤蘇公符卿北山李公重其道術相與捐貲助之許公亦以施藥拯濟能得人和四方士女東祠泰岳者道出山下往來詣禮蟻附蝯緣米穀布帛之屬輦負雲集禁不可止許公一無所私皆以庀徒鳩工規恢觀宇其所營造日以宏侈遊者益多　魯王聞其賢亦賜金若干建玉皇閣於上既落成許公因觀故名微重於

峰陰曰天柱遣其徒通安謁予為記予自登仕以來前後請告家居幾六七載以此山為外舍即徵許公之請固樂為山靈載筆不敢辭也蓋今所修觀在故祖師殿之東有門北向堰數十級略如盤道謂之天門門之內有閣南向謂之憑虛閣其高三成許公坐臥處也又內有閣北向謂之長春閣其高三成貌丘公而事之四方客至者下几榻焉閣之後築巖而竅之如二楹屋謂之回陽洞洞之中坎地而泉曰天一泉泉出洞而瀠為池池上為小塢別種花卉由洞而右緣堰數十級上垣而宮之謂之道院院之中盤山而竅之謂之許公洞洞之上即所謂玉皇閣也閣負雜向坎其高三成而峻壯麗嵬煥若鈞天之居矣閣之左有殿以奉玄帝其右有殿以奉三元而巖之上下左右種杏千餘雜以楊柳春二三月花樹紛郁山鳥多音儼然玄圃石室中遊也由觀而上行可二三里乃得天柱峰云而自有觀以來探奇縱觀之士始有所攀

止以至於峰之下此峰之勝若因觀而有者許公之功德於山靈顧不大哉蓋天孫日觀之嶽負海西向以受北紀群山之朝盤薄河濟之間周回號三千里其北一支盡於歷下而結為華不注其南一支盡於鄒滕之間而結為鬼臯其西一支盡於吾邑而結為雲翠大峴二山其嶽峯造天蒼翠萬狀皆若岱宗之華表然可謂奇觀矣然嶧以秦皇片石遺跡千古且在南北孔道車馬往來遊軒相屬筆不注以聲音之載載

在左史又當東省會城冠蓋人文之都故其名跡勒著紀述亦廣而此山亭孤立峙於蕞爾之邑車轍馬迹之所不及冠蓋人文之所不至故自元以來歷二百餘年以亘於今而始知有遊之者則許公之功德於此山蓋若挾而置之大道會府然而山之顯晦與遊者之遇與否亦皆有時不可強也夫山嶽之體萬古不虧而宮室樓觀與夫金石紀載之文其不能與山共永可知也無論學士一碑在藤蘿烟雨之間漫滅

磨滅已不可讀即所謂嚴陵丘子者固仙人之雄乃其遺踪忽恍若存若亡此足以觀而許公猶欲假予區區之言以永其勝不亦左哉雖然遠而要其有盡則山亦旦暮也近而觀其無盡則宮室樓觀與夫金石紀載之文其成與毀亦已懸於耳目之所不及而孰知其尾哉是言也吾聞之鴻濛鴻濛聞之太始太始聞之無爲謂因而爲之記

銅城新建福果禪林記

東阿城北四十里銅城鎮有居士沈源者高年有行人也力田居積奉佛而善施日求利濟之方而行之釜之饑渴無不餔也道殣旅骼無不掩也四方之琳宮梵宇津梁塗軌無不修也一歲之入食其二三施其八九期不餘財於室行年八十益敦弗怠聲聞縉衛間矣萬曆丙申乃於城之北郭市地一區刱建法林爲堂四楹石鐫三大士像侍者六尊後爲禪堂四楹房香爲佛前翼二室各四楹左奉伽藍右奉地藏又前

鐘樓又前爲門旁爲雲水之寮列以廊廡環以周廬其外規爲林苑畝之三十植栢與棗栗之四百又旁爲屠陀之林以葬死而無兆者焉費可千金皆出已貲不假募化而碧甃雕楹丹青煥爛居然化城祇苑之勝矣居人遊客瞻拜咨嗟咸曰勤哉居士夙植德本廣種福田人天之報無量無邊居士逡巡謝曰非敢然也自念生於末法不逢佛日長於田野不悟佛語今也以涓滴之涂挹法海之波而欲寄望無生索償後

有其不然乎繫予身于　聖世叨享太平年
首矢上之不能修矛授綏以敵王愾下之不能
傾貲輸輓以佐大農維是蓬藋之隴日食其租
稅之餘以承蜩擊壤而娭何福消之常恐重其
罪業獲戾於天故今為是宇也以朝夕頂禮焚
修邀覺皇之法力望闕延而祝若麥丘華封之
老然何後福之敢覬予聞而嘉之夫佛氏之教
雖在棄俗斷緣以求真修而於國王父母之恩
不忘報祝釐亦吾儒忠孝之旨而名義殊爾居

士高年布素非嘗食升斗之祿而與建佛宇旦
夕焚祝以祈　聖壽而報國恩可以愧世之晉
綏鼎食而忘其國憂者與菩提達磨以人天小
果為有漏之因墨師亦謂檀施修建止名福德
不名功德正謂塑泥捨目前之貲冀他生之報
以有為為之爾居士以田間之老能舍其身財
建立以弘大願而維以祝誦為緣何功與德如
之而云有漏乎哉故詳紀其規制使僧徒守之
毋俾其宗人子弟圯焉即居士之壽與名曰

佛法並遠寧不為薄俗一勸與

敎城山館文集卷十六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十七目錄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東村曹公墓誌銘
明故總督薊遼保定三邊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illegible]贈太子少保謚恭襄[illegible]石公墓誌銘
明故奉直大夫四川蓬州知州竹山劉公墓誌銘
明故通功郎建平縣丞潛石謝公墓誌銘
明故大中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右參政東巖栗公墓誌銘
明故奉政大夫直隸安慶府同知秀津周公墓誌銘
明故刑部員進士少虛先生趙公墓誌銘
明故翰林院檢討玉巷梁公墓誌銘
穀城山館文集卷十七目錄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十七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稷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東村曹公墓誌銘

萬曆乙亥九月三日南京戶部尚書東村曹公卒於里第守臣以聞詔贈太子少保賜祭二壇使使葬於故兆越十年甲申厥嗣光祿君鑰具狀徵銘誌曰公諱邦輔字子忠兗州定陶人也高祖世才以上居晉之潞城曾祖昇始遷於陶家焉大父贈尚書公剛娶某夫人生七子而贈尚書公良廣最少贈尚書良廣娶徐夫人生三子而公最少公生負異質文詞儁雅總角遊鄉校有名嘉靖辛卯舉山東省試明年壬辰第進士授元城知縣丁外艱服闋再除南和其治兩邑大概廉平不阿務裁省浮費與民休息元城歲侵振貸有方多所全活南和有大豪吏蹬不

問公按其罪服之境內凜凜毋敢越繩察能擢監察御史巡視河東鹽政釐革爲多課溢常額後御史多循其法乙巳出按陝西會虜大入上郡殺虜男女數千掠馬牛羊十四萬將尉守臣匿不敢報甲午提聞公行部得狀上疏劾奏世廟震怒逮大將以下七人咸論如法奏宗人惟府殺人而焚之治十餘年不決公至一訊而服奏寘憲典宗人嚴之他所清雪冤獄不下十餘條刺舉屬吏無不當其賢否其後由南都副

宼擢湖廣按察副使未上丁內艱服闋詔陞添註河南副使閱視邊功事竣還報以所居官管理河道至則大兵已罷尚詔流劉睢陳以往兩河震動下所在將吏捕治公監其軍一日弭報寇至監司諸公咸錯愕莫知所措或走伏匿公率吏士往禦吏踧踖莫敢受甲公提刀躍馬馳入賊壁衆不得退則賈勇嚮賊一以當百賊懾而潰遂破走之再戰而平河淮南北賴公保全小民戶祝於室霍御史龔上狀[illegible]公綺已擢爲

山西參政防秋鴈門虜嘗一入失利而去論功賜金再擢浙江按察使行而值倭鬼寇吳越廷臣推任開府者以公名奏道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等府地方總督糧儲倭寇薄南都城下公夾[illegible]破之追北至蘇州敗之浙直又追至楊家橋南戰走之公以文臣將兵躰[illegible]附近旬月不解甲一日七戰皆捷前後所將士斬首虜六百餘級副將何卿劒於東溝公往又之以神銃火器擊破賊舟賊遂敗去周御史

劾斗其以貧奏而會督察趙文華來賄不得反用他敗績坐公文華既有內主廷臣莫敢爲辯有詔奪公爵爲士伍從居朔方後使者至吳聞狀大慨率將吏生祠公大宗伯陸公樹聲大司寇潘公恩皆爲勒石紀其績而公終不自明也至朔方日從諸生講說經史或有以司馬法質正者亦爲指授邊人士彬彬裒義焉居十餘年廷臣交章論薦不召　穆廟改元乃起爲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文權爲兵部右侍郎協理戎

政其秋虜寇石州又擢爲兵部左侍郎兼右僉
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至則馳上方畧以
爲修邊自守非禦虜上策願罷省浮文一以練
士爲務士練而邊事乃可論也識者咸是公矣
而或以公數與虜確恐萬一踈失損國威重則
上書請召還公武兵橐如故非其志矣居久之
拜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其明年庚午
輔臣趙文肅公議更營制荐大臣知兵者三人
以公爲首乃召爲左都御史提督京營戎政未

幾文肅公去營制復如舊則轉公南京戶部尚
書主計三年出納有程金穀多裕薊中稱之
上登極覃恩大父父咸贈戶部尚書大母母咸
贈夫人元配封亦如之蓋至是三錫命矣年滿
七十屢疏乞骸骨有詔慰留不允及考績詣闕
道中稱病上請益力乃許致仕公素健力無疾
即老不衰里居三年酌飲甚適一日與諸生講
藝忽感風痰不言而逝距其生弘治癸亥九月
二十八日七十有三歲矣其後數年邑諸生上

其行誼使者下記所司祀於學宮公爲人豐碩
瑰岸氣充神王面如渥丹天性忠孝志在徇國
不避夷險談天下利害抵掌掀髯情神忼慨
居塞上熟見邊事夷情常欲以身死疆場爲
朝廷掃清朔漠而世無能任也登仕四十年苦
節清操始終如一從吳中逮入有司上其月廩
公曰吾不能爲　國平寇以是得罪何言廩也
捐之而去其去薊鎮亦然官至上卿名田不過
數頃一老蒼頭應門寂如寒士性不喜酒亦不

嗜音樂居常靜處一室披閱文史沉思竟日有
得輒楮記之嘗以爲越中之學乃禪家頓教與
洙泗間殊指又其立勳涉世多以機智取捷而
不要於誠心弗是也著書闢之書成使上諸朝
諸公勸止焉公曰後世當有是吾言者乎公自
少至老所志所行無一事不可質諸天日蓋古
謂不愧屋漏公其有之而既益以才至於効死
報國有馬伏波之志而不究其用世以爲恨焉
元配某氏累封夫人子一綸以邑諸生任入太

學授光祿署丞行端謹能世其家娶張氏儀
真丞貢之女封孺人孫男一如琦孫女一銘曰
維曹建國以肇氏或別而遷居潞水食於舊域
自晉徙四世而昌公則起執法殿中爲綱紀出
總戎昭亂畧爾左屬秦隴右鞏弭丹誠報國天
日失鴻勛茂烈著圖史神光炯炯其未死于胡
藏旃河之涘河水悠悠旋且止螭碑玉篆藝桐
梓於千萬禩延後祉鐫之樂石詔來祀

明故總督陝西三邊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恭襄毅菴石

公墓誌銘

石恭襄公者青州益都人也諱茂華字君采號
毅菴先生其家世著者自澤州公瑛始澤州公
生銘以詩魁東省仕河間府通判河間公生存
禮弟某科進士仕紹興府知府是爲公大父紹
興公生麟號富亭公舉明經不仕是爲公父富
亭公元配曰公夫人公夫人無出佐室曰張夫
人公之母也公少而岐嶷警敏舉止端毅偉然

成人讀書過目不忘爲文雖濡毫立就紹興公
心奇之垂髫補博士弟子學使鎮江呂公月爲
國士徵肄湖南書院名伏一時嘉靖癸卯舉山
東省試明年甲辰第進士授濬縣知縣年方弱
冠莅三輔大邑節浮擾奸興學育才不事鉤摘
而能得情實他邑有訟不決請下濬治莫不稱
平召入爲戶部主事監督草場時大將軍仇鸞
幸用事奴客請勿譁不奉約公輒以法繩之鸞
頗恨公其後奉命擊胡公爲治粟鸞實無意出

師謂公書生畏事欲惜以軍興因自解也則使
請公大軍且出幸以輜重先行必無後禦公咲
曰老兵虛喝耳趣召軍吏嚴裝敬謝將軍郎出
塞矣鸞氣大沮終不敢出亦卒無奈公何兵罷
還部主視奏草方大司徒器而咨稱之歷員外
郎中六年擢爲揚州府知府會倭寇踰淮江北
騷動公至拊循吏士練簡士兵爲城守具甚設
幸臣趙文華奉命視師部使將吏爭饋遺之惟
恐後謂揚天下膏腴地以便宜發兵命守親出

欲以取賄公曰守臣職在城郭法不出境萬一
事殷惟公焉首是瞻何所逃死文華亦沮其後
倭寇再至公皆敗走之上首虜數百級加秩一
階已未遷山西按察副使未行丁外艱歸廣陵
父老遮道哭泣去而尸祝之壬戌復除河南副
使甲子擢陝西參政丙寅進按察使再閱月拜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公居藩臬用簡
易肅整爲僚屬倡所在翕然稱之其未至甘肅
也轅門之卒嘗以餉不時給甲而羣譟公既下

車立殲其魁數人一軍懾伏莫敢忤視其後虜
嘗一入發兵敗之上首虜數百級丁大母劉夫
人憂去位會虜陷汾石三晉大敝朝廷求才臣
往撫又以屬公虜大酋入塞謀襲老營堡堡之
戍卒門焉公命副將郭琥以兵先入縛卒於獄
明日虜來城有幟矣辛未入爲兵部左右侍郎
所圖畫事宜悉中窾啓楊襄毅公倚之癸酉進
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總督陝西三
邊軍務全秦塞障延袤五千里北與胡搆西接

諸羌其難甚於北邊公之往也雲中和市初成
套酋以甘寧二鎮市所要求賜物欲視其左方
邊無以難也公諭以西北邊贏縮不同與爲期
約不使越額而微結以恩酋稽顙受要束無敢
驚譁久之羌夷作梗盜吏民馬牛道塞不通公
焚其部殲焉其旁七十一族皆來請命遂爲外
臣丁丑三年報政西虜貢市奏功有詔賜白金
文綺晉兵部尚書開府如故屬有國慶得賜策
書大父父咸贈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大母劉母公咸贈夫人而獨母張在堂得生爵
爲太夫人也無何以故官掌南京都察院會言
者有所觀望論公不任邊事　上知公才弗聽
也公謂太夫人老矣以疆場之不寧敢以私請
幸而得奉甘膳罄烏鳥之情其敢忘賜力請致
仕以歸其後數年爲萬曆癸未陝西督府闕秦
隴大歉朝議舉可任者無踰石公又起家故官
鎮焉其時饑殍載道至人相食聞公再來咸蒲
伏哭泣迎於道路公心傷之日夜露禱爲秦民

請命天果大雨及條上救荒事宜請蠲賦省徭
廣發倉庾以賑活者萬計至秦六月內存撫百
廢外治兵食以積勞嘔血卒於軍中諸邊將吏
莫不流涕守臣聞狀從弟司徒郎繼芳為夫人
上書下禮官議以公祇節礪行竭誠死官詔賜
祭二壇贈太子少保謚曰恭襄遣使營其葬事
嗚呼可謂備矣公為人修飭儼恪容貌甚莊不
輕語笑有所裁斷片言微中大事立決其區處
政務若不用心慎度不百全不肯妄發發輒至當

平生清慎自持不越檢押在位四十餘年始終
一節家貲不稱其官里人信焉沒而欷歔悲之
生嘉靖壬午七月九日卒萬曆癸未十月二十
六日得年六十二歲配茂氏長洲丞某女累封
夫人子二長恂官生娶大同府知府高公繼薦
女次愔聘山西參政邢公玠女始河間公二子
長者存仁仕青縣知縣次乃紹興公紹興公之
世既已貴盛至公大顯而青縣公後三世舉科
名仕大夫郎吏諸石氏皆用清謹立節有古萬
石君家風於是海岱河濟之間稱名族與甲必
曰石氏石氏云司徒既為公請得恩卹乃以張
中丞狀謁行求銘行里中未學嘗從公於朝及
聞諸大夫談說以載筆之役敢不罔命竊見當
世功名之士率以恢弘霍落樹績疆圉獨公用
廉慎一德兢兢不失尺寸勳伐爛焉迹其恂恂
謹重言不出口及亢豪將寵臣嶽峙電激又何
其雄心奇氣千萬人不縮也夫世豈不多才要
以善始令終士無後言如公亦罕矣嗚呼懿哉

銘曰　維負海之國大宗有赫世亂其德天篤
佑明昭登鉅卿丕顯有聲籩尹濟郊民歌且謠
晉於天朝出營四方有紀有綱厥績用彰惟監
開府西土膏流如雨如霆氏羌震驚
大方以寧勤哉公乎王事拮据盡瘁以殂　帝
圖乃庸錫恩則豐嘉號顯融撫撫丘原壙墳且
堅玄官考焉石尺有恐藏諸萬祀其文則史

明故奉直大夫四川蓬州知州竹山劉公

墓誌銘

公諱受字子竹山其自號也上世出清淵有
憲副公景賢者元末避兵洛川遂止家焉五世
而至光祿公琦嘉靖中舉進士爲兵科給事中
以大獄直諫謫戍遼左隆慶改元錄贈爲光祿
少卿故今稱光祿公云光祿公配景夫人生二
子長即公次者菊塢君愛公生而有異質年數
歲讀書通大義光祿公嘗夜觀天象挈公指示
之及後復問盡識其處光祿公大喜即以步天
歌授之浹旬而畢常於廷中仰天指畫有客過

召問即爲客畫几案輸狀識者異之光祿公戍
邊公方十歲當從母氏西還動容請曰奈何父
東兒西因泫然啼光祿公不忍釋遂携以東時
中丞周公撫遼嘗爲光祿公置酒公從立其旁
周公令屬一對曰龍吟虎嘯風雲會即以兎走
烏飛日月明應之一座驚賞方是時戍邊者方
山盧公東岩徐公初亭程公愛重公殊甚自經
史六藝無不口授以是公在遼數年學益進乃
歸秦從都授試列學宮自後每試輒在一二而
仲君繼起亦有文譽兄弟以經藝豪關中即關
中諸長老皆以爲劉氏兩生取高第如俯地拾
也然公凡七試不第貢入補太學生嘉靖壬戌
謁選爲東阿丞東阿齊魯間山邑當長安大道
丞職又舉取靳靳奉鉤繩幸無大過公至則毅
然振作日夜淬厲冀有所樹立大吏亦廉其才
諸佐史不能決者率以屬公久之名大起有求
盜吏士與良民有郤風盜株引之其人不能自
解使者檄公訊公立發其情求盜服罪邑民王

虎當應重役賂吏改其名曰田彪兩人爭不決
公曰此必王虎也筆畫可增請府籍質之果王
虎也一黠民居遠鄉不應徭賦遣使召之即登
樓不下公書教示曰來則幸免不來焚其樓其
人遂自縛出丞之職治粟民往往歲賦羨金泰
丞可二千兩皆拒不受又檄監泰山香稅乃賦
詩遨遊其中未嘗操牛筆問奇贏數以是有廉
名上官下檄褒奬者以十數會漕臺課郡邑賦
上下狀公以不中格送部左遷曲周主簿曲周

有巨盜四人往來剽掠道上吏不能得公至即捕獲之部使以為才令修臨洛城不數月而竣無何擢山西靜樂丞靜樂者太原邊縣直虜出入道至則攝令值秋防甚亟公繕治城障多為樓櫓練習兵騎與村落為要束令各自為守虜陷石州之歲諜至靜樂見其有備即引而西靜樂以完楊中丞上疏薦公即以為靜樂令已而中丞行縣見其城壯試其兵兵練喜曰非但賢令乃北邊一良將也先是靜樂數被虜民多流

亡至是公招撫之約復其家三年於是得數百戶官為具牛種墾田若干頃又訪復社倉舊址一歲中積穀萬石至其施賑徵處里甲聚解戶部商稅事事以己意為法民甚便焉靳中丞廉其治行令邑人生祠之學宮以為吏勸而王大司馬特薦於朝請毋以資格律滿考奏最圖書褒其治狀擢四川遂州守方公受命令靜樂時太原部中諸邑或請兩臺請改劉公為令及擢遂守太原部中諸郡又請兩臺請留劉公為之

皆以成命下不能為而公之名益赫赫著矣公之去晉即病以歲暮入蜀方廣詢利病下條教興革居十餘日疾作遂不能起公為人孝友內行修忼慨慕義有俠風專急人之難平生好文多藏古書帖起萬卷樓貯之環以臺池雜植花木與仲君相對賦詩命酌意宴如也兄弟既有時名遊道日廣所至即與其豪長者交不握齪吏事公宦既達而仲君亦貢入太學仕為順義令稱幾輔良吏兄弟雖無科名然其文雅操行

流聞海內士大夫爭慕說之不憒其世矣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得年五十六歲配屈氏贈孺人子一諫有儁才以選貢入太學娶李氏知縣汝桓女繼聘任氏縣進士秉乾女女一許聘楊大參子汝登未室而沒孫男一小字蓬州孫女三俱幼方公永圖時子尚未第辱公遊相歡也公卒而諫入太學謁予京邸憶公平生為惻然久之而諫出伸行狀請銘公之行予知之是曷忍辭銘曰　居而有令名今以長而世出

而有史績今以彰而志沒而有遺澤今以寵而
裔三秦之儒豪士也夫

明故迪功郎建平縣丞潛石謝公墓誌銘

于生曰東郡蓋多名能詩家云以所覩記於濮
陽有李北山符卿蘇大司馬父子於臨清有謝
茂秦山人於朝城有謝潛石先生符卿以下所
著書布海內惟潛石先生不傳誌銘者惜焉先
生名註字汝集其先長子人國初徙家朝城高
祖景芳以廢著致饒爲邑巨室曾祖郁舉明經

官阜城丞大父珊以子貴贈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父綬舉成化甲辰進士仕至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巡撫大同卒於位中丞公娶張恭人有三
子先生其仲也生有異質五歲能屬對從經師
受書朗悟過人中丞公即芒幕府僚佐醵千金
祠先生方垂髫即謝不受曰此非先人意也聞
者奇之初先生有姊嫁東阿劉仲公而仲公第
曰中丞範東公舉文學家居先生往來姊所因
從範東公遊文詞益進每督學使者按部常薦
爲諸生冠即諸生亦皆謂謝先生過我也然先
生好爲古文歌詩而厭薄舉子尺幅嗤謂壯夫
不爲從都省試竟不第貢入爲太學生以毋恭
人老不仕其後補建平丞至而長吏不相中佐
史馭先生先生已已不自得嘆曰人生適志耳
安能以升斗故謟折俗吏前居三月輒拂衣去
與濮陽蔡李諸君結社和歌往來無虛日晚乃
得導引却老方神骨矯健飲啖不衰即少壯人
逸之先生爲人修長爽勁儀觀甚美操行端潔

居家以孝友著中丞公雖貴家不壯饒其後二
子中分恭人從先生養兄伯以錦衣家居先生
每上恭人食未嘗不延兄與共也兄評有美才
先生爲擇師教之後亦以明經起家仕至郡佐
族嫂韓氏少寡無依先生逆而贍之俾視恭人
之膳韓由是守志數十年壺書表其里以先生
成之也先生既老子孫四十餘人以禮讓訓飭
咸彬彬有文雅歲時繞膝爲壽至設數案不能
容一日晨起授諸小孫經季君勉方召客先生

從中爲趣治具已取古詩一帙覽畢几上啜茗一瞬登床危坐而逝所著有邑乘八卷有襍集四卷田上集十二卷江大司馬譽爲梓之未竟而罷故其書未全出也生成化丁巳十二月二十八日卒萬曆戊寅三月十四日年八十二歲配孺人劉氏先卒子男四長詹邑諸生次箬詹事府儒士次弁詹事府儒士次魏丁卯舉人孫男十四泠洋邑諸生浣選貢生洎汝淪邑諸生涅汀池沅沚淄泳孫女十一皆字名族曾孫

男八相桐杌柄梧楫栻價曾孫女三先生之葬也季君走使請銘予感愴久之劉仲公子之外叔祖先淑人早孤謝太君實子之太君亦年八十餘而卒先生來送姊喪子從諸舅後謁見退而竊嘆以先生之才藉令跨騰風雲列赤墀文石之地詎不稱枚馬傳哉而抑遏一命以老世又無知之者可不悲耶乃疇十高子孫振振蜚聲天府稱其家聲古之文人才士未必有也斯天道所褒益矣銘曰　太丘長之樹德厥后

延令漆園吏之養生以窮奎令彭澤令之拂衣匪倦還令靴戟郎之寂寞嘻嘻乎亦嗟乎此東郡高士謝先生之阡也

明故大中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右參政東巖栗公墓誌銘

東巖栗公者諱祁字子登世爲山東夏津人大父以上隱德不顯父節爲邑諸生以公貴贈戶部郎中母蕭封太宜人太宜人之賦梧舟年甫二十有二公蓋生三歲而孤也稍長就外傳文

日有聲烨然爲名士嘉靖辛酉舉於鄉明年壬戌第進士授徽州府推官徽俗故黠好氣閒里小不相下輒聚徒格鬬或有所殺傷人投諸水火則詣吏訟常十餘年不決吏甚苦之公察其情謂此難以法彈治偵宿爲好語三覆勸譬之民反輸寫心腹有所感動老吏嚙指悚服乙丑擢南京戶部主事榷稅杭州杭州物力華侈號爲金穴公益以清操自矢月俸之外魚鹽蔬米無私毫毛越中士大夫皆慕而歌誦之已擢本

部郎中滿考詣闕隆慶辛未以望拜湖州府知府下車即移記與吏民約太守爲　天子牧養百姓輕徭平賦相與休息不多爲條教以滌其耳目令長以下皆體此意守湖二年政和役簡民無擾焉決獄惟務平反不喜以微巧文中人曰吾爲民父母奈何撓三尺法以罔赤子然至豪猾文吏鉄兩之姦又無不立發矣郡海水災民大饑呼謁部使上書蠲其十之二三又漕卒故代他衛輸十餘艘請還其籍軍困以紓往郡

多錢穀若賈人椎會歲致美金若干爲笥庫費公悉謝罷之湖人頌公至不容口尚書潘公每爲人言吾自兒時至今所見賢太守無如栗公矣乙亥權山西按察副使備兵懷隆去郡父老夾車轂泣送不下千人懷隆者在上谷漁陽間號當路塞東南護陵寢自虜款關少烽燧然治兵者常重其選非才識練習不使往故以屬公至則大修築邊公行視故亭障徒取文具而至輒壞乃躬立畚鍤間勞苦吏士所築殊險固稱雄又以其暇秣馬訓兵修屯庀具十每敵騎甲以嬉軍中有訟不甚裁以文法惟笞而遣之曰塞卒困極矣日負土石操戈寢所入不盈庾斗慷慷苦饑一得爰書即三月廩立盡使當虜奈何以故所居塞整辦過於他道吏士戴之居三年貢市告成有詔賜白金文幣即拜山西參政兩臺交章薦公大臣閱邊還報稱公可大用而廷中議遂以公開府北邊矣一旦搆小疾即不起惜哉公爲人豐顧重厚舉止雍容美文詞平

恕不苛馭下取寬簡而持己獨嚴所至有廉名自筮仕往來蹤跡多在江左每歸北惟圖書數卷嘗自稱曰今爲吏試右職率務積粟裘爲子孫計多藏厚亡反受其殃或喜蓄玩好不惜千金購之至以賈怨不肖子持之曾不博一飽徒爲人指笑何益哉乎有味哉是言足知公平生矣公生嘉靖丁酉五月十三日卒萬曆戊寅十二月廿三日得年四十二歲以萬曆庚辰二月廿六日葬於城東之原配高氏封宜人子男二

時中娶蔣氏舉人似曾女用中娶姜氏戶部郎中密女女二一未聘一字清平姚氏子宗虞銘曰謂仁罔祐以彼貞母克昌厥后謂天可憑以此吉人而嗇其齡辟如導江坎而蓄之其流乃長臞臞原嚮銘而藏旃維公之室

明故奉政大夫直隸安慶府同知秀津周公墓誌銘

隆慶戊辰　天子親御大廷錄士臨清周公入對列在高等不佞行稱禍以從已公兩佐大府

政聲流聞私竊慕之越六年萬曆癸酉予起告中詣闕道清源而北則公已拂衣歸倚舟相勞苦去又越七年已卯予再以病請告道清源而南則公已即世矣孤麟謁予舟中噓唏與別已而奉狀謁請先君無似辱從諸大夫後無祿齎志以沒孤用痛心疚首號天無所葬有日矣惟是方尺之石敢徵惠記室其賜之一言以爲九原光寵豈孤是爲將先君實藉以不朽余悲其意不忍辭爲據狀識之云公諱易字尚占其

湖廣崇陽人遠祖原公爲元翰林學士學士生庭慶庭慶生文彬舉永樂癸卯省試仕爲鎮平教諭以戍涿鹿過臨清卜居焉文彬生觀工詞翰有名公之高祖也曾祖子文舉明經仕印江令有惠政印江民尸祝之大父東郡爲諸生以高年賜爵父治爲選貢生有三丈夫子公其長也公生而岐嶷舉止凝重不類凡兒歲餘不言一日大人抱讀壁上書即指而啞然笑以是奇之七歲從里師學日受百餘言十五補郡弟子

員名稱藉盛郡守劉公器重之以公未室也問諸生中有女可字周生者張翁東陵請女焉即今張宜人學使選諸生高等肄湖南書院公以垂髫與其籍歸而兵憲張公又延置清源書院受業三年至嘉靖庚子舉山東省試甫勝冠矣當是時大父父皆在堂家貧供養不備諸生從遊日衆時進修脯以佐甘旨又以其間廢居益田產久之反大饒足大父父驩之公有儁才既工舉子業又間爲古文歌詩皆入高品於書無

不涉獵釋典道藏舉能窺其秘奥有博物稱以故雅自負欲一當世用遊南宮三十年終不試吏其後果成進士選河南府推官故事御史出行部以府推從事諸推府者率用精核强力能擿伏致行法以爲稱職公獨以仁厚處官有所決讞不事文深刺事郡邑務在弘大體吏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素精法律獄有數十年不決率片言取服而大指在寬貸所平反重辟不下數十郡多礦徒吏捕得百餘人皆論死公曰律

禁盜礦嚴爲之防耳愚民安知竭山海之藏而吏繩以爲盜論死乎業不能早禁又以微文殺無知者百餘人是罔之也乃坐其首餘皆釋之河壖有空地棄或議其租公以爲河者遷徙無常即今幸爲沃衍安知不復爲河白寢其事士民感之爲樹石頌德焉或以疑似論殺一家六人於法無當也公爲雪其冤狀六人得無死治者嗛之因短公使者所不得上第久之乃擢爲安慶府同知河南民泣而送之其後以入覲北上取道覲母夫人返而安慶有兵變大守別駕皆下吏治或勸公止道中待公不從兼程而入以身安集反側時議者欲盡寘之法公曰如此亂成矣自詣中丞臺白狀誅其魁而已初公在河南嘗以不時謁得過一使者至擢安慶而前使者方報命乃以故任論罷公士論愈益惜之公爲人修長岳立廣額豐頤莊重美儀觀天性孝友有人不可及者甲辰上春官聞大父訃即號泣奔歸不俟試竣選貢公沒而公遊太學夜

常夢見之忽二日不夢則呼僕語曰吾忘親耶至忌日若歲時薦享未嘗不於邑悲哀也諸父同居四十年事之如父內外無間言二弟書禮爲諸生從公受業友愛絕甚一味之珍必與共啖以是終身爲人輕財好施年饑竭粟貸貧人而焚其券御內外姻族無論疎戚皆有恩意即有婚喪各以多少助之逮里人亦然而自奉甚儉尤忌殺生性又好客喜談文藝即仕法官不廢觴咏所過山水名勝皆有展述焉及掛冠歸

而四方知名士遊清源者又皆慕公來謁以詩相唱和著述日富然不肯自矜耀所梓第有洛下皖陽二集可少概見也公生正德丁丑九月二十九日卒萬曆戊寅七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二歲配張氏應封宜人子二長即應麟莊雅有文克家子也娶王氏次應龍先逝娶董氏女二一適太學生楊應運一適府諸生曹充閒孫女一字鄭協袁於萬曆己卯十月十二日葬於西郊祖兆銘曰夫吏也刻削以爲能赫赫厥聲

陟爲貴卿又恐造物者忌之嗇之冥冥刻吏安可爲也念爲仁吏守法廉平不肅而寧乃不中程無有能名仁吏安可爲也周公爲郡司法民死者生反側者平而志不成吏竟當何爲也

明故鄉貢進士少虛先生趙公墓誌銘

吾邑在齊魯之交山川回伏豪儁雲烝無論以名德著即博碩上文之士亦不爲少矣而其俗朴陋又善自閉故多湮滅無稱爲可惜也往時有司訓省巷蘇公太學定齋張公此兩人皆洽聞強識善詭古今然皆無所著述逸或不傳吾舅劉終韶氏吾兄無擇氏皆垂髫作賦倚馬千言然皆天閼以死其不聞於世固無足怪今海內所稱說惟外祖中丞劉公繼公之後則少虛先生最著而以孝廉老世勘知之士之成名難矣哉先生姓趙氏諱邦彥字元哲甘先順天文安人也徙家東阿五世而及先生先生狀貌不大修長而甚髯豐顧望之矜莊及接士對客東爲燕笑多所傾倒其氣槩豁如也少而受博士

經工爲制義然獨好古文辭及詩上下千古欲力追其軼度即又家宅自負不能修小文單格與俗士偶嘉靖癸卯舉東省高第偕計詣公車報罷輒以其餘金盡購長安市肆書儌一小車身臥其中載之以歸於虎窟山下鬍茅爲廬雜蓺花樹閉戶下帷盡取經史百家之言日夜伏讀覃思著述求當於古而家故蕭然貧也平生勸儁金幣十九索之於書子女日衆衣食不給甚至啼饑號寒而先生終不顧其居去城三里

許經歲不入即入見邑大夫終未嘗請閒有言
也交遊親戚或生平慕之後見其業不就又落
落難合多棄志不顧而先生亦不肯媕婀其間
以故老而益困平生好食酒無所得錢時遣蒼
頭負斗粟酤酒召山僧田父相對大飲耳熱眼
白仰天鳴鳴歌而相樂也里中小兒皆相與竊
笑之而莫能知其所以至萬曆甲戌凡十上春
官竟不得錄於是先生年六十餘矣所善或說
之曰嗟先生強學有年矣然而半畝之宮不蔽

風雨一丘之田不供朝夕亦太甚矣先生之固
窮也藉令一謁主爵高可得二千石下亦不失
百里孰與抱只尺之簡而自令窮餓為先生笑
而不答蚤歲與先君講藝相得甚驩然其為歌
詩各有流別不能相下其後吾二仲長又以文
字唱和為忘年交晚乃得余余雖不測先生之
涯涘然能力尊嚮之蓋先生於吾家父子每自
謂平生知已云乙亥九月先生病卧不起呼札
作書寄予曰僕今者長已矣所望於故人者方
尺之石可記姓名平生有文數十卷誡令世人
見之死無所恨太史豈有意乎輟筆而暝諸子
奉其遺書及博士東石張公狀走使京師求銘
余居嘗慕先生為當世才人恨其次壙今亡矣
而又以遺札托我忍弗銘先生哉先生所為文
賦二百餘篇貫穿數百載自為機軸不名一家
詩凡三千餘首雄渾壯麗出沈宋蘇陳之體識
者服之臨清謝茂秦與先生為友詩法盛唐然
先生風骨遒北高者謝不及也而濟南李于鱗

公視先生又壯故能為世宗盟然先生第不著
耳先生初娶張氏即博士姊先四十年卒繼室
師氏先生多內凡有八男七女去非去顏師夭
人出去蒙去疾劉氏姬出去矜去泰尹氏姬出
去愆去尤董氏姬出先生既沒諸子貧無立錐
至以傭賃自給而邑人無周之者即先生遺草
亦無能問而索焉黎陽朱君為令雅慕文苑子
乃出以請之刻其詩四帙文賦尚未及也于生
曰甚哉才之難也千里而一士古人謂為比肩

百世而語豪傑若旦暮遇耳然其人率多悒鬱阨窮不得自遂趙先生以彼其才徂褐而終其身天道何如哉司馬氏有言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數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嗟乎此可爲知者道耳假令其人與富貴者並世而立市人所俯仰又可知也文籍滿腹不如一錢豈不悲哉銘曰　嗟乎士也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彼隆隆者侯與卿千秋萬歲高臺平敞竪行歌孤兎管先生之文曰與星川澤鍾美焉

煩靈生不得一飽死有萬古名噫嘻乎悲哉先生也

明故翰林院檢討王菴梁公墓誌銘

梁氏其先關中人也唐末諱惟忠者爲天平節度判官因止東平家焉至宋仕宦念盛顯圖文子相繼狀元及第適爲宰相著功德其他咸至大官矣國朝有諱安者爲廣平知府知府也以監察御史出爲陝西按察副使副使生以正德辛未進士爲吏部考功主事仕至德王長史元配孔氏衍聖公弘緒女也長史有九丈夫子孔出者六焉而公爲仲公自兒時天資頴悟銳志文史其爲舉子業皆取裁古文選詞華高儕諸爲舉子業者咸遜弗若也舉嘉靖丁酉省試第辛丑進士選爲庶吉士名益大起尋授翰林院檢討公貌故偉麗白皙重顴眉目如刻畫嘗奉使魯藩宗室吏民聚觀如堵相顧嘖嘖九廟告成覃恩近臣長史公進階奉政大夫母孔封太宜人明年同修大明會典又召入禁中

教習小內使書庚戌會試爲同考官所取士唐公汝楫　上擢爲第一其時公爲檢討且九年九年者法擢二等寖貴顯矣而言者以他事中公有詔補外公廼仰天嘆曰已乎十年名第不遂當漁獵澤中長與世絕安能折腰束帶俯仰長吏前使制其文墨乎則爲書謝　上曰臣有母老矣今臣不幸註口語不願補吏願以故官休矣　上憐而許之公天性最孝自其爲諸生時居長史之喪哀毀踰禮至是奉太宜人家居

供養甚設侍疾衣不解帶爲里人所稱梁氏故以閥第豪郡中群從子弟皆任俠文雅車服雍容甚都公建家廟一宇四時蒸嘗申以約束子弟皆遵其教又買田一區爲宗戚墜地人又以此多公公既阨于仕進邑邑無聊遁迹杜門不出多買千金佳麗鳴琴鼓箏飲醇歌樂爲驅酒後耳熱嘯曰嗟乎人生如隙駒貴行樂耳彼驅馳長安陌上即丹朱其轂何爲嗟嗟其志悲矣公既洽覽群籍雅思自見於世上下今古多所

考著故善岐黃言註上古醫經風角等書又嘗爲東平郡志及諸詩文甚富皆藏於家爲人廓達不拘豪宕有氣與人一見出肺腑不爲藩岸其天性局度如是以善攝生故年五六十顏如童子見者謂即百歲不啻也乃一夕奄忽而逝惜哉配鄭氏河東運使公信女勑封孺人孺人無出然賢而有度娵侍克幃無少幾微公亦甚敬禮之諸娵子四長起家張出騰驤衛指揮娶劉氏大司馬源清女次起宗劉出太學生娶閻氏知州方女次起復范出娶侯氏參議寧女次起輅王出未聘公生正德己巳六月四日卒萬曆癸酉十二月十二日得年六十有五歲起家等將以是年十一月二十日葬公北山之原與孺人合奉郡丞唐公狀走都下謁行爲誌公故同時吉士多致穹顯凡至四相六卿他無不金紫者以公之才藉令終其所就承會欲起其名位何所不致而竟以一官老也茲其故乎莫之究詰矣吁哉銘曰　吁嗟梁公世華簪兮噫鴻

鵬翔蒼霄詞林兮意達而不究何陸沉兮寧永川無返西日淪兮噫豪華終謝成奔湊兮

明故資政大夫工部尚書黃湄諡文恪公墓誌銘
明故南京戶部主事前翰林院編修東塘公先生墓誌銘
明故奉政大夫兵部武選司郎中前峰李公墓誌銘
明故鎮朔將軍鎮守宣府總兵官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謙齋趙公墓誌銘

明故文林郎惠州府推官舒軒先生鄭公墓誌銘
明故大中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右參政槐軒王公合葬墓誌銘
明故文林郎光山縣知縣巽菴韓公墓誌銘
明故勑封廣西道監察御史王公墓誌銘
明贈監察御史近野宋公暨配楊孺人合葬墓誌銘
汝府承奉春泉李公墓誌銘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明故資政大夫工部尚書黃涯郭公墓誌銘

郭公諱朝賓字尚甫別號黃涯故汶之大族也曾祖玉隱德不仕祖順父緒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工部尚書妣皆夫人公同產五人於行爲

四弱冠舉嘉靖辛卯省試乙未成進士越四年己亥授戶部廣西司主事辛丑遷山西司郎中六年擢陝西按察副使備兵西寧居三年以外艱歸十年乃出補河南管河副使又三年遷陝西參政分守關西居二年以內艱歸隆慶改元補故官浙江轉按察使左右布政使辛未入朝留擢順天府尹其年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明年　今上即位召入爲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又二年擢工部尚書二年滿考加

求罷詔予致仕歸歸九年卒蓋自郎署至爲大司空更事三朝凡四十有餘禩云公狀貌魁梧修髯目而博大渾樸口踆踆不利辭然深沉有器局能任大事精於吏職斷決神敏御下寬簡不爲娖娖小文人亦毋敢干以私者往時大同邊餉召商報中綵請托占竊至乏軍興當事銳意清之乃擇公往公念璽書禁遊民占窩而郎中以貴近關請奪賈人利子之是弊自郎中始也乃令邊商能轉粟者以力多少自占倉庚

即有收券輒給銀鹽不必留踦商爭趍之遊民無所牟利不甚從貴人請比代羨二萬余西寧羌民雜居吏多虐羌公獨以恩意勞苦與爲約束撫臺用部尉言發兵勦羌公下令吏士分別順逆敢殺無辜罪死所全活羌甚衆羌即有它心公以尺檄諭之伏不敢動其後公去羌廼時反矣韓府奪民田民詣吏訟佃戶故匿不出使訟者久繫公立捕其人鞫之契劑明白田歸諸民宗室奴入市鬬變爲軍尉所攝因夜入宮

含擊傷軍尉懼而殺一小兒以誣軍尉軍尉坐死公讞其獄曰軍尉所攝有名無與兒事安從殺兒奴不敢隱遂貰軍尉其在浙尤久頌聲大作故事應解物料召商收買貴家與商爲市交關賊請乾沒鉅萬公思矯其敝博擇材吏良賈方給以直即民有備資自納收批至輒予價著爲式浙俗健訟即以殺人告言亦多淆亂不可究詰公令凡告殺傷人吏即以其日檢驗保辜設無辜限後不得檢其傷乃發兩浙水田故多陂塘備蓄洩歲久填淤豪家侵其疆塍不得灌溉公令吏一切濬治悉復其舊或告一武官與二十人爲盜獄已具公鞫其寃乃或居甌逐者在閩公曰豈有越千里同盜者且官與部士同宿止安從跳身作賊已核其實果冤乃俱釋之故事漕粟虧折皆責運卒補償死且不給公在太倉令於本幣本總均攤賠補一如議單歲漕無欠工部時直　上登極舉郊祀幸學耕籍大婚諸大典禮壇壝廟庭椒寢申觀以次修嘗庀工鳩材務從約慎工不告訹故時傚人領藏金錢不以時給傚人告困公謂朝廷資費以利用安取坐而困之以時按籍給予無後期者泇河後興上遣科臣行視所欲通渠長三百餘里多砂石不可鑿公奏運道方梗請專用治正河爲急此可少緩也詔罷毋開膠河議與公預言難成狀　上又遣大臣行視工費十倍初畫者在事亦猶豫莫能決公集廷議以請詔罷毋開時故相方銳於興作諸附麗鑿空者輻湊而進微

公主持二役必興興且費鉅萬三齊騷敝工又不成故談士謂公有功於國以此其後河決崔鎮總臣欲塞決口漕臣欲毋塞公奏總臣言是卒遣使塞決如公議至今賴之公歷仕久諳於世事其揣摩利害言後當成敗咸如燭計臨事持重有大體不淆於衆所居官十餘任以廉儉稱河南雜治伊藩閉舍固扃不通請問後諸治獄使者皆被汚衊語無及公者所自操持如此公之去位蓋以星變自陳未報勉留而言者微

冬官路指謂大司空徒清謹耳鉛能爲也公遂
女仕公平生好養生言老而益健飲啖不衰一
日忽病不肯飲藥以爲人生有命藥石何爲萬
曆乙酉六月十有一日考終正寢距生正德癸
酉十二月二十四日得年七十有二歲計聞
上遣近臣治葬守吏臨祭如法元配劉氏先卒
累贈夫人子男一即澹以任爲南京戶部員外
郎娶吳氏彰德府同知嵐女封宜人女二孫男
一其余讀漢史稱石丞相慶不言朝行醇謹無
與比而絳東陽二侯直言少文言事不出口以
爲大臣長者任社稷重大司空質行類之然至
治民任劇盤錯糾紛著然理解意漢臣當之鴈
行避舍矣豈非所謂才誠具備者哉汶上自嘉
隆以來四尚書並出郭公最後予親覩記其事
如此然以所聞彼三公者大槩直敦朴不甚
相遠河濟之間先賢聖之墟風氣固然矣乃者
世俗靡靡日趍於媮諸前進之風烈奈何可復
說乎吾次第公事慨爲銘曰　維岱獻之陽汶

洚湯湯疇集厥祥有斐其章鴻漸虬翔在　世
皇中葉誕升有列出而建節于秦于越茂三朝
之烈　帝曰維時股肱俾作司空覃猷矢忠四
序成功有倣令終公敏而朴如鑽如璞如河喬
嶽今也不作流風則邈洵美維原厥壤燥丹寢
成孔安史銘用鐫後人於考旃

明故南京戶部主事前翰林院編修東塘
公先生墓誌銘

太史公東塘先生以萬曆癸未南遷卒於滁陽
館舍明年十葬祖兆子鵬請銘于先曰嗟乎予
則忍銘太史異日東方人七闕於詞林之籍二
十年矣乙丑而得沈司成先生戊辰而予濫竽
辛未而得太史蓋三生偕計吏同也里人詡以
爲盛乃其遊亦甚歡焉今司成太史皆已乎予
何忍銘則取馮太史用鑑狀枝淚而書曰東塘
先生諱家臣字共甫其先蓋魯公爲公衍之後
世居耶琊至宋宣和中徙青之蒙陰家焉七世
祖牀宣德中爲廣宗丞牀生評評有二子共一

曰固始丞恕恕生勉仁仕至都御史其一曰忠忠生景仁封工部員外郎景仁生中憲公諱璡奎仕至廣西按察司副使中憲公生文林公諱一載仕至興濟知縣封翰林院編修先生其元子也母曰某孺人先生生有奇質聰悟絕人垂髫受書中憲公親督課之日誦數千萬言長而從中憲公仕涉吳楚絕江漢而南至於百粵周覽山川聞見日廣歸則益博士弟子諸齊魯間儒宿咸謝不及也嘉靖辛酉舉山東省試第二

隆慶辛未第進士高等以才選庶吉士讀書中秘每試輒右諸相公熟其志業咸器重之萬曆癸酉授翰林院編修值　上登極覃恩以制命封文林公如先生官母封孺人無何以母孺人憂歸丙子服闋簡充會典纂修官其明年丁丑分試南宮得儁爲多秦進世皇實錄以校閱勞賜白金文綺無何以文林公憂歸時中憲公在堂年九十高矣曾玄五世聚食以數百指先生爲家孫仰奉大父俯聯群從一如文林公時何承中憲公服三年闋而詔關以辛巳大察當調授山西澤州判官以去先生故好遊也然其在禁近不事奧貴與於將迎及江陵公奪情吳中二太史上書先生善二太史江陵公曰公生得無有疏二太史與出潞河先生子鶚送焉偵者報狀以是謫睢盱不能解又莫爲請遂及於遷然先生不自失也既至上黨日坐曹決事無少軼歟東撫大吏視諸佐史大吏咸不自安

便門下謝罷太史居半歲乃遷爲廣平府推官讞獄務持大體不爲小苛癸未大計部使上薛吏治行豫以所剡察請先生狀先生曰某尚不知其人何知長短竟不寄狀御史按吏民以詔刺麗文法多所寬濫先生白御史罷之御史莫喻也已而詔書禁如先生指乃服其識故相既敗人情洶洶不自安先生奏記河中公曰今日之事去其太甚而已河中公深許其言以爲明達國體頃之擢南京戶部主事先生故少病然體頗豐益不耐勞暑以六月南行至滁陽道

渴痘發背數日遂不起聞者悲之先生自上世以來代有簪紱及大父益顯文林公仕爲吏而先生與仲父一揚相繼舉進士諸弟子斌斌多文雅淵青之間慕公氏家世福澤以爲冠冕乃不謂先生留滯也先生爲人坦夷闊落不爲城府與人多情誼尤好延接寒士能周其緩急四方遊客爭誦慕之天性孝友篤於內行[illegible]晚歲病風痺在牀先生從一僕日侍左右寒暑不離仲弟家翰病先生與同臥起調湯藥數年

沒則以一子爲後子亡又一子繼之子又亡乃已每臨弟墓涕泗交頤哀動左右才識敏練諳於世故談事娓娓口如懸河即老吏長年無以難也博及群書於諸子百家無不涉獵至六書樂律天文醫卜之術皆鈎其要指而不以自名其爲文辭歌詩風骨儁逸吐納群言而不事模擬見世之工文者雕鏤寸珀妄意國能常濬而笑之蓋閎文博物儻儒也生嘉靖癸巳某月日卒萬曆癸未某月日得年五十一歲卒之幾年

邑諸生請於部使俎豆學宮矣配李氏勑封孺人子二長即鶚邑諸生娶彭氏大興丞夢祥女次斅娶伍氏教諭選女女一適呂茂才業孫男二長桓聘舉人劉餘澤女次端孫女三長聘貢士王之臣子俱鶚出當公卒時二子皆有文聲而學使憲公品三齊名士數人以鶚爲最云于生曰語有之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子邮郯模其言以爲士貴自致耳何言遇乎以今觀公太史信焉子悲太史以彼其材令少俛仰

時俗以中貴人長者遊其名行何不可至而太史直薄不爲倘所謂遇合天乎人邪志稱齊俗舒緩闊達而好經術故仕者工自操持不工遲世太史之不究有以也夫矢不激不遠水不伏不躍以太史之賢有材而終於阨塞豈天道邪故鶚曹爲國上丞丞起矣銘曰　天之茫茫也孰是人斯而施未光也爲柔爲楠何短長也爲鉤爲戟試則良也天道無垠惡可常也千齡共盡齊彭殤也公其安居於此藏也吁嗟嗟傷哉

明故奉政大夫兵部武選司郎中前峰李
公墓誌銘

郎中李公者冤之東阿人也諱學詩字叔言世
居邑之苫山大父以上皆隱不仕父諱贈兵
郎中始娶趙氏生一子而沒再娶王氏生五子
其次爲公王贈宜人贈公故俠士好客喜遊家
頗中落病且死執公而屬曰吾覩諸子惟次能
大吾門鳴呼勉之是時公年十九諸弟皆少不
能自給公於是甘貧茹苦日夜淬厲授弟子室

里中以奉母氏居十餘年學成舉嘉靖辛酉山
東省試歌鹿鳴於濟諸同遊新第皆美冠服自
喜公獨衣布單衣參其間不肯更服客皆共視
偉公以爲非常流也乙丑舉進士第授山西陽
曲知縣陽曲治在會府百司所取給又近北邊
轉輸饋運長吏參焉公天性精彊有治辦才
而趨府書而考憲夕而修令以星出入夜分乃
寢爲治取明罰飭法令在必行不避豪右即大
吏下記有不便於民必再三執請如法乃止大
吏亦雅信公惟其所執而胥徒帖帖不敢有所
侵枉山西故多逋賦即善催科十得四五公設
法勸諭獲逋出納之弊民爭入租常不施鞭朴
而最有富人犯法請以財贖公曰財者彼之所
輕法者吏之所重奈何以吾所重易其所輕竟
置之法於是大豪相戒毋敢扞罔晉中部使數
上書薦公已擢開封府同知開封者河南會府
也即又時攝邑篆其劇甚於陽曲曹魏間河決
署公往來行視所區畫河隄輒常使者指汴中

多盜公所創制率一語輒伏不事榜掠即有枉
濫輒得昭雪精於決獄如此隆慶辛未召爲刑
部員外郎歲中三遷至武選協司郎中丁王宜
人憂歸里萬曆甲戌服闋復除故職其明年乙
亥真拜郎中掌篆武選主天下軍職圖籍充棟
郎不能一一閱曹掾以其間受賕上下窘諸武
吏郎傳舍其官以爲去其太甚不一一程督掾
往往鴈鶩行睨郎公每逢選月即謝絕人事竟
日坐署中校其功閥即有秋毫之奸無不燭照

又屬武史告曰若等號紙明白即不賄掾掾不敢蔽即無號紙以千金賄掾亦無爲也掾有奸欺公輒笞罵之曰若以我爲何等郎撓吾法者立死矣故公堂選數年曹掾嚴之凜凜而武吏以時襲吾無所留滯然公勤於吏職兩任煩地又處劇暫以至於病猶力疾治書不少暇逸主爵以公爲郎父且推以爲副使未及上而病日亟謁告還里登舟潞河行二日而卒廷中諸公咸痛惜焉公爲人長身玉立狀貌甚偉莊恪有

儀不妄笑語其議事平法率一言敢中而是非可否確有定守不少回撓侃直陰重於世俗婾阿之態若未嘗覩自奉簡薄不爲華侈其吏長安閭戶下鍵凝塵滿席投刺如雲少所延接其天性廉峭寡交乃爾然其中洞達平易不爲睚眦諸生時貧故人親戚遇之或不以禮及後貴顯其人往往愧畏而公相待如初罔無芥蒂識者以是服之生嘉靖庚寅九月二十八日卒萬曆庚辰某月某日年五十一歲配張氏誥封宜人子男三剛克邑庠生娶侯氏典儀之翰女柔克娶張氏散官志昂女念克聘樊氏上林丞士雲女大司馬繼祖孫也女二孫男三女三剛克以某年月日葬公於苦山祖兆泣來請銘嗟夫予則何忍銘公往予與公同舉省試又同筆硯吏長安又同時令公已乎回視舊遊宛如夢寐人生世間眞駒隙耳然公宦迹甚著四方知之至其操心制行有不愧古人者他人不知也子不銘誰銘銘者銘曰　胡榮於後而瘁於前而名

則傳胡豐於才而嗇於年而世則延生也華屋死則丘墟孰爲眞宅孰爲逆旅嗟李公之居

明故鎮朔將軍鎮守宣府總兵官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謙齋趙公墓誌銘

今世家名將蓋多出西北邊云鄒魯間故少談兵即起自尺籍終不大顯惟趙將軍父子功名甚著爲趙將軍者諱崇璧字國璋兗之濟寧人也父曰白樓公以指揮起行間當　肅皇帝時佩鎮朔將軍印總兵宣府而將軍襲父官起事

今上亦佩鎮朔將軍印總兵宣府父子皆名將也白樓公爲人狀貌魁梧髯垂及腹而將軍頎面隆準音吐如鐘頎然修幹其在班列無與齊眉白樓公御士嚴有紀律而將軍沈鷙寬博得士心白樓公有才數而將軍用誠長者名然其廉而好施則父子一也其先世居魚臺六世祖榮洪武中從軍爲士伍籍彭城衛榮生忠永樂中從靖難爲副千戶籍濟寧衛忠生勝正統已巳入衛擢指揮僉事勝生雄雄生祿俱世其官

祿生卿即白樓公白樓公配張夫人舉三子矣一日夢虎嚙已臂而生將軍將軍甫六七歲器度老成嘻笑多驚人語嘗羅聾爲城斬竹爲戟分立群兒揮之左右如肆鶴列白樓公奇之及長好讀故記多所通曉亦善道說即經生談士莫窮其辯白樓公既老家居三子皆發卒而將軍齒亦長當承父爵以獨子奉晨昏不忍去白樓公力趣之乃行里丈人或善當路欲介書遊其名將軍謝曰辱丈人念甚厚第士方裹足出門未有尺寸之効輒從長者求知即幸而試右非所願也里丈人益重之既襲爲指揮僉事屬有河工以將軍爲植所築堤堰視他校獨完由是知名撥掌衛篆益能其官擢爲都指揮僉事部六郡士戍薊門以勞受賞再擢中都留守正調萬全都司居一年陞大同平虜右參將又六年陞協守山西副總兵官駐老營堡又四年召入爲中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提督京城內外巡捕會大慶覃恩特予實授封驃騎將軍大父

父咸贈如將軍官大母母咸贈夫人蓋向者白樓公雖號都督未眞拜也又三年宣府大將缺擇禁師兼有才者廷推將軍賜璽書遣焉至則徧閱諸屯堡裨將修舉日夜行視不避風雨以是勞瘁踰一年所即病而會　上謁山陵輿疾提兵入衛至懷來益困疏乞骸骨　温旨慰留不許後三月又上疏請　上憫其情賜乘傳歸而將軍已不起矣將軍兩世在北邊垂數十年邊人德之及卒一軍將吏皆爲流涕濟上父

老以爲白樓公父子賢有士風然皆無後相與
累欷悲之將軍爲將善撫士卒與同甘苦而行
法無所曲貸故所招建修舉皆精堅有法可垂
永久其守衛纂也嘗核逸卒主名以所屯田出
租取代更焉所部卒無後至而逸者亦復其戍
詢門建漱亭三第爲上上其參將大同修石城
五堡荒田二千餘頃造甲三千其協守山西修
石城一造甲二千至鎮上谷所修營愈衆而未
及奏功以沒會貢市告成有詔故將軍崇璧久

勞苦邊其令守臣往奠賜金以葬蓋異數也白
樓公歷將四鎮最後雲中罷而餘田租八百金
封志之帑歸則甚貧沒無以葬及將軍仕二十
年居多膏腴竟亦無所漁獵或謂將軍少自潤
爲家門計將軍嘆曰世皆知先將軍不名一錢
令兒子隕家聲何顏上先人伏臘故將軍再世
貴益貧然其仕長安傾身結客至掃門爲具祿
入不給以是名成爲大將及病且死盡以所餘
器服散與故人及門下而以後事托中丞蕭公

又馳書里人于生曰荷恩爲上將無以稱塞以
天之靈幸奉首領以沒誠得足下一言傳其志
行死且不朽敢因中丞以請後數日將軍果卒
中丞爲調其棺斂厚賻遣歸而馳進士于君狀
請銘子讀之三嘆既嘉將軍達生死之故恥名
不稱又感中丞交義古人所難也忍弗銘將軍
邪或傳語子將軍以無子故多內遺命夫人遣
之有二姬不去夫人厚予簪珥謝曰未亡人旦
暮從將軍地下若屬年盛安歸乎行矣毋自苦

二姬泣對幸備將軍下陳不忍汚志以死從夫
人今夫人言若是奈何逡巡辭退跂而縊於室
釋之皆蘇乃與俱歸嗟乎此可以知將軍矣將
軍生嘉靖庚寅二月三日卒萬曆甲申十月六
日得年五十有五歲配任氏封夫人子女一適
少宰靳公子雯雯郡諸生也以乙酉二月十九
日葬於祖兆云子生曰自子遊長安所聞見西
北邊名將材器勳績固無不卓然可紀至如操
持廉慎終始不渝則毋論將軍父子矣嘗三

鄉曾遺俗使然邪夫將患不廉耳誠廉何所不濟烏問其他矣銘曰　桓翳之世代有英晉維馬服漢營平不有虎臣曠嗣聲父子秉鉞代用成將而三世福所盈謂善必佑吾無徵於樂吉壤洸濟縈於此終古蔵神精古皆有死不死名何以永旃珉則貞

明故文林郎惠州府推官舒軒先生鄭公墓誌銘

于生曰嗟乎人生相値有甚奇者行蓋師鄭先

生云先生閩人朱工部可大豫章人于大夫子冲與行也皆齊人也三生者聚於數千里外毋髭而偕事先生後皆弟爲內吏斯已奇矣而先生顧不第老於郡邑不亦惜耶誌曰先生諱曰休字德卿其先河南固始人也故元時有爲福州總管者止家不去故世爲閩縣人曾大父奎大父萬鍾皆有隱德父演以高年賜爵配張碩人舉四丈夫子先生其季也先生少挺異質總角籍博士即負儁聲雅自樹操行不逐流俗閭故多材然學使弟諸生率罕出先生右者大司空朱公校閩士識先生也去參河藩走使八千里迎先生入洛授可大經已而從東涉海岱兩于生事焉大司空邸故多藏書先生盡取讀之至盛暑揮汗下帷篝火夜分不寐上下數千載無所不窺即又工古文辭才思警敏咄嗟千言運筆成風而好爲綺麗其寃雲譎波詭有快人者大司空既器先生又時時見其文諸公諸公吳峻伯蔡子木皆交口譽先生以爲國士名彬

彬大起矣方是時閩有島寇家室播遷先生每得報書輒於邑泣下已乃自奮曰丈夫生不成名薄遊萬里何爲效兒女子依依內顧爲輒復修業不輟三年乃歸至歲甲子舉閩省試第三然數上春官數北先生家故貧道遠遊益厭於是謁選得海寧教諭三門人在朝皆前勞苦先生先生倪仰嘆曰生何以勞我爲邪往吾蓋有鵾鵬之志視南溟何有今日者吾困矣夫抗之脩雲沈之九淵得時則駕不則遂累過耳何足

勞者飲極醉登車而去海寧者杭之旁邑士習侈汰先生正師席羣諸生講藝臨之甚莊諸生以先生名儒也請業惟謹毋敢傲譁部使者又雅聞先生名有所撰述紀載舉以屬之已卯聘典廣東秋試往校官率以名從御史不得自取士即所題賢書率御史及吏爲也至是御史釐君獨釐故弊以令甲取士略如京兆即錄文若題辭亦多出先生手其後三年大宗伯以故事請乃盡準龔御史法矣先生既校南越又上公

車竟已不第則擢爲惠州府推官郡在海嶠數被兵其俗不淳先生精傳爰書多所平雪部士有葉生者爲怨家所中以法論死先生細閱其詳具得枉狀立白出之郡人感服攝博羅印綬一切治辦所徵租稅贏倍舊程而民不告困會有括田之役舉屬先生往來諸邑以勞成病越民爭走神祠爲禱竟不起先生爲吏廉於贖鍰無所取及卒不能歸槖部使者悲而厚賻遣焉先生爲人長身玉立神采溢出目如巖電氣磊才豪闊略崖岸不修小文抵掌言當世發憤忼慨志識高邁恥爲嫵趨見人語一義事眉端栩栩色喜即聞骯髒愴愉壬癸上指矣仁而愛人傾蓋吐肺腑欲匿不能聞人緩急輒酸鼻踴足若將投袂往焉高年公嘗中貧諸子治生時有羸詘家又數毀於兵先生以經出遊所得廩餼幣修皆獻諸二大人惟所與之有友林生偕計卒長安即以季女女其子在海寧時博士譚君客死親爲調棺斂具歸其喪即諸生貧窶者輒爲

白吏請振不足則出俸佐之一日登城俯眺隍有骷髏莫之掩也拴以私財海寧人誦其義鐫石紀焉斯不謂修身砥行有道仁人邪而不豐其祿命天道何也先生生嘉靖壬辰六月二十三日卒萬曆壬午七月二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一歲配張氏處士德嘉女子男二長元烈即諸生文詞甚辯有父風娶陳氏太學生鳳鳴女次元熙亦有美才聘陳氏諸生洪女女三長字鄧慶禧諸生原德子次字陳一俊合浦令夢龍子

次字林纘嗣舉人世和子即所謂林生也孫男一鳴惠女一幼以某月日葬於邑之馬鞍山先生卒時子冲可大皆仕四方行告居里其後一年復官長安元烈介族父太守公狀求銘行函發讀之未竟淚沾衣也念魯國賢儒無所知識以先師大司空之故獲事先生今者倏有尺寸以自効於時盡先生所陶埴也日月悠悠圖報謂何而先生已邪以先生之辭與其材識令得遇合逢世毋論天祿石渠與世之淵雲馳逐即

出而當一部渠不能吐奇建筴樹四方之績而佐史終乎夫豪儁異材之生亦大均吹萬而使其自已耳悲夫雪涕而爲之銘銘曰　是何旁魄有拱者璞韞而藏諸壑嗟先生乎有鍔倚天其精乃在牛斗之間而沈于淵嗟先生乎天道靡不有數有疏有滿有虛驥服棧車松栢守閒逝者滔滔將焉究諸嗟先生乎

明故太中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右參政槐軒王公合葬墓誌銘

誌曰公諱光祖字子孝大名魏縣人也其上世出晉黎城五世祖鳳穆遷於魏之方里鎮鳳穆娶張氏生資資娶陳氏生玘玘娶賀氏生文皆隱不仕文娶翟氏生贈御史公璠璠娶於申生二丈夫子公其長也申封太孺人公生而有殊質遊諸生間經行甚著嘉靖癸卯舉京兆省試其明年甲辰第進士授夏津知縣以外艱去服除補陽信其治兩邑皆以行能殊絕課最東省遂召爲監察御史兩邑之民思之皆尸祝焉公

既爲御史巡視都城以法繩貴彊不少假貸大將軍鸞懼之謹飭門下毋犯御史出按遼左虜嘗一入塞將吏受公指畫多所斬獲而以遼帥其不奉法上書劾其罪狀帥遂誅死故相嵩庇帥而心嗛公則遷公汝寧知府會吳中有島寇簡二千石才者往則調公守穎州未至而寇去吳轉掠江淮以北則調公守登州公歷兩郡所在惠政流聞士民德之如其邑吏久之乃擢爲湖廣按察副使備兵辰沅再擢陝西右參政分

守亦州兩居塞徼威聲遠慴蠻夷慕服是時公資望益重稍遷耶至開府顧以母太孺人老家居不能從日夜念之數有歸志亦會爲忌者所中遂自免也公天性孝友內行淳和居官所餘俸入多推以與弟光考不問其出入曰以歡太孺人其贍施宗黨族有義田里有義塾有倉以賑有域以藏魏人頌之配曰封孺人馬氏馬孺人者其先亦黎城人上世與公家同徙魏又同里居公以正德戊寅二月七日生生有異徵其

年六月三日孺人生亦有異徵里人以其同年舉皆賀兩家羊酒因締姻焉其後公以萬曆辛巳九月二十九日卒其年十二月十日孺人亦卒年各六十四歲綜公之生先孺人三月而孺人沒亦後公三月若符契云初孺人之歸也公方嗜學而貧窖火之費取諸紡績讀書邑城僦室以居一日大雨室漏避雨牖上孺人舉案覆之及後貴常談說焉公爲御史再奉使按部往返數年孺人身護姑氏家居所以娛悅百方使

忘公之出也公擢爲郡孺人進曰牧守職在撫循百姓以佐國家與御史異公韙其言乃益爲長厚寬簡不事苛小故民懷之孺人理家勤儉又解事理能剖決於公有助云子二承勳承烈孫男一女二初公姊子鄭柱史與行同吉士口公平生甚悉至是以承烈求銘述公素所蘊積有長者風乃其所居官彈劾不避城社身可摧抑而志不可撓烈丈夫也異日者邊事敝甚其故在刺察之臣與守臣比而護上飾飭爲功遁

誅得當今上不聞善敗如公之抑邊帥安得有護上者即邊事安從敝也世徒高梁鴻會稽之隱以爲齊德而不核其年與其生死若公與孺人何其年與德相終始耶則詩所謂君子偕老矣予讀舉案覆屋漏事爲嗟嘆不已彼牛衣涕泣者又何稱焉銘曰　邈哉璇源自晉侯卜遷於魏世乃六含和力稽德以畜公也欻起昌其族鐵柱作冠都輦肅出臨大方侯若牧民歌且舞夷謐伏厥逵孔修歸何速伉儷齊年世所

祝於樂阪田衍以沃宮其中吉旦維穀營隱哉
爲銘後福展世繹思銘則告

明故文林郎光山縣知縣巽菴韓君墓誌銘

光山令韓君名志道字汝立其先冀人也國初徙濟南之章丘世居城邑而譜諜無可考至君之曾大父濟民始茂其族傳大父孟益至父國治以君貴有司錫典邑人號曰贈公贈公娶於齊氏生二子而君爲長君生而淵顙端確迥異

羣兒贈公謂孺人是兒必大吾閭九歲能屬文日記數百言十四補博士弟子贈公受計然之策賈於燕薊客死河上君方十五所即徒跣哀號走迎父喪盡內子錢於所從受賈賈人謂君子方少孤大父母在堂幸留百金以供篝火君曰父貸人錢以贍數口不幸見背安有取子錢自利以傷父志士貧有命耳諸賈人嘆而稱之蓋識者知其爲廉節士矣君以髫年當室上奉大父母母家煩中落閭吏睨其孤也數予賤更家益不振而公攻苦茹淡處之坦如事大父母母數致甘旨不以無爲解一日其友張君過見其食粗糲踧然曰韓公一貧如此君曰貧自士之常吾二人相許何言貧也既冠廩於學官又數以經授里子弟乃稍自給而名亦日著文宗歲試數居第一時中丞楊公以服家居門下從遊者數十人君爲上第已而喪大父母力貧襄事哀而有禮以孝聲聞隆慶丁卯舉山東省試第六而前所慰君貧者張君如式亦以是年

同舉如君所期萬曆甲戌成進士第給事御史臺以才授河南光山知縣光山在梁楚申蔡之間土廣而巖崖蒲之盜出沒曠莽莫可詰問俗又武悍善持吏短長往吏其土者難之君故健力明察有才而斷乃益用廉節自厲奉三尺從事不阿貴強聽決神敏奸弊掃絕受牒之日訟者入門閉而列之堂下以次問狀願令親治者俟於門內即欲下丞尉部送丞尉皆以日中聚報輒開門罷訟者矣境去楚之北界可二百里

盜賊不留或反爲耳目以慶他邑邑或殺人不得市有懸書示殺者姓名蓋其讐其子甲也君謂不然此必他人殺之名之其讐以解趣卒史廉狀有摧其金而磯焉者讐無與也以是韙神明稱爲邑三年部使數荐於朝丁丑入覲天官課以爲最已而考績贈厥考文林郎光山知縣毋封孺人錫以璽書蓋是時河南所稱良吏君名在一二計且有徵書矣而君爲人剛方猶介無所依阿期不事大吏大吏有所按核即不中

法常上記請之如法乃已以是多不能下既已考績荐書少於往時而會其郡守爲部使所列罷官疑其事出君所庚辰入覲則投書當路訟君君莫能自明也天官御史既大計吏如故而臺諫拾遺以光山名上調爲潞安府經歷方是時毋夫人年八十老矣君乃留其孥侍毋而挈蒼頭二人以往當路亦已知君枉而西省部使長吏多里中故舊皆習君賢相與左右之平遥無令以君守印綬治如其令光山會府守丞以下皆懇命君守府印綬君既自傷以良吏見適又念毋老不從常內邑邑一日召客飲聞樂而悲握杯瞠視不語客驚前抱持之仆矣舁入內堂而隕蓋中風云方是時妻子親戚無一人在者屬同郡韓公應元以監司莅郡立爲調棺斂具趣召其子以至備卒乘而遣之君生嘉靖甲午閏二月二十四日卒萬曆壬午四月十日得年四十九配張氏勑封孺人平生相敬如賓比君之沒痛絕欲死衆以姑夫人老慰之乃稍起

食子男一德元娶李氏邑諸生致中女女二長適劉慎德諸生經濟子次適李夢龍省進士可畏子孫男二維城維翰君之沒也德元蒲伏走逆如君之喪厥考既殯於里卜以其年十二月八日葬於祖兆俾其外舅李君奉張君如式狀請銘於余蓋余以甲戌分校南宮得君爲倘聞其計悲之有孤爲請忍弗操觚總君平生大槩彊直志士也以孤貧自力幸而致身仕籍爲吏日有能名乃被中以徙而又客死不永其年莫

非命也夫天之夢其正理耶古之貴有勢者烜赫一時至不爲少其卒著名簡策流耀末年蓋多以百里顯桐鄉朝歌是已故仕無顯晦在所自樹耳光山之政方且俎豆吏民何謝千古天道誠不夢夢者德元在是君亦不亡夫銘曰胡爲乎啓其志而業不終胡爲乎豐其才而殲厥齡夫天道其猶川澤逝則悠悠沉者自沉浮者自浮蟄蛄何俟彭聃何修嗟乎韓君其長有此一丘

明故敕封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王公墓誌銘

封御史王公者東郡莘人也諱國定字某別號雲廬其先籍晉之洪洞永樂中高祖諱德者始徙於莘德生仲祥仲祥生伍伍生勤勤生公之父處士公實自處士以上力田服善世稱爲隱德長者至處士益著處士配曰楊夫人夢人遺巳桂樹寤而生公曰桂者國香必大吾門公生而岐嶷有殊質十歲受禮左生爲舉子義曰者爲公十曰有官不試廼大其閭里人皆笑有官即試即不試何言閒大曰者妄也年十四歲學使王公愼中試士見其文奇之補邑弟子踰年受廩乃從村里徙入城市遊雙梧田公之門禮經浩瀚世師不授其全公誦習獨精即微文奧義皆爲究析嘗衛聞治禮者稱焉丙午秋闈臺使類試諸生試者二千餘人公爲舉首而入闈乃不第時議屈之已相繼居大父父母之喪杜門不出者十年學殖日豐諸生從遊者衆而年

亦長矣公有二子皆傳其家學不就外傅長者御史琢玉以嘉靖甲子舉山東省試第隆慶戊辰進士仕成安令辭行公勑之曰古云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況長吏出宰百里爲　天子拊循元元惟潔已愛民造福弘多溫飽非所望也御史頓首受命去暮年迎公公見政成而悅居一月返部民或候諸塗獻金爲壽公笑而麾之報御史曰吾非慕世人卻數金爲名凡不欲蘧爾名耳壬申滿考當封而公

以是年舉明經且入對御史以請公曰造物業
靳吾所欲爲矣而吾所欲爲者而又已爲之尚
安事垂老折腰以孤　天子寵命吾其封也乃
生其名天府詔封爲成安令明年御史選入臺
會　上登極覃恩又詔封爲監察御史於是公
曰嗟乎日者之言殆謂是矣公平生健而善酒
以是病手足痺御史爲河東轉運欲上書請告
公聞而爲記止之無何以思恩知府入覲取道
過里公疾未愈也御史又欲上書自罷公又泣

謂御史吾飲啖方健正賴手足病耳何遽罷念
爲御史不得已辭去一日命駕遊別業過諸子
婿飲甚歡數日而返謂夫人趣爲我治具吾將
歸矣夫人曰公適歸自田間尚復安往公笑曰
此遊旅也吾有所歸母久溷我再問不答蓋布
席未安而沒公爲人仁而好施振人之阨不計
有亡喜讀爲善陰騭數爲子弟誦說其友愛諸
弟至盡推所分産子之即有負貸常爲代償里
人陳武以吏事繫獄其子婦爲費公聞而憫之
即貸金贖其罪婦得毋鬻又有王遠者客遊他
方十年不歸妻子裸而行乞召而衣食之女長
具裝嫁焉人以此無遠近爭誦公德公又輒跋
踆退讓不敢爲人先常書容忍二字於室其謹
厚如此公卒而御史自黔中奔且號曰傷哉子
也惟不能遠親之命以隨尺牒而至不躬飯含
乎已乃具公平生走使徵銘公生正德庚辰九
月八日卒萬曆辛巳二月十七日得年六十有
二歲配李氏勑封孺人邑人宗堯女男二長即

御史琢王娶李氏封孺人次琉玉生員娶李氏
女四長適虞愷次適生員沈存仁次適生員陳
大夏次適郭燁孫二嵩齡其嗣子蓋遊御史君
直諒儁瑋談事侃侃風節甚著知其本原有自
矣老氏有言天道其猶張弓損有餘而補不足
以公之通經博古尚爲經儒阨於一第而御史
貴成其志蓋所謂補其不足歟予觀公之處死
生又何其徹於夜旦之常其出不訢其入不距
古之所謂懸解者殆是爲銘銘曰　孰能孚而

不試孰能不試而貴孰能避世而樂孰能取於
世藏而施於人博孰能以生爲寐以死爲覺陸
乎王公其托仁義之蓬廬而抉天地之豪籥者
與

明贈監察御史近野宋公暨配楊孺人合
葬墓誌銘

公諱以方字子矩近野其自號也先世徽郵人
元末避地東徙遂蕃平原世以德聞大父錫爲
工部營繕丞父台號北頗公仕懷慶府幕北頗

公配白夫人生公公少而聰穎善屬文能記
誦屬文而試有司輒不利去而力學倜儻攻
作以奉父母北頗公遊河內公往省之會趙王
選諸郡名家子爲肄禮生公以父命應辟未就
進退雍容有儀王目之曰齊魯固多搢紳士
奈子甚渥諸生莫敢望也北頗公行醇謹能吏
無羨資以公當戶里少年或齒乾之數以重役
中公公務折節爲恭謹退然不與較而能精計
忍詢絕踰衣鮮食之好居積致饒於是侍御長
矣公自念惟不得遂諸生持門戶計談之子則
遣受博士經一意督課之不少解故侍御學成
爲儒士令兩邑治行最進而綰華要有聲里人
不以稱侍御而稱公能以子顯也公有二異母
弟皆絕少公愛而教之不啻侍御此二弟皆遊
贊序有名人又以此多公云孺人楊氏者郡博
楊公繼賢女也生而嫻靜能讀內則女戒諸書
通大旨及笄歸公逮事舅姑醴酏烝饋之奉旦
暮自調而上之以其次佐公理家政操縱有法

公嘗有危疾孺人每夜叩星斗祝凡百餘夕而
愈用巫祝言冬月單衣三年以報神貺公多內
寵孺人馭之有恩意至侍御所以成者大要由
公之教而修幣供饋之頻又皆孺人任之云孺
人以嘉靖戊午月日卒其後三年爲嘉靖辛酉
而侍御舉於省又其後十年爲隆慶辛未而侍
御成進士試令又其後五年爲萬曆丙子而侍
御以令滿有詔封公爲遵化知縣孺人如令孺
又一年丁丑而侍御被召拜今官又一年而

卒卒一月所而主爵上當封者名又詔贈公爲
監察御史孺人如舊稱又數月而壟也竊觀近
野公以名家諸生遊諸侯王見稱退而躬耕以
養居邑屋能有以自下可謂恂恂篤行君子矣
卒之侍御奕爍顯名爲　天子貴臣公生食其
祉又荷榮名以終垂之永久此無異故積行善
之報也銘曰　於維宋公世有明德隱不遁世
力穡以食遊不違親長裕有飭教不規榮寵命
再錫冠而衣緋以遨里城平陸之原永奠厥宅

佑而孫子俾夫蕃息俾熾而昌以庇有極

汝府承奉春泉李公墓誌銘

李公諱鏻字爾徙春泉其別號也自上世居長
安城南隸大興籍公生負異質眉目疎秀容止
甚都五歲從群兒戲水上溺而流十餘里不死
漁者張翁收之曰兒若浮金鯉網之得兒云父
母內喜因欲奇貴公嘉靖丁未詔選名家子入
內所司以公名上掄置內館受書故事受書禁
中號掖庭上選得爲顯官公以是稍遷奉御侍
中親近屬汝安王薨於衛歸葬西山繼妃迎還
京邸　世廟念之甚乃擇近侍忠勤有心計者
得公以爲承奉正出護王宮自內外臣僕千阨
筦鑰皆以屬公公則委心區畫祗慎精敏邸中
肅然治辦無敢玩弛如是者餘二十年公爲人
和柔修禮好文工書紱服儒雅諸左貂所玩弄
一切屏絕又出自內館諸用事貴人皆其故等
輩習公操行無不折節下之有所請輒聽公又
好遊賢豪長者結歡造請唯恐不及長安諸大

夫亦無不譽公者以是名聲益進諸藩府侍臣
莫能望也而會故權璫任事群小亦頗有間之
者公多以才數御之使不得騁人又以是智公
王之旋葬園制狹隘不稱大藩公筦府日久則
念幸以掃除奉先主國邑惟是園陵尊寵而日
就圮頹無以稱　聖朝親親之誼即安所藉手
以報乃爲妃奏以請下大司空改營以公董工
即有未備輒以王家財佐之不數數煩帑吏也
園成　上使大臣往祭諸藩慕之汝國故饒於

貲中更詘乏公操計然之筴綜其出內歲有羨衍供應不匱以是能舉大役云公爲人好施遇人緩急輒投袂應之即有紛爭居間輒解同官之兄有無子而婿甚妬者公爲置酒其家百方開譬婦大愧謝請得改行自新公即假金幣爲納妾聞者義之公兄六人子孫甚衆公擇其秀茂者使從博士治經即不能授之貲使貿卽不能授之田使耕俾各有成立以養其父母而治經者皆列爲諸生烝烝嚮進矣公既通貨漁

者求之數年得之贍其終身法而撫其子里人多傳說焉公素健少疾其卒也以彈疽萬曆乙酉四月二十四日也距其生嘉靖甲午八月二十五日得年五十二歲從子執喪者四人曰本紳延慶廩生本縉本緯京兆諸生本綸武學生皆倜才也予觀公貧纔蹈矩恂恂退讓有士人之雍容而濟以俠節可謂脫然於流俗者使得入筦樞近列在鈞盾必能有所弘益以宣其令名而終於藩府識者惜焉然其遊於士大夫間

淚有餘思亦足不朽矣屬本紳輩以張文學元吉狀請銘則志其大都而勒之銘曰　夫有俠而長裾有左貂而慕儒有罔試吏而大厥閭衆咸盱盱爾矩以趨衆咸秩秩拘爾如轉樞公歸安居夏屋渠渠于國之隅於千斯年其樂只且

敝城山館文集卷十九目錄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郭康介公墓誌銘
明故通奉大夫山西左布政使仰泉李公暨配安人張氏合葬墓誌銘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心齋梁公墓誌銘
明故中憲大夫開封府知府鐙弦宋公墓誌銘
明故奉直大夫戶部四川司員外郎錦峰王公墓誌銘
明故文林郎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前渚于公墓誌銘
明故中憲大夫兗州府知府金齋宋公墓誌銘
明故山東東平州判官北溪于公墓誌銘
明故廣西洛容縣訓導月洲先生張公合葬墓誌銘

明勑贈給事中常公墓誌銘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發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郭康介公墓誌銘

故大司馬似菴先生郭公以萬曆戊子十一月二日卒於福山之里第兩臺以聞詔贈太子少保遣守臣諭祭者再遣行人鄒德泳往營其葬

公子如蘗如核等將以其年月日奉公窀穸手葛太史狀來請誌銘行與太史皆公年家子誼不敢辭誌曰公諱宗臯字君弼其先江西萬安人國初編田賦兵備倭海上高祖福輝公籍登州之福山所因止家焉福輝公生榮公榮公生贈侍郎亨公以明經爲邯鄲丞亨公生贈侍郎天錫公以禮領鄉荐仕至刑部郎中娶于淑人生公公十歲能文長以經術成名舉嘉靖戊子省試高第明年己丑成進士改庶吉士尋詔諸

政吉士者皆寵爲進士受官如故公以甲第得刑部主事雅精法家指傳爰書輒中錄囚畿內多所平反辛卯奉命典浙江試所取多知名士察能改兵部兼理清黃稽核精密宿弊以除改湖廣道監察御史提督京通等倉癸巳十月夜星隕如雨舉朝莫敢言公獨上奏請崇易簡寬平之政以敦厚治體培養元氣累疏千餘言時世廟新失哀冲太子及雲中兵變欲以塞星異公疏中有云毋以目前拂意之事爲慮而圖之

於遠有詔下御史吏問目前拂意事安所指也公具以質對　上謂非所宜言廷杖四十復官及獄吏所榜掠過百死而復甦乙未出按蘇松四府奉憲綱從事行部乘馬不御肩輿曰分當如是民有質訟皆召入面鞫不委從事吏刺得吏民過失但爲籍記必有據乃行不輕摘發太倉鹽徒爲盜郡不能制公與蘇州守王公定畫殲其渠魁諭散餘黨盜遂衰止其時顧文康公柄政公行部至縣以原米一斗爲餽貴文憲公

召北上道出吳門登舟一揖而退無所獻遺他皆類此吳中長老至今稱御史廉平以公爲最丁酉按順天四府會廷推保定中丞某入佐臺政公抗疏論其居無行義不稱綱紀大臣且知輔臣時子坦病危疏請召用以爲佞謂上札論李文康公曰御史劾夔良是但不當及卿耳奪御史俸罷夔戍戍擢山西按察司副使備兵鴈門以外艱歸復除易州徧歷阨塞修築亭障所部無警轉陝西右參政分守關西甲辰徵入爲大理少卿尋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整飭薊州邊備薊鎮故少邊寇守備頗弛公計以爲虜勢日張迹且及漁陽乃條上守邊便宜五事欲遠設探報選調兵馬增益戍卒預蓄芻粮請給火器　上以其策爲是時莫能信也庚戌之變識者思之初公弟後與江右士夫修里閈交後見夏嚴二公得政乃自引避不從里子旅謁及撫薊鎮密邇京師不通請問琉璃河工成二公出視又不迎勞二公嗾之會公

修居庸關欲支修邊餘銀爲工料費　上大怒它弊罷公歸里下司農鉤校居一年夏敗守臣乃覆奏所放散具有質佐召公以故官巡撫大同會上谷有警改撫宣府無何晉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大同當兵變後上下務爲姑息衆反不安公第以法御之即有亂行不少假貸軍中肅然亦無怨聲某年虜二十萬騎寇上谷邊公所遣將斬首虜四十級某年六月虜十萬騎寇雲中邊公所遣將斬首虜二十級以亡失過當不敢居功上疏自劾并列諸將罪狀時論多之其年九月虜十萬騎寇上谷邊公遣大將陳鳳等以奇兵遮虜而身擐甲冑提輕騎逐之斬首虜二十六級獲酋長一人其明年五月虜並力再入雲中公所遣將再與戰逐北斬首虜合九十級上功於朝而會大將張達敗死先是虜中數騎潛入盜邊邊尉報狀御史胡公宗憲喜事人也會夜飲醉屬達曰將軍可趣擊賊達謂虜有伏兵夜出不利請待旦乃發御史

大呼若欲墨吾白簡耶達不得已以二百騎夜出至紅寺堡虜衆大入圍之數重及副將林春皆死焉二將敗所去制府二百里公聞其被圍趣發兵往救至則無及御史上書但爲二將請卹而匿其發蹤狀紿事中禹不知也以失援劾公及撫臺陳公耀等俱逮下吏各榜一百陳公死杖下而公謫戍陝西靖虜衛掠治困篤徙輿行二百里方蘇至邊傴民屋以居耕牧自給僅免凍餒部使欲爲公葺宇使廩人授餐公爲書

謝止焉暇則手錄方書廣施藥餌及進諸生徒質問經義彬彬嚮風居塞上十七年　世廟一日札問司馬故督臣宗臯安在以謫戍對後廷臣部使荐至十餘疏竟不復召蓋其時分宜在位猶尚以前嫌也隆慶改元遂臣奉遺詔訟公從戍中起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協理戎政尋則擢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道中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會給事中某論公前在邊失事不當錄用下吏部楊襄毅公具知張達等死狀爲上別白之有詔趣公視事而公以年迫七十上疏求罷　上亦念其老許焉家居二十餘年部使及臺諫荐十餘疏奉　旨推用者再而公不出矣萬曆戊寅大婚禮成以公年滿八十詔守臣及門存問壬午元子生詔存問如初丁亥以御史大夫吳公時來請詔給廩米與隸臧以爲常戊子撫臺李公戴等以公年滿九十闔詔遣行人張廷棟奉采幣羊酒稱制存問公上書遜子謝未幾遂卒大臣三遇殊恩故所未有也公

爲人剛方嚴重言笑不苟清節絕俗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行軍治官號令精嚴致在必行不爲文具故事宣大三鎮供制府私藏歲若干金公皆斥爲官費令解官收掌司其出入一無所私南京寵歸以秩金買棺二具至淮安登陸顧值不足貸楊總兵二十金歸十餘年無以償楊又不欲負其責復懷其一具遣人償之家居環堵蕭然不異寒士終無所干於有司即有遺而式閭者亦不幾見也天性孝友自爲兒時侍

父母病寢不解帶若成人然及仕官所得祿賜歲用之餘皆進之父母爲家公財與諸弟分產惟弟所需取其痛者弟甞有疾灼艾意頗難之公爲解衣先灼以分其痛在關中時族人有貧者父母死二十年不能葬及公歸先爲葬其父母後置田宅婁室使有家焉友人唐君爲廣東教職卒於官不能歸葬公馳書所部求其襯及子孫以歸春秋雖高服禮不懈歲時大節必焚香望拜　世穆二廟哀書到出宿郊外朝夕

哭臨如禮燕居整飭儀觀不見惰容飲食服御皆有常節出入里門不設車蓋時行田間常有小兒數十輩隨之氣骨強健善自保攝性甘澹泊於聲色玩好一無所嗜故臨難不懾享有老壽云內政整肅子孫皆布衣芒屨無所紛華家雖不饒而供養甚備朝夕上食祝哽祝噎環列左右夜則更臥榻前候其欠伸終不敢離人以徵公訓焉公生弘治己未正月十三日比卒得年九十歲配孫氏國子生杲之女累封淑人先公十八年卒柔順慈和懿行甚著諸具公所爲誌中佐室于氏名家女也久攝內政以淑慎聞

爲有誌子男五如穀千戶娶呂氏如蘩貢生娶王氏如薰娶欒氏繼孔氏如葵庠生娶張氏如核貢生娶李氏穀蘩葵淑人出薰核于出女三一適福山所千戶寧宇嘉一適黃縣廩生張少簡淑人出一適登州引禮生吳國埠于出孫男八爾南庠生爾池庠生爾衡爾遂爾磐爾輦餘幼孫女四俱未字曾孫男一通幼當嘉靖戊子東省舉士得公及葛端肅吳介肅二公皆世所稱鉅卿偉人也端肅在位久所建樹爲多介肅起家及罷差久於公而嘗在要地惟公處侃居約幾二十年起不滿歲而去塞上軍功久遠無能明者至乃鞠躬履方始終一節折而不撓三公者皆古貢大夫鮑司隸之流也世之稱齊魯諸儒篤行固不虛矣銘曰　負海之邦鍾靈毓傑　世皇初載並興耆哲德平棣憲汝陽司銓清風直節與公而三公之登庸珥彤持績無

伐不指靡邪不觸爰授節鉞于代雲中彼獲者胡莫我敢閱誰其郤敵而功靡紀誰其覆師而貸於理揣在窮邊越十七年　皇豈不睠止或厄施　移考績極還公於闕一歲三遷元樞在列拜命若驚拂衣若遲蕭然環堵以遊則肥焉老崇賢國有彝典　皇三錫命如公蓋鮮維師尚父維衛武公曰年曰德疇與之同有老成人士之儀式今也則亡小子何述有丘睪如於隴之腴司空所作史氏則書

明故通奉大夫山西左布政使仙臺李公暨配安人張氏合葬墓誌銘

山西左布政使長清李公卒於萬曆乙亥五月七日葬邑之厥口峪銘其墓者門人山陰張宮諭也後十有二年爲萬曆丙戌十二月四日厥配張安人卒子太學生克中奉以祔公請銘於德平葛太史葬有日矣太學復介平陰劉子走使長安請合葬之銘于子曰善哉時異而所之以盡事也室同而合之以盡思也李子諱汾

矣誌曰公諱僑字子高其先高密人上世有諱登者始徙長清五傳及鉅鹿尉瑄公之大人也後以公貴贈兵部主事稱曰兵部公兵部公娶陳安人生兄伯及公公垂髫而孤育於兄伯年十六從諸生試故太史余公爲學使見其文奇之拔寘首列遂稱名士嘉靖癸卯舉山東省試明年甲辰第進士授浙江平湖知縣領邑四年薦書十餘上奉詔名諸令長諸令長先至率得爲臺諫公至獨後法不獨選以爲戶部主事時有虜寇事[illegible]昌平察能改兵部旋進員外郎郎中島夷寇越越諸大夫請公於朝以爲紹興知府居六年考績詣闕道中擢浙江按察司副使備兵寧紹又三年遷山西左參政又二年擢四川按察使又二年轉浙江右布政使山西左布政使又三年爲隆慶戊辰上計闕下以聽調歸遂不復出公爲人端方精慎事有執持才識深敏能燭隱奸所至以名迹顯平生宦轍多在兵間勘定之功茂焉平湖賦廣獄煩公催科有法

常以緩急與民相假借民不告病賦無積逋有
冤不決獄能得其情民稱神君郎司馬時會築
長安外城以公爲植虜入紫荊命公督戰有論
報功皆賜金幣島夷之誅越也制府以軍興法
徵發郡邑守吏日夜督民乘城未見寇而邊小
民驚恐亡入寇中及公至郡務爲持重省煩節
用與之休息制府欲鑿磧穴以佐轉輸公力陳
其不便事乃得寢諸邑長吏請築亭障以備以
杜寇道公下檄亟止之盡罷丁壯歸農以便宜

團練寇至乃發越人安席寇亦辭去及備兵海
上領軍符如開府乘間數出擊賊獲首虜數十
百詔賜金幣勞焉四川土酋薛兆乾以龍州叛
諸城騷動公佐撫臺謀畫遂俘兆乾郡縣其地
今之龍安府是也妖民蔡百貫聚衆萬餘殘破
銅梁大足諸縣公設法招撫散其脅從因擊百
貫殲焉既至晉陽屬歲大祲又新中虜宗祿邊
儲動以鉅億公多方酬應以間安集流亡撫循
疾苦晉人以寧左使資拜開府公年五十餘固
已倦遊數欲上書請及聞聽調之命遂欣然東
歸少時嘗讀書城南仙人臺下因以自號至是
卽其地隱焉萬曆癸酉　上登極覃恩進階如
今秩又二年乃卒安人張氏者處士澄之女也
婉淑溫恭克執婦道綜理家政有丈夫才公之
未第也辭家出肆薪水付之宦遊四方以星出
入扃鑰付之安人嚴飭婢僕閫無嘻譁服食茹
淡不事紛華至其蠲潔烝嘗備極誠敬撫愛從
子無異己出尤人所難云方兵事之殷鉦鼓相

聞軍府勛公環甲援桴而出安人進曰國家
事重公勉之矣毋以兒女子內顧闔扉而入神
色不悚聞者偉之公滿司馬郎安人受璽書封
後所居官率不滿考及爲方伯二品當封夫人
而公輒懸車或說安人安人笑曰士人妻一命
足耳彼操作傭賃從夫而隱者獨何人與公病
痱不能起安人脫簪珥迎醫所以祈籲百方少
間則爲具召公故人所善觴詠左右以娛其意
故公雖沉痾而優游窮年以安人護之謹也況

稱未亡人日夜督克中治經修行遣游太學多
從四方名士用廣其志故太學奉公之訓克世
厥家嗚呼母儀婦順可謂章矣公生正德壬申
八月七日得年六十有四女人生正德乙亥七
月十九日得年七十有二子一即克中娶於按
察副使齊河尹公生男一時泰女二皆適名家
銘曰　盧之左隩岱宗之麓川原回復蔚然神
房松梓千章李公之藏吁嗟李公乘時奮庸克
茂厥功于蜀于越聲施有烈期將授鉞以彼華

年歸而考槃古今所難有淑維匹歲星云畢歸
于其室坎而共埏志則各鐫與此而三誦不溢
美加不踰禮是有孝子孝子永錫以福無斁視
此貞石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心齋梁
公墓誌銘

梁公諱承學字師顏東郡名家也其上世居萊
洪武中有士成者占籍爲聊城人士成生無爲
知州棟棟二子智能智生舉人璉能生南京戶

部主事璽璽生新城知縣相是爲公父其後以
公貴再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初配李氏生
承祖繼配王氏生公其後皆贈宜人公生有殊
質六歲而孤家又中貧獨從母宜人居攻苦誦
習髫年學遂成揚襄毅公校士東郡才之嘉靖
己酉方十有八歲以易舉山東省試聲動齊魯
間其後數上春官數罷益發憤不少沮竟以庚

戌成進士有同姓中官方貴用事請與宗
族公正色曰吾誠不知系所從出顧安得妄
中人以從龍澤謝弗與通座主少保殷公聞而
重之除陝西延安府推官公雅精法家指然其
讞獄以平恕得情不欲核刻搏擊取小治辦爲
名一日閱獄中囚有八歲小兒投石戲誤中七
歲兒斃吏增兒年論死公廉其狀立貰之府中
卒出顧金錢照磨笞卒卒後病死吏當故勘平
人律公曰卒爲奸利非平人照磨笞之固當奈
何中法亦減死論他所平反如此類尤衆至品
第郡邑吏賢不肖狀無不精當而大指取寬厚

不求人細過居奏中滿考奏荐十有三疏計且
召入而柄鈐大臣故嘗撫陝有所嗛於公乃握
爲南京工部主事時論屈之在南曹時嘗疏瓜
儀河道理沿江麤課咸有能名後以修　孝陵
工加俸一級滿考奏績改戶部廣西司九江榷
稅序當遷公郎中有所善欲徃以公改北爲新
任不當遷同曹咸爲不平公曰使職等耳何必
九江竟無一語已而所遷者以墨敗人益服公
嘗司庾天津出納平慎進山西司員外郎再進

浙江司郎中改雲南司雲南司者專主漕政於
子部爲劇司徒擇而得公公握籌摧會區畫劑
量悉中肯綮督倉尚書欲扣潛舟盤剥之嘗奏
爲美餘運卒聞而大譟尚書恐夜召公公具陳
不可狀爲草疏平亭之奏下運卒乃安言者疏
倉曹郎使竣令御史核殿最下戶部議諸郎愕
莫能對公奮言曰郎御史各以職奉使相頡頏
郎即不稱使大司徒在是何與御史竟寢其議
先是議者以江北田荒奏遣憲臣一人督吏民

開墾三年命公徃視狀公馳至其地徧覈穀土
荒墾民人流亡具得其實以報甚稱　上旨然
亦陰取忌矣故事郎秩八年以徃當陞參政公
平生濶於進趨無所內交主爵以爲才任治邊
擢陝西按察司副使備兵鄜延公夷然不爲意
再至塞上日夜校行所部繕治城堡修飭武備
西邊大治嘗以文田奏荐詔主爵志其名又嘗
以閱邊勞受金將賜聲稱大振宜君徊賊嘯聚
撫臣欲發兵捕公謂此皆凶歲饑寒救且父母

不足以辱軍吏不見嶺南層巒叢薄郡邑丞尉持檄徃諭之賊感泣立解散撫臣意沮會其
年關中大祲至人相食公設法振貸多所全活
而爲忌者所搆及以爲救荒無狀有詔改用公
因拂衣東歸遲回不欲出久之故人多趣公北
上乃裹詣闕行至武城而病亟返舟抵舍數日
卒萬曆丙戌二月二十九日也距生嘉靖壬辰
三月十三日得年五十五歲配方氏累封宜人
淑德著聞子男五衍祚巳卯舉人娶許氏經歷

東迎女衍徽邑諸生娶許氏縣丞東聚女衍光邑諸生娶許氏典寶鶺女衍烈聘田氏同邑景茂女俱宜人出衍禎聘張氏南京戶部郎中第女側室耿氏出女三一適郡諸生馬爾騏知州斯作子一適朱希夔知府應聘子一幼許聘監生許鶚子孫男五庭楫庭雷庭傑衍祚出庭桂衍徹出蕃孫衍光出祚等將以是年十月二十四日葬公於河東祖兆奉光孫丞王公狀來請銘公爲人潤達有度重厚簡朴不爲小文天性

孝友內行甚修事兄及寡姊恩禮備至於族人親戚多所贍給交遊無問窮達緩急賴之有長者稱于生曰江北故鮮大族如梁公五世科第爲吏可指數耳然吾聞其家蕭然如諸生大父以來田廬無所益稱清白吏子孫矣治獄多平反以尺檄解散劇盜仁人之利博焉綏輯讎卒出於頃刻君正言御史郎吏之職杭慨引義懦夫動色斯已壯矣予觀公諸子皆賢儁有文昌大其家不可涯涘用其所不足於後儻天道即

銘曰　國氏惟梁遠哉決決徙自冀方世冕而裳五傳益昌蒼跡爲郎燁然珪璋令聞孔揚不究厥長不韞厥光以誕發祥鴛鴦虬翔俾熾無疆維渠之陽考君子藏卜云其減我銘用章

明故中憲大夫開封府知府鑑弦宋公墓誌銘

宋公名伯華字汝含青州益都人也其先居昌樂故元時世爲千戶國初始祖君用徙益都君用生剛剛生瑜瑜生臣仕秦強主簿主簿生公

父延年以治春秋舉諸齊言春秋推爲第一其後仕南京禮部司務以公貴贈兵部主事娶陳封太安人公少敏惠有才質從父受春秋旁及諸經史能日誦數千言爲文詞儁朗多奇氣年二十未隸學宮學使孝豐吳公覽其文異之輒選入闈遂舉高第實嘉靖戊午歲也其後十年爲隆慶戊辰乃第進士授宿遷令河隄大決漂殺人民生者走棲木上無所得食公慨然太息流涕曰天乎民何罪令請以一身當之乃盡括

賑錢出秩金卵駕小舟就民所止計口哺之曰弟忍須臾毋死吾爲請於上矣已乃大發倉粟按籍振貸寬賦弛刑民忘其災居三年課上考荐書十餘召爲兵部車駕司主事萬曆改元命大臣行邊用推擇從閣晉代時使者初出邊臣震悚大將以下橐鞬迎謁不憚詘體而陰有內主所殿最不至境而決公獨假以禮節自稍饋問遣一無所受而盡核其功罪白大臣舉刺不少掩敬邊人曰獨宋司馬不可干以私也歷職

方員外郎郎中所任職辦不肯撓法尚書雅器重之萬曆某年擢淮安府知府郡方治河大興人徒搴芟伐薪輦輳旁午又直孔道送往迎來延見吏民或達旦不寧然其治法務持大體不爲細苛栝循周察與之休息御史以爲不任奏欲它調主爵廉其實詘御史會河工竣論功以三品服秩居郡如故歲庚辰郡國上計中丞臺以故事封傳符讓行其時方嚴驛禁喜事者爭有所舉發以應政府東省中丞劾乘傳者數人公坐鐫六秩而淮安慮囚不中程公以去獨坐復鐫二秩議者皆不能平公夷然不爲慍也歸息里門與朱侍御文甫馮文學貞甫唐戎才張明經爲布衣遊弦誦嘯吟一豆萊羹相對或至日晏郡人目爲素交居久之時政更始言者訟諸臣用乘傳謫所坐過薄乃起公東鹿丞歲中三遷永平府推官河南府同知即拜開封府知府開封爲諸郡湊多強宗難治吏取行法公益務爲簡靜如其吏淮陽時或謂公治大郡宜有

科指立聲迹公笑謝曰以繁治繁適多事無益靖民之路不稜而已公再出已病至沝力疾視事已而遂亟以萬曆乙酉九月十三日卒於官舍郡吏民行哭悲吟如失慈母沝諸大夫謂公吏迹卓越數十年所未有也公爲人豐肌偉幹容止甚都詳慎精核能任大事器度恢弘喜慍無迹材長者也然亦自以性緩慕佩弦之義故稱鑑弦天性孝友居贈公之喪擗踴號泣水漿不入口三日奉太安人未嘗越宿於外朝出暮

歸必問寢食節乃退平生廉謹兩守大郡貲不滿千金居鄉無尺蹄千長吏其與人接色温情溢盎然可親道逢醉人詬語從者誰何之笑命車驅奈何與醉人較從弟有怨家詣公門下有妄惡言亦爲弗聞也他皆類此公生嘉靖己亥三月十日卒萬曆乙酉九月十三日得年四十有八娶鍾氏封安人廣宗令秀女子一繼武已諸生娶馮氏諸生子臨女孫男二鎮銓女二始贈公名能詩文與諸馮公相友善及公傳家學

亦好讀離騷賦詩有建安大曆風骨而惜憲使馮公舉進士馮公子殿講用韜公之自出爲世大儒故公家文獻與馮氏若相成焉一日公嗣繩武奉殿講狀來請銘因憶初登第時與公接棟而居相得莫逆嘗謂公博大雅容有公卿之器而以二千石終爲世惜之然觀兩漢以來宿儒鉅卿率多用循良著績與其時名將相並垂不朽何必尊官哉殿講稱公醇謹類石相治行類劉寬雅量類黃叔度予不謂阿也銘曰

材也宜大受而施罔究仁者宜壽而藏於茂其以艾爾後原隰膴膴雲門之下封則負斧圭之百武於此終古故歡如夢涕而銘汝

明故奉直大夫戶部四川司員外郎錦峯王公墓誌銘

錦峯王公者諱之輔字爾任濟南新城世家也其先瑯琊人高祖貴徙新城曾祖處士伍有善行大父潁川王教授麟父貴州參議重光以採木卒官贈太僕少卿後用子貴與教授公俱贈

戶部侍郎太僕公配劉太淑人生六子長贈憲副之翰次少司徒之垣次即公次郡丞之城次憲副之猷少者之棟爲諸生公少時從贈公宦與司徒公同學聲名並著嘉靖辛酉舉於鄉其明年司徒公弟出爲吏而公留家居訓諸子弟諸子弟振振起舉文學高第及升秩宗者幾無虛歲天下稱科名之盛王氏第一而公獨報罷者數也萬曆甲戌下第太淑人在司徒邸命公謁選得山西之隰州隰州者河東山間支郡也

地瘠而隘民俗楛窳里胥吏卒繹騷其閭戶多亡匿賦不時登公乃嚴核里胥不得有所侵牟又置木牌尺許繪吏卒其上令村里相傳催督民以是樂輸少所逋負課常爲最郡壤接關中徊寇數百不時入掠吏往往發兵捕公第分布壯士千扼境上寇至輒逐出居民呼譟爲應寇遂不入界中溫陽鎮民去城遼遠官有徵發保聚山谷期不受令公曰古人不易民而化溫陽之民豈獨不可馴如此乃遣吏持記往聚其父

老譬以禍福父老大悟誓奉府君教不敢後約已而部使爭上書言隰大治而會公弟爲平陽司理法不相瞻奏改霍州霍有晉藩支府宗人彊橫多所骫法公一切裁以三尺即有扞罔輒論其戚黨不少假貸宗人斂手避之三載考績權大名府同知屬漳河美溢壞民田盧兵憲穆公議別開支渠以殺水勢屬公爲徂導渠由梢府抵大名二十里入衛河河即汎溢直灌支渠不爲民病魏人德之壽宮工興取文石黎陽或鑿地丈許無所得石公甚憂之一日有巳夕吏夜見火光燭地狀如星隕旦往視之文石在焉鑿之得萬餘方郡人以爲誠感巫大名再滿以久次召入爲戶部員外郎丙戌歲大侵奉詔分振山西每至郡邑輒單騎出郊徧歷山谷延見貧民計其口率而令市里設廠度民居遠近煮粥食之及發吏掩骼埋胔道殣有藏山西諸郡賴公全活者不可數計而公亦以行風雪中病矣明年事竣報命奉勑監潛江西日夜督趣

凡兩閱月舟畢入淮乃以便道省太淑人而病已困不可支司徒公彊留之公曰王事靡盬卽病可奈何復歸江西代事行至淮南遂不起時公長子爲御史出按應天蒲伏渡江奉公喪以歸而叔季二子已以是月同舉省試公不及聞矣公爲人倜儻端確不設城府內敦孝友外行義讓教子孫以廉儉無所紛華稱其家行焉生嘉靖庚寅十二月十八日卒萬曆戊子七月三十日得年五十九歲配于氏繼□氏人子男□

象蒙萬曆庚辰進士江西道監察御史娶諸生
邢通女封孺人象震邑廩生娶太學生畢向女
繼諸生楊全甫女象斗戊子舉人娶御史韓介
女象節戊子舉人娶廩生畢昌女女四長適封
某官耿錞子諸生鳴岡次適主簿石稔子諸生
一楨次適司業沈淵子監生庭柟次適同知顧
連璧子其孫男四與善聘舉人張羽鳳女與廉
聘諸生耿鳴陽女與諒聘諸生劉洪範女與誨
聘副使張修吉女孫女五長適長山舉人宋汝

牧子次適右給事中曲遷喬子次字舉人耿鳴
雷子次字諸生韓養志子次未字御史卜以萬
曆庚寅十月二日葬公於城東鄭黃河之濱使
來請銘銘曰　維南有淮東有濟瑯琊之宗中
而徙世載其德濟厥美四葉而昌福所綏朱輪
轂擊集于遠綏何若若印纍纍地官起家稱宿
儒宦二千石專城居晉魏之郊澤既濡嗟乎勤
事懷靡及中壽而殲疇不惜爾後繩繩無與匹
神皐膴膴新厥阡上云其吉寢孔安公之真宅

此永年

明故文林郎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前渚
于公墓誌銘

始予與臨清于公同舉進士衆中目于公修幹
玉姿風神濯濯知其偉人也後且二十年諸同
舉者各以次積至大僚下乃牧伯而于公歷三
郡司理爲御史御史即要秩於于公爲淹然更
一再遷輒顯不後時也而于公以病謁告臥漳
水之上逡巡不出卒矣嗟嗟修短不可知何哉

淹速傷哉公子高岡介侍御泰公狀請銘以葬
方悼公之不究忍弗爲銘誌曰于公諱有年字
時泰前渚其別號也上世萊掖邑人國初以趙
衛問被兵空虛徙海上大姓實之曾祖常遷臨
清之梨園屯家焉是生祖通通生父魯先娶潘
繼杜生公公少有頴資而器度凝重不妄笑語
識者嚴之嘉靖甲子舉山東省試隆慶戊辰成
進士授揚州府推官以內艱去起補常州又以
外艱去起補襄慶凡滿六年考使者奏公治行

疏二十餘上矣萬曆庚辰召拜南臺御史公爲人風格儁爽才識絕群而心地坦夷不爲城府其任理官決疑亭法務在審愼所讞稱平其時政令嚴切郡國奉行率務矯虔取名相高以扰核而公爲法吏從直指按部獨用平恕寬和無所侵寃權相制政宵人附離者爭招延海內士以植私黨士亦多趨走之公獨不爲私謁以是僅得南臺時論重焉巡視京營及鳳陽等倉簡練將卒嚴覈出納具有成效前後所條疏十餘

皆關大計其要者在馬政初江北諸省民間畜馬歲課其息息不中程更買以賦後稍取直輸太僕而令養母馬自若民間苦之公請令諸省各計一歲中賦馬之數定其直與道里費算入租稅徵而使太僕歲數見馬以多少裁其本折須馬則吏代買即取其直輒以所徵輸入民間養母馬盡斥賣罷除之無有所與　上嘉其策行焉江陵既敗有執法大臣其故常私比爲奸利而與後政有連衆雖指目之未敢發也公毅然具疏劾大臣其當罷狀有旨謙公以非所宜言大臣亦遂去矣武林兵變公疏畫級斬事宜大指在解網肆赦無治脅從部如其言以覆屬有星變陳天人咸應之際災異所繫其論甚具爲御史王三聘獻曰著諸公交譽之屬有胖疾不能自力告歸以萬曆丁亥二月二十日卒距生嘉靖乙未十月二十日得年五十二歲公居家廉儉服食器用無所修飾其在里閭屏去

御從與諸生父老遊如平生歡值歲不登糴穀百石以贍里人內外宗黨貧者爲買田分給多或數十畝少亦十餘畝閭左或欲流亡輒爲止振貸之里人德焉始公爲推官淸考贈父母如其秩後爲御史遇大慶覃恩改封父爲御史乃立表冢上署曰御史阡云配王氏處士志學女累贈孺人繼李氏處士應明女與秦侍御夫人兄弟也累封孺人子男一即高岡娶顧氏順德府知府毅女女一適吉毅大夫生嘉詔子俱李出繼公平生修潔冲和恬於進利處已當官皆

踰有繩矩而外不爲邊幅可謂有道仁人矣位不盡材年不酬德天寧可問乎哉予讀史東海于公治獄多陰德子孫貴顯封侯傳世于宗率出東海公豈繼廷平而興者邪毋論三爲司理所平反不可計即馬政一疏江北河山之間所保全細民家室以千萬數豈特一獄吏之仁哉吾識於此侯公之昌後考焉銘曰　維東萊之族遷於衛濱四世而昌爲綱紀臣侃侃秦筆獄垂紳胡天不憖以救寧我民人之云亡贖百

其身於乎傷哉于公其長有此吉壤以福爾後昆

明故中憲大夫兗州府知府金齋宋公墓誌銘

萬曆乙酉冬天下郡邑吏會朝明年正月吾郡侯金齋宋公奉璽待命一夕忽生項瘍以元旦前二日卒於燕邸兗屬計吏相與歸公之喪公子吉祝奉公遺命來請誌銘按狀公諱諾字子重河間故城人生有奇質九歲能屬文父封郎中公故諸生也而公甫垂髫亦爲諸生郎中公從邑先達受經所聞師說歸以語公無不解悟郎中公竊自喜焉嘉靖乙卯舉京兆其後十年乙丑第進士高等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咸有能名同舍郎主藏有所亡失詿誤及公謫四川忠州知州忠去長安幾萬里險遠矣公忻慨叱馭往抵任五日召爲南京戶部員外郎未至擢爲郎中居無何以久次拜知東昌府視事五月以內艱去服闋除知鄖陽郎中丞荐公才

任治劇徙知河南視事四月聞郎中公病甚即解印綬自免去而丁郎中公艱外吏法無予告又非獨子不得歸養免輒致仕久之部使廷臣爭上書言故河南守良吏也以將父棄官其人才賢可用有詔起知兗州公往居三府不甚久然所至廉平執法名聲流聞及守兗幾三年得盡其才治行愈著兗屬二十七城直兩京道吏刁民敝徵發繹騷公既熟其利病務爲拊循安息煦以豈弟至所興除鉤校無不精核即有決

敝奸法輒繩以重典不少假貸吏兢兢奉法東毋敢餙情以免部使上疏言尭治狀者牘牘是矣至是肆覲闕下主爵計畢述職且以高第擢公而公遠及大故廷中諸卿大夫相與嘆惋惜之公爲人倜儻玉立容貌甚修坦夷誠慤不爲矯餙然亦彊直自遂即於意不當未嘗少有所詘其才博大通敏遊刃有餘論事術術洞於指掌然常本人情無迂恢語未第時甚貧竭力奉親甘旨無缺及後貴迎養官邸朝夕侍食職事

孰掌終不少廢有同胞三弟悉推父貲讓之子女婚嫁又佐以私財故人子楊生孤貧召置家塾與子同業親督課之生後學成爲名士他所鄙邨孤嫠尤衆不可殫述也公之先山西屯留人洪武中五世祖德成奉詔徙故城德成子一公一公生雲雲生鸞皆服田有隱德或推擇爲吏亦不遂而至封郎中公封郎中公諱良籌娶封宜人王氏以嘉靖庚寅正月二十二日生公距卒得年五十有六配李氏累封宜人語具

中子一即吉祝廩生有才儁稱娶太學生郭鄰女女二一適榮陵知縣劉志道孫源潔一適饒州知府陳桂子宋孫二聲著庠生娶通判鄭祚孫女聲聞聘太學生陳冕女孫女五一適封周一字南京鴻臚寺卿周世選孫承祖一字太學生萬鍾一字張九德一未字曾孫女一幼銘曰

維宋之初肇太行食茲趙土六世昌有郟君子匪且勑能厥官厥典大邦維衛楚鮮綏于厥與則魯奄有鳧繹荒大東民既勞止村軒空公拊其巖噢厥疾重陰闇澤流下邑三年報政維舊武章甫衮衣蔆我所荐璧左个且有錫胡天不憖大命畢衛原鶺鴒卜云臧曾不踰時伉儷藏處稱敦德出良吏有秩斯祉貽哲裔才於何究數何覃無方者化其違旆我銘茲丘示來許展世繹思以終古

明故山東東平州判官北溪于公墓誌銘

嘉靖壬戌予偕計吏上也東平別駕于公守邑

印綬躬爲之駕而公之從孫孔兼亦舉京兆北上同醵遣焉其後二十四年爲萬曆乙酉予典南都試得公之孫仕廉公老無恙也明年仕廉成進士而孔兼入爲儀郎以狀請公銘則公以仕廉舉之次月逝矣一日邂逅隔二紀而相遇且相與得公事若前定者亦非偶也誌曰于氏江左大族也先世蓋居江北宋之南渡兄弟三人從行至江而別伯昇止滁伸暹扈從家臨安李顯東遊金壇樂其山水因止家焉即公始祖

號曰安三公安三公生洮溪公茂茂生芳洲公純純生碧潭公本爲嘉興府通判以死事贈同知本生月潭公潤潤生贈中丞漁隱公盛盛生贈中丞契玄公鎰鎰舉成化甲午省試仕爲萬載令契玄公七子長曰中丞公湛而公行第六與一少弟生最晚契玄公憐之臨終構堂曰慕親記而納諸楹使及其長發篋契玄公配曰茹太淑人而公母儲孺人先卒及孤而太淑人育之中丞公既仕諸昆皆爲文武吏出遊惟公居侍綜理田廬自甘疏糲太淑人數之曰兄以祿養若以力養固善公嘗治經不就耻以布素營乃謀諸兄子某以租羨爲助入長安選爲部儒士授東平別駕東平魯大郡也當南北孔道至煩且敝已又徼守東阿阿之煩敝不減於郡而公皆以能稱其爲吏廉靜簡約綏帶褒衣不效諸佐史踆踆趨走而事至常立剖所職輒辦先於諸佐史東平城曠濶多萑苻奸無敢禽制公設方畧購捕諸偷立散有內使過河上徵

發甚亟牲一士人於舟公往譬說之辭色俱厲內使意動遂釋士人郡中以此才公在事五年部使者下記勞聲實日進主爵乃循常格使爲王吏公嘆曰薄遊不遂安能白首曳裾作諸侯客因自免去公爲人白皙修長温克閑雅容止甚設而不爲夸謝退然有以自下尤敦古誼嘗字友人之孤終身無怠罷吏家居以經訓子孫而飭以恭儉即有惰媮輒屏諸外舍改而後已是時公屬最尊諸從子若孫多登第爲貴吏咸

嚴事公稟其教公亦不以諸從子若孫
下也邑大夫高其行延主憲老之席亦不
而自行營家地樹之松楸時從客飲其間其
如此公諱澄字炳忠家於龍山北渚之間自
北溪主人生正德壬申四月二十日卒萬曆乙
酉九月五日得壽七十四歲配胡氏南京營繕
所副居安女繼崔氏揚州處士養正女子男一
庚重華次適同邑孫宗元次適丹陽賀昌胤次
束邑諸生娶馮氏繼丹陽張氏女六長適同邑

字王某餘幼未聘孫男五長仕廉丙戌進士娶
王氏次合氐聘蔡氏次天錫祖烹中志幼未聘
孫女一字宜與曾某束等卜以本年十月八日
塋公於花橋新阡公所卜也予觀世華貫貴遊
類虛憍恃氣不能自裁以禮即出爲吏或軼矩
程公以世家大族用儉節自守一試郡邑斤斤
禮法不敢過佚可謂長者矣式穀孫子保艾爾
後蓋天道哉銘曰　維東海之裔渡江而興歲
於中丞印何纍纍穀丹溝庭維東平克承無念

爾祖則友其兄厥施不究而永有令名宜爾子
孫繩繩氣佳哉茲阡是營且有後命以賁玄扃
尚有考於斯銘

明故廣西洛容縣訓導月洲先生張公合
塋墓誌銘

張月洲先生者諱天衢字達甫閩之篤行儒也
世晉江人生而有奇氣志識高遠不慕世紛既
從博士受經潛心理學遊諸大師間聞見日進
益務修身潔行尚法古人即談說世事抗慨激

烈雅若有以自負父南溪公仕邑令而貧先生
資遊學以養歲暮歸省盡出橐中晚進不私一
錢弟仲亦仕爲令以祿養獨季未有立也而毋
黃夫人沒有篋在室先生封識唯謹待季長而
畀之其居親喪致毀盡誠稱於宗黨久之德誼
著聞文宗都試輒舉孝廉獨行厚寵荐之萬安
朱公嘗以行義拔真第一爲多士勸於是張先
生之賢聞於八閩閩人咸尊慕焉司馬張公岳
鎮兩粵以先生自從幕中之畫多所恭決司馬

誅田氏大酋其徒悃懼求爲居間介以裹賕先生卻不視也而從司馬借著以爲贐之便卒如所策先生年六十餘舉明經入對授洛容司訓洛容嶺西絕徼學宮不備祭則爲壇先生弗愠也嘗從邑令飲令使歌者奏伎雜以鄭聲先生正色請曰意非官師所以訓乎令不懌數日先生先生起趨出旋投牒自免去去而過南海謁憲長林公林公者故先生同舍生見其遊困念之會法一吏未決曰誠得張先生一言吾緩吏矣吏子操百金往請先生笑曰而以爲吾請事來與豈其兼官而賄是圖去無汚我歸則閉門掃迹嗜學不倦學使蔡公請爲會崇使諸生談道者從之郡守朱公丘公請爲黨正使訓鄉之子弟里中有訟往質成焉先生爲人恬愉子易晻然煦和平生不知嗔怒簡於嗜好兼修名理年至大耋顏色悅澤常如嬰兒僊僊行市中疑御風遊精力過絕人能立語終夜滑滑不止及

徵也配楊孺人德府長史楓山公女少讀書通文義幽靖惠和能事舅姑馭姊姒子姪皆有恩意其性行類先生始黃夫人壽九十餘歲先生與孺人生同年亦皆至九十同年而沒蓋生平室中未嘗有勃谿語其感和隤祉有在非偶值也往嘉靖末行遊司空朱公開府與郎君可大同事先生後十年行弟爲史官先生年七十所裹糧萬里走長安居司空邸猶得奉其杖屨及別去歲歲有書抵長安率以道義相勗如是二十年乃卒嗚呼今世學經談道藝者至不爲少乃其中情或不免沒於利祿視古人若不相及亦安得篤修茂行如先生者哉先生少時及見蔡虛齋先生蔡先生器重之後過南粵執贄謁湛甘泉公甘泉公避席引與語大司空著道南錄屬先生考索成一家言其師友淵源有自居則化其里俗出則友教士大夫亦可謂儒者效矣銘曰　林類行歌何自適唐雎漂說秦降息轅公王學曲士戢伏生授書闕王迹先生之年

與之匹有儷偕之歸於室廡牖者原宿草積第子著銘揭諸石此閩耆儒過者式

明勅贈給事中常公墓誌銘

常公諱自省字希曾其先鳳陽人也五世祖得春始遷武昌四傳及慶選貢爲沔縣令著循良聲舉二子次繼娶洪雅令賈公銓女生子二長即公公生而及王父令沔也抱弄膝上輒能誦聲詩屬對吐奇語王父大說已而悵然曰兒足大吾門拂衣可矣稍長補博士弟子以文詞藻

贍傾其流輩督學馮翊喬公山陰張公內江劉公號爲有人倫鑒皆大奇之以爲常生國士也公既閎覽博物喜蹄絕瑋異之觀以其餘精聲韻及古奇字病方音舛錯乃以字姥爲歌以聲逆詩以詩諧韻以韻索字而六書八體四聲七音無不具也亦喜賦詩詩慕陶韋所賦輒似之爲人愿樸居恒踆踆郤曲而臨事有氣不可奪勳帥某鎮楚驕倨生貴諸生或過其門不去蓋門者遮而何之諸生大譁帥恚疏其名中丞以公爲首公實不與也乃奮曰勳臣即貴重安得凌轢士人吾雖不在義固當出輒入見學使對狀辭甚辯試之文文工學使因大奇之以白中丞盛暉諸生不問矣郡倅李慕公名使子受經里人有吏事繫以百金爲壽求爲居間公正色曰固以諒爭見遣使君奈何以是相溷亟揮之出已而母老方伯湯公爲子除舍請謝不往也公既以文行儒聲即里人指目亦謂取一第如芥乃其後大試秋闈危入敦輒北因邑邑不自

得已而遂病始公少孤奉母夫人撫弟仲居所以承顏順志惟恐失驩至病且不起與母夫人訣兒不能顯母已矣孫長而材可以事母謂閭卿也於是閭卿亦少孤而奉大母賈母王以居其事大母賈賈忘其失公其事母王如公事賈里人憐之後十三年閭卿舉進士爲給事貴顯會以　皇子生覃恩　上曰給事中居敬忠正亮直匡益弘多其以尺一贈居敬父諸生自省爲給事中母王封太孺人閭卿拜受制於朝退

而勒諸石公生嘉靖癸未五月二十三日卒嘉
靖辛酉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三十九歲子二長
即居敬由工科都給事中拜太僕少卿娶許氏
封孺人次居義天孫男一士傑聘郭太史正域
女女一字江西參政曹當勉子其語曰水激則
悍矢激則遠抱損之數然也文學公以儒術顯
名氣凌強貴可謂雄豪士矣使其一當明盛出
入禁闥所建樹何可勝道而天其天年悲矣然
後問卿承其遺澤以完節豐材受知　明主顯

功名於當世非有所激而遂惡能然哉吾竊以
嘆天人之際而著之銘曰　雲夢之材可柔而
折荊山之璞可圭而鈇天其未定耶巫峽之流
激而彌長衡嶽之雲卷而彌張天其既定耶楚
人不能問齊人不能談銘公之葳噫者五嘆者
三

穀城山館文集卷十九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目錄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兵部
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太
保泰容賈公墓誌銘
明故嘉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石葵賈公墓
誌銘
明故南京太僕寺卿進階通議大夫木泾
周公墓誌銘
明故亞中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完

璞于公墓誌銘
明故奉政大夫湖廣衡州府同知羅江先
生高公墓誌銘
明故學正胡南湖先生墓誌銘
明故朝議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參議二泉
毀公墓誌銘
明故中順大夫直隸河間府知府少卷毛
公暨配恭人韓氏合葬墓誌銘
明故承德郎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劉

墓誌銘

明誥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栗公暨配封太宜人蕭氏合葬墓誌銘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發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繼重梓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太保蕭客賈公墓誌銘

治州古之趙國河山盤礴故多鉅公名臣毋論古往當　今皇帝時卽有五六司馬皆值塞上

多事任重國之重有防禦功五大司馬若肥鄉邯鄲兩張公曲周廣平兩王公威縣則賈公也四公立朝差有久近其功多在東北賈公則以西邊開府累功秩至宮保竟卒軍府天下奇其遇而悲之及慕其德望有餘思焉方公之卒制府具疏馳奏因爲請卹　主上聞訃嗟悼詔贈太子太保諭祭四壇賜將作金錢使使往莅其塋葬有日矣二子同芳屬芳奉大參袁公狀請誌與銘以行與公同升故也誌曰賈公諱待問

字學叔別號泰容其先東萊人高祖諱忠當國初西徙繙威之新臺里再傳諱昇三傳贈尚書公瑄始學儒術以明經貢四傳贈尚書公民少繙博士丁母李夫人憂廬墓三年歸而始室邑乘稱孝子云初娶張生子待聘繼張及趙皆爵夫人趙生公及待聘舉為邑丞趙夫人之有娠夢神白衣執幡導一童子入門寤而公降七歲就傳讀書穎脫稍長益嗜文史及補諸生試多褒首嘉靖戊午舉京兆高第隆慶戊辰成進士

令陝之咸寧咸寧治會城煩劇公才敏器博治以至誠案牘如積迎刃而解當清兼介之餘五千餘頃治聲流聞壬申召為禮科給事中納遷吏工左右公之居瑣垣風儀詳整進退雍容而擊斷糾虔不諱疆禦再疏論劾馮璫震中外上固不之罪也而當塗嗾之出為懷慶知府懷慶古之河內沁水出城西北秋雨泥流民居漂流公疏而濬之築長隄其上水不為災察能改守松江松江中倭日深困於兵食公為節縮裁省除冗役冗食若干請發帑金五萬代三服官墾境內閑田下其直而售之得金三千以佐都水戊寅陞山西參政駐節汾州汾城殷賑民居東南二郭狹而中虜乃增西北二郭為之子城恣民徙占辛巳轉本省按察使甫三月陞湖廣右布政使無何轉左居楚三年出內平允藏吏無所低昂潦旱仍災請免秋稅七千餘石黎以為額楚民德之甲申轉南京光祿寺卿旋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鎮逋有方盜不入

境疏通鹽法使吉人受策於廣公私交便丙戌召入協理院事道中晉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條上清查寺田兼用客兵嚴禁勾引簡練水陸諸事精意行之皆有成効旋以內艱去位庚寅火真與奄虜合入寇莽揑二川河湟大震詔遣經略制府會兵出討值公服除起撫甘肅至則日夜籌畫設伏制虜斬甲首及鹵馬羊牛無算招其旁番族八萬有奇虜斷右臂不敢飲馬於河明年改撫陝西會有他語詔需後命家居三

年薦者日衆乃以操江起家旋陞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時當寧夏兵變歲復不稔民多饑莩公多方拊噢稍得蘇息秋月防虜移駐河湟適中調度再出遮擊斬首積二百三十餘級所俘虜降服可六千餘虜創而逸西塞以寧詔晉右都御史仍兼侍郎巡撫如故已而關中又饑下在所長吏煮粥施賑全活可數萬人松山在河西塞外羌虜之要也小酋寬兎竊稼三十餘年莫能驅逐公會制府甘肅大集七

路之師分道出擊遂復疆土所部將吏收眷族千七百有奇馬駝牛羊萬四千有奇羌虜道絕詔晉公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久之火酋復入寇邊遣將逐之戰於節子岡斬首虜二百有奇詔進勳階如令壬寅九月二品滿考會樞府以公積功併聞詔晉太子少保賜之策書於是大父毋父毋皆晉二品封爵如今稱矣時公以防秋出次十月事竣還省行至臨洮屬有寒痾爲留信宿詰辰起御便坐發行文書已顧二僕曰我頭涔涔也寒甚奈何軍帥守吏以醫入侍郤藥不進因治書呼二子汗出而瞑越二日冢嗣奔自會城逆以東歸公撫陝八年德教浹洽元元樂業稅使梁永恣其讒從剝民財物多殺無辜公上疏劾狀逮其人付之重典梁請於四鎮稅馬及得鎮守三邊如正德故事公曰此亂萌也亟會制府上疏力陳不可其謀遂寢陝人歡若更生及公之沒軍民悲惋如失所天云卒之前夕有星隕於西方按史楊公行

部肇昌一夕夢別駕司理入告請爲開府前驅寤而異之門啓報二人卒午而公訃至也臨洮一儒生驟白其毋賈公召我毋曰夢也項之又白如初是夕遂卒夫其生有所自去有所適斯已異矣公爲人豐下甚髯貌整而恪寬綽坦洞色笑温然不爲畔岸才器博大無論夷險處之裕如少奉二親備極孝養居喪哀毀如禮其事兄伯尤莊伯卒無後與弟季居所得祿賜盡以付季使視生産季又早卒子育其孤以一官任

之里居和厚遇布衣故人歡若平生大都以豈弟長者虛中體物而內安外攘功名烜赫若此豈不彬彬質有其文武哉公生嘉靖癸巳二月二十九日卒萬曆壬寅十月八日得年七十歲元配周氏某人女累封夫人丈夫子二長同芳官生娶秦氏左布政使吉士女周出次薌芳恩生娶牟氏臨清衛官訓女貳室陳出女三長適孫荷衛平矢節三十餘年詳具邑志次適蔣可慕俱周出次適霍次知副使維藩子陳出孫女

二俱同芳出所著文集藏家奏疏四十卷梓行於世銘曰　古者使相文武通　明興列秩宮保崇自開府命惟賈公賈公名世才且雄博碩茂器仁其衷三十六襖從飛龍朝夕獻納侍紫宮左閫右越節制同山無伏莽海不風玉關西鎮褒夕烽河山百二襜鍋豐我車歲駕敷奏功旆廬北徙死馬東藩條萬里狼望空　皇睠西顧圖爾庸黃金白璧出內中三遷八座作股肱肖形畫堂鑄景鍾前軍星落氣若虹誰者騎箕

遣顯穹天書賜謚恩卹隆東園題湊夏屋封桓之左右相與楓是何蓊蔚佳氣重加書其坎窨永終

明故嘉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石蒼賈公墓誌銘

萬曆丁亥嶧陽賈公由中山開府入為大理卿以親病謁告歸里其後五年壬辰朝廷用兵朔方事在司馬廷臣爭言賈公可任即家拜兵部右侍郎趣召詣闕公復以父母年高疏請留侍

詔旨敦趣益力而公以背疽卧數日卒矣兩臺馳奏　上遣守臣臨祭賜金營葬如已任法蓋異數也太公杜山先生年八十餘日夜悲思則述公生平手自為狀遣孫樑來請誌予讀其書未竟於邑太息曰嗟乎吾乃遂銘吾賈公耶世所稱心知莫逆驩如兄弟若吾與賈公豈有兩耶生同州域第而同進同肆詞館趣操志行無弗同者歸而同憩公處南境我處北境號為兩魯生也而吾忍銘公耶然公不得吾銘亦不瞑

目吾不爲銘而誰爲銘公諱三近字德修其先濟北人遠祖諱德真者避亂南徙因止於嶧再傳至銘以貢爲葉縣丞葉縣公三子少者訪舉成化丁酉省試爲建昌府推官建昌公亦三子長者宗魯以貢爲南陽府教授教授公二子長者即太公夢龍以貢爲內丘訓導配陳淑人亦生二子長者即公蓋降於南陽學舍云公家自上世以來用經術修明爲魯大師至太公益修文雅即家教授不由師傳而季父筆山先生亦

以治經有名與公在師友之間蓋公未冠即廩學宮文聲大起數從二父試更爲舉首嘉靖戊午舉山東高第隆慶戊辰成進士名次爲東省第一以博學宏詞選爲翰林吉士館師殷趙二公亟稱公韞藉器識目爲豪儁又二年庚午授吏科給事中歲中歷轉左右明年己巳西南夷安氏舉兵讐殺詔遣公往問狀時太公司訓內丘年滿六十公以誕日過其邑稱觴學舍太公大喜即日解官以公爲御而歸會安夷事定召還使者公業已奉太公過里固不忍離去又其時新鄭在位言官多所附離公不能從因請告里居　今上嗣位即家拜戶科都給事中至則以登極覃恩太公封如其官母爲孺人是年新鄭去位江陵當國權寵甚於新鄭慴伏一時臺諫有所論奏毋敢不關決者公時長諫院嘆曰安有　天子耳目臣而趨走相門如白事吏吾不忍爲也數有建白先上公車後送副封面陳可否侃侃指畫相君無以難之公在諫垣所議

吏治民生皆匡濟大略不爲文具最著者平江以長樂戚畹出鎮楚服有所邀求公抗疏劾之立解其將肅藩旁支繼統行金錢貴近求先王湯沐邑租以公再疏劾奏其請不行內監請以開市摧租領入少府公謂此邊儲所仰不當歸之私藏示天下私事亦獲寢及它所論救言官彈劾彊貴皆人所不敢言多與政府相左詳具奏草又二年甲戌以久次擢太常少卿其年車駕初祀南郊以禮官侍祠賜白金緋幣三年考

績太公進封少卿毋進恭人改督四夷館稍遷
大理左右少卿會江西撫臣缺議上公名有詔
更推或請其故相君曰　上遣中使入閣問十
年進士遽拜中丞豈有故事乎公微知相君指
因以疾請奏格不覆其明年庚辰乃遷爲南京
光祿寺卿道中改北召還而公方省覲里門因
上疏再告許焉居久之江陵即世吳門柄政頗
收海内士望部使臺諫交疏薦公越二年甲申
乃起爲光祿寺卿至則用前　皇子生覃恩大

父及太公贈封皆光祿卿大母謝孫及母陳恭
人贈封皆淑人蓋盛遇也其年八月拜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會　車駕秋祀山
陵亟馳入境受代提兵防護事竣乃至行臺延
見吏民宣布科條使列上便宜以次興革二千
石長吏咸受約束毋敢情弛其明年乙酉使者
行邊還言公所部備禦有狀賜白金文幣勞焉
其明年丙戌西輔大饑民多死徙公日夜憂勞
累疏請賑詞旨痛切　上心爲動亟命司農條

覆蠲賑如中丞請公因以詔書德意下記在所
饒蠘貧民各安田里以待豈年毋得漂流客土
爲人踩踐一切停罷徭租大發倉庾量口賑貸
設廠千餘區賦吏煮粥日食男女二十二萬餘
口可數月罷宅省流民多出其境別具食道上
哺之是歲也晉代關河方數千里同時大侵惟
西輔之民賴公全活皆於室屋爲位每食必祝
臺諫言公救荒有効宜令久填畿南而公且滿
三年考矣及有大理之命得代北上而聞太公

夫婦小病亟圖歸省輒具疏請告有詔報可兩
尊人既見公歸病皆立愈公日進醴酪珍異多
置園亭花竹徵樂佐酒以娛侍其意或御太公
安車遊名山水間爲歌詩相和而筆山先生亦
罷博士歸兄弟老白首相扶也公當此時自顧
天倫之樂不知有人間事矣公去西輔閱邊使
者又至復上公修守狀及壽官行賞以徵發車
徒勞再賚白金文幣即賜於家東省兩臺又交
薦公才行至是歲軍興乃以本兵召入而公遂

不起矣嗟嗟悲哉公爲人白皙修長鶴姿鶚立器宇軒豁風神儁朗魁然偉丈夫也持已當官端方霍落無所阿曲而温厚坦夷不爲峭岸深機以自崖異其談說世故上下古今口如懸河風生四座即一咳一謔皆有旨趣令人慕思自爲諸生淹貫群籍無所不窺作爲歌詩清爽疎宕咳嗽立成同遊諸君皆服其敏捷自謂不如也所刻有先庚生傳寧鳩子東被奏草嶧志諸書公數爲予言嘗紀左掖漫錄多傳聞時事蓋稗

官之流未及見也居家孝友恩義周浹嘗約宗人爲社月朔讀法董以典訓別爲義倉積貯以贍貧族又置學田若干爲諸生費及所濟里人婚喪尤不可勝紀邑有疾苦或踐更爲累輒爲請於部使多得弛免族鄰爭訟和以禮法曉勸使之講解不爲言吏也嶧陽里俗故淳而公家世施德義爲人所懷及聞公卒撫棺行哭者至數百輩斯亦難矣公生嘉靖甲午正月十三日卒萬曆壬辰七月二十九日得年五十六十歲配

井氏諸生田女累封淑人子男三長梧娶歸德府通判李澤女早卒次梃恩生娶沛縣太學生張翬女次樾娶湖廣副使蔣希孔女皆儁才也女二一適儒官岳維垣男生員薦一適太僕少卿劉不息男生員潤孫女二一適趙氏子應宿一字曹氏子一闌皆梧出于生曰徃江陵用事貴倨視列卿以下無如也獨心憚賈公政容禮之其門下用事客稱公爲泰山喬嶽斯雖尊慕亦意忌矣吳門嘗語所親今方鎮諸公好修請

問殊不爲人地安得如賈中丞歲時以尺牘相加遺不戒筐篚爲使人累也亦若甚重公者斯二言其指固不必同皆足以知公矣銘曰　是夫頎然而長渥然而發玉光果然如初日之照屋梁孰降之神而生孰駒之箕而翔飄然乘雲遊彼帝鄉是何一丘欝欝蒸蒸也爾形則戢而聲無射以爲不信睇此貞石

明故南京太僕寺卿進階通議大夫木泾周公墓誌銘

于子曰今世論士人操行率取崎傀爲名高舉群趣之至履方尚實之士詘而不稱其談秩文以激越幻眇盛相夸詡而沈深容裔本原六籍者亦弗貴也舍軌跡而馮虛倜規矩而錯巧謂世道何顧安得先民之典刑而風之頃讀張文學所狀周太僕公則俛仰而嘆曰嗟夫士之操行與秩文槩襲不在是耶世胡臭之述也蓋公沒而家中落至孫玄暐既貴乃克營其墓石故予得悉公之文行而爲之誌曰公諱復俊字子

顧有館於木人涇之旁嘗自號木涇子人因稱焉自宋南渡以來世居崑山之奎垜里里有鼎姓三亦謂之三家市周其一也國初有諱勝十者於公爲六代祖尊高祖道祥曾祖毅並隱不仕祖元學以德誼稱考諱在舉鄉進士授養利州知州辭疾不就皆以公貴贈通奉大夫雲南左布政使妣皆夫人初養利公兄弟六人而已最少出而室於吳諸兄析產斥不與分曰當受諸吳吳亦不與分也曰當受諸周漢養利公皆溪

不言而食貧治經奮曰丈夫墮地顧自樹何如耳安問周與吳爲已而名果成借計長安從日者卜卜曰君法故不當貴有子乃貴耳而吳太夫人夢龍墮於庭是夕公生相與異而志焉公生而器度純雅風儀韶令弱冠從諸生遊試輒爲首與方伯顧公夢圭太史王公同祖齊名號爲崑山三傑嘉靖乙酉南直省試中式舉壬辰會試第七廷對爲忌者所裁策不奏御明年授工部主事再奉命采青滇南尋進員外郎攷材

路渚闕四門於苑賈人輸水各從其方魚貫而入無所留難歡聲大譟再進郎中綜事鳩工具有規程司空倚重焉東宮出閣詔選郎官侍從公名在牘或賂而更公不慍也以望擢四川按察副使提督學校申布功令獨持風紀貴要私請亦皆不行以刻核見中太夫人春秋高矣謝病歸侍五年不出內艱服除以故官改補雲南備兵鹿滄獠夷叛西洱海中遮略三郡吏不能制公與隣道謀畫誘致別種取獠自効西洱遂

平撫臺上公功最相臣子用事嗾其無賄也賞格不行稍遷本省左參政四川按察使右布政使仍轉爲雲南左布政使考核吏治無所阿邑有岳牧體故事方伯久次不滿而遷遷卽開府公三年奏績受策書矣而以入覲聞命遷南太僕卿例改別使入覲兩臺弗許公不得已北上一日道中雨雪先止候館有御史其繼至別宿民舍心固不快故以好謁公語公爲言孤遠之臣中朝無援浮沉滇蜀數年僅從量擢又困是

役御史宵人也幸其無當遂劾公入覲非法公默不置辯疏上疏乞休詔與致仕　穆廟登極遞進今階士論惜焉狀稱公爲人儀觀簡重言咲有常在官三十年貞介嚴明終始一節監司所積贖鍰舉付諸守藏未嘗私取滇南寶貨出納一無所染有士酋嗣官者旁士殷富以賄奪適公獨以法正之適感公恩因里人博士某以金舩異寶爲壽直可萬緡公正色郤之終不肯內亦不語人博士歸里爲人誦說乃知其事今舉世浮慕清修至談栁太尉郤金皆謂固然無足異者綜其實不爾如公趣操亦大難矣天性孝友內行純備太夫人性嚴時有不悅卽長跪請謝色解乃起迎養入蜀每至險道輒步行夾轂扶掖而進卽得平地乃敢登車少時嗜酒嘗有酒過太夫人力誡之自此終身止飲日晉法陶士行兄伯仉直使酒公能曲順之及與分產以門田讓兄自取其瘠瘠田大籍復分其入至其敦睦群從奉事寡姊恩禮篤至爲人所稱尤

不可勝紀云里居杜門掃軌不修請謁凝塵晏然一如寒素故蜀中諸生有宦於吳者屣履及門方出一見亦不使里人知也其學淵源經藝而稱說程朱之言於子史群籍多所涉獵尤嗜左馬屈宋諸家獨不喜佛書嘗著論闢之辭旨甚辯正學之士宗焉少時與從兄子言以聲詩相和及至滇中交楊用修太史雅相矜許太史校公集序之公始以使至滇愛其山水圖之以歸後爲監司出入滇蜀間幾若干歲故所遊履

歌吟於西南爲多遇亦奇矣所著有元史弼違
玉峰詩纂東吳名賢記及涇林詩集若干卷行
於世別有詩十卷及涇林雜記涇林類記四書
辨各若干卷藏於家而里人言公易簀之夕遺
金不盈一鎰二子蕭然貧也蓋其遺滿籯乃今
殘矣嗟嗟以公所操持韞藉而槩其文與行可
謂先民之典刑非耶吳郡多莊士材人如公品
第宜亦無幾而後進慕名之士少所稱說豈其
耳目所波遠而不及聞耶抑風會之流各有所

趣入而不返也故表而傳之以爲世模楷淳
風幾可復焉既紀其實復掇其歲時宗系而銘
之曰　粵公覽揆弘治丙辰季春望日萬曆二
載鵬集十月哉生明夕其壽伊何八衮將周而
縮其一內君氏黃命爲夫人是生二息長泉曙
正而爵邑君以子貴錫亦錫厥配曰張孺人皆
不生食次穀娶王列在諸生嘗離于恤家孫玄
驊業於成均亦王其室其次玄曜爲邑弟子而
顧維西玄驊鶚翔發魏之豐科則丙戌嘉止

朱受號晛榮與姑同秩玄暉玄昭室吳室黃咸
學於邑火者玄唱其偶爲宋學而未殖女孫有
三長適經生厥名張迪次則秦稼次金允成服
皆逢掖胄孫振振其名公亮公纘公績公頴公
寧是皆有名餘少未立佳城鬱鬱黃圩之原卜
云其吉歲星既周孫揚于庭公行乃述是吳先
賢德爲里師文可以式閭修匪耀匪耀伊遠紀
在樂石既受帝祉以綏爾後其罔有斁

明故亞中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完

璞于公墓誌銘

方子冲以參政請告予亦自罷歸也歸數月于
冲德王生與甫視予穀城邑里因相與遊玉符
山中極飲三日夜子冲醉而歌且泣達曙別去
其後四月子冲起爲陝西參政鴈而西入關其
後兩月有客過予語次言子冲客死咸陽道也
予爲之罷酒謝客哭於寢門之外亟馳之濟上
弔焉而子冲所爲後藻以宗人子長狀請銘念
子冲里閭遊從於茲三紀情均同氣義則友生

濡墨舒翰淚落如雨步能爲一辭者既不可已勉撫其大略焉誌曰子冲姓于氏名璜字子充後更名達真因字子冲其先文登人也徙家歷城世居槐里爲邑右族幾傳至太公溥太公居故温厚而以倜儻好遊稍減其産娶秦夫人舉壯子前死以史夫人遺室最晚乃得子冲子冲年十二三時魁梧豐下矩步方裾狀如耆宿資質殊絶目所暫覽無不覆記爲博士文業名伏一時嘉靖己未故大司空朱公開府東省爲郎

君除舍求諸生年相若者與同研席學使孝豐吴公曰吾有兩子生皆國士也請置館下而子冲及子從府中執業矣其時可大年十一歲子冲長二歲子又長子冲二歲皆以總角操由伊吾應和輒能上下千古旁及百家交相得也居三年而別予舉南宫子冲可大復遊任城邸第文聲交進相擊揖大河登雲龍山上忼慨悲歌而子方卒業詞館得子冲所爲歌詩恍然自失謝不及遠矣蓋是時子冲已從其邑李滄溟先生遊李先生於當世士少所許可獨進子冲與語若將以不朽托之而一時名家如王長公輩亦從李先生所識子冲而奇焉子冲雖爲諸生名已大譟海内而子乃始操觚學爲聲病宜其遠也子冲既以萬曆癸酉舉東省都試明年竣試禮部以太公病馳歸捷至而太公瞑後三年丁丑乃與可大同對廷試彼時可大聲名亦燁然公卿間矣會有詔選吉士衆謂二君者即不事射覆可預知名也然皆不被選而子冲與同

時名士沈箕仲屠長卿輩相倡和爲歌詩名滿閎下即沈屠諸君子亦無不避席揖子冲者子冲以射策高等選爲澤州知州澤州河東支郡不隸大府而得自治其屬如大府真二千石職也子冲自諸生時浮湛閭里習知民事一旦試爲郡精核文法洞察情僞所興建便宜釐革弊蠹皆老吏所不能爲恩惠流通上下懷服治行聲爲第一居五年召入爲兵部員外郎會　上相閱山陵行出倉猝主者慮不能辦以子冲材

任煩劇拜爲山西僉事備兵昌平入曹未滿歲出爲方面故事未有也昌平陵下小鎮戍士不滿數千二三奉邑故皆赤壤無可供億車駕三歲中四出千乘萬騎紛屯原野而子冲無困苦色予時從在豹尾中每過子冲邸扈酒從容達夜終不聞吏士前白事也而馳道鉤陳掃除供張從官群臣即次如歸無不出子冲所者其能以整暇任重如此時羽林七校及漁陽上谷中山將士夾道爲營惟子冲所練彀騎錦韜棋劒

旌旆悠悠中於諸營從官咸指目問之交揖兵使者材也子冲善董將軍董將軍者名一元兒弟更爲大將精騎射有才略而子冲亦能馳驟馬挽強命中居間輒相與畫地爲營壘群材官健兒角射殿最賞罰以爲常或共獵平原血懸麋兎熾火草間酌大白而啖之歌而相樂也諸材官健兒亦皆相習以射爲戲不數年昌平得教士數千有古幽并年少風矣大司馬知子冲材可任衝邊請以爲山西按察副使備兵薊州薊州者古漁陽密邇也地居左輔當虜所入道備兵使者往往即暮府開故以屬子冲云子冲至而董將軍亦從上谷移屯右北平塞下與子冲同事相得益歡稍取成將軍所建後所廢墜者一切補苴規畫聲大振而會董將軍爲忌者所中解印罷去以張將軍來代張將軍者上谷人亦嘗與子冲同守昌平一日馳而失鞚墮子冲笑顧從騎前掖將軍也射又負子冲所因內愧恨之至而與子冲相左中丞臺有所欲護

子冲竟罷之法中丞亦恨子冲張將軍出故政府門下心知中丞指而力能中之政府主爵弗能難也遷以爲河南參政曰極知其才望特少逸之耳子冲在北邊久雅欲有所建樹及徙入內地官雖少進實無所施固不能無瞿邑去之明年值　萬壽聖節奉皮璧入賀因以毋病請急罷歸歸之明年朔方軍變東西用兵臺諫爭薦子冲從告中召起補令官然不遂用之行間而以爲勞道亦非其好也念欲上疏謝不出予地

書勸之曰國方有難不得以親爲解遂趣裝而西行至河內輒病痤疽留數日渡河又浸其所乘善馬心甚惡之西至興平疽遂大發卧故人李公舍使使上書未報而子冲卒嗟夫以子冲之才無論位遇乃所就若此惜哉子冲爲人沉雄跌宕器識絶人規畫事機皆有大略不爲齷齪之等其才縱横跋易無所不宜而不能爲浮文小禮以適人耳平生尤慕俠節即邑里少年鬬雞蹋鞠鳴瑟跕屣之娛亦無不與其間而

不能與俗士俯仰雅以文章自命睥睨千古客談藝文其側輒白眼仰天爲弗聞也平生所心服者惟其師李先生一人而已其爲文觚規意象本諸李公而不純用其體稍按事實更爲平易歌詩沉雄淡雅即未至李公而能不失其法要其所已得業足稱雄一世而著述未廣少所流傳爲可恨也子冲同邑所善即子長與王子利子長者故太僕少卿鯨也長於子冲而屬甚

皆子冲所厚善而子長與予同年遊亦甚歡故相與撫其行事紀之云子冲卒數月可大以大官丞上書適居田里過而哭子冲與予別去子冲生嘉靖丁未閏九月十二日卒萬曆壬辰八月初十日得年四十六歲以明年癸巳十一月二十二日葬於先營南配王氏贈宜人繼室耿氏蠡縣知縣尚文女封宜人嗣男一藻兄逵次子女一側室徐氏出字河南副使王公見賓男王公即子利也而太公及二母贈封皆如子冲爵有策書詹于生曰以子觀子冲材唐郭代公宋張忠定之流也世人皆慕子冲莫能名子冲至曰于大夫善騎射有邊吏材若目爲一劒之雄者適足捧腹耳子冲與予飲玉符山中時以所著詩一帙遺予而去及没索其他藏書未有以應也子張子利必能永其傳將與謀共成之銘曰　嗟來子冲乎嗟來子冲乎爾載爾名乎且以死爲生乎爾逃爾形乎且以碣爲成乎已乎已乎不知其紀乎傷乎傷乎是區區者藏乎

明故奉政大夫湖廣衡州府同知羅江先生高公墓誌銘

吾師羅江先生卒於萬曆丁亥其後四年厥嗣憲副君服除詣闕請於慎行以先君之得交於執事惟最深故之役未有貞珉以詔來裔執事其圖之行也慎行備弟子之列將築場負土以表于墓道惟吳方尺之石即微大夫命之固願有言也謹次第其事於篇誌曰先生諱啓新字德父上世即南昌人至宋建炎中有號端六

公者定居高城又數世有號叔昭公者再徙羅舍七世而至大父處士公文簡以有行聞傳父繼耀公舉正德癸酉省試仕建寧府推官毋羅孺人生四子先生其仲也與兩弟同遊諸生以治詩有名太師徐文貞公大鄉李愚谷公大司馬蘇舜澤公先後為學使皆以國士遇之嘉靖癸卯與弟啓甸同舉於鄉數上南宮數罷弟亦旋沒已未謁選得鄆城知縣三年考績推恩及父母俱為通州知州居二年徙四川邛州居六年遷湖廣衡州府同知居一年餘遂致其仕去又十四年乃卒年七十七歲矣先生為人坦直凝重言笑不苟篤修內行宗黨姻戚人無間言精於吏職所至必有興革可垂永利鄆城者尤

西南邑也有王國之牧有公邑之封有衛士之屯與民田相入如錯繡然胥徒割竄其間吏莫能詰先生曰國家優恤元元祇慎財賦唯均田是急是其責豈不在令乃擇日詣神祠屏吏民而誓之剔四境之田盡為封樹藩牧公屯軍佃各正其籍然後分丘丈量得成田若干頃鱗次而版之不閱月而竣及料其戶口有產盡而役存者與有沃土而不登者無不核也賦役大均流移盡復隣邑之民咸詣當道請得均其邑田如鄆之法其後二十餘年有丈田之擾惟鄆免焉通州俗故侈靡島夷之亂民多流亡復以海溢歲荒居無恒產豪強兼并者又隱占其間先生平其徭賦定為三等惟產是視毋諱貴強又以暇修築城堡簡練鄉兵海上晏然浮鼓不鳴

矣邛州有七里壩地衍而燥不雨則乾先生曰以是蕞爾土城之所壓而鞠爲茂邪何以稱焉行阡陌乎遂自沃野土疏導爲溝澮夏轉徙之民給以牛種得墾田千五百垓歲竟有秋歡聲徧野郡境接壤羌夷時時小反先生從憲使溫公如蜀畫策慕民爲兵付之別將使入其阻羣夷遂懾先生既去邛民奉祀溫公以先生配曰比張益州也爲守令郡丞孳孳興利大要類此而不能隨俗頫邛卽事貴勢以法自守不爲少

屈亦坐是中傷焉通州有鉅公家居長吏常以月朔率師生起居及第中掃除種植皆出踐更先生悉罷去之鉅公子武斷里中多行不義至以私甲禦寇與官兵爭功因廉其狀法之其丞衡州守印綬會萬曆改元遣給事某往祀南嶽給事某者江陵邑子也怙勢生貴欲令郡丞尉以下伏謁如部吏先生曰給事貴人守丞幸備藩郡何屈禮也卽還郡閉門弗與通給事某銜之而先生馳書諭諸子曰爲營里橋吾將老焉無何遂自免歸先生年踰七十齒髮不渝陳太安人偕老諸子用科第成名著聲仕版孫曾繼起振振滿前出而與親戚故人結社爲歡飲以禮教科條部署子弟里人化之論者以爲備福完名所希有也平生喈書聿老靜居手不釋卷所著有忠孝堂集數卷藏于家初先生以詩爲豫章大師被徙甚衆在魯與蜀分校鄉闈得上爲多行也以童髫入試亦濫竽焉封太安人者義門陳氏女也始以先生考績封孺人後憲副

君爲郎先生以仕吏不封封母太安人先生罷吏而以郎封晉四品服云先生生正德辛未八月初六日卒萬曆丁亥七月十一日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地子男五女一長則允由選貢令雲南嵩峨縣先卒次則巽戊午舉人今爲常州府通判次則益壬戌進士今爲雲南按察司副使次則順郡庠生女適梓溪鄉進士劉君廷詔子仕迎俱陳太安人出又次則觀縣庠生庶氏劉出兌娶秦文學廷翰女生孫男四承藝承契承

萊承貢巽娶陶文學以奇女生孫男三承龍承
尹承望龍尹爲邑諸生益娶張知府尚女繼娶
伍國賓女生孫男二承周承畢周郡庠生孫女
一順娶閔吏目梧女生孫男一承伊縣庠生孫
女一觀娶張州同墅女生孫男一承橋幼未聘
曾孫男八曾孫女四銘曰豫章之宗肇華胄只
相居于羅厥維舊只七葉而昌澤彌厚只德聲
洋洋有俎豆只匪伊金籯一經授只政在魯蜀
楚是究只德聲洋洋有俎豆只杖而懸輿康且

壽只施于孫子恢堂構只煌煌者芾若若綏只
天道無親仁則佑只有封峯如桐梓茂只戢魄
掩暉艾爾後只門人勒詞石工鏤只漢紀龔黃
於公又只

明故學正胡南湖先生墓誌銘

豫章有胡南湖先生者好學修行君子也諱儒
字國珍其族曰東胡氏上世出前宋陽山縣男
壯侯藩藩有子六十人後裔散居四方著者在
唐爲侍御虨始居奉新虨之後在宋居崇安爲
文定公安國居晉陵爲文恭公宿其居奉新者
爲秘書省仲容秘書四子舉進士其仲國禮爲
刺史刺史之孫爲侍禁雲從以元符黨人編管
南昌家焉子孫世世爲達官至元爲彥良彥英
兄弟彥良徙鳳凰城本朝大司馬訓之先彥英
徙灌城鄉所謂東胡氏也五世爲先生父孔範
號堅白公毋章太孺人以長子病廢禱於嶽神
七月而舉先生豐頤垂耳舉止老成識者前之
堅白公倡明理學爲豫章儒宗閭寧庶人濠厚

招遊士避入匡廬山中已而庶人反客有過堅
白公盛述其兵威及所署賓客官職口津津慕
之公方飯怒以箸擊客折齒章太孺人提携先
生在旁呼救客先生仰曰客乃欲作賊胡不
死公摩先生頂大叫曰可兒可兒七歲就傅命
曰延齡中丞艾公聞堅白公名及門求見先生
爲兒見客至不避神色自若艾公撫之曰小子
何學先生曰學爲儒耳復命之曰儒十六讀書
外舍隣人之女窺之先生曰寧爲魯男子不爲

柳下惠書諸壁而徙其後成爲名士泯瀾百家
尤好左氏兩司馬言自徐文貞公以下皆識拔
之嘗列都試高等以卷脫不得錄下記褒焉先
生承堅白公家學雅以聖賢自期及閩越中先
生語益欣然慕之然弗謂至也以爲學在力行
行始孝悌乃益敦修實踐不爲虛談其奉父母
備極孝養居喪廬墓三年未嘗見齒兄病狂易
先生護其起居每進飲食必從容拊問求其屑
瞕所在庶幾無恙不輒碎釜裂餽怒不可支而

先生愈謹故人康三以吏事詿誤抵死先生捐
數十金脫康於阨康願鬻女爲報先生拒之督
學臨海王公旌一郡學行品爲第一門人陳宮
替棟及第先生遺之書曰夫人辟如水矣有海
水有江水有溪澗水溪澗之水易涸易盈江則
汪洋大矣然觀者猶能言其水端惟海稱百谷
王投之一溪澗水如是投之一江水如是投之
五嶽四瀆之水如是吾不知水之無盡藏也子
其擇焉見者目爲名言萬曆己卯用明經貢坚

不欲行上其名禮部奏授其州學正致仕部使
大其閭門署曰經師人表子汝煥舉於鄉從子
汝寧爲諫議及門之士多以師說出爲顯官先
生春秋高矣屏居山中足迹不入城市監司守
令嚴之多造其廬禮焉太守范公延爲鄉飲祭
酒憲而乞言先生曰政無速効教化爲先小人
知恥君子知禮治道不遠矣范公改容謝之生
正德乙亥八月十二日至萬曆丁亥十月十一
日告終得年七十三歲配浩諸生貞用女有內

則先十二年卒子二汝煥庚午舉人娶王氏貢
士緝女汝毅娶陳氏紀善貞女績娶周氏儀賓
元實女孫男五憲深府庠生娶張氏知縣陞女
欽華邑庠生娶鍾氏理問曰孟女欽孟欽恭欽
敬俱幼孫女五一適光祿署丞張偏子大經一
適督學副使李遜子咸一字南京太常寺卿萬
公思謙孫人文一字進士王尚賓子登一字提
學僉事蔡文範子維垣王孺人之壻也子煥封
股食毋施金剛經五十卷有白光現室之異後

先生病疽而煥及弟相代吮之三晝夜乃止觀者感涕可謂有子矣煥以其年月日奉先生葬於匡山之南身走長安乞銘濟北生曰予不識先生習先生事以孟陂云孟陂者汝煥字也其爲人軒舉儁邁博通古今談說當世有古儒俠風而工爲文賦先生用儒術顯不究其用而用之孟陂必且有崇議豐勳光耀圖史何必其身哉銘曰　其迹隱也而號彌彰其身詘也而後克昌其神漠然往也而魄宜然藏厥在廬阜之

陽江水湯湯彭蠡洋洋不及十年其上當有墉首而鑄龍紋其章者夫非先生之流芳與

明故朝議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參議二泉段公墓誌銘

二泉段公者恩縣世族也居邑之段橋尚祖志剛志剛生榮榮生興興生贈文林公文高娶栗孺人生一子是爲二泉公公少從博士受經爲邑名士嘉靖丙午以書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壺關令治行高第召入爲御史巡視京通等倉出按四川左遷深州判官稍轉大名令久之陞保定府同知連丁內外艱居四年復除蘇州尋擢河南僉事備兵嶺上隆慶改元遷陝西參議偶遘危疾上書乞罷詔以參議致仕病痊召用久之病良已兩臺以聞而公以無子故終不求出家居幾二十年女子於里第爲公諱錦字美中二泉其初號也及後請老更曰娛怡以見志云爲人星眸疏鬚姿幹豐碩居官才敏所至有聲其令壺關也屬歲大入築城浚隍日修守禦民

以無恐大府課諸縣田租壺關居最以公催科有法故按蜀以惠文三尺彈治墨吏重慶守以贓敗上疏劾罷之守乃當路甥也以此中傷得謫廣西公嘗監蜀試所舉首內江陰公至大司馬及榜中顯者彬彬衆矣備兵潁川於諸邑贖鍰一無所取顧嘗捐廉金四百以養諸生貧者潁人稱焉鄭王當　世廟時上書直諫廢處鳳陽穆廟即位公白兩臺訟王冤狀有詔迎王復國王欲有以報公公謝不受王拜其門而去退居

里中益務施德行仁振救貧乏惟恐不足歲嘗大饑出粟三千以賑又嘗大疫施藥療之歲以爲常又嘗出金二百佐修學宮邑南二十里漯水經焉雨潦病涉嘗出百金爲橋又嘗鑿井於巷以濟汲者盈尺而得舊甃里人號其泉曰善感諸所行皆類此也女弟早逝有二子焉其一治經延師誨之其一力農買田給之二子親倚舅氏忘其失母矣武邑書生任某携其二子客遊行至邑境而卒公召二子養之比其長也使

以喪歸故人崔某没而遺四子貧不能存公朝夕贍給之使有成立及他所具棺槨而葬者不下數百人里人交口誦之然公天性朴介居常閉門不修請謁即客有過問者亦不數見也家政嚴整謹於賓祭衣冠趨俎無不肅潔獨自奉儉朴非有大會不輕擊鮮曰吾以惜福云公生而寡兄弟數舉丈夫子又皆不立長女爲王氏婦亦死比年七十餘獨一少女以字寺生愉贅入承祀更曰段生公病且革手書愉爲後令卷

諸姪以居而召其疏族義子各分子財産有差撫臺延津李公聞狀下記告長吏曰段公立後分財可謂恩義明白矣配有兩鄭孺人贈孺人平原鄭晉女先公四十三年卒封孺人平原鄭麒女先公三年卒公之微時贈孺人相之以成其學及其貴也封孺人相之以成其宦然兩孺人所舉子女皆夭折無在者而配愉者出副室康氏故城康縉女也其娠少女三年而産邑人傳其事異焉愉將以某年月日奉公與二孺人

合葬介謝使君狀乞銘使君深州人故公門下士也予往來清河及從諸大夫聞所稱段公事與狀不謬而愉以里子執經從遊賢而美秀奉公烝嘗甚謹嗟乎段公可謂無子而有子者矣吾悲而爲之銘曰夫修名於朝人可勉也修行於家世所罕也孰是豐德而不延厥世孰是無子而不失厥祀前有司焉後有中郎與公而三悲哉此藏

明故中順大夫直隸河間府知府少菴王

公暨配恭人韓氏合葬墓誌銘

萬曆辛卯余得請罷歸而王公爲河間守也相與把臂道左撫然言別明年王公亦罷河間又明年其伯子延對走數百里衰苴及門以壙石請則公及配韓恭人兩月中相繼沒矣嗟嗟人生地上夢也聚散浮沈其於夢境在儻忽之際耳扶涕而誌之曰公諱吉甫自號少巷其先琅琊人也世居青城鎮六世祖貴徙家鄒平官大同府同知高祖琇隱德弗耀曾祖晟爲

博士諸生大父黃山公詰以明經爲鄖陽教諭父復菴公陽爲諸生後以公貴贈中順大夫廬州府知府母孫封太恭人舉公一子兒時老成敏慧大父奇之携至鄖陵延名師授經文業日進趙公孔昭爲鄖陵令大見器許歸補諸生爲學使吳公維嶽所知選肄湖南書院益有名諸公所矣隆慶丁卯舉山東省試戊辰登進士高第選潁州知州撫綏振飢威惠流聞治行爲江北第一滿考擢南京戶部員外郎奏績謁告視親出補故官遷寧國府知府以外艱歸服闋補廬州聲施益振三年奏最再受策書計且遷官而操江中丞忽用忌者語列公兩臺不與聞也公因歸卧不出久之長安諸公趣詣闕補保定府同知會河間缺守按臺徐侍御奏公故二千石任治煩劇握守河間居一歲河間大治而念母大恭人年高謀欲歸養無臺宋中丞惜之留不爲奏壬辰大計復被蜚語中傷得旨聽調當事亦不知所出也公得遂始圖歸視甘旨若將

終身乃無何不祿矣悲哉公爲人性資坦夷色咲可親推誠接物不設城府而事有操持奉法循理屹不可奪數牧大郡用廉明敏慎所至見稱蘧華興建皆有可紀頻有軍尉其横恣不法士民重足畏之公廉其罪狀論報直指收案致法郡中震栗廬江界部有盜嘯聚至數百千人勢且不制公發兵傳檄采入其阻盜遂解郡境以安河間直兩京道上日有過客公一切罷絶宴餽務爲節約即故人所善但以巵酒往勞不

煩公督河間城東南地洿雨水流潦方冊而時
前守錢公橋於其南惟城東未及爲植公復爲
五橋於東連亘六里民不病涉也語具李中丞
記別駕治粟以羨金奉固郤者三固進者三不
忍其愧也受而屬之主藏適有平糴之役取諸
庾而賦焉其廉而不劇如此河間民婦趙年十
六無故而死公手其牒心動如聞有嗚咽聲亟
使廉之則姑與少年通因緣謀趙趙斷指自誓
窘之百方益罵不從姑介少年並擊之斃焉遂

具成其獄而旌趙之烈郡稱神明矣所至興學
右文尉薦士類恩禮甚備其所甄奬多成科名
然公爲吏以質行自任不飾名迹又好以繩法
操下聽讞比無所阿私故常爲僚吏所憚屢見
中傷出入二十餘年官不過牧伯談者惜之居
鄉尤有恩施嘗舉子錢千緡閭里中大饑遺書
伯子盡折其券門外債肆有抉扃而覺者實無
所得也公愀然曰彼貧耳倉卒妄意室中操空
質而對吏使終身不比於人吾不忍也亟命釋

之先大夫言氏之裔貧而賃其墓石止之不聽
給其值而存之曰此非君家所有不得它鬻其
惠愛皆類此恭人者同邑韓公璋女也生而婉
娩端淑家人宜之笄而歸公執酒漿縫紉以奉
舅姑備子婦禮公嘗遊學七境歲時歸省闔扉
謝曰兩大人躬督耕織日夜作苦猶時時遺奴
持箬器食勞君凡望有成名以顯而世也晨昏
之禮新婦在是君其無歸既貴有錫命僕使亦
充日三上食舅姑修脯醴酏咸出其手喪其父

毋哀毀泣號悲感行路曰痛吾親之不食於其
宗也葬事之豐踰於有子矣內政嚴整御下以
慈治生勤儉身衣布襦寸帛縷絲皆有葆藏至
鄙給親族則無所悋撫畜諸子備極憐愛然能
董其蠶業不使少弛有父師風賢聲著於里黨
公生嘉靖十五年正月十二日卒萬曆二十年
十一月十四日得年五十有七恭人嘉靖十四
年九月初八日卒萬曆二十年九月十一日得
年五十有八先生七子而成者四長即廷對邑

諸生娶衛府奉祀孫櫝女次廷奏禮部冠帶儒士娶長史同邑呂克恭女次廷擢娶山西參政高苑張修吉女叅政次廷薦娶浙江副使淄川韓萃善女其三殤也女一適同邑太學生孫煥然孫男六長鼎昌聘元氏知縣新城張篤敬女廷對出世昌聘長山庠生李邦澤女圖昌聘御史青城于永清女祚昌聘庠生孫載陽女運昌鉉昌永昌未聘俱廷奏出曆昌未聘廷薦出者一皆幼余親公歷守五郡不出燕趙吳楚皆赤畿地也燕趙之郊政罷而俗悍吳楚之間民剽而法繁及公爲之皆若所素習然則惟是惻惻設誠不言而化獨無如中者何耳漢世良二千石如韓張諸公皆歷四五大郡所至有聲徒以牧伯地重不從旁制耳今如今法諸部使者用柱後惠文交錯於上而下吏操輕重其間何以致理効如所稱云哉余既誌之因銘之曰　天之夢夢也孰是人斯而不究其庸也民鄉其腴已集於枯或銘之盂或張之弧吏安可爲乎嗚

呼

明故承德郎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劉君墓誌銘

劉君諱三英字邦彥其上世居燕元末遠祖良臣避亂南徙遂止爲濟寧人五傳至大父鉉生二子長曰允升嘉靖甲午舉山東省試次曰允中卽尚文林公封公三子長者三奇火者三俊君其仲也君生而頴慧七歲能屬文封公遊卻諸生以經術專門卽家教授三子趨庭受業皆有成名萬曆己卯弟俊先舉於鄉君未遇也一日夢若神語何憂不第京考出卽收矣時御史監臨京考久廢君謂此殆漫也其後六年乙酉朝廷用禮臣請果遣諫議王君儀郎孫君來主東省試君卷爲一博士所置司理王君檢得之曰此可爲東人士冠也白諸主者取置高等錄其文以獻而夢中語驗矣明年丙戌成進士給事比部授成安令治有能名部使薦改元城元城魏首邑也在事三年聲稱益著疏薦十餘滿

考奏續策書褒嘉貤父如其官前毋商毋李皆
如其品久之以治民有効擢授令官癸巳二月
以使事歸省抵舍數月一夕病痰發卒矣君爲
人醇謹端疑寬仁大度居家孝友有内行爲吏
惓惓樸茂惠政及民古之敦德君子也一日省
試事竣聞毋病亟從學使乞歸情詞懇惻涕下
如綆學使憫然遣之至而後飯含矣長號嘔血
指爪踣地入土尺許昏暈幾隕封公懼而泣慰
之曰咄孺子不幸失毋復不欲活而父耶柰何

不自愛若此君乃吞聲叩首謝焉兄弟同詣長
安弟俊病旋君馳與俱不欲獨往封公督促使
行試畢趣反行未抵舍捷書先聞而弟俊已前
沒矣封公戒令家人毋泄其事君既入門覺蹤
跡非是徬徨索弟見素幢焉即以頭搶地哭曰
吾以有弟而出無弟而返何用科名封公百方
慰解乃肯入對既居元城數年念封公年老日
夜思歸至欲棄官歸養所司以無故事不允而
封公馳書謂君吾聞長吏秩滿法得生爵其親

柰何以一日之養而稽　天子恩命使我白冶
逢被衣也何以稱有子矣君乃不敢言歸其
入爲地官聞父有股瘍逢人自里中來問訊其
居涕隨語下會有邊左之師當以部郎督餉衆
難其行大司徒曰劉大夫念其親甚得取道歸
省必不辭難君欣然受命而出使事已竣乃歸
里門上謁見封公貌瘠俯伏流涕不止左右感
動居數月封公忽病君驚惶無措匍匐吟祈
以身代已而君亦有疾猶日扶至父榻調其湯

藥强作歩履以寬父憂一日出訪友人議療父
疾座中疾作昇歸而絕其情悲矣至其敬事兄
姊撫育甥姪思禮備至加於恒情病中爲二姪
納婦一樓一帛皆出已篋不以煩兄弟也内外
親姻歲時問遺無不豐腆大小疏戚懷君之惠
沒有遺思焉其孝友有内行如此成安值歲大
侵死徙載路捄籍賑貸設廠煮粥不事文具全
活爲多又嘗力請於上蠲除田租加於大邑旱
暵不雨竭誠祈禱至願減已齡以活百姓澍雨

輒應邑民欣感其在元城值潞王之國過邑洵
讌吏或餽印逸君獨毅然任之捷其經費出藏
金錢不足請諸大府益以他徭不賦民間一縷
王舟所過邑人若弗聞也而君亦以馳驅病矣
爲政廉平子諒而能以法繩大豪不怵於勢其
民愛而威之去而家尸祝焉其惻愠有惠政如
此余惟當世士君子出則爲皦節瑋行以市名
寵及問之家庭巷陌弗訾且咲稱無過舉者斯
爲幾矣一試爲吏惟飾美妝奇以中視聽而民

不知恩至幸其蚤去若脫水火而都華履要以
治行名者比比皆然以較諸劉君誠贋何如也
嗟夫浮沉淹速顧所遇合不耳以若人之德而
不假之年天何心哉獨以此爲君太息焉君生
嘉靖戊申正月一日卒萬曆癸巳八月二十九
日得年四十有六子三胤慶聘仙氏鴻臚序班
伯淳女裕慶聘黃氏延安知府子美女長慶聘
于氏河南僉事若瀛女女一未字以其年十一
月某日葬城南祖兆之次其兄爲之銘其交之

之請予悲而爲之銘銘曰　吁嗟劉君抱樸眞
只既材而慤美以文只維孝與友假明神只亦
有惠政保魏人只胡不百年爲國珍只殲良萎
哲昊何心只抑有豐報後其身只濟城之陽嵂
新岑只藏窒藤實匪自今只鐫辭誄德示無垠
只

明誥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栗公暨配封
大宜人蕭氏合葬墓誌銘

萬曆壬辰故大參東巖栗君之子時中等以書

來請曰昔在我先大父贈郎中公不弔于天蚤
歲即世大母蕭太宜人實矢志攻苦以保我先
君列在有位無祿先君蚤世太宜人又保我二
孤以母隆厥家幸而終天年矣將以某年月日
祔於郎中公之兆敢徼福一言以志我大父母
之行豈二孤是爲先君有知實嘉饗之子與太
叅君同舉於鄉猶兄弟也即病不文何敢辭謹
摭張君東陽狀次於篇誌曰贈公諱節字貞夫
世爲東昌夏津人高祖子成曾祖剛祖鑑大公

璋世有隱德太公配孟夫人生二子伯氏曰科次即公也公年十六失恃事繼母李夫人受博士尚書能通微旨爲文有沉思弱冠補邑弟子室太宜人太宜人者同邑蕭公明女也公爲人長大清臞偃僂若不勝衣而慷慨有奇氣資稟殊異讀書過目輒不忘與同社諸生出肆僧寺率數月不歸以爲常識者偉之後遭父喪以毀成疾大參君尚在抱也太宜人旦夕籲天求代謂公即有不諱請以身瘞蟻蟻公聞而驚曰以

是三歲兒孱然如綫將以累若奈何言若是乎及卒泣血累日水漿不入於口李夫人及外王母輩日夜守之百方慰解乃强起抱兒勉爲生計家徒四壁苦宇土几形影相弔常織作至夜札札杼聲與兒啼相和其時年二十有二矣一夜風雨大至抱兒起坐壁壞壓焉隣婦舉燭聚之頹檐覆礫室中之物皆成虀粉母子被髮裹衆體膚無恙觀者嗟而異之遂持長齋以報神貺太宜人性孝慈有至行執婦禮甚修公没而事外王母及李夫人甚於公在也外王母者先姑孟夫人母孟夫人没而從甥孫居其後王母卧病太宜人日夜侍疾衣不解帶至手其嘗溲蠅滌溲惡略無難色王母且死與太宜人訣曰君德我甚厚吾無以報若托天福汝耳及李夫人卒哭奠三年禫而不除感黨稱其孝大參君少長遣就塾師飾衣衣之節食食之勸誘督策無少假貸大參君感奮遂有成太公在時有田三頃伯氏力耕致産田且數倍至是欲中分之

太宜人呼大參君曰孺子前吾汝而無伯氏何以至今大父所遺惟是磽确之田僅以糊口奈何從伯氏諸子割其所有言已相持而泣伯氏聞之亦不忍析同庖如初隣邑傳其事有聖溺者大參君成進士選爲徽州司理奉太宜人之官謂大參君曰立官之道莫貴於廉廉者民懷而神福之其或浚民膏脂以實囊橐爲子孫計曾幾何時天怒人尤災眚並至其身與家之不郵貨於何有吾幸撫成遺孤不隕而世顧見焉

清白吏以毋負若毋下報而翁足矣大參君主
首敢不惟命隆慶改元推恩內吏贈公爲戶部
主事太宜人封如其品後爲郎中浦考乃晉今
封大參君用才望推擇備兵塞上以瘁卒官太
宜人不及見也於邑悲哀羸瘠成疾自此嚴訓
兩孫如其訓子兩孫廩廩奉教不敢婾逸亦如
父時太宜人髮黑齒堅形神甚健謂百歲不啻
一日偶疾輒出藏衣付孫曰吾不能待爾成也
亟呼醫環守之尋少就愈趨兩孫應省試去十

餘日太宜人卒蓋亦不及見矣公沒且五十餘
年歲月滋遠不能詳其言行大宜人事近親聞
頗悉總之慈祥簡默閑於婦則處族黨姻戚恩
禮備至綜理內政斬斬有條馭下嚴而有惠平
居衣粗食淡不事鮮華惟饗祀豐潔毋所敢愛
性不喜殺生臨終戒家人毋得以牲牢薦其仁
如此仰事俯畜施及栗氏四世賴之若乃青年
矢志白首告終千霄凌雲齊光日月可也今制
觀風使者歲采民間貞烈以聞下詔褒厲准令

婦則否謂其已有爵秩異於閭閻婦女可無表
而彰也然以翟茀之榮掩氷蘗之操議者歟焉
公生正德丁丑十月三日卒嘉靖己亥八月二
日得年二十有三太宜人生正德戊寅六月三
日卒萬曆辛卯八月十四日得年七十有四子
一祁舉壬戌進士仕至山西參政孫男二時中
娶其氏用中娶其氏兩孫皆邑諸生才名甚著
能世其家孫女一適諸生姚宗虞曾孫男三榕
樫榔女二銘曰　夫有瓊枝林華方春而摧乎

固世之所悲也有蒼松幽篁歲寒而貞乎亦世
之所榮也嗟嗟公嗟宜人寵於國佐於神宜兩
子宜兩孫有涯者盡不朽者存千秋萬祀藹然
斯墳尚有考於吾文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終

明故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北山先生李公墓誌銘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慶陽府知府思齋田公暨配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河南布政使司左參政諸封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仰芹馬公墓誌銘
明故奉直大夫山西忻州知州黎堂王公墓誌銘

明誥贈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柘溪先生周公暨蕭王二恭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鄉貢進士勅封監察御史曾岩巖傳公暨配封太孺人汪氏合葬墓誌銘
明累贈中順大夫湖廣長沙府知府靜山吳公暨配恭人成氏合葬墓誌銘
誥封中憲大夫惠州府知府閩溪黃公墓誌銘
明故文林郎順天府推官懋所倪公墓誌銘
明故衍聖公府家丞東村秦翁暨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明故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北山先生李公墓誌銘

北山先生姓李氏諱先芳字伯承其先湖廣監利人也國初以士伍北徙因籍濮州高祖以下五世同居考贈尚寶司丞雙泉公諱鑑配劉太

安人舉二子長者先生先生生而蚤慧風姿甚都從伯父蒙泉公受經十六能賦詩詩工伯父器之會選良家子尚主使者入先生名例補博士諸生先生謝不受也踰歲試而爲諸生年二十當嘉靖辛卯舉省闈高第六上南宮不中中丁未進士時先生詩名已著而不與館選識者惜之乃與歷下殷文莊公李憲使于鱗任城新少宰臨清謝山人結社賦詠相推第也明年選爲新喻知縣新喻者江右陋邑民吏頑梗惜不

畏法虎夜入城蛇鬬於寢先生弗愠也而絜令陳紀拊循元元久之三尺布矣城北蒙山大盜謝甲聚數百人城西分宜界上礦盜亦數百人久不伏法先生次第平之封內以安邑豪裴氏睚眦殺人無敢忤視先生發其死罪設法捕繫論誅二人適成一人士民快之舉人羅生淫於劉氏已而攜資潤選計行數日不知所終七年無能蹤迹先生一日論盜徵得殺羅者劉氏子本也自實偵羅北上夜尾其舟胠橐而沉諸江語伏

遂正爰書上官詫以爲神富人章浚有寃遇公而白以一硯爲獻受而付之記史異日發之銀也笑曰陶泓清士辱以朱提召浚叱還之三年政成擢爲戶部主事旋丁外艱復補刑部先生既負時名不得一當藝苑又出試吏僕僕對牒非其好也及入爲曹郎居多暇日而海內名能詩家吏部宗子相張助甫兵部張肖甫同部王元美徐子與輩雲集關下先生盡與之交朝夕酒詠期爲復古而諸子之名大譟長安稱一代

堕際矣頃之改尚寶司丞一奉使册封德藩冊
供毀試兩考陞少卿浮湛避世不干進取有以
自適也而嘗以賦詩調謔得過兩吏部又嘗以
交印詘兩御史御史内慙癸未大察其人皆在
事共欲傷之少宰淮南李公江右朱公交爲力
解弗能得也左遷亳州同知亳士故習悍使先
生繩之以禮師生滋不自安又嘗至廣陵坐淮
陽别駕上别駕恨之適以公事至亳師生爲飛
語入之别駕會先生擢寧國府同知入賀過家

而江北使者猶用亳師生語傳成曰簡先生因
卧不出矣先生兩莅府州不鄙其官泰職甚修
擊斷無諱二千石只嚴之而賦性豪邁不能
少有順抑以諧時俗卒以見忌於是先生嘆曰
嗟乎仕宦有命耳藏山之業十吾得其二三而
喙六七天其假我餘年使竟厥緒此不足千古
耶歸而坐卧一閣盡發藏書日夜伏讀經史百
家之言鉤玄抉精毋不有所論著而於有韻之
文自漢魏初唐下及近代握樞綜要如衛尉

而綸紱揚雅稍討紕繆廢著儗足而不嗇於用
時時爲其客掀竽揆惡二八迭侍仰天鳴嗚
樂而相忘也先生爲人慷慨任俠内敦孝友外
施德義賑贍貧乏惟恐不足念弟仲同芳業儒
不就出秩金二百仕仲爲王家郎又爲多買田
宅幾與已等卷從父四老日具饘飧養業師黄
先生月給廩粟衆漢鄭之間所舉高年盛會施
衣履而壽者幾四百人歲疫所施藥而療者四
百五十人貧不能收所施轅而拖者幾六十人
他所助葬贖罪復恤孤嫠啇護故人子弟尤不
可勝紀郡人至今稱焉方先生在官所交皆天
下名流及罷吏家居不通謁請惟從蘇大司馬
遊及與諸郎君酬唱又之又皆先逝而東省才
士邢子愿傅伯俊輩稍得焉行前矣晚以目眚
屏去聲樂遊心玄晏著達生道人傳以自喻大
指歸於知命適情不近名利迹其隱見方圓之
間殆仲長公理白樂天氏之流與元配盛氏贈
安人繼仲任氏封安人復繼許氏亦卒詳見三

安人壙志仲氏嘗以婦歸助遷經稚內主是爲
季任先生有四女而無子側陳舉子如橋生十
四而夭所聘許氏女亦死先生慽然曰夫嫁殤
非禮也吾悲許女之志且吾無子而何以嗣孫
矣而仲有子曰如杜如杜二子次者曰燁乃合
二殤以燁爲後育於季任君子曰禮也燁官鴻
臚序班娶尚書蘇公孫諸生素女而先生四女
長適光祿監事呂堯書側張出次適河南副使
陳君忠翰子諸生可行如橋同生屬側楊女之

次適趙府奉祀蘇君鶴年子標次適戶部郎中
南君兆子諸生國堵俱側武出燁子男二長某
聘孝廉邢君汴女次某幼女一受孝廉王君鼎
祚男某聘先生生正德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卒
萬曆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得壽八十有四以
某年月日葬於城西北二里黃村之兆所著東
岱山房稿三十卷清平閣集若干卷明儒若干
卷已行於世外爲大學古本四書各解毛詩考
正春秋辨疑漢注疏應老子本義陰符經解五

獻志略拾翠軒雜纂本朝安攘新編古文編閒
徵錄醫家須知壺天玉鏡蓬玄雜錄泰然亭樂
府諸書藏於家先生且卒呼燁曰銘我必衷阿
也其以臨邑爲介燁奉子應狀來請念先生爲
父友又屏忘年義弗敢辭論曰國朝之稱詩賦
盛於嘉隆之際吾里有兩李先生兩李先生者
同時同官名相比也其致有不同者歷下以氣
骨合神湛涵蓄有而發以雄迅意常越於象之
表濮陽以才情赴調融洽衆采而出以和平力

常蓄於法之中此其趣操也比以五音歷下則
軒轅之鼓素女之絃高張急節鏗鏘駘盪洞心
駭耳而世不能窮其變濮陽則昭華之琯蠃臺
之簫肅雝和鳴龍吟鳳下而世不能爲其眞蓋
所謂異曲同工者與天風會之流日趣綺靡而
以遺世獨立之標振薄激頹虎視千古斯爲至
矣要以溫柔敦厚不窕不揔嗣三百之響以考
天地之中而導其和必有繇焉悲夫作者之難
也品其流別烹何容易哉子應之銘亦然銘曰

不溢以其名而胡圖厥成不豐以其歲而胡嗇厥蚐天之道也名非我親生非我有佳哉茲丘在濮之皐左顧陳王右望莊叟達生者無涯立言者不朽胡秩斯崇胡胤斯久谷嗟先生此維與偶乎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慶陽府知府思齋田公暨配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誌曰此東平先正思齋田公之墓也公生弘治甲子九月一日得壽七十八歲以萬曆辛巳四月十八日卒元配孺人李氏生弘治甲子七月一日得壽八十二歲以萬曆乙酉五月二日卒而其合葬於祖兆之前也以萬曆甲午十二月十二日何以久營新兆也冢嗣于歷自狀其行謁予求銘予嘉其綜敘先美詳而不誣故不辭而為之述曰田氏其先平陽人也國初諱思義者徙居東平是為始祖五傳及贈侍御公家世淵源具李文敏公及梁太史所為誌贈公諱明以德義著里稱曰業善先生凡三娶最後徐孺

人有異兆誕公公諱大有字豫甫生而岐嶷十四能為文賦列在諸生天資神敏下筆千言咄嗟立就嘉靖乙酉都試會城憲臺合六郡士校之品為第一入試之前夕戒蒼頭治具詰午將沉於湖同輩愕且咲旦日日中果呈卷先出見者驚賞是年遂偕計上壬辰登進士第拜官行人奉使餉雲中裹裙羨餘千金以聞遂為故事甲午以外艱歸丁酉服除詣闕拜監察御史巡視南城持憲發奸貴戚欽手亦因以抗直不容為忌者所中謫為禹州別駕怡然就道恪奉官常如佐史禮嘗守郡印綬屬歲大歉人或相食先出秩金為倡勸施請賑多所全活禹人德之稍遷陽武知縣分校秋闈御史倚以裁定得儁為多邑有大盜奉檄名捕累年不得公至數月設法禽獲四境肅然再遷汝寧府同知父老扳留號泣聲闐數十里嘗過故邑邑人千百為輩焚香製綵迎迓滿路及今皆尸祝之汝寧二年召入為工部郎中管易州厥甲辰擢知慶陽府

慶陽塞下要郡兵事居閒公內修吏職外設守禦見謂有文武才略膚寸至城下公適他往聞報馳歸夬圍而入出奇兵破走之西邊震服朔方之士多豪登籍者鮮公乃闢館爲會校其優劣三十人儀而課之自修舉者幾半有省試第一者皆公所成也慶陽治行爲關中最侯者數言於朝乃以母病上疏乞歸隆慶改元恩詔進階亞中大夫公爲人魁梧慷慨材器甚豐方廉有執不肯詘節毅然偉丈夫也其孝友至行有

可方古人者執親之喪啜粥七日杖而後起三年不御酒肉忌辰閉閤齋居涕泣危坐終身不改同胞二弟不善殖生時亡其產公輒爲贖取即有負責亦輒爲償孤姪子畛年少使氣一日酗酒裂公車帷戟而訐于門內公爲弗聞也或曰弟子不馴獨不可少教戒耶公曰吾弟早亾止此一子若加譴責恐彼愧懼不測悔將何及聞者嘆服郡中更立縣法履畝爲役士人優復

論於當額公請以已所應復與諸弟均弟所役亦與已均曰不忍困吾弟且以奉法也業師公早卒無子有夫人在歲時問遺幾五十年次人尚公未仕而卒內子食貧守志惟有一女公因爲子娶之郡當大饑所煮粥而餔者若干又當大疫所施藥而痊者若干驛中輸作鋪徒餓死於渠四方流民餓死於道所棄載而瘞者若干施予賑貸皆此類也別駕梁公平生交善珍玩卒而無子或攘而鬻諸市公不忍視出戒家人斥毋得買陳君某仕爲令卒時子少以一篋寄公曰及吾子之長也畀之長而如約封識宛然一日聞隣舍哭聲遣人問故曰責女償官公惻然憫之立爲出貲贖焉祖塋東北接某氏塋地形家以爲玉盤缺角得全爲福其人請徙以成公曰均爲人子孫奈何損彼益此卒不使徙平時尤戒殺生非有賓祭不數擊鮮冬月恐傷蟄虫不毀墻垣寢疾自作壙誌遺戒子孫皆立身行已大節又念贈公葬時木不甚美飭以維木爲棺毋得厚葬作告終詩四首以遺親識

出平生衣物分散宗族俾爲遺念其篤至如此
性好讀書於百家傳記多所涉獵年踰七十手
不釋卷所著有思齋賸稿帝王纂要樂善錄略
歲時備覽讀遊錄退閒錄諸書皆綜核故實所
所考正識者目爲博雅孺人李氏郡人子實女
也體質端凝不妄笑語父母奇而愛之陰擇良
偶得公宇焉年十八而歸事舅姑以孝相夫君
以德御婣姒諸姑和而有禮四時薦享楽盛筐
篚必豐必潔親屬賢而羨之贈公嘗疾孺人手

奉湯藥朝夕侍側至焚香籲天願冬單衣三年
爲翁祈福贈公既沒姑氏寡居幾三十年孺人
每食必侍老而不衰唐氏孤甥收而育之畢其
婚嫁使皆有成叔氏大登早逝養其孤嫠旦暮
資給更徭租入皆爲經理不使知也公年幾七
十側室復舉一子孺人絶憐愛之食必分啖嘗
謂子歷曰此而翁弱息異日好視之毋減吾在
時也理家勤儉衣至三浣績常逮夜內政嚴肅
三尺之僮不入中壺巫覡群媼無敢求通郡中
最號有家法云公之逝也孺人年已七十有
號泣衣巾爲赤齋素三年竟以毀病子孫誦之
有餘悲焉總其大都溫仁莊恪有古女史之訓
可謂賢淑矣子男三長子歷以明經貢端謹有
文初娶舉人尚某女卽所稱公故人也繼劉氏
王氏李氏次子莘娶梁氏俱孺人出孫男一鶴
齡孫女二曾孫女二子子曰予少從父兄數聞
稱說司公云世見公賦性剛方不偶於時以爲
婞直難合乃其孝慈德義有仁人長者之風而

不自表暴如此嘗曰昔人有言爲善若耳鳴不
可令人知之其闇修可想也世之皎皎立名自
謂不滓塵壒考其平生不見譽於鄉里者衆矣
視公質行何如孺人克配其德以昌厥後天作
之合矣銘曰　維田之宗徙自巽方戢德弗耀
五世而昌侍御獄獄既仁而剛有偉者器有奇
者章執法於庭厥聞孔揚剖符於塞聲績彌光
鹿門之隱有配維良並躋上壽錫胤考祥邈如
新阡在祖之陽是韞兩璧函輝永藏自志厥

謙弗肯詳有子克孝善述而彰人執無死維德不忘有銘是視公其無疆

明故河南布政使司左參政誥封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仰芹馮公墓誌銘

萬曆丙申八月十八日故河南參政誥封禮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仰芹馮公卒於家家子少宗伯琦上書請銘　上念琦講讀勞推恩所生特遣守臣臨祭賜少府金錢以葬如卿臣法宗

伯卜以其年十二月十二日葬安玄宮來徵堂斧之銘禮也行遊公父子交誼甚深敢不惟命敘曰公諱子履字禮甫別號仰芹自上世爲青州臨朐人國初徙實遼左數傳至閻山公裕舉室南遷即郡城家焉官貴州按察副使是生五子皆以科名文雅稱雄海內其仲則芹泉公惟重舉嘉靖戊戌進士爲行人奉使湖湘道卒配將安人舉公京邸百日而孤考不聞問也痛伏號泣抱而歸舍四壁蕭然父友宋公來哭酹

几而女焉稍長頴敏絕倫日誦萬餘言爲文詞援筆立就十三補郡諸生未冠受廩名伏一時隆慶丁卯與計偕明年戊辰成進士伏闕上書訟毋蔣貪矢節耕織自給俾臣厲志進修得有成立　朝廷感動命表其閭除固安知縣治行著聞徵爲兵部車駕司主事滿考課最進職方員外郎萬曆甲戌以望擢山西按察司僉事備兵大同數有邊功累遷參議副使治兵如故爲故政府嫉人所中議且左遷蔣安人老矣宗

伯已第爲史公因解組自免日承甘旨若將終焉丁內艱除言官交薦起知和州尋擢陝西貪事備兵隴西居三年遷山西參議又一年遷河南副使以才任要劇改備易州又三年遷河南參政奉璧入賀宗伯方直講幃新拜官尹公乃謂曰嗟乎造物忌太盛柰何父子同時官至穹顯吾去汝歸矣遂稱病乞休宗伯固請扶侍賜金給驛以歸當世榮之無何詔趣宗伯入侍越二歲公以病聞宗伯連章請急　主上惻然許

之以所居官爵公及其生存蓋異數也宗伯奉
策書馳傳五日抵舍加綏於牀公持其手而泣
曰必報　上恩有死無二三日而暝距生嘉靖
乙亥七月十八日得年五十有八歲生受崇名
沒邀殊寵可謂哀且榮矣公爲人豪爽倜儻弗
器絕人機鋒神敏事無難易迎刃立解剖析利
害人所不了片語可決與人處和易傾竭不設
城府而動有檢柙無所曲徇嘗曰吾行圓而性
方理所不可者育不能奪也孝友子諒內行篤

修有仁人長者之稱爲歷官幾三十年爲監司
郡邑治迹不同大指修舉廢隊振飭綱紀操三
尺繩吏銖兩之奸毋少假貸朱無滯牘庭無留
訟曲直皆得其平然好優禮士大夫延見長老
問所疾苦暇則前諸儒生談說經義造就爲多
固安多盜少兵公籍良家少年教之騎射厲使
求盜禽可三百餘人崔苻絕警大司歲侵發倉
賑贍調給兵食厚招商賈輸輓雲集軍民以安
邊給軍餉司農新班法馬重於舊時吏匿而懸

其舊郎中不知也軍士大恚甲而譟於門公聞
呵殿而入掠吏問狀得其新者以給衆乃不譁
郎中長跪謝曰微公不死亂卒即死法矣厲既
納款雲中直其王庭以公主市所予厲繒絮不
中量責邊將更史以善美厲索溢額即禁毋予
中量責邊將更史以善美厲索溢額即禁毋予
時有鬬變得公一面諭無不帖伏小酋那吉入市
操弓矢前跪請與公之士戲公曰吾與汝射厲
射利近容遠其候公矢相屬於的酋盡輸其衣
馬囊指大愧乃前其候使自射而賞之復盡予

其衣馬酋乃大喜其操縱威懷多此類也隴西
盜數百盤據闌山無能禽制公馳尺檄曉譬從
之以兵盡散其衆值歲旱饑多方拊循流移盡
復秦人德而私祖豆之易州故設兵也及罷防
邊多所散遣或更其直以佐宅費公至盡復故
額得穀騎千餘日訓練之會有兵事詔使視師
易爲上選辛卯彗星見民間訛言易水有王者
氣官舉兵誅至矣衆皆反走城郭爲空郎中項
君過公公曰民方恫疑不可驟止也趣命庖人

治具不闔扉而飲酒徐遣吏曉譬曰此訛言毋
恐士民且疑且覘知其無它乃定東鹿有妖徒
惑衆聚至千餘長吏走白兩臺計且請兵公曰
此一亭長力耳爲檄下已逮其魁即訊諭遣餘
衆各散歸農官無所問檄至而鮮奸民上言易
州諸山礦金可采也下兩臺議公曰不可礦之
爲利民竊則贏官開則詘矣非便也無事而聚
衆寇且生心密邇九陵將傷地脉誰敢任之兩
臺如議以覆事乃得已其後數年竟用諸軍校

言礦使大出西輔首困矣公居塞上久周知邊
事能寬假諸將全其體貌毋拘以小文雲中郭
將軍琥廉而少鈍保定楊將軍紹勳有勇而卞
失羣下心皆爲當事所疑公亮後調護各盡其
能比楊移鎮遼左謂曰以公才略不難當虜而
難御士願少慎之楊竟以絕下急敗中它法死
恨不用馮公言也故諸生時嘗赴臨淄試夜歸
大雪有侯生者隊而僵於谷衆弗顧也公止視
被出之乘以已騎且扶且行及城乃曙生得無
死長安周媼嘗以賣珠至舍醉遺其櫝歸而忘
其處憤欲自裁公使趣召媼也至而得珠叩頭
謝曰老婦無以報公但焚香祝天報公子孫耳
塞上嘗得善馬日得數百里絕愛之或飲諸河
馳而斃自囚請死公曰置之而公不以一馬傷
吾徒兒又嘗有玉條脫爲吏所觸碎吏怖欲死
亦貰不問其有度如此居官廉不受私里居十
餘年未嘗以事干有司而與鄉曲最下者均茵
席踆踆退讓如恐先之亦時從二三故人觴詠

遊娛爲驩未厭也以公才猷質行卓冠人倫年
不逮耆位不及政故足悲矣然陰施厚積克饗
天心會五世之祉而鍾諸哲嗣以元德茂學遭
際　聖明將有枚卜之命所禔福於廟社而大
亢其宗惡可量哉元配宋氏累封淑人莊恪惠
和克修壺政父尸部司務某卽一川公子男二
長卽琦舉丁丑進士累官禮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娶姜氏處士嵐女累封淑人次珂
郡諸生娶李氏茂才延緒女女三一適張秉彝

縣令華鳳孫一適遷一梧少司馬鳳翔孫一宇
將侍御子某孫男一長住琦出銘曰　華胄維
禹宗遼祖青歸廓其閎連枝四五厥陰蓋祁或
蕃而庶考痒於塗罔聞呱呱有毋茹荼勗勤儆
逸學成名立舊德是食束髮登朝肇尹東郊政
有誾譆入陪圻父謨謀樽俎允文孔武出歷介
藩于朔于燕于隴之原惟茲氓隸是枌是飭童
之三尺旭燠冬陽秧肅秋霜胄流大方烝徒熙
虎甲則練組罔或伏莽彼獷者戎厥角來庭爾

勳既升慶流式穀維師啓沃將諧枚卜公曰歸
與數有盈虛我操其餘如彼喬嶽出雲漠漠雨
施孔渥如彼長川汩瀰其淵厥淩瀰天維皇祐
德既豐其澤年胡不百維帝酬庸勸孝作忠物
備禮崇奄宅吉土司空之萬自天胙汝寢成孔
安有銘在埏子孫億千

明故奉直大夫山西忻州知州谿堂王公
墓誌銘

王氏其先蒙陰人也贈宮保公海始徙東平冊

世爲贈宮保公智三世爲康毅公憲由監察御
史仕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
正嘉之際有大勳於盟府世嚌其爵是生五子
少者爲岱麓公汝孝由翰林修撰仕至右副都
御史巡撫順天是生三子少者爲忻州公文煒
誥封田恭人出也公生而顖異有淵識狀貌都
雅眉目如刻畫識者奇之中丞以虜入失利適
居粵南過家爲別公年十餘歲犁裙而啼中丞
曰而父萬里投荒生還無日誠負國恩太保世

業是在孺子枝湯對曰所不惟大人命以光祖
德不如無生仲公文燁長公一歲亦儁才也拊
膺淬礪日夜攻苦時奉大人手澤相視涕泣垂
髫偕入學官經術著聞都授校士更爲舉首蔚
然稱雙璧矣中丞以廣柳北歸兄弟奔號曰天
乎曾不能少待一第伏闕上書安所稱生男可
賴也聞者悲之已而仲亦不祿嘉靖甲子公舉
於鄉偕計數北乃以萬曆癸未謁選得直隸新
河知縣在職三年修葺城垣財省緣賦招撫流

亾翦除寇虐聲爲右輔良吏部位柄公從訪旁邑吏治具以質對旁邑忌而反中傷之部使弗悟也奏調山西垣曲會其地大歉民多死徙公爲緩征節費請貸帑金民賴以蘇礦盜數千流入界內躬率健騎設險用伏迫之河上殲焉察能優調寧鄉寧鄉直太原塞民貧賦棘復不有歲長吏相承用逋責對簿終已不得奏績公念無可爲曰寧負下考不忍搒掠朽腹以傷我本遺書家嗣承祖蠲貲田產頗得千金持爲邑民代租兼請停徵一年邑民大感兩臺奏薦知忻州下車未幾政洽人孚聲稱益懋乃用德故掛冠父老遮道扳號絡繹百里可以觀德矣公爲人孝友溫恭坦夷濶大仁長者也其居親喪以哀致毀其事伯仲和而有儀其撫群從子姪吉凶補恤不校辭語其待里人故舊賑贍貧乏不問有無罷吏歸里精力尚壯時時騎馬韝鷹射獵田間居則浮白蹋鞠自取娛樂子孫日衆炊烟凉渺夷然安之處爲端士出爲仁君可謂

質有其文克世家聲者矣公字允大以居在鄞州慕韓公谿堂之文引以自號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五十有八元配唐氏同知唐公交女夙閑內則繼室侯氏某女克嗣賢聲子男六承祖鴻臚寺署丞娶王氏太學生某女承父娶劉氏署丞雲龍女唐出孫女適吳氏尚書介肅公孫女承名娶劉氏太學生定女承官聘田氏公勇御史大有孫女承趙聘張氏庠生某女佐室趙出女十一長適貢生劉訥知州寅子次適太學生陳弘新御史[illegible]衡子次適庠生梁國光吏部穀孫次適庠生李廷弼憲副文芝孫唐出次適李一鯤庠生某子次適蔡廷鳳武舉某子次字張某知縣敬子次字趙某參政雲翔子次字田某吏目某子二幼趙出孫男七化鯤聘戚氏知縣孕秀孫女化鯨聘鄭氏知州直孫女化鰲聘徐氏知縣元吉孫女化寧聘成氏知縣周鳳孫女化鵬聘薄氏化韶聘賈氏化邦幼孫女四長字[illegible]生[illegible]孫次字李某知縣子[illegible]

孫次宇吳某介蕭公曾孫一幼承祖等將以某月某日葬公於祖兆以遺命徵銘念公同時舊遊稔其素履固有徵也銘曰　祖有武爾克繩只考有烈爾克承只爾之有俶爾克終只爾兆允臧爾侐無窮只

明誥贈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柘溪先生周公暨蕭王二恭人合葬墓誌銘

柘溪先生者何楚之隱君子也隱何以稱爵儒而不試子爲貴吏爵焉及二恭人二恭人之爵

何以曰蕭以沒賜號從其夫王以生封尊加於子故稱太焉其秩一也合葬同室乎曰異室而同域右蕭左王從陰道也奚爲誌之而又銘之皆有懿行弗可諼焉爾誌曰先生姓周氏諱可學字得祿江西吉水人代有令顯爲邑茂族曾祖溥深祖父肇倫考公欲壽奕世載德韞而不耀成化戊戌十月十有二日先生以生束髮受經日事伊吾不殖生產考公內喜寬其貲財使供觚墨二弟弗善也先生束篋謝曰弟輩自愛勉奉菽水吾去汝遊矣北浮彭蠡止於廬山講

藝二年西之武昌渡江遡沔托於襄陽之故邑聚徒授經受室里之蕭氏是爲恭人正德改元復徙南漳漢上之士裹糧而從者常百餘人邑大夫慕其經行築館以迎先生遜弗往也嘉靖乙酉聞二親之喪盡撤其業以行已於葬而返二弟讓產留行先生復謝曰有親不能事而糊其口於四方以違含飯跋涉之謂何而以治命析產吾弟其安焉於是先生老矣有長女而無

男蕭恭人謂先生以君越在異土而嗣於似續周氏其不食於此乎癸巳聘王太恭人王太恭人者同邑王公鑾女也生稟淑質翁媼奇之媒至有異兆遂以來歸丙午孟冬朔蔓日暄於牀前中舉子命曰蔓暘卽啓明也先生年且七十矣其後數年復舉二嬰及滿八秊行營宅兆得於青泥之坂卜曰大吉卒因葬焉時嘉靖丁巳十一月十三日也啓明甫十有三齡太恭人當室協於伯姊內勤家政外施閭里米鹽絲縷無

不慤也其撫啓明食則執轂寒則避煬夜讀則續以佐焚膏曰庶暝而翁於地啓明力學有成則毋訓是賴萬曆某年啓明爲司理奏滿　上曰理臣夢賜執法平允贈父某漢中府推官毋蕭孺人封毋王太孺人其明年戊寅啓明爲郎國有大慶　上曰曹臣夢賜鳩工飭慎贈父某工部主事毋蕭安人封毋王太安人某年啓明副使奏滿　上曰憲臣夢賜治河校士咸有成績贈父某河南按察司副使毋王恭人封毋王

太恭人三錫而及今稱猶未已也啓明之承錫命必告先生蕭毋於墓籥太恭人於堂太恭人悲而不御弟曰兒勉報國以光而世無念老人矣壬辰啓明在徐思太恭人羞至請告以歸萬曆丁酉二月二十九日太恭人卒距生正德丙寅正月十九日得年八十二歲子男二長卽夢暘庶萬曆甲戌進士任山東布政使司左參政配李氏贈恭人繼劉氏封恭人次夢吉邑諸生娶雷氏早卒無後女二長恭人出次太恭人出孫男三興岐國子生娶黃氏興豐上殤聘陳氏女西曾孫女一啓明將以某年月日奉祔窀穸使使來告以孤之生而失怙不及書其墓門幸徼先靈以有大命請以葬毋之月修堂斧之闕則應曰諾銘曰夫其爽而不渝也類漢陰之逸其儷而有終也肖鹿門之匹曰是都鄉侯之裔自吉徂襄翁二妃以家綿綿生之瓜維其有穀以爲國華是宅是襄氣離哉佳龍螭其碑資於幽遐維帝之丕赫祉嘉哉

明故鄉貢進士勑封監察御史肖巖傅公暨配封太孺人汪氏合葬墓誌銘

公之卽世蓋冢君伯後舉於南官之歲也旣以其明年奉祔祖兆窀有銘矣而公嘗有所自行營地在郡城東十里故博州之墟號曰天花臺者當葬公時計欲用之莫爲決策而止其後十有七年公配汪太孺人卒而墓門有水度不可下會有江南地師指示天花臺兆十之大吉伯後乃以其年十二月十二日奉公及太孺人宮

焉而遣弟函書乞合葬之銘不佞從公同舉相得甚驩言念生平悵然在目誼何忍辭乃爲誌曰傅氏其先洪洞人也國初諱居敬者徙家聊城以服田殖德傳三世而有聞以經術仕宦傳七世而益顯是爲公父夢巖公矣夢巖公諱良弼垂髫廩食學宮年三十餘而貢仕爲米脂令德義甚豐稱爲長者要程夫人舉三子其季即公公諱學易字汝時志不忘親以省巖自號生而警穎多才敏於記誦嘗從同鄉田公京兆郭

公受詩通其精義旁及子史百家之言靡不蒐徵號爲辯博嗜古而試於有司久不得志督學孝豐吳公獨異其文曰子固當晚成無以瑟竽自沮年踰四十乃以嘉靖辛酉舉山東省試數上春官數罷而會伯俊亦偕計吏公乃俛仰嘆曰丈夫處世安能以一編自老有如先人之德未厥於天孺子在是乃稍行視田園招致故所押客日相與飲爲娛樂絶意公車對矣丁丑携伯俊詣都視其入試而返伯俊登第報至則馳

書戒曰兒幸不辱吾志勉爲聞人毋俊一第而伯俊奉檄爲令過里門上謁所不及飯舍者數日耳嗟嗟悲哉公爲人儀觀豐偉性資豪邁而謙冲樸易不設城府盖溫然長厚君子也與人交不爲脂韋然能服人之善所聞嘉言歸而書諸策語咲有失即向人謝過不以爲屈親知從之假貸輒傾所有予之不問其宜否或指庭中槐樹誑公曰從君乞此即顧奴子掘致客笑曰調君耳君善貸乃爾恐當負也公亦咲不爲意

其誠慤如此自以二親早世追慕不忘言及輒嗚咽泣其事繼毋張備極孝養張御公亦慈伯俊在抱張實哺養之恩誼篤至爲人所稱公有兩兄長公性嚴而公敬不掩恩仲公性和而公愛不弛禮有時樂飲它所以長公命召之立至夜分就寐聞長公一呼即起而應晚年獨仲公在築室接棟與同起居一日騎馬入城路逢賣蒸餅者呼與俱旋買以奉仲視其食已乃上馬去它多類此撫兄子數人愛如己子撫姊子二

氏愛如兄子門以內外雍雍如也施德行義洽於閭里沒有遺思焉太孺人者新都汪處士女也處士從父賈遊東郡善蒙巖公故女其子年未及笄而歸上奉祖姑下奉姑氏往來二寢修晨昏節惟謹參相得也其事二姒和而有讓二姒交口賢之公與兩兄析箸而家稍削也方且跳身遊學不視生產舉閫以內屬之太孺人簪珥環珮十九爲空而會父處士沒毋趙無子迎與姑居身共甘起旦暮上食無不腆也退而旒

粟蕭然鬢無欲清矣公沒而太孺人老也會姑張病猶身扑床下日夜守視奉藥物而進之歲時候問仲公如公在者幾二十年其教伯俊自總角就傅約以繩尺被服飲啖不使鮮華曰毋溺兒志及其入仕日以寬厚清謹報國承家爲訓伯俊才猷風節所繇顯著稱名流矣盛年置三佐室割席均茵所育子女嘔喻拊畜一如已出子女亦忘其出也從養長安聞子光啓沒悲泣不食冒暑馳歸七日至舍護少子光熙憐愛

過甚見其神王即喜即稍不潤輒愀然戒曰若起居不自慎耶貌何膿也而翁遺少子三今惟女在毋心柰何因泣數行下里人無不感嘆宅至戚鄰宗姻鄙鄙問遺能體公所欲子及所不悉云平生禮觀音大士嘗曰我願不病而逝不必百年第恐兒不及見耳已而伯俊使楚過家不忍別太孺人趣遣之曰我無恙也既去一日沐浴更衣仆地起即逝果符其言伯俊聞而奔且號曰天乎孤之無幸也昔者歸而不及吾父今者出而不及吾毋吾何以爲子矣聞者悲之而佐室曾告家人曰我當從女君往也一夕亦沐浴更衣溘然而逝斯已矣公生正德己卯九月十六日卒萬曆丁丑八月二十六日壽五十九歲太孺人生嘉靖辛巳七月十七日卒萬曆癸巳二月二十二日壽七十三歲伯俊爲吳縣令及爲御史滿考再被策書贈公如其官太孺人受號如今稱子男四長即伯俊名光宅太孺人出丁丑進士仕某道御史娶耿氏繼呂氏

常氏贈封皆孺人光啓側室張出早沒光熙間以
出娶袁氏光和張出聘張氏早沒女四一適庠
生王一鵬一適舉人陳節亨一適庠生馬爾驥
皆孺人出一適庠生高符曾出門閥皆具公誌
孫男三爾庚聘韓氏刑科都給事中學信女宅
出兩圭兩璧熙出孫女一適選貢生李鳴陽庠
生孫方子宅出前誌所未有也予讀傅氏家乘
夢嚴公豁達大度好賑人之急嘗出一篋語三
子而焚之則皆子錢券也所善李生從貸百金

負不能償置酒爲壽請以居第爲質不可曰君
無子而貧一旦無所棲止吾不忍也立取其券
焚之李夢門之左右夾樹錦標一黃一赤且死
語其妻曰即窮宅必於傅氏此固彼家所有將
有徵也及肖巖公徙居郭里適買李宅李妻尚
在具爲說狀如此其後公舉鄉薦伯俊舉進士
樹標皆如其色嗚乎天之報施仁人此足以覩
矣銘曰　維德天輔肇錫吉土博城之滸高原
膴膴環而爲渚有隄如堵自公作祖其封負斧

寵窆長古有秩斯祜世繩其武我銘宿莽匪諛
匪詡以示民矩

明累贈中順大夫湖廣長沙府知府靜山
吳公暨配恭人成氏合葬墓誌銘

吳公諱士選字應魁別號靜山其先霑化人也
七世祖仲芳遷居濱州以人才薦舉仕台州府
推官台州生九成九成生從斌居有懿行里人
字之曰福廣公福廣生璿以明經貢爲清豐丞
清豐生宜以明經貢爲兩邑博士受室於董舉

家子仕達佐室以宋復舉四子公其季也生十
有一齡母宋見背育於趙氏太公爲遷安司訓
轉諭撫寧公皆侍側從受春秋盡得奧義故太
史陸公視學東省見公經義奇之補諸生高第
名聲燁然諸齋言春秋者皆避席讓焉及視家
人生産稍廢鉛槧乃以經授長君曰家之世業
不可忘也長君學成舉於鄉萬曆改元公用高
年賜爵越五年丁丑長君第進士給事司徒署
中以使事歸省三月公即世又越某年長君爲

郎承恩公贈刑部主事元配成贈安人又越其
年長君爲郡考績公贈長沙知府成進恭人長
君乃奉重書告於墓下撫其行誼將納諸藏以
謂行云以行所聞吳公平生孝友醇篤君子也
從太公於官嘗受秩金二鋌一日兄來省視太
公四顧室中無以津遣愀然不寧公遽所藏太
公色喜太公病而思雪氷已泮矣自走深山蒲
伏攀緣得積雪以獻及奉父喪南還火延於舟
抱棺長號不肯舍去火亦旋滅兄仲客死潞河

妻孥流落力不能迎恨之及長君偕計欣然謂
曰孺子行矣必致仲氏至而以仲毋歸又使迓
其轀焉仲子無室公爲再娶使有二子乃雨泣
曰嗟乎二十年原隰之情今始遂矣天性儉朴
一衣或三十年非有賓筵不屬諸市長君既第
薦一縑爲衣公卻不御曰渤海老生誰不識狀
一旦從兒子作鮮華衣便嬝衆中使人指目素
志謂何其性如此成恭人者武定成公茂女也
婉綽閒靜生有令儀喻笄而歸食貧作苦不形
於色久之病眩失明猶以勤儉持家嚴肅訓子
織紝井臼皆受其成無敢不恪其後諸兄貧寠
公獨保聚家室光啓後福以恭人爲內主也方
恭人目眚公始壯室或請更娶公泫然曰以吾
之無母而有母也衣絮有寒色焉兒柰何有母
而無母乎竟不更娶已而家政賴之人乃服公
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得年五十有九子
二長即道行仕山西參政娶鄭氏累封恭人次
道濟娶某氏女一適某孫男六衡授衡府道行

出俱幼夢多夢豹夢鶴夢鯨皆郡諸生道濟出
曾孫男二皆夢多出公即再受策書而撫寧遷
安皆奉太公祠學宮旦日三品承恩且將有大
命焉世德之報不其遠與銘曰　語云學經不
成不如歸耕公耕乎哉又云黃金滿籯不如一
經公籯乎哉既以考爲師復以師厥子三世一
編書麟是以耕于是籯於是以篤于祉生不五
鼎食死歛五鼎祀誰爲銘者魯史

誥封中憲大夫惠州府知府閎溪黃公墓

閑溪黃公者其先出宋太史庭堅六世祖禮居常熟之湖橋傳用正仲倫世爲博士弟子仲倫生欽號溪隱公四歲而孤兩世之殘鞠之嘗割股療母疾以孝義聞鄧太史爲之傳溪隱公娶包生二子其仲曰圭號守溪公守溪公娶周亦生二子其仲曰祖相即閑溪公也冠而字曰良佐溪隱公嘗與閭右陳翁忠賢賈而相讓財也以是爲莫逆交陳翁富而無子謂黃氏世長者

以女贅公是爲陳恭人其後伯兄蚤世家頗稍落公任兩家之政並養二翁因自號閑溪閑溪者兼二父之稱也公既壯學書不成欲去爲吏卜兆不從乃去爲賈賈嘗有贏又好施予貧乏及修築祠橋多所損廢故亦不甚饒焉性頗狷介不能與俗浮沉而以修德砥行爲里人所服亦無能與之迕者嘗有吏事夜禱神祠燈火熒熒一僧出迎曰若異日必貴勿自恐公歸語恭人蚤起往飯僧至則無有也而見一土偶向坐牖曰勸善大師肖夜中之貌噗異而歸心竊自負無何子化之生見其額異知非凡兒長爲延師求友減產以供學業遂成萬曆甲戌登進士第報未至恭人卒也化之爲比部郎值國慶覃恩封公主事毋爲安人出守惠州考績課最誥封公知府毋受今號公每受封函且感且悲以恭人不及見故而化之官日進迎公不出居董家政從父老而娛樂焉時時馳書勉化之矢節報國毋內顧也辛卯化之擢雲南參政

取道謁公公有小恙化之跽請曰異日不終事毋至今成之其以金鍾去父公曰兒能家食吾亦安之遂以終養請化之既在侍公因傳以家政杜門願養朝夕一盂一豆無所紛華曰杜吾性也邑大夫延入鄉飲一再即席後遂不往居六年所乃卒公爲人偉貌修髯目光炯炯遇事能斷決不侵已諸邑有大政如鹽筴稅法多出所建議上下胥服一日故人某甲蒼黃叩門謁一裹於巾曰吾弟暴亡此其藏也語既而去受

而扃之數月其人來取封志宛然有士人子孤而孱弱嘗其父兆奪於强宗代之聞吏歸焉衣冠之族或闚丘木於里將尋斧柯公挺身往阻買者感動遂不忍伐粤中巨室坐大辟操重貲走吳謁公公正色曰法在朝廷官箴在子老人無與也去毋溷我及封令官吠謂所知吾不儒而佩守相組心誠愧之向吾受富人金縻兒子節行愧無地矣其志操如此公生正德庚辰二月二十日卒萬曆丙申七月十九日得年七十

有七恭人生嘉靖壬午十一月二十一日卒年萬曆甲戌二月二十七日得年五十有八生平懿行具太保嚴文端公所爲誌中子卽化之名時甫以才猷勳業聞於嶺海之間其民戶祝之娶顧氏累封恭人其人女女一云云化之將以某年月日奉公於興福之阡啓恭人之窆合焉使來乞銘化之子門人也誼不得辭銘曰　遙遙華族國氏黃在漢江爰宋豫章肇基于吳六葉昌封公賦質何昂昂就時貳室兼肯堂陞陞淑媛招由房儷德同心靡與梁任依好施問孔章黃金滿贏遜義方赤刀竹箭琛嚴廊出牧南海波不揚　皇三錫命綿錦褒服其命服衡有鈐黃髮兒齒樂且康考終大耋體魄藏儀彼莫邪與干將玉匣瘞土騰精光楸檟可材鬱以蒼其人則往名不忘史氏勒辭永厥芳

明故文林郎順天府推官懋所倪公墓誌

銘

于子處穀城山中鍵關而息有纓弁而及門者贊曰陶丘諸生前進士倪公之子入而陳幣於廷拜且祈曰先君以辛巳之歲賦鵬鳥而逝也今十有五年矣而孤也始能負薪將奉而藏諸祖兆以先君之孱在昆弟惟是方尺之石以累記史死且不沒于于聞而悲之念與公偕計同升於茲三紀存沒之感怛然於懷忍弗爲辭誌曰公諱湯字德遠懋所其自號也世爲吳人曾大父處士清初徙永清大父開尉忠再徙館陶是生四子其仲曰欽即贈文林公也贈公以文

無害辟署掾史給事蘭臺捧檄爲豐利丞雅有能名竟卒於官公時方弱冠跋涉江海奉以歸葬家蕭然無有也大母及母在堂授經里中以資甘毳無何相繼告終拮据營葬家益貧不自振矣而公已廩食學宮文聲藉甚里中富人謂曰君柰何一寒至此誠許吾兒從遊請以千金爲壽公咲不答有士人困於逆旅公憐而容之至撤薦代薪爲客設食其安貧慕義如此嘉靖辛酉舉山東省試久約而遇折節爲恭無汰色

於里人叔父有吏事繫傅城旦書公貸百緡往贖脫叔父於鈇里人義之隆慶辛未舉進士第授山西興縣令興縣塞上小邑獷而多豪公取其魁法之惠訓其民與之休息積逋立辦而民不罷察能改蕪湖令蕪湖邑於江介五方之會其俗龐雜公益恢其才畧政日有聲部使薦書凡十有七上秩且滿矣邑故無城江盜大至筦庫告失坐是論調公不自沮也設法鉤捕盡得其盜與金因請成城而去改選成安成安在右輔界內邑小多猾少年推理爲奸剔公爲國家說古事懸法曉譬其俗稍改邑有貧生始終不舉一疾而瞑萬曆辛巳八月十四日也距生嘉靖癸巳七月二十三日四十九年矣車孺人者里人某女也年少公幾歲子三長宗獄邑諸生先公卒娶米氏次宗謙邑廩生娶張氏次宗水娶閻氏孫男一紹祖嗟嗟予別公幾二十年猶記公狀貌長身鶴立亭亭峻削非中壽以下相也其爲人風標遒上而和易坦夷不設城府爲吏廉惠有聲處脂如粱而不工眩鬻豈不誠良士哉中道而闕不出其年天道謂何宗謙

而襄事倘留請銘其志悲矣銘曰　葬於吳派於燕雖從於齊衛之間三世而顯流慶自天胡錫之祉不畀其全一命而三遷爰始升朝遂阨其年彼衛之原欝欝綿綿署曰京兆之阡厥後將蕃故人作銘以屬其延考公官乎下泉

明故衍聖公府家丞東村秦翁暨配張老孺人合葬墓誌銘

往歲壬辰予勇東村秦翁即世予表其墓未銘其坎蓋有待也越七祀戊戌勇母孺人張氏以

上壽考終予配淑人營其葬事復率子安請銘乃合其世系行略而鐫諸墓曰秦氏其先鳳陽人元末東平路判官諱彥良葬於東阿因止家焉於翁爲高祖其後世爲令長博士詳具表中至長子令秦公門閭益盛篋室熊夫人誕翁翁於諸子最少少而失怙母熊夫人亦少諸兄三析其產無敢違言長而娶張公吉女是爲孺人張公吉者世籍陽穀而家荊門河上嘗爲都官令史客死長安配曰王媼以遺腹生孺人年十四所結褵從翁熊夫人女畜之翁性頴敏讀書輒解悟然不肯竟學時從豪俠少年操竿瑟則獵浮湛閭里而孺人少嘗受書多覽古今圖策亦工爲韻語顧無如翁何也而能襄其家政操作織紝無不精腆坐客日滿堂上呼酒酒具呼食食具即間致狹邪履爲交錯亦不甚慍也久之熊夫人沒翁年既長終不視家生產舉閭以內屬孺人孺人居則督群婢賦功出則督蒼頭治田日修其疆場庾而藏之其區畫農事即長

牟田更無以難焉翁既遊邑諸生無所知名因舍業自罷一日爲長吏所苦復發憤投筆以司馬法對御史兩得武舉高第再上長安亦復不遇於是翁老矣客予邸中嘆曰白首從諸健兒邑邑不得意何時褒衣棋劒稱魯國衣冠世乎會衍聖孔公入賀聞其長者表爲家丞使典廟庭禮樂以圭璧金絲肆習子弟翁喜爲强起一往至又落落難合即拂衣去不反顧而與里中老人月旦會飲徵歌呼嘯如少年時即又以子

增貴益折節偃僂爲恭坐樽下稱賤子不如少年時忮懭也居久之有司使諸生奉書正寢若之席矣始孺人年二十餘舉女子子是爲淑人其後數舉數不育則爲翁多置側室亦數舉數不育及翁年七十餘尚舉竟不育也而淑人從予仕長安二十餘年翁孺人歲往一省每月許輒別去色戀戀可憐及予得請懸車淑人殊喜歸踰年翁輒逝矣翁於秦氏行最尊孫曾皆長大無可鞠者姪玄孫國華懷抱而孤因取育之

爲香火計其後翁没孺人盡以父産分與諸姪及孫而爲國華別營一墅視舊有加焉然亦以是高目作苦憊且病矣翁性亢直好高不能下人而能容人過人有緩急多所調護不計便否孺人性亦剛下而好邮筑獨即有合意不問親疎輒傾心爲之其相類如此以故戚鄰慕悅没多涕泣思焉翁有三兄皆以父産温厚後皆蕩析無餘貲惟翁保其舊業晚乃更饒而不好衣衆車服飲食恣所美好矣始張公有一子早舉省試有名無子而没張氏之族遂絶强近而翁孺人没淑人亦無同産幾與孺人埒矣噫嘻悲哉翁諱栢字大貞東村其別號也生正德己卯七月十五日辛萬曆壬辰八月五日得壽七十有四孺人生正德辛巳正月十日辛萬曆戊戌四月六日得壽七十有八以是年十一月十五日啓翁之兆祔焉予嘗謂翁孺人不貴而倨不富而後不施而得衆不子而耀閭其於世可謂適矣彼夫戚焦於殖産勤劬於取世操百年

之慮而靡一日之歡思智相越又何遼哉斯予不悲其嘗後而羨其逸也銘曰　孰藏汝維爾女孰爲銘維爾甥是操觚而儒是投筆而武是吏而拂衣是老而擊缶窴如墳如負山面渠侯王賢聖同歸此居孰知其所餘乎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一終

明故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平泉先生陸公墓誌銘
明故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謚文恪雲衢余公墓誌銘
明故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同巷李公合葬墓誌銘
明故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提學副使金沙傅公合葬墓誌銘
明故南京刑部貴州司郎中石屋許公墓誌銘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趨庭盧公墓誌銘
明故奉直大夫直隸安州知州鳳岡張公暨配封孺人傅氏合葬墓誌銘
魯藩輔國將軍毅齋公暨配夫人王氏合葬墓誌銘
明贈山西榆次縣知縣東樓盧公暨配封太孺人孫氏合葬墓誌銘
明故處士南岡單公暨配孫孺人合葬墓誌銘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明故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平泉先生陸公墓誌銘

蓋觀乎鉅公名卿其功信烈章謨猷畢效於國者間或不能不自挫其身名而急流勇退抗志

塵寰往往乏鴻漸之儀懷石隱之介國家不得藉其楷模士類不得想其風采雖身名俱永而體用亦未全也乃若保合太和含貞履方廻瀾倚爲砥柱平世師爲儀刑元老完人聲實並泰則　肅皇以來惟陸公一人而已陸公諱樹聲字與吉學者稱平泉先生松江華亭人也自三國爲吳大姓世有聞人而系不可詳高曾以下乃皆以隱德稱祖贈尚書梅莊公蘭配贈夫人林氏考贈尚書志梅公鵠配贈夫人沈氏皆以

公貴而志梅公翁於母家嘗蒙其姓爲林公仕而復爲陸也志梅公三子其仲爲公季即中丞公樹德公之生也沈夫人夢初日投懷紅光炯室因心知其非凡而家世業農又貧無所佐讀則強之服田與傭維作私常帶經而鉏及夤緣爲文一日泣請志梅公願從里師受經師試以義辭旁驚賞時方簡肅公爲令見而奇之補邑諸生自是輒試第一居則授徒里中問取挺脯以佐旨甘邑令周以鍰金則謝不受嘉靖庚子

張文毅公典留畿試拔公第五明年辛丑舉會試第一廷對二甲第四選庶吉士壬寅歸省三載始北上故事南宮第一人被選必授館職而分宜與其胄子嵩公落落見無加禮欲以它官抑之先進有欲得公一言以爲地者公爲不省分宜詘於朝論竟授編修一日同館謁壽分宜皆更緋衣而入公獨青袍鵠立其間分宜則目攝之然亦不深訝也　肅皇帝祠竹宮儒臣競進青詞公獨無所預執政間以嘗公遜謝不應

而日與同舍高文端公毘陵荆川唐公同郡中江莫公諸人以問學志行相切劘大爲清議所歸吳門袁安節公時爲給事特疏品第詞臣首以守正推公即分宜亦亟稱安得閉戶寡交如林與吉者庚戌廷試充掌卷官知鼎甲陰有所屬故混其卷分宜亟司不能得聲色俱厲公不爲動壬子請急還里中途奔太公喪服闋久之不出丁巳即家拜南京國子監司業同志諸公馳書勸駕勉一就職未幾即請告歸闔適園宴

處若將老焉辛酉起左春坊左諭德掌留院篆旋召回坊不赴乙丑進太常卿管南京國子監祭酒事立教務持大體略去煩苛先本實而後藝文著汲古叢語及條訓十二以示諸生南雍斷斷至今稱爲功令其年秋進吏部右侍郎引疾不就　穆廟即位特旨起原官又屢疏辭已已再起原官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教習庶吉士赴召抵淮復請告返時同年高新鄭公在政府公弟中丞居首中新鄭過事不如意輒語

中丞曰吾甚愧平泉趙文肅公至謂中丞舉動侯公正欲　主上新政一見風采知先朝培養有此偉人耳其爲名流推重如此壬申陪推內閣即家拜禮部尚書兼學士疏辭不允時　今上初嗣服公以碩德清節首膺簡召中外動色相賀公亦感激　上恩不忍終辭乃以是冬詣闕時江陵當國喜得引公爲重及見公相對湛然意無所接則大失望公之莅部率正僚屬引經誼以裁典禮操持凜凜無敢干以私虜酋邀

增歲幣樞臣將許之公以職力爭不可樞臣竟不能奪嘗以公事謁江陵適冢宰先謁出入見客坐甚偏江陵亟引正之公乃就坐同列或諷公以相君尊重宜少委蛇公默不應益已浩然有歸志矣而會明年甲戌當會試江陵營諸子入彀欲援公正人以塞物議公微知之請去益決疏上　温旨勉留遣中使問賚及門江陵復托中丞挽公微示將有別命公咲曰一史官去國二十年始一出山豈爲樹桃李希祿席耶疏

五上乃得賜告乘傳歸濮行疏陳十事皆關大計而辨宮府抑戚倖斥貂璫尤觸時忌江陵益大啣頃之就公邸訣公踞床見之抗手謝曰病甚負公推轂奈何翌日出都傾城祖送皆謝不見相與望塵嘆羨以爲長安道上數十年所未有也先是江陵詢公公即去誰爲代者公舉宜興萬文恭及閩林文恪萬爲公友文恪則公丁未禮闈所舉士也兩公皆世所稱端人然皆與江陵有忤而江陵徒心重公竟用文恭以代公

歸而江陵貽書猶以不究用公恐後世不能無咎於執政以爲恨江陵既敗臺諫奉詔舉海內耆德三十七人以公爲首自是薦剡無虛歲而公高卧彌堅終無世念會中丞亦解節歸白首怡怡易子而教時相携出郭選勝命觴僊僊如也中丞殁而公摧沮齎食曰吾乃失一良友戊子公年八十　詔撫按官奉彩幣羊酒及門存問已復加太子少保歲給廩米與夫已卹公子大行君成進士當館試手書勑其毋趨捷徑毋

嘔權門澹泊寧靜守吾家四字儆乃吾子也是歲大行以使歸省遂請終養戊戌公年九十　詔遣中書衆君大夏存問公跨馬郊迎詔壬寅　皇太子立　詔遣儀部郎劉君憲寵存問跨馬郊迎如昔觀者夾道相指目以爲真天人也大臣三奉　恩詔亦故事所未覩及遣孫景元詣闕疏謝優詔褒荅錄景元入成均而加大行月俸蓋皆異數云公嘗著耄餘雜識有云六陽終已已者已也而公年踰大耄善遊飲啖行步若

飛鬚髮間復見黑毫至歲建已竟以無疾逝矣先一日手書遺言置之屏几自以胃濫　國恩戒無請卹勗子孫致身以報臨終目光燦爛射人睨大行作咲容乃瞑逾時頂熱如熾四體柔和作黃金色比舍親一大星曳白光射公廬而隕也大行奉公遺戒卜以某月某日葬於某地兩臺業以計聞　上爲震悼立詔所司治葬賜祭幾壇贈太子太保賜謚文定備物而有加焉初公試南宮時郡守王公華夢謁帝庭庭下數

百人羅拜口舉善人則公名也守覺而異之比得第一人報守語人曰此君冥行通神明他時祿位名壽必皆第一至是果驗而公自少至老數遇奇險如頹垣墜木皆不能傷每撰辰出游天日必熙明即風雨凄瑟無不頓霽意必有神物呵護者斯亦異矣公登第六十五歲棄起棄歸中間守官兩都不及一紀而閉門掃軌優游相羊於雲水湖山者餘五十年先後二三擯相力皆奔走海內而寵屏之柄卒不得少加於公

卿參當國所網羅推挽徧天下知名士而獨不得引公自近天下儀公以爲含譽卿雲神龍威鳳異代異人不啻松栢之鬱然後凋也壬申一出慨然有開濟之懷竟以時事不合奉身而退然至聞　朝廷行一善政進一正人輒喜動眉端不則神情不懌者彌日惓惓忠愛至老不衰乃知第以退而益重稱公使主上知當世有不愛爵祿之臣者其亦未窺公大臣之用心矣公爲人修長峭岸氣骨稜稜神襟遒朗舉止端凝終日燕居衣冠危坐不見跛倚之容持正深堅論議皆有根柢無少唯阿而寬容樂善常依長者不忍有所刻核居常無他嗜玩惟手一編生平撰述甚富然皆元本六經而左邃於易旁引曲證多儒先所未發間涉內典玄宗用以參互儒術不爲溺也至於運乘服食諸術雖知其指不甚稱說惟飲食卧起皆有常度屏去一切伐性勞形之事恒言士大夫於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迂纘壽命之原何從更慕長生施德成里

情意周至御子姪族屬和而能訓即有過失莊頻對之能改即驩家居於當事諸司不通書問惟遇歲稜民饑即首倡鄉紳請議捐賑事關學政士風必正色昌言多所匡扶獎借寒畯後生不啻口出郡守李公以廉平得民而坐爲郎被察去郡民闔門乞留監司目爲倡亂輒捕以兵公以大義折之監司愧其言乃解兵去郡以輯寧部使長吏干旄過謁時以幅巾出見去亦無所報謝曰老臣以不任朝謁罷安能僕僕趨公

府乎對賓客子弟談說忠孝名理朝家典故及
叔時耕耘事娓娓不休踰九十後漸寡酬荅惟
欵容調息神觀澄穆殆天游也所遺山田數頃
居廬僅庇子孫其書傳世者有陸學士雜著善
俗毗議鄉會公約陸氏家訓及詩文若干卷公
生正德己巳二月初七日卒萬曆乙巳七月九
日得壽九十有七元配封孺人贈夫人李氏某
人女也公為諸生贅於其家與公食貧幾四十
年又能推慈逮下蕃公之胤丁卯先卒潘恭定

公為志子男三長未名殤次彥章即大行君聘
姚氏參政某女娶莫氏方伯某女俱顧孺人出
顧孺人者太公以公艱嗣告諸廟而納者也庚
子先卒次彥卿殤陳出又嘗繼族子彥璵國子
生娶王氏遍判女女五一適庠生張秉介都憲
某子夫婦以節孝旌一字庠生郗伯繩奉嗣某
子夭一適國子生莫是魁方伯某子前卒顧出
一適國子生董九皐廷評某子朱出彥璵出者
孫男三景昇府學生娶薛氏文學某女景新聘
盛氏處士某女景俊幼孫女二長適徐邑丞某
子采玄次適國子生顧某子同德俱庠生曾孫
女一幼景昇出彥章出者孫男六景元官生娶
宋氏參政某女景隆縣學生娶唐氏文學某女
景象出後族彥申聘包氏孝廉某女景賢聘陳
氏工部員外郎某女景明未聘殤景行聘張氏
文學某女孫女三長未字殤次適國子生姚某
子世禎庠生次適進士李某子中梓天曾孫男
一慶曾甲辰生公所命名也曾孫女三幼俱景

元出公之葬也大行先期介思州守蔡丈人狀
屬慎行銘蔡丈人者與公同舉庚子今年亦且
九十矣行忝詞林後進嘗沐公知又嘗待罪南
宮奉公畫一生平嚮謂以為一代人宗可師百
世而得附名片石托公不朽所忻願焉公着而
得大行見其成名且謁告歸侍踰十五年乃有
五子一孫遶膝承歡而大行為予門人志節風
度稱其家聲奉公之喪咸而有禮方悲其志而
服之又何忍辭銘曰　天篤　皇祐保艾名世

愛日公生隆星公逝道總群流學本六經文明以止澈藻　帝庭守虛抱冲禔躬如砥如淵斯凝如嶽斯峙粤有負嵎其視眈眈獨立不懼莫公敢談考淵棲衡託尚千古國之藩衛士之襄矩厥迹獨隱而望胥崇蕭輪三御迺正南宮典禮宿習式我王度大政將聞歸田載賦煌煌明哲蹇蹇匪躬十事矢謨帝鑒貞忠卷舒以時潛見不測聲彼鴻冥亦猶龍德及耆而子既庶孫曾踰壯而第計數復成豁公名壽史無其伍維

衛武公維師尚父爰乘大化神與天行勒銘無石永護玄扃

明故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謚文恪雲衢余公墓誌銘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河間余公以萬曆庚子七月十六日卒於位部臣以聞　上深嗟悼詔贈太子少保謚文恪賜祭幾壇使使護喪出少府金錢治葬如法蓋　上之篤念講臣恩卹備渥如此少宰北海馮公既與二三同年經紀其喪復自爲公狀而介其孤道行以誌銘請行項者從詞林後遊公幾二十年竊窺其操持器宇有古大臣風私心日嚮服之公柰何遽至此乎誌曰公諱繼登字世用別號雲衢其先越人也高祖士賢北宦於燕占籍安河之泊頭鎮泊頭鎮者去其邑五十里而爲河隄聚落故止家焉士賢生珉珉生誠誠生贈宗伯信以貲行賈爲公大父信公生贈宗伯伯恩以貢入太學仕爲東昌幕史配褚繼陞皆贈淑人陸公毋也公

生八歲而考妣客死煢煢千里扶兩柩以歸宗人睨而溺之欲謀其産所以齮齕百方竟得無恙而謁里師受經誦習日力年甫十三補邑弟子試右有名宗人之謀寢嘉靖甲子以詩舉京兆萬曆丁丑乃成進士選庶吉士卒業館中好考覽國家故實及前代治亂所繇至校大制作筆鋒縱橫超衆而上諸公交重焉己卯授翰林院檢討以國慶覃恩得贈其父毋如所居秩有詔詞臣纂筆日直史館公所撰述多稱　上已目

癸未分校禮闈所取皆典正士聲爲得人是歲纂修會典至五年丁亥書成進修撰賜白金文綺宴南宮戊子奉使周藩歸而舟蕩於河府人皆號公具衣冠拜禱風止波恬如或襄之以濟已丑充經筵講官旋擢右春坊右中允兼編修簡直日講與馮公同詮通鑑時　上希御法筵講臣具牘以進公乃與馮公議以便宜稽引古誼傳時政得失冀有所感悟不談談劾說經語

辛卯典試留都撤棘而酲諸士請以身爲質所不惟清議是祗而以私若欺敗交相愧也壬辰陞右諭德兼侍讀典試武闈癸巳轉左庶子兼官如故甲午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充正史副總裁乙未廷試充讀卷官旋擢詹事掌翰林院事丙申大內火公偕講臣上章切諫其年拜禮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明年戊戌充知貢舉官會三品滿考詔中使齎羊酒至第勞焉予三代誥命大父毋父毋所爲受今稱矣其年轉左署篆郊廟大禮攝正卿以行公在講筵旦十年皆與馮公共事而馮公再謁告歸里所直日亦公代進故獻納爲多歲時受賜金綺及他珍異差次閣臣不可勝紀云當其時禮卿闕且二年廷臣所推舉無慮十餘上皆留不下及再以公名進名又在後　上竟用焉在位執法守正夙夜勤恪遇天地大災時政闕失抗章力諫無

火規隨戊戌歲終舉奏四方所報地震雷火及西寧鐘自鳴絕與地出血二氣舛錯古所未有今郡國元元苦征調酤榷織造開採薾結無聊易動難安幸　上思惟天心圖謝過之實疏入報旨惕然明年九月太白經天狄道山崩湧土山五公寢上言方今星殞失度水旱爲沴鑿山開礦地藏空虛不能固脈山崩川竭陵谷變遷閭閻窮困郡邑蕭條昃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甚可憂也臣子不能動君父言數愈厭　陛下爲天之子天以非常譴告尚可恬然疏入不報公見士書文體日趨浮詭深用爲憂上言今俗不遵聖經倡爲異說竊佛氏緒言煽亂耳

目謂經籍傳註皆爲糟粕倫理法度皆爲虛幻惟一了此心則踰閑蕩檢無害性真後學小生轉相崇尚雜入制義名爲新說甚悖理傷化宜絶其端勿使進奉　肯摯爲功令下學官釐正焉公自署部時請元子冠婚疏凡九上及正儲席並請建儲又至八疏病甚猶伏枕視草久之上意感動勑所司爲具將行大禮而公既受特知四推內閣旦夕且有後命亦不及少待卒矣名位固所不念國之大計於公志何如哉公爲

人樸直端方忠誠體國平居以慎密自將穆然簡默言不出口即擧笑許可不輕假借及當大議大政持論侃侃無所回撓僚吏即有不當常正色攝之始若不堪久而知其無它更信服焉居官廉儉不視生產學士同年曾公嘗過其里茅屋蒿徑一如諸生嘆息而去平生不受人私亦未嘗以私干人少子從學官試夫人祈爲一語終不肯發貲產既薄又以分給親族室無藏廩官無藏廩馮公謂其貧而能貪貧而能施

阿好也爲文典重懇至以意誠爲宗不尚綺靡詩法孟襄陽尤工爲歌行所著文集若干卷通鑑進講錄五十卷國朝典故紀聞十八卷行於世生嘉靖甲辰八月十九日比卒得年五十有七配楊氏某人女累封淑人子男二長道行以公三品滿考任國子生娶徐氏翰林修撰聯芳女次道一蚤卒娶常氏宿州判官自省女女二長適監生常執敬縣丞自修子次適生員王亮芳知縣命子孫男二廷彥道一出家彥道行出

孫女二俱幼于子曰渤海綰穀燕趙控九河之交風氣回薄多魁碩博大之臣可任天下重者馬恭襄王忠肅而下纍纍可指數也余公起文學近從蕭然經術儒爾偉器貞姿磊磊嶽立其受如萬斛之舟以此進參樞鼎匪毗化元功烈益不可勝道哉伸於遇主詘於得年在否泰隆汙之運有所關矣何乃徵地靈乎銘曰　海河之會儲和孕精展也宗伯應期而生實爲儒珍行爲士程資樸而重衷允以貞泥塗固染豐

靡營勇於借箸默於守瓶所執者矩所蹈者繩法筵進說其書滿籯南宮秉禮牘交於廷國本是圖天渝是徵聖真統壹士胥砥平師錫維允大命將漕昊胡不憖遺我元卿宮懸輟響巷杵銷聲徽稱備物遐不哀榮古皆有死不死者名圖芳南史如日如星右瀛左滄爵彼佳城胡以考德墓門有銘

明故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同巷李公合葬墓誌銘

于慎行曰予爲人傳誌多矣夫固有遙聞浮慕因譽索聲者乎意常不盈其辭即生平所欲著列覩記甚確惟恐失之詞又不充其意甚哉綜術之難也吾鄉有李同巷公者夙稱篤行君子子尊嚮之至欲論其行誼畢力極思不盡所欲出何但無愧辭乎李公諱與善字伯從同巷其別號也先世出太原之靈石元末有德原者避亂於濟因止爲長清人是生琮舉宣德丙午省試仕朔州別駕没而贈太僕少卿以子綱貴故

綱第天順丁丑進士仕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忠貞苦節號爲名臣國史有傳都御史生貫舉明經仕河南憲司幕史幕史生孝先是爲公考累贈奉政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樂義好施鄉閭德之娶累贈宜人趙正德壬申八月二十四日生公於里舍公生而奇瑋十歲能爲制文十六列學官數第爲諸生冠搡履端誠見稱師友學使下記褒焉嘉靖壬子始舉山東省試又數上春官壬戌成進士年五十餘矣授寧津知縣

治有能名選郎晉公洪洞人也第天下良吏無右寧津者屬且出部語其後郎請以爲已邑令遂改洪洞公晚而登仕終不隱年以治行尤異徵爲其遍格不列臺省則以爲刑部主事會有國慶贈考妣如其秩旋改兵部轉員外郎擢四川按察司僉事備兵綿州三年考績再贈考妣如今稱云萬曆甲戌遷貴州布政使司參議分守安平又四年戊寅轉山西按察司副使會聖節入賀自以年至上疏乞骸骨予致仕歸家居

又十年以萬曆丁亥十二月三日卒於正寢得年七十有六可謂老成黃髮受天之祉者與公爲人長身嶽立貌莊而朴口踈踈不爲華辭孝友直諒有古人風其事二親朝夕起居一蔬一果敢先嘗居喪哀毀骨立疏食三年不忍於禮家世清白居無厚殖弱冠而孤有弟四人皆少值公授徒里中餼金之費取諸幣修歷官祿入不營私產而鑿室闢田以贍諸弟里人稱之公既晚仕練習政體內察而外渾當官御衆惻愠惻

怛耻言苛細而法紀所在守如金石即權貴要請弗能奪也寧津故九河道墳淤數千畝皆斥不耕公募閑民墾之給牛種而貰其租遂爲沃土流亡反室者五百餘戶邑故猾多盜公專修德化不嚴而威猾者斂迹盜亦不行其改洪洞值歲大旱民多死徙而使者趣賦日急公爲請曰以歲之不登一二遺黎將凜然轉於溝壑以憂使者何賦之爲使者感其言而止兵部之銓武校郎吏叅閱或委諸胥史惟所上下公親取其籍日夜鉤稽胥史不得睨視令成而布之遇者大歡蜀撫臺陳公下備邊科條於境有六事不可行公適以請諸大夫危之公曰無傷也朝廷設方岳大使爲元元填撫寧令阿中丞指以敗公事卽中丞實應且憎其謂之何請而撫臺大服亟如所適更焉入賀詣都故事供需盡郤不受武將陳世忠故門下校也以百金及他物爲贐出疆而致之或謂可毋拒矣公正色曰吾先中丞居內臺食無兼味衣常三澣奈何以暮

夜汚吾世其守安平土酋楊氏驁不奉法歲逋貢金千餘縱馬數百踩民間禾稼吏不敢問公遣使宣諭意以威德酋獻金器二案以解公怒卻之酋乃大懼入其逋賦五千又閉其馬於閘乃貰不問酋益大感其操持輯定多類此也公蓋與先兄無擇同舉於鄉公年四十最長無擇年十七最少而相得最驩無擇每爲行言公之器度未嘗不悚然服也兄既不祿子始從公於朝每覩公行事如兄所教又未嘗不戚然思焉

一日道出長清過公居第敝屋數椽不蔽風雨
曰此先中丞室也弗能更亦不敢更予爲三嘆
此不獨知公即中丞公稱名臣於當代茲可概
見矣何必蘭臺史哉公卒十有三年爲萬曆已
亥十一月十五日其次子滑乃卜吉於城西八
里之原奉公窀穸起兩宜人祔焉而以平陰博
士劉君狀來乞銘兩宜人者元配楊氏當公未
遇時勸成其學以贈稱宜人繼配張氏及公之
顯佐成其政以封稱宜人皆有芳規淑行聞於

里黨然皆不得借老而奉公之終者佐室侯氏
也子男二長潔邑庠生娶散官孫君守廉女後
公十年卒楊出次滑太學生娶鴻臚署丞平陰
劉公雲龍女女一適太學生高君可子知止俱
張出孫男六日新日省庠生日强日章庠生日
監俱潔出日昇滑出女五曾孫男三女一俱幼
滑等篤雅而文無貴介風世其家聲矣銘曰
世不有貌堅而中稂而公溫而栗世不有外貞
而內黷而公廉而質實喻其聲心符其迹不愧

不怍匪雕匪飾出爲民主居爲士式此古之德
人長者而吾樂銘其室與

明故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提學副使金
沙傅公合葬墓誌銘

東省故多才士以予平生所友有五人焉年皆
差後於吾長者歷下于子冲氏少予二歲鬠則
爲同舍生次則聊城傅伯俊氏與子冲同庚自
未第時相與不甚狎而甚早及甲戌分校南宮
得臨邑邢子愿氏年又稍後無何臨朐馮用韞

氏以弱冠入詞林同朝最久而其故同舍生蒙
陰公孝與氏同用韞年相若晚乃出其門下此
五君乃一時海岱之英而吾皆得以世誼交之
惟子冲稱弟他皆降禮相與考德講藝遊心竹
素之林可謂甚盛而今垂尽予逝者過半矣予以
辛卯歸田明年子冲爲陝西大參没又十餘年
用韞位至常伯且拜爲相而没又二年伯俊罷
蜀中學使歸歸月許没也今惟孝與在詞林子
愿以冏卿在告與吾政府相望若三星耳伯俊

子爾庚奉王中丞先生狀求銘則藉手次第之云傳公諱光宅伯俊其字也別號金沙居士上世山西洪洞人遠祖居敬國初徙聊城大傳而及米脂令相則大父也米脂公三子季曰學易號肖岩公舉嘉靖辛酉省試不仕而以公貴累贈中憲大夫重慶府知府更曰中憲公中憲公娶汪公湛女累贈恭人即公母也一夕夢瑞光滿室寤而生公曰必耀吾宗遂以命名公生四歲誦詩十六經術通明學使袁安節公識之隆

慶庚午舉省試高等入遊太學試冠大館萬曆丁丑成進士授靈寶知縣出而聞中憲公訃也徒跣奔號哀毀踰禮服除補吳縣吳稱江南首邑財賦甲天下蠹敝爲多公所蒞核釐革析及秋毫而用仁厚處官一切拊循煦育聽言文法以間延進諸生論難經藝獎拔名流後多顯貴乙酉召拜河南道監察御史首條便宜六事皆見嘉納按行二關疏薦故劄帥戚繼光衆論快之廟堂意弗是也有詔讓公公方受命按晉因請告歸辛卯還臺次當按浙而御史寧晉王君以劾太宰左遷公疏申救語侵太宰太宰浙人也臺大夫因請改陝公辨題差事例又侵大夫大夫益不能下而公平生雅遊多所厚招文士一御史阿旨下令大索山人遂得公舍客戍之坐誅改行人司正公亦不爲悔也曰客不負吾乃吾負客耳無何奉使岷藩道中遷南京兵部郎中而又聞太恭人訃也其時公年長矣一痛幾隕頭須爲白服除結廬河上矢不復出里長

老皆前勸語乃以戊戌詣闕補工部郎中兼攝三篆內工河漕歲費不貲凡所綜理籌畫財省爲多署中受成而會稅瑞馬堂橫摧臨清其徒與市人鬬射殺市人市人因焚其署守臣以民亂問公曰此瑞所自致發難不在民也疏白堂激變狀因請誅其記史鄭惟明惟明者大猾而寓籍戚里翼瑞爲虐故公劾之疏入不報而附瑞者謬謂公爲倭官側目視之矣已亥播酋作亂詔發兵誅少司空重慶趙公言於朝曰誠

侍郎爲郡當賢於十萬師吏部請以公往至則諸道士馬大集境土公爲治粟轉輸出納均平民皆安堵師無後爨制府長垣李公倚之軍中謀畫多所贊決寇平請釋勝從及他枉繫全活以萬計若文吏有功見詘皆爲請錄已出藏餘金錢繕治城池學官並敷陳　聖諭月旦讀法渝人大洽辛丑滿考察能奏調成都而值故播政郡計非素重臣無以填之乃進按察司副使分巡遵義所部皆新邑也兵後境多曇宵祭而

歷之遺俘畏誅小反督兵擊定播境遂平而安氏故與播構嘗使其裔土舉以入黔公謂國家一統在黔猶在蜀也顧播方以逆命見滌而安民據其故土國紀謂何制府新城王公因請按輿圖歸蜀持衡未決而以望改督學政其時太比期迫星馳入都不數月而竣省闈入發皆所甄拔也甲辰大計前所側目者則乘間中公至傅白簡公笑而拂衣曰無傷也吾固已日夜治裝歸矣抵舍而病以其年五月二十九日終於正寢距生嘉靖丁未四月二十日得壽五十八歲公爲人才氣倜儻風神開曠翛然物表姿也孝友樂易情誼周洽於人無所不親少從從兄受經貴而師事終身不敢與均苗席先世田廬推以予弟不取其分群從子侄量材授貲使修生業而集其儁少肆之家塾朝夕親督課之又嘗置腴田五百以奉兩岸膏楮內外戚屬待之舉火者亦無慮數千指矣博聞彊志貫串百家落筆千言詞采流麗詩在盛中之間瑩潔儁逸

書模黃豫章體蒼勁有致海內珍之所著有異曲吳門燕市蚕叢諸草半行於世風慕方外之遊於內典玄宗無不深詣談說名理指畫世故揮麈懸河風生四座而切近事情不爲玄虛之論聽者爲之醉心平生傾身爲士無識不識裹糧而赴者所至如雨無不人人滿志即嘗受其施後負之者意亦不爲衰也其才博大通敏無所不宜居恒慨慕勳名毅然有志當世而以任真毀迹卒爲修郤者所中談者惜之嗟夫名迹

之間果足定士品乎哉元配耿氏儒官濂女貞靜婉順早歿繼辛及公計偕而卒累贈恭人繼呂氏指揮在桐女甫廟見卒私得稱恭人也又繼常氏堂邑諸生億春女都諫常公序孫累封恭人恭人笄而歸公奉侍舅姑恪慎有禮前後二喪公皆不遠千舍玉而奉焉公常泣曰悲夫有子而婦代也天性嚴潔部署臧獲經紀田產斬斬有條公以好客善施手不能握一錢非恭人操筦於中家殖且落而姬侍充幃亦不聞少

有芥蒂識者才而賢之齋居作禮大士六時誦持不輟亦宿根也公入蜀而恭人留留幾年而卒得年四十有四蓋殯而待公歸也公所由悲邑成疾以此子男二長爾庚邑諸生儁雅有父風常恭人出娶韓氏山西布政使學信女早卒繼方氏臨清諸生翥皐女次爾申側室李氏出未聘女一耿恭人出適館陶選貢李鳴陽孫男一孫綿聘郡諸生顧元佐女女一未字俱爾庚出公以萬曆乙巳十二月六日葬於郡城聊古

廟北蓋新阡也銘曰嗟乎公也孰負而竊高車而晚爾輿乎孰腊而售瓊琚而毀爾瑜乎公至人也其來有自其入有間不死而坳不生而居爵非我貴名非我虞宿宿信信其猶謙廬而墨墨吁乎而咄咄書乎此一坯者誰與

明故南京刑部貴州司郎中石屋許公墓誌銘

鄙人居疾山中久絕觚翰郡別駕許公杜車及門請曰先君葬龍井之陽墓木拱矣堂斧之文

闕焉不肖少孤昧於從事且以待良史幸以職辱在宇下敬乞一言用志不朽鄙人退然不敢承念別駕方爲德於吾士太公家行又所習聞何辭之與敢按狀公諱應亨字子嘉別號石屋其先順天東安人五世祖誠宣德丙午舉京兆試尉浙之蘭谿樂錢塘山水家焉誠生貞裕公鳳鳴鳳鳴生兩湖公紳兄爲比部郎綸紳生平厓公某以子貴贈工部員外郎娶陳封太宜人是生二子長爲廣西右布政使茗山公應元次

即公公生而穎異讀書目數行下長公畏之入
爲部郎携公而北復於故籍從學使試以才見
異補東安諸生舉庚子順天鄉試甲辰第南宮
廷對數千言首鑒懲經國語諸公擬首甲進
世廟意有所左易置二甲授南京刑部貴州司
主事奉官廉不苛不縱一凜於三尺指揮其
怙勢横行都市中有司縮舌不問怨家訟諸司
寃下公理指揮踞踖行千金當塗求寬其獄公
廉得狀先三申覆竟置之法丁未冬論決有内

當刑呼曰嗟乎寃哉不死于法而死于賄誠經
郎許一讞斷而坐某死則死何恨時金陵赫然
有三司直之稱蓋指公與桐城阮公鶚金華宋
公良翰也明年七月元配張安人卒於邸舍哭
駕南離襁褓以例送幼子還鄉長公亦外補滇
州過里念蜀道險遠不能奉太宜人西也欲留
不行公亟上疏請告安太宜人於家長公乃行
而公買山西湖築室其上時御太宜人板輿行
游六橋三竺間人比之安仁色養云暇則閉戸

讀書於百家之言靡不精討不知戸外之有戞
也以司馬蔡公汝楠雅以文行相成貽書勸駕
公報曰毋老歸喪伯復居遠晨昏柰何休矣毋
復言告滿上疏請益力啜菽飲水若將終焉張
安人者事姑姚順没而太安人哭之哀左目喪
明繼聞長公遷粤悲其遠也益燥而憤併喪有
明公廢食狂走求醫四方得田先生者工金鍼
法以良藥數之經宿乃啓時暑方熾甚久屑屑
裂公具衣冠跪禱赤日中汗出成漿不見隆色

鍼啓而目瞭然公喜躍遍召戚執嫻黨爲太宜
人壽而厚酹勞田先生田逡巡謝曰僕術即工
不神至是乃次公孝感爾未幾長公自蜀歸知
太宜人失明而復捧之雨泣謂兒勞于國不如
仲勞于毋乃從客語公向者我出仲處以安毋
氏今仲其出以報國恩余將處焉公謂不然伯
爲外吏法不得請弟也侍毋之日深矣吾毋非
弟食寢不甘伯留予亦不出毋乃重戚毋心乎
長公乃之粤明年甲寅十月公疾甚竟不起得

年四十耳傷哉公之事太宜人當其病躁不觸而怒爲嬰兒戲百方求悅必得一解顧乃已事長公如父終身不敢以厲行進志既澹薄不事生産祿捄盡供甘毳營山居家無儲石至或以絶糧告知不聞也抱膝而歌逍搖乎湖上矣可不謂孝友清節恂恂篤行者哉徃余聞茗山先生以博物宏詞寫先進碩哲及士林所傳別駕續承世業文詞甚都信吳越間多世家也及讀公狀所謚籍復詳意其生平論著必自斐然恨

不見其衆耳而得從別駕公稍存其行誼以貢來遠亦所慕從也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夫人張氏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子男幾人女幾人孫男幾人女幾人云云銘曰　生於南籍於北遠有耀食舊德興於比官於南持法平民罔寃孝純備假神明諗將毋知友兄爰錫類有令子佐名藩爲綱紀墓而石澗有年石而文齡萬千匪其德基而後何述焉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趨庭盧

公墓誌銘

盧氏其先濠城人也徙於東明與自士元始[illegible]世而及遷恭公九錫配恭人蔡氏是生憲[illegible]公諱學禮字立夫趨庭其別號云盧氏故[illegible]田敦德世爲茂族贈公乃受尚書隸邑弟子[illegible]因以授其諸子而公少負異資疑然冠岸爲[illegible]士家旨敏捷金法度力勤於學博聞强志名[illegible]超然隆慶丁卯舉京兆第壬春官高[illegible]甲戌將復詣試而值母恭人病或勸盡且趨裴公愀

然謝曰安有親卧床簀而子里赴名有如闕於二訣何以爲子竟止不行顧之遂丁內艱丁丑北上乃成進士簽仕南召令踰年聲績大起天官偉其才望奏改臨汾三年報政勑封遵菴公如令秩毋贈孺人未幾以外艱去職服除乃補東阿決歲召爲兵部武選司主事再遷車駕郎中以聖禮充州府知府三年報政誥贈遵菴公如守秩毋進恭人已復丁繼母憂服除補守襄陽會播州兵興供億徵輸多所勞瘁又以權倭

燕征爭不能下方有歸圖旋晉陝西按察司副使備兵洮岷聞命欲謝不往所知咸敦迫之爲一持節莅鎮又與勑使爲忤竟拂衣歸歸不數月輒病病不踰歲考終於正寢某年月日也距生某年月日得壽若干歲公爲人誠長者也貌樸而偉性坦夷無城府接人辭色雍雅情義鵠然而凝重不佻口若鈍於辭然於世故民情談說媕婀曲中肯綮至竟日夜不倦居職廉儉無所紛華取簡靜寬和爲理絜綱疎目耻言細苛而此識精詳綜理靡密俯育不能欺也事使之際不爲崖異而動有執持亦無能撓其法者蓋純然古循良吏風矣南召幷僻小邑然在山谷陝塞中俗悍而多礦盜公日夜拊循小民樽節裁省與之休息因以厥飭烽袍盜不得發境內無虞臨汾平陽所治煩劇爲尤公居是邑獨久外寬內敏不嚴而辦諸緣飾文具者反不及也吾阿號當路邑其繁不及臨汾其衝倍之公能不滿春月政通人和頌聲交作赫然設會中矣

兗爲東阿大府方制二千餘里介在兩都之中最稱睽望公以三邑之故移之於守風雨所憩二十七城罔不悉悉如在守下兩臺諸使以治狀且十餘上天官考其治績表爲某省最副候命來下逾以憂歸故再補而後遷位雖尊顯於公資地稱淹久矣猶以不能爲容拂衣而老仕林惜之而里人當公之孚識與不識皆爲嘆息泣下至空市走乎則中心誠信所感矣方公守兗予已家居公因請修郡志三年書成捐秩金梓焉而其中紀公政績及邑不及郡以作事避也今公已告終方議俎豆之典則郡政可續成矣然予稽漢循良傳召父爲上蔡令第言視民如子無所臨列及守南陽述爲民興利事甚備而曰治如上蔡朱仲卿愛利之澤詳於洞鄉及北海太守但言以治行第一徵而不著其事實此兩君皆公所嚮慕者固不詳略互見亦所設施久近使不未必兩宜矣今公爲吾邑邑稱良長吏及爲吾郡郡稱良二千石不必地而

兩奏成設有傳國史循良者取二志而徵之豈非西京諸賢所不及備者與初贈公四子長者爲公次學樂舉乙酉京兆次學射邑庠生次學御皆以行聞元配邢氏累封恭人引禮郎邁女壺範甚修子男三長薦鴻臚序班淳雅有度孺其家聲娶望人高材女次允芳邑庠生娶舉人楊光啓女先公一月卒次允茂娶員外郎李夢麟女女六一適庠生鄭士儁一適庠生周大勳一適安如岡一適庠生劉澤遠一適張應明俱

先公卒一字鮑奎光孫男一允茂出女四芳出者三茂出者一長君將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公葬於祖兆之次以公甥某子狀及門布幣乞誌及銘凡公操履治行皆子所熟覩有深於狀者謹撮其大略而勒之銘曰　於鑠元德函熙韞醇宅衷穆穆敬斷斷終淵且令既益以文誕啓厥世載揚用賓殁劍舃執爰始臨民試宛收汾康功日稷亦既有成遷於我邑惟是惠和化三如一誠心溫顏孰獨是邮豈不日靖匪夾匪亟由佐圻父馮熊而軾奄宅我曾疆惟鳧繹訓行周孔百城是式不遐有耀聲緜茂實建節岷洮西陲咸喜偬遽懸輿伏直之以龍蛇告沴則惟天只仕稱仁君居爲良士不戒孚心無爲致理胡不耇期爲我民紀燕及爾嗣駿殁百祉穆卜斯藏有緡之里令聞則昭於萬斯祀我銘其徵是符匱史

明故奉直大夫直隸安州知州鳳岡張公暨配封孺人傅氏合葬墓誌銘

張公諱光宇字子陽號鳳岡濟南齊河人也居邑之仁和里高祖敬德嘗捐貲賑荒曾祖祥流寇入境嘗衛邑君之難大父寶嘗刈麥以食饑人贈公朝爵剛正有氣里之不義者憚焉號曰北里受室大使房公獄是爲贈孺人贈孺人四子再索爲公顓敏端慤弱而不弄贈公奇之稍長就傅所受經籍過目不忘垂髫補弟子員試輒高等弱冠受月廩矣嘉靖辛酉舉山東省試數上公車萬曆癸未乃從天官謁選得河南之

延津延津河上邑也敝而當路理者稱鄱公下車而考政俗輕徭省費明罰勑法未期有能名部使數薦諸朝若下記褒厲至申飭他邑何爲不若延津旨哉不歲詔遣近臣臨賑公設法散給來如歸哀去如流水負戴而呼更生其聲咿震使者還以境多斥鹵貧民就煮硝礪以資口食盬官扣而稅之公爲上記力辯可數千言民乃得蘇明年大斗用董江都遺法象龍以雩舍車而走群神五禱五應澍不出境當路奬借有

精敏若天之語儀封之戶不核請公核之盡除其溢色人士大悅舉謂來何暮也河決隄潰水高三丈許城且爲魚沉壁而禁水不爲災滿考表績以望擢知安州安州古濡易地今爲右輔要郡其壤受水增設隄防以備潴洩又爲多種墾闢穀土大召流亡境有完滿之稅故以奉守施而裁其額賈販以覓或淫而賄其夫免而借交峨以爲盜公白夫宪而坐淫及借者霈閒快之居郡三年薦書九上滿考且內擢矣

封之民有格鬬殺人且死而駭之者訊者主之公憤曰殺人而免死者何辜將不爲子孫地耶竟鞫其情致之法訊者要人愧而僞公同年宋中丞時爲撫臺挽之不能得亦會公病以致仕請以詔報可去而延津之民爲位祝于室安民勒石紀焉其後公沒故吏民走數百里哭祠于家可以觀政矣公爲人儻宕軒舉狀貌魁梧耳輪若珠英氣勃勃不肯少折有懷亦不能匿而孝友惠和著聞內外戚黨婚喪多賙資亡戚

大儉捐粟數百施于通衢弘先世之德焉尤敦交誼意氣相合輒傾身爲之不惜釜濡即有所受德藏之中心没而後已一語不相中即貴而驅不能瞬仰也肫肫其表嶽嶽其表今之豪丈夫哉于子曰余與張公昆弟也憶其吏事而嘆直道難焉政不易地而名成于令官蹟於守豈其治異邪今士以甲第爲令借資百里寄質千青瑣蘭臺數日笑而取之支郡守即尤異得省郎兩令以陰陽事守磬折而睨視之守知其

然外疆爲泰而内不勝恭令所出入多于喝而
少唯阿況然疑乎奈何乎張公輕以一日之官
忤是眺年少而重以一夫之命遣其子孫此
吾家廷尉所由興矣猶有天道公之嗣人不食
其福與元配傅氏初封孺人邑廩生好學公女
歸而遂事尊章佐成其家政長而不子爲公置
貳室李生男而鞠育之甚於離裹已乃先公逝
也公生嘉靖己丑三月四日卒萬曆庚子六月
二十日得年七十有二孺人生嘉靖壬辰十一

月一日卒萬曆戊子四月五日得年五十有七
子男一述謹李出爲邑諸生有文聲娶衡水令
馬應賓女女一適軍尉焦名世孺人出孫男一
鳴鑾述謹將以萬曆壬寅八月十三日葬公城
東北十里龍灣之陽與孺人合以狀謁余請銘
銘曰　梁之訢其民有俎豆之南頌石則刊濟
水之陽誕考玄堂疇其宅之偶鴻維光福爾來
裔以祉穰穰吁嗟乎循良

魯藩輔國將軍毅齋公暨配夫人王氏合

葬墓誌銘

公諱觀炊字某別號毅齋其先魯靖王之世也
封於安丘三傳爲榮順王有子六人最少者曰
竹涯公建樓詰封鎮國將軍配曰張夫人夫人
諸姬有子五人公在叔季之間毋曰蕭碩人詔
選名家子也公生而[illegible]英吐奇五歲奏賜
今名以[illegible]年受封輔國將軍輔國之秩二
品古稱八命於法貴倨矣而公内敦孝友外修
退讓孜孜砥行不敢以世祿驕人德義日有聞

也其侍二親之疾衣帶不解薤而徒跣扶輿哭
號百里國人慕之諸生上狀御史且爲奏褒公
謝弗願鎮國王子祿厚貲產頗豐公與兄弟中
分讓腴取瘠曰幸奉國恩食租衣稅不忍以父
產傷同氣心然公廢積貸予什一取贏久之家
更饒裕而居常誦薛公之市義也一日召子錢
家盡取其券焚之所捐金數千兩穀數千斛子
錢家頓首祝釐有下泣者而公名大譟魯城中
吳滋陽恭裕王家貢而屏病而爲公泣以弱小

孫爲寄及壯當封而爲疆宗所持莫敢保任公奮曰此王適也策在天府何罪而剪之茅遂與安定府主及中立公同署名焉又出橐金數百及多爲假貸滋陽以是得封奉公終身如大父禮安丘家監以王少子登城爲邑令所誰何郤中諸少年欲往譙令公聞遽止曰諸君明不自喜至欲辱天子吏以扞三尺王少子出無禁豈令何用識之衆皆曰然遂解胥史有逋帑金而逸者長吏捕得榜掠幾死荷校及門而乞公出

之金若干乃不問其姓名或請爲券公曰人方身無完膚三日不食忍責其券耶曲阜孔生弘煦推擇爲令從公貸二百金命下而弘煦死子姪以田及器物來償公愀然曰所爲貸而公者義也而公不沾斗食以死而吾收若田及器物兩曹何用爲生盡卻弗受魯人益尊信公稱爲長者公爲人偉丈夫也白皙修髯目如畫進退容止甚修少時嗜學好古北面經師多所諮覽又工爲歌詩及曲成有意致第中小築亭

環植花竹日召故人賓客觴詠優游爲樂未厭而無聲色華侈之娛既以好義立名遠近赴之如嚮於屬又尊宗人推爲祭酒緩急質成凡公所詞護無不人人厭其意者雅有口辯談說古今纚纚有味小大咸樂聽焉夫人王氏儀賓靡女也廉尚沅江縣君縣君能讀內則女訓諸書以授夫人輒習性幽閒寡語笑又精女紅鎮國爲公問名上其姓氏詔授今封歸而勇姑在堂上奉滫瀡外御賓客無不精腆或市簪珥刺繡

以佐庖俎不使公知也置姬妾數十人撫之皆有恩意正內幾四十年琴瑟靜好迄無違言可謂順矣公生嘉靖己丑九月二十六日卒萬曆己亥四月六日得壽七十有一夫人生嘉靖戊子十一月十八日卒萬曆戊子六月二十一日得壽六十有一前後計聞皆奉詔使臨祭公三夫人一禮也子男二長顧擬封奉國將軍娶教諭謝以敬女封淑人俱先公卒次順懼封奉國將軍即世所稱玄同君也娶典儀胡錫女封

淑人孫男三壽銅娶鄒縣孫宗吉女壽敏未聘
皆詔授鎮國中尉一幼未名孫女一適儀賓宋
樞子文粲俱脩出玄同君者以文賦著名號為
大雅壽銅年少能詩有父風士大夫皆願交之
以某年月日奉公葬曲阜陵城之東具狀請銘
舊史氏曰予紬史及楚元王傳而美其世之多
賢也路叔為漢宗正稱寬厚有智略至散家產
百萬以賑昆弟賓客曰富民之怨也子向孫歆
兩世大儒文質炳焉烈矣今觀毅齋公慕義好

施不倦已詣有漢宗正風而玄同及子鼎甲博
文嫉修流聲蔑弗又何與子政子駿符也夫元
王都薛奄有魯境與申白諸儒遊君子之國風
聲靡漸不虛哉然宗正主議漢廷中壘父子在
天祿石渠之府典校秘書遇合當世如此而今
制宗室不仕為吏使龍文麟趾之奇陸沉閭里
無由自試於時謂維城之義何因述公家行為
三嘆焉銘曰　彼穹崇者陵　皇命內史作銘
謹識歲月納諸兩楹豈伊不榮疇若公丘在晉

之堋坎中有書謀野而成既備內美亦揚德聲
配楚元之紀綜厥世懿信而有徵爰伐樂石庸
代丹青千秋旦暮人貌榮名將孰無死而公如
生乎

明勅贈文林郎山西榆次縣知縣東樓盧
公暨配封太孺人孫氏合葬墓誌銘

盧大夫自隴西塞上歸毋太孺人之喪也將以
萬曆癸卯某月某日奉祔贈公之窆乎自為狀
拜授仲兄茂才走毅城山下布幣請銘曰孤等

不天蚤失所怙學今三紀未納墓門之銘蓋有
待也乃者幸徼一命以貴丘隴敢因毋氏之葬
紀其世於石吾子其許之大夫故有遺愛於東
土推本淵源皆公及太孺人之賜其何敢辭按
狀公世河南扶溝人也國初有諱成者田於周
午之鄉遂家焉六世而及璽卽公父也倜儻慕
義多所施於其里壯歲不子禱於濟瀆出帛書
書其名錫以丈夫子二既而遘舉果然長者卽
公字崇器東樓其自號也生有奇氣狀貌

不凡處士孫公儒異之以太孺人字焉少嘗業儒以任家督不遑卒業雞鳴而作往視田隴太孺人躬操井臼以相其勤父毋歡之爲人坦衷直諒飲人以和終其身不見疾言遽色而居處甚莊不爲媟慢與遊者皆昵而嚴之天性儉朴一布袍至三十年猶喜施予子錢或不能償輒焚其券曰終不以區區阿堵失所親懼有所市易不欲取贏見有箠及纖嗇者輒曉譬曰窮人荷擔以餬其口吾等坐而食之復與校多寡乎

里惡少年坐其門而詬爲弗聞北面手加額曰天理在上而已嘗以輸輓詣都邏旁拾金二笏同行計欲瓜分公曰此忘金者必有所急一家生命繫之吾安忍取此留待其人至微狀而還之分半爲謝不受嘗供郡城傳役見分宜舍人橫索郵卒仰而呼天異日幸有兒貴願勿效若人爲也主者聞而異之以一硯爲贈曰此經生所遺爲若子兆公受之出遇人操一大錢狂呼於市曰蚤登科第當以換公公受之視其古

喜曰天所賜也歸示諸子且告之故俠各勉焉伯子已列諸生季方九歲一日有羽衣詣門與公語語竟攜季子手入以語太孺人曰道人來呼我我行去矣術者言此兒當貴天其尚大予門惜不及見若善撫諸郎大夫也太孺人謂公彼道人謾公耳公何忽出此語公笑曰非爾所知吾十年前受隆而見河神神傳上眞語未召吾爲期五十三今期至矣居無何感微疴不言歎曰卒公生而吊出於瀆復以河神見夢之兆

逝里人舉詫公非常人也太孺人慧而有淑質歸事君子相敬若賓三十六年未嘗色忤姑在奉姑嘗樂和糜夜不交睫姑老奉湯瀡縫紉無弗親也周旋諸姒雍穆而恪交無違言公之孝友所緜翼成矣及稱未亾人督諸子如公教而嚴中夜炊餅餌以侑其讀諸子勤不敢休閫內之政則曰諸婦在是兒無與也諸子斌斌有文而大夫起家進士爲時名碩孫曾十餘曹多列青衿本之皆公德所貽而太孺人代終之力

爲多云大夫以檢次今最勑贈公如其官太孺
人封如今稱制詞褒公以長厚端方孝友惠施
著於族黨而太孺人爾雅孝敬有和熊成子之
列焉則公與太孺人生平具是矣公生正德丁
丑二月十五日卒隆慶己巳九月七日得年五
十有三太孺人生正德戊寅十一月十二日卒
萬曆庚子十一月十二日得年八十有二子男
五傳詔恩賜壽官娶李氏傳姓邑庠生娶周氏
傳誦錦衣冠帶舍人娶陳氏傳元即大夫萬曆

丙戌進士陝西按察司副使娶趙氏贈儒人繼
李氏馮氏又繼秦氏封孺人傳方戎政軍門把
總娶周氏孫男十三茂春庠生娶張氏登春庠
生娶張氏會春廩生娶董氏詔出盛春廩生娶
翟氏姓出榮春廩生娶陳氏發春庠生娶張氏
繼高氏同春娶劉氏誦出茂忠娶石氏茂孝聘
張氏茂廉茂節未聘元出華春娶婁氏融春聘
張氏芳出孫女九詔出者二一適太醫院吏目
祁維庸贈參政公斌子一適郭習易姓出者二
一適王之臣一適劉鼎功誦出者二一適楊春
蔚一適常之任元出者一許字廣平知府劉芳
譽子芳出者二一字真定府知府劉懋武子一
幼曾孫男八鈍樸濁熙鎮楨女一皆締名族凡
公平生志行大夫盖聞之太孺人所稱說也而
公所覩記太孺人事則自能綜述之其辭不無
詳略總之合志一德以開哲胤有可互見者皆
非人所能爲矣銘曰　公也玉立德樹于鄉籩
金是棄而寶青箱爰及淑媛維德之行克修壺

範翼彼義方用諧佑啓以亢厥宗維彼哲胤爲
國棟梁丹朱其嚴鳳鳴鏘鏘如堂如阜終焉允
藏我銘其穴俾世永昌

明故處士南岡單公暨配孫孺人合葬墓
誌銘

夫名有晦而彌章澤有綿而益茂故韋布之隱
或開軒紱之祥蓬蔀之棲是兆鼎鐘之胙豈非
德通昊貺福蓄神謀者哉有處士單公東平世
族也諱某字某氣鍾沃壤業紹素風寄迹南岡

因以自號爲人惇龐純固明允慈和刑家有孝
友之稱居室表儉勤之訓陳仲弓之樹德閭鄰
歸仁龐鹿門之幽棲林壑擅美公其有焉當其
夙齡失怙奉事北堂家計翛然自安義命已以
明習文法推擇爲郡功曹緑飾儒術恪修士行
筐牘之務見謂精良年及壯室上計都省甫踰
強仕即受章服會長君用賓娶英靈序逸棲邁
衡泌絶意仕版藍輿色養魚筍非肴麛金式穀
縑綢爲富周紀逸民漢志獨行兼之者公也春

秋五十沉痾告隕望遥追慕巷衖悲詎直風
木衔恤抃攀號於楸隴兩髦矢志結愴念於栢
舟已哉孺人孫氏令君某公女也設幌璿閨所
生早背結褵華閥尊章在堂婉静幽閒恪恭敏
慎事姑如毋躬盥饋之勤相夫有儀儆弼璜之
節桓姬之提甕出汲孟光之椎布操作無以踰
也既稱未亾亦遭不造長君遊學西鄖以供菽
水所餘田産推讓二弟孺人以歡後衆萬曆癸
酉省試筮仕唐縣尹徽猷善政流聞中州民口

口碑士多汗簡蓋一時循良之最也柳氏毋之
和先學緑勤就傅氏毋之加食政以仁孚懿哉
内訓殆成始成終者與既遷遼州太守位秩益
崇以孺人大耋掛冠長往金鍾加篕曲盡承顏
之娛蘭玉盈庭備極繞鄰之樂孝而不匱壽且
益康可謂都五福之全罄百嘉之願者矣享年
八十有五以萬曆己亥某月日終於正寢至十
月廿六日啓公之兆合焉闢卧牛之藏靈開地
紀扃合璧之府祉發天明厥緋麻哉子三長即

用賓娶某氏次用慰娶某氏次用賢娶某氏孫
男若干長民悦鴻臚寺署丞娶解氏云云長君
既卜葬期遣子介幣來徵掩坎之銘行也久列
世交夙欽舊德陳信傳遠雖乏中郎之筆圖芳
闡逸聊修東觀之辭遂作銘曰　於乎遐哉華
胄肇自有周單以國氏百世而後爲士爲燕東
原之里帝懷舊德施於孫子夫膏不沃不光流
不激不長乃及南岡如玉斯璞如鑑斯藏奋而
不究哲嗣用昌儒與於魯更顯於唐考没而

壽而康嗟嗟商岡使爾曳牛通之綸懷方之組以歸而鄉就與式穀爾子長發厥祥哉鄭郊有丘汶濟交派厥壤可游歸於其室以千萬秋後祿爾遒哉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璧東林公暨元配夫人柳氏合葬墓誌銘
明故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衛宇孫公墓誌銘
明故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定宇馬公墓誌銘
明故光祿寺丞訥齋朱公墓誌銘
明故勅封監察御史邑涯邢公暨配趙萬二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山東都轉鹽運使司同知管曲阜縣事進階中憲大夫桂寬孔公墓誌銘
明贈翰林院侍講秋潭張公暨配封太安人劉氏合葬墓誌銘
明故德壽處士慮齋張翁合葬墓誌銘
明故處士筠川曹公合葬墓誌銘
明故處士繼泉閻公墓誌銘
安母吳孺人墓誌銘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三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發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鞏東林公
誥贈一品夫人柳氏合葬墓誌銘

萬曆庚子八月二十四日吾師鞏東先生考終
里第門人慎行屏居穀城山中越歲聞哀爲位
易服而哭又越一歲伯仲二君奉大司空永公

狀乘使萬里徵誌與銘某也泣而受命幸以樸
材叅庳師造步趨詞苑歲月滋深吾師立朝行
已大節固鄉窺其一二矣即徵二君之請恐無
以不朽吾師矧其籍長者之言按狀公姓林氏
諱士章字德斐鞏東其別號也上世爲福清人
出唐九牧之裔中葉有諱安者遷於漳浦之烏
石山謂之爲石林氏人文蕃盛稱浦望族大父
諱竦考公諱烽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禮部右
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母柳母蔡皆贈淑

人蔡淑人之妣公也所居寢室常有赤光曜暘
比降猶時見之兒時沉默聰穎志意不羣稍長
博聞善記爲文有大雅風學使萬安朱公國士
遇之嘉靖戊午以詩舉於鄉明年己未升於秩
宗廷對賜一甲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當
世廟末年詞臣待詔金馬多以供奉承恩公獨
閉戸下帷沉潛經籍修飾矩度謝絶泥交意晏
如也壬戌丁內艱歸丙寅除補故官先以宗人
借計避不入闈至戊辰會試乃爲分考得儁爲

多出則擢國子監司業大司成豫章王公公之
座主也同爲國師士修談之王公務持大體而
公佐以嚴密考課繩糾無所假貸諸生交心服
焉己巳丁外艱歸壬申服除以久次起家南京
國子監祭酒癸酉改北公爲大司成繩矩如前
而濟以敦大如王公法崇雅黜浮粹然一軌於
正兩都人士蒸蒸嚮風矣念太學諸生卒業而
歸格於里選疏令從其省試欲詣京兆所司檄
遣士多成就至今便之甲戌陞禮部右侍郎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故事從太學轉部少選乃兼
北門至公兩銜並拜時謂特恩其後率以爲常
矣丁丑改左兼官如前時　上旬御經筵公補
講官重修會典爲副總裁公雅志獻納既列經
帷思以啟沃自效早夜訂正講義先期肅胃齋
宿祗畏如在御前入館考証古今損益時宜史
臣多受成焉諳練朝典明習星曆堪輿諸書在
部六年朝堂陵廟日有修舉謀畫居間諸司之
政輒如指掌有所主議吏人祗服會相國居憂

廷中諸公連名疏保閣西馬公爲大宗伯公及
太倉王公爲佐相顧慨然以爲典禮之司倫紀
所係當爲名教守之遂不列名相聞而慊忍未
有以發也已而馬公入閣王公以告去而公所
與同事多不相謀時以職事謁相相遇公落落
無所唯阿而與它僚甚昵識者以是重公而言
者嗣其形似以是睨公即又無可中也乃捃摭
里人細事傳入白簡頼　上聖明不遽爲動而
太學諸生至羣詣言者之門謂林先生昭第可

等而嗤骨及之不有天道耶時公去國學已數年其風聲所激士猶如此而歸志因決矣頃之陞南京禮部尚書道中再疏陳情甚力得旨以尚書致仕公故居邑城厭其喧囂乃卜郡郊東北之長橋風氣淑美相而樂之因築小塢其間爲池梁亭樹可以遊觀潮汐往來林木映帶居然一名勝也平生被服朴素儉於儒生亦無聲色之娛客至盤飧相對倘徉山水談說古今有東皐栗里之風氣骨矯健精力過人年幾八十飲啖步履若踰強壯立談纚纚常至夜分蓋澄神習靜佐以調攝非獨得天厚也懸車高臥可二十年仕林羨之卒之前期地震三夕人以爲異距生嘉靖甲申十一月三十日春秋七十有七矣守臣以狀聞　上爲悼惜遣藩臣稱制臨祠者再中書舍人持節治葬皆備物也公爲人恪誠端慎冲粹淵沉貌温内朗器度汪洋不可涯涘蓋純然金玉君子也及第聞喜之夕諸伯叔兄弟同試在坐者皆爲歡躍不已視公殊不

動顏坐且夠鮮其恬於寵辱如此孝友至性過絶恒情奉事二親盡力盡思不愆於禮始蔡淑人之壙在贈公右方一夕夢淑人臥於水中覺而隕現玫焉欲其藏信乃遷於左人稱孝感所居去先祠墓百里而遥春秋霜露躬往掃除必哭盡哀御諸兄弟祿賜均頒多濡澤者一門雍穆恩誼惻然其與人交推誠折節聞所憂苦若將身之能容人過即最可忿悁亦以情恕而疾惡則如仇焉里人有恬節孝義見輒崇獎儒生寒素多所周給不言有無其在長安有客死無歸者常爲資遣即不能歸至買城壖隙地以掩其骼爲學不立門戶惟事躬行家庭師友砥礪交修以六經之言互相開發不爲虚談仲君司理辭行戒曰若爲法吏毋輕入人毋摘人過失以成已名毋忽取予仲君受命惟謹有明恕稱始公轉南曹未上及仲君秩滿則進階貳政大夫蓋已無意世事久矣元配柳氏某人女封孺人累贈夫人先君若干年卒繼配鄭氏某人女

累封夫人壺儀內範各具制詞子男三長汝諸以陰歷南京右軍都督府經歷剛雅有文稱其家聲娶某氏次汝詔萬曆丙戌進士由南吏部郎中歷浙江右參議恪悉明允爲時儁碩娶某氏次汝誌幼側出女三長適庠生郭繼裔柳出次適庠生朱篤叙大司空子也次適御史柯梃子叙豫皆側出孫男九孚家孚宸俱庠生孚宿太學生孚寰孚宗孚宰皆汝諸出孚卿庠生孚相孚震俱汝詔出孫女十一曾孫男一女

三墓在浦西郊之舉賢山勅建工竣以某月日公即幽宮奉詔以夫人祔禮也門人行曰吾知吾師而信朱先生之狀徵也夫名實之際難言哉士患不能爲而不知有所不爲慕爲可欲而不知有所不欲斯闇修之風勘而波日流矣吾師乎吾師乎方柄臣之隆附者皆嚮其利胡爲獨集於枯及其更也又皆竊借爲名胡爲而默默也夫非無爲所不爲無欲所不欲者與夫士誠有不爲不欲之節以御於世而治忽乃可言矣直目爲恂恂德讓有先民長者之風惡識其卓犖哉弟子惟不能學敢揭其所未盡以告太常之議謚者而系之銘曰　鬱彼隹城在海之壖在山之麓考卜維公皇則錫命此維與藥吏人縮版內史莅之以夏其屋皇皇牧伯奉是策書臨穴而祝公神在天公名在世魄於此復協惟小君以康厥后綿綿祉福門人誄德質而不史以恂來服海濱君子其永有師時惟士鵠

明故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衛宇孫公墓誌銘

孫公以萬曆壬寅六月十七日卒於榆林軍府家嗣洪基奔迓其喪以歸卜於某年月日葬於某地祖兆以待鄒命先期奉中丞王先生狀再詣穀城山下請誌與銘禮也行無似故獲事公於官知其吾地而王先生公之石友以書來言誼不得謝誌曰公諱維城字某某別號衛宇東郡丘縣人也始祖伯通而下世系莫詳在洪武初諱文中者紀焉再傳諱剛三傳諱友四傳贈

方伯公諱麟五傳贈方伯公諱尚賢六傳爲公
公母贈景夫人以嘉靖庚子三月十四日舉公
年四十三矣公生而體質端凝性資卓穎既補
邑諸生文聲日進隆慶庚午舉山東省試明年
辛未成進士授濬縣知縣服官恪慎能子其民
旋丁內艱服除補太康邑俗健訟伏不可詰公
預爲籍記皆知其蹤迹主名有奸輒黜屏遠
及士族繁倍二邑公持法堅信無諱與疆邑賦
止已丁外艱歸服除補任丘任丘當道多中貴

不均履畝而登下之豪民無匿其奉過客如例
而止無加禮也浦考書最受一命於朝萬曆壬
午召入授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先是江陵相
君奪情起復寧國諸生吳仕期等節士也將上
書譙之未發而郡丞宗武微得其草以白操江
都御史楊標者相君私人馳遞以告梓而斃諸
獄生婦爲冤書千言登都市哭公至首疏其狀
劾都御史及丞下吏適戍邊天下快之故侍讀
趙公志皐張公位主事趙公世卿皆以忤江陵

指中考功法公又疏陳其狀謂三臣正人赤幟
可衛社稷無罪而錮觸海內心　上用其言立
召三公復位其後皆至卿相有功名而方是時
海忠介公爲大夫亟稱服公曰吾臺得孫君乃
重耳中官田玉奉祠玄岳請得假符節如鎮守
法公援引　祖制力陳不可又以請宥言官忤
貞倭一年而會丁亥內察公以考績入都座師
許公從容謂曰某公吾所厚善方負時名即有
他幸爲維護公對曰門人待罪南床惟知彈赴

戚畹喪者大臣爾他固不知座師默然於是竟
論罷某及他要人直聲益震已出爲松江知府
時公方按下江雲間爲屬則上書求罷主爵不
得已爲改永平至則值有海警督率將吏嚴飾
干櫓繕城濬隍條平賦役采葺郡乘新昌黎孤
竹之祠以暇延見諸生品其藝術禮教大興再
覲明堂課二千石治行皆爲第一壬辰陞山西
按察司副使分巡赤城赤城者上谷要塞也公
躬歷險阨簡卒蒐乘多修渠答弩矢刀戟守具

盖築亭障二百六十所皆稱堅利招属夷史車二族得其生口千餘分布塞下論功進山西參政旋以考績進按察使受三品誥命虜小酋安兎恃其驍健挾市龍門曰請以鐵騎五千待命關下惟太師進止之督撫謂公云何公曰無傷也因請試筆其賞而遣譯語兎曰若乞兒也衆不能千人必借兵某酋某貪漢物誓不借汝虜王又陰許我召汝歸巢不則收汝部落吾以大兵蹙之爾安所乞命乎兎聞嗾指曰太師知吾

虛實乃獻出邊属夷自贖毋敢挾市幕府奏上其功進右布政使移守宣府與中丞新城王公同心共事謀畫相參夷人闌市乞賞一切裁以故事一併一繳不得浮予歲積撫賞羡金十有四萬及軍市租五千皆充年例將吏悅服久之遷廣東左布政使邊吏内轉於法爲詘鎮人大譁督撫上書留公詔從其請改山西衛分守如故滿考奏績受二品誥命庚子虜寇延綏詔簡才臣往撫廷議推公乃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開府榆林至而小莊諸酋叩關乞款議者多不敢任公疏九邊俱開闌市而延綏獨閉不納有如虜衆生心號召別部併力内侵是以一鎮代受諸邊寇也且 明詔業已許之而以小費渝約示不信於外夷一旦用兵所費將大疏入朝廷從之公則上言六事曰預運發曰專責成曰酌馬骰曰嚴賞規曰重命地曰改市期部覆皆如其請礦稅使者並緣西邊多所漁獵公疏劾狀屬戚大侵罹闌中衆萬計以鉤吏士苗而

不饑先是宣府帥某鎮之世家也力鉅而有内主公與同城常以法繩其部帥則傷公故有南虜之徙及公開府延綏帥亦移鎮共事如前一日登城而望積沙高與城平命發餘卒除之帥因號其衆曰食不宿飽除沙奈何邊沙不可盡也卒乃大讙甲而陳於和公啟門問得狀乃諭曰本除城沙防寇攻耳安所得邊沙語衆悟乃散而言官爲所扇動遽以適公公第謝過求罷亦不自白有詔留公治亂卒首如法而公業以

積勞成病及有此役亦不能無邑邑遂卒於官
郎中秦君兵道劉君入吳檢其橐中餘裁秩金
一鋌軍中將吏無不流涕鎮人爲罷市焉制府
李公請比以效勤事得賜大邨禮臣未覆明年
閱邊使者又以公所興修疏爲請邨檄臣覆而
未下乃藁葬以俟云公爲人修長疎爽風骨稜
稜貌朴詞侃不爲纖趨自少至老動止準繩無
失尺寸澹泊寡嗜自奉蕭然其才廓落恢弘而
出以愼密然不知有機械事也練習朝典洞曉

邊情凡所設施咸中機宜操履端嚴謹於一介
去來平時橐吏以府藏羨金致之境上笑謝弗
納其去赤城口北亦然故給事某嘗出權相門
下爲公論所汗操重而入覲都將有祈於言路
及叩公門闔扉謝弗與通山人遊客爭持朝貴
尺牘遊謁塞上毋敢造公者曰固知其廉貧又
不肯遊之路將故不往爾遷官過里故人以逋
租繫請爲居間解故所服銀帶代之輸官而不
爲言其與人多此類也座師沈陵柄政三爲邑

令不通一牘塞上十年於中朝要貴亦終無所
請問其介特如此然其議論常依大體閒有自
特操節而絕人以爲名者亦不取也予既得王
先生狀而館師郭生舊遊公門所口述與狀合
蓋皆無濫美云元配王氏同邑某人女累贈夫
人生嘉靖己亥正月某日卒嘉靖庚申十一月
某日得年若干繼室李氏曲周李某女生嘉靖
丙午十月某日卒萬曆辛巳四月某日得年若
干今皆祔葬再繼紀氏臨清紀學正大綱女累

封夫人子男四長洪基庚子舉人博雅端恪有
父風節娶劉氏邑人國臣女王出次洪圖少年
才儁拔廩諸生娶游氏肥鄉人王簿某女次洪
恭幼次洪勛遺腹俱紀出女三一適劉承瑋一
適崔可第一適邢所嚞俱某出孫男一女三銘
曰　猗與若人正氣所鍾行潔而夷貌朴而衷
南床之奏凜凜其風北門之綸烈烈其庸胡嗟
於人而悲諸中胡靳於天而瘁厥躬下有流水
上有白虹神遊玄顥魄戢幽宮松蔭旣茂梓材

亦豐銘公之挺以耀無終

明故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定宇馬公墓誌銘

前巡撫江西都御史馬公諱文煒字仲韜號定宇青州安丘人也國初六世祖四公有祝虎之異氏其里爲虎林四公生仕能仕能生斌斌生隆世隱於農隆生驥始用經術著名里稱五溪先生有子三人贈中憲公惠者其中子也娶恭人門氏是爲公父母爵以公錫恭人嫂公大期

而生白衣重肥贈公異之語恭人兒有貴徵顧吾非久舍兒去矣再越歲贈公果逝恭人茹荼撫公六歲過里塾聞伊吾聲歸請於祖願就外傅稍長從季父稷山公受易嗜瀟洛家言蒸蒸嚮往十七補諸生試輒傾其曹耦而丁母恭人艱嘉靖辛酉舉山東省試壬戌成進士除河南確山令綜賦平徭興學餉傳事事可爲永利士民尸祝之尤稱其折獄爲神一日有求盜卒磔於塗卒母詣縣訟殺兒有王名公笑曰去令爲若跡之已從圍墻呼卒故所捕盜李某訊於庭戒門者勿辟人人爭前睨令跡殺人何狀公傳令闔扉盡訊諸關入者中有三人眴李色動立叱縛之具服故李使殺卒者也某子甲與人共販夜行澤中殺而奪之錢詭言中盜久公察其色有異下之獄使吏給其母妻甲事露已自實柰何可急持所奪錢來幸勿連坐母妻驚懼探米罌中錢付吏甲遂伏辜諸所摘發多類此隆慶改元徵入爲山西道御史出按鹺兩淮上

便宜六曰減開中曰收餘鹽曰禁私煎曰議本折曰止截鬻曰治權豪俱報可比代積羨十餘萬金以抵正額商困乃甦請建運司學處賈子之儁文教以興亾何請告起補浙江道廷訊大辟政府有所欲出公勃然曰是嘗希相嵩指殺忠臣鍊及其二子罪狀且不蓋何言出爲政府不懌而罷公竟用是廢守德安矣到郡以文武自將猾吏重足立齒下嗣之豪陰戒勿犯馬府君隨州守坐賊露按加法有要人爲請公執弗聽

徙而要入拜楚中丞同官者爲公危公益發舒不少避中丞竟無以難楚恭王薨而嗣子在抱攝者謀奪其國與妃相訐奏諸司雜治不能決檄公入王宮問狀公以片言折之羣小伏辜嗣子得有國矣爲郡之明年城雲夢明年城孝感又築郡中要害捌八店新河二鎮募卒置堠刁斗相聞郡無荏蒲之警暇日集六屬諸生躬爲甲乙各以便宜置學田共爲數千畝徙隨州學宮於城爽塏偉麗紳衿奮起至今頌之甲戌朝

正月會上修先朝故事表二千石治異御路朝召見面勞之曰若等良吏其爲朕善拊元元賜白金文綺頓首受出公名在首列焉乙亥就擢按察副使治兵荆南荆故相君里吏治率從卻曲公一以惠文從事無所詘相至語人使君一似不知有我家乎日討軍實教騎射增樓船組練之甲雄于上游江故有隄而嚙公重築之堅實倍舊荆人呼爲馬公堤也戊寅進左參政備兵如故屬歲大侵亟檄所司賑貸及條若吏不

世所全活萬萬計又遴簡所部茂才餘而甲乙如德安令公未去荆而兩試所舉士已各十數人一時人文號張楚會　上遣中貴爲江陵相治第監奴橫行部中縛置于獄貴人媿謝廼已相家請第傍射圃又持不予及相歸治葬迎謁無加禮相益銜之辛巳久次乃陞按察使公先後任楚凡人習公神明滋用震慴公顧持大體不欲以鈎鉅鈐名民滋見德癸未入朝江陵相已逝主爵雅知公久淹即拜江西右布政使

左遂晉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出教以十事要約長吏曰守藏平厲明作除煩苛謹防禦重讞鞫懲催科拯弊俗減訟牒禁淹繫省追呼十三郡奉約惟謹而臨江守某最號爲毛鷙所筆殺平民甚多前中丞發其罪下公勘實竟伏法不少貸金谿民以均田窘其郡邑侍丞因集公命自衛縱劫掠勢甚張公聞報從數騎馳往諭立解散之梟其渠魁屬從事良吏爲均其田民不敢譁革除奴難諸賢練公安會公鳳韶輩久已衰

錄而親屬坐戍如故特疏請解罔所釋還百餘
人忠魂公論快焉然公執繩頗嚴下不得逞求
所間公乃嗾悍宗黠爭十人譟而呼突庚擊傷吏
卒公以狀聞因乞白罷　上譴削悍宗而任公
如故諸不逞益恨然無以中也公往城雲夢嘗
得古鼎二王元美作記以爲此仲山甫鼎至是
中者爲飛語入之西中謂公以古鼎餉江陵相
內交然鼎故在公閣中未出也公笑指曰嘻而
鼎尹昔負而要君吾今復負而要相聞者絶倒

當事爲公理甚哲繇罷其剛直不諧於俗知公所
繇得謗以此矣有吉聽改南京公遂歸歸不踰
年南北臺省交章薦公部使者先後薦無慮歲
南昌張相君貽書勸駕遂巡謝負負竟不以尺
牘入也家居十八載對郡國守吏語不及私至
爲鄉邑畫利病則纚纚不厭里人以此德公公
病瘥杖摹望禱者千餘人没無少長皆爲流涕
生嘉靖癸巳九月三十日卒萬曆癸卯二月七
日享年七十二元配郭氏某人女累封恭人子

四長建中蚤卒次應龍從龍先後各以其經冠
東省士又以壬辰同舉南宮應龍官禮部主客
司主事娶辛氏庠生省吾女封某人從龍以高
平知縣被徵待詔給事黃門娶趙氏汝寧知府
池女封某人又次女適先公卒娶孫氏廩生鑑
女女二長適太學生王克比男沼次適延安知
府李遷梧男三冬孫男五道明聘濰縣廩生劉
辛女友龍出道勉聘昌邑廩生孫渤女道勤聘
選貢生劉如桐女道助聘濰縣武選郎中高桂

女應龍出道功聘舉人王泮女從龍出孫女六
皆適字名門所著有奏議維揚江右雜錄安丘
志禮部兄弟將以其年五月十一日奉公葬龍
水新阡自狀其行使來徵銘予從公舉省試周
旋四十餘年固甚知公公爲人耿介修謹亭亭
玉立不染世芬好直惡曲意所不合未嘗輕發
一笑從容持論卽衆所紛繳一言而決初舉進
士同輩有爲妖詭邪者人以謂公公於邑嘆曰
令甲以三十爲斷毋踰一歲柰何或請少諱公

正色曰始仕而以欺事君何以爲臣欺而爲毋名何以爲子死不敢然聞者歎服生平濟泊無耳目之玩居官廉儉出入三十年故舘不益自以貴不逮養服食脩然曰不忍有加於親二子服其教各以才節世稱爲國侯禎則公之清規雅度所貽者遠也是可銘而不朽矣銘曰　扶風之裔祥發虎林誕降名世蔚爲國琛貞衷內凝孤標外映屹立如山淵澄若鏡鑒風方扇其誰不波人涉卬否爾淹伊何滯秘必宣重陰必

列桓桓桑鉞三江有截綰弋雖施其如寘寘亦有鳴鳳雙儀帝廷頡頏翩躚其羽翽翽堪南陔垂魚玉佩匪甚盛德疇貽後人是何鬱決永護貞珉

明故光祿寺丞訥齋朱公墓誌銘

于愼行曰嗟乎吾乃今而銘吾友朱公也蓋公卒之明年而元長以南皐鄒公狀徵誌與銘今且十年往矣每一吮毫慢然欲涕輒復已之以故久不克就而今者元長來告將以某年月日奉公葬於某兆敢申前請乃敢而次第之情至之語固不能文也朱公諱維京字可大別號訥齋上世南康人遠祖宋東京郡公徙庭徙萬安之西塘世世以經術顯入國朝爲不易公生二子長公與言爲郡祠次公與信徙邑之東門是爲東門朱氏王傅至潮尚書公鵬生太子太保工部尚書鎮山公衡配誥封夫人劉氏舉二丈夫子公其長也宮保公得公晚憐愛之固甚又奇其早慧益厚望之參知河南迎師閩鄭先

生携至齊州來諸生年相若者與共研席得子及于大參子冲各間一歲稱兄髮皆未覆眉也而公尤最少爲制義已甚精亦能旁及羣書時啖果實啜茗對語輒指畫古人相期許決不爲碌碌庸俗惟宮保公亦謂此三生非凡居三年宮保公入都公任國學年十三歲諸長年生相與觀落星石以難小友可作一語目之公應聲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聞者驚賞宮保公出行河公已受室因從居舍于與子冲迹往來齊上

共業如初頃之予第宮保公入掌司空公從入
都隆慶庚午舉京闈高第明年以毋夫人艱歸
萬曆丁丑入對賜三甲第一臚句傳於廷子冲
亦同年舉而予方以經術侍禁中相與聯鑣把
袂遨長安陌上回憶兒時相期語若可要諸皓
首固不謂一第榮也其年開吉士選衆謂可大
子冲直探先得翩然皆不見取而公以甲第銓
大理評事評事視中博秩高而塗頗遠若以抑
之公則日暮坐曹取法書簡練以其暇爲詩歌

諸同游名能文辭皆爲左次而公以閥閱雅游
海内賢豪無不與締交者初江陵得政時念舊
大臣中惟宮保公負衆望難下以計免歸宮保公
會劉侍御臺疏至里子因而構之以爲宮保公
缺望江陵業已次骨故以選抑公而會有奪情
之議舉朝大譁公亦爲疏論或以避前郤喻
上乃悟不上而里交有抗疏被杖者公從一二
大夫素饋和藥從之江陵愈益恨恐而至幸已
内察又有宵人居間竟以寺副出爲汝州别駕

方是時予亦有所避歸臥里中公倚舟而訪之
相携登岱宗日觀極飲大歡公臥峯頂石上浮
白引滿北望長安東望扶桑之枝觴出日而嘯
歌予踞其下擊如意和之回而西望子冲方爲
上黨守在太行山下順長風呼者三公遂駕而
西上又裹回嵩少間久乃至汝至則日勤簿書
不以遷客爲解魯山寶豐二縣軍民爭田界不
決撫臺大原褚公檄公往治乃集衆諭曰夫軍
與民自生異爾朝廷視之孰非赤子第以經界

爲準官何所私不則有三尺在軍民叩頭惟使
君命乃爲調其封畛使軍不失田而民無溢稅
則兩得厥平褚公大悦謂朱公子濟時才非徒
文士也轉浙之崇德令又值孔道修吏職益謹
烏程歸安二邑豪民匿稅揭竿而譁撫臺銅梁
張公又檄公往法其首亂數人蒐其版圖得匿
稅二萬餘石賦之丘里二邑帖然張公才而薦
之及諸所興革皆爲永利崇吏民有尸祝焉江
陵即世乃召爲工部主事嘗與修陵工有勞甲

申奉使歸省丁宮保公艱服除補兵部車駕司典太僕馬政宿弊一清戊子以文學推擇王廣東考試得倜爲多會王爵條故江陵所抑諸賢公名在內特擢光祿寺丞嘗著寺篆所鉤稽內府冗蠹號爲精允公雖雍容近僚然好扼擊語難國家大事衆所回皇甄勃勃不能自已庚寅虜入河湟經略王襄制府王戰廷中持兩端不決公疏言當戰款語侵經略壬辰寧夏兵變制府魏公被逮公上疏論救疏雖留中魏亦意解

癸巳有旨並建三王公慨然奮曰三王並封是國無元子也吾報國時矣即夜草疏九上後證古今語極激切侵及政府　上手疏震怒欲置重典居三日稍解奪爵歸田里而並封議亦中寢時謂一二諫者有力焉公既得罷禍不非履騎驢出都城門過阿別我會其年子冲沒又走歷下一哭去而家居落落無與語思平生游涉江淮數千里訪尋山中留居數月重登代出獄辛巳之盟豪游未厭也公之北來不言而

貌癯頎之忽忽告行行時面色甚慘予心疑之既至彭城猶使使還勞主人爲作生日行且渡江病忽大作元長還自京兆及受治命卒於桐城之郎明年朝正使旋予始聞訃乃於城南送別之亭易服爲位哭焉嗟夫公方祝予生而予至不知公死不尤痛與公生嘉靖己酉十一月九日卒萬曆甲午十月十一日得年四十有六配鄒氏文莊公女封孺人子一大夏即元長以宮保公任爲太學生才質儁朗有國士風娶鄒

氏文莊公孫也公爲人淵沉莊雅貌不勝衣而器度弘遠識見超邁其議論捭闔研幾談微往往出人意表好觀古今典故練習朝章先正行藏無慮遠近率可背覆通達政體指畫時宜皆有定見平生尤謹操行爲吏廉儉至出私金代民逋稅不以語人崇德令舍有崇公至則藏去而復出或呵問之應曰畏朱君清也文詞雄奧能作秦漢人語歌詩清俊婉麗其格在盛中間予嘗與同行從車中傳紙頃刻數章皆若鳳搆

其天資神敏固難能也所著有朱光祿集若干卷行於世孟子冲以文章出李子鱗門下能得其法亦樹勳名於時而位與年視公正等予最不肖幸不爲造物忌然亦有恧顏焉鄒公謂人貴自樹如公自可不朽何論卿相此眞善稱公者而子以人世之情謂公生未賜環沒不聞邱窮心悲之蓋所爲閣筆至今睠耳不忍亦有待於元長爾姑爲銘以俟之銘曰　夫何邾裔之代有興也且復爲槐里而檻折於廷且復爲桐鄉

而以壯爲烝　益之以文物揚之以德聲則未艾而稱大齡矣爾友有言豈其相豈其卿吾徵以爲銘

明勑封監察御史邑涯邢公暨配趙萬二孺人合葬墓誌銘

邢氏故河間望也魏晉以降代有聞人在濟之臨邑則伯通公紀焉三世而爲岩嵐公政守郡以節惠稱邑志有傳是生四子長者諱溥以經行修明貢爲博野教諭配曰許太孺人是生三子長者如斌更名都給事中次者如愚都司斷事又次卽公公諱約字信甫里稱邑涯先生爲人體質爲履履額豐準皙而美髯簡重寡言漂然自勿而慈仁寬博姁姁愛利如恐不及豪長者也少時羸病不任受書既冠乃發憤嗜學於百家與藉無不究覽尤好司馬史記能談其微亦時爲聲詩詞致閑雅有元白風身既抱痾兼通醫經藥論潭思極精從長公都下以方待詔殿門選第高等不欲爲禁署遊也而以御母南

歸乞爲德王侍醫府中胥聞其賢待之加等寮列大夫自面山劉公滄漘李公以下又無不慕與之交公爲邢叔子儒者世家故鼎族以貲雄閭右長公久宦仲公當家公亦從王乞沐佐仲視産耕田力作輔以什一殷然稱素封矣公初室趙孺人壯而不子繼配令萬孺人乃舉伯子卽世所稱子愿先生也子愿第爲令公封南宮令後爲御史公封御史兩孺人再受今稱而博野公貢時長公已貴父且受封去而爲博士

没乃贈都諫如子官及公生封御史父子受業
諫爵時人榮之子愿進爲方岳名位益顯而念
公孺人老矣再疏謁告歸而娛侍朝夕兩少子
亦皆起家儁異聲諸孫益衆賓客遊道盛於長
公時人以爲公福人也又十餘年至歲辛丑公
浦九十壽四方士友筐篚交於塗祝詞滿壁子
愿方謀爲具大饗客而母孺人先逝將禫之數
月公遂捐館蓋皆甚健良食非久伏簀榻間也
公家自岢嵐以下世有德聲及公兄弟益以雍

睦好施聞於州里而公棟家政最久所洽比中
外尤爲殷渥故名亦益著綜之內敦孝友外廣
婣姻皆世所難能者方兩兄在時三院一庖經
用有度小大無違言長公有九子及孫付公課
責羣之一塾厚延吳越名師不憚傾篋即有踰
侯母論長年咸踧受責或寧夏楚子愿等乃甚
少未與也分予諸侄田宅器物率自取瘠敝請
益請更新復分予曰在彼猶在此也季父孝廉
公沂早世無子嫠母携二女居新米帛纊以月

日給可四十年既爲遷其二女女夫不業勿使
與母食没身從長公都下時郭康介公爲御史
上封事忤旨下詔獄杖至露骨創且死公以精
醫日夕往視親爲揚瀋洗手汪善藥郭公以故
無恙後四十年起戍中爲大司馬過而爲公歔
歎相泣也顧見子愿在旁曰嗟呼三兄固宜有
此公性深湛而練内有識畧長公倚重之即有
所彈治數從臥起咨弟於公何如有選郎擯其
長官欲傳白簡公曰彼爲其屬而令諫官代擊

其長分詘若何公曰吾意政爾遂謝選郎邑文
廟及學故制猶陋又敝且陊公以兩兄意指出
二千金撤而新之敦匠庀徒以千百數逾年而
竣臺使者署門表焉居所禮下邑士晝而宴夕
夕而膏火室而具脩采廬而受冕黻凡若而人
歲嘗大庸輸粟六百斛佐官振貸私哺流入及
施棺槥尤不可紀上世以來多故敝宅及邸店
幾半城郭皆以乞族子疏屬不取一錢僦也平
居多調善藥及儲禁方以病來告藍縷盤跚無

不立應鉗鈦施刑徒過必施少錢米歲時班給邑里望公之廬如其庶曆秋成收穫十遺其二三恣貧人捃取田中穢益目語傅僕令盜者逸遇貧老婦稚郎以所益物付之戒毋復儥此者爲人誣訟且給訟者資斧平生所行多此類也里隣黃堂詭張刺奸中法戍盧龍塞公曰彼則幷閭也妻柰何予田六十畝室屋數楹其子至今業焉武定人市棉數車抵舍衙之視所進入百段溢十二匹來奔告公曰固未誤也正少齺

縮代與幾何謝去之里有儥行李乏貧而以田莊償予之善儥後二十年其子恕爲藁吏罷歸無家公舉故莊授之直凡二百金曰以奉而翁悉嘗恕爲位尸祝公矣又嘗貿田三千屬邑無歲田主皆不能自合悉召而折契還之北門庖丁將解一狩公過其所狩啞刀悲鳴曲踞向公公問其直贖而付諸田特生四犢老奴瘞焉仲公過子銀券爲緡二數十萬及子愿入粟報至

[illegible]

邑有商生揖隙伏閤相生訾下御史臺治會公在子愿即夜過葛端肅公舟公迎謂方欲有質於公公曰某來亦有爲彼二州生書生耳所爭至微細而動大憲勢且破生幸公貰之葛公舉手曰公長者言固當遂寢其獄子愿按河　東鹽政而所善林侍御按長蘆齊南大賈有所請求讒重貲以進公逆謂曰西鹺使者而交關東使者前此與自攫何異公且休矣屬街卒送之出境乃告子愿壬午大丈田公今田中盡署陵田

實半隄也王幹以請公曰生人之幾何而爲是數畝者役喋喋向三老翁夫以撓主者而公不忍爲也武定兵使李公聞而服之奴益公幹捕得官送盜衣與公公曰非吾衣也又竊范銀省人或來告公其銷銀類省人形公曰舍之銷矣何知人形其仁有慶如此及公病篤邑人走神祠禱甚者求代没而行哭奔臨城邑爲空至獄岸有哀聲焉萬孺人者德平世族其在勝國爲侯王之裔入國朝中有爲給事者四世及大[illegible]

公某受室於張是生孺人少而端凝簡穆不見
色笑且有他治辦才公既失趙孺人雅聞萬氏
賢媛納吉於門既笄二歲而歸君姑在堂丘嫂
主饋及長公諸子婦逮事大母孺人孱且少也
婉愿敏練退然降禮不敢以行自居君姑賢之
頃姑就養京邸以公夫婦從事代丘嫂井臼公
御母歸則孺人朝夕侍也久之姑目忽告長公
又逝二姒或居別第温清以時孺人身任其養
代視代言至手承溲唾終無厭色姑沒而佐公

執喪所躬親營綜靡不蔵備崇事丘嫂恩禮加
隆曰以効所未盡于太夫人也而長公子孫衆
多餐沐修脯無不出孺人所者田僮客作千指
爲率賦糒饋漿遠在郊野如列廡下公及子愿
善客客座常滿孺人日勑爲具無問蚤暮未嘗
告詘燕居服食則務從儉薄非有節慶不御綃
紈曰以爲女若婦先几所述公高行孺人毗賛
居多可覆賁云公生正德壬申十月十四日卒
萬曆壬寅十月初二日得壽九十有一萬孺人

生嘉靖甲申八月七日卒萬曆辛丑正月十四
日得壽七十有八嗣子愿爲問卿而母得稱恭
人其稱孺人以制命云子男三侗即子愿從御
史出爲湖廣僉議轉陝西行太僕寺少卿以病
予告娶陳氏邑人主簿完女累封孺人繼趙氏
太醫吏目烜女次佑以廩生入太學娶張氏贈
河光祿寺署正邦輔女繼子氏德州處士鰲女
佑邑廩生娶葛氏德平光祿監事守貞女女七
一適邑人李易知經歷鈍子一適山陽知縣郭

鈍通判文顯子一適國子生張完邦輔少子一
適合肥主簿陵縣趙禋國子生際子一適舉人
郭鋐文顯季子一適大同府知府武定馬拯受
封宜人拯封同知志德子也一適光祿寺署丞
景州王沛然通判樞子孫男七王瑞邑廩生才
士也工文翰有父風娶馬氏德州貢士兆明女
王稱聘葛氏德平尚寶司卿昕女瑞肅公曾孫
王蔣聘殷氏濟南戶部郎中盤女文莊公孫王
祖未聘侗出王博聘張氏德州貢士鳳翼女王

聘未聘佑出王孚未聘佐出孫女八一適濟南衛指揮尹功懋都督僉事秉衡子一適禹城廩生楊明廷吏科給事中士鴻子一適樂陵廩生楊明廷吏科給事中士鴻子一適樂陵廩生史高先河南副使邦直子一字同邑王鎮恒陝西副使再聘子一字新城王與定兵部左侍郎象乾子一幼洞出一字歷城吳才禎知縣聞詩子一字王鎮華再聘少子佑出子愿等於萬曆癸卯三月四日奉公於城西盧莊新兆一切八祔是日也賓客會葬連數州邑素車縞帶百里成塵邑父老萬人以上醵金樹碑爲公紀德諸生議爲私謚號爲莊惠先生自傳聞所未有也往聞之太宰海豐楊公云嘗行濟北境中下車問道旁汲者邑有仁人爲誰汲者曰邢太公天下仁人也已思欵刹又問如前僧言我邢太公無少長皆名爲佛公何不問凡問二十餘輩皆如其言而新城王司徒公從公質視身居室法歸以飭其子弟曰此吾師也爲名賢所服如此即其上世顯子昂以德行堂堂見目無以踰矣

世皆稱子愿儒宗學府自仰子才以下繼號爲一代模楷予獨察其豈易淵誠溫然如玉不涉世之塵滓其可爲模楷豈惟文學且亦安能與世違哉子愿連遭大戚毀瘠骨立闔邑士庶詣臺上書請褒其孝子愿固遮止之而使弟佑裔所列狀請誌與銘予與子愿石交且習封公之行固願有以傳也銘曰　笨範之疇錫福維五曰攸好德則鮮克覩公備其四其一則獨里或稱父生而號佛疇所未備厥後大昌神實告女靈書有光名如仲弓不聞其壽年如林類不聞其偶諸生議謚萬衆成碑可祀於社配公其誰涕北之源肇而墨食豈伊地文惟德之吉銘閟於埏傳蒴於史永錫爾類曰有孝子

明故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同知管曲阜縣事進階中憲大夫桂窩孔公墓誌銘

孔氏之入本朝惟宋中丞道輔之宗最顯他支莫望也永樂辛卯詔信者舉省試高第傳子公恂第景泰甲戌進士爲少詹事嘗改大理少卿

宮詹子彥喆賢而早世配王守義表閭壽至百有二歲語具郡乘彥喆子承英亦隱不仕而娶閣學許襄敏公之孫是生三子長者弘復即洼窩公也其去兩楹之奠六十一世矣公字以藏生有異質晳而豐下魁然弱冠列三氏學試右受廪數應秋闈已而父沒以百畝之產上奉大母下撫二弟孝友聞鄉中矣曲阜闕令兩臺奢上公名天官試以為當使繼其職吏民聞命咸欣然藏之故時世子從宗公保奏人地輒不相

符令亦俯仰其間多所假借不純用吏法也公既受命於朝歸而下教國家優崇吾祖及其邑之子弟而使我後人君之有如秦越閒寡以便其私圖如吾世何今與父老約惟三尺從事不敢盡於宗人亦不敢屈不敢屈於里人亦不敢盡日懸象而師焉吏民聞教咸肅然畏之世尹故不上計部使行縣亦取優假不甚激揚也公請於大吏願從明堂受紀兩臺上狀許之萬曆丁丑始執敷釐以朝而值三年考績課其治狀

遷為濟寧知州典邑如故公益發舒志意博求利病興革剏造百廢俱舉疆場之內煥然改觀矣直指巡薦再三圖書褒厲贈父爵大夫母封宜人前所未有也宜人沒而公居廬朝家不為更令使郡丞攝之以待公除而復又滿六年借金緋服尋晉運司同知典邑如故而公年且六十矣亦會小疾遂臥不出使者為代奏有詔致仕公為人天資樸厚器局恢廓其治精詳敏練不慕虛華發奸摘伏有神明稱而能操縱調適

以威行惠故於人情不拂宗公亦服其政數勑門下毋撓令君法也邑小而敝南北使軺過謁聖廟結轍於境厨傳圉臺罔不告備民亦不勞城池缺濬有所修復皆為永利築堤泗上長可數十里濼不為菑墾開荒田幾數百頃三修廟庭及禮器樂舞無不整葺此其鉅者云公既謝政里居後令遵其遺法有所不決就家質正即從公所出無不稱便否必有悔諸生子弟皆故所教育時相從遊田間及所建文昌閣以時

晚采樵之地棠陰蔚然如是十年而會太虛單恩進階中憲大夫時公已寢疾猶起具服望謝居三月卒矣生嘉靖癸巳十二月二十日卒萬曆壬寅閏二月二十四日得年七十歲元配孫氏千戶執中女累封宜人先公卒佐室史秦顏孫皆有所出子男四聞庸四氏學生儒雅士也娶王氏知州法祖女聞庸娶賈氏教諭斐女慶曆俱幼未聘女三一適翰林博士顏胤祚一適引禮郎陳應揚一爲晉藩輔國將軍顧堙夫人聞庸等將以是年十一月十五日葬公於祖林之新兆牽侍御吳公狀泣而請銘行故與公遊習其志行爲綜大都云嗟夫孔氏之世有邑君而與宗公並建也則以魯丞嘗聖師矣歷諜前政豈無賢哲鮮超乘而上何與自兩臺奏選試可而官之又以時行其殿最毋論才品慮無不競競自效矣而公從諸生剖符餘二十載致位金紫完名茂樹列在循良之紀則法與人相值也神明之胄令譽所歸第能不溺其職如順以

而呼其響遠矣後之爲世尹者其尚以公爲訓穆乎哉銘曰　異夫晏如者堂也謂邑君邪梓與桑謂里士邪蔽芾其棠胡然而畏壘胡然而桐鄉曰聖人之後也肇宋中丞昭格烈祖迄於公而勿替武居而剖符儒而有土以侯於故魯於乎鑠哉誠父

明贈翰林院侍講秋潭張公暨配封太安人劉氏合葬墓誌銘

秋潭張公者故汴之處士也而以子學士貴沒而受爵號曰贈殿講公贈公之卒在嘉靖壬戌以其年葬柳林之兆而配劉太安人以萬曆壬寅卒蓋相距四十餘年歸於其室而學士已先逝久矣元孫堯浴等以學士自撰公誌及納言黃公所爲太安人狀來請合葬之銘嗟夫學士吾友也能貴其父而不得及其生及生貴其母矣而不得送其歿有沒而不瞑者忍弗爲銘以慰吾友於地下乎誌曰贈公諱清字澄甫上世肇自青陽唐初宰相文瓘始徙姑蘇乾符元

徙歙之黃備里遂爲徽人傳二十八世爲福高公凡生三子其仲以爲公年甫踰髫即受計然之奘北遊於汴久之宜其土俗議且卜居而聞蒯氏賢女遂因媒氏以請是爲太安人太安人父曰文學公厚毋曰蔡媼世汴人也公既室於汴故爲汴人狀稱公爲人溫良和易外寬然長者內有深識雖托遊於賈而慷慨嗜義不急刀錐太安人亦明敏有心計常握笄執藉佐其出納久之奇贏百部號爲良賈然能周人之急施舍

振貸惟力不足太安人則時捐瑣珥贊之即有負責或爲折券不數數較也贈公既致饒給同賈者心害其有計且侵之太安人曰君子分財取少豈以世無啓子不爲鮑叔公曰此吾志也盡解其裝奉賈賈受而有忸怩里人汪生客死夷門遺金滿篋寄之公所其子不知也太安人請曰今客所遺無將爲橐中物公曰惡惡馳書召其孤矣至以付之封識宛然汪氏孤受而感泣方是時張公之名藉藉梁楚間士爭願識之矣而公年四十不子人曰此夫婦有陰德天必佑之已而夢日入懷遂生學士見其骨相不凡內竊自喜稍長出就外傅學經有名而歙俗率仰機利謂公慕年舉子宜修世業公曰不然凡讀經者非必爲利祿也使得識事理曉文義往來從長者遊不愈於唯唯貿易者乎而學士亦請無受賈受經期不負大人所公益喜許之甫冠舉於鄉里人大服公聞而傴僂此先人之福非所幾也明年學士對南宮報罷歸數月公

卒而太安人躬操家政督其進修遂以隆慶戊辰舉進士高等選爲吉士列文學法從臣從居長安　今上登極覃恩公贈翰林院編修毋封太孺人大婚禮成公贈翰林侍講毋進太安人則今稱也每當受封學士具翟冠霞帔以獻因率婦子奏觴太安人御之悵然曰誠不自意以兒邀寵顧而翁安在乎因相與泣丁丑時相奪情有爭而得讜者學士偕同館六人上疏論救不敢白毋太安人微知狀曰事係綱常以去就

孚之善吾不爲悔矣既中格學士議請告太安人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從爾隱也遂御以歸時相既逝盡召諸所斥者學士復補故官太安人從居長安已有京闈之構左次南中太安人從居金陵然其在司成邸中不數月輒歸歸又時來不似長安中居也而學士以宗伯召入卒於中涂其時諸孫尚少食指以千數太安人內持完鎗外營喪紀指揮甚於最貴久之諸孫皆起並列澤宮而家殖亦進不減父時惟大毋

是賴汴歙之士稱焉太安人居長安年六十若七十同館諸生嘗再升堂爲壽其辭甚都及游金陵遇八十誕辰南都卿士稱慶益後而同館無幾學士即世十年而太安人壽滿九十諸王宗室里士大夫稱慶益後而太安人則又悵然恨子不及見矣蓋予從學士遊居則連櫳舍則共席也嘗以歲旦過謁肅拜公像於堂煩然長者賢諸所稱述樹德敦仁良符其貌可與古逸民儷行矣而所聞太安人平生狀有未備者太安人仁而愛人然其柄家甚嚴門以內外斬斬如也安人既受揄荻躬率諸姬上食滌器如新婦禮減獲大小計口賦食餅餌皆有銖兩惟御客俎筵則極豐腆呼輒立具身衣布素非逢時節歸錡不出於笥安人以下則毋敢不恭編者蓋閱下諸君子業已嚴其毋儀矣狀稱張氏家法爲里中冠婦稚化之誠然乎哉公生弘治戊午三月二十二日卒嘉靖壬戌九月三日得年六十有五太安人生正德壬申四月十二日

卒萬曆壬寅六月十二日得年九十有一子一即一桂仕至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元配鄭氏亞中大夫朝賓女累封安人女一適典儀方繼典孫男四長堯咨郡庠生娶周氏次舜咨冠帶儒士娶劉氏次堯俞邑庠生娶楊氏次舜俞邑庠生娶黃氏孫女五長適貢生和調元次適諸生李擇善次適指揮同知應襲吳道行次許郭文學次幼曾孫男五復甲聘蘇氏元孫配高氏偉孫僖孫俱幼堯咨出魁孫舜俞出

曾孫女五俱舜咨出姻家皆名族見學士誌銘曰　吳爲里梁爲客賈以藝儒以獲獲胡以豐好行其德公胡遠毋胡延以持後以開先是伸哲嗣衡下泉考宅於地貤褒自天綸綍琬琰其鐫萬年此其爲國卿民之阡

明故德壽處士慮齋張翁合葬墓誌銘

子子曰今里巷之豪以閭右稱素封者所在有之後者馳車怒馬服食鮮愉以明得意下直牢

牢詰織趨俯卬機利爲畜而已矣富而孝友謙讓好行其德一何抑與予所睹見吾邑慮齋張翁庶幾其人心甚重之撫其平生鐫而藏諸坎以示風焉張翁諱萬齡字遠夫慮齋其別號也世居東阿之西境始祖均用國初以人材徵令樂清均用子璘璘有四子少者義官澄澄有五子少者諸生繼文繼文六子長者太原郡丞晃其季晨亦爲諸生處士父也是生五子長者太學生華齡號定齋先生次卽處士處士生而警敏有心計年十歲所父誤傷宗人廩幾死恐坐欲自誄處士號泣隨之曰卽有他以身代廩幸甦不死而誄者相與奇處士非凡兒也兄伯從博士受經攜家在已與嫂同時病瘕父母皆入守視以扃鑰付處士處士年甫十三屬麥大熟調度庸保登稼於場父母材之長而委家政焉兄伯病而試都授不能受簡法且削廩處士爲隸人代更入使者左右百方調護得免於削兩母弟皆病處士身爲迎醫供具湯藥日夜不少解已而俱沒惟兄伯及庶弟在也處士初授家棟

貲不甚豐名田僅七十畝乃益服農力作居積致饒有田六百畝輒以中分兄弟不敢私贏而身任公家徵賦所出程算常絜於兄弟所亦不自白也然處士產日益進遊道益廣稱邑鉅鼎家矣兄伯既舉明經有小雀鼠之搆且不成行處士趣兄伯入對身詣府廷代受爰書府公察欲法之人爲嚙指亦會有居問者乃已而兄伯竟遊太學歸處士力也其後母楊孺人病沒父耄而盲朝夕上食必出其手卽從他客飲遇有珍

鮮念父未嘗不敢先食父病一衣未更終身思之言及輒嗚咽云其至性純篤如此久之兄伯亦逝而處士子孫長成食指繁衆內撫孤嫠外聘戚鄰以共閒師身擁篲從賢長者遊尤好施予即或負之常折其券年幾九十精神矍鑠步履輕矯跨馬飛鞚往來數十里如少年人或問父老何不操杖曰兒嘗市一笻以獻強爲支順頃復忘之爾雅不善酒而從俠邪屣琖二八迭侍窮日夜爲樂其骨力崚嶒益若有仙氣云處

士少則爲邑功曹以倜儻入貲得受冠帶當謁王爵曰仕終已不顯浮沉刀筆固不若戴笠爲農爾生正德丙子七月三日卒萬曆壬寅正月二十四日得年八十有七歲配姜氏生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先卒享年若干歲繼賀氏儉勤惠和克修內政家賴以成子男三嚴邑廩生先處士四年卒娶譚氏繼王氏姜出孰邑諸生娶魏氏默東安典史娶徐氏女一適士族蘭國禁俱賀出孫男六鳴玉娶大參劉公孫庠生一學女

鳴金邑諸生娶庠生張嘉行女鳴鸞聘劉少尹訥女俱肅出鳴韶邑諸生娶太學馮坦心女孰出鳴珂聘庠生謝一科女鳴佩聘郎中李公子出鳴玠聘庠生劉居業一適桑克女默出女七一適平陰庠生劉居業一適陽穀士族閻子和一適矣中丞孫謙亨一字庠生王之廊子其肅出一適李茂才沾郎中孫也一適郡守劉公孫芳聽熟出一字予姪綬子元熙默出曾孫男八燦灼燁炳烱鳴玉出繩紀鳴金出經鳴韶出女二銘曰　嘸而施孔博惡乎

以爵隱而德不渝惡乎以儒華之祝三筮之疇五匪祐自天其孰有此純嘏苫西之原蔚蔚者阡君子寧止於千斯年

明故處士筠川曹公合葬墓誌銘

曹氏其先晉人也遠祖林先卜居洪洞族姓蕃衍分戶十八其裔孫文厚以貲貫臨清因止不返子瑋從父受賈益饒其家娶王生二子長大源季大淵皆早逝無子而中子大淵繼其業筠川公是也公字汝觀隱於水竹之間以筠川自

號爲人修髯偉貌舉止端凝砥身潔行言動不苟有豪長者風始與弟姪居已而分産惟弟姪所欲卽推讓之輒易輒復分予家置私塾羣族之子弟延師誨之歲費以數十金族有貧而無藉者周之輒盡乃計日而稟之其處里人多所施貸婚喪不舉名者卽給焉隣有隙地環公之宅形家以爲吉壤得之福後公不忍請也隣人欲售亦謝不納有田一區爲人所侵溝塍狹矣亦終不問侵者內愧及門謝過以田來歸世隸

匠藉會使者有所按諸匠藉懼以公名居首衆咸爲公危之公毅然以身任不及同事里人益多公長者沒幾二十年談者猶涕泣思之其感人如此始公年十五餘卽入賢遊太學其後雖不卒業而性嗜讀書醫卜技藝皆通其槩尤精養生家言遊神物外有以自適也晚節病足移居外舍一夕呼諸子曰吾將歸矣厥明遂卒公始娶於姚早逝以汪孺人繼室孺人簡靜朴實居寡語笑內政嚴肅言不出梱卽族子孫輩歲時進見於中門羅拜而已公之沒也身護五子以居坐臥一室不踰門樞毋家相去一舍常數年不歸以稱未亡人故久之中子侍御君舉於鄉兄弟伏謁堂下上觴孺人孺人太息泣下曰嗟呼小子邀天之靈幸成一第顧安得使若翁見耶其勉砥忠孝以光而世未亾人見而翁地下無愧詞矣侍御頓首受命已而成進士爲行人兩奉使藩封歸謁孺人固趣之行入而拜御史且以使事取道復謁孺人孺人卒矣

侍御聞訃仰天號泣數日已而曰往吾父之沒以少未成名不能志厥美今不幸失吾母將礲石於墳術吾二親之行傳之不朽以謂行也行遊於侍御其何忍辭公生嘉靖壬午十一月二十五日卒隆慶壬申七月九日得年五十孺人生嘉靖戊子正月二十日卒萬曆戊子十一月二十二日得年六十有一子男五長橋州學生娶邢氏參政邦女繼劉氏貢生維藩女次卽御史偕娶李氏省進士先春女次朴州學生娶蘇

氏省進士生明女次柱早卒次標府學生娶張氏省進士鯉女繼尹氏武進士盤女孫男五橋出者曰煖楷出者曰炳曰燦朴出者曰典兒曰齊南孫女三侍御兄弟將以某年月日奉孺人祔公某兆銘曰　維曹之倣育于晉服綿綿其族或徙而東厥稱素封三世而興實開鼎閥有儁烈烈殿中執法末茂流長彌熾而昌隱德以彰衛水之涘隹城如砥洵都且美斐璧藏旃靈光絳天於千萬年

明故處士繼泉閻公墓誌銘

巢故廬之名邑而造士之廛關焉且數十載咸謂地靈翕聚必且洩之德門而邈未開也萬曆乙酉余典南都文衡乃得閻生鉥才藻翩翩雅稱英儁固心異之而閻生從容前述其先君子之德義則知鍾祥啟祚厥有以矣久之閻生捧檄爲武強令滿考以內艱歸過而莅杖謁子曰往先君之葬在邑北之趙橋歲月深矣今不幸而失吾母形家視其壤狹不可以祔將以倚廬之隙先修父墓而納之石然後別葬吾母奉黃太守道年狀以請予憐其誠許焉按狀處士諱位字天與繼泉其別號也上世爲青之沂水人國初有諱成者以武功起家爲陝西延安衛百戶再傳諱才徙衛廬州又傳而支子諱讚以什一之業別居巢之橐皇愛其俗淳因止爲巢人讚有四子少者諱現現亦四子少者處士而母則陳孺人也處士生十三歲而孤撫於兄伯使衆糧郡城受經萬先生瑞萬先生者廬之名宿

今憲副振孫父而處士從學既成工爲文藝屢詘有司乃以將母舍業力田供養然其氣豪峭自若好談善酒能爲草書喜從文學士遊不僕僕躬襆襏服車牛隴上也兄仲爲仇所陷从於非法詣臺白寃至傾其産伯姊十九而寡矢天守義以母氏之命餉之終身得表其閭仲姊亦寡延養於家亦終其身此其孝友至行爲里人所稱者田貲不其饒足而施貧濟阨如恐不及里嘗大疫有闔室十餘口困臥內舍渴而呼漿

隣人避不敢近處士過聞其聲身負鼈汲水就而徧飲沃之汗出皆生亦皆不相染也溝瘠則行饋道路則具櫬率其常矣處士五子次者爲武弘令毀而廩於岸日夜期之易簀而笑曰有子如鍼吾不死也三年而鍼舉則大痛飲泣以不及公故而里人亦賢智其父且悲哀之處士生嘉靖壬辰正月十五日享萬曆壬午七月二十五日得年五十一歲配李稱太孺人詳具別誌子男五長鍭娶楊氏次鍼即武強君娶王氏

繼胡氏次鎔庠生娶郭氏次鉉早殤次鍵禮部儒士娶張氏女二長適剛繼先未三十寡守義次適李時佳孫男七繩紉繅鍼出緯絲鎔出緩纊鍵出孫女五鍭出一鍼出二鍵出一武強君且受褒書當贈父如其官又且益進不已如誌其大略以俟而爲之銘曰　或邑於湖轠而未敷益有需也或世稟德潔而不食以厚積也隱君洵美委和苞祉厥有子也子乃升聞政稱神君俗後昆也趙橋之旁鬱央玉光長發祥也

安毋吳孺人墓誌銘

吳孺人者故參憲膠峰安公之室而司封希范毋也安公諱如山世無錫人起家嘉靖己丑進士由翰林吉士仕至今官而孺人之先爲吳縣人父華毋范生而多病育於隣媼十五而適公室公已及耆矣元配郭宜人操諸姬頗嚴孺人最少而愚且敏能以其意柔之揮拖盥櫛頤指輒辦郭有疏訶亦能承無後言宜人歡且任之然防束亦不爲解有娠七月臨不敢言閭屈公

指以告宜人聞恚曰女也育之男必勿舉已而男也孺人襁之於肘庖湢以之謀所置而未獲先是公有少弟早世無子婦鄒寡居久未有當嗣者至是公曰孺子眞吾弟後五旬而脫諸懷襁而付之鄒毋公居膠山鄒居周涇相違四十里毋子不復覿也又舉一女則聽鞠之遂避不當夕矣久之公捐館舍郭鄒皆相繼沒司封生方七歲委命守舍之僕孺人年二十有六稱未亡人煢煢獨與女居思子而隕者數也公之

子當室隣而召還少弟以畀孺人孺人撫之而泣曰天乎兒乃今爲吾子也亦獨何辜而不得與於先大夫哭泣之列又藐然孤矣且柰何而公之捐館遺命伯子有所推分於弟無何伯子暴卒諸姪匿不忍予則曰季故周涇嗣也衆謂當直之宜孺人謝曰兒孱然俎上肉耳衆方操刀而忍遞之且兒也材寧必食先世之餘遂携之周涇居至則頹垣敗屋田蕪不治豪佃奪食其中踐更徭發蹂躪萬狀孺人日夜拮据以持

門戶司封亦不知也司封學旣有成冠而舉進士官行人奉使過里拜孺人堂下則又撫之泣曰天乎嚮者襁中兒乃有今日安氏故右族也天父桂坡公嘗選腴田三百畆曰養廉子孫仕者畀之公弟而受田拓其畝千至是司封當受兄孫又不忍予孺人太息曰孺子幸沾一命邀先公寵靈多矣廉自力而何養爲司封敬受命不敢問田則請孺人就養孺人不從而留自課耕織以覓司封於仕司封旣再最行人考當得

臺諫而年不及格受膳部郎郎乞改南將毋得吏部驗封主事故稱司封至而激於時事抗書直言有旨逮問尋得釋爲編氓孺人勞曰休乎此時見爾不異自周涇歸矣司封旣仕復自置菓膠山至是遂隱其中讀書談道若將忘其出處而孺人代視生產老益不倦居十餘年以天壽終也孺人天性儉朴奉佛繙經終身蔬素日食纔一盂菜一衣或至十年司封有所加篤不甘也進紳綺襦而藏之司封嘗曰天人良苦人

皆有食子而兒獨食毋者何孺人咲曰而不聞魯敬姜之以勤訓與性好振人之急分廩輟餐壺內外無虛日撫子女雖憐愛而約餙甚嚴稍不馴必面數必改乃已司封自言往范小有過聞毋召如對廷尉簿也而今已矣孺人生嘉靖乙巳十一月二十八日卒萬曆甲辰十二月十二日得年六十子一卽司封萬曆丙戌進士娶談氏某人女繼張氏某人女女一適庠生王心一早卒孫男二廣居聘行人高君攀龍女廣輿

聘庠生顧君某女孫女三長即肯從子者女適
大學生華與進次字吳江中丞沈公季文子某
次字常熟中書嚴君某子某司封尋門人也常
相爲家人語而曰方毋之娠范也先大夫業有
兩庶子而伯兄亦已有壯子二人故宜人不欲
多庶已而先大夫没伯兄繼之仲叔皆殤伯兄
之二子又折惟遺孫二人僅髣髴耳而孤從祖
祿餘生庶幾成立以奉先祖父之祀則毋豈惟
有造於范其自先大父以下如綫之緒咸藉以

不隳悲夫吾毋之於安氏也予聞其言吞嗟異
焉以爲膠峰公枯楊之梯能植本而榮華使五
旬稚中兒承祧衍祚爲代名流徵天之賜才及
此矣司封端亮儁朗卓然不羣方其滿考值選
年差一歲或謂可且謁歸待也司封跅然曰奈
何以一日之資而涉於規避如欺君何予聞甚
服其言他時建樹此可槩矣孺人之光啟安氏
豈惟一圭綬足大其閭哉司封以考公地狹別
營佳城於某地以某月某日奉孺人宮焉而介

大行高君狀請銘銘曰　誰謂梯也華彼穠誰
謂窶也亢厥宗鞭赤螭兮探驪龍手排閶闔氣
成虹醫臣有母教臣忠之從罷臣節同白雲
縹緲蕙帳空如坊如矜焉鬱封没而異室魂則
從歸千秋今日天中

明故[illegible]府通判誥封錦衣衛指揮
僉事鴻石藍公墓誌銘

蘇公諱濬字子川濮州世家也皇考敷原公諱
祐事　世宗皇帝官兵部尚書燕都察院右都

御史皇妣誥封夫人陳氏是生四子長者爲公
次舉人澹次長史潢次太學生浣皆號佳公子
也公生有異質方在保抱誦詩屬對不習而諧
總角受博士易工古文辭嘉靖乙巳選貢諸生
公名應詔入游太學益交四方文士相與倡和
爲歌金臺十八子推爲社長吳興徐子與以下
及南越歐黎諸君皆其友也公之爲諸生從東
省試及遊太學從京兆試前後十上十罷則束
其書及之詞選爲鴻臚署丞嘉靖末年朝儀久

廢　穆宗登極幾不能具綿蕞王者屬公考索頗得故儀章就之著爲典式三年考績陞光祿署丞供奉大官以廉愼稱初尚書公視師北邊有功被他中傷免至是大慶覃恩公爲內吏上書訟狀有詔還尚書官庚午遷南寺署正明年入賀事竣便道歸省遘尚書公艱服闋補北寺署正萬曆乙亥出爲鞏昌府通判治粟塞上綜理精勤七年宿飽部使知其工文有所撰著多屬視草方議所尊顯公而公自念年幾七十

馳驅窮邊終已不得大展一日投劾去矣尚書公禦虜奏績嘗受世廟公以冢子榮承之稍遷錦衣衛指揮僉事亦會覃恩當爵其父而公方爲內吏謝弗受封是乃服金紫稱子官居一歲所遂卒公爲人魁悟古朴訥訥言不出口居家以孝友著奉親侍疾執喪情踰於禮與仲君濬少同研席自相師友並以騷雅著名士爭識之其交友誠慤和易非而不忤人皆樂與之遊守官奉法飾以儒術彬彬君子也生正德癸酉正月四日卒萬曆庚辰十月二日得壽六十有八元配許氏鄉三老諱之女生某年月日先君若干年以某年月日卒得壽若干子五長郎榮錦衣衛指揮僉事堂南鎮撫司事娶桑氏嵐縣令紹良女封恭人次榮當陽縣主簿繼弟淳嗣次榮儒官娶張氏衛輝府照磨繼德女次樂州庠生封河南汝寧府知府娶吳氏汾州知州道南女封恭人次棠州庠生娶顧氏德州守備翊女女一適陳萬殊州庠生孫男九光勳武庠娶

馬氏光復錦衣衛百戶娶呂氏光祚娶周氏光泰已丑進士河南按察司副使娶劉氏封恭人光乾廩生娶馬氏光宸庠生娶白氏光曙娶吳氏光兌娶張氏光龍未娶孫女十人長適國子生劉秉中次適庠生呂杰次適庠生李燁次適庠生李先蓁次適庠生呂應光餘幼未字公卒之某年月日啟許恭人兆域而合葬從吉卜也初公與桑伯子紹良游疾革以狀爲托而冢君久侍禁旅未能歸葬白也憲副既貴封及其

乃修大父之闕問諸下走往余從諸公講業頗得上下條流海內稱吾鄉文學率以濟南爲最次則濮陽北海濮陽流派尚書公爲最伯仲二君塤篪倡和號爲三蘇李伯承先生從而提挈其旁故衛之東境甲於齊魯間矣公之爲文儁麗典則不尚譎詭歌詩清逸渾成出入盛中古體且薄魏晉又工元人樂府破之律同不失累黍亦善書法有晉人風骨所著蘇伯子集卯森

樂府四書通考詩說解頤騷壇末議皆行於世而海內所重則在詩文如國雅詩統諸集多公父子所著位雖不顯而藏山之業已足千古蓋以閻孫派美弘而大之古稱雖不當世其後必昌幾謂公與銘曰　大東之文濮與濟濮有三蘇協於李伯氏吹塤從中起鳳啼雲間龍鳴水折楊皇華盛然已以文鍠青武借紫澤由哲父錫以予將因貽厥復其始我銘高丘孫之以

明故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范文恪公合葬墓誌銘
明故正議大夫戶部左侍郎詰贈戶部尚書見峰王公暨元配夫人千氏合葬墓誌銘
明故詰封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西垣趙公墓誌銘
明故陝西平涼府通判雨田張公合葬墓誌銘
誌銘
明故朝列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左參議前監察御史湛明孫公墓誌銘
明故武畧將軍東巖安公墓誌銘
明故勅封孺人鄭母王氏墓誌銘
明故勅封太孺人董母李氏墓誌銘
明故勅封安人蘇母馬氏墓誌銘
明故劉母賈孺人墓誌銘
明故應封宜人徐氏墓誌銘

明故待封閭孺人墓誌銘
亾兄阜泉處士墓誌銘
亡兄太學都講航隱先生墓誌銘
亡兄鄉貢進士冲白先生墓誌銘
亡弟稚川茂才墓誌銘

嶽城山館文集卷二十四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成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明故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范文恪公合葬墓誌銘

禮部尚書范公以萬曆丁酉十月丙戌卒於位訃聞上爲震悼詔贈太子少保錫謚文恪遣官臨祠者再兩曹郎護喪董葬事明年九月十一日夫人楊氏亦卒伯子茂桂伏闕請詔予合葬並祭適奉官端委有狀謁銘以余從公遊久知公深也公諱謙字汝益號合虛唐相履氷之裔世家錢塘宋元祐中遷豫章之豐城凡再徙里最後居孝弟坊世以儒顯有仕擢翠學錄者而封刑部員外郎諱楚謚則公祖也父諱慶第嘉靖乙未進士仕至雲南按察副使先娶於涂鑑娶蔣生公公之降也太公夢星光滿室知其兴兆生而穎悟不羣受業如響益大奇之太公之

郎比部出訊晉藩封公訃至都下公方七歲朝夕哀慕如成人禮太公守蘇公侍祖母於里能代承歡嘉靖乙卯舉於鄉卒業南雍旋奔太公之喪祖母陳母蔣亦相繼沒哀勞襄事幾於滅性立隆慶戊辰成進士改庶吉士館師趙文肅公殿文莊公深識重之庚午授翰林院檢討先後修 世穆二廟實錄大明會典考核精詳體裁無爽二史奏成名聞宴賚再進官至修撰中間管理誥勅及封節封藩皆以恪慎著聞丁丑分

校禮闈所取多知名士而會里中劉傳兩侍郎以論江陵下吏公從獄中為問江陵嗛之公乃而息於里幸已內察竟出公為雲南左參議分守滇南公夷然就之外謹河防理田賦鈎校稽核宿弊一清癸未轉山東提學副使功令修明嚴而不刻捐廩益田以業貧生多所識拔儁茂丙戌轉湖廣左參政督理粮餉條賦役十餘事白兩臺行之吏民稱便戊子轉山西按察使備兵非陞未上政治汝南盜起皖豫境中大震吾

戎賑荒捄循控制所部無虞庚寅轉山東右布政使自壬午更政諸用忤江陵謫者驟階鶚舉公獨遲迴十餘年至辛卯始召為大僕寺卿未至轉太常習祭泗事旋充經筵講官進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歷禮部左右侍郎會有內詔三王並封公階大宗伯羅公上疏力陳皇儲已長宜即正位東宮以繫天下並封非制也 上悟遂寢俄解部事教習庶吉士端範貞軌面文肅然明年 皇儲出閤簡充侍班官

改吏部左侍郎協理詹事府其秋遂拜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懇辭不允初公侍 皇儲進止虔慎壹意調護起居官臣講後常緣飾 上旨有所開導至是入辭復進勸勉數十言 皇儲改容嘉納目送久之已而東封議起公疏曰本受封先朝其王疑在閣臼一部酋耳安得援朝鮮琉球例而辱王封且所遣夷使奴也亦不得儗陪臣宴例即封閣臼請以所居島為號而以武臣涖事即宴小西飛請於其館毋遣大臣

主也 上從公議其後所遣武臣未至遂歸
土命科臣往勘公議請罷使停封顓書戰守機
宜便而 上以科臣逗遛下詔譴罰並及禮兵
堂屬公疏臣叨禮官議事不當獨臣當罷乞宥
科臣及諸郎吏因固求去 上亦固留已竟罷
封使如公議也時 上深拱禁中久不出見羣
臣公疏請覿 郊廟勤朝講正儲位裁冗奏皆
不報乙未知貢舉廷試克提調官時方修正史
公爲副總裁請纂建文本紀復其年號 上是

其議下史館奏府以旁支繼統請王其庶兄已
奉 命自公稱執奏再三兩宮三殿災陳修省
事宜引漢策免大臣故事自劾而罷 上求直
言補缺官急行取罷稅礦言甚切至廷中悚服
丁酉滿二品考賜羊酒寶鈔給三代誥大父父
皆贈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妣皆夫人蔭一子
國學生公在部三年請冊立冠婚累疏未報一
夕視大工歸燒燭草奏語夫人曰此請不得以
死爭之寢而疾作夫人與長孫呼醫環救不起
公素稱攝生形神甚王蓋以憂勞病云爲人風
神瑩朗資性警捷容止甚飾談說纚纚口如懸
河練核世故於四方政俗無不通曉澹泊寡營
究心名理嘗讀太極圖說曰此一部中庸言也
學以愼獨躬行爲宗未嘗自立門戶天性孝友
嘗念祿不逮養每遂諱日輒泫然流涕少弟十
歲失怙撫育勤篤長淮故產讓焉博聞善記涉
獵羣言稗官方技皆所精研爲文温潤深沉澤
於大雅不以模擬爲工所著有雙桂堂稿及講

業緒言行於世世家清素門庭如水子孫美秀
有文束修好禮不敢以貴勢加人其家訓如此
世謂公經術治行可方古人而有濟時之才位
遇雖降未及大政咸爲惜之然其所建白著述
卓然可傳於後則亦淡而不亾者矣夫人楊氏
亦邑世家太宗伯楊文恪公姪孫女也父邦爲
文學生奇其端慧口授內則女誡諸書相攸得
公歸而克勤婦功甘澹盛嘗無不餽愼姊以大
小皆無間言太公之沒公在南雍夫人代視舍

玉無違禮而朝夕慰安蔣太夫人撫視稚叔皆如公在側也從公京邸每當朝謁視夜夙興飾具以俟賓友過從豆觴殽核啐嗟立辦壺政斬然里巷女媼無敢窺門及從仕外服扃鐍之防益加慎焉三命爲夫人常衣皂紼親御縫紉不輟子婦以勞請休顧曰吾樂此不爲疲弟吾月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女功懼汝曹忘之也馭下嚴而有恩周鄰媪黨如恐不及則終其身與公共爲德不衰云雖公恙表素絲植天性而稟家

學然夫人所以在御而贊襄之者內德茂矣公生嘉靖甲午正月九日卒年六十有四夫人生嘉靖壬辰九月十日卒年六十有七子男二茂桂官生娶游氏應天府尹季勳女茂槐庠生娶黃氏雅州知州虞臣女女一適新建庠生魏應極孫男四炳明娶李氏炳哲娶袁氏炳睿聘黃氏皆庠生茂桂出炳文庠生娶龍氏繼黃氏茂槐出孫女二適庠生熊起雷李亨璜曾孫男三基忍德曾孫女三以萬曆癸卯十二月十六日葬於邑之宣風鄉羅湖之龍口卽賜阡也銘曰

維公之生室耀星光維公之沒象隱文昌其來有自去亦有鄉此畢如者則魄焉藏公之德謂金玉其相公之才藻鸞龍其章內典文史王度有煌外啟屏翰我績用彰惟帝乃眷復厥官常寅清三禮夙夜濟蹌匡言弘議蔑可稱詳夷封有詳國體以康青宮調護羽翼斯張允也君子國之棟梁昊所降賚以弼我皇亦有懿配維德之行歸於其室雙鈎掩銑制命在碑華表在唐

繩繩哲胤紛其球琅必百世祀以德無疆謂爲弗信視此右方

明故正議大夫戶部左侍郎諡贈戶部尚書見峰王公暨元配夫人于氏合葬墓誌銘

司徒王公之沒也伯子司馬方開制閫於蜀亟請代而奔歸而會某功晉陟又以國慶覃恩公當贈右都御史比上疏請卽進贈戶部尚書賜祭三壇將作治兆以二品禮某年月日葬於

城東鄭潢之賜阡先期使季子進士及門而徵
請誌與銘誌曰公諱之垣字爾式別號見峰其
先諸城人國初始祖諱貴從新城再傳諱某以
施德著事具邑史三傳爲潁川王教授諱靡以
公恩累贈戶部左侍郎四傳爲貴州參議諱重
光以勤事死官特贈太僕少卿已以公恩再贈
戶部左侍郎又以伯子恩再贈右都御史配劉
氏今贈夫人則故所封太淑人也太僕公六子
埜貴其次爲公劉夫人之舉公嘗有異兆數歲

痛殆已而病痘久且棄聞雷而蘇太僕公故居
幼不再食遺公從外家稍啓戕菽或兄弟自
留麥麵共啖也長從大父邱舍學日有成潁川
公公讀其文喜已而泣曰是兒必大吾門惜吾不
及見耳嘉靖戊午舉東省高第歌鹿鳴於藩司
部庶心動慨慨弼日夕則太僕公卒之日也明
年從兄伯諧謁袁州之子徵賄兄弟相謂
百邮而以賄非先志也盍且歸乎壬戌成進士
除荆州府推官比歲稍明出入爭恕號無冤民

遼疾人猺不奉法有詔雜治御史屬公則案其
臣僕助惡者十四人論置重典庶人登郡樓詬
曰理官敢戮親王公敬對曰非敢戮王爲王治
左右之誤王而負國爾庶人喋不能語計且畢
毒於公然竟無以中也隆慶丁卯召選刑科給
事中　穆廟新政疏安民固本四事辭甚剴切
虜陷石州詔集廷臣議推公所條著爲令尋歷
禮兵左右禮刑都給事中屢疏時政得失甚忤
旨又嘗進聖功圖其奉命錄宣付史館誠意伯

世延恃才恣肆公露章劾之政府爲解不得後
世延竟中法劉也先是言官某以罪謫戍新鄭
柄銓欲召還而難公屬所親道意公曰有公論
在竟不能奪又科臣某者故分宜客也病而緋
衣叅市中突入掖門哭且歌公言此心疾迷罔
不足深問忤　上貨之時論以爲得體新鄭修
郤華亭諸附離之者抏腕而進公謂朝廷優禮
元臣請存大體葛端肅公意與公合亟稱其議
於朝事遂得解在省中四年嘗奉使冊封周藩

又嘗謁告省母至幸未當遷而政府因嘶公求所抑之不得則從太僕少卿遷長鴻臚鴻臚卿者貴郎積資則爲之不甚以士人任其時　上日御路門朝儀煩重故以難公左右陛楯不敢失尺寸班行肅如也歷大理左右少卿資當開府有兩人在後欲跳而先公皆讓之久次爲南京大僕寺卿俄移北寺旋轉順天府尹大修學宮及治皇官緹室誅冗濫嚴編審格豪猾之令復閒架之征公私便之丁丑晉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巡撫湖廣[illegible]猶故憚公風裁吏民凜凜公蒞務綜覈至[illegible]以時去其敗羣所部寧一迄無敢爲奸利景王故宮火守者評德安丞倅從容飲延失且當重比公雪其枉妖人曾光謀不軌覺奉詔名捕監司繫治平民毒使誣服爲光公疏其非是劾罷監司已而他省得光已卯三品滿考受三代誥皆贈中丞官一子太學生庚辰晉戶部右侍郎協理戎政明年轉左提督倉場壬午三品再滿再受三代誥乃改部銜

如今稱云時公望實益重荷省方般旅念母夫人老疏請侍養詔予省親虛席以待者六月稱疾請彌堅　上乃聽公其時子弟十餘人各仕爲大吏而公獨侍母夫人於里諸子若孫以監司守令入覲及以部郎出使過家上謁太母車騎羅門庭矣母夫人安享榮養年九十乃終公自以家門般盛遊不求出優游林壑二十餘年無疾而逝海內傳而異之公爲人老成凝重儀恪有儀而誠厚易直不爲矯激義有不可則毅

然當之無所撓間居家孝友一門馴謹有古人風諸弟子侄受業家塾羣置斗室常以夜分就寢寒則燒茅葵磚交睫其上間雖而起月朔都試爐香數寸爲度香盡而文不成者殿故自戊午後舉於鄉者十四人壬戌而後成進士者十人皆公先之也官雖過貴儉朴之性始終如一世俗芬華一無所染亦雅無他嗜好子弟出入就布徒行不以騎從百里之役必計日而還無敢失期年及大耄貌腴神王亦習養生家言端

居寡遊不通請謁嘗著炳燭百警攝生諸錄世多傳之修太僕公廟於東莊勒綸音忠勤二字爲牓又奉部使公檄建祠西郊別置祠田若干春秋萃族修祀講禮因以周其貧之出入曳杖而步晚以未疾時御筍輿入里門必下伯子仕爲長吏則勅曰愼哉吏而墨甚於盜也及爲兵使備邊當太僕公之故地時以祖德勉之所招納屬夷功烈甚著開府川貴便道過省公念疆場事殷洒淚而遣之行曰子今非吾有也聞有

經界之役馳書戒曰幸備方部毋輕以　朝廷尺寸地長戎心弟速竣事歸耳其在楚中延諸生郭美命與季子同舍美命後入翰苑以文名世而季子竟第其式穀而知人如此于夫人者邑世家女也父痒生某夙有內訓既歸佐公績學紡織嘗至丙夜公侍太僕公於徐夫人從行供養惟謹公省太僕公上谷夫人居守公迎母夫人於荊母思叔季趣歸夫人亦請於公歸代菽水且督諸子學也理家勤儉布素翕然事長

接幼情意周洽皆得其歡嚴於訓子寬於使下家有奚奴故仕人之孫一日問而憐之厚給遣歸且勅諸子曰夫非紳裾之裔與若等不力學行如是矣其樹惇而教幾與公分功云公生嘉靖丁亥六月二十五日卒萬曆甲辰十一月十九日得年七十八歲夫人生嘉靖己丑八月十七日卒嘉靖丙寅十一月十九日得年若干歲繼配路夫人某人女子男三皆于夫人出長象乾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總督川貴

軍務娶某封夫人次象賁戶部員外郎娶某封某人次象晉甲辰進士娶某女三適某某孫男五與耔官生乾出與瑞賁出與齡生員與胤與胤俱晉出胤嗣戶部曾孫男二耔之子曰士勳官生齡之子曰士膽往行備官文史而覩公之立朝正色垂紳有古大臣之度心竊嚴之位望雖隆用猶未究惜也乃其門中才儁如龍如虎幾望江左之族而清風素節濯美流光又將與漢之關西唐之河東比家聲而程內訓則公所

始終啟佑者大矣夫進而爲士典刑退而爲家
宗主明德饗天保世滋大以有耀於在昔古所
稱淑人君子享胡考而正國人幾謂公與銘曰
琊琊之裔遷於桓陽維德長世以篤其祥烈烈
司徒國之紀綱器博而栗質醇以方爰始登朝
李是南邦彊藩既服庶獄亦詳黃扉夕拜日有
奏章所吐者桑所茹者剛周旋列棘勳猷載揚
都輦之政泰乎趙張滔滔江漢時惟帝鄉化流
百越風偃三湘出爲屏翰入則天梁國威在營

國命在倉云胡來諗壽母是將九齡燕喜二公
詎償一門之盛簪笏滿床孰爲宗主公訓在堂
桓桓司馬遏虜平羌李稱國器仲亦名郎公孫
黃髮既順且康生爲人慕沒思不忘新宮嘽嘽
在鄭之潢亦有懿配儀桓圻光自　天子命于
爲並藏儷德毋替彌熾而長六槐之蔭於戲未
央

明故誥封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西垣
趙公墓誌銘

東萊有兩趙公長曰中丞公耀仲曰太宰公滇
皆宿儒西垣先生子也先生以經術爲博士老
而罷歸安兩公之養四錫爵至尚書且百歲而
沒朝廷異之使守臣稱制臨祠賜水衡金錢以
葬葬有日矣以開府胡公狀來謁誌銘行也嘗
於兩公而尊慕先生之義固不敢辭誌曰趙氏
故掖人也上世不著著自禮公禮公生秀秀公
生惠嘗賜民爵後贈吏部尚書配吳夫人子二
長者教諭公魏次郎先生先生諱孟字晉臣西

垣其別號也爲人魁幹豐髯瑩然玉映生有殊
資善記髻則刻諸生冠而與兄伯同受月廩諸
生皆折下之謂兩趙生青雲可立致也然皆數
試數報罷以明經貢而先生得禹州訓導模範
甚修爲諸名公所重御史行部校文得先生卷
驚曰此無負諸生師矣再試又再報罷擢諭洧
川洧川禹州旁邑也然士不登藉且數十年先
生愍之簡其髦俊日夜程督兩公趨庭泰焉洧
士丞丞嚮學有申范二生皆成進士而兩公歸

試東省亦同受月廩如先生兄弟時也語具禹
洧志中嘉靖甲子仲公先舉於鄉先生自免明
年仲公成進士授烏程令其後召入爲郎改御
史而長公第辛未由吉士改御史兄弟同時居
臺各皆風裁而先生亦受御史封李君又舉省
試門閥益盛先生顧退然若不勝者長公官至
中丞仲至尚書而先生年八十餘矣兩公迭出
逋處以安先生又十餘年乃皆請告不出而先
生顧益甚健日從二三長老進醵飲食博塞浮

白爲歡歡如少壯獨不喜異童服出見官府部
使長吏及門修謁如家人禮亦不往報學官正
憲老席官師弟子奉書伏閤拜請勉爲啐爵後
竟謝之其時夫人年亦八十餘兩公既婦携諸
孫曾朝夕娛侍融融樂也久之亦獻出遊乃命
築室二第之間以健奄侍焚香宴坐時召前兩
公舉忠孝大節爲論及爲諸孫談說經義剌剌
不休素髮朱顏飄然如仙其氣骨奕伉大者宗
棨蓋天授也性篤孝友念二親早世思慕終身

其對酒嘗祭墓猶伏地嗚咽爲孺子泣與兄伯
俱號博士白首相從睦而能敬服食儉朴無所
紛華不以貴故易操年至上老遇後生小學皆
斑坐一門福澤洵內無兩未嘗有栩栩色稱
曰吾何知盛往遊學樣請數斗自食聞仲子一
第遽掛冠歸豈直禪折腰斗造物忌盈吾不欲
取多爾其戒滿如此先生初封御史後仲公爲
廷尉少宰兩進爵如其官及爲太宰考績先生
遂進今稱配至夫人而長公官列九卿不得重

封獨以爲歡然人亦以是義之先生平生少病
已而微患[illegible]兩公和藥以進輒卻不御曰百
歲老人尚何須此呼謂兩公吾夜中目光炯炯
見有甲[illegible]旌幢絡繹而至此爲何祥兩公聘不
敢對先生因索筆題偈多達生語畢入正寢猶
咲謂是何執輿者曼衍貴人也寢疾六日而逝
萬曆癸卯三月晦日也距生正德丁卯閏正月
十六日得年九十有七歲初配張氏某人女贈
恭人繼配孫氏某人女累封夫人子男三長開

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娶馬氏累封恭人大使
守成女次卽煥南京吏部尚書娶錢氏累贈夫
人教授好學女繼周氏典史廷樞女繼方氏累
封夫人參議岳女次燦奎酉舉人娶王氏教諭
錫臣女俱孫出女七一適徐仲春張出一適秦
汴一適諸生林應鳳一適河間府通判崔校封
孺人一適錦衣衛經歷錢一鶚贈宜人一適訓
導王瀾一字毛弘烈未娶卒俱孫出孫男六孺
昌廩生娶毛氏同知似荀女壽昌庠生娶毛氏

同知似欽女燿出祐昌官生娶徐氏知州詔女
煥出宗昌庠生娶王氏庠生釗女禧昌廩生娶
楊氏推官耿光女履昌生員納級指揮娶孫氏
知縣登雲女燦出孫女一適太學生劉兆龍煥
出曾孫男十曾孫女六婿俱士族予嘗爲先生
祝辭謂累朝六臣舊老多有高年之養與先生
最似者安福王氏兄爲太宰弟爲大司寇封公
受命於朝扶掖入謝江右盛傳說焉又數十年
而得先生云王氏封公壽筭不知何若又不知
倫老與否及三公侍養何狀度不及趙氏全矣
至如兩公清愼端方爲海內所嚮慕崇名瑰節
輝映圖史有不在穹顯者豈今人所可幾及哉
夫祿位與壽其欣艷在一時惟名不可朽耳以
是年十一月八日葬於城北郎子埠之陽銘曰

此巋然者封也公衮之錫匪其豐也期耋之筭
匪其穹也是式歛者兩公厥稱雙璧光斗虹也
損篤更奏天工也瞬且爲西京之萬石疇且
爲東都之太丘其惟翁也此儒者經術之効而
名與天壤終也

明故陝西平涼府通判雨田張公合葬墓誌銘

雨田先生者清源高節士也諱鯉字爲龍其先
江西泰和人五世祖諱克榮賈於大明之李家
口卒葬其地有子諱機徙家臨清機生二子次
者諱錦嘗爲杭州幕史生處士淵望於吳氏則
先生父母也先生生而氣姿不凡八歲能文文
有奇氣先正林霜栢公時以建言罷歸見而異

之引置門下親爲授經年十三學使王遵巖公取補邑庠及引見則驚曰乃稚子耶他日必成大器不忍玩以青衿賜花幣而遣之又越三年乃遊鄉校從諸生試數冠其州彙而試之又冠其府諸生則爲行避舍矣戊午入闈分考欲以舉首御史亞之力爭不得請曰以須異日出則訪而勞之辛酉都試爲劉漢樓先生所知取置高第然於言易猶亞公太史也先生嗜古書好學於百家諸氏無不涉獵至爲制義棄置不復肆

帶不解然十上春官竟亦不第嘆曰人也奈何違天乃謁選得新安令上日揭人我二箴以明其志爲政敦古教化耻言刑罰惟遇大猾鉅宗輒重以三尺不少假貸邑民李應曾爲左道惑衆聚黨可數百人取其渠殛之諭散其黨大豪李九錫椎埋爲奸覺里貴人或爲之地先生謝不敏竟以法戍之民有孝悌篤行優之冠服使以月旦讀法敷衍　聖諭因命童子歌皇華蓼莪棠棣雞鳴伐木五詩而退即有以不孝聞者

惡之諭所三日而遣之不悛則刑大修文廟益市學田購古文籍五十餘部貯之學宮擇邑之髦士羣而肄之官日給筆札饌食月再試而甲乙焉納賦以錢代銀令不得羨贖罪以穀代鍰令不得藏多置牛種開墾荒土流亡復業者可千餘家其實政精心不爲文具率若此士人之裔或嘗不冠於伶取而竄諸墓封雉以祝有起胥史爲廉吏者特爲立祠且作傳紀之他所旌異貞烈暴白冤抑皆此類也然先生性好勤民而疎於事上暑月循行阡陌問民疾苦不自知勞候人告客至則憚於盥折或不出見厨傳車馬又多裁省過客不能無望監司或謂先生直指報代是將爲君於朝先生弗應也今伺旁邑之政亦不輒報曰此眉子民不願以身爲羣上官頗不悅之延禮士夫擁篲奉席甚恭及請問有言則掩耳告遽士夫亦有德者三年而以別駕行也父老守白兩臺請以新衙借留業許具疏則已掉臂西入關矣韓國之宗衍而不馴治

粟之吏苦之先生每當賦祿延王官賢者一人與視關石又請宗室賢者使分給之官無與也諸宗心服頌聲滿耳居五月而乞骸諸宗且爲白王具疏保留先生又揖臂東出關也先生爲人倜儻濶落不修小文而狷潔自高亭亭物表視流俗若將浼焉非其道義一介有盟平生不手一錢見輒掩面曰目中無阿堵物富人賈子操金珠錦綺求一赫蹏終無所應執親之喪倚廬三年不入內室年垂八十逢二親忌日酹而

泣濶裔焉兵道李公除舍請授子經以親服辭李公迫欲得之許以練衣出入然後應命其守禮不詘如此歸自關中買一小艇列圖書綸竿其中扁曰觀魚時從生徒十餘泛流嘯咏若有適也東郡守性宇王公大修郡乘延中丞耶城王公與先生爲政飲上老於府庠請爲祭酒皆曠典也清源五方都會俗尚龐雜先生近市而居閉戶宴坐如逆空虛或召之酒常謝不往即不得謝聞有聲伎又避不留溽暑端居衣帶不解曰室有圖史聖賢在上其莊如此郡中既寡交遊惟與莊平孟我疆符卿相從談議及令新安又與孟司諫雲浦相得而王中丞公素慕其行晚節乃交之云所著詩文及村市歛類錦編五經微言讀易的見及六子註諸書束以示二子曰此而翁所積金也其敝可以覆誣幸善守之先生少時癯病狀類老人及年七十以往健而肥澤更類少年其善養也沒時亦無大病寢四日爾配王氏某人女法稱安人歸而不逮先

姑攝於庶氏庶氏虐之奉事彌篤有子婦禮歲乃大歡代先生視産早夜抱掖一縷一粟無不祗愼曰以成君薦里婦會集觀爲麗服安人以布素參之伸色弼泰其相先生所以最勸尉勉皆出世俗先生莊之謂爲知已友云先生生嘉靖乙酉二月十七日卒萬曆癸卯七月四日享年七十有九安人生嘉靖甲申十月六日卒隆慶壬申七月十三日享年四十有九子二俱安人出長爾範州學生娶郭氏處士巍女早卒次

爾綱歲貢生經行甚修里稱端士娶那氏參政邦
女女三一適州學生郭光祚嘉祥教諭汝梅子
安人出一適歲貢生章舜臣太醫院吏目甫子
一適府學生曹標封侍御大瀾子皆側室孫出
孫二長斐然範出娶王氏處士應麟女早卒次
煥然府學生亦儁才也綱出娶劉氏省進士爾
礪女孫女一範出適王有澤省祭官舜臣子曾
孫二欽儁倶煥然出爾綱卜於某年月日
啟城東南之兆與安人合遣子奉書求賁其墓

中之石行自吾髙偕計從先生遊見目爲忘年
友迄今四十餘年道義之交始終不渝蓋深知
先生之操行而心誠服之惡可不爲銘然先生
之卒門下諸生方將列其名德請於所部祔食
學宮他日必有爲之勒碑若郭有道陳仲弓故
事者余姑誌其坎云爾銘曰　世也則滔滔爾
里也則嘵嘵爾彼美君子則胡硗硗爾寥寥爾
其遇也陶陶爾其適也尚表曰高士之阡千秋
一日則昭昭爾

明故朝列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左參議前
監察御史湛明孫公墓誌銘

公璋珏字玉耳初號淇陽再號湛明其先武城
人也始祖好古徙家平陰好古生興興生孜孜
生廷訓廷訓生德良公父也凡有六子而公最
少生而頴異書過目輒成誦居恒危坐正襟識
者知其大器年甫十餘太公先沒母王孺人亦
卒家無遺產孑然孤也范氏姑憐而時存恤之
婦翁牛公司訓大城篤鹿召公居館與兩邑名

士修業文聲益起歸補諸生試輒領其曹膊邑
博錢塘許公見其文詫曰喘嗟此佳士也行視
天下矣萬曆癸酉舉於鄉公車報罷益攻苦爲
交夜讀書至達曙以爲常友生旦訪猶見孤燈
熒然庚辰遂以尚書舉進士第七人出太史金
陵余公之門聲稱藉甚筮仕錢塘錢塘兩浙首
邑臺司星臨其上什九在途什一在署遝至而
應之裁決造請綽然有餘以閒蠲煩苛崇實政
調停里甲挈爲永利邑人藉以休息均田議起

部使屬公躬履畎畝而度之不旬日竣翕然稱平均旁邑之田亦如其邑兩臺疏得紀錄已復修鎖瀾橋鎖瀾橋者即宋蘇公堤也迄今六百餘年日就圮廢至是庀財賦工不勞而成屹然爲湖中巨防矣壬午武林民亂倉卒聞變挺身往諭衆初刃而環公已有從火光中識公者曰此非錢塘青天使君耶是但飲西湖一杯水可奈何驚之則相呼解去公因嚴部署畫方略待如梁司馬入亂者遂定以公先期安輯故也

并錄公功甲申考最予父母錫皆如公秩矣未丙戌兩入計以卓異聞有詔召入拜四川道監察御史巡視中城草場灾驅至禱風旋止故時江南民運有蕆詳總而略分頗滋奸弊公巡光祿請均署催儹者職名以便稽核部覆如議中州饑民相食疏發臨德倉粟數萬石賑之復勸上畏天悲人清心寡欲爲弭灾根本娓娓千言

己丑請告歸里辛卯起補江西道時部使交際厲濫屢掛白簡公奮曰遏流不若澄源請令兩臺大使毋得私相問遺藉畺吏口違者臣等劾狀疏上報可是冬出按陝西入境聞寧夏變邠乾之間有白蓮社謀爲內應公先捕其渠魁即馳按寧州寧故無井取水數十里外公曰虜脫圍城城不攻困矣乃下令浚井闕地得水水甘而洌州人神之總兵李朐禦虜數敗衂而督府庇之御史大夫亦爲內援公獨疏劾罷朐而薦葉公夢熊可代督府副將蕭如薰爲帥後賊平卒用此兩人力也當羽書旁午時指麾邊事衣

不解帶者數月兵有次第乃以病請大夫嘵公疏覆許歸終不與平賊賞人有問秦中事者公亦舉手謝之不自明也甲午起補江西道朝議後夷封貢公刀言非是且請更置一二大將部覆不能無詘左其後公言竟如券已按順天貴戚欲手長安道上望見孫御史驄不寒而慄天津造倫倭船以計部郎某督之郎反與主者乾沒爲奸利以相國肺腑交莫敢詰也公竟按奏郎相國嘵公又豐潤令貪而酷亦有奧主屬撫

臺陰護之撫臺嗇以語公公不顧也竟用忠文
彈治且言吏治民生之本今長吏鑽刺成風浸
不可問民何以安請嚴禁上疏止雖得　俞旨
而謀去公者益力遂出為山西左參議分守河
東衆頗不平公慨然就道聞西警至即沿河修
築墩臺為防禦計會天大旱躬禱輒應河東鹽
池久且壞與臺使決筴大加葺治工竣紀錄時
礦稅初起貂璫大橫公首發其鋒稍稍戢服所
部無擾銓曹推陞憲副四以名上公見時事漸

難不樂久仕再請乞休部覆稱其清直可大用
詔特予告俟痊召復云公為人端恪謹嚴好修
尺幅不肯與俗浮沉雖時見謂高簡而中實誠
厚無他腸蓋愨士也居官廉儉歸橐蕭然既巡
禁餽遺兩巡大部贖鍰一無所取於境內士人
亦不修式問之禮河東入賀嘗郤路貴千金皆
人所難前後請告里居十餘年閉戶課子坐臥
一樓手不釋卷戶屨不入郡邑家人生產亦鮮
營葬惟好獎進後學周給貧乏常議建文館義

倉為邑永利其砥德修名晚而彌篤如此病且
革猶起呼而索筆綸云夢之帝所還我御史則
公始終真一御史矣公生嘉靖辛亥七月二十
四日卒萬曆甲辰十一月十四日得年五十有
四先娶牛氏敕諭利仁女贈孺人繼娶鄭氏庠
生璧女封孺人子男一振圖邑庠生娶趙氏參
政雲翔女鄭出女三一適邑人庠生何恪子可
量一適翰林院博士孔貞寧子尚達牛出一適
邑人恩貢梁士光子應輔鄭出皆庠生孫男一

光鼎聘東阿岸生孟某女振圖出予與公邑居
相隣平生稱莫逆交振圖遊予門下翩翩國士
也將以某年月日奉公葬於某地先期自為狀
請銘銘曰燁燁南宮寶璠與嶽西臺風霆驅
騰驀天路誰鞅諸促駕太息使人噓詎知孚鳳
之雛龍之駒佩陸離彀丹朱吁嗟乎此其為侍
御湛明君不獨之居

明故武略將軍東巖安公墓誌銘

武略將軍安公者其先山東章丘人世始祖

祥以尺藉從　文皇帝有軍功授大寧中衛總旗遂家京師祥子榮得以平寇功陞本衛百戶三傳而及武略武略豪俠長者也疏髯廣額器宇卓犖慷慨有大節家嘗中貧從事賈易供大人滫髓以其羸餘振貸貧乏無所恡惜承父志也居著日盛以貲豪長安中矣然其爲人儉朴居常食無兼味身無文綺而冠婚喪祭動循禮法都人俗尚侈靡喪用浮屠及閻安氏風多改以從禮者語在都城東隅傳述中武畧既承世職

值　世廟覃恩晉秩騰驤右衛千戶典禁兵宿衛王帥慕其名行推轂爲中軍旌旄節鉞凜然生色禁衛爲之一清御史攻令領屯屯地在三輔民多匿稅不能充額武略調停盈縮屯民便之逮課稅時大家車牛小家負擔稅無逋者其有幹局如此諸知武略者以爲材任大將已而年漸高歎曰吾產足自給終老而役屯即勞見筋骨秖爲他人唾夫鴻鵠九天鵷鸞一枝適所志也吾奚以官爲即日解冠著山人衣優游家園親戚中老無養者奉以縑帛幼無怙者濟以貲財務令各得其所而族譜義田之立有足述焉日復跌坐小室服芧養眞節飲食節嗜慾游神冲漠有至人之訣居常勉其子畧丞曰吾襲先人業殆四十餘春秋閃閃爍爍如秉風撼燭日薾公牘而寸衷未劾今已矣夫爾曹荷沾一命即戮力一官受直怠事非吾所願也絕口不談家事而其大氏安人雖聚首皓白不廢巾櫛室無女侍夫妻相敬儼如賓此固武畧之刑于

而頖藻鷄鳴之賢安人殆庶幾矣安人先卒三年武畧以老病臥數日竟不起畧丞將以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合葬於東直關外八里莊之兆奉大理丞洪公狀請銘予與安氏有鄉曲之誼識畧丞賢與之遊誼不容辭武畧諱寶字國珍東巖其別號也生正德辛未卒萬曆己丑享年七十有九安人生正德庚午卒萬曆丙戌享年七十有七子一節臣上林苑監畧丞娶錦衣衛侯韓銳女孫三長仁順天庠生娶諸生魏聞

善女次位聘錦衣撫軍李參雲女三尚幼曾孫
一亦幼女三長適諸生劉第次適錦衣王卿三
適大學生楊承恩先卒孫女一適大理寺丞洪
聲遠子性耕銘曰　於鑠將軍實司禁衛克堪
厥家以光而世明祭有慄忠貞自誓雖鐃於賢
不虧於利芥視塵埃蟬蛻世味宛彼女人先公
而逝穀則同室死室非異于孫繩繩誕開來裔
萬祀千秋綿綿勿替

明故勅封孺人鄭毋王氏墓誌銘

元年夏侍御鄭君奉命出按江南去一月所丁毋
王孺人憂遣使謁于生志墓以大參王公狀大
參公者故亦爲御史孺人同產也而于生與鄭
君同遊翰苑驩甚即不佞無能文敢不敬諾志
曰王孺人者封御史鄭公配也鄭公諱汝楫自
號樂岡處士孺人父曰順菴翁璠以子贈御史
母曰申太孺人兩家皆魏人也孺人生而穎慧
又況雅不妄笑語居常婉娩性朴不好奇麗順
菴翁心奇之知其貴徵順菴翁授小子經孺人
常竊識之往往通大義毋有少女而愛簪珥被
服多所陰厚或以謂孺人笑曰吾豈以簪珥故
傷毋心竟不問孺人既歸事夫君唯謹公家四
世同居上奉大父毋次乃姑嫜日夕上食唯謹
中多姊妹恂恂退讓以身下之亦唯謹相以內
舉稱孺人賢也孺人有兩子絕愛之然課之甚
莊常夜續不寐攝兩子讀書其旁間謂侍御曰
自尋兒時處閨中見爾舅讀書狀苦矣迺其後

爲御史光顯假不勤安所取此孺子念哉其毋
負外家聲夫學書不成分當老田舍田舍兒者
終歲操作傴僂汗邪以祈升斗則孰與業儒難
侍御跪諾以故何學有聲第戊辰進士選爲翰
林吉士拜今官如舅氏始侍御按貴陽而孺人
病遂上書請告侍孺人壬申　天子即位上兩
宮徽號覃恩孺人聞之呼侍御曰吾聞覃恩者
近臣得封父毋何不強爲我出侍御瞿然曰唯
立起馳入見詔天官內史以璽書封御史國仕

父如其官毋爲孺人侍御朝服拜受詔旋有江南之命將發聞孺人病亟假道馳七日至魏面霞祠玉佩跪進之孺人前孺人目之喜已又出制詞讀之所以奬借甚備孺人聽之又喜已而悲曰嗚呼吾迺得榮寵如此死可矣然吾攻苦育爾等終身同片爨毋故薄俗斤斤分產佚純泣而受命越六日遂卒時萬曆元年歲七月十五日也距生正德二年八月十六日得年六十七歲子男二長即國仕娶武氏封孺人次國華

太學生娶段氏孫女二初孺人病不飲藥大參自和藥以進孺人謝曰弟休矣吾生命也藥豈益於數哉銘曰　蔚彼南山有鳳林誕生鵷鶵羽振振五靈畢備炳其文負圖舉翰戾楓宸西翥于臺聲噦聞泰階既平嘉瑞臻象彼吉士爲國珍龍光燁燁寵良臣金繩玉檢出如綸懿哉哲母聲無垠在河之陽馬鬣新有碑螭首何蹲龍文鳥篆垂千春誰無必有嗟孺人

明故勅封太孺人董母李氏墓誌銘

李太孺人者贈霍山令西村董公配也贈公卒二十有八年而伯子渊以郎使過家始葬公於城西之兆又越六年而太孺人卽世奉以祔焉以予同里舊知遺予乞銘按狀董李皆長清人贈公父曰文學公銓太孺人父曰博士公儀同爲諸生相友善也博士公有丈夫子二長者爲殿中丞良女子子三少者爲太孺人太孺人生有淑質父母絕憐愛之招攸得贈公歸而家徒四壁許大恭人恐其不堪也則前謝曰以毋命

出事君子椎衣操作分固甘之無念兒爲上奉尊章下相夫子婉順祗肅無貴家態宗黨翕然稱焉公有二姊而貧姑氏日夜念之無以贍也太孺人從容謂公以吾母之念女且夕置饋姑於二姊何若而令舉箸踟躕若有所顧養志謂何以毋家所饋問遺二姊無不贍也而姑氏益歡公既罷經生業取什一自給太孺人躬刀尺纂組佐其不給終無難色其侍舅姑之疾色憂如子居舅姑之喪致毀如子益以孝聞矣伯子

生而數有奇兆太孺人內喜說公曰君業以早孤廢學兒幸有資嘗戒君志鋟琅嬛可以供修脯者吾所夢也則遇新外傅日暮罷歸輒取所業覆按必中程而後即安蓋太孺人雅通經義能書故代父訓如此贈公病太孺人手藥與食而進燋妍如劖夜則露禱於天請以身代既絕三日不食伯子長跪泣曰毋何爲若是兒幸而執業學宮未得博一第以成毋名即二命存然未立將安所托命其以報先人地下也太孺

人爲強進七著曰嗟乎兒能勉立身名以顯而父吾忍死以待矣伯子舉東省都試毋詘春官念恐不及祿養計且詘太孺人亟止之曰兒何不自喜正使未解儒冠何如故諸生時即不念而世者獨不憶而舅爲貴臣顯重猶且稱珠玉在側成其宅相也吾何以瞑目矣伯子乃不敢行竟成進士爲令三載考績受簒於朝伯子乃舉策書酹父於墓獻革服而焚之痛哭擗號觀者隕涕告毋於堂獻禋荻而鵜之祭歸稱亭觀者色喜太孺人亦歡且哀也曰幸哉有子如是未亾人下報若翁長無恨矣嘗從霍山官舍每聞敲朴聲必詢其故多所譬解一魚一蔬不問所自不內諸扉故部使言霍山令廉惠有聲最書二十餘上本太孺人教也召入爲郎從之長安出爲歸德知府復奉以從至則微病呼醫環守救治百方不踰月卒矣生正德十年正月十一日卒萬曆二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得年七十有九歲贈公諱相世系行履詳見觀察趙公

所爲誌不著子男三長即瀾舉庚辰進士任兵部郎中歸德府知府娶陳氏邑人潤女封孺人次濬娶趙氏邑人伯齡女次洙邑諸生娶陳氏邑人志喬女女一適何君錫男僊孫男五夢吉瀾出云吉旋吉皆濬出化吉遇吉皆洙出女六瀾出者一濬出者二洙出者三曾孫女二銘曰蕭然而操汎帚也其爲婦也曖然而佩瓊玖也其爲母也膴膴原隰卜云其吉三紀之後歸于其室考帝命於豐石

明故翊封安人蘇母馬氏墓誌銘

馬安人者長史蘇公濆之配參軍本之母也長史父曰大司馬舜澤先生世家於濮安人父曰寶應王簿純嘏公世家於曹皆巨族也司馬公與寶應公爲中表兄弟平生相善而長史與安人同年生以指腹締盟因委禽焉安人端莊貞靜慧穎多能少時聽父讀書輒解大義長涉經史閑於女訓歸長史數年乃舉參軍後十餘年安人忽病病心悸三年而愈久之又病參軍禱

於泰山請減筭以益母無何復愈又久之長史仕爲德王士師參軍謁選爲內吏安人時至長安伏臘間復歸視田廬往返者再矣又後五年參軍滿考以士師秩受安人封而德王亦上書進士師潢爲長史又一年安人病劇參軍亟遣內子還侍僅及受遺命而長史亦以請急至得視其含惟參軍不在也訃至擗踴號哭日夜不輟聲而手楊駕部狀請銘予傷其意許之方司馬公在堂長史兄弟食指數十百人安人奉舅姑婉順處妯娌和而信待從子及宗黨有恩內外宜之而長史從司馬公居塞上又時入長安遊諸公卿間及司馬公謝政而長史爲王家郎不得洗沐安人日視爲鍋躬操家政時之田間課蒼頭奴收穫居常蔬食布衣不爲華侈及長史告歸故人賓客從之常滿奉食飲具無闕故長史好遊又不視生產家乃大饒綜之安人力也既舉參軍念無它子爲長史多置佐室舉三女子視如參軍安人性善施予振人之阨如恐

不贍黃縣王大司馬孫貧不能娶走漢陽謁長史安人使參軍兄事出簪珥助之太常張公沒而家貧其少子李彥方十歲長史字以女延師訓之後爲名士呂王政之姪鬻女於市命參軍子之以字名家司馬公沒而長公別駕濮爲怨家所阨安人趣長史亟出謁吏爲兄置辯以私財佐之事乃得直皆安人所贊決也安人平生事佛多築橋道及施財爲福利居則燕坐諷經病亟無他語惟誦佛數聲而逝生嘉靖己丑八月五

日卒萬曆戊子四月二十六日得年六十歲子男一郎本爲諸生有名用賢馬公廢任前軍都督府經歷娶那氏大學生太治女封孺人女四長適劉蓋卿次適張季彥乙酉舉人郎太常公登高子也次宇成大理丞守節從子一幼未聘孫男二長光德聘許氏諸生如松女次光正聘南氏延安府同知兆女女一幼未聘其一刖所養呂氏女也予家近濮陽熟大司馬家世長史俠節好義有游閑公子之名尤工書畫及詩余

軍省之而孝友至性過絕人遠甚念長史作客安人居遠不來語輒泫然既痛毋不及訣也思慕音容欲追圖毋像會畫工郭生至語之故泣其夕郭生夢有副韓而至者以賢泰軍取筆圖之省也聞者咸奇其事而予竊怪精誠之至符於神明愈益悲焉即不能志安人之行如郭生所圖何以慰泰軍思耶乃爲之銘曰　工也貌其形史也貌其名之次而如生高陽之墟有嵩佳城鬱鬱葱葱考卜且營用妥神靈以保爾後

生史又爲之銘

明故劉母賈孺人墓誌銘

賈孺人者故鴻臚署丞惕齋劉公配也父南野處士諱只母趙氏世爲平陰人孺人少而莊靜慧婉嫻於姆訓處士奇之惕齋公諱雲龍年甫垂髫以開敏有材列在諸生處士知其必昌以女女之嘉靖辛丑歸於劉氏無何公遊成均丁巳從公仕長安已未從公歸里萬曆癸酉公捐館舍葬於磯山之兆甲午六月三日孺人告終

距生嘉靖癸未九月二十五日得壽七十二歲冢嗣敬業將以丙申三月十五日啟公之窆以祔具狀乞銘予家自大父以來與劉氏世交習聞孺人之行知其有可銘焉孺人歸而遭事舅姑孱然少也旦暮上食烹饒擅薪必潔以虔舅姑悅之及從事長安姑夫人耄矣孺人調公以鍾釜之秩闕於溫清即邀一命而後時其奈公何公翟然稱善再疏請急乃得歸里至則姑夫人已病藥物饘飦涓滫撫抑搔罔不親也沒而哀

毀撫拊稱公之容里人曰賢哉婦之孝疑於子劉爲邑里大姓食指踰千惕齋公任俠好客遊道甚廣門前車轍幾無虛日孺人辨色而作逮燭而息內筦籥外奉組筵及公之姪若甥若壻摩嘔喻罔不備也及公之宗黨親識慶弔問遺罔不周也里人曰賢哉內之才疑於外及公盛年卽世子孫繁衍孺人稱未亾人以勤儉肅雍帥作女婦而使諸子跳身遊學造請賢士大夫毋替公業間有嫉嫉輒正色督過不少假貸至

仕學失意則父降顏尉藉惟恐傷之益二十餘年如公在焉諸子皆以文雅禮讓稱爲儁流里人曰賢哉毋之訓疑於父唆夫以守邈觀諜記有家之興廢何嘗不由則哉以劉氏之閫冠冕一方施及三世咸由孺人成之女德所繫豈眇小也藉令厥祖若父焦勞力作啟其門戶厥子若孫又能承繼其先以保堂構而閨閣之政無所匡於作述之間亦安能勿替引之更三世如一日乎彼姬姜華貴之宗以後靡相高而不亟其緯至隊先人之業者亦豈少哉家君爲予言孺人天性敦朴不事紛華見里俗環瑱往往目尚新巧未嘗一日曰姓拙弗能更也此其意識深遠非婦流所及保胙宜家有以夫吾故謂孺人可銘也謂其可以訓也子男五敬業四氏學教授娶於氏繼禐氏遜業邑諸生娶何氏繼孝氏進業娶閻氏先卒居業邑諸生娶張氏達業鴻臚寺序班娶何氏女三一適太學生長清李滑一適太學生東平李日遷一適庠生東阿杜

詩側室女二一適東阿訓術于四科一適東平王承父孫男六宏基敬業出宏德宏道某某未聘遜業出女孫五一敬業出三遜業出一請業出曾孫男二未名銘曰　於戲孺人匪其周於材而家孰與成匪其豐於德而嗣孰與興教爲毋師行爲女宗如桓相鮑如光偶鴻趙歲二紀歸於其宮坎而雙娗於樂考終以耀於幽扃

明故應封宜人徐氏墓誌銘

應封宜人徐氏者遼州太守單公用賓之配鴻

騰芬萬單成詠云胡不慭奄及大命晝雉雷表
[illegible]雲樓舊館草宿新城和琴絶軫雅劍
孤鳴春蘭徂曄秋菊終榮是鐫爾坎以永[illegible]

明故待封閨孺人墓誌銘

待封閨孺人者邑侯代郡張君元配也居同里
城[illegible]閥相埒大父容令績懋循良顯考敬宇公
悍德讓好賈太君監察御史世祥嫡也孺人毓
質名閨鍾靈外族三從尊訓七德令章尚宜絶
髦之期爰締幽閑之好入於大門固

已川輝韜璧浦潤藏珠受閫史於公宮飭珩瑀
於師氏矣君侯以名家儁少嘗著英聲太公博
求良匹備聆內美遂以六禮聘焉方十有五齡
結褵就駕至則德宇端莊儀形婉靜孝奉尊章
夙謹沃盥之節敬共夫子恪修佩帨之容勤以
宜家星夙而修環珮儉以節用椎布而斥綺繡
仁惠以睦閨門肅穆以承綸祀於是舅姑稱其
朴茂娣姒洽其和柔樂羊嫗之斷機久爲佳話
桓少君之輓鹿大絶儒風以今方之何[illegible]

已而君侯高掇賢科觀光　上國捧書天閶涖
政名都初宰會山訪召南之遺化再君朝邑撫
馮翊之舊疆孺人外嚴筦籥內親饋金勤以勤
政愛民無貧剖符之任賛以箴奸摘隱克昭[illegible]
盆之冤中更內艱號泣擗踴越日不食蒲伏返
里其孝誠篤至尤難能也昔陶大夫之偶弘羊
貞風吳曾陵之妻自甘苦節觀之孺人其殆有
焉萬曆甲辰君有平陰之役鞠茂就道翟茀在
塗二豎忽侵羣方鮮効行至茌平境內終於逆

旅君侯悵瑾華之早謝悵石宛之未封然孫孫
楚之傷痛甚河陽之悼令子千里奔號夲柩還
葬吏民雪涕父老悽顏藻薦盈城薤歌載路備
內君之禮數流淑媛之芳徽矣孺人生嘉靖乙
卯八月二十七日卒萬曆甲辰六月二十五日
享年五十歲子男一子銘郡庠生娶張氏保定
尹以重女也女二長適諸少參莆子庠生錫九
先孺人卒次字吳大司馬嘉會孫指揮某孫男
女各一俱幼孺人淑資有穆惠問無疆壺政既

修母儀尤著訓成哲嗣學殖茂修文質斌然蔚爲名士非夫教敦輟膳業勗和丸孰能贊燕翼之謨衍筮裘之訓若此哉令子以不及面訣痛不欲生卜以某月某日奉葬某地先期掇拾淑行求銘墓門禮也山當鳳塞既符白鶴之祥地枕牛岡宜勒青烏之兆鄙人被賢君之聲教感棘人之孺悲敬用抽毫俾鐫貞珉銘曰　粤代之聽實鍾華貫兩族甄靈四星連燦誕育淑貞陳圖稟範宋子河觴賢疾攸贊六禮御止百兩

言歸庚恭井曰淑慎箴規承姑奉盥訓子停機爰從百里翊德中閨化覃河陰政成陝右聞雞告晨懸車飭守珩璜既節厥翟則有胡眉曾郊溘焉西首鷺總來歌屋輞反涉玉律沉灰瑾臺閉月御瑟音徂飲槮澤歌傷彼棘人號天泣血壁孤掩隧劍雙封墳闕廻匝鳳塞落歸雲霜爲慘聽松風愴聞遺德後祉百襲流芬

亾兄阜泉處士墓誌銘

阜泉處士者諱慎動字無咎吾伯兄也隱於南山之麓歸流而築因以自號云于氏自海上西遷四世而爲先考宗伯府君府君五子姚淑人出者四長卽伯兄誕伯兄之夕府君歌麾而歸門有樹幟室有懸弧大父大母逆府君而歡曰此雙喜也以爲小字伯兄生而白皙美好眉目如刻畫宵外王父司徒劉公生二歲所府君携孥北遊泊舟天津老婢抱伯兄嬉於堤上堤上人熟視驚曰此誰家兒何類花馬使君花馬使君者外王父也嘗爲天津倉曹好騎花馬有

遺愛其地故云稍長從府君於許出就外傅不樂學書據案呻吟視日蚤暮及讀稗官小史入耳輒記終不復忘也府君淑人相謂長子家督固宜使司筦籥此一卷書有兩子在于是仲氏叔氏長矣文業已著故府君倚焉而爲伯兄納婦使居田間歲登所獲以共膏火伯兄弗樂也曰丈夫生不成名終不作田家兒從五特蹄涔求活日召禍欠酒人拍浮笑呼口占歌曲頃刻數百語左手持盃右手擊案爲節窮日夜廑藥

未厭而舉閭以內外畀之丘嫂故名家女賢有心計織蓆居積箅析秋毫以其故貧而毋寵而伯兄終不問有無即疆之行田斗酒豚蹄祝餕宴醉矣伯兄長而面癸赭不復如兒時美好而簡默敦樸居常不出一語亦無嬉咲惟飲可數斗即河懸齒頰人莫能折其辯醒復默默亦自不記何語既謝儒而農顧時涉獵典記能道古今事儒生博聞者不能屈也天性剛介無所阿私閭人有不義輒正色撫之或至詬責而不善

記人過即有嘗悔之者卮言立解不著睚眦非分所當得一絲一縷不妄取予諸弟即以儒顯然其事伯兄甚莊居前起居惟謹毋敢謾語伯兄亦不以其顯故有姁煦色凝然而已伯兄初衣布衣及行遊長安爲受儒士冠帶號爲傅小侯伯兄亦弗樂也曰業已浮湛田里即着犢鼻何至舉阿堵物博一士冠令市兒睒咲強爲弟一服斥不復御而衣其故布衣日飲賓客及門輒杜自閉不稱仕人兄也始伯兄年二十所即舉長女已以酒病病可三十年不復孕育及年五十病劇而遇良醫盡除其故所苦而不復能飲已乃復舉三女然竟不男命也伯兄沒時予在長安累疏上請未得俞命乃先使紹綏二姪葬兄嫂於祖兆踰歲得歸始伏其墓一哭翦棘而納銘焉丘嫂陳氏者閭儒鐵峰先生璵女也風禀內訓憙舅姑娣姒無所失禮是生長女適李撫軍子維喬有甥男女七人佐室舉次女適故家子王建都兄生嘉靖戊子九月十二日卒

萬曆戊子八月八日得年六十一歲嫂生嘉靖壬辰二月二十四日卒萬曆丁亥三月二十七日得年五十六歲伯兄之沒六十稱壽宗伯北海馬公鯫之其辭曰于長公達人非酒人也晉初諸賢以酒自放散髮把臂於竹林間而世目之曰達陶彭澤故有高陽之致已而止酒作止酒詩而世亦目之曰達於長公何居焉夫晉初諸賢其所有寄也彭澤則幾無待矣長公學不慕儒隱不謀生入貲爲儒士例得受秩叁來而去

之倘亦有漢陰滌圃之指耶故達人非酒人也
予因而爲銘曰　其生而不事也自以爲適其
沒而不恤也世以爲戚已之所適而世之所怛
然而愁世之所戚而已之所宜然而休此其與
人者睽而與天者遊與故曰達人

亡兄太學都講航隱先生墓誌銘

于愼行曰嗟乎此吾兄航隱先生之墓也吾知
吾兄吾不誌吾兄誰誌吾兄者誌曰先生諱愼
思字無妄航隱其寓號也吾家故居海上西遷

四世而爲先宗伯府君府君舉五子先叔人出
者四焉長曰無咎次卽先生次鄉進士無擇次
乃不肖行先叔人娠時夢人遺襴衫一領曰此
蘇東坡公所服也寤而誕先生遂以爲小字云
先生生有異質趺宕負奇氣年十六七卽徧讀
羣書日課一帙凡誦數十萬言率能記憶工爲
文賦尤嗜離騷亦好兵家奚從府君遊隴西過
咸陽渭水間見古宮闕陵墓輒下馬披榛踟躕
四顧酒涕悲歌而去同行者異之不敢詰也隴
西守舍壁中得諸葛八陣圖法輒爲註解及著
安邊書數卷簡練揣摩慨然有用世之志府君
覽之私喜然外不稱善也曰兒學然垂髫當以
經術自致安用金版六弢書爲方是時大司馬
曾公銑經制西邊建議復古河南地先生輒懷
其兵書馳一騎跳往將叩轅門獻之府君趣使
追焉曰姑毋謁制府且見張中丞張中丞者名
子立黃人適戍塞上見先生與語大奇之乃曰
下吏子謁制府非體敗乃公事留與論文藝及

談古今事上下數千載不能難之書報府君曰
吾忘年小友君家千里駒也明年遣歸就室與
無擇同遊學宮應已酉鄉試先生年十九無擇
十四矣故事士子入闈解衣裸跣陳兵夾索先
生嘆曰此錄囚耳安取禮士念欲弗入恐見不
能入而著義七篇楷書如法故爲不具草出則
走城西伎館大醉累日長歌而歸誓不從諸生
試矣後三年壬子無擇偕計上府君在平涼得
報怡然曰少者旣舉長者可坐待也歸而督課

先生先生亦自念已大無致身策不得不俛首
一經於是始取帖括諸書焚膏呻吟然自其少
年時獨好古文詞即勉爲舉子業終不能工即
先生自謂工人亦弗善也又後數年不肖行亦
舉於鄉府君不甚爲行善而流涕撫先生曰汝
吾兒刖足折肱一何厚矣及不肖行仕二十年
先生且老又病酒刖痿猶扶履諸生中不肖行
心悲之從容說曰嗟嗟吾兒即今衣紫垂魚貢
顯當世才如兄者幾人然而不遇命也胡不強

飲著書規不朽之業而自苦如此先生仰天太
息涕下沾纓曰君視而兄何若無妄魯國男子
不願使里中兒目爲貴人昆弟顧無如命何耳
吾聞太學羣天下士士從長安都試詞林諸公
能識之且往觀乎及歲丁亥乃馳至長安入貲
遊太學從博士諸生一再摳衣輒愧邑不自勝
然業已就之無如何也方先生至都下時已病
臞矣而值予有寒病數日不食先生日夜守視
呼醫具藥療治百方予幸少瘳而先生病又劇
予從床蓐間蒲伏守視先生供具湯藥如其護
予狀而先生竟不起矣時萬曆戊子正月六日
也距生嘉靖辛卯十一月十二日得年五十八
歲彌留諧語猶作揮金教射狀曰兵法如是令
笑而瞑其英氣可想矣閣部諸公聞先生客沒
皆遣予郵臨弔或爲歌詩挽之都門送喪車馬
滿路旁云先是兄無擇卒且二十餘年弟愼由
以丙戌卒未葬至是先生又卒其年八月長兄
無咎又卒不出三歲連遭同產之喪三家門殄

瘁形影相依蓋予於是決歸志矣累疏請告具
以狀聞　上報曰大臣爲國毋以家爲念凡十
二請乃賜歸其明年壬辰十一月十六日葬先
生於祖兆嫂陳氏率子祭以誌請嗟乎吾知吾
兄吾不誌吾兄誰誌吾兄者操毫隕涕不能爲
辭聊著大都焉嫂陳氏者河州大守怡菴公鯤
女也生二子皆夭乃以從子祭嗣先娶王氏吏
目嘉言女繼劉氏生員笏女中丞範東公孫也
老而側室舉一女適東平薛契某亦名家子而

璟鉅揮翰輒數千言而多識不及先生然皆文苑之英也落魄不偶未竟其業爲長恨耳不肖未亡失恃兩兄實訓成之幸以文學致身陸沈金馬門中而兩兄懷瑾握瑜不博一第天之生才誠何心哉先生嘗述所十餘種校其一二梓之就[illegible]名曰 翠巖連綿崆峒浩天盃湧泓先生之所蓄郁龍蟠之淵灑而爲川滴滴涓涓先生之所出耶山水之間有丘有園蘅皐石田先生之所隱耶其右有叶烈考宅焉祔

葬歸然先生之所歸耶生於此乎廬化於此乎居其谷口之間其稭里之墟谷嗟乎是魯國之文儒也

亡兄鄉貢進士冲白先生墓誌銘

冲白先生者先宗伯府君第三子也諱懌字無擇先妣淑人以嘉靖丙申三月二日誕先生於里舍生而風神淵瑩肌肉玉雪狀如好女府君叔人相與陰奇之弱不好弄伊吾一編目無旁睨食時有所思憶或至失匕其篤如此年十

蔡有子元爌及二女云先生爲人魁梧長大渥顏豐頤談說經史摩畫世事奇偉不凡食酒至數斗扼腕語難爨上指冠里兒多揶揄之不知其有所出也常以爲經國當知大體不爲齷齪小文行兵往朝賞罰用財如土毋拘於苛法慕張忠定陳同甫之爲人而持論激昂有蘇長公之氣喪信非偶也爲文奧雅雄渾取法遷史而不事模擬爲一家言詩工長歌喜孫太白常樓居之調至爲騷賦沈酣楚聲尤非俗好所及而近體聲病則時有出入焉亦間爲元人樂府大有風韻多從狹邪中得之吾常欲效其體先生笑曰若拘拘小儒紙上作臺閣官樣安能爲此性行豪爽不修城府持已應物動法古人而不好講學常曰寧爲真士夫不爲假道學少時有所論撰自署屠龍子言其無所用也有怨家聞而詬曰此少年子欲爲不軌將上書告之識者爲之絕倒于慎行曰吾兩兄皆異才也先生博物閎覽貫穿百家而精麗少謝無擇無擇文詞

十四列爲學官弟子郎應省試御史讀其文輒
見嗟異議且入敎參政豫章萬公訝其太少曰
此兒國器毋遽以一第盈之而以其卷傳覽諸
公聲燁然譟滸上矣明年府君以靜寧考績過
家西上先生從諸兄送至壽昌爲歌詩數闋
婉動人明年省府君於隴過關洛遺墟多所
詠見者爲詩不謂垂髫生作也明年壬子年十
有七歲歸自關中詣試省闈故大司空豫章李
公爲濟南太守得其卷奇之以呈御史御史馬

公舉爲高擧時尚少不知飲及宴賜之巵酒受
而幾墮諸公相顧笑曰是尚不能捉酒巵卽偕
計乎是年府君以郡丞入覲聞喜之夕上書自
免明年癸丑都試報罷府君設宴於庭爲先生
冠如古三加禮受室邑之李氏又二年乙卯淑
人捐棄其後已未壬戌再上再罷而府君亦逝
越戊子先生有所憶邑而病病幾三月以七
月十三日卒年二十有九邑里傳聞無親疎大
小咸頓膺涕泣憐之以先生才高不及成也先
生爲人修長玉立風骨矯矯天才警敏落筆千
言河傾泉湧紙上作剌剌聲其爲制義七首率
不至日中而就未嘗塗改或操觚牘求言卽問
作何書法且撰且書已付其人去亦復不自記
也外叔祖中丞劉公故善章草先生能繼其法
篆隸行楷並皆精妙其爲古文辭莊麗遒美喜
作六朝俳體然自謂非其至也歌詩爽朗不羣
飄然有凌雲氣而矩裁未成天不假年嘉禾不
秀豈不惜哉平生清修莊謹步趨繩矩潛心理

性雅慕越中先生語與徐渭子長我疆氏同事陳
鐵峰公陳鐵峰公者名瓚里中耆宿府君所善
友也好學嗜古與先生爲忘年交講業汶水之
上而先生風度閑遠志趣高華視世俗浮沉了
不介意少時歸自關中從盟津渡河中流風浪
大作一舟譟先生閉目危坐神色宴然船人
異之既濟問曰此少年郎君必福人也性至孝
友事府君叔人承顏慮侍如恐不及居喪哭泣
極哀寢處苫凶動如古法事兄御弟恩義謦然

淑人在殯時予年十歲衰而寢于階時方盛暑
先生踞坐其旁潛爲揮扇婢僕竊窺有流涕者
予覺而舉袂啼也府君爲吏廉既自免歸家日
貧窶先生業舉於鄉杜門修業或至日宴不炊
終未嘗請問官長有所闚說邑君董公知之有
束矢於庭者令曰吾懸三尺待汝能得十束廉
一札吾貢汝矣其人懷金及門先生大恨曰大
夫以予生何若至有藉衣奉壺汗吾赫曦前邑
君弗復見先生厭世俗別號舉時尚幼以字刻

籍其後顏冲白於爵里人因而號之四方士友
至今不知也迹其所自慢抑翛然蕩白不離世
之滋垢所謂好學篤行君子耶方先生舉省試
行甚少耳其後十年而行亦舉然其遊學宮皆
以十四對公車皆以十七名第又相符也東人
士指目羨之行也幸荷先靈叨有一第以及茲
華髮而先生之宰木拱矣天乎悲哉先生卒時
有二子長者曰系年八歲次者曰紹年四歲其
後系長爲諸生娶秦經歷亮女已而婦沒再娶
平陰姜氏閒歲生男男未彌月系沒今其孤永
動長聘莊平張太守女也紹邑諸生娶李照歷
茂蘭女有一子一女子曰鴻動聘平陰趙茂才
女女字喬省元宗啟子某後尚未艾云先生沒
且五年而予成進士又五年以史官謁歸葬先
生於祖兆彼時子少固不知銘也後往來長安
欲爲求名德之辭侵尋未果而予已懸車老矣
念先生奇質勞修年不待壯無所表白於世誠
痛惜之使紹礱石墓左爲書生平大畧因爲蒐

羅遺草僅得三卷梓諸家塾俾子孫藏焉慎行
曰予爲吾兄誌蓋有所不忍書云以兄之才美
第今僅得下壽有所論著成一家言垂之不朽
浮沉不足道也蘭摧玉折匪降自天齎志詔年
啣悲終古尚何言哉夫終童請纓於漢廷文考
擯龍於魯厥子安高步於四子長吉擢顙於七
齡莫不放瓊琚之辭備鸞龍之彩然皆年不逮
室位不登朝奄發風零爲世長恨然則懷奇體
異之士中道而閒者衆矣李何天乎銘曰　有

珠出海其光則璀不佩而煨嗟嗟悲乎有鐘鷹
淵白虹在天奉而隊旃嗟嗟悲乎有植於庭瓊
敷玉英未秋而零嗟嗟悲乎有蘭在唐從風飄
揚炎天雨霜嗟嗟悲乎有封宇如自我考居弟
銘則書石雲有裔以衍厥問嗟嗟悲乎

公翁雅川茂才墓誌銘

予仕長安既以在原之戚屢疏乞骸三年而得
請歸之踰歲葬兄無妄踰月葬弟無欺於是號
而告府君墓曰天乎三兄一弟皆送入土矣獨

兒嫠身在閫而姪綬以誌請救涕而書其石曰
少弟無欺者名愼由庶母黎孺人出也以府君
別號號爲稚川始先妣淑人有四男一女皆已
成立而會府君客遊隴西卜遷金城孺人在侍
踰年歸見舉弟於舍府君爲其少也貌清而慧
絕鍾愛之淑人之愛又甚朝夕抱弄膝上口棗
栗啖之夜則宴諸懷而臥時啼不休輒爲披衣
起坐至申旦不寢孺人性卞善折挻笞兒淑人
聞輒諫之若毋政笞吾兒也出則携以自隨府

誕內黨此吾老生兒兄姊以淑人愛之故亦忘
其異母出者弟生五歲而淑人沒諸兄皆已有
室惟公翁與弟同臥起也又七年府君沒而
予亦有室弟乃從其母居當府君沒時弟年十
有三歲已能爲經義辭甚可觀其後四年而弟
爲博士弟子自以少孤且貧日夜淬厲文聲翹然
督學使者按部數居首第受廩於庚郎諸生指
數當舉者未嘗不首及吾弟也往者仲兄無妄
携兄無擇同試無擇先舉已而携予同試予又

先舉已而携弟同試試危舉者數也而仲兄竟
不遂則嘆曰嗟乎吾三十年中携三弟試何偃
蹇若此哉久之弟以善酒病百方不痊竟先仲
兄沒矣弟之病也以丙戌九月予新拜南宮報
至弟有起色而予聞弟之病且亟發筮占之其
卦遇革筮人曰不吉在月二十已而果然距生
嘉靖庚戌八月十九日得年三十七歲嗟乎吾
弟病不視其藥沒不視其含有兄如此何哉始
府君與博士李先生同舍遊甚歡李先生者名

東先文雅士也兩家俱孕約爲婚姻已果一男一女遂聘李氏凡舉子女數人子男曰綬邑諸生娶士族趙廷言女女一曰墨適中丞侯公孫承爵孫男七元燦生員娶廩貢生殷三捷女元燁生員娶生員謝公詧女元美聘生員張儒行女元熙聘東安典史張默女元燭聘戎政千總李崇克女元煦聘太學生仇思欽女元焜未聘孫女二一適曹省元應科子生員宗瑋一適生員邢過位子祚昌先是府君既塋生息不蕃議

改卜者久之竟以寢成孔安不忍震動而止及弟之塋乃從江南名師爲宅吉壤於祖兆之東泫曰必昌其後嗟乎人之禍福受命於地亦受命於天邪盡吾心爾矣穀山子曰吾爲弟慎由誌而有所甚痛於府君云府君兩爲州牧一爲郡丞歸之日蕭然四壁立爾淑人即世諸兄析產舉不浮名一錢里人固不能無妄意也其後弟長而貧貧至不厭糠覈乃知無有乎爾嗟乎風二千石印綬且踰一紀而有所衾憐少子不免啼饑應吏安可爲乎銘曰母之慈與而穀

女考之應貧而疚女昆之永懷宅吉而覆女有昊之盈虛不壽女而右女則繩繩爾後哉